

武俠

寶劍金釵記

全

第二十回 陋巷殘花淒涼驚宿夢，塞風傲骨慷慨却癡情。

第二十一回 飛騎寶劍星夜出都門，素鳥青衣風塵尋夫婿。

第二十二回 提刀闖宴泣詢真情，走馬離京死生酬義友。

第二十三回 碧血銀槍將軍遭暗算，蓬門病榻廢手碎殘花。

第二十四回 義憤護殘花入欽使女，寒宵憐薄命腸斷金釵。

第二十五回 揮刀縱馬以女殲強徒，正色直言與奸惡鬥。

第二十六回 寒夜揮刀身身懸野城，俠心垂死敢語海深情。

第二十七回 血染刀痕身骨驚慘劇，心積淚盡風雪別孤都。

第二十八回 風雪凌雲胸情傳結怨，江湖飄零夜使女施威。

第二十九回 遺恨萬千驚言掛如弦，了却恩怨門前起俊豪。

長篇武俠小說  
寶劍金釵記

王度廬著

第一回

銀髯鐵臂老鏢頭居  
美景芳村小校教

河北省(昔稱直隸)，南控黃河，北依燕山，東面是一瀟汗洋的渤海，西面則是縣互數百里的太行山，山上並有偉大歷史遺跡的長城，當中是一逼仄的平原，沙河滹沱河，永定河等幾條大川，就在這廣大平原的胸膛上，盤繞着。由於地理的形勢，可知古代燕趙等國，是何以能在此稱霸王雄，而北京又爲什麼能作數百年的國都了。此地人民，生性質樸，講忠孝，尚義俠，重然諾，善武技，所以唐代的詩人，在下詩說：「燕趙古稱慷慨悲歌之士」，而屠沽市井之中，也有肝膽相照的美談。這完全是歷史的地理。境所造取的一種民風。本書所說，就是直隸省鉅鹿縣，在前清時代出了一位英雄。此人姓俞名維遠。年紀有六十多歲了，自幼學得一身超人的武藝，十八歲時就入了名師。他游歷江湖，保鏢各地，曾折服過許多江湖豪強，作過許多慷慨仗義的事情，江湖上的人，都叫他「鐵鏢頭」。後來他年紀老了，人家就直呼他爲「老鏢頭」。俞老鏢頭，家這樣的叫他。本來俞老鏢頭是給北京秦興標店保鏢，秦興標店因爲有他這麼一個英雄，就養了二十多年的好生意，稱爲京中頭一家標

店，到了四十餘歲時，俞老標頭不願與人作計，就回到家鄉鉅鹿，開了一家雄遠標店，他這標店也用不着許多標頭，若是應了官頭，只是在車前插上他的標旗，標車的夥計帶上他幾張名帖，便無論走多遠的路，也是毫無阻礙，因此他這標店很得一些客商的信任，十幾年來買賣也非常之好。可是有一次，俞老標頭忽然單身到了一趟河南，去了有一個多月，由河南一回來，他就把夥計們全都遣散，店舖招牌摘下，從此歇業，不再保標，俞老標頭爲人也比早先變得更爲和善了，並且輕易也不帶出門，一般認識俞老標頭的人，都在背地裏互相談論，有的說俞老標頭的標車在外出了事，他栽了跟頭，又有的說他在外面一定是作了什麼犯法的事情。可是自從雄遠標店歇業以後，至今五六載，既沒聽說有人找俞老標頭，叫他賠償標銀，又沒有官人來捉他，可見一般人對他是妄加猜度了。俞老標頭的鬍子是比早先更白，可是身體却比早先更爲硬朗，每天只在清晨提個雀眉籠子，到本館裏找熟人談天，少時就回到家裏閉門不出，俞老標頭家中的人口也很簡單，只是老妻劉氏，和女兒秀蓮，住着自置的幾間瓦房，這時，鐵翅也俞老標頭之名，已漸不爲人所注意，可是他那個女兒，俞秀蓮姑娘，在滿城裏却沒有一個人不知，因爲俞姑娘實在太是美麗了，聽說她身材不高不低，十分窈窕，瓜子臉兒，兩隻水伶伶的眼睛，不笑時也帶帶着笑，櫻桃小口的兩旁，陪襯着兩個笑窩，雖然脚稍大些，但掩不住二八芳年的處女風流，因爲俞秀蓮姑娘生在標師之家，舉止未嘗不似一府書香之家的小姐，永遠不出閨房，俞秀蓮家中沒用着婆子了，買針買線總已出門去叫貨郎，因此就時常被人觀兒女的芳姿，那些看過她的人，只要是個年輕的

人，就莫不魂銷心斷，腦筋裏留下不可消磨的美麗印象，自然，有不少當地的富家公子，輕薄兒郎，對秀蓮姑娘就懷着野心，可是又曉得這位姑娘的父親，就是那號稱鐵翅鵬的俞老標頭，誰敢因為要接近這一朵鮮花，去惹那老鵬的鐵翅呀？秀蓮姑娘貌雖風流，但性極端淑，輕易不用眼睛看人，每日除了從母親做些針黹之外，便隨她父親學習武技。這時是正月中的天氣，忽然有俞老標頭的師姪金鏢郁天傑，從河南彰德府來到鉅鹿縣，特地給師叔拜年。俞老標頭留他在家中住了兩天，叔姪二人說了許多話，郁天傑走後，俞老標頭就彷彿十分憂愁，像有一件很要緊的事，却不能對老妻和女兒去說，到了晚間，把大門關得特別地嚴，並囑咐老妻和女兒說：「從明天起，外面若有人打門，你們不許去開，非得先告訴我，才能開門。」秀蓮姑娘聽了，很覺得詫異，便問：「爸爸，爲什麼事，要這樣小心呢？」俞老標頭彷彿很煩惱的說道：「你女孩子家，不要多問。」秀蓮姑娘的父親，向來沒這樣厲聲說過她，當下她不敢再問了，老標頭又把壁上懸着的一口鋼刀摘下，鏘的一聲，抽了出來，這口刀作深青色，老標頭用過他二十多年。這口刀也喝過幾個惡人的鮮血，可是現在老標頭已有好幾年沒有用他了，拿在手中顛了顛，覺得有些沉重，老標頭不由長歎口氣，自言自語地說道：「到底我是老了，逞不得強了！」說到這裏不禁想起，自己快到五十歲時才生了一個孩子，還是一個女兒，雖然也跟着自己學了一身的武藝，可是到底不中用，假若秀蓮是一個男孩子，那何至於自己憂煩，想到這裏，感覺到老境的淒涼，不自又歎了一聲，他的老妻劉氏，跟了俞老標頭半輩子，常常見他丈夫有時自己對着自己笑，有時自己連聲歎氣，所以如今對老標頭

這樣的舉動倒不甚介意，可是秀蓮姑娘却沒看慣她父親這樣辦的，當時芳心十分難受，用眼看了看她母親，只見母親依舊近着燈光在縫衣服，並沒聞父親是因何這樣，秀蓮不由就落下幾滴眼淚，雖然再不敢向父親去詢問，可心中也暗暗的想着，大概見父親在外有什麼仇人，現在那仇人必是要來報仇，所以前天他上傑到這裏來，一定是專爲報父親來拜年，必是把仇人要來報復的消息，告訴了父親，所以父親才這樣心謹慎地提防着，秀蓮姑娘似乎猜得不錯，當夜她父親果然沒睡好覺，到半夜裏醒來，見父親在牀上歎氣，那口鋼刀在老標頭的枕頭旁邊放了一夜，次日一清早，老標頭就進院去了一趟，彷彿是練習的樣子，秀蓮姑娘在屋裏梳着頭，隔着玻璃往院中去看，只見那刀閃閃的，寒光隨着老標頭的身子繚繞，煞是好刀法，可是老標頭這趟刀，練了不上一個鐘，就收住了刀勢，臉也紅了，頭上也流下汗來，口中喘着氣，吹得雪白的鬍子密密，秀蓮姑娘的眼淚不住亂滾，由鏡裏斜看着，見門帘一啓，母親進屋來了，秀蓮姑娘趕緊用手擦臉，又擦了此胭脂，就把淚痕掩去了，當日老標頭也沒到茶館裏去，畫眉掛在簷下，不拜唧唧噥噥的響叫，老標頭也彷彿沒有聽見，只是背着手，揚着頭在院中來回的走，像思索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似的，當日老標頭精神極興奮，只要聽得門一響，他就先回到屋裏拿上刀，才出去開門，命秀蓮姑娘也不穿素日的肥袖衣裳，只穿着練武藝時的那身窄袖窄襟的青布新衣褲，時時抬頭凝望着她開房中壁間懸掛的那一對雙刀，心說：只要父親的仇人來，不用父親自己動手，我就非要跟他拚命不可，也叫父親曉得曉得，他老人家不是白白的把武藝傳給我！他父女這樣小心防備着，

可是一連過了十幾天，一點事也沒有發生，更沒有什麼陌生的人來找俞老標頭。這時秀蓮姑娘才算放心，可是又憂愁父親也許是有了輛經病，本來是一點事也沒有，他老人家自己這樣疑神疑鬼，未必不是舊日受過什麼刺激，作過什麼虧心事，到了現在才這樣的，此時老標頭見無事發生，一切舉止也就恢復了往日的狀態，每天早晨照樣提着畫眉籠子卜茶館，在家中跟老妻和女兒照樣有說有笑，彷彿他的心裏，已再沒有什麼恐懼似的，一連又過了一個多月，這天是三月清明，按照習俗，家家要到祖塋上焚紙掃墓，俞老標頭把他早先手下的一個夥計，名叫地裏鬼崔三的人，找來給看着家，俞老標頭雇了一輛騾車，秀蓮姑娘和她的母親坐在車裏，俞老標頭跨着車轅，這輛車就出了巷口，順着大街，往北門走去，走在大街上，有路過的熟人，看見車上掛着燒紙和金錢紙等物，就向俞老標頭哈着腰招呼道：「俞老叔上墳燒紙去嗎？」俞老標頭在車上含笑點頭，說：「可不是哩！」同時，路過的人，自然難免要往車箱裏去望，那位本城的絕色美人兒俞姑娘，就穿着淺紅的衣裳，像這三月開的桃花一般的坐在裏面了。出了北門，順着車轅往東走去，俞氏的祖塋在北門外東北方面，約有十六里路，所以騾車也得走很多時候，此時遍野麥苗青青，村舍旁桃花向人露着笑靨，黃的，白的，小蝴蝶在野草野花之間飛舞，溫軟的東風撫着人的臉回手，秀蓮姑娘在車裏嬌聲呼道：「爸爸，你瞧，這麥苗兒都長了這麼高啦！」俞老標頭漫答應着道：「真是的，今年一定是好年成。」說話時他却眼望着那麥田之想無數的累累的墳墓，有的墳上堆着燒過了的紙灰，有的墳旁還有穿孝的人哭泣，俞老標頭摸摸他那被春風吹得亂動的白鬚，心中發生出一種莫明的

悵惘，彷彿感覺到他已是六十歲的人了，恐怕過不了幾年，也就要長眠於地下了！這時秀蓮姑娘心中的感想，却與她的父親不同，她却對這新垂絲的綠柳，才開放的紅桃，和這遍野芳菲，心中發生無限的青春快樂，那位老太太像是個木頭人，她坐在車的最裏邊，什麼也不看，什麼也不想，只盼着快些到了墳地。燒完紙回家，好去拆洗她那件褂衣，車走到下午一時許，就到了墳地，俞家累代都是以武藝謀生的人，沒有什麼顯赫的人物，所以墳地上不但沒有一座碑，連一棵樹也沒有，秀蓮和她母親下了車，俞老標頭帶着她們，按着每一座墳都叩頭燒紙，然後又到在附近住的看墳人的家中，歇了一會，喝些茶，吃些粗點心，然後又坐着車往回裏去走，車走了五六里地，已然遠遠望見鎮鹿縣的北門城樓，這時忽然面前來了四匹馬，第一匹黑馬上是一個年有二十多歲大眼睛，紫紅臉的年輕漢子，來到俞老標頭的車前，就喝道：「下來，下來！」俞老標頭這時臉上已然變了顏色，那四個人全都下了馬，各自抽出一口明晃晃的鋼刀來，那紫紅臉的人，對着俞老標頭冷笑道：「到了今天，我父親的大仇可算報了！」說時一齊上前，要拉俞老標頭下車，俞老標頭想不到如今竟遇着這事，如今帶着妻女，手中又無兵器，可怎麼辦，正要跟他們講幾句話，這時忽然秀蓮姑娘由車裏鑽出來，向那四個人連連擺手急說：「你們先別動手，我問你們到底是爲什麼？」那四個人看了看秀蓮姑娘，就向俞老標頭說：「嘿，你還有這麼好模樣的女兒，俞老標頭把秀蓮護住，向那四個人怒斥道：「你們先退後一步，我就下車去，要殺要砍隨你們！」但那四個人那裏肯聽這話，有一個黃臉膛的掄刀向俞老標頭就砍，秀蓮姑娘突然跳下車去，把那持刀的手腕



托住，很快的就奪刀在手，她把鋼刀嚙了幾下，逼得那四個人不得不退後兩步，這時俞老標頭在車上叫道：「秀蓮，快把刀給我！」那三個手裏還有兵刃的，那容秀蓮把刀遞給她的父親，就一齊掄刀來砍秀蓮，秀蓮姑娘掄刀如飛，五六下，就一刀砍在一個胖子的背上，胖子哎喲一聲躺在地下，秀蓮姑娘敵住那兩個人，這時俞老標頭也跳下車去，由那受傷的胖子手中奪刀在手，掄刀過去，一面與那兩個人交戰，一面急急的說：「秀蓮往後去！」但是秀蓮姑娘的鋼刀，寒光飛舞，正敵住那紫紅臉的人，那肯退後，俞老標頭與一個有黑鬍子的人交手，那人敵不過俞老標頭，轉身就跑，此時那紫紅臉的人反倒落得人單勢孤，一口鋼刀敵住俞老標頭父女，雖然他武藝高強，但也難以取勝，這時道旁聚了許多行人，齊呼道：「喂喂再打就要出人命了！」可是都因為被他們的刀光把眼睛弄得繚繞亂了，誰也不敢近前來解勸，那三口刀又交戰了十幾合，這時忽有一個少年，由人叢中跑過去，手持一口寶劍，把俞老標頭父女，和那紫紅臉的漢子，三口門得正緊的鋼刀分開，說道：「別動手啦！別動手啦！有什麼話對我說。」那紫黑臉的漢子，正苦有這麼一個人從中解勸，他趕緊收住刀勢，退後幾步，不住的氣喘吁吁，他那張臉此時就像燒焦了的茄子一般的又黑又紫，這時趕車的人才從車裏頭鑽出來，俞老太太還是不住的打哆嗦，那兩個跑了的匪人，又走回來由地下把他們那背上挨了俞秀蓮一刀的同伴拉起來，這四三二十個走路的人，齊都過人，有人認得俞老標頭，就說：「俞老叔跟姑娘受驚了！」又有人說：「把這幾個強盜綁起來，送到衙門去！」俞老標頭一面向衆人拱手道謝，一面說：「不想都他劫，他們不是強盜，却是跟我尋仇的人，冤

家宜解不宜結，問問他們若也是不願打官司。就嚇他們去吧。」這時那三個片揸着一個受傷的，提着兩口刀，牽着四匹馬，什麼話也不說，就往北去了，這裏的人，有的看了俞秀蓮一眼就走了，有的就問俞老標頭跟那幾個人有什麼仇，有的就不住稱讚秀蓮姑娘的武藝高強，那剛才給勸架的提着寶劍的少年，也問俞老標頭與那幾個人爭鬥的原因，老標頭却向那少年說：「我是以保標爲生的，闖了半輩子江湖，自然難免與人結仇，所以今天才出了這事，幸仗閣下從中給勸開，不然一定要出人命，其實打官司我也不怕，不過我老了，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好。」說時，又叫女兒向衆人道謝，秀蓮姑娘把兩隻手攔在前胸，向衆人拜了拜，然後就上車了，俞老標頭也向衆人拱手，遂就跨上車轅，趕車的人揮動鞭子就走了，行路的人和那少年也各自走去，俞老標頭的車進了城，回到家門首，俞老標頭先叫秀蓮姑娘攙着他母親下車，叫開門進去，然後俞老標頭開發了車錢，手提着奪來的那兩口刀，也進了門，崔三迎而問道：「老叔回來了！」俞老標頭答道：「回來了，累你看家！你先走吧，回頭把孫正禮叫來。」崔三答應一聲，用眼看了看老標頭手中提着的那兩口鋼刀，就出門走了。老標就親自把門闔好，並用一塊大石頭把門頂住，就進到屋裏，秀蓮姑娘趕緊給父親倒茶，俞老太太就問剛才到底是怎麼回事，那四個爲什麼那樣的兇，俞老標頭長長的歎了口氣，說：「等我歇一會，我再告訴你們！」遂把兩口刀立在牆角，坐在椅子上，不住地喘氣，秀蓮只想聽她父親說那四個匪人的經歷，問道：「爸爸喝茶呀？」老標頭從桌兒的手中接過來茶碗，喝了一口，便女着秀蓮姑娘說：「今天幸虧有你跟着，要不然，我非遭仇人的毒手不可！」

秀蓮姑娘聽父親稱讚了自己這句，又回想起將才那樣緊急危迫的情形，心裏一陣難過，眼淚滴滴的落下來，老標頭從來沒哭過，但此時他也不禁落下幾點老淚，又歎了口氣，便向女兒說：「在六年以前，那時你已十一歲了，大概你還記得，我曾到過一趟河南，從河南回來，我就把標店收了，再也不作買賣，我和今天那幾個人的深仇大恨，也就是從那時結起！」說到這裏，眼淚越發像湧泉一般地流下，帶着淒慘的聲音說：「你有一個何二叔……」說話時用手指了指靠着桌子正擦眼淚的老妻，說：「你母親見過他，名叫寶刀何飛龍，在年輕時與我是最好的朋友，那時我們都在北京作標頭，我在泰興標店，他在保安標店，沒事時我們一同飲酒，一同談天，真如兄弟一般，可是他這個人武藝雖然高強，心地也不錯，只是太好女色，時常勾引良家婦女，我勸他，他也不聽，後來因為結識了一個婦人，與另一個男子爭風吃醋，他動刀把人殺了，幸虧我幫助他三十兩銀子，他才逃出北京，奔到河南，在河南聽說他當了幾年強盜，後來不知怎麼曾發了財，改名爲何文亮，在衛輝府置了田產，並且也有了妻子和孩兒，但是我們却彼此不通音信了，六年以前，我答應了一個買賣，是新河縣的胡舉人得了河南武陟縣的知縣，我就派了兩個夥計拿着我的名帖，保護胡舉人夫婦到任上去，不料走在衛輝府，就被何飛龍勾結了山賊，把胡舉人劫住，銀錢行李全沒搶去，只把胡舉人一位二十來歲的夫人搶到山上一座廟裏留下三天才給放了，夥計回來向我報信，我就十分憤恨，親自到了衛輝府找着何飛龍，我本來還跟他講四十年前的交情，只向他嚴詞質問，不料他竟翻臉不認人，十分兇橫，我就與他交起手來，不料就一刀將他殺死！」說到這裏，俞老標頭

覺得很難過，秀蓮姑娘却聽得很入神。俞老太太回想起四十年前，自己跟丈夫住在北京時，見過的那個何飛龍，那時何飛龍年紀不過二十上下，白淨臉，大眼睛，永遠穿着綢緞的衣裳，管自己叫大嫂子，跟丈夫天天在一起，後來他犯了人命案，就一去不知下落，現在想着他也快到六十歲了，却不料已被丈夫在六年以前給殺死了！當下俞老標頭又繼續着說：「我殺死何飛龍以後，他的家裏，因此事與盜案有關，也不敢去告狀，胡舉人因為妻子被辱，也不願聲張，事情就私了啦。這件事除了我的師姪郁天傑和幾個夥計，因為是他們跟着標車，曉得詳情以外，再也沒有人知道，我回到家裏來，心中十分難過，第一是我的標車在外面出了事，就是沒有多少人知道，但我也沒有臉再開這座標店，第二是何飛龍本來是我多年的好友，雖然他後來學壞了，作了那件天地所不容的事，而且與我翻了臉，但我親自動手，把一個五十多歲的老朋友給殺死了，事後想着也未免心中難過。所以我就將標店關了門，並不再走江湖，這事過了五六年也就忘了，不料兩月前，郁天傑來給我拜年，他忽然對我說，現在何飛龍的兩個兒子全都長大了，一個叫鐵塔何三虎，一個叫紫臉鬼何七虎，並有他的女婿金槍張玉瑾，和他女兒魔王何劍娥，在這幾年以內，他們全都學會了一身驚人的武藝，現在想起了報仇，並聽他們曾對人說過，在三個月以內，必要到鍾鹿來殺死我，所以郁天傑走後，我就時刻防備，可是後來沒見仇人找我來，我也就懈怠了，却不料今天因為上墳燒紙，竟遇見這件事！」秀蓮姑娘聽她父親說了與何家結仇的始末，她就安慰她的父親說：「爸爸，今天的的事情一過，你就就再用不着憂愁了，他的兒子和女婿，本領也不過如此，今天他叫咱們

打走了，一定就怕了咱們，再也不敢找爸爸搗亂來了。」俞老標頭搖頭說：「咳，你真是小孩子的見解！今天攔住我們車的那四個人，大概就有何飛龍的兩個兒子在內，這幾個人我倒不怕，我所憂慮的就是那個金槍張玉瑾。」秀蓮姑娘在旁忙問道：「張玉瑾是怎樣的一個人呢？」俞老標頭說：「此人我沒見過，不過在前幾年我就聽人說，此人的武藝十分高強，一桿槍沒遇見過對手。現在也就是三十來歲，想不到他娶的是何飛龍的女兒，聽郁天傑說，張玉瑾恨我刺骨，他罵我是沒義氣的人，大概他早晚必來尋我，以替他丈人報仇。」秀蓮姑娘聽完了她父親這話，不住冷笑，芳容上帶着怒色，向他父親說：「爸爸別着急，那張玉瑾若來，叫我敵擋他，別說是一個張玉瑾，就是他們來幾十個人，我也不能叫他們傷了爸爸一根鬍子！俞老標頭聽了女兒這句話，不由倒笑了，本來自己平素不大注意女兒的武藝，以爲一個女孩子家，就無論刀法拳術學得怎樣好，也敵不過身高力大的男子漢，可是今天在城外見秀蓮姑娘空手奪刀，力敵四個莽漢，而且還被她砍傷了一個，她那身手的靈敏，刀法的純熟，爭鬥時的勇敢，真是出於自己的意想之外，足見生下女兒也不見得不如男子，如今又聽了女兒這幾句激昂勇敢的話，就不禁心中寬慰了些，點頭說：「好吧，我也不發愁了，反正他們要是打算報仇，我無論躲到那裏去，他們也會追了去的，現在咱們還在這裏住着，每日要小心些，看他們還有什麼手段對付我，假若那個金槍張玉瑾來了，咱們爺兒倆個也許能夠把他打走，秀蓮姑娘見她父親現在的心彷彿寬慰了些，便很高興地同她父親又談了些旁的閒話，這時俞老太太忙着去做晚飯，飯後，地裏鬼崔三就把孫正禮找來了，這孫正禮年有三十餘歲

，高大的身材，膂力驚人，拳脚更是打得好。人送給他一個綽號叫作「五爪鷹」，早先他也是俞老標頭手下的夥計，頗給俞老標頭出過很多的力，俞老標頭也時常指點他的武藝，因此孫正禮總叫俞老標頭爲師父，今天孫正禮正在城裏劉財主家教拳，忽見地裏鬼崔三來找他，說是俞老師父叫他今天去，所以吃過晚飯，五爪鷹孫正禮就跟着崔三來見俞老標頭，因爲今天有那件事情發生，俞老標頭對於自己有仇人的事，也無法再隱瞞，遂就把自己與何飛龍的兒子何三虎何七虎，及金槍張玉瑾結仇的事，說了一遍，然後就說：「我老了，精神力氣都不成了，秀蓮雖然武藝也學得不錯了，但究竟是女孩子，再說她早已許了人家，倘若有什麼外錯，我也難以見親家之面，所以我把你請來，叫你幫助幫助我。」五爪鷹孫正禮一聽，他就拍了拍胸脯說：「師父別着急，都有我了，禱現在就在劉家教兩個徒弟，教完拳我就沒事了，由今天起我就搬到這裏來住，無論白日或是黑夜，若有什麼不知死活的江湖小輩，到這裏來師父跟姑娘全不要管，我非得打他們一個屁滾尿流不可！」俞老標頭曉得孫正禮不是誇口，近幾年來他的武藝真練得不錯了，當下就點頭說：「好，你跟崔三你們都把鋪蓋搬來，就住在外院吧。」當下孫正禮和崔三就搬來鋪蓋，在俞家外院的兩間西屋裏去住，由此孫正禮每日除了到劉家教一會拳之外，便在俞家住着，他把一口鋼刀擦得雪亮，每夜要到院中和房上巡查三四次，可是一連過了兩三天，並沒有什麼事情發生。

## 第二一回

碧玉出小家滿城驚豔  
狂徒生奇想深夜偷香

自從俞秀蓮姑娘在城外單身救父，徒手奪刀，力敵四條莽漢之舉發生，不到兩天鉅鹿縣就傳說遍了，都很驚訝地互相談着說：「啊呀！原來俞家姑娘的武藝比他爸爸還高強得多呢！」又有平素對於這位絕美人兒抱着滿懷野心的少年們，聽了這事，却不禁大爲懊喪，想着：完了，倘或那位姑娘是個柔和的人兒，倒許還有希望親近親近她，現在她竟是這麼利害，一個人能夠把四個全拿着刀的大漢子打走，這以後誰還敢向他調情呀，要是叫她的手指兒戳一下，那還不得送了命嗎！因此鉅鹿縣的一般人，不但對俞姑娘的秀色還是那樣的驚羨，並且對於俞姑娘的武藝，也懷着戒心，誠恐有時多看他一眼，便招出他一頓毒打來，在那次城外的事情發生的第四天，午飯才過，俞姑娘聽見門外有搖鼓的聲音，便想起應該買幾條絨綫，好把自己那雙綉鞋做起來，於是跑出屋去，開了門，就點手叫道：「貨郎！貨郎！」五十多歲的一個老貨郎揹着木箱，提着小鼓轉回來，向他的熟主顧問道：「姑娘，要什麼線？」說時把箱子放在門前的石階上，秀蓮姑娘在門裏裏，手探出門外，就挑揀各色的絨線，這時忽聽有人叫道：「姑娘！」秀蓮姑娘抬頭一看，原來是一個三十來歲的少年，是淡黃臉重眉毛，右臉上有一顆很顯眼的紅痣，穿着青洋縐褶襖，一雙青緞靴子，向秀蓮姑娘深深地作了一揖，帶笑問道：「請問姑娘俞老叔在家裏嗎？」秀蓮姑娘看見這人彷彿有點眼熟，可是想不起這人在那裏見過，她立刻臉上泛起來紅霞，回身向門裏叫道：「崔三哥，崔三哥，外面有人找！」

她却跟這少年答話，連正眼也不看，挑選了幾條紅綠的絨線，把制錢扔下，就跑進裏院去了，這時地裏鬼崔三由屋裏出來，到門前一見這個少年，便問道：「你找誰？」那少年一面用眼看着秀蓮姑娘跑進裏院時那倩麗的背影，一面向崔三拱手說：「我是找俞老叔，請你進去給言語一聲！」崔三看着這個人的來頭就有些不正，便揚口問道：「你到底姓什麼？」我給你進去言語，我也得先知道你是幹什麼的呀！」那少年又向崔三拱手，說：「姓梁，就住在西邊泰德和，俞老叔見過我。」崔三還沒進去給他傳達，俞老標頭已然手提着一口鋼刀走出來了，那少年趕緊深深打躬，叫了聲俞老叔！」俞老標頭看了半天，才認出來，這人原是那天下城外，持劍勸住雙方停止爭鬥的那個少年，當下俞老標頭向那人陪笑，連忙把他讓到外院西屋裏，這時孫正禮也在屋裏，俞老標頭就給引見說，這是我的徒弟孫正禮，大爺你貴姓？」那人一面向孫正禮拱手，一面向老標頭答道：「小娃名叫梁文錦，東邊泰德和糧店，就是我家開的。」俞老標頭說：「哦，原來是梁東家，一向少拜望，那天在城外，虧得你從中解勸，要不然我們就許鬧出人命來！」說時把手中的刀立在牆根下，又叫崔三給梁文錦倒茶，當下梁文錦說：「小娃家住在南宮縣，在這裏有買賣，所以常到這裏來玩，前天是到城外訪友回來正遇見老叔與那幾個人交戰，姑娘也在旁幫助，我在旁邊看了會，見老叔和姑娘全都刀法熟練，小娃心中十分欽佩，但又想老叔若是殺傷了他們，也難免要打官司，因此才從中解勸，本來昨天我就想來看老叔，但因爲有點旁的事，沒得工夫，今天特來拜見老叔，並問老叔和姑娘那天從城外回來可好？俞老標頭說：「多謝關心，我俞維遠離開江湖已快十



年了輕易不願和人惹氣，那天的事，實在是突如其來，我至今還不明白，那幾個人爲什麼要害我，想是我早先曾不經意把人得罪過，如今他們才找我來作對。」梁文錦說：「老叔是江湖間名的英雄，早先你老人家在各地行仗仗義，自然難免結下仇人，現在他們見老叔年高了，就打算來欺負老叔，可是不料老叔雖然年邁，但英勇不減當年，而且姑娘的武藝也是那麼高強，他們現在既知道了，大概以後也就不敢再來找尋老叔。」俞老標頭搖頭說：「那也不一定！」梁文錦說：「不要緊，小姪也頗會些武藝，以後再有人來找尋老叔，就請老叔派人給我送個信，不，我也可以每天來看一看，無論他們來多少人，不用老叔動手，就由我和那位妹妹，我們兩人也能把匪人打走！」老標頭聽這姓梁的少年說話有些不知自量，便不愛答理他了，只是點頭，旁邊五爪鷹孫正禮却見這少年有點可恨，想要把他趕出去，這時那梁文錦站起身來，要請俞老標頭帶他到裏院去拜見嫡母，老標頭見他這樣，越發從心裏不耐煩，便慢答道：「她是有病的人，不願意見人，恕我不往裏讓你了。」梁文錦也看出老標頭是不高興的樣子，更見那個孫正禮瞪着兩隻大眼睛望着自己，彷彿很生氣的樣子，便不敢在此久留，忙起身告辭，老標頭送他出了屋門，那梁文錦還往二門裏望了望，就出門去了，孫正禮追將出去，握着拳頭罵了聲：「什麼東西！」梁文錦却連頭也不回，就往巷口外走去了，這裏孫正禮闖上門，回到屋裏，向俞老標頭說：「師父就應該不理這個人，我看他來到這裏是沒懷着好心！」俞老標頭擺手說：「算了，不用提了，我知道這個人，他是秦德和糧店的少東家，他們是有名的南宮梁百萬家，他家少爺們都會幾手武藝，向來不務正業，現在他來，我也明白，是

爲你的師妹，可是我也不願和他惹氣，因爲早先咱們開標店時，跟他家也有些來往。」說完這幾句話，便又往裏院去了，這隻五爪鷹孫正禮十分氣忿，他想俞老標頭真是一上了年紀，人就不行了，什麼事全講究不惹氣，人家何飛龍的兒子，那天持刀劫住你，想害你的老命，後來你女兒幫助你，砍傷了他們一個人，你就應該把那幾個人也捉住，告他們一個持刀打劫，意圖傷害的罪名，你不敢惹氣，把他們放走了，你却又提心弔膽的找我來給你看家，現在這個姓梁的小子，進到你們大門裏調戲你的女兒，你却又是「不敢惹氣，你二十年前的性情也是這樣嗎？想不到你江湖有名的老鷹，如今軟弱到這個樣子！因此心中十分忿忿不平，恨不得出去給俞老標頭闖一個禍，看他到那時還軟弱不軟弱。生了一會氣，就到城內劉財主家去教拳，吃過晚飯才回到俞家，地裏鬼崔三就跟他說：「孫大哥，我告訴你一件事，今天晚半天那泰德的少東家又來了，」孫正禮趕緊問道：「他又幹什麼來了？」崔三說：「他沒進來，只在胡同裏來回走，時時用眼睛釘着咱們這個門，後來我在大街上，見他還跟着兩個年輕的浪蕩公子，一面走，一面說笑，就上慶記酒樓裏去了。」孫正禮問說：「你沒聽他們說的都是什麼話嗎？」崔三笑了笑，說：「我跟在他們後頭，聽得清清楚楚的。」那姓梁的說：「我要不把俞家那姑娘弄到手裏，我永遠不到鉅鹿縣來了。」五爪鷹孫正禮氣得罵道：「他娘的，這小子倒想得不錯，哈哈，別說人家俞家的姑娘已竟有了婆婆家，就是人家還沒有，老鷹也打算招你作女婿，可是我也不能答應，非得叫你知道鉅鹿縣的人不是那麼好欺負的。」地裏鬼崔三說：「這事也別淨怪人家，咱們那位師妹妹可也太招事了，人家的姑娘講得是大門不

出，二門不邁。咱們這位師妹，一天得上三四趟口，而且打扮得那麼花俏，怎會不招一些年輕的人生壞心？現在你在城裏打聽打聽去。誰不知道咱們這位師妹是個出名的美人兒？咱們那位老師父，寵愛着女兒，一點也不管！」孫正禮搖頭說：「你說的不對，我聽師妹人很端重，出門口買針買線那沒有法子，因為家裏沒有個使喚丫環，要說長得好，那更是沒法子，難道姑娘還能爲怕人生壞心，就先把鼻子割掉了嗎？總而言之，是那些年輕的人混賬，等着吧，他們別碰在我的手裏！」說着氣得哼哼喘氣，那崔三由懷裏掏出個小酒壺來，一口一口的喝酒，一隻手由衣裳口袋裏摸着花生豆吃。孫正禮心裏却很急燥，因為他在俞家住了這幾天，一點事也沒有，彷彿武藝沒處去施展，手脚都覺得有些癢癢，到了晚間，孫正禮在燈下擦他那口鋼刀，崔三喝着半醉，躺在炕上睡了，少時俞老師頭到屋裏來，跟孫正禮說了些閒話，孫正禮近幾年很結識了些江湖朋友，他就說：北京城有一位邱廣超，人稱銀槍將軍，還有一位黃驥北，是作外館買賣的，人稱瘦彌陀，以及河南的吞舟魚苗振山，深州的金刀馮茂，這全是如今江湖上有名的英雄，自己都想會一會他們。俞老師頭早先若聽見這些個江湖英雄的名號，他一定高興的詳細打聽。說不定立刻就能起身，找人家比較武藝去，可是現在他聽了孫正禮這些話，只是偷偷微笑，彷彿不單不感覺興趣，還像對這一般人都瞧不起似的，孫正禮又說起俞老師頭當年所作的英勇事情，打算藉此以打動俞老師頭好勝的心，但也不想俞老師頭聽了，只是微笑，說：「早先我作的那些事，簡直是胡鬧，真幸虧那時候走運，沒碰在釘子上，不然也早就完了。」又聽了罷，更鼓已交過三下，俞老師頭就說：「把門關好了，你

們也睡吧！」孫正禮一肚子氣，跟着俞老標頭出屋，把大門鎖好，那俞老標頭又在各處詳細的查看，彷彿恐怕那裏藏着個小賊似的，孫正禮此時不但不生氣了，反倒有些可憐這位老標頭，暗歎道：「人真是千萬別老，這麼大的英雄，江湖上有名的鐵翅鵬，如今因為鬍子白了，竟落得這樣！簡直小心鎖碎的像一個老婆子了！」俞老標頭在前院，查看得放了心，便又往裏院去了，這裏五爪鷹孫正禮回到屋裏睡覺，他本來心裏很不痛快，又見這幾天沒有什麼事情發生，想着一定是老標頭自己心裏搗鬼，其實已沒有人再來與他作對了，所以就放心睡去，也不知睡了多大時候，忽然被一種異樣的聲音驚醒，只聽房上的瓦被腳踏得亂響，又聽有刀劍相擊之聲，孫正禮嚇了一大跳，趕緊扒起身來，摸着鋼刀，剛開開門，忽聽咕咚一聲，由房上摔下一個人來，孫正禮問道：「是誰？」這人却不答話，扒起來掄刀向孫正禮就砍，房上是秀蓮姑娘的聲音，喊道：「孫大哥閃開，讓我來捉他！」說時那姑娘掄着雙刀從房上跳下來，與孫正禮一同敵住那使劍的人，交手十幾合那使劍的人怎能敵得住，他就跑到牆根，說：「別動手，別動手，我認輸了！」孫正禮罵道：「你認輸也不行，今天非要你的狗命不可！說着掄刀奔過去，向那人就砍，却被後面的一個人把他胳膊拉住，却是俞老標頭的聲音，勸道：「正禮，別傷了他！」此時地裏鬼崔三由屋裏打着燈籠出來，用燈一照，只見一個持劍的少年，靠着牆根，畏縮得極爲可憐，孫正禮看出就是白天來的那個梁文錦，他就嚷嚷着說：「好啊！你堂堂南宮縣梁百萬家的少爺，跑到我們這兒作賊來了，還不快把寶劍扔下，那梁文錦把寶劍鏗耶一聲扔在地下，孫正禮走過去，掄着蒲扇大的手掌，劈頭蓋臉的吧吧打了

幾下，打得梁文錦臉也腫了，鼻子也流出血來。但他不說一句話。俞老標頭本來也很是生氣，可是又想：梁家原是南宮的大戶，在各地全都開着買賣，也有不少標行的朋友，若把他家的人打傷了，一定又要結下仇恨，將來麻煩不休，再說他深夜到自己家中，非姦即盜，他又是有錢的少爺，人家決不信他是來偷我的東西。一定要污辱了自己女兒的名聲，那豈不有口難辯？當下老標頭把手中的鋼刀交給崔三，叫秀蓮姑娘先回裏院去，然後他把五爪鷹孫正禮拉開，就過去向梁文錦問道：「梁少東家，你黑天半夜，拿着寶劍到我家來，到底是什麼居心？」梁文錦低着頭，那還敢說一句話。俞老標頭氣得罵道：「你們年輕人學會一點武藝，就敢這樣行事，你也不想，在我鐵翅鷗的手下，像你這樣的鼠輩，還能鬧得出什麼花樣來？我要不看在你們梁家是正經買賣人，今天就把你剝死在這裏，滾吧！」說着打了梁文錦一個嘴巴，俞老標頭這一掌可比孫正禮打的重得多，梁文錦被打幾乎暈過去，俞老標頭叫崔三把門開開，那孫正禮提着梁文錦的耳朵，送到門首，一脚就把梁文錦踢出門去，遂着大門關上了，那梁文錦被踢在門外，半天才爬起來，臉上疼得像刀割一般，摸了摸，又是腫脹，又是溼粘，本來梁文錦是南宮的富家公子，本身是個秀才，並且學了一身武藝，平素自命文武全材，翩翩闊少，這次同着舅爺牟子春，同學席仲孝到鉅鹿來，一來爲到櫃上查賬，二來爲在此地遊玩遊玩，不料竟看見了俞秀蓮姑娘，使得他心迷神蕩，尤其是秀蓮姑娘的武藝，他又佩服，又是想要較量較量。自信憑着自己的武藝，足可以叫秀蓮姑娘芳心羨慕，由此就許把這位絕色美人得到手中，所以他白天就到這裏來拜訪俞老標頭，打算借此結識，以後好天

天往俞家來跑。却不料受了老標頭一場冷淡，梁文錦心裏氣不出，暗道：憑我這樣人物，憑我那家產，別人家拿着姑娘巴結我，我祇巴結不上，你一個保標的老頭子，女兒有點姿色，會上幾手武藝，竟這麼高抬身價，看着，我非得沾染沾染她不可，所以梁文錦就起了一種歹心，在酒樓又受了車子春，席仲孝幾句諷刺，因為車子春素日曉得鐵翅鵬俞維遠不是好惹的，憑梁文錦決鬥不過那老頭子，席仲孝也是重宮有錢的子弟，他素日沾花惹草，處處要比梁文錦佔先，可是對於俞老鵬的姑娘，他連想也不敢想，因為明知是一朵玫瑰花，看着美麗，聞着芬芳，可是用手一摸，就得觸到刺兒上，他也不相信梁文錦能夠佔到什麼便宜，但不想梁文錦今天竟敢黑夜到俞家來，他本想至少也可以偷到俞姑娘一兩件貼身的東西，拿回去向車子春席仲孝去誇耀，却不料才爬上房去，就被俞秀蓮發覺，蹣跚上房去與他交手，人家那一對聰明，叫他實在無法招架，結果被俞姑娘一脚踹下房去，孫正禮就出來了，他才不敢再逞能，吃了幾個嘴吧，挨了一腳，踢出門來，他這時真恨不得要尋死，心說：我這錢兒可怎麼回去呀！明天臉更腫起來，那可怎麼見人呢？可是沒有法子，只得往鋪子走走，這時黑天沉沉，四下沒有一個人，梁文錦才出了巷口，忽見迎面來了幾個人，提著兩個燈籠，梁文錦剛要躲避，只見那幾個人，已然趕到臨近，有一個人舉起燈籠來，照着梁文錦的臉，向那幾個人哈哈地笑着說：「我說你們上這兒來找你們少東家，就一定找得着他，你們少東家現在正走着梅花運，你們快看，桃花兒都開滿了臉啦！」說話的人正是席仲孝，梁文錦立刻羞惱成怒，掄拳就打席仲孝，罵道：「混蛋，你敢譏笑梁大爺？我從今不認得你了！」車子春和兩個夥

計趕緊把他勸住說：「你喝醉了，摔得這個樣子，人家好意找你來，你反倒跟人家翻臉！」梁文錦口中依舊大罵，席仲孝却只是冷笑着說：「由你罵，我現在什麼也不說，等明天回家我見老伯去。」在這深更半夜的街上，這幾個說說吵吵就回到秦德和米糧店內，牟子春叫夥計打來臉水，梁文錦洗了臉躺在木炕上又抽了一口大烟，臉上身上雖然還是疼痛難忍，可是心裏却回想着有點怕，暗道：今天這事，自己可太冒險了，剛才要是叫那俞家的姑娘雙刀殺死，或是叫那大漢子給打死，也就算完了，若是叫那老頭子給捆起來送官呢，那縱使自己家裏能夠化錢打點，可也太丟人了！還幸虧俞姑娘手下留情，老頭子心地也慈善，才把我放了，得啦，這算給我一個教訓。又想這事只有牟子春和席仲孝知道，牟子春是自己的舅爺，自己丟人的事他決不能對外人去說，可是席仲孝却靠不住，他若是把這事跟別人一說，自己不但那點小小的名聲完了，簡直就不能再出門見人了，於是就趕過去向席仲孝作揖賠罪，席仲孝起先還裝腔做勢地不肯講和，後來問明白了梁文錦在俞家挨打的詳細情形，才笑着說：「得啦老弟，你罵我的那些話我也不計較了，可於這件事拿在我的手裏，以後你要是不聽我的話，咱們就抖出來，看你拿什麼臉去見人！」梁文錦又是羞愧，又是生氣，但是沒有法子，好容易把席仲孝安頓下去，躺在牀上，臉痛得一夜也沒睡着，次日天一亮，就叫人套車，他跟着牟子春，席仲孝，就回南宮去了，當日回到南宮縣梁家莊自己的家中，見了爹娘，就說是喝醉了酒，在街上摔傷的，他爹娘罵了他一頓，幸虧有他舅爺在旁作證人，說他確實是摔傷的，才沒把在俞家偷香被打的事露出來，梁文錦因為臉腫得跟茄子似的，而且左膀骨被摔得也

有點癢，就不敢出門見人，每天在家裏睡覺，時時又夢見俞秀蓮，不過他夢見的秀蓮姑娘，却不是那樣明眸笑靨，而是持着雙刀，夜叉一般的人，總之，梁文錦對於俞秀蓮算是死了心了，並且也無顏再往鉅鹿縣去，原來梁文錦的武藝雖不甚高強，但是他的師父，却是直隸省一位著名的老俠，那位老俠名叫紀廣傑，是一位秀才出身的老俠客，一生落拓江湖，到處行俠仗義，一口寶劍從來沒遇見過對手，在六十歲以後，才隱居南宮縣，以授徒爲生，一時從遊者甚衆，梁文錦和席仲孝都是富家公子，年輕好事，便也拜了紀老俠客爲師，但紀老俠客教授徒弟的方法，頗爲特別，他每天只給你打一趟拳，或練一趟劍，好歹你自己去學去練，梁文錦和席仲孝全是裘馬少年，怎能刻苦練習工夫，所以三年光景，梁席二人的拳法劍術和臘房越脊的工夫，雖然也會了一點，並且自己也覺得不錯。但認真說起來，實在稀鬆平常，紀老俠客把他們的武藝連正眼看也不看，紀老俠客在南宮住了四五年，就病死在南宮，他生平收了徒弟不下三十人，但能夠真正得到他的傳授者只有一個人，這人就是南宮人李慕白。

## 第二回

飄零書劍名士惹春愁  
囂擾煙塵少年窺麗影

李慕白是南宮縣內的一個秀才，年有二十餘歲，生得像貌魁梧，神情瀟灑，他住在南宮城外五里村，現依叔父度日，他的父母都早已亡故了，說起他的父親也是個很奇怪的人，他父親名叫李鳳傑，是一個很落拓的人，隨同某將軍作過幕賓，走過許多地方，交了許多朋友，後來在江南遇着一位俠客，此人名叫江南鶴，二人結爲異姓兄弟，江南鶴並且傳授了李鳳



傑一身武藝，二人在江南很作了許多驚人的事情。後來李鳳傑在江南娶了親，生下一子，就是李慕白，慕白在六歲時就隨父親習學武藝，可是到他八歲的時候，正值江南瘟疫流行，他的父母同時死了，李鳳傑臨終時，曾托付盟兄江南鶴，命將慕白送回南宮家鄉胞弟李鳳卿之處撫養，所以江南鶴把鳳傑夫婦葬埋了之後，就將八歲的李慕白送到南宮縣，然後他隻身往天涯流浪去了，李慕白由叔父撫養成人，他的叔父種着幾十畝田地，頗稱小康之家，而且膝下並無子女，所以就將慕白視如己出，但是他叔父平素最羨慕讀書的人，尤其是舉人翰林，他叔父就當天神一般的尊敬，所以令慕白自幼讀書，十三歲時就應鄉試，中了秀才，於是把他叔父喜歡的了不得，又盼着他中舉，中進士，可是這時李慕白的性情改變了，原來他的生性，就與他父親差不多，喜歡的是瀟灑放蕩的生活，不願意寒窗苦讀，筆硯廝守，尤其是兒時的一些印象，父親教授自己劍術時的雄姿，和江南鶴的慷慨英俊的豐度，他一一都能記得起來，所以時時想學成一身武藝，也像他父親和江南鶴一般，作一個江湖俠士，却把功名富貴不放在眼裏，在他十六歲時，老俠客紀廣傑就來到南宮，李慕白也從去習學武藝，原來紀廣傑未來到南宮之時，就遇着江南鶴，江南鶴曾托付他，說：「有一個故人之子，名叫李慕白，現住南宮縣，你如到了南宮，千萬要托這人收下作徒弟，認真把武藝傳授給他。」所以紀老俠客見了李慕白，問清了他的家世，便把他另眼看待，又兼慕白聰明過人，耐苦學藝，所以不到四五年，李慕白已把師父的劍術，拳脚，和種種特有的工夫，完全學會了，不過他只顧了學武，文章却無暇去讀，連應了兩次省試，全都未得中舉，因此不獨慕白自己對功名灰

了心，就連他叔父也對他的感情也冷淡了，李慕白年至二十四五歲，尚未娶親，爲此事，他的叔父嫡母對他益發不滿，原來李慕白心中有一個志願，娶妻必想娶一絕色女子，而且必須是個會武藝的女子，若是不合這兩個條件，無論什麼名閨淑媛他也不要，因此他的婚事總沒有成就，一般同學和朋友也莫不笑他。這天，李慕白在場院中舞了一趟劍，舞畢之後，捧着寶劍呆呆的佇立，眼望着田間麥苗青青，鵝外桃花灼灼，春風撲面，蝴蝶依人，天際一團團的春雲變幻飄蕩，不禁感到身世，長歎了口氣，正待回屋內，忽見道上來了一匹馬，馬來到臨近，李慕白看馬上的主人，却是同學席仲孝，席仲孝身穿紫緞袷衣，青緞鞋，把辮子梳得又黑又亮，真是個闊少的樣子，李慕白本不願接近這種人，但席仲孝向來欽佩李慕白的文章和武技，時常到這裏來看他，當下二人相見，李慕白就問：「怎麼好多天不見你？」席仲孝下了馬，把馬拴在樹上一面抖着衣裳，一面說：「我跟梁文錦到鉅鹿去了幾天，昨天才回來。」李慕白又問說：「梁文錦在鉅鹿開着買賣，你到那裏有什麼事？」席仲孝說：「我不過是到鉅鹿開玩一玩罷了。」說着，李慕白把席仲孝讓到屋內，席仲孝就笑着，向李慕白說：「你猜我今天幹什麼來了？」李慕白聽了他這話，不由得一怔，問道：「你說這話是什麼意思？」席仲孝又笑了，說：「你得先給我道謝，我是給你作媒來了！」李慕白一聽這話，心裏就不耐煩，說：「算了吧，你趁早別說那些話了！」席仲孝正色說：「這回我可不是拿你開心，真的，我給你物色着一個品貌絕俊，武藝高強的佳人，可是我也不認得人家，只能把這個人告訴你，你若覺着中意，你就自己去求親去。」李慕白聽他這樣一說，倒很感興趣，便笑着

問道：「你說的是誰家的姑娘？」席仲孝說：「鉅鹿縣鐵翅鵬俞雄遠你認得不認得？」李慕白說：「俞老標頭的大名，我倒曉得，只是沒見過此人。」席仲孝說：「我說的就是他的女兒，這位姑娘名叫俞秀蓮，今年不過十六七歲，要講容貌身段，我敢說真是傾國傾城，西施見了也得低頭，姮娥比之也須減色，在鉅鹿縣你若提起俞美人兒來，那真是無人不知，無人不羨。」李慕白點頭說：「小地方有一個品貌好的女子，自然要被人注意。」席仲孝搖頭說：「不，我看名都大郡也尋不出那樣的絕色女子，還有一樣，早先人家不過曉得俞老鵬有一個美貌的女兒，可是自從前幾天，俞老鵬帶着女兒從城外上墳回來，走在半路上，忽然遇着幾個舊仇人，持刀把車攔住，要害俞老鵬的性命，那時俞老鵬手無寸鐵，危在頃刻，却不料俞秀蓮姑娘突然由車上跳下，奪過仇人的一口刀，然後一個人敵住四五個兇猛的大漢子，結果被他砍倒了一個，其餘盡皆驅走……」李慕白聽到這裏，不禁出神，說：「哦！這樣的女子，可真是難得一！」席仲孝說：「難得的是她色藝雙全，所以從這件事發生之後，人都曉得俞姑娘不但容貌出眾，武藝也是超羣，大家都不但愛他，而且怕他，獨有咱們那位梁師弟，不知自量，在姑娘手中吃了一個大虧，幾乎沒把性命送掉，現在扒在家裏不敢見人，臉腫得跟茄子一般。」李慕白問道：「怎麼梁文錦叫人打了？」席仲孝笑道：「幾乎沒有打死！他遂把梁文錦那天在城外，親眼看見姑娘殺走了他父親的幾個仇人，梁文錦就着了迷，那天晚間到俞家去偷香，却被姑娘捉住飽打了一頓，算是俞老標頭心裏，把他放了，所以才含羞回來的，說了一遍，然後又說：師弟，你向來自誇非絕色和精通武藝的女子不娶，現在這俞姑

娘正堪爲你之配，現在你若能到鉅鹿去一趟，與那姑娘比武三合，將姑娘贏了，然後再向俞老標頭求親，那時不但你娶了個如意的夫人，也算給我劉家宮人爭一口氣！」李慕白聽了這話，雖然心裏是躍躍欲試，可是又想，這事有點不可能，便笑着說：「那有這樣的事，不用說人家姑娘不能跟咱們素不相識的男子比武，即使比了武，贏了人家，俞老標頭也得氣死，那還能招我作女婿？」席仲孝見李慕白不願前去，他便編說：「俞老標頭會親口對人說，誰若是比武贏了他的女兒，他就把女兒許配誰，雖然現放着這件便宜事，可沒有人敢去試試，我看只有師弟你的武藝高強，人材出衆，到了那裏，姑娘也許一眼看上你，不用比武，他就認輸了。」說畢用眼望着李慕白，不住的笑，心裏却想着，平日你自誇武藝比我們強，現在你敢去嗎？若能用寶劍賺回來媳婦，那我們也佩服你，此時李慕白沉思了半天，忽然笑道：「你把這姑娘誇得世間少有，但我還沒見過他。」席仲孝說：「見他倒容易，這姑娘不像別的人家，不出閨房。」李慕白含笑點頭說：「好，我就到一趟鉅鹿，娶他倒未必，不過我一定要叫這女子曉得，天下還有比他武藝高強的人！」席仲孝見李慕白中了計，便笑着說：「就這樣辦，明天一早我找你來，咱們一同前去，我還要你們訂親之後，喝你的頭一盅喜酒呢！」李慕白笑道：「那事倒不用提，不過我自信到了鉅鹿，或者還不至於像梁文錦那樣的丟人。」當下二人商量好了，又談了一些旁的閒話，席仲孝就走了，這裏李慕白獨自在屋裏，冥想了半天，手摸着寶劍，眼前擬想出一個容貌美麗而武藝敏捷的佳人來：這時有一個人進到屋裏，他全不曉得，只聽耳旁有一種很粗老的聲音說道：「慕白，你沒到你姑媽家，問

問京裏有信來了沒有？」李慕白這才收住他那綺情幻想，趕緊扭頭一看，却是他叔父李鳳卿，李鳳卿在這時候還穿着灰布大棉襖，腰上繫着一條裕包，灰白色的鬍子掀動着，又說：「我看現在你懶得利害，一點也不爲自己的事情想一想，你舉也沒中成，在家裏這樣閒呆着，呆到八十歲，還是個窮秀才，你整天的耍寶劍，那頂得了什麼，難道將來還想到街上賣藝求錢去不成？」說到這裏，鬍子越往上擱，臉上的顏色越發難看，李慕白只是縐着眉，心裏十分難過，剛待還言，又聽他叔父說：「我看你還是托你姑媽，你姑媽的大伯在京裏刑部作主事，主事並不是小官，你若能到京裏去見他，他一定能給你在部裏找個差使，好好的幹，自然也能有很大的出息。」李慕白點頭說：「是，不過我須要得到京裏表叔的一封信，我才能去，不然我到了那裏也是賦閒，昨天我到姑媽家去，京裏的信還沒有來，所以還得等幾天。」遂又趁機說：「前年在省裏應考的時候，我認識鉅鹿縣一位賈成助，他是前年中的舉，作過一任知縣，新近才回到家裏，我打算明天到鉅鹿去拜會他，將來他若再得了差使，也是我的個門路。」他叔父說：「本來麼，你也應該在外頭應酬應酬，多認得幾個人總是好，不然你縱有天大的才學，老在家裏呆着，也沒有劉備三顧茅廬來請你！」說完，他叔父出屋走了，這裏李慕白真要痛哭一場，可是有一個新的美麗的希望，在他眼前飄蕩着，這希望頗能減去他的痛苦，當日在家中收束行李，次日一清早，席仲孝就坐着他家裏的一輛車來了，李慕白隨即帶上寶劍，和隨身的行李出門上車，席仲孝跨着車轅，就往鉅鹿縣去了，在路上那席仲孝十分高興，他說：「昨天我到梁文錦家裏去了，我把你也要會會俞姑娘的事情向他說了

，他還有點吃醋。他說你找俞家父女去，應該替他報仇出氣才是，若是把那俞姑娘娶回家來，他就從此不認得你了。」李慕白冷笑說：「豈有此理，不要說我此去並不想娶那俞姑娘，就是真個的娶回來，梁文錦也管不着我。」說到這裏，心中十分生氣，更想着：如果那俞秀蓮的人材武藝真像席仲孝所說的一般，那自己就非要娶他爲妻不可，也向梁文錦一般人誇耀誇耀。席仲孝見李慕白似乎有點生氣，他更在旁邊用話激刺李慕白，李慕白却也看出來了，就想席仲孝叫自己到鍾鹿去幹這件事，他一定是沒懷着好心，至少他是要叫自己在俞家父女手裏也栽一個跟頭，但李慕白自負奇技，偏要跟席仲孝賭這一口氣，車行到正午，在路上找了飯鋪，吃過飯，歇了一會，又往下走，走到下午四時許，便到了鍾鹿縣，依着李慕白要找店房，但席仲孝總嫌店房裏不方便，就在泰德和糧店內歇下，席仲孝本來常同着梁文錦到這裏來，所以他跟櫃上的人，上至掌櫃子，下至夥計全都極熟，當下掌櫃子老徐一見席仲孝才走了兩天又回來了，便趕過來問說：「我們少東家的傷好了沒有？」席仲孝說：「不但沒好，反倒比早先更青更腫了。」他先同着李慕白到櫃房去，躺在木榻上就燒烟，一面燒着烟，一面跟掌櫃子閒談，就指着李慕白說：「這就是你們少東家時常提說的那個李慕白，現在到這裏是來說親事。」徐掌櫃問說：「不知是那一家的小姐？」席仲孝說：「就是這裏俞老標頭的姑娘。」李慕白在旁聽着不禁面紅，向徐掌櫃說：「掌櫃不要聽他信口胡說，沒有這件事，我現在是同他到這裏來玩一玩」，李慕白雖是這樣解說，但徐掌櫃却信以爲實了，他一面用着驚異的眼光去看李慕白，一面却說：「要說俞家的姑娘，可真是才貌俱全，俞家雖然是保標出身，可

是人家很清白，也不算辱蔑了李少爺。」李慕白聽徐掌櫃這樣的說，越發極力辯白，席仲孝却在旁一面吃着烟，一面不住的笑，徐掌櫃又同二人談了一會閒話，就出屋去了，這裏李慕白却仰着面幻想，暗道：或者席仲孝說的不是假話，聽這掌櫃子說，那俞家的姑娘實在是才貌雙全，並且身家還很清白，本來我也不是什麼世家子弟，與他家倒也配得過去，如此想着，真恨不得立刻就見着姑娘之面才好，這時候席仲孝的烟癮也過足了，便叫來本號一個夥計，這夥計姓何，原是他們財東梁的遠親，爲人極其油滑，他又專管跑外，所以對於街面上的事情，他是非常的熟，他們少東家和席仲孝慚記俞家姑娘的事，那全瞞不了他，當下席仲孝把他叫到屋裏，就笑吟吟問說：「我走了這兩天，那俞家沒出什麼新鮮的事嗎？何夥計笑着說：「人家安分守己的過日子，那能夠淨出事呀？」席仲孝也笑了笑，便指着李慕白說：這位李少爺，來到這裏就是爲要看一看你們這裏那位出名的美人兒俞姑娘。」何夥計說：「這個容易，明天是東關長春寺開光，我想俞家姑娘一定要跟着他父母到廟裏去燒香，李少爺在廟門先去等着，一定看得見他。」席仲孝點頭，又望了望李慕白，說：「今天也晚了，明天咱們就到那廟裏看看熱鬧，順便也會會那佳人。」李慕白笑道：「這算什麼要緊的事，明天後天都不要緊。」席仲孝由榻上坐起身來，笑着說：「我不信你的心裏就一點不着急？」少時，何夥計又往前櫃去了，當日席仲孝和李慕白就歇在櫃房裏，一夜之間，李慕白也沒有睡好，好容易盼到了次日，天色未明就起來，漱洗已畢，李慕白特意換上一件寶藍色軟綢袷袍，薄底官靴，席仲孝看了李慕白神清目秀，身體魁梧，真是個英俊少年，心說：若論起外表來，李慕白

比我和梁文錦可強得多了，那俞家姑娘看了，也許真愛他，若叫他真把那朵玫瑰花兒插在手裏，那他才算走運呢！這樣想着，心中未免又有些嫉妬，便自己也換上一件綠色的春綢袍，粉底官靴，繫上一條金絲帶子，帶子上掛着眼鏡套，錢袋，種種花紅柳綠的繡活，少時鋪子裏就開飯了，席仲孝心裏忙得很，他早派了何夥計到俞家門前看望去了，飯還沒吃完，何夥計就跑回來了，他笑得嘴都合不上了，說：「李少爺跟那俞家姑娘真是有緣，剛才我到俞家住的那胡同裏去看，就見那裏停着一輛大鞍車，大概真是那老兩口子要帶着姑娘逛廟去。」席仲孝趕緊催着李慕白說：「快些把飯吃完了，咱們這就得趕了去，要不然人家先到廟裏，一擠進人羣，咱們就找不着他們了。」李慕白自然也是恨不得立刻就見着那姑娘的面才好，於是草草把飯吃完，二人又洗了洗臉，席仲孝就叫李慕白帶上寶劍，遂就出了泰德和糧店門首，席仲孝說：「咱們先到她門前看看去，看他們走了沒有。」於是席仲孝在前，李慕白在後，便往俞家住的那個胡同去了，今天因為是東關長春寺開光的日子，而且天氣晴和，所以大街上的行人車馬很多，小小的鉅鹿縣城，頓然熱鬧起來，席仲孝帶着李慕白到了俞家住的那胡同裏，席仲孝就指着路北一家小黑門說：「那就是前老鵬住的房子。可是門前那裏停着什麼大鞍車呢？」席仲孝立時就慌了說：「咱們得趕緊走，人家姑娘一定先到廟裏去了。」遂就急急忽忽地出了這小胡同，又走到大街上，就叫過一輛趟子車來，一同上了車，叫趕車的快點給趕到東關長春寺去，車輪走在石頭道上吱吱的亂響，少時就到了東門，只見城門洞裏行人車馬十分擁擠，有許多有錢人家的鞍車，車裏坐着老太太，少奶奶，小姐，丫環，全



都是爲到長春寺燒香的。一出東門，沿路淨是香攤，街上走的人手裏也多半拿着香燭等等，有些個小家婦女，穿着紅紅紫紫的新衣裳，擦着滿臉的胭脂，頭上戴着包金的首飾，你攬着我，我攬着你，扭扭捏捏，笑語喧嘩地，三三五五的走着，更有一般年輕的富家公子，騎着高頭大馬，後面跟着小廝，專往人羣中有年輕婦女之處去鬧，口裏喊着：「借光呀，躲一躲，小心鬧着！」喊着時，馬鞭子從一個穿得最鮮艷，長得最苗條，年紀最輕的婦女頭上掠過去了，那婦女免不得用那帶着羞忿的眼光向馬後瞪一下，富家公子却轉過頭來，輕狂地一笑說：「我沒瞧見呀！小嫂子！」接着，富家公子又催馬去調戲另一個婦女去了。席仲孝李慕白這輛驛車，也隨着人羣往東去走，席仲孝跨着車轅，兩隻眼睛就像餓鷹一般，不住的東張西望，前尋後找，把一些車上的，步下的少婦長女，全都看遍了，可是也沒看見那俞秀蓮姑娘的芳容。席仲孝未免有點灰了心，暗想：也許姑娘沒到這廟裏來吧？這時李慕白在車裏，也不免扒着車窗向外去看，自然也有不少艷裝婦女的影子映人他的眼簾，可是沒有一個能使李慕白心動魂銷的。暗想：果然那俞秀蓮姑娘的容貌，要是跟這些人長得差不多，那無論他的武藝有多麼好，我也不敢傾教，即日就回南宮去。此時由車上抬頭望去，已看見對面兩枝高高的紅油旗桿，上面飄蕩着香黃旗，旗上寫着什麼「萬古長春」，來到廟門前，只見紅牆和山門都是新油漆的，門前的一些善男信女，擠得水洩不通，並有許多賣零食的小販，和化緣的窮僧貧道，在兩旁亂說亂喊，席仲孝向李慕白說「人真多！」二人遂在門前下了車，剛要跟着衆人擠進廟去，這時忽聽旁邊有人高聲喊道：「席少爺！」席仲孝心說：是誰呀？把

頭左右轉着去找，忽見前面六人中站着一個人，向他們招手，一看，原來是何夥計，席仲孝不由大喜，趕緊拉着李慕白，後面趕車的喊道：「大爺，還沒給車錢呢！」李慕白趕緊又擠回來，由身邊取錢，那趕車的人，這時席仲孝已擠到何夥計的跟前，就問道：「你怎麼倒先來了？」何夥計迷迷地笑着，並不答他這話，却說：「我看見那個偷姑娘了，跟着他的媽，還有一個黃臉的。」席仲孝趕緊問道：「在那兒啦？」何夥計向裏面扭嘴，說：「剛進去，這時候大概正在大殿裏焚香呢。」席仲孝趕緊喊着，叫李慕白擠過來，他在先，何夥計在第二，李慕白在最後，就分開衆人往裏去擠，那些人被席仲孝東推西擠，又有的被李慕白的劍鞘絆得幾乎摔倒，全都用眼惡狠狠地瞪着他們，口裏發出怨言，席仲孝也不管不顧，就這樣直擠到正殿，只見正殿前的人更多，聲聲囁囁地震動香煙像雲一般的瀰漫着，繚繞着，一些男女老少在佛前焚香叩頭，也看不見正殿中到底供的是什麼佛，席仲孝李慕白正在東張西望，忽然何夥計一拉席仲孝的袖子，說：「那不是她嗎？」他這一句話招得席仲孝李慕白，全都隨着他的眼睛看去，只見由前面下來一個四十多歲，身穿藍布短衣的黃瘦漢子，在前面擠着，喊着借光，後面跟着一個五十上下，身材不高的老婆婆，穿着黑緞子的裕衣裙，一個姑娘在旁邊攙着他，這位姑娘年紀不過十六七歲，身子很爲窈窕，瓜子臉兒，淡淡的擦着脂粉，兩隻眼睛像秋水一般的靈活，似乎像帶着笑，但由那笑媚之中，又有一種不能令人輕視的神態，鼻梁微高，櫻唇點得很紅，在水伶的眼睛上，是兩道纖秀而清楚的眉毛，頭上梳着一條青亮的長辮，髮邊插着一朵絹做的月季花，和一枝金釵，兩個金耳墜鑲着

小珠子，在耳下亂擺，上身穿着玫瑰紫色的袷袍，鑲着細窄的繡着蝴蝶的邊子，下面是水綠緞子的長褲，因為四面被人擠着，蓮足可看不見了，在她攙着母親的兩隻手中，戴着兩三個金戒指，皓腕上套着金鐲，席仲孝使勁拉了李慕白一下，說：「快看，這個就是！」說時他跟何夥計的眼睛全都呆了，此時李慕白也不禁注目到這位姑娘的身上，他此時彷彿見了一個夢都夢不見，想也想不出的美麗的寶貴的東西，自己身子是在那裏全都忘了。此時俞姑娘已攙扶着她母親往外走去，席仲孝帶着李慕白又往外去擠，他們的頭頸高高揚着，呆望着這位絕色的，而且身懷絕技的少女背影。

## 第四回

單劍戰嬌娥喜得繡帕  
輕裝走驛路突遇強徒

今天是長春寺開光，俞老太太是個信佛的人，所以才帶着女兒來此燒香，俞老標頭因為不放心，便托付地裏鬼崔三，跟着她母女到廟裏來，本來俞秀蓮姑娘喜歡熱鬧，雖然人是這麼擁擠着，但她一點也不以為苦，只討厭的是一些人都把賊一般的眼睛向她去釘，秀蓮姑娘並不知道她自己是太美麗了，她只知道凡是用眼死釘着自己的，尤其是年輕的人，那必不是好人，今天有兩個最不好的人，那就是席仲孝和李慕白，這兩人直跟着俞姑娘出了廟門，看得俞姑娘上了車，他們還是在後面緊緊的跟着，俞姑娘雖然沒有怎麼注視那兩個人，但席仲孝那身繡花活計，和李慕白的那口寶劍，他是看見了，俞秀蓮心裏不禁生疑，暗想：看那穿寶藍色衣服的人，身材很雄健，腰間且掛着寶劍，一定是個練武藝的人，看他緊緊的跟隨

我，別是我父親的仇人吧？這樣一想，他坐在車裏，也扒着車窗往外去看，只見那兩個人還是步行跟着，並且用眼時時望着自己這輛車，秀蓮姑娘心想：一定是父親的仇人，跟着我們這輛車，要看我們住在那裏。秀蓮姑娘此時不但不害怕，她反倒喜歡，因為倘若這二人真是父親的仇人，自己又可以得個機會施展施展自己的武藝了。此時地裏鬼崔三也看見席仲孝和李慕白二人的形跡可疑，心說：這兩個壞蛋，又瞧上我們姑娘啦，也不知道還要命不要命啦！於是一賭氣催着趕車的快些走，當時這輛大鞍車，就在石頭道上飛跑起來，少時就進了城，再走些時就回到家裏去了，這時席仲孝李慕白拋下那何夥計，步行追了半天車，後來見那輛車飛跑起來，二人追趕不上，李慕白就回首向席仲孝笑說：「他們看出我們來了！」席仲孝說：「讓他們先跑回家去吧，反正咱們知道他們在那個門住。」於是二人走在城門臉，也叫了一輛車，就一直到了那俞家住的巷口，下了車，給了車錢，便進了巷口，來到俞家門前一看，那兩扇小黑門關得很嚴，二人停住足，往門上呆然的望了一會，席仲孝就悄聲向李慕白說：「師弟，現在姑娘也看見了，門也找着了，就瞧你的膽氣了，你上前一打門，進去和姑娘比武贏了他，立刻就這位美貌的姑娘訂下了，嘿！那時誰不羨慕你！」李慕白此時真像被秀蓮姑娘給攝去了魂魄似的，雖然未嘗不覺得上前打門有些唐突，而且看席仲孝那樣子，明明是要看自己在他眼前栽個跟頭，但是也不知爲什麼，身不由己的上了石階，把手往門環上叩去，這時席仲孝在旁看他真敢打門，反倒嚇得顏色改變，趕緊退後兩步，只見李慕白又叩了幾下門環，裏面就把門開開了。出來一人年有三十來歲，高大身材，黑臉膛，盤着辮子，穿

着緊身衣褲，抓地虎鞋子，惡狠狠地望着李慕白說：「你找誰？」李慕白一看這個人樣子很兇，就想：自己現在來，原是要找姑娘比武，誰跟這黑大漢惹氣呢？於是就態度很和藹的說：「我是來拜訪俞老標頭。」這時，剛才在廟裏看見的那個黃瘦漢子，也探出頭來，他低聲跟那黑漢子說了兩句話，黑漢子可真氣了，說：「把我的刀拿來！」他一步跨出門檻，伸手就要抓李慕白，李慕白退下台階，那大漢搖着袖子說：「你到底是幹什麼的，由東關廟裏追到這兒來。告訴你，把眼睛睜大些！你要打算殺害俞老標頭，先得問問我五爪鷹孫正禮，是好惹的不是。」說時掄掌打來，却被李慕白一手推開，這時地裏鬼崔三已由裏面把刀拿出來，孫正禮接過鋼刀，向李慕白就砍，李慕白也抽出寶劍，用劍去迎，刀劍相擊，戰了三四回合這時秀蓮姑娘，換了一身短衣，頭上包着繡帕，手提雙刀出了門，叫道：「孫大哥躲開，讓我來殺他。」這時李慕白一看把姑娘招出來了，他就跳到一旁，向孫正禮說：「住手，住手，我今天非有別意，就是聽說這位小姐武藝高強，我要同他比一比武，無論是輸是贏，比武之後，我轉身就走，決不糾纏。」孫正禮罵道：「混蛋！我的師妹憑什麼跟你比武！」說時又掄刀撲上，俞秀蓮也舞着雙刀過來，孫正禮雖然喊着叫秀蓮姑娘退後，但秀蓮姑娘那裏肯退後一步。把雙刀翻飛地舞動，像兩朵花一般，倒使孫正禮不能上前了，此時李慕白一手掄劍擋住了三口刀，一手把腰間掛着的劍鞘掀下。扔在地下，把衣襟掖起，身上一利便了，他就把劍施展開了，同時專用眼注意秀蓮姑娘的刀法。交手十幾個回合，孫正禮簡直攪不上手了，他握着刀在旁不住的喘氣，口裏還喊着叫秀蓮姑娘躲開，讓給他，此時秀蓮姑娘也見李慕

白的寶劍似一條銀蛇，把自己這兩口刀東磕西撞，震得雙腕都有些發疼，李慕白却劍法越熟，身軀越玲便，而且面上帶着微微的笑容，眼睛露出深深的情意，並且寶劍像是使得很謹慎，彷彿怕傷了秀蓮姑娘似的。秀蓮姑娘一面盡力地用雙刀去找李慕白劍法的隙處，一面却又是驚訝，又是羞愧。這時地裏鬼崔三是站在門裏向外望，擔心着秀蓮姑娘要敗，孫正禮喘過氣來，便又掄刀上前，去戰李慕白，席仲孝却早跑得遠遠的往這邊望着，旁邊也有些個行人，全都住足觀望，但沒有人敢過來把他們勸開的。正在刀劍翻騰，難分難解之時，俞老標頭俞雄遠手提着畫眉籠子走到了巷口，席仲孝一見，就趕緊跑開，旁邊的人說：「俞老叔，趕快看看去吧，你的姑娘跟人動刀打起來了！」俞老標頭大吃一驚，趕緊跑進胡同，就見自己的女兒秀蓮，和孫正禮，正掄着刀敵住一個使劍的少年，俞老標頭有限力，一看這少年的劍法，就曉得他受過名人的傳授，秀蓮決敵不過他，孫正禮更是不行，不過看此人還沒有什麼惡意，於是走到近前，喝道：「住手，住手！」此時李慕白已用劍把俞秀蓮頭上的繡帕挑下，秀蓮姑娘見父親來了，就趕緊提刀跑過來，哭着說：「爸爸，這個人他欺負咱們！」孫正禮還在那裏一面喘氣，一面與李慕白拚命，俞老標頭把烏籠交給女兒，由女兒的手中要過雙刀來，上前把二人的刀劍架住，怒喝道：「有什麼話，對我俞雄遠說，不許交手！」李慕白趕緊收住劍勢，退後幾步，孫正禮也停住刀，喘着氣說：「這小子太可恨，師父，咱們爺兒倆一齊上手，非得叫他知道咱們的利害不可！」俞老標頭却冷笑道：「咱們現在還有什麼利害？安分守己的在家過日子，還不斷的有人找到門上來欺負咱們呢！」遂就一擺手，叫女兒回去，然

後向李慕白說：「我看閣下，儀表堂皇，武藝精通，似不是江湖中人，你我素不相識，更沒有什麼仇恨可言，你今天爲什麼提着寶劍找到我的家門來，欺負我的女兒和徒弟？」李慕白被俞老標頭質問的，不由滿面慚愧，把劍鞘拾起，掛在身上，寶劍入了鞘，衣襟抖開，然後恭恭敬敬地向老標頭施禮，說：「老前輩不要動怒，我今天自認是太唐突了，可是我也沒有惡意，我姓李，名慕白，南宮人，乃是江南鶴和紀廣傑兩位老師父的弟子。」俞老標頭聽他說出這兩位老俠的名號，不由面顯驚訝之色，說：「啊！原來你是紀廣傑的徒弟，紀廣傑是我的老朋友了，他在南宮住地時候，常來看我，我們是兄弟一般，至於江南鶴我雖沒見過，但也久仰其名，如此說來你是老賢姪了！」說到這裏，笑了笑，上前拉住李慕白的手說：「來，請到裏面咱們細談一談！」李慕白聽說俞老標頭是先師的老朋友，便更覺得羞愧，遂就跟着老標頭進了門，老標頭把李慕白讓到外院西屋裏，老標頭叫崔三給李慕白到茶，又給李慕白向孫正禮引見，李慕白便向孫正禮賠罪，老標頭就說：「我自從把標店收拾了以後，六七年來，就閉門家居，再也不與江湖朋友來往，所以你師父紀廣傑住在南宮，離此地不過一天的路程，他還來看過我幾次，但我都沒有去回拜他，後來就聽說他已去世了！我如今年紀老了，對於江湖上後起之秀更是不曉得，今天你要不說出紀廣傑是你的師父，我簡直不曉得他生前還收下你這樣的好徒弟。」李慕白遂又把自己的家庭身世，略說了一遍，然後俞老標頭就問李慕白今天到這裏來，是有什麼事，李慕白見老標頭一問，越發羞得臉紅，本想不說出來，但那俞秀蓮姑娘的絕世芳容和超人武藝，又把自己的神魂全都繫住了，何況如今提說起

來，自己與俞老標頭又有叔姪之情，想着這件婚事，必定成就了，於是嚙嚙地說道：「因為久仰老叔的英名，早就想來拜望，新近又聽說老叔有一位愛女，武藝更是超羣，老俠曾對人說過，只要是年輕未婚的人，能與這位小姐比武，勝了，便可以求親。所以小姪不揣冒昧，才來到這裏與姑娘比武。」說時，從袖子裏取出一物，便是用寶劍由秀蓮姑娘頭上挑下來的一塊繡帕，雙手放在老標頭眼前的桌上，表示自己比武勝了姑娘，俞老標頭見了這種舉動，不由又是生氣，又是發笑，便哈哈的笑道：「老賢姪，你上了別人的當了！我那裏說過那樣的話！」李慕白一聽，就像腦門上吃了一拳，立刻神情改變剛要發話去問，就聽俞老標頭帶笑說道：「小女秀蓮，在幼時就定了親事，許配的是宣化府孟老標頭的次子，今年小女已十七歲，明年我就要送他去于歸了，我豈能還有什麼比武擇婿之事？我想這一定是你們年輕的朋友同你鬧着玩，不料你就信以為真，來到這裏找我，可是這件事我也不生氣，你也不要懊惱，總算今天我知道我那紀老哥，竟有了你這樣一個武藝高強，人物出衆的徒弟了，以後你不妨常到我這裏來，我如看見與你合式的姑娘，一定要為你作媒哩！」此時李慕白不但心裏同冰一般的涼，簡直彷彿把一切希望和前途，全都丟去了一般，呆了半晌，才歎道：「老叔不要說了，再說我就無地自容了！」於是很悔恨的躲了一下腳，便站起身來，說：「我真冒昧！幸虧老叔不肯加罪於我，可是我此後也無顏再見老叔之面了！」說着向外就走，俞老標頭也很覺不好意思，便起身勸阻住他，並說道：「你何訪多坐一會，咱們談談旁的話，剛才那事只當沒有一般，你我都未必記在心上！」李慕白搖頭說：「不，我要即刻就走！」遂向



俞老標頭深深打了一躬，向外走去，俞老標頭隨後送他出去，並囑咐他說：「你回去見了你那朋友，也不可爲此事爭吵，年輕的人，總不免要彼此鬧着玩的！」李慕白搖頭說：「我不能怨恨朋友，這只怪我自己太冒昧！」當下出了門，又向俞老標頭拱拱手，就向巷口外走去，此時他就彷彿一個落第舉子一般，神情懊喪，兩條腿都發軟了，才出了巷口，就見席仲孝站在那裏正等着他，一見李慕白出來，席仲孝趕過去問道：「怎麼樣了，喜事成了沒成？」李慕白帶着怒意的冷笑了一聲，說道：「你真算會騙人就完了！叫我幹了這件大荒唐事！」說着便順大街走去，席仲孝那裏服氣，回到泰德和橫房裏，李慕白把寶劍摘下，放在桌上，長歎了一聲，坐在椅子上垂頭喪氣，真像悔恨得要死，席仲孝一面躺在炕上，拿起烟槍，一面說：「師弟，你怎麼說我騙你，難道俞家的姑娘還不夠美的嗎？武藝還算壞嗎？與你還配不得過嗎？」李慕白聽席仲孝這麼一說，心裏越發難過，便問說：「你怎會沒騙我，俞老標頭幾時會說過叫他女兒比武擇婿之事？」席仲孝不禁嘆息笑了，說：「我要不那麼說，你也未必肯來呀，可是無論俞老標頭說過那話沒有，你與那俞姑娘已竟比過武了，你的人材，你的武藝，俞老標頭也都看見了，難道你開口向他求親，俞老標頭還能夠拒絕你嗎？」李慕白冷笑道：「俞老標頭本是師父生前的好友，人家的姑娘早已許給了宣化府孟老標頭的次子，明年就要送往婆家去了。」席仲孝一聽這話，他也彷彿有點失望，就說：「姓孟的小子真算有福氣，原來他早把這個絕世的珍寶訂下了，得啦，就算咱們沒福就得了，師弟你還算好，能夠跟姑娘打了半天，還把姑娘頭上戴着的繡花帕子，得到手裏玩了玩，要像梁文錦，一點便宜沒

得着，先鬧個鼻青臉腫，他應當怎樣喪氣呀！」說着，笑了笑，就呼哧呼哧地抽他的大煙，李慕白也不願與席仲孝多費唇舌，就坐在椅子上不住發怔，回想那俞秀蓮姑娘的芳容秀態，以及那對雙刀的熟鍊精采，就暗想，得妻如此，即窮困終身也可以無憾，我李慕白所以年過二十，尚未婚娶，就是爲物色這樣的一個佳人。現在完了，俞姑娘已是孟家未婚的媳婦，我決不能再對人家有一點非分之想，可是我自如今見過他以後，我的婚事越發難有成就了，天下那能再尋到俞姑娘那樣色藝雙全之女子！當下十分感慨地，坐都坐不安，便催着席仲孝今天就趕回南宮，席仲孝這時烟癮還沒過足，十分懶憊，就說：「忙什麼的？你回到家裏不是也沒有事嗎？」李慕白站起身來說：「你若不走，我要雇車回去了，因爲我實在不願在此多待。」席仲孝不高興地笑道：「你這個人性情真警拗，難道娶不成媳婦，這鉅鹿縣就不許咱們再住一天了嗎？」正自說着，何夥計又進到屋裏，李慕白就說：「何夥計你給我雇一輛車去，我回南宮。」何夥計說：「李少爺忙什麼的，多在這裏玩兩天不好嗎？」李慕白却絕對不願在這裏多停，說：「我還回去有事，勞你駕，看看車店裏有往南宮去的車沒有？」何夥計只是用眼睛望着席仲孝，席仲孝自己在這裏還有些別的花梢事情，他也不願意李慕白這樣古怪的人跟着自己，便點頭說：「得啦，你就給李少爺雇一輛車去吧，要雇可雇熟車，別叫李少爺連南宮也不回，跑到別處當和尪去。」說着他坐起身來，向何夥計說道：「你不知道嗎，李少爺娶不着俞家的姑娘，心裏正煩着呢！」李慕白生氣道：「你叫我在這裏作下荒唐事，你還打耍我？」席仲孝坐在榻上只是哈哈的笑，何夥計也不敢笑，就到外面雇車去了，少時把車

雇來，李慕白就拿上隨身的包裹和寶劍，出門上車，那徐掌櫃還送出門去，說：「李少爺以後有工夫可以常到這裏來玩。」李慕白在車上拱了拱手，當下這輛車使出城去了，李慕白離了鉅鹿縣，順着來時的道路走，心裏却不似來的時候那樣的高興，坐在車上無意看那大地上的陽春烟景，走到晚間方才回到南宮縣自己的家中，開發了車錢，又回到自己那間寂寞的小屋裏，他叔父進屋來，問他到南宮縣那個曾作過知縣的朋友沒有，李慕白只說沒有見着，聽說那個朋友往北京謀差事去了，他叔父聽了也很是失望。當日晚間，李慕白飯也吃不下去，書也無心去讀，只是對着孤燈發怔，心中懷着無限的惆悵，少時就寢，在睡夢中也彷彿正與俞秀蓮姑娘比武，又夢見俞老標頭已經答應把女兒許配自己了，醒來看得明月滿牕，四面寂靜，又是不禁咳嗽歎氣。到了次日，連寶劍都懶得去練了，並且看那村前的麥苗，舍旁的桃花，以及遠遠的楊柳含煙，青山似黛，全部增加無限新愁，精神彷彿振作不起來。又過兩日，席仲孝來了，要邀李慕白一同去看梁文錦，李慕白却搖頭說自己不願意去，席仲孝又要說俞秀蓮姑娘的事，也被李慕白攔住，不許他說。席仲孝見李慕白把俞秀蓮的那事，這樣的認真，便也十分不興高，坐了一會就走了，出屋時他還冷笑着，暗道：「你想也是自想，難道人家俞秀蓮遠能跟那孟家退婚，把姑娘給你嗎？」李慕白本來就厭煩席仲孝梁文錦那一般執袴子弟，自有此事之後，李慕白越發不願與他們見面。過了兩個多月，此時榴花似火，槐柳成陰，已到初夏時期，李慕白在家越發疏懶，每天除了讀唐詩，便是睡覺，把那些八股文章和寶劍及拳脚工夫，全都放置起來。並且終日衣冠不整，精神頹廢，連他自己也不曉得是爲什麼

緣故，這天他的叔父李鳳卿到城內他姑母家去看望，回來時很是高興，拿出由北京帶來的一封信，給李慕白看，原來就是李慕白的姑母，嫁給城內大戶郝家，他姑母的大伯郝殿臣，現在京裏刑部作主事，從去年起，李鳳卿就托人帶信，請求親戚給李慕白在京謀事，直到現在才有這封信來，信上就寫着是叫李慕白先到北京去，郝殿臣要看看他，然後再給他謀事，李鳳卿十分高興地對他姪子說：「你瞧，你表叔人家真不錯呀！現在一定是已經給你找着事了，可是還不知道你幹得了幹不了，所以叫你去一趟，他先見見你，反正你到了北京，吃喝住處他不能不管，若能在部裏弄個差使，真比在外頭作知縣還強，可是你也得好好的幹，把性情也得改一改，老是那麼警拗，不聽別人的話，可不行。」李慕白此時也很願意到外面去散散心而且久聞北京乃富麗之地，名勝極多，也應當去開一開眼界，於是也很高興地就答應了。他叔父就叫預備隨身的行李，並翻閱曆書，見後天就是頂吉的日子，便決定叫他那天就起身，於是李慕白就着手收拾自己隨身的東西，次日到城內他姑母之處辭行，到了第三天，他叔父李鳳卿取出五十兩積蓄來，給李慕白作為路費，李慕白雇來一輛車，帶着隨身衣包和寶劍，便拜別了叔父嫡母，離了南宮縣，乘車北上去了。李慕白此次離家，並非專為謀事，最大的志願還是要闖一闖江湖。遊覽遊覽各地的名勝，更希望能於風塵之中，遇見一個與俞秀蓮相像的女子，以完成自己的婚事。這時天氣很熱，坐在騾車裏，悶得實在頭暈，李慕白算計手下有叔父給他的五十兩，還有自己原有未用的二十幾兩，統共雖不足八十兩紋銀，但也差不多，李慕白就想買一匹馬，所以一到了冀州，李慕白就把車打發了，自己到馬店裏買了一

匹白色的，不十分強壯的馬，花了四十兩紋銀，又用八兩銀子買了一套半新不舊的鞍韉，備好了馬，李慕白騎上，手揮皮鞭，心中非常得意，因為李慕白生來最喜歡騎馬，在家鄉時，梁文錦家中有兩匹馬，李慕白時常借來騎，所以李慕白的騎術也很不錯，如今他連路費夠不夠全都不管，買了這匹雖不太好，但也騎得過的馬匹，精神就振作了好多。暗想：有了這匹馬，能夠闖蕩江湖，又何必娶妻子，謀前程呢！又因為天氣太熱，就在市上買了一頂馬連坡的大草帽，戴在頭上，陪襯上他那身青布短衣褲，和鞍下掛着的一口雙鋒，越發像是一位慣走江湖的少年俠客了，策馬離了冀州城，順着大路往北走去，當日走了七十餘里，過了滏陽河，找了宿處，次日清晨依然往北走，約在上午十時左右，就來到武強縣境，因為天氣太熱，李慕白不願緊緊趕路，就騎着馬，慢慢地前行，路上的行人車馬也不多，李慕白一面走着，一面心中想着自己到了北京之後，應當作怎樣打算，又想知道表叔給自己在刑部找個事，終日埋頭案牘之間，那自己便算完了，最好是能夠找到一個教拳或保標的事做，可是表叔是作京官的人，他決不能讓自己去幹那下流的事情。這樣想着，又覺着自己到了北京之後，實在無甚意味，所以越不肯在這炎夏天氣下，趕路前行了，又往下走了十幾里地，這時忽聽身後一陣馬蹄雜亂之聲，李慕白剛待回頭去看，忽見有三匹馬由自己的身旁，像箭一般的掠過去了，李慕白看這三匹馬上，是兩個男子，一個婦人，男子都是短衣大草帽，一個高身材，一個身體略胖，婦人是有二十餘歲，頭上罩着黑紗首帕，身穿淺紅的綢襖，黑色暑涼綢的褲子，兩隻紅緞弓鞋，登着馬鐙，似是慣於騎馬的樣子，最惹人注目的就是這三匹馬的鞍下，

全都細着帶鞘的鋼刀，李慕白當時十分驚異。暗道：這是幹什麼的，恐怕不是江湖賣解的人，就是強盜之流吧？一時忍不住年青人的好事之心，遂就催馬趕將上去，離那三匹馬不過幾十步遠，李慕白就在後面緊緊跟隨，同時留心這男女三個人的面目，只見那高身材的人年紀有三十上下，紅臉膛，嘴上有些短鬚，那微胖的人身材不高，是紫黑臉，兩眼又兇又大，年有二十餘歲，婦人年不過二十三四的樣子，長臉，面色微黑，眉目間倒還有些姿色，可是左腮有一塊紅痣，彷彿特地表顯出這女人的兇悍樣子，三人在路上並不怎樣談話，只是策着馬緊緊的前行，彷彿是前邊有什麼事情在等着他們去辦，又像是追趕着什麼人似的，李慕白往下跟了有二三里地，那三個人就不住的回頭去看，又彼此說着話，彷彿十分疑惑李慕白，李慕白面色泰然，只是騎着馬不即不離地跟着他們，又走了一里多地，忽見那三個人把馬勒住了，李慕白依舊從容不迫的往前走，那高身材的人，就把馬一橫，向李慕白招呼道：「朋友，你是幹什麼的？」李慕白故意一發怔，抬起頭來，看了看他們三個人，故意裝呆說道：「我是走路呀！」那高身材的人又問：「你上那兒去？」李慕白說：「我是到北京去的，」那高身材的人聽李慕白是北京去的，就似乎更注意，從頭上至脚下打量着李慕白，似是想看出李慕白到底是個作什麼的人，這時旁邊跟個紫黑臉的人却急燥了，他怒目向李慕白問道：「我們不管你往那裏去，就問你爲什麼老那着我們！」李慕白看了他這兇樣子，一點也不畏懼，就微微冷笑說：「你們可太不講理了，這是康莊大道，無論客旅行商，誰都可以隨便在此行走，你們在前，我在後，各人趕各人的路，怎見得我是跟着你們呢？難道我闖了十幾年的江

湖，走過江南海北，還非得跟着你們，便不認得路了嗎？」李慕白還沒說完這幾句話，那婦人就要由鞍下抽刀，却被那身高的人用眼色把他攔住。高身材的人被李慕白的大話給吓住了，他不知道李慕白是個怎樣的人，就不願爭鬥，笑了笑說：「得啦朋友，我們明白啦，你說的對，各人行各人的路。」遂向那一男一女說道：「走咱們的，看他還能怎麼樣！」說着三個人氣忿忿地連揮幾鞭，那三匹馬就飛也似的，盪起多高的塵土，往北跑去了，李慕白在後面馬上，不住地哈哈大笑。

## 第五回

又遇危機鋼鋒助父女  
同羈逆旅豔色惹邪魔

李慕白聽了那高身材的人所說的話，他已大概明白了，這兩男一女都是江湖賊人，看他們把自己也認爲江湖人，而且不願惹氣，可見他們在前面必有要緊的事，多半不是什麼好事，我既然遇見，豈可把他們放過，到底要看他們是作些什麼，倘若有些傷天害理的事，我非要拔劍削除不可，於是望着那三匹馬的後影，緊緊追趕下去，又走了十幾里地，見前面的車馬行人多了，三匹馬也就去遠，李慕白又怕撞着路上的行人，也就有些掃興，遂把馬勒住，慢慢的向前行走，原來前面是一座熱鬧市鎮，李慕白此時腹中也覺得饑餓，便趕到鎮上，找着一家小飯鋪，吃了兩碗麵，並把馬牽到一家草料鋪，喂了，然後騎上馬，又往鎮外去走，才走了不遠，忽聞路旁有人很蒼老的聲音叫道：「李少爺，李少爺！」李慕白趕緊扭頭一看，不由十分驚訝，原來後面來了一輛騾車和一匹馬，那馬上的一位身材雄壯，花白鬍子的老

叟，原來正是鉅鹿縣的鐵翅鵬俞雄遠老標頭，車中坐着的正是曾一度惹得自己戀慕，又使得自己懊惱的那位俞秀蓮姑娘，還同着他那老年的母親，李慕白此時又不免心魂一蕩，不敢再用眼去瞧姑娘，趕緊下了馬，向老標頭打躬，俞老標頭在馬上笑着說：「快請上馬吧，不要多禮，不要多禮，咳，我身體不利便，也不能下馬去了！」一面說着，一面拱手，態度十分和藹，李慕白想起兩月以前，自己在他家所作的那件冒失的事情，不禁又是面上發紅，再斜眼往車上看時，姑娘已把青紗的車簾放下了，李慕白心裏更覺得難受，牽着馬，真不知應當對俞老標頭說什麼才好，這時俞老標頭彷彿把早先的事全都忘了似的，問李慕白說：「老賢姪，你現在上那裏去呢？」李慕白見問越發慚愧，便說：「我是到京都去，看望一家親戚。」俞老標頭說：「京都你常去嗎？」李慕白臉又一紅，說：「前幾年倒是去過一次，不過沒住多少日子。」俞老標頭點頭說：「京都確實是個好地方，我年輕的時候，在那裏住過十幾年，現在前門外打磨廠泰興標店裏還有我的老朋友，你要見了他們，提一提我，彼此總有些照應。」李慕白連連點頭，又說：「老叔現在上什麼地方去！」俞老標頭遲疑了一下，才指車子說：「我送她們到保定府去。」李慕白點了點頭，牽着馬又怔了一會，俞老標頭就說：「賢姪若有要緊的事，就請便吧，我們這輛車太慢。」李慕白聽了這句話才得到一個下場機會，遂拱手說：「那麼我由京都回來時，再看老叔去吧，老叔在京都要有什麼事，可以分付我給辦！」俞老標頭笑着說：「沒有什麼事。」當下李慕白扳鞍上馬，與俞老標頭作別，才走了幾步，忽聽後面俞老標頭又叫道：「李賢姪！」李慕白趕緊勒住馬，回頭去看，只見俞老



標頭已催馬趕過來，他仰着頭想一件事，似乎要向李慕白來說，李慕白就問道：「老叔還有什麼分付？」那老標頭想了半天，可是始終沒把話說出口來，後面的車來到身旁停住，青紗的車簾一啓，俞秀蓮姑娘露出半面來，向老標頭叫道：「爸爸，咱們走吧！」李慕白又趁機會看了姑娘一眼，更覺得姑娘豔麗無雙，此時俞老標頭才決定不把那話向李慕白說了，就笑了笑，說：「我真是老得什麼都不成了，一點小事都想不起來了，好在不要緊，賢姪你請吧，將來咱們見了面再談！」此時弄得李慕白倒莫明其妙，只得又拱了拱手，策馬走去，走了有一箭之遠一回頭去看，只見俞老標頭的那匹馬，和那輛車，正在後面慢慢地走着，此時李慕白的心緒很亂，既被秀蓮的豔色所迷，惹起兩個月以前的癡情，又覺得剛才俞老標頭那樣欲語不語的態度，十分可疑，暗想：看那俞老標頭原是個爽快人，怎會剛才他把自己叫回去，却又又有話不肯說呢！又想：自己與俞老標頭原無深交，而且有兩月前，那件對不起他的事情，其實今天在鎮上相遇，我又沒先看見他，他若是不招呼我，我也就走過去了，可是他却不記舊事，把我叫住，一聲一聲的賢姪，看他是十分誠懇的樣子，莫非是有什麼事要求我嗎？因此又有些心醉魂銷，暗想：也許秀蓮姑娘許配孟家，那原是一番假話，在這兩個月內，俞老標頭已把我的家世和人品全都打聽出來了。現在他又要把女兒許配給我了？這樣一想，不禁心花怒放，又想剛才秀蓮姑娘一看見自己，她就將車簾放下，彷彿像對自己害羞似的，她爲什麼害羞呢？大概是因爲曉得她父親有意要把她配給了自己了吧？越想越覺得不錯，就不住回頭去望，只見那俞老標頭騎着馬，押着車，款款而行，車簾還是放着，李慕白又不知現在

他們全家往保定去，是因為什麼事情，本想要撥馬回去，與他們一路去走，可是又覺得那樣未免太討厭了，便想了一個主意，往前走了四五里地，便見前面有一遍松林，原是一個大戶人家的墳院，李慕白就下了馬，牽着馬走進了林中松林中的一些鳥兒，看見人牽着馬進來，驚得亂飛亂叫，李慕白把馬繫在樹上，就坐在一塊斷碣上歇息，等了少時，就聽見林外一陣車輪聲，馬蹄聲，李慕白向外偷眼去望，就見正是俞老標頭那匹馬，和俞秀蓮母女的那輛車，從這林前走過去了，李慕白心裏忍不住要發笑，等得他們的車馬過去了半天，李慕白才解下馬，由林中出來，抬頭向前面去望，俞老標頭的車馬已經走出一里多地去了，李慕白心中說好了！我在後面跟着你們，看你們到保定到底是幹什麼去？遂就扳鞍上馬，才要策馬前行，忽聽身後一陣馬蹄得得的聲音，李慕白趕緊回頭去看，只見一遍塵土滾滾，自己早晨在路上遇見的兩男一女，又騎着馬飛跑前來，李慕白心中十分驚訝，暗道：這三個賊人到底是想作什麼？他們的馬這般快，怎麼倒走在自己的後邊了。此時那三匹馬來到臨近，那會跟李慕白說話的高身材的人，向李慕白笑着說：「朋友，你倒走在我們前頭了？」那紫黑臉的漢子和那婦人，也都用眼瞪了李慕白一下，三匹馬又越過李慕白的坐騎，往北飛跑去了，李慕白用眼呆呆地望着他們，策着馬也向北去走，走了不遠，忽見那三匹馬已追趕上俞老標頭的車馬，只見他們全都跳下馬去，抽出明晃晃的刀來，李慕白不由大驚：「啊呀」了一聲，趕緊揮鞭催馬，飛奔過去，此時俞老標頭的馬車已經停住了，只見俞老標頭由鞍下抽刀，跳下馬來，與那三個賊人廝殺起來，又見俞秀蓮姑娘也由車上提着雙刀下來，幫助他父親敵住那個女

賊，此時李慕白一面策馬如飛，一面張手大喊：「住手，住手！」俞老標頭父女和三個賊人交手已有二十餘回合，俞老標頭雖然刀法純熟，但年歲老了，手脚遲緩，眼看要敵不住那兩個男賊，俞秀蓮也覺得那女賊十分兇悍，自己的雙刀不敢有一點疏忽，這時李慕白已來到臨近，手挺寶劍，跳下馬來，奔過那兩個男賊，向俞老標頭道：「老叔請退後些！」俞老標頭見李慕白趕到，心中甚喜，便退後幾步，讓李慕白上前，此時那紫黑臉的漢子就怒問道：「我們打架，干你什事？」那身材高的賊人也說：「朋友，趁早躲開，咱們無冤無仇，我們不願傷着你！」李慕白却怒罵道：「混蛋！你們欺負我俞叔父，就跟欺負我一樣！」說着把寶劍舞動，似一條銀蛇，逼得那兩個男賊，不由不退後些，俞老標頭又掄刀過去，幫助女兒去戰那女賊，此時李慕白一劍將那長身的男子砍倒，那紫黑臉的漢子，更敵不過李慕白了，便轉身就跑，搶了一匹馬，一面跑一面回頭向那女賊叫道：「妹妹快走吧！」那女賊真夠兇悍，一點也不畏懼，一口單刀敵住俞老標頭父女，不但刀法不亂，反倒逼得俞老標頭父女不住向後退，李慕白暗道：這個女賊武藝真是了不得！遂就不去追那個男賊，又去幫助俞家父女戰這女賊，李慕白一上前，那女賊的一口刀可真招架不住了，他大喊道：「你們幾個人來打我一個呀！」這句話沒說完，就被俞秀蓮姑娘一刀，砍在女賊的背上，女賊噉了一聲，摔倒在地下，秀蓮姑娘的雙刀還往下去砍，却被他父親攔住，李慕白也住了手。此時那個紫黑臉的漢子已然逃走，不見蹤影了。在他們刀劍相拚之時，兩旁就聚集了不少行人和車馬，如今見他們住了手，全都趕過來看熱鬧，只見那個高身材的漢子是左腿受傷，坐在地下，疼得不住哼哼，那

個女賊倒真強悍，他背上的刀傷很重，淺紅的衫子，都染成深紅的了，但他還掙扎着爬起來，爬到道旁一棵樹下，靠着樹坐着，連疼帶氣，臉上煞白，瞪着兩隻兇眼睛怒罵俞老標頭，說：「你們三個人打我一個，算什麼英雄？」又罵李慕白多管閒事，更用許多穢言穢語，辱罵俞秀蓮姑娘，氣得俞秀蓮蛾眉直豎，掄着雙刀過去，說：「我殺死你這個潑婦！」李慕白上前把姑娘攔住，說：「姑娘別傷他，現在旁邊有這許多人作見證，咱們把他送到衙門治罪去就得啦。」秀蓮姑娘氣得不住喘氣，微抬眼皮，望了望李慕白，便轉身走到他父親的身畔。這時俞老標頭把刀入鞘，向一些行路的人抱拳說：「諸位都看見了，我們好好的走路，這三個人，就從後面趕來，抽出刀來就要殺害我們，若不是我們父女會些武藝，身帶着防身的兵刃，恐怕此時早就遭他們的毒手了！」旁邊的人都替俞老標頭不平，上前踢打着那高身材受傷的人，罵着問道：「你們是久慣劫路的賊人不是？現在從那兒來？快說實話！」那個受傷的人一面哼哼嚶嚶的，一面說：「你們諸位別冤枉我們，我們不是打算劫他們，他們也不配我們劫，我們是找他來報仇，因為我們有十年的仇恨，這俞老頭子殺死過我的師父！」此時那個受傷的婦人又向俞老標頭罵道「姓俞的，你趁早把車讓給我們坐，我們就饒了你，要不然，打起官司來也沒有你的好處，還告訴你，現在我們還有十幾個弟兄呢，你要把我們交到衙門，他們也不能饒了你！」俞老標頭這時急得滿頭是汗，本來自己也不願意打官司，可是此時本地的鄉約地保全都來了，俞老標頭就說：自己年歲老了，不願意多事，情願跟他們私了，給他們雇一輛車，叫他們自己養傷去，怎奈那鄉約地保十分固執，說：「你們打得這

們兇，把這兩個人傷得這麼重，可不能由你們私自了結，這地方歸饒陽縣管，現在的縣老爺唐大老爺，辦事最爲認真，尤其是這股路上，前兩天就出了土匪劫人，未曾捉獲，現在我們若叫你們各自走開，縣老爺右曉得了，一定說我們放縱匪人，要拿我們去問罪。現在沒有旁的說的，把你們交到衙門，是打官司，還是私相了結，你們到堂上再說去。」此時俞秀蓮姑娘已上車去了，俞老標頭皺着眉，望着李慕白，李慕白就說：「看這樣子不去打官司是不行了，可是老叔也別着急，咱們沒有什麼理屈的地方。」俞老標頭嘆道：「我什麼都不怕，我只是怕麻煩呀！」李慕白見俞老標頭是十分懊惱的樣子，此時又無暇問俞老標頭與這男女兩個賊人結仇的始末，少時鄉約地保套來一輛牛車，把兩個受傷的人，抬到車上去，俞老標頭與李慕白全都上了馬，鄉約地保牽着賊人的兩匹馬，拿那把那兩口刀，並叫幾個行路的人，跟了去作見證，秀蓮母女的那輛車也跟在後面，就一同順路往西進去了，走了十幾里地就到了饒陽縣城，進了城直到縣衙，鄉約地保把衙役找來，把兩個受傷的男女攙下去，並把俞老標頭，李慕白，和秀蓮母女，及那幾個在場的見證人，全都帶到裏面，少時縣老爺陞大堂審問，俞老標頭一看這位縣老爺鷹鼻鶴眼，就知道是個很利害的人，當下這知縣先問了俞老標頭，李慕白，及那兩個受傷的人的名字，俞老標頭此時才知道那長身的賊人名叫曾德保，那個女賊就是何飛龍的女兒，綽號女魔王的何劍娥，當下知縣就問俞老標頭：「你與他們有什麼仇恨，招得他們這樣追趕着要害你？」俞老標頭說：「我是保標爲生的，時常押着標車，在各處行走，有時若遇有強盜要打劫我的標車，我自然要與強盜們爭鬥，難免要殺傷人，結

下仇家，所以我與他們，究竟有什麼仇，我也記不得了。」知縣又問那受傷的男女，依着那會德保，本是要把俞雄遠殺死他師父何飛龍，以致結下仇恨的事說出，可是何劍娥却不肯說，因爲若一說出他父親的事情，適足以證明他是賊人的子女，於俞雄遠沒有什麼損處，自己却更要吃大虧，他便氣忿忿地說：「大人也不必細問，江湖上的賬本來就難算，我就知道我的爸爸是叫俞雄遠給殺死了，那是七八年前的事情了，我還是個孩子，也不曉得詳情，不過只想着替我爸爸報仇，所以我才立志學習武藝，此次胞兄何七虎，和帥兄會德保，本來是找到鉅鹿縣，要害俞雄遠的性命，可是俞雄遠已就事前曉得我們要去找他，他帶着家眷就逃走了，我們追趕了幾天，方才趕上他們，本來我們能夠殺死那老頭子，可是又來了這個人……：……：」說話時一指李慕白，臉上露出兇悍之色，彷彿恨不得要撲過去，把李慕白扼殺死似的，就說道：「要不是這個人，我們早把仇報了，你這小子，將來我們饒了俞老頭子，也饒不了你！」李慕白在旁，望着這個兇悍的婦人，只是不住的冷笑，然後知縣又問李慕白，李慕白却據實說：自己是南宮縣的生員，因爲赴京探親，路過此地，正遇見這兩個人和那逃走的人，攔劫俞老標頭，所以自己看着不平，才拔劍相助。至於自己與俞老標頭，雖然住在鄰縣，彼此認識，但並無深交，他們結仇的事，自己更不曉得。知縣又問了問那幾個在場親眼看見他們爭鬥的見證人，那幾個人全說俞老標頭是好好的行路，那三個人就騎馬趕到，抽出刀來，把他們劫住，並且不用他們講理，就掄刀要殺害他們，俞老標頭父女才取出兵刃來敵擋，那李慕白確實是後來才趕到的。知縣聽罷，點了點頭，便向那兩個受傷的男女說：「這

件事你們不必爭論了，明明你們是有盜匪的行爲，他們雖然砍傷了你們，但那是他們自衛的手段，我不能判他們的罪。」遂當堂叫俞老標頭父女及李慕白等退出聽傳，又命把這兩個受傷的男女押下監去，當下俞老標頭等人叩頭感謝剛要退出，此時忽見那個女魔王一躍而起，由桌上抄起硯台向知縣就打，知縣趕緊扒在椅子上，硯台算是摔在旁邊地下，沒有打着，兩旁衙役趕緊上前，把女魔王何劍娥扯住，一面用板子打，一面又給她加上一條重鎖，那女魔王大罵大鬧，把公案桌子都給踢翻了，那知縣扒到一邊，指着女魔王只是亂喊亂斥，但女魔王兇悍依舊不減，幾十個衙役全都揪不住她，算是又來了幾個衙役，才把女魔王按在地下，打了十幾大板，並上了腳鐐，才把這女魔王和曾德保押下監去，此時俞老標頭，李慕白，秀蓮母女，及那幾個見證人，全都退下堂去，出了縣衙門首，俞老標頭和李慕白就向那幾個作見證的人，作揖道謝，那幾個人走了，俞老標頭叫秀蓮母女上了車，然後就向李慕白說：「剛才縣老爺分付咱們退下聽傳，想咱們一兩天內，還不能離開此地，這樣倒就說實姪的事情了！」李慕白說：「我倒沒有什麼要緊的事，在這裏多住幾天，也不妨咱們就在附近找一家店房住下吧，老叔也應當休息休息了！」說話時，俞老標頭與李慕白剛要上馬，忽見衙門裏有幾個人趕出來，兩個穿着官衣，一個是紫袍子，青緞坎肩，頭戴青緞小帽，白臉膛小眼睛，闊少模樣的人，還有兩個人是常隨的樣子，也穿得很是乾淨整齊，一齊上前來，那兩個衙役就揚眉瞪眼地，向俞老標頭問說：「喂你們打算上那兒去呢？」俞老標頭說：「我們打算在城內找一家店房歇下，縣老爺隨傳隨到。」兩個衙役說：「這可不能由着你們自己找店房，到時

我們那兒找你去呀！」俞老標頭說：「那麼就請二位大哥給我們找房子吧。」這時那闊少模樣的人，走近車前，掀開車簾，扒着頭往裏看了看。俞姑娘趕緊往車裏去躲，擠在他母親的懷裏，那闊少迷縫着小眼睛，笑了笑，旁邊俞老標頭和李慕白看着，全都十分生氣，可又不知此人是衙門裏的什麼闊人，不敢惹他，俞老標頭，只得上前賠笑道：「這車裏是由荆和小女。」那個闊少點了點頭，把車簾放下，什麼話也沒說，兩個衙役就說：「走，我給你們找店房去。」當下俞老標頭和李慕白，全都索着馬，跟着那兩個衙役往東去走，車也在後面跟着，李慕白還不住回頭去看那個闊少，只見那闊少帶着兩個長隨，站在衙門前，用眼呆呆地看着秀蓮姑娘那輛車的後影，並且彼此鬼鬼祟祟的說話，李慕白心中十分生氣，暗想：一個女子若長得太美貌了，也是痛苦，到處都能遇見這樣可厭的人！當下由那兩個衙役帶着他們找到一家店房，字號是「福山老店」，進去，俞老標頭找了一間寬大的房子，李慕白找了一間小屋，把車子上的行李搬到屋裏，俞老標頭就拿出兩塊銀子來，私了遞給那兩個衙役，說「你們二位打點酒兒喝吧！」兩個衙役揣起銀兩來，臉上的顏色立刻改變了，一個就說：「老爺子，你何必多禮？」又一個安慰俞老標頭說：「這件官司你也不用着急，本來你是事主，他們是強盜，今天過堂的時候，那娘兒們又向縣太爺那們一鬧，縣太爺非要重辦他們不可，沒有你的什麼事，連堂都不用再過，明天縣太爺就許叫我們帶來話，叫您走您的。」俞老標頭點頭說：「是，是，一切事都求諸位關照吧！」當下兩個衙役走了。這裏俞秀蓮姑娘跟他母親坐在坑上，就說：「爸爸你歇一歇吧！你現在也別着急了！」俞老標頭說：「我不着急，我也不累，



我跟李少爺說幾句話去。」說着出屋去了，原來李慕白因爲自己與俞姑娘有過冒昧求婚的那件事，所以爲了避免嫌疑，便不到俞老標頭那屋裏，經到了自己的屋中，把寶劍和隨身的包裹放炕在上，叫店夥沏了一壺茶，坐在凳子上歇息，這時俞老標頭就進屋來了，李慕白趕緊站起身來，俞老標頭就說：「賢姪請坐！」遂在李慕白的對面坐下，歎口氣說道：「今天這事，真是想不到，幸虧遇着賢姪，若沒有賢姪在旁幫助，我們父女非要遭那三個賊人的毒手不可！」李慕白說：「那裏，我看那三個賊人之中，只有那個婦人確實兇悍，那兩個男子全都不是老叔和姑娘的對手。」俞老標頭說：「那婦人就是十年前河南有名的大盜寶刀何飛龍之女，名叫女魔王何劍娥，聽說他嫁給金槍張玉瑾，那張玉瑾乃是近年陝豫及兩淮之間，最有名的好漢，果然他若曉得他的妻子被我們砍傷入獄，他一定不肯與我們干休，那倒最可憂慮的一件事！」李慕白一聽，也不禁吃驚，原來金槍張玉瑾近幾年來威震江湖，幾乎無人不知他的大名，如今李慕白一聽那女魔王原是張玉瑾的妻子，便也想到如今冤仇已經結下，將來必難免麻煩，但他並不畏懼，只是笑着說：「不是小姪說一句大話，若是那金槍張玉瑾犯在我的手內，我也得叫他槍折人死！」當下又問俞老標頭，與那何飛龍家結仇的始末，俞老標頭見問，十分感慨，先把自己少年時與何飛龍結交，後來何飛龍在北京犯了人命案子，逃到河南爲盜，如何發了財，改名爲何文亮，住在衛輝府，他因惡行不改，在六七年前搶了自己的標車，把官眷搶到山上，自己在鉅鹿縣得了信，才一怒前往，到衛輝府見了何飛龍，不料他絲毫不講情義，因此交起手來，自己在忿怒之下，便把何飛龍殺死，後來自己回到鉅鹿，

也深爲懺悔，便把標店關了門，從此隱居，不問江湖之事，在今年正月間，自己才聽人說，何飛龍的兩個兒子全已長大成人，並且都學了一身好武藝，女兒嫁給張玉瑾，爲人也十分兇悍，聽說他們打算在三個月以內，要來殺死我，替他父親報仇，所以從那時起自己就加意防範，果然在清明那一天，自己帶着妻女到城外掃墓，於歸來時，在半路上就遇着今天逃走了的那個紫黑臉的強盜，還同着三個人，全都拿着刀要殺害我們父女三人的性命，幸虧女兒秀蓮奪過刀去，把四個賊人殺走，事後自己更加小心，不料前幾日忽然有自己的師姪郁天傑，又來報告自己，說是那金槍張玉瑾，和何飛龍的兒子何七虎，帶着許多江湖人，又由衛輝府動身，要到鉅鹿來尋找自己報仇，自己因想他們人多勢衆，難免到時遭他們的毒手，所以才把家拋下，帶着妻子女兒離開鉅鹿，打算先到保定府朋友家中暫避些日，不料到底在路上被他們追住，出了這件事，說到此處，俞老標頭不禁歛嘯歎息，然後又說：「我俞雄遠現在老了，而且多年不走江湖，在外面已沒有什麼朋友，何況又有老妻幼女累着我，不然我若現在還年輕，真不怕這些個人！」李慕白見老標頭鬚髮皆白，如今有仇人這樣苦苦逼迫他，也覺得這位老英雄很是可憐，自己又因爲有前幾個月的那件事，不能對他說什麼親近的話，只得安慰俞老標頭說：「老叔也不要爲此事憂煩，我想如今女魔王何劍娥被我們砍傷捉獲，交官治罪，他們兩次尋老叔報仇，全都失敗了，他們現在也必然膽戰心寒，知道老叔非易欺之人，必不敢再和老叔爲難了，這件事情辦完之後，小姪要到北京去，假使以後老叔再有什麼難辦的事情，就請派人到北京去找我，我必要盡力幫助老叔。」俞老標頭點了點頭，遂又長歎

了口氣，彷彿心中有許多話却不說出來，坐了一會。他便回屋裏去了，又待了一會，俞老標頭就要叫店夥給開晚飯，俞老太太却喊心口疼，晚飯怕不能吃了，俞老標頭見老妻因這次驚嚇，宿疾復發，便也不禁難過，俞老太太躺在炕上，俞秀蓮姑娘給她母親撫摸胸口，俞老標頭却坐在桌旁邊發愁，這時忽然進屋來一個人，老標頭一看，原來正是今天送自己到這店房來的那個衙役，當時又是一驚，站起身來，讓坐說：「大哥，有什麼話請坐下說！」那衙役滿臉陪笑，說：「老爺子你別這們稱呼我呀！」遂就落座說：「你這件官司不要緊了，縣老爺爲人最惜老憐貧，他剛才把我叫了去，讓我來告訴你，請你放心，一點事也沒有，大概三兩天把那兩個賊人定了罪名，就能叫你走了。」俞老標頭說：「多謝老爺這樣維護我們，我們將來一定要給太爺叩頭去！」那衙役說話時，又用眼望着秀蓮姑娘，笑着說道：「姑娘跟老太太都受驚了！」俞老標頭說：「我們姑娘小孩家，倒不曉得害怕，只是賤內，他胸口痛的病又犯了！」說着微微地歎氣，那衙役又問：「姑娘十幾歲了？」俞老標頭說：「他十七歲了。」那衙役又問：「還沒有人家兒吧？」俞老標頭說：「親事倒是早定了。」那衙役一聽，似乎很是失望，可又似乎不相信，便說：「不是那麼說，姑娘若是還沒有人家兒，我可以給姑娘提一門親事，就是我們縣太爺的大公子，今年二十七歲，人物很俊，才學也很好，娶妻現已快十年了，可是還沒有小孩，我們縣太爺想抱孫子的心切，早就想再給大公子說一房，可總沒有合式的，今天他老人家在堂上，看見你這位姑娘很不錯，就跟大公子商量了一下，大公子也十分願意，所以才派我到這兒來見你求親，果然你答應了，不但現在這官司好辦了，還可以結一門閹親

戚，你就算我們縣太爺的親家老爺了，並且我們太爺還說，你要使些彩禮，那也辦得到。」說畢，迷嘻着眼睛，望着俞老標頭的回話，這時坐在炕上的秀蓮姑娘，又羞又氣，不禁低下頭去，俞老標頭強忍着怒氣，慘笑着說：「煩大哥替我回稟太爺，說也並不是不識抬舉，實因小女自幼就許配了人家，這件事決不能答應！」那衙役一聽，臉上就變得難看了，說：「老爺子，你可別錯會了意，我們太爺這實在是誠心敬意，姑娘過了門決不能受委屈，再說這也跟明媒正娶差不多，雖然是二房，可是比作妾強得多了。」俞老標頭本來極力壓着氣，可是到此時却忍無可忍，便把桌子一拍，說：「你這位大哥，怎麼這樣麻煩，我的女兒自幼便許配給人，難道還能一女二嫁不成！」衙役聽了這話，便也要變臉，可是他還勉強笑着，在笑中帶着惡意，向俞老標頭似乎警告地說：「我的老爺子！到了現在無論怎麼着，你也得巴結巴結縣太爺，要不然你那件官司，非得把你也拉到監獄裏不可！」俞老標頭大怒，冷笑說：「官司怎麼樣，難道還能判我殺頭的罪名嗎？」俞秀蓮姑娘在炕上勸他父親說：「爸爸別生氣，有什麼話慢慢的說！」俞老標頭却氣得史拍桌子說：「那些話你都聽見了，本地的知縣把我看成了什麼人？我俞雄遠雖然走了一輩子江湖，但是身家清白，想不到現在老了，竟受人家這樣的欺負，那何飛龍的兒子女兒已然逼得我拋家棄產，這門大年歲又出外來奔波，想不到如今遇見這個知縣，也是這麼混賬，不用說你現在已許配了孟家，就是你沒許了人家，我堂堂俞雄遠，也不能把女兒給人去作二房啊！」老標頭這樣忿忿地說，秀蓮姑娘心中十分難過，便不住痛哭，俞老太太也流着淚說：「走到那裏都受人欺負，不如咱們一家三口都死了吧！」

那衙役一見俞老標頭真氣急了，他恐怕挨一頓打，便冷笑了兩聲，走出屋去了，這裏俞老標頭坐在凳上，也不住垂淚，此時李慕白聽見爭吵的聲音，便到屋裏來，一看俞老標頭夫婦和秀蓮姑娘，都是正在哭泣，李慕白便問爲什麼事，俞老標頭就把剛才來了那個衙役，說是本地知縣婆強娶秀蓮，作他兒子的二房，並說了許多威嚇的話的事，說了一番，然後又歎息自己年老，到處受人欺負，李慕白聽了，也不住歎息，尤其見秀蓮姑娘坐在炕上，背着臉哭泣，這使他心中越發難過，他只得向老標頭勸解一番，那老標頭用拳頭捶着桌子，忿忿地道：「我俞雄遠少年時最是個性烈的人，生平不受人家的欺侮，不然我也不能手刃二十多年的好朋友何飛龍，結下今日的仇恨，自把標店關門之後，我養心靜性，安分守己，決不願與人相爭，却不料如今還是過着這些事，咳！」又說：「我俞雄遠雖然老了，可是鋼刀還會使，武藝也都沒有忘，若逼得我急了之時，那我要拚出這條老命去了！」李慕白勸道：「老叔也不要這樣生氣，凡事還要顧慮嫡母和姑娘，有小姪在這裏，就是拚命廝殺的事，也應當讓小姪去作，老叔犯不上跟他們爭鬥！」俞老標頭又歎了一聲說：「我怎肯連累你，你現在還有你的前程，因爲我在這裏耽誤你幾天，我的心裏就己很難受了！」李慕白聽了也默默不語，又勸了俞老標頭幾句話，便回到自己屋內，爲俞老標頭父女的事又是代抱不平，又是歎息，但因爲俞老標頭現在帶着家眷，秀蓮姑娘雖有通身的武藝，但俞老太太却是老病不堪，倘若一時氣忿，再出了什麼事情，那更是麻煩了因此想來想去，得不到比較好的辦法，晚飯以後，很早的就睡下了，到了次日清晨，李慕白出了店門，打算到縣衙附近打聽打聽昨天的那件案子，有

什麼結果沒有，在縣衙門前徘徊了半天，却不知道向誰去打聽才好，便信步順着大街向西去，走了不遠，就見路北有一家茶館，裏面的人很是雜亂，李慕白就信步走將進去，找到一個空座坐下，茶館的堂倌給李慕白沏過一壺茶，拿過一個茶碗來，李慕白自己斟上了一碗茶，喝了兩口，便聽旁邊的一些茶座，談話紛紜，就有人談到昨天知縣衙門裏捉來一個男賊一個女賊，那女賊十分兇橫，在堂上大鬧，幾乎將縣官打傷的事情。

## 第六回

衰老投監一朝悲殘命  
風塵送嫁千里盡柔情

李慕白在茶館裏坐了半天，本想探聽出昨天那案子的結果，可是一聽，雖然有不少人知道昨天的那件案子，但只說到那男女兩個賊人是收在監獄裏了，至於縣官是打算怎樣發落，却沒有人曉得，又聽旁邊一張桌子，有兩個人正在談論另一件案子，雖然並不敢明罵出縣官來，可是李慕白聽那口氣，就覺得這裏的唐知縣，政聲很不好，心說：俞老標頭昨天把知縣得罪了，假若那女賊王一撒刁，案子生出別的枝節來，就怕於俞老標頭很是不利，如此想着，不免爲俞老標頭捏着心，又坐了一會，就給了茶錢，走出了茶館，順大街往東，回到福山店裏，不想才一進店門，那店掌櫃子就說：「大爺你回來了，快到那位俞老先生的屋裏看看聽吧，那位俞老先生剛才叫衙門裏的人給鎖走了！」李慕白一聽，不由吃了一驚，心中暗恨道：果然有這樣的事情！那個唐知縣也太狠毒了！遂就往裏去走，到了俞老標頭住的房前，只屋裏去，秀蓮姑娘和他母親哭得很是淒慘，李慕白心中又是難過，又是氣忿，便先咳嗽了一

聲，然後進到屋裏，只見秀蓮姑娘坐在炕頭，哭得和淚人兒一般，俞老太太是躺在炕上，已然起不來了，一面哭着一面喊胸口痛，本來李慕白自己覺得無顏向秀蓮姑娘談話，可是到了此時，也顧不得什麼嫌疑了，便皺着眉問道：「姑娘，俞老叔是怎麼叫官人給傳去了？」秀蓮姑娘滿面是淚，鬢髮蓬鬆着，顛顛得像一枝經過雨淋的桃花，他一面用個花手絹拭着淚，一面向李慕白說：「李大哥，快到衙門裏看看我爸爸去！剛才來了兩個衙役，把我爸爸給鎖走了，大概……就是因為昨天的那件事，把知縣給得罪了！」李慕白氣得跺腳，連說：「姑娘不要着急，我這就到衙門打聽打聽去！」說着轉身向外就走，氣得他心臟都要崩炸，暗道：「知縣本是人民的父母官，既食朝廷的俸祿，就應當明察是非，愛民如子，如今這個唐知縣竟因為人家不肯把女兒給他兒子作妾，就把人押起來，這樣的貪官不除，世間真無大理了！」李慕白氣忿忿地到了縣衙門前，只見衙門首站着六七個衙役，全都威風赫赫地，不准閒人在附近站立，李慕白就上前，向一個衙役拱了拱手，問道：「請問大哥，有一個福山店住的姓俞的老頭兒，剛才被這裏給傳來了，我可以進去見一見他嗎？那門上的衙役認得李慕白，就是昨天在這裏打過官司的，因見李慕白穿得還很整齊，便想他大概肯花幾個錢，遂就斜着眼睛看了看他，就冷淡地說道：「我們不知道，你上班房裏問去！」李慕白拱手道了一聲謝，就進了衙門，只見南房便是班房，李慕白走進去，就見這房子分着裏外間，裏間屋裏有十幾個人，有的在那裏寫公事，有的在那裏談天，李慕白不敢直進裏屋去，只在外屋一站，就有一個官人出來，繃着臉，向李慕白問道：「你有什麼事？」李慕白拱了拱手，就

陪笑說：「因為我有一個世交的叔父俞雄遠，剛才被這裏傳來了，我打算過完堂之後，見一見他。」說時由身邊摸出一塊銀子來，遞給那個官人，說：「這是我的小意思，請你收下吧！」那官人把銀子接到手裏，手就揣在袖子裏，臉上立刻露出來些和悅的顏色，就問說：「你姓什麼？」李慕白說：「我姓李，跟我俞老叔是一路來的。」那官人點頭說：「我曉得，昨天你不是還過堂了嗎？」李慕白點頭說：「正是，」那官人揚着頭想了一會，便說：「你的事是完了，現在你要走也不要緊了，就是那俞雄遠，他被女賊給刁上了，說他早先也是江湖大盜，所以縣太爺才把他抓來，可是，我想若是沒有什麼證據，也不要緊，頂多在監裏押幾天，也就放了，」李慕白就問：「若是押在監裏，我們可以給他送飯嗎？」那官人點頭說：「那當然可以，我能給你在管監的那裏疏通疏通，不過你得花幾個錢。」李慕白說，「錢倒不要緊。」遂又掏出一錠銀子來，交給他，這個官人索性笑了，連說：「你放心吧，你就在這兒等一等，回頭他過完了堂，我叫個人帶你去見見他就得了。」李慕白拱手道了一聲謝，就在旁邊一條板凳上坐下，那官人進裏屋去了，接連着又有許多人到這屋裏來打點官司，詢問案情，總之沒有一個不花錢的，李慕白不禁暗暗歎息。同時又想：將小可以喻大，知縣衙門裏的官人是如此貪贓受賄，刑部裏恐怕尤甚，將來我若到了北京，表叔若給自己在刑部安置這一個事情，那自己如何能作？想了一會，忽然那剛才受了銀子的官人，出屋去了，又待了不多時間，那個官人就回來，他還帶進一個衙役來，就向李慕白說：「你見姓俞的不是，你跟着這位去吧。」李慕白遂就跟着那個衙役出屋，一直到了監獄，原來此時俞老標頭已然過完



了堂，押在獄中，李慕白在鐵柵欄外，見俞老標頭身帶鐵練，不禁心中一陣難過，滾下淚來，俞老標頭此時倒像不怎樣傷心，他望了望李慕白，便說：「李賢姪，你看，我活了六十多歲，生平沒作過犯法的事情，想不到如今倒叫人給押在監獄裏了！」又說：「你來得很好，我這官司不要緊，那縣官倒打算叫那女魔王把我拉上，說我早先也作過強盜，可是那女魔王跟那姓曾的到底是江湖人，有些義氣，他們知道我生平是個好漢子，當堂說：我們跟姓曾的有仇，我們殺不了他，將來也有人能殺他，可是我們不能誣賴他。」李慕白聽了，才略略放心，說：「既然如此，又無憑無據，縣官爲什麼還要把俞老叔押起來呢？」俞老標頭冷笑着說：「他要押我，我有什麼法子！」遂又長歎了口氣，說道：「總而言之，事到如今，我捨不得把女兒給他們，也得把錢給他們了，好在我離開家裏時，還帶着四百多兩銀子，你回去跟秀蓮要過來，替我在衙門裏打點打點，每天再給我送些飯來，只要不叫我死在監裏，我就甘心，要不然……」說到這裏，把牙咬了咬，閉着兩隻熊彪彪的大眼睛，半晌說不出一句話來，李慕白就勸慰老標頭道：「老叔現在也就不必生氣了，只盼老叔能夠兩三天內，出得獄來，就好了。」俞老標頭眼睛滾下淚來，慨然地說道：「就是出了監獄，恐怕我也不能活得那麼久了！秀蓮和他媽媽，你就多照顧他們吧！」李慕白聽了這話，也不禁辛酸落淚，才待再用話安慰老標頭，忽見旁邊看獄的人走過來，說道：「得啦得啦！話也說夠了罷？他這麼大的年歲，也應當叫他歇一歇了，你也得出去給他想個辦法，淨這麼說，頂得了什麼事？」李慕白遭了這番奚落只得辭別了俞老標頭，一路愁眉不展地回到福山店裏，到屋內見了俞老太太和秀蓮

姑娘，就把自己剛才到監裏看見俞老標頭的情形，全都說了一遍，俞老太太和秀蓮姑娘聽着，全都不禁哭泣，當下李慕白見俞老太太因為胸口疼痛，還是不能起炕，便叫店家請來醫生，給俞老太太看了病，又抓來藥，向店家借了個小黃土爐子，秀蓮姑娘就在屋裏給他母親煎藥，李慕白又叫店家給預備兩樣菜，回頭好給俞老標頭送在監裏去，李慕白見眼前的事，都辦得差不多了，便回到自己屋裏，躺在炕上歇了一會，就想現在自己手下所餘的銀錢不多，決不夠打點官司之用，雖然俞老太太手裏有錢，可是自己又不願向她開口索要，就想要把自己那匹馬賣了，得個三四十兩銀子，給俞老標頭花在監裏，因此就打算回到監裏送飯回來，到馬店裏去問一問，又騎了一會，忽聽窗外有人輕輕地一聲咳嗽，李慕白趕緊站起身來，就見房門一開，俞秀蓮姑娘進屋來了，雖然這兩日李慕白不斷的與姑娘見面，但他從沒敢正眼看過姑娘，如今見秀蓮姑娘真是顛頓了，穿着一件青綢子的汗衫，青布褲子，頭上的髮也很散亂，脂粉也沒有擦，雖然是像貌依然秀麗動人，但決不似春間在鉅鹿縣長春寺，初次相遇之時，那樣的華豔了，秀蓮姑娘此時眼淚還沒有擦淨，手裏拿着一個彷彿很沉重的包兒，放在桌上，向李慕白說：「這是四封銀子，大概是二百兩，我爸爸現在監裏，沒有錢打點怕不行，我想李大哥身邊大概也沒有什麼富餘錢，所以我拿過來，給李大哥先用着。」李慕白點頭答應，說：「剛才俞老叔也跟我說了叫我拿錢給打點打點，不過我出來時實在帶着錢不多，剛才我就想跟姑娘要，但我不好出口！」俞秀蓮姑娘輕輕歎了口氣，說：「李大哥也太客氣了，現在是辦我們的事，難道還能叫大哥跟着在銀錢上為難嗎？何況我們這次出來，還

帶着四五百兩銀子。」又說：「這次若不在路上遇見大哥，我們說不定落到什麼地步了！爲我們的事，就誤大哥往北京去，我們的心裏，就已然萬分的難過了！」說到這裏，眼淚像斷線珠子一般的滾下來，李慕白也不住歎息，低頭無語，秀蓮姑娘又說：「回頭我打算到衙門裏給我爸爸送飯去，大哥看可以不可以？」李慕白想了一想，便很遲疑地說：「我看姑娘還是不必去吧，因爲衙門裏沒有什麼好人，姑娘去……：……：倒不很好。」秀蓮姑娘心裏明白，李慕白不叫自己到衙門裏去，是怕遇見那唐知縣的兒子難免又生事端，遂又咳了一聲，說道：「那麼就全憑大哥分神吧！我現在真怕我爸爸在監獄裏病了，他老人家年紀太高了，天又這麼熱，怎能受得了那樣的罪！」說着又是掩面痛哭，李慕白也不禁用袖子擦眼淚，就說：「姑娘也不用傷心了，因爲傷心也是無濟於事，姑娘就是好好的服侍老太太，老叔的官司由我打點，我想老叔半天也就能夠出獄了。」秀蓮姑娘一面哭泣着，一面點了點頭，就走出屋子去了，姑娘出屋以後，李慕白看着姑娘的背影，心裏却別有傷心，就想：自己真是無福，看秀蓮姑娘也並非看不起自己，假若姑娘不是早日許配給人，想俞老標頭也一定肯把她許配給自己，可是現在自己決不敢再有一點非分之想，就是俞老標頭跟那孟家退了婚，自己也不敢娶秀蓮姑娘，否則自己現在這樣幫助他們父女，都成了有所貪圖才做的，那豈不是連豬狗也不如了嗎？因此割斷了自己對於俞姑娘的戀情，只想着快些把俞老標頭救出監獄，然後自己就往北京去，或是到天涯海角去流浪，把自己生平這件唯一的傷心之事，就忍痛地拋開了！感慨了一會，少時店夥把菜飯端來，李慕白就吃畢了飯，然後又問分付他們做的那份菜飯

好了沒有？店夥說：「也做好了，」李慕白就趕忙吃完了飯，身上帶一封銀子，把其餘的銀子全都收好，然後就出了屋，叫店家派了一個小孩給提着食盒，就往縣衙門給俞老標頭送飯去了，到了縣衙監獄內，把飯送給俞老標頭吃完，就打發那小孩子提着食盒回店房去，李慕白又見了看獄的人，給了二兩銀子，求他多多照應俞老標頭。又到班房裏，找早晨見着的那個官人，此時那官人已下班回家去了，可是他向來留下話，若有事時，就到他家裏去找他，當下由一個衙門裏的小廝，把李慕白帶到離着縣衙不遠，那衙官人家裏，那衙官人知道李慕白肯花錢，遂就十分的客氣，李慕白就談到自己打算花點錢，給俞老標頭打點官司，並說多了沒有，一二百兩銀子總還拿得出，那官人聽李慕白露出情願花錢的話，便滿應滿許，說兩三天內，一定能把俞老標頭救出獄來，當下李慕白又放下十兩銀子，便告辭走了，回到店內把這話告訴了秀蓮姑娘，秀蓮姑娘才略略放心。本來俞老標頭被押入獄之事，並沒有確切的罪名，不過是唐知縣因為派人見俞老標頭，要說他的女兒給兒子作妾，碰了老標頭一個釘子，因此羞惱成怒，才把老標頭押起來，出這口氣，現在由那個官人給疏通，結果由李慕白拿出一百五十兩銀子來，知縣整收了一百兩，那官人賸了三十兩，其餘的二十兩是衙役和獄卒們均分，三天以後，才把俞老標頭由獄中釋放出來，俞老標頭在監獄內雖然每頓飯都由李慕白往裏送，並且因為銀子花到了，獄卒也不怎樣向他爲難，可是禁不住獄中的污穢和炎熱，又加上胸中的氣忿，所以俞老標頭在獄中三日，就如同在外面三年，是更顯得衰老了，但他還勉強振作精神，回到店房裏，那時已有下午二時左右，俞老標頭就催着女兒趕快收束行

李，說是立刻就起身，李慕白此時進到屋裏，見俞老太太還是躺在炕上，不能夠起來，就說：「老叔，現在事情既然完了，就是在這裏多住一天，也不要緊呀，何必要這樣忙走着，現在孀娘的病還沒十分好，再說老叔才由獄裏出來，也應當歇一天呀！俞老標頭却不住地搖頭長歎道：「李賢姪，你那裏曉得！第一，我不願在此多留一日，若再住一天，非得把我氣瘋了不可，第二……」說到這裏，他把聲音壓下，就說：「我在監獄裏都聽說了，那女魔王何劍娥，和那姓曾的，雖然現在是以強盜的罪名押在監獄裏，可是外面還有人到監裏看他們，並給他們送刀創藥。」李慕白聽了也不禁吃驚說：「這可真奇怪，莫非他們在這裏有熟人？」俞老標頭搖首說：「他們是河南人，在這裏未必有什麼朋友，不過你要知道，他們既然千里迢迢，從河南到直隸省來找我報仇，就決不能只是兩三個人，一定暗中還有人呢，他們錢花到了，什麼事做不出來，我看那女魔王和姓曾的不久就許出獄，我若不走，麻煩的事，立刻就能找到頭上來！」李慕白一聽老標頭這話，也近乎情理，當下便由身邊，把打點官司所贖下的銀兩，全都放在桌上，俞老標頭就說：「賢姪，爲我的事在這裏耽誤了你好幾天，大概你手裏的一點錢，也快消耗完了，你就拿這個用去吧，何必還給我，我現在下手還有二三百銀子呢！」李慕白却連連搖頭，說：「以後我沒有錢時，再找老叔去借！」俞老標頭却面上現出一陣淒慘，歎了口氣，說：「賢姪，咱們今日一別，以後還不知能夠見面不能呢！」李慕白皺眉說：「老叔何必說這樣的話，如果老叔在路上行走不大放心，我可以暫時不到北京，送老叔到保定去，好在也遮不了多遠路？」俞老標頭搖頭說：「不用，不用，我也不打算

往保定去了！」李慕白一聽，越發覺得驚異，就見俞老標頭挺起胸來說：「我雖然年歲已老，朝不保夕，但只要有一口氣在，就還能夠逞一陣子強，什麼女魔王，何七虎還未必能夠奈何我，惟有爲我的事，就誤你們年輕人的遠大前程，我却於心不安！」李慕白聽了，也就不便再說什麼了，此時姑娘已把行李全都收拾好了，外面店夥進來，說車馬都備好了，俞老標頭把他自己的和李慕白的店做賬全都開發了，然後秀蓮姑娘攙着他母親出門上車，俞老標頭，也出了門，一手牽着馬，一面回身向李慕白說道：「賢姪你再在這裏歇一天吧，咱們爺兒倆後會有期，將來我到北京看你去！」李慕白也拱手說：「老叔一路平安！」秀蓮姑娘也抓着車簾，帶着感激的顏色，說：「李大哥，再見吧！」李慕白聽了姑娘這兩句話，心中十分難過，此時俞老標頭，打算扳鞍上馬，却不想在監獄裏押了幾天，腿脚不利便了，幾乎由馬上摔下來，秀蓮姑娘嚇得說：「噯喲！爸爸你慢着點！可別摔着！」幸仗李慕白在旁，用力托住老標頭的身子，俞老標頭才騎上馬，還是不住地喘氣，面色蒼白的跟紙似的，鬚鬚亂顫，李慕白不禁皺眉，真怕俞老標頭出不了城門，就會發生什麼危險，可是老標頭性情固執的很，就向趕車的人說：「咱們走吧！」當下車在前，馬在後，就往東出東門去了，李慕白在店門首，兩眼呆呆地望着，看不見了那車馬的後影，他才悵然若有所失地進到店裏，回到房內，坐着發了半天怔，忽然又想不好，剛才聽老標頭的那話，和老標頭那衰老急氣的樣子恐怕道路上難免有什麼舛錯，假若那女魔王一夥的人，在路上又追上俞老標頭，或是俞老標頭得了什麼病，那叫秀蓮一個年輕的姑娘怎麼辦呢？這樣一想，十分不放心，就決定還是暗中

跟隨着保護他們，如若有點什麼事，自己也好幫助，於是收束好了隨身的包裹，便叫店家，備好了馬，出了店門，就騎着馬直出了東門，駐馬郊原，四下張望，只見禾苗叢生，碧色無際，看不見俞老標頭的車馬了，李慕白又想：俞老標頭臨別的時候曾說：他也不打算往保定去了，那麼他可到那裏去呢？現在何家的仇人還正在逼迫着他，大概他不能回鉅鹿縣家鄉裏去。別管他怎樣，我就順着大道往北去走吧，於是策馬向北去走，這時驕陽如火，原野上沒有一點風，高粱和禾麥密密站在田畝間，一點也不動，走了十來里地，李慕白的人和馬全部出了一身汗，又往下走，便找到一處樹林，那林下有許多人在那裏歇息，並有一個賣酸梅湯的小販，李慕白就下了馬，把馬繫在樹上，然後買了一碗酸梅湯喝了，心裏才覺得涼快了些，李慕白坐在地下，用手巾擦着身上的汗，拿草帽扇着涼風，聽了會樹上的蟬聲噪噪，和旁邊歇息的人閒談，便向那賣酸梅湯的小販說：「你看見有一個老頭子騎着馬，跟着一輛驛車，從這裏走過去沒有？」那小販說：「不錯，是有這麼一個老頭子，騎着馬從這兒過去，他們也沒在這兒歇着，車跟馬全都走得很快。」李慕白問說：「往北去了？」小販點頭說：「是往北去了，這時候恐怕走出有二十多里地去了。」李慕白心中納悶，暗想：俞老標頭何必要這樣急急忙忙地走路？於是不敢耽誤，便站起身，解下馬來，騎着馬又往北趕去，不想直走到天黑，也沒看見俞老標頭的車馬，就不禁有些灰心，暗想恐怕是走差路了，遂就又走了幾里地，找了一個鎮店歇下，到了次日清晨，李慕白本想不管俞老標頭的事，自己趕往北京去，可是心裏又總是放置不下，只得順着大道依舊往北去走，沿路並向人打聽着，竟有人說是

看見這麼一個老頭子騎着馬跟着一輛車，在一黑早就往北去了，李慕白曉得俞老標頭必是急急的趕路，但不知他是帶着女兒妻子要往那裏去，李慕白只得催着馬又往下走，走到將要吃午飯的時候，就見大道之上，行人稀少，遠遠地前面有一輛車和一匹馬，李慕白看清前面正是俞老標頭的車馬，他不禁心中甚喜，可是他反倒不往前趕了，只在遠遠的約有半里之遙，策着馬慢慢走着，前面那俞老標頭跟着車，在炎熱的天氣下，一點也不停留地向前行走，又走了七八里地，天色已將到正午，越發炎熱，李慕白衣服全已被汗溼透，馬也吁吁地喘，渾身流着汗像水洗着一般，此時前面是一個岔口，俞老標頭的車馬，轉過去了，被田禾遮住看不見了，李慕白又把馬催得快些，往前趕去，轉過了那個岔道，就見俞老標頭的車馬在前不遠，李慕白趕緊勒住馬躲在道旁，恐怕被前面的俞老標頭回身看見，這時就見俞老標頭的那匹馬很慢，連他前面的車都趕不上了，李慕白看了不禁感歎，就想：俞老標頭當年也是一位英雄，現在上了年紀，竟連馬都騎不動了，正在這時，忽見俞老標頭雙手撫着胸口，彷彿叫了一聲，立刻翻身摔在馬下，那匹馬跳到一旁，這裏李慕白大吃一驚，趕緊催馬趕過去，原來俞老標頭這幾個月來就有時憂愁，有時興奮，有時又是生氣，再加上這幾日在路上的勞頓，又被屈含冤地在饒陽監獄裏押了三天，年老的人實在禁受不起，當下吐了一口血，摔下馬去，就不能夠再起來，前面的車立刻停住，俞秀蓮趕緊下了車跑過來，並由那趕車的人幫助，才把俞老標頭攙得坐起來，可是兩條腿太軟，還是站不起身來，秀蓮姑娘流着眼淚，見他父親吐了一身血，白慘慘的鬍子也被血染紅，那張滿是皺紋的臉，蒼白的十分可怕，兩隻眼緊



閉着，口中呼呼地不住喘氣，說不出一句話，秀蓮姑娘用臂扶着他的父親，心痛得如刀割一般，正在着急沒有辦法這時忽見李慕白趕到，俞秀蓮不禁又驚又喜，趕緊哭着說：「李大哥快來看吧！我爸爸恐怕不好！」李慕白趕緊下了馬，說：「姑娘不要着急！」一面說着，一面蹲下身去，抱住俞老標頭的腰，秀蓮姑娘脫開身，半跪在地下，哭着叫道：「爸爸，爸爸？」叫了半天，俞老標頭才微微緩過氣來，把眼睛半睜半閉地看了女兒，又看見了李慕白，他就似乎放心了些，說：「幸喜姪勸你來！」李慕白說：「我因為不放心老叔，才趕緊跟來。老叔，你也不要着急，我看你並沒有什麼大病，不過是中一點暑罷了，趕緊找個地方歇一歇就好了！」此時俞老太太也下車，看了俞老標頭這種情景，也不由痛哭，李慕白就問那趕車的，附近有什麼市鎮沒有，那趕車的人說：「再往下走二三里地就是一個鎮店，那裏叫榆樹鎮」，李慕白說：「趕緊到那裏找一家店房，叫俞老叔歇一歇去罷！」當下李慕白和那個趕車的人，把俞老標頭抬到車上，俞老太太跨着車轅，因為車上再沒有坐的地方，俞秀蓮姑娘騎上他父親那匹馬，李慕白也上了坐騎，車馬便往北走去，李慕白見俞秀蓮姑娘滿面愁容，騎在馬上，心中覺着她十分可憐，又有一種戀慕的深情，在暗地掠動着，一面走，秀蓮姑娘一面向李慕白談着話，她說：「我爸爸這病一定是由急氣所得，他老人家倘若有點舛錯，那才不好辦呢！」說話時十分憂慮而傷心，李慕白也皺了皺眉，就說：「我看大概不要緊，找個地方歇一歇，再請醫生給看一看，三兩天也就好了，姑娘不要發愁吧！」秀蓮姑娘用手帕擦着眼淚，就不再言語了，李慕白又斜眼看着姑娘騎在馬上，姿勢很好，心裏越發

羨慕，暗想：原來這位姑娘，不但武藝精通，看這樣子騎馬的工夫不錯，真是難得，又想到他的未婚夫孟家二少爺，不知是怎樣的人物。能否比得上這位品貌絕倫，武藝出衆的姑娘，轉又暗自傷心道：我李慕白此生是完了！恐怕再也覓不到適當的配偶了！因此真不禁心灰意懶，彷彿一切的希望和樂趣，都被俞姑娘給斷送了一般，「相見終如不相見」！李慕白想到了這句詩，越發心中淒然，取馬往北行二三里，就到了那榆樹鎮，找着一家店房，把俞老標頭抬進去，然後李慕白就叫店家快請醫生來，此時俞老標頭神智雖然略略清醒，可是由他的面色去看，病勢是越發過了。俞老標頭喘了半天氣，又吐了兩口血，他睜眼看着女兒和老妻在旁邊哭，李慕白滿面愁容站在眼前，老標頭的心中越發難過，良久，慢慢地伸手向着李慕白，李慕白趕緊把自己的手交給老標頭，老標頭緊緊地握着，喘了喘，便說出一句話：「李賢娃，我終生無法報答你了！」李慕白聽了這話，不禁淚如雨下，却不知拿什麼話安慰俞老標頭才好，秀蓮姑娘是靠在她父親的身旁痛哭，老標頭望了望女兒，又短短地歎了一口氣，說：「秀蓮，你把李大哥當親哥哥一般……看」秀蓮姑娘哭着答應，李慕白拭了拭眼淚就說：「老叔何必要這樣傷心！你這病休養兩天也就好了，至於姑娘，當然是如同我的同胞妹妹一般！」說到這裏心中十分難過，但強忍着，不使眼淚流出來，老標頭又張着口歇了一會，就喘喘地說：「我怕不成了！」俞秀蓮姑娘聽了她父親這句話不禁哇的一聲，痛哭起來，俞老太太也哭得氣都接不上，此時李慕白竟不知先勸誰才好，又見俞老標頭勉強掙扎着說道：「我死了，隨便找個地方……先埋了？」又說：「慕白！你千萬送他們母女到宣化

府去！李慕白聽了俞老標頭這話，他才明白，原來此次俞老標頭帶着家眷北來，也並不是上保定訪友，却是到宣化府爲秀蓮姑娘完婚去，自己趁着老標頭的一口氣尙存，不得不光明磊落地把心情表明，於是就說：「老叔放心！萬一老叔真在此地去世了，我們就將老叔暫且埋葬在這裏，然後把嫡母和妹妹送到宣化府孟家去等妹妹孝服滿後，成了親，再將老叔的靈柩回祖塋，不過老叔也不要以爲這病真是不能好了！」俞老標頭聽了李慕白這話，他完全放了心，却又感激得落淚，此時店家就把醫生給請來，醫生給俞老標頭診了診脈，不住皺眉，說是急氣所得，又受了些外感，當下開了藥方，秀蓮姑娘給了醫生的馬錢，李慕白就把醫生送出門去，醫生回首向李慕白說：「這位老先生的脈象太壞了，吃了我這劑藥，若見好再請我，若不見好，就趕緊預備後事吧！」說着醫生就走了，李慕白聽這醫生剛才說的病源很對，如今這囑咐大概並非過慮，看這樣子俞老標頭是不容易好了，秀蓮姑娘若真父死母病，才是可憐呢，自己又不能勸慰她，心裏淒然地想着，皺着眉頭，就在鎮上找了一家小藥鋪，把藥買了，回來，親自到廚房裏把藥煎好，拿到屋裏，交給秀蓮姑娘，秀蓮姑娘給她父親服下藥去，那老標頭就閉着眼睛躺在炕上，若不是吁吁地喘氣真像個死人一般了，秀蓮姑娘給她父親用扇驅着蒼蠅，俞老太太是坐在炕上靠着牆，一手撫着胸口，一手擦着淚，李慕白又勸慰了她母女一番，然後就出屋，叫店家另外給找了一間房子歇息，當日俞老標頭病勢越來越重，到了次日又吐了兩口血，索興氣也短促了，話也說不成了，又把昨天那醫生給請來看，醫生却不管開方子了，秀蓮和她母親急得只是痛哭，一點主意沒有，李慕白又叫店家請

來另外一個醫生，那醫生診了診脈，也說：「人不成了，你們趕緊預備後事吧！」李慕白一面勸秀蓮母女不要徒自悲痛，一面跟店家去商量，買辦衣裳棺材，及停靈諸事，爲這些事李慕白跟店家奔走了一天，到了晚間那俞老標頭氣越短促了，不過他還能斷斷續續地說出幾句話，第一就是說，不要和那何飛龍的兒女再結仇恨，第二就是告訴秀蓮姑娘到了婆家，要好好的作媳婦，第三就是莫忘李慕白對我們的好處，並且那言外之意，是很後悔自己早給秀蓮姑娘定了婆家，不然秀蓮姑娘與李慕白正是一對很好的小夫妻，說這些話的時候，李慕白並沒有在旁，但秀蓮姑娘心中更加淒楚，到將就寢的時候，李慕白到這屋裏來看，只見俞老標頭出氣多入氣少，已然危在頃刻了，李慕白就向秀蓮姑娘說：「老叔現在恐怕不好，可是姑娘也別着急，現在我把衣裳都買來了，在我的屋裏擱着。棺材也看好了，是松木的，倒很結實，並且停靈的地方，我也找妥了，就在東邊關帝廟。一此時秀蓮姑娘哭得跟淚人兒一般，只是點頭，却一句話也答不出，李慕白就坐在旁邊的凳子上，姑娘守着他父親，俞老太在炕上又像哭着，又像睡着了，桌上放着一盞油燈，發出慘淡的光線，屋內悶熱得難受，隔壁住着的旅客，發出雷一般的鼾聲，李慕白坐了一會，遠遠聽得更鼓悠悠，已交三下，見秀蓮姑娘低頭坐着似乎也很快，李慕白覺得自己在這裏有許多不便，遂就回到自己屋內去了，在屋內悶坐了一會，不禁浩歎，少時便和衣躺在炕上，剛要睡去，就忽聽秀蓮姑娘和他的母親，在那屋裏同聲痛哭起來，李慕白大吃一驚，趕緊站起身來，出屋，到了那屋門前，只聽秀蓮姑娘哭着爸爸，李慕白趕緊進屋，就見俞老標頭已然咽氣了，李慕白也不住大哭，少時

自己收住眼淚，又去勸她母女，這時店裏掌櫃子和兩個夥計也都跑過來，李慕白叫店夥去請陰陽生，並叫棺材匠把棺材抬來，他就回屋取來了壽衣壽裳，由店掌櫃子幫助把已經死了的俞老樑頭的衣服換上，少時陰陽生來到，開了殃榜，死人就停在炕上，秀蓮姑娘和他母親，守着死人，哭了半夜，李慕白也一夜沒有睡眠，到了次日一清早，棺材才抬來，遂後入了殮，便抬出店房，停在東邊關帝廟裏，請了僧人超度了一番，又商量厝靈的事，那廟裏的和尙就說：這廟後有一塊空地，還有幾棵樹，風水很好，不如就先葬埋在那裏，將來起靈，也很容易，李慕白一聽，覺着這個辦法也很好，遂就跟秀蓮姑娘商量，秀蓮姑娘也想到他到了宣化府以後，不知幾時才能回到這裏來接靈回籍，遂就垂淚對李慕白說：「若能夠暫時埋在這裏，那自然比停着好得多了，多花幾個錢倒不要緊，李慕白說：「也不能多化錢」，於是就決定了，到了第二天，雇人，打了坑，在俞老太太和秀蓮姑娘母女痛哭之下，就把那銅筋鐵骨，一世英雄的鐵翅鵬俞老樑頭，葬埋在這小廟的牆後，新墳隆起，無限淒涼，秀蓮姑娘和他母親在新墳前哭了一番，焚燒了些紙錢，然後抱着滿懷的悲痛，隨着李慕白回到店房內，秀蓮姑娘把一切的錢開發了，然後她就向李慕白說：「李大哥，幸虧有你這樣幫助，才把我爸爸的事情辦完，要不然在我們與那何家的人交手相拚時，我爸爸押在獄裏時，恐怕他老人家也就早死了，現在無論如何，總算壽終呀！」說着又不住抽抽着痛哭，接着說：「李大哥如果在北京有事，就不必送我們娘兒倆往宣化府去了，你要再為我們的事，耽誤了自己的前程，那我們心中更不安了！」李慕白見姑娘這樣嬌啼着，說的話又是這樣淒涼宛轉，心中益發難

過，便說：「姑娘不要這樣說，我實在當不起，俞老叔是我師父的朋友，他老人家也就如同是我的師父一樣，我能盡這一點孝心，並不算什麼，至於姑娘打算自己獨自同着老太太到宣化府去，其實也可以，以姑娘的武藝說，無論遇着什麼事，也不能受欺負，不過究竟母女走路，總處處不大方便，再說我到北京不過是看一家親友，遲些早些，都沒有什麼要緊，俞老叔臨終時又曾囑咐我，叫我送嫡母和姑娘到宣化府去，我也在他老人家面前答應了，所以無論如何，我也得親自送姑娘和嫡母到宣化府，見着那裏的孟老伯和孟二少爺，然後我才放心，才算對得起死去的俞老叔！」秀蓮姑娘見李慕白這樣的說，他又是傷心，又是感激，不住用手絹拭眼淚，旁邊俞老太太說：「還是叫李少爺送咱們去好，若沒個男子跟着，在半路上一定又得出事！」當下俞秀蓮姑娘就說：「那麼咱們明天就走吧，我爸爸死了，留下那匹馬也沒有人騎了，李大哥就把他賣了罷！」李慕白答應了，遂出去叫店夥把馬牽到市上問價錢，俞老標頭的那匹馬本來很好，那是老標頭在離家的前幾日，用了二百兩銀子買的，現在在這小市鎮上，還賣了一百六十兩，秀蓮姑娘就叫李慕白拿着這筆錢，作為往宣化府去的路費，當日在這榆樹鎮又歇了半天，次日就付清了店賬，李慕白依舊騎着他自己的那匹馬，跟着秀蓮姑娘母女的那輛車，離了榆樹鎮往西北去，原來這榆樹鎮，是歸望都縣管，往西北再走三十餘里就是望都縣城，李慕白和俞秀蓮母女在那裏用了午飯，然後又往下走，過完縣，越五迴嶺，出紫荆關，直往宣化府的大道，此時的李慕白只盼快些到了宣化，把自己所愛的這棵珍貴的花草，安全地移植到另一個地方，那就了足自己的心願了，雖然他自己的心裏，是多

癡情着，惆悵着，這棵心愛的花草不能長久陪伴着自己，並且因為它是有了主人的，他自己連親近也不敢親近，但他並沒有什麼怨恨，覺得這只是一件無可奈何的事，而且爲了表示自己的心地純潔，行爲正大，處處都謹慎防嫌，例如在路上，他決不與秀蓮姑娘談閒話，到晚間找店房，必要兩個單間，俞老太太有時過意不去，問問他家中都有什麼人，結了親沒有？李慕白只是含糊的回答，却不多說，因爲李慕白想着，只要把俞秀蓮姑娘送到他婆家，自己就算把俞老標頭所托囑的事辦完，從此天涯海角，去度自己的流浪生活，與他母女永無見面之日，那麼自己又何必叫她們的腦筋裏深深記住李慕白這個人呢？如此，路上並不稍作停留，在那塞北炎夏的大地上，一連又走了七八日，這天約莫在午後三時許，就進了宣化府的城垣。

## 第七回

薄命總紅顏夜傾愁緒  
雄關連翠嶺雨滌俠心

李慕白在路上就已向俞老太太問明白了，知道那秀蓮姑娘的翁父名叫孟永祥外號人稱口北熊，他在宣化府開着的標店字號也叫「永祥」，三四十年來專保往口外作買賣去的商人，大兒子名叫孟思昶，聽說已娶了妻，二兒子就是秀蓮姑娘的未婚夫，名叫孟思昭，兄弟倆全都武藝精通，幫助他們的父親作買賣。李慕白騎馬在前，車在後面跟着，就找到那永祥標店，門前大板凳上坐着幾個夥計，一見李慕白下了馬，就有一個三十來歲短鬚子的人，上前問道：

「找誰呀！」李慕白拱了拱手，說：「我是鉅鹿縣俞老標頭派來的，現在是送俞老太太和姑娘來了。」那人一聽，又驚又喜，說：「哦，原來是俞老伯伯把老太太跟姑娘送來了，你先請老太太跟姑娘下車吧！」遂就走近車前，見了俞老太太就說：「大媽你好啊！我六年沒見你了，你不認得我了嗎？喲，姑娘都長得這麼高啦？」俞老太太和姑娘細看了看，才認出這個人來，這人名叫短金剛劉慶，早先是給俞老標頭作夥計，後來俞老標頭把標店關門，就將劉慶荐到這裏來，當下劉慶把俞老太太和秀蓮姑娘請下車來，他見這母女頭上都帶着孝，就不由一怔，一面請他母女往裏面走，一面回首向李慕白說：「這位老弟貴姓？」李慕白說：「我叫李慕白。」劉慶說：「哦，李老弟，」遂悄聲問道：「俞老伯伯好嗎？」李慕白也低聲回答：「他老人家已經故去了！」劉慶一聽，面現悲哀之色，也不暇細問，就在前領路，一面用袖子擦眼睛，此時已然有人傳報進去，說是：「鉅鹿縣的俞老太太帶着姑娘來了！」當時孟永祥老標頭和他的老妻齊都迎出來，俞老太太一見孟老太太，就上前拉着手，哭着說：「我的老妹子！……」孟老太太也是淚流滿面，又很親熱地拉住了秀蓮姑娘的手，孟老標頭迎出來的時候，本來很是喜歡，雖然知道自己三十多年的老朋友俞雄遠沒有來，可是至少也可以問問他的近況，如今見這位俞老嫂子和姑娘全道哭着，並且頭上都帶着孝，他臉上的顏色就變了，一面說：「攬着點老嫂子！」叫他的老妻請俞老太太母女到裏院去，他又問是誰送來的，短金剛劉慶說：「是這一位李爺給送來的，」孟永祥老標頭滿面笑容，上前與李慕白相見，說道：「多辛苦了！請教大名，」李慕白行了禮，通了姓名，劉慶在旁又說：「剛才聽這位李老弟說，我的俞老伯伯已經故



去了！」孟老標頭把脚一躲，說：「咳？……」這就老淚汪然而下，劉慶也裂着嘴，哭着，請李慕白到橫房裏，有夥計送上茶來，孟老標頭擦了擦眼淚，就問李慕白說：「俞老哥平日保養得很好啊？他還不到七十歲呢，怎會就故去哉，得的是什麼病呀？」李慕白歎了口氣，說是：「因為急氣，死在半路的！孟老標頭和劉慶聽了，越發不禁驚訝，當下李慕白就說：俞英雄老標頭在六七年前如何與何飛龍家結仇，直到今年何飛龍的兒女方長成人，都學了一身武藝，就打算殺害俞老標頭，為他們的父親報仇，第一次是清明掃墓，仇人翻路，意圖兇殺；幸仗姑娘幫助父親，才把仇人趕走，後來俞老標頭因為聽說何飛龍的女兒女魔王何劍娥十分兇惡，嫁的是河南的金槍張玉瑾，他們又要來找尋俞老標頭，所以俞老標頭為避免與人爭鬥起見，才帶着家眷到這裏來就親，不料走在饒陽縣境，就遇見那女魔王和兩個男子，雙方刀劍相拚起來，自己那時正走在那裏，才拔劍相助，結果把那女魔王和一個男賊砍傷，另外一個男賊逃走了，當時山鄉約地保送往饒陽縣去打官司，不料那饒陽縣的知縣是個賊官，反倒將俞老標頭在監獄裏押了三日，後來花了一百多兩銀子，才把俞老標頭救出來，俞老標頭因此急氣，又加上路上的勞頓，所以走在望都榆樹鎮的地方，摔下馬去，就一病不起，臨終時囑咐自己送俞老太太和姑娘到這裏來，所以自己在把俞老標頭暫時葬埋在榆樹鎮之後，就把俞老太太和姑娘送到這裏來了，然後又說：自己原是紀廣傑的弟子，因此與俞老標頭有叔姪之誼，現在把俞老太太和姑娘送在這裏，自己算是辦完了俞老叔的遺命，等到秀蓮姑娘孝服滿後，與這裏的二少爺成了親，再辦俞老叔連靈回籍之事，至於自己因為到北京還有

要緊的事，不敢再耽誤了，所以打算明天就走。那孟永祥老標頭聽了李慕白所說的這些事，不禁感歎，就拭着眼淚說：「真是想不到，我俞老哥會遭遇了這些不幸的事情，本來我在年輕時，與我老俞哥同在北京泰興標店作標頭，我的武藝多半是他所傳授，後來他回到家鄉鉅鹿去開標店，過了兩年，我也在這裏開了標店，每隔一年半載，我必要到鉅鹿縣去看望他，因此我們就約定將來作兒女親家，後來他把劉慶薦到我這裏，劉慶才對我說，他因為殺死何飛龍，自己灰了心，把標店關門了，何飛龍也是我年輕時的朋友，那時他與俞老標頭的交情，比與我還深厚，想不到後來因為何飛龍走入歧途，到了暮年，兩個老朋友倒拚起命來了！我爲此事也十分難過，又因爲年老不願再出遠門，所以就派人帶了一封信去安慰我的俞老哥，這幾年我也不斷地派人去看他，回來的人都說他很享福，身體也還康健，何飛龍的事我也早把它忘了，想不到他還有兒子女兒女婿，如今生生把我的俞老哥給逼死了，咳，我想他們大概是前世的冤家吧！」接着又皺眉說：「這兩年來，我的心緒也不好，我的二兒子思昭，從去年春天離家，至今並無下落，要不然也就早把俞姑娘接來，給他們完了婚事了！」李慕白在旁聽着，不禁十分驚訝，便問說：「這位二令郎，爲什麼事離開家沒有下落呢？」孟永祥老標頭見問，遲疑了一會，良久才歎了一口氣說：「我這個二兒子，人極聰明，只是生性驕傲，不聽我的管束，九歲時他就丟失了，就有幾年不知下落，那時我還以爲他死了呢，可是過了幾年，到他十三歲的時候，回來了，原來他跟着幫匪人走了，這幾年到過蒙古，到過河套，跟盜匪在一塊住過，跟兵隊也住過，他竟學了一身武藝，並且字也認得了，我便叫他入

學讀書，他也變得很安靜，並且自己天天溫習武藝，刀劍全使得好，我便給他訂了俞姑娘，打算過個五六年就給他成親，十五歲時他就幫助我管理標店的事，不料後來他的性情又壞了，時常與人毆鬥，並且好管閒事，拿着錢隨意揮霍，在外面亂交朋友，是我和他哥哥把他管教一頓，他就更不願在家住着，去年春天，他又在本地惹了一場大禍！」李慕白本來聽孟老標頭說了那孟思昭一往的事情，就很覺得奇異，如今又聽說他曾在這裏闖下大禍，便趕緊問是什麼事，孟老標頭咳了聲，說：「我們這宣化府有一家大財主，本地人都叫他張萬頃家，因為那張萬頃有一個叔父，在禁宮中當大總管，權勢比軍機大臣還要大，就是這裏的府台大人也不敢惹他，張萬頃生性好色，家裏有十幾個妾，但他還在外面姘識着婦女，城內有一個賣菜的吳老大，他的妻子很是美貌，被張萬頃看見了，就霸佔到手裏，後來吳老大把他妻子打了一頓，他妻子就羞憤自盡了，吳老大知道張萬頃不能饒他，便逃走不知去向，也許是死了，其實這件事固然可恨，但與我們無關，不料被我那不孝的兒子思昭知道了，他竟提着寶劍找到張萬頃的門上，把張萬頃的兩條腿都砍掉，惹完了禍，他身邊一個錢也沒帶，就逃走不知去向，那張萬頃雖然沒死，可是人家那裏答應，就在衙門裏告了，幾乎把我給押起來問罪，爲此事我花了四五百兩銀子，才漸漸壓下去，可是我那不孝的兒子，永遠也不能回宣化府來了！」說到這裏，他又惋惜俞秀蓮姑娘，說：「我俞老哥這位姑娘，命也真苦！現在爸爸死了，母女無依無靠，來到我這裏，果然我那兒子孟思昭，若是個安分守己的人，現在家裏，過些日就可以叫他們成親，我這大年歲，看着心裏也是喜歡，可是偏偏我那兒子又

是這樣，現在還不知生死，豈不是把人家的姑娘給害了！咳，現在我的俞老哥也死了，我真對不起他呀！」說到這裏，不由得老淚頻揮，此時李慕白聽完了孟老標頭這些話，也不由得感慨，一面可憐秀蓮姑娘的命苦，一面却對於孟老標頭口中所說的那個孟思昭，發生出無限的敬慕，暗想：這樣說來，孟思昭一定是武藝高強，生性慷慨，十足的一位豪俠少年，這樣的人倒真不辱沒了秀蓮姑娘，於是便安慰孟老標頭說：「老叔父也不要爲此事難過，將來我若在外面遇見思昭二哥，就是他不能回來，我也得叫他設法把姑娘接去，在旁處去成婚。」孟老標頭說：「咳！接了去，不是也叫人家姑娘跟着他去受罪嗎？現在姑娘到了我這裏，我就拿他當作親女兒一般看待，好在姑娘年紀還不大，再過二年，若是準知道思昭是死在外頭了，或是他還是惡性不改，那乾脆我就認俞姑娘作義女，給他另配人家了！」李慕白聽孟老標頭這話，雖然心裏覺得不對，但因為初次見面，而且自己與俞孟兩家都沒有什麼深交，便不能再說什麼話，當下孟老標頭就站起身來，說：「我還得到裏院安慰她們娘兒倆去，」說着孟老標頭就出了櫃房，往裏院去了，這時又來了兩個標頭，那短金剛就給向李慕白引見說：「這是紀廣傑老師的徒弟李慕白，現在是送鐵翅鳴俞老標頭的家眷來到這裏。」這是我們這裏的大標頭唐振飛，許玉廷。」彼此見了禮，談了一些閒話，然後又說到這裏的二少掌櫃子孟思昭，李慕白聽他們所說的孟思昭，武藝確實高強，爲人頗有血氣，素日行俠仗義，可稱是個好漢子，只是性情古怪些，跟人總是合不來，李慕白就說：自己將來要到外面訪一訪他，許玉廷就說：「他這個人像貌可很平常，身材不高，黃瘦的臉，眼睛很大，會說好幾

省的話，蒙古話他也會說。」李慕白說：「他幼年既然到蒙古去過，想必在蒙古有朋友，也許現在他逃往口外去了。」劉慶搖頭說：「沒有沒有，他在蒙古很有名的，可是我們托了許多往口外去的客人，打聽他的下落，都沒有打聽得出來。」李慕白又問到這裏孟老標頭的大兒子孟思昶，劉慶說：「他保着標往歸化城去了，他那個人的心地和武藝，比他兄弟可差得遠了！」談了一會，劉慶就叫人給收拾出一間屋子，請李慕白去歇息，晚飯以後，李慕白在燈旁思了一會蓮秀姑娘的身世，不禁爲她傷感，又想到自己將來的前途，也是渺茫的很，歎息了一番，因爲自己明天還要上路，所以在二更的時候，李慕白就熄燈睡下了，在夢裏也彷彿看見俞秀蓮姑娘顛顛而清秀的面容，又彷彿在一個地方遇見一個少年人，那人就是秀蓮姑娘的未婚夫孟思昶，手裏拿着一口血刃，要來殺自己，自己就光明磊落地向他解釋，說自己自從曉得秀蓮姑娘已定了婚之後，便對她從無別的想法，同行數百里地，經過許多事情，自己對他處處守禮，言語謹慎，此心可對天地，不信你可以用你的刀挖出來細看，又恍恍那孟思昶聽了自己這話，很受感動，便扔開了刀，握着自己的手痛哭正在夢魂顛倒之時，彷彿有人在耳畔叫着自已，不禁一驚醒來睜開眼睛，只見炕前站着黑黝黝的一個人，這人低聲細氣地叫道：「李大哥，李大哥！」李慕白嚇得趕緊爬起來，就要取火點燈，却被那人攔住，那人說：「李大哥不要點燈，我是秀蓮，我說完兩句話就走！」李慕白這時才神智清醒，知道在自已面前的就是秀蓮姑娘，當下不禁越發驚訝，趕緊站起身來，問道：「姑娘有什麼話，請對我說吧！」那秀蓮姑娘却半晌不語，發出哽咽的聲音，良久才說：「那……老標頭的二兒子

走了一年多，至今沒有下落，李大哥知道嗎？」李慕白說：「我已知道了，那孟思昭倒是個武藝精通，慷慨尚義的人，因為他殺傷了本地惡紳張萬頃，所以才逃走在外。」秀蓮姑娘又說：「聽說還不僅爲此事，平日這裏的老標頭就不大喜歡他的二兒子，他的大兒子孟思祀，聽說是個頂壞頂兇惡的人，他打算將來獨霸家產，才將他的兄弟擠出去！」說着又是哽咽着痛哭，李慕白也歎了口氣，便安慰秀蓮姑娘道：「姑娘也不用發愁，我明天就走，到外面設法找着孟思昭，無論如何也要勸他把姑娘接走，」秀蓮姑娘聽了，似乎放了心，又彷彿十分羞澀，李慕白隱隱見她的手動了動，似乎在擦眼淚，少時秀蓮姑娘就說：「我現在沒有可依靠的人，一切就都求李大哥分神了！」李慕白說：「姑娘何必跟我客氣，我就拿姑娘當我的胞妹一樣看待，我一定盡心盡力設法找着那孟思祀兄弟。」秀蓮姑娘聽了這話，心中越發淒慘，幾乎要哭出聲音來，李慕白眼淚也只管往下落，幸虧屋內沒點着燈，未被秀蓮姑娘看見，少時就聽姑娘說：「我走了，李大哥請歇息吧！」說着，輕輕地把屋門開開，出了屋子，一點脚步的聲音也沒有，秀蓮姑娘就往裏院去了。這裏李慕白感慨萬端，獨自坐在黑洞洞的屋子裏，擦了擦眼淚，嘆了幾口氣，想了想剛才秀蓮姑娘突然前來的事，及自己那個惘恍迷離的夢，又不禁好笑起來了，心說：我是怎麼啦？我堂堂男子漢，怎會如今竟弄得這樣兒女情長，英雄氣短！算了吧！不要再在這裏耽擱了，明天趕緊走吧！於是把門閉上，頂上一把椅子，就依舊和衣倒在炕上去睡，這時遠遠的更聲交了四下，李慕白躺在炕上，輾轉反側，怎樣也睡不着，直熬到五更大色，窗紙就露出淡青的顏色，少時就天亮了，院中的雄雞像女人

無聲一般地叫着，李慕白頭昏昏地，想到今天自己就要起身，不知爲什麼，心中就像有一絲惜別之意。懶懶地起來，這時就聽院中有脚步之聲，和刀槍相擊之聲，李慕白把椅子挪開，開門一看，就見短金鋼劉慶，和那唐振飛，每人拿着一口刀，光着膀子，正在那裏練習，李慕白看了他們的刀法，心中很覺着好笑，暗想這樣的武藝，若遇到俞秀蓮姑娘的手裏，用不了兩三個回合。就得扒下，劉慶和唐振飛見李慕白起來，故意賣弄身手，舞了半天，唐振飛先收住刀勢，向李慕白笑道：「李少爺可別笑話我們！」李慕白陪笑道：「很好，很好，唐兄何必客氣！」說着有標店裏小夥計給李慕白打來了洗臉水，李慕白洗過臉，換上衣服，這時孟老標頭披着小褂，由裏院出來，李慕白就出屋趕過去，向孟老標頭說：「孟老叔，我這就要走了，俞婦母此時大概還沒起來，我也不進裏院辭行去了，回頭請孟老叔替我說吧！」孟老標頭說：「李大爺你就在這裏多歇兩天何妨？」李慕白搖頭說：「不，不，我確實到北京去還有些事情，過兩月我再來看老叔吧！」孟老標頭見留不住他，遂就叫小夥計把他的馬備好，孟永祥老標頭和劉慶，唐振飛，一齊送李慕白出門去，李慕白把衣包和寶劍放在鞍下，就上了馬，向孟老標頭抱拳，說聲：「後會有期！」孟老標頭說：「那件事我托付你了！」李慕白在馬上說：「孟老叔放心吧！我一定留意。」當時李慕白就騎着馬往東去走，出了宣化城，只見遍野禾黍，大道平坦。朝陽射出無限的光暉，晨風飄飄地，吹着衣襟，吹着草帽上的飄帶，路上的人馬車輛，荷囊的，挑擔的，熙熙攘攘，各奔各人的前途，李慕白這時心中也寬敞了好多，彷彿覺得把自己這些日的憂慮煩惱，以及纏綿的情思，全都拋開了，一路上詢

問着道路，向前行走，雖然馬不很快，李慕白也不急着走路，可是走了兩天，就已然到了懷來縣境了，又走了不遠，前面看見蒼翠的綿延不絕的山嶺，在那山嶺上面，又有蛇一般地爬伏着的東西，那就是忽隱忽現的長城，問了問道旁的行人，據說前面就是居庸關了，李慕白記起，早先在書上看過：「居庸疊翠」乃是燕京八景之一，現在眼前既是居庸關，想離着北京大概不遠了，於是找了個鎮市，用畢午飯，便上馬加鞭快行，走了六七里地，天色已至正午，炎日當空，似火一般，炙得人渾身是汗，李慕白便勒住馬，慢慢地往前去走，又過了幾個村莊，見眼前的山越走越近，路上的行人可就不多了，李慕白暗想：聽說這居庸關乃是往北京去的要道，怎會路上沒有什麼行人呢？又想：也許是因爲天熱，這正午的時候，行路的客人們，都找了涼快的地方歇下了，所以這時路上沒有什麼行人，正在想着，忽聽一陣出鈴的響聲，從那波浪上漸漸地灑了過來，李慕白心裏很驚訝，催馬走了幾步，到了一股岔口，往北一看，只見山那裏來了幾輛驛車，驛子上全都掛着鈴鐺，車上插着紅邊黃地的標旗，旗子上也繫着鈴鐺，因此鈴聲亂響，越走得近了就越覺得噪耳，李慕白一見是標車，不由駐馬觀看，只見那幾輛車來到臨近，車上標旗寫着是「延慶全興標店」另有一根白布長旗，上寫「神槍楊健堂」，頭一輛車上坐着兩個人，跨車轅的有四十來歲，身材很健壯，車裏坐着是個瘦子，有兩撇小鬍小，全都穿着黑著涼綢的短褲褂，戴着草帽，手裏搖着扇子，後面車上坐着幾個人，都穿夏布小褂，拿着團扇，像是作大買賣的商人，李慕白看了，心裏就想着：看這標子一定是很有名的標車了，只不曉得那一個是神槍楊健堂，當下自己策馬走開，那幾輛標



車就在後面跟着，彷彿也是出居庸關的，李慕白就在這鈴聲亂響之下，往前走了不遠，忽然聽見身後有人叫道：「前面的那個人，你上那兒去呀？」李慕白在馬上回過頭去，見是那個四十來歲，身材健壯的人，跨着車轆對自己談話，李慕白就等着他那輛車過來，把馬跟着他那匹騾子，相併着走，李慕白就說：「我是到北京去的，你們那一位是楊大標頭？」那人說：「我們掌櫃子沒跟着，這是一股熟路，就是我們一個人不跟着，只叫趕車的趕着騾子，只要有我們的標旗，就是半夜裏走，也敢保沒有一點舛錯，要不怎麼會叫字號呢！」說着臉上現出驕傲的笑色，車裏那個瘦子又向李慕白問說：「你是遠處來的吧？你的膽子真不小！一個人就敢起這兒過居庸關上北京去？」李慕白一聽這話，不禁覺得驚異，說道：「這有什麼不敢走，這麼平坦的大道，一天不知要有多少人行走呢？」那瘦子一面在車裏搗着扇子，一面笑着說：「每天從這裏走的人倒不少，可是大幫客人非得有標店保着，小客人也得湊個四五十人，才敢過山進關，像你這孤身客人，幸虧遇見我們，跟着我們走還沒錯，要不然不但你的行李馬匹都得被刮去，碰巧連命也得饒上！」那跨車轆的人也說：「實在，你一個人走真危險，你就跟着我們走，只當你也是我們標店裏的夥計就得了！」李慕白一聽，雖然明知道這兩個保標的人是一番好意，但是自己的心裏彷彿覺得是一種侮辱似的，暗道：神槍楊健堂又是個怎樣的人？我李慕白何必借着他的名字，保我的平安呢？於是就傲然地說：「這倒不必，我既然一個人敢走這條山路，我自然不怕什麼山賊，他們不刮我便罷，若敢劫我，那我非得把他們賊子賊孫全都殺盡了不可！」說着，微笑着拍着鞍下的寶劍，說：「這就是給我

保標的！」那車上的兩個保標的，一聽李慕白這話，不由都怔了，那跨車轎的人問說：「朋友，你貴姓大名，一向在那個標店裏作生意？」李慕白笑着答道：「我叫李慕白，我不是保標的，我只是會使幾手寶劍。」那兩人一聽，李慕白這個名字，他們在江湖上並沒聽說過，便不禁有些瞧不起他，說道：「朋友，我勸你趁早兒別逞強，你得打聽打聽那居庸關山上的寨主是什麼人物，不用說閣下，就是我們的掌櫃子神槍楊三爺，也不能得罪他！」李慕白問道：「你告訴我，居庸關山上的賊首，叫什麼名字？」跨車轎的人說：「你在這裏千萬別這麼賊呀賊呀的亂說，倘若被人聽見，連我們都受連累，那居庸關山上的寨主，名喚賽呂布魏鳳翔，原是北京城最有名的標頭，一口寶劍，一枝畫戟，天下無敵，因為在北京得罪了瘦彌陀黃四爺，二人比武三次，不分勝敗，後來黃四爺請出來世襲安定侯銀槍將軍邱廣超，兩個人才把魏鳳翔打敗，魏鳳翔一怒，他才來到居庸關山上，因為他是標行出身，所以決不打劫標車，他佔山爲王的意思，就是因為黃四爺在口外有買賣，黃四爺手下的人若想出入居庸關，那他是非劫不可！」李慕白笑道：「這口氣可真賭毒利害，因為與人比武敗了，就不惜落草爲寇，我再打聽打聽，這個黃四爺又是何許人物？那個姓邱的，一個侯爺爲什麼要幫助他？」跨車轎的人說：「大概你這是頭一次到北京去吧？要不然你怎麼連北京城這麼有名的兩位好漢，全都不曉得呢？我告訴你，黃四爺名叫黃驥北，是有名的外館黃家，專作蒙古買賣，在張家口，歸化城，全都開着許多大買賣，黃四爺家大業大，本人的武藝又極爲高強，慣使一對護手雙鎗，除了魏鳳翔之外，他沒遇見過對手，他生性好佛，時常拿出許多錢來修

廟，放齋，捨粥，捨錢捨棉衣，因此人呼他爲瘦彌陀；那邱廣超是世襲安定候爺邱立德的大少爺，他的府就在西城北溝沿，雖是個公子哥兒，可是自幼學得通身武藝，一桿銀槍真賽過當年的趙子龍，有人說他比黃四爺的武藝還強得多呢，可是他們兩人沒比過武，因爲他們是最好的朋友，你將來到了北京就知道了，這二人在北京真是頭一等有名的人物！」這些話在李慕白真是聞所未聞，心裏十分高興，暗想：我到了北京，若沒事時，倒可以會會這兩個貴姓？」看他們到底是怎樣的人物。當下他又問那兩個人，說：「咱們談了半天，我請教你們二位，我們都是滄州人，一向在延慶幫助神槍楊三爺保標。」李慕白問說：「你們楊三爺的武藝也不錯吧？」孫七詫異道：「你連楊三爺也不知道？我問你，你是那兒的人呀？」李慕白笑着答道：「我是南直隸人。」孫七說：「就是南直隸的人，他應當曉得楊三爺的大名，楊三爺是順天府直隸省頭頭有名的標頭，那一桿神槍，不要說別人，就是銀槍邱小侯爺的槍法，還有許多是跟楊三爺學來的呢。」李慕白聽罷，點了點頭，心想：怎麼這些人都講究使槍呢？若有什麼神劍，銀劍將軍，我倒可以跟他們比一比，當下一面談着話，車馬往前去走，那孫七劉五這時十分謹慎地囑告李慕白說：朋友，現在可快到居庸關了，你可留點神，要不然回頭真遇見了賽呂布魏鳳翔，你把他給得罪了，他要是跟你爲難，我們可誰也幫不了你！」李慕白微笑着道：「你們二位放心吧，我就是出了什麼事，也不能叫你們二位跟着受累。」一面說一面往前走，眼看就進了山路了，此時連長城上的垛口都看得很清楚了，李慕白看了

山勢的雄險，長城的偉大，不禁想到當年修造長城的艱難勞苦，又走了不遠就見後面的幾輛車全都停住了，鐵腦袋孫七趕緊也叫車站住，李慕白撥過馬往後去看，只見後面來了五個人，全都穿着短汗褂，敞着胸，有兩個戴草帽的，那三個人就拿手巾包着頭，手裏全部拿着刀，李慕白就知道這一定是那賽呂布魏鳳翔手下的強盜，此時就見孫七劉五二人跳下車來，走過去，一齊向那五個強盜含笑抱拳，說：「你們幾位是魏二爺那裏的嗎？」一個強盜就說：「不錯，你們是那家標店的？」孫七說：「我們是延慶神槍楊三爺那裏的，兄弟名叫鐵腦袋孫七，那五個強盜聽了，也一齊抱拳，說：「原來是神槍楊三爺那裏的，那應就請賞一張名帖過去吧。」孫七到車裏拿了一張名帖，交給那爲首的強盜，說道：「請幾位老兄把名帖呈給魏二爺，並說我們楊三爺問他好。」那強盜接過名帖，便點頭說：「交給我們吧，你們就請吧，」說話時一眼看到李慕白，便以爲也是神槍楊三爺手下的標頭，他們也不細問，便拱了拱手，一齊提刀回身走去，他們才走了幾步，這裏孫七劉五剛要上車，這時候李慕白已經下了馬，由鞍下抽出劍來，趕過去喝一聲：「站住！前頭的五個賊人嚇了一跳，趕緊回身去看，李慕白就冷笑着說道：「你們幾個人還沒跟我要名帖呢？怎的就走了！」那五個人全都覺得詫異，爲首的說道：「你不是楊三爺手下的嗎？」李慕白搖頭說：「我向來就不認得什麼楊三爺，我姓李我叫李大爺。」那強盜孫七劉五一看李慕白婆關禍，便嚇得噤說：「我們不認得他，是剛才在路上遇見的，他不是我們標店裏的人！」李慕白說：「對了，我李慕白是堂堂好漢，決不能仰仗你們楊三爺的名子，叫強盜放我出關，現在我說明白了，你們這夥強盜愛

打愛劫就上前來吧，只要能敵得住我這口寶劍！」那五個強盜氣得全都潑口大罵，並說道：「既然你不是楊三爺手下的，我們就不能饒你，來，你先把寶劍扔下，把馬跟行李給我們，」說時提着刀一齊奔過李慕白來，李慕白却微微冷笑，把寶劍揚起，向那爲首的強盜砍去，那強盜趕緊用刀把劍架住，說道：「喝，你還敢動手找死嗎？」說着五口刀一齊向李慕白砍來，李慕白的寶劍東砍西刺，不一會就刺倒了兩個人，那三個更不是李慕白的對手了，又戰了幾合，那三個強盜簡直沒法招架了，就一齊轉身，撒腿就跑，李慕白追過去，又砍倒了一個人，便向那兩個逃走的賊人說：「你們去把那賽呂布魏鳳翔找來，你告訴他，我在居庸關口等着他，他要不服氣，叫他趕緊到那裏找我去」，說着，又去看那躺在地下的受傷的三個強盜，只見有一個傷勢太重，已然暈將過去，那兩個一面疼得哼哼嚶嚶，一面向李慕白求饒，李慕白說：「我也不要你們的性命，不過你們這夥賊人平日作惡多端，也應當今天叫你們吃些苦頭，你聽明白了沒有？我叫李慕白，與那神槍楊健堂無干，現在我到居庸關口去，在那裏等一會，賽呂布若打算報仇，就叫他趕快到那裏找我去，若是遲了，我可就走了。」說着牽過馬來，收起寶劍，上馬揚鞭走去，此時那孫七劉五，看見李慕白在這裏傷了人，闖了禍，他們嚇得趕緊催着那幾輛車，鈴聲雜亂，很快的逃走了，李慕白不慌不忙地，騎着馬少時就到居庸關口，因想要等一等那賽呂布魏鳳翔，便在關口鎮上找了一家茶館，喝茶歇息，一面暗想：這居庸關乃是由北京往口外去的要道，豈容有像魏鳳翔這樣的強悍匪人在此盤據，不知道這裏的官兵爲什麼不管？喝了幾碗茶之後，也不見那魏鳳翔和山上的賊人找來。心說：也許他

們曉得我李慕白不是好惹的，不敢找我來了，那我又何必再在這裏傻等他們，於是便付了茶資，上馬順大道往東南走去，越走天越熱，路上的人越多，此時天上遮滿了烏黑的雲氣，悶得人身上更覺難受，少時天上轆轤地響起雷來，路上的人全都亂跑，喊着說要下雨，李慕白身邊也沒帶着什麼油布衣裳，也就加緊催馬，走下不到十幾里地，天空越發陰沉，雷聲越發真切，路上一個行人車馬也沒有了，接着就有很大的雨點打在李慕白的草帽上，此時前後看不見村鎮，只得冒雨催馬前行，五月天氣的雨只要一下，就下得很大，雨絲像箭一般地把馬身上和李慕白身上滿淋得是水，草帽沿上也像瀑布似的流下水來，四下看去，只見禾麥動搖，霧氣茫茫，雨聲和田禾的搖曳聲攪在一起，如同響起了一陣噪耳的鑼鼓，道旁的小溪，水都溢到岸上來，地上的濘泥有二寸多深，馬蹄只要陷在裏面就不容易再拔出，李慕白一面拿手巾擦着臉上的水，一面用鞭子抽馬，心裏却說：糟了！這們大的雨，要是找不着一個宿處，那可怎麼辦呢！自己坐下的這匹馬，本來是花了四十幾兩銀子買來的，又老又瘦，由冀州到宣化府那一條長路上，本來就快把這匹馬給累死了，何況如今由宣化府往北京來，這條路是又遠，山路又多，十分的難行呢？在這大雨之下，李慕白恐怕把馬滑倒，自己摔一身泥倒不要緊，若是馬摔壞了起不來，那才更糟了，遂只得冒着雨慢慢向前行走，身上雖已被雨淋溼，但倒覺得分外涼爽，走了半天，雨才住了些，可是天色也快黑了，好容易才看見前面有一座城市，於是放下了心，就慢慢走近城市，在城外找了一家店房，先叫店夥把馬牽到棚下去喂草料，李慕白進到屋內，把渾身上下的衣褲襪子全都脫下，擲了一地的水，然後換上乾衣

服就坐在炕頭上，叫店夥給沏來一壺茶，喝了幾口茶，心中才覺得痛快些，這時店夥把油燈點上，然後又問李慕白吃什麼飯，李慕白說：「炒一盤豆腐，拿幾個饅頭來就成了。」又問：「你們這是什麼地方，離北京還有多遠？」那店夥說：「我們這裏是沙河城，你要上北京，馬快一點，一天也就趕到了。」李慕白一聽距離北京只有一天的路程，就放了心，暗道：走了這許多日，才算到了北京，恐怕我的表叔都等急了，他那裏知道我在路上管了一件閒事呢？因此又不禁想起俞秀蓮姑娘，就彷彿眼看她那嬌美秀麗而略帶憂抑的面容正在那裏啼哭呢，呆呆地想了半天，店夥把菜和饅頭給他送來他都不知道，後來店夥問他還要什麼不要，李慕白方才明白過來，一面搖頭說：「不要什麼了。」一面拿起筷子來吃飯，一面却自責道：我怎麼又犯了癡病，我雖對俞秀蓮有情，但她與我却無緣，我這樣時常的爲她失魂散魄，不但失了我的品行，並且也足以消磨了志氣，還是把這一些煩絲情網用利劍斬斷吧。少時吃畢飯，便關好門，在炕上靜臥，聽得窗外依然有淅淅瀝瀝地雨聲，彷彿故意逗人的愁思，李慕白歎了一口氣，就吹燈睡去，到了次日，忽被外面一陣吵鬧的聲音攪醒。

## 第八回

立決雌雄青鋒降畫戟  
從今顛顛壯士困窮途

李慕白由夢中驚醒，一看窗紙已然發白，也聽不見雨聲，只有幾個人在院中吵鬧，聽有一個啞嗓子的人，怒聲問說：「我問你們這裏昨天來了一個姓李的沒有？」又聽是店夥的聲音說道：「我們這裏，一天來來往往的客人多極了，我們那裏記得清誰姓張，誰姓李呀！」又聽

那啞嗓子的人罵道：「渾蛋！我沒跟你說嗎？這姓李的有二十來歲，騎着一匹馬，帶着寶劍。」店夥却說：「我們這兒沒有住着寶劍的客人。」又聽有許人在旁勸說：「既然這裏沒住着什麼姓李的客人，你就到旁的店裏找去罷！」那啞嗓子的人說：「旁的店裏都沒有，其實你們這裏沒有這個人也不要緊，不過你這個當夥計的不能這麼說話，大清早晨的我不願意惹氣，要不然我真給你一刀！」那店夥冷笑的聲音說：「你憑什麼給我一刀呢？你是強盜也不能這麼不講理呀，」李慕白曉得必是那饕呂布找自己來了，心說：這強盜膽子真不小，敢到這地方來！遂就把門開了，挺着胸出去，高聲問道：「什麼事，是找我的嗎？」這時院中站着四個夥計和本店住着的十幾個客人，以及那來此找李慕白的三個人，全都吃了一驚，把目光齊都集在李慕白的身上，李慕白也仔細打量那三個賊人，只見爲首的是身穿青洋縐長衫，大鬆辮，年有二十七八歲，高身材，紫黑臉龐，大諒此人就是那居庸關上的強盜睿呂布魏鳳翔，後面跟着兩個人全都是藍布褲褂，一身泥水，盤着辮子，倒都很像山賊的樣子，其中一個提着一口刀一口劍，那身穿青洋縐長衫的人看了看李慕白，便走上前來，問道：「你就姓李嗎？」李慕白毫無懼色，就點頭說：「不錯，我姓李我叫李慕白，在居庸關道上殺傷三個強盜的，那就是我。」那人微點頭說：「好，原來你就是李慕白，你殺傷人的事我不管，我只聽說你這個人高傲的很，我現在找你來，就是爲請教請教！」李慕白笑了，說：「你說我高傲，我倒不覺得我怎會高傲，若講比武，那我也可奉陪，不過你須先通出名姓來，我不能跟無名小輩比武，那對面的人怔了一怔，剛要想個別的名字，李慕白就說：「你放心，我不是吃公家飯的，我



不能爲官家捉賊，我就問你吧，你是姓魏不是？」魏鳳翔咬着牙說：「不錯，我就姓魏，」李慕白笑道：「好了，你把你的方天畫戟取來，我回屋去拿寶劍，這個院子也很寬，咱們就在這院裏較量較量。」原來那魏鳳翔還有兩個手下的人在店房外等着，給他牽着馬拿着畫戟，當下魏鳳翔一面叫人去把戟取來，一面向四下抱拳，說：「衆位朋友，我姓魏，今天我這李慕白來，也非是有什麼仇恨，不過是因爲他這個人太是驕傲，在江湖上說了許多大話，我聽着氣忿不平，所以才來找他較量較量！」一些客人聽了，有的本來要走，現在也不走了，站在台塔上，等着看二人比武，店裏的掌櫃子和小夥計却過來把魏鳳翔圍住，說：「你們別在我們店裏比武呀，門口也很寬敞，你們到那裏愛怎麼打怎麼打！」魏鳳翔推了店掌櫃子一把，臉上帶着兇惡之色，說道：「你放心，決出不了人命！」此時李慕白自己換了短衣，由屋內提着寶劍走出來，魏鳳翔也掖起了衣襟，他手下的人把畫戟遞在他的手中，李慕白就上前問道：「姓魏的，你現在是打算拚命，還是打算比武，要拚命咱們還是到外面去，犯不上帶累人家店家。」店夥在旁說：對，對，李老爺說的這話是明。你們還是上外頭打去吧！」魏鳳翔搖頭說：「不用，外面地上滑是泥，施展不開」遂向李慕白道：「咱們兩人沒有什麼不供戴天之仇，用不着拚命，還是比武好了，我若贏了你，你要當着衆人給我叩一個頭，要不然你得跟着我走，由我發落。」李慕白說：「我若贏了你，你可也得照樣給我叩頭？魏鳳翔氣得臉上越發紫紅，說道：「那是自然！」說時把手中的畫戟一幌，直向李慕白的前胸刺來，李慕白用寶劍一磕，將魏鳳翔的畫戟撥開，聳身一劍砍去，魏鳳翔閃開身，把戟向着李慕白前胸亂點，

李慕白只用劍去磕，忽然魏鳳翔的着數改變，把戟向李慕白的咽喉，惡狠狠刺去，李慕白閃開，寶劍順着他的戟桿削去，魏鳳翔趕緊退後兩步，把戟抽回。李慕白撲奔過去，擰劍就刺，魏鳳翔左閃右躲，雖然寶劍挨不着他的身上，但他的戟却緩不過手來，旁邊看熱鬧的人見李慕白快要勝了，全都大聲喝采，此時忽見魏鳳翔用戟把李慕白的寶劍架住，說道：「先別動手！」李慕白收住劍勢，問道：「你認輸了嗎？」魏鳳翔喘了兩口氣說：「勝敗未分，我憑什麼認輸？不過這院子太小，旁邊看着的人又多，我恐怕傷了別人，戟掄不開，我打算換寶劍使用，你敢跟我劍對劍的比武嗎？」李慕白笑道：「你外號叫賽呂布，你使戟我且不怕你，你若換了寶劍，我更得贏你了，你自己斟酌着吧，揀你那拿手的兵刃去使。」魏鳳翔氣忿忿地，把戟一扔，他手下的人把寶劍遞給他，魏鳳翔掄劍向李慕白就刺，李慕白也用劍相迎，當時兩口寒光，上下飛舞，二人全都身手敏捷，左右躲閃前後進逼，劍和劍磕在一起，鏗然作響，有如龍吟虎嘯之聲，二人往返三十餘回合，並不分勝敗，旁邊看着的人，有的爲李慕白擔心，有的爲魏鳳翔弔膽，全都看得呆了，見二人越殺越兇，越逼越近，就忽見李慕白的寶劍一幌，那魏鳳翔立刻跳到一旁，他的左臂上立刻流下鮮血來，他手下的人趕緊上前把他攙扶住，李慕白也收住劍勢，傲然地向魏鳳翔笑道：「現在你還不認輸嗎？」魏鳳翔此時連差帶氣，那張紫黑的臉越發難看，他忽然大叫一聲，扔下劍，暈將過去，幸被兩個人攙扶着沒有倒在地下，李慕白冷笑着道：「你不用裝死，告訴你，我用不着你給我叩頭，像你這樣的本領，還得投師再練幾年去！」剛才那店房的掌櫃子和夥計，因爲看魏鳳翔的來勢太兇，還

不敢怎樣惹他，現在見他被李慕白砍傷了，就齊都變了臉，罵那兩個跟着魏鳳翔的人說：還不趕緊把他抬走，非得等着他死在我們這兒是怎麼着？」旁邊有客人說：「傷到不重，他是怕磕頭，所以才裝死，」有一個店夥就罵：「像這樣的本事，還出來洩什麼氣！」此時那兩個小強盜已把賽呂布魏鳳翔給抬出店門去了，遂後又進來一個小強盜，檢起那桿畫戟和那口寶劍，然後又問李慕白是幹什麼的，在那裏住家，李慕白還沒答言，幾個店夥和幾個客人上前連踢帶罵，就把那小強盜趕出去了，這裏李慕白向店家和衆客人抱拳，連說攪擾，然後回到屋內，把寶劍入鞘，本想要即刻起身，可是又怕那魏鳳翔再來生什麼事，再說攪擾，然後到店裏攪了半天，完了事自己一走，難免要挨店家的罵，不如在這裏吃完早飯，多給店家些賞錢，然後再趕往北京去，也就完了，正要坐下歇息一會，忽聽屋門外有人是北京的口音，問道：「李爺在屋了嗎？」李慕白問：「是誰？」趕緊開門一看，就見是個年約三十來歲，矮身材，身穿一件官紗大褂，足登薄官靴的人，李慕白認得此人是這裏住的客人，剛才自己與魏鳳翔比武之時，他曾在旁看着，那些人裏只有他最高興喝采，只有他給自己喝的采最多，當下李慕白將此人請到屋內，讓座，此人也很客氣，向李慕白笑着說道：「兄弟名叫德嘯峯，是正白旗滿洲旗人，現在內務府堂上當差，因為平日也愛好武藝，喜同標行朋友，護院的把式們結交，所以有人送給我一個綽號，叫作鐵掌德五爺，」李慕白連連抱拳，說：「久仰，久仰！」又說：「大概德五爺練的是氣功和腕力了？」鐵掌德嘯峯笑道：「什麼氣功腕力的，不過也就是會瞎打幾手兒罷了！遂又問說：「李老兄的大號怎麼稱呼！府上是直隸省那一縣？現

在到北京去有什麼貴幹？」李慕白就通了姓名，又說：「自己是冀州南宮縣人，現在到北京是看望在刑部作主事的一位表叔，那德嘯峯似乎很是驚訝地說：「怎麼你老弟是南宮人，却由居庸關來呢？」李慕白說：「我是先到宣化府看了一位朋友。」德嘯峯說：這就是了，我是因爲在這裏有些地租子，現在正鬧着糾葛，所以我才親來料理，大概再過一兩天，我就回北京去了，我住在東四牌樓三條胡同，路北一個大門，那就是舍下，李兄到北京之後，如若有暇，可以到舍下去坐坐，」李慕白說：「我到北京之後，一定要到府上去拜訪，」德嘯峯又問到李慕白與那魏鳳翔比武的事。李慕白因見德嘯峯爲人直爽慷慨，不似什麼奸狡之徒，遂就把自己的來歷，大概說了一番，又談到居庸關遇着強盜，以及自己故意要鬥一鬥那賽呂布魏鳳翔的學情，鐵掌德嘯峯聽了，不禁越發敬佩，說道：「這樣說來，李兄你竟是文武全材，真可當儒俠二字無愧了，」李慕白笑着說：「德大哥太過獎了，兄弟那裏當得起儒俠二字，本來我學書學劍，一無所成，才來到北京想托親戚謀個小事，那裏敢在北京這大地方逞什麼英雄？不過我聽說現在京城裏倒很有幾位武藝高強的人，將來如有機緣，倒想會一會他們。」德嘯峯說：「若論武藝，我們北京現在倒有幾位，就舉最有名的說，現在北京的小侯爺銀槍將軍邱廣超，那真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還有外館黃家的瘦彌陀黃驥北，慷慨好義，更是出名的俠士，鐵貝勒府的小貝勒鐵二爺，外號人稱小虬髯，武藝更是高強，我跟這三位雖然都認識，但也不過遇着紅白喜事，趕一個人情，深交情却沒有，因爲人家是富貴門第，咱們也不便高攀。」李慕白說：「他們有錢的人家能夠花錢請名師，而且有的是開功夫練習，自然

武藝要好了，可是若走在江湖上，就不知怎麼樣了。」德嘯峰說：「邱小侯爺會跟着他父親出過一次兵，很立了些功勞，不過他是不願意作官，要不然至小也得作個總兵，瘦彌陀黃四爺也常到口外去，口外那些強盜沒有一個不聞風遠避的，由此就可知他們確實是有真本領，並不是徒有虛名。」李慕白聽了，對於這邱廣超和黃驥北越發景慕，暗想：我到了北京之後，非要會會這兩個不可，當時德嘯峯和李慕白又談了一會，他便告辭，回他的屋裏去了，李慕白吃過了早飯，便給了店飯錢，把馬備好，先到德嘯峯屋內去告辭，然後就牽馬出了店門，德嘯峯把他送出門口，很誠懇地說：「咱們到北京再見吧！」當下二人拱手作別，李慕白就上了馬，離了沙河城往北京走去，因為雨雖住了，但路上濘泥難行，又加着天氣太熱，所以當天走不到北京了，到了清河鎮天已黃昏，李慕白就找了店房，歇了一宵，次日清早再往南走，有八九點鐘的時候，就看見了北京的城垣，只見形勢壯麗，人煙稠密真不愧是歷代名都，李慕白素日聽說北京城的人是最愛笑話人的，而且有許多地方，不許騎着馬走，所以一到德勝門前就下了馬，把青洋縐的大褂取出穿上，帽子戴得端正些，牽着馬進了城，就想：自己的表叔祁殿臣住在南半截胡同，大概一定是得往南走了，可是北京城之大，要憑着自己瞎找，一定是找不到的，於是就向路上的人去問，那人倒是很和氣，說道：「這兒是德勝門大街，南半截胡同在順治門外，離這兒可遠啦，我要告訴你，你也找不着，乾脆你就一直往南走，那裏有一條胡同，叫蔣養房，由蔣養房一直走，出了西口兒，就是新街口，在那裏往南就看見順治門啦，可是看見雖然看見啦，要走可還得走十里地呢！」李慕白聽這個人指

手畫脚地告訴了自己半天，自己還是不大明白，只得道了聲「有勞！」遂就牽馬到了德勝橋，又向人打聽，才找到那蔣養房，走出蔣養房西口，就見街上的行人益多，兩旁的鋪戶益加繁盛，李慕白見有人在街上騎着馬走，自己遂也上了馬，順着大街一直往南去走，走過了西四牌樓，就看見對面遠遠有一座城樓，十分的巍峨壯麗，心說：這一定就是順治門了，於是一直走去，走了半天才出了順治門，然後再下馬去，向人打聽原來那南半截胡同已離此不遠了，李慕白因爲自覺得滿面風霜，不便立刻去見表叔，遂就向人問附近那邊有店房，有人指給他說：「這條胡同叫趕驢市，一直往東就是西河沿，那兒有幾十家店房呢，」李慕白遂就找到西河沿，看見那裏真是店房不少，不過都是高門大戶，比小縣城裏的縣衙門還威風得多，掛着「仕宦行臺」等等的金字招牌，李慕白心說：我又不是作官的，這種闊店房住不起，而且叫表叔知道了，也必說自己太妄費，於是在附近找了一家小店房，字號叫元豐店，遂就進去，把馬交給店家，找了一間小房間，洗過臉，換上一身褲褂，外罩青洋縐長衫，穿上一雙薄底靴子，戴上青紗小帽，手拿上一柄摺扇。就跟店家打聽明白了往南半截胡同去的路徑遂就出了店房，順路走去，最容易才找到那南半截胡同，進了胡同，打聽到那那主事的門首，一看是一個青水脊的門樓門框上釘着「善德堂那」的紅漆金字的小牌子，李慕白曉得這是姑母家的堂號，看見門開着半扇，遂就上前打門，少時裏面有人答應了一聲，出來了一個二十來歲，穿着月白大褂，黑紗坎肩的人，就問李慕白找誰，李慕白看這個人大概是表叔的跟班的，遂就說：「我姓李，是從南宮來，這裏的祁老爺是我的表叔，」那跟班的趕緊請安，笑着說：

「原來你是李少爺，我們老爺跟太太這些日子淨盼着你呢，你請進吧！」一面說着，一面在前面帶路，回道：「南宮縣的李少爺來了」進了屏門，到客廳裏，李慕白一看，屋裏不過陳設幾張榆木擦漆的桌椅，掛着幾幅字畫，並沒有什麼富貴氣象，李慕白就曉得自己表叔的居官一定很是清廉，那跟班的請李慕白在這裏坐了一會，他就到北房裏去回稟，待了一會，又進到客廳裏說：「老爺太太請李少爺到上房去見。」李慕白站起身來，用手擰了擰衣服，就跟着那跟班的，恭恭敬敬地到了北房裏，就見這屋裏倒還華貴些，李慕白的表叔那主事坐在一張烏木椅子上，李慕白上前深深打躬，並說自己的叔父嫡母和姑母全都問表叔表叔好，這時那主事的夫人楊氏也由裏間出來，說：「姪子你怎麼這時候才來呀，幾時起家裏動的身呀？」李慕白見問，不由臉上微紅，說：「我倒是上月從家裏出來的，可是在半路上病了幾天，所以今天早晨才進的城，」那主事點頭說：「我看你臉上的顏色就不好，你坐下吧！」李慕白等表叔落了座，自己才在旁邊板凳上坐下，就見那主事彷彿不大高興似的，一手揮着鵝毛扇子，一面說：「我在四年前，回家去見過你一次，現在你倒是比早先才高了，可是瘦了，大概是你不常出門的緣故，本來從去年你姑媽就托人帶信來叫我給你找事，可是你知道，我不過是一個小京官，雖說在刑部裏，可是我又不像別人那樣會找錢，所以名兒是主事，其實窮得很，現在當朝的一般貴人，我也沒有什麼來往，你又不過是個生員，沒中過舉，要想給你找差事，實在是「不容易！」那主事說一句，李慕白應一聲是，同時心裏十分難過，又聽他表叔說：「好容易在前些日，部裏文案上死了一個先生，可以借着這個機會，補上一個人，恰巧

我認得一個人正往大名府有事，我就叫他帶去一封信，本想你見了信就起來，沒想等了你好個多月你也不來，人家就補上人了，也算你時運不濟，把這麼好的一個機遇又放過去了！」李慕白聽了，倒不爲此事惋惜，只是想到自己的將來難辦，已經來到北京，自然無顏再回鄉里，可是在這裏長期住開也不行，因此不由把眉頭皺了皺，祁主事又問，「你沒帶着什麼行李嗎？」李慕白說：「就有一匹馬和一個包袱，現在店房裏了，」祁主事又問住的是那一家店，李慕白就說是西河沿元豐店，祁主事沉思了一會，就說：「你先在店裏住着吧，我這裏也沒有富餘房子，而且有你兩個表妹，你在這裏住着也拘束，有工夫寫幾篇小楷來，我一看，然後再給你想法子，你若沒錢用時，可以跟我說。」李慕白連連答應，又跟他表叔表嬸談了幾句話，因見他表叔坐在那裏打了一個哈欠，心說：天氣熱，大概表叔要睡午覺，自己不便在這裏打攪，遂就向表叔表嬸告辭，那祁主事也不多留他，就說：「明天你再來，頂好在下午三四點鐘左右，那時候我正在家，」李慕白連連答應，跟班的把他送出，說「李少爺明天來呀！」李慕白點了點頭，拖着沉重的脚步往北走去，一面走一面暗暗歎息，心說：我李慕白怎麼這樣時運不濟，雖然那刑部文案的小事，就是讓我去做，我也不屑於作，可是現在竟落得落拓京華，雖然表叔說是我用錢時，可以向他開口，但我難道真能向人家伸手要錢花嗎？走到菜市口，找了一家紙店，買了兩個宣紙的白摺子，和一枝寫小楷的筆，手裏拿着這個東西，却比拿寶劍還沉，心說：這筆墨真害了我了！我若像我父親，一口寶劍，飄泊天下，那也倒爽快，現在至多了在衙門裏去寫公文，若幹幾年，恐怕把我的少年壯志都給消磨了！



回到店裏，把紙筆向桌上一擡，並不去寫小楷，吃畢午飯，倒在牀上就睡，直睡到黃昏時候，晚飯以後，到前門大街遊了遊，看那商鋪繁華，行人擁擠，倒也略略開心，少時回到店房裏，獨對着孤燈，十分煩悶，又看見桌上放着的紙筆，覺得這件事不辦完還是不行，既然表叔向自己要小楷看，自己若不寫出，就沒法再見表叔去了，於是長長地歎了口氣，從行李內把墨硯找出，把墨磨好，剛要濡筆去寫，就聽旁的屋裏的客人，有的高聲談笑，有的扯着嗓子怪聲怪氣地唱二黃，攪得李慕白心裏更煩，而且屋中十分悶熱，出了滿身的汗，李慕白放下筆，歎息了一會，便決心明天再寫，遂即把燈吹滅，躺在牀上搥着扇子，心裏却又想起俞秀蓮姑娘來了，不知她現在怎麼樣了！這時旁的屋裏有人高聲唱道：「店主東帶過了黃驃馬，不由得秦叔寶淚如麻……」聲調蒼涼頹靡，觸到李慕白的心上，越發難受，就想：在北京再住幾天，如若還沒有事作，就把馬賣了，隻身單劍，闖江湖去！愁煩了半夜，才迷迷糊糊地睡去，到了次日，李慕白萬分無奈地，才耐着心，寫了一張小楷，自己看了倒還滿意，只是想到十年以來，筆硯誤人，又不禁的傷心，到了下午，又到南半截胡同去見表叔，不想那主事因為今天有個約會，一下班就出去了，李慕白只得見了表嬸，表嬸就說：現在京城，百物昂貴，主事的官兒，掙不了多少錢，應酬又很大，所以家裏弄得很虧空，屢次想活動個外任的官兒作，可是都沒成，然後又說到李慕白的親事，他表嬸就說：「你的叔父嬸娘也不辦正事，怎麼你這麼大了，還不給你成家，難道還叫你打一輩子的光棍不成？」李慕白聽了這話，不由臉紅，就說並不是自己的叔父嬸母不張羅自己的親事，却是自己想舉也沒中，事

情也找不成，所以不願意這時就娶妻，他表嬸點了點頭，說：「你倒是有志氣，慢慢地看罷，你表叔若給你找着差使，親事交給我，我倒想到一個姑娘，也算咱們的鄉親呢，李慕白是聽了旁人一提到他的婚事，自己就覺得難過，當下好容易才把表嬸支吾過去，又等了半天，不見表叔回來，天色已快晚了，李慕白就把自己寫的那篇小楷留下，起身告辭，他表嬸還要留他吃晚飯，李慕白謝却了，便回到店房中，因為今天他表嬸提到他的婚事，這更使他傷心，晚飯時喝了幾盞悶酒，覺得渾身發熱，屋裏氣悶，實在坐不住，便穿上長衫，出了店門，穿着幾條胡同隨意地走，越走覺得越熱鬧，不覺走到一條胡同，只見面對面的小門，門首全都掛着輝煌的門燈，每個門首都停放着幾輛很漂亮的大鞍馬，在胡同往來的人，多半是些衣冠富麗，喜笑滿面，都像些達官闊少，巨商富賈之流，在各門前三三五五地出來進去，李慕白看了人家這樣得意歡喜，自己却如此落拓無聊，不禁暗自感歎，忽然看到有幾家門燈上寫着字，兩旁並掛着小牌子，寫着却是什麼「福仙班」，「麗春館」，「百美班」等等，李慕白頓然明白了，暗道：這大概就是北京城內的平康巷吧？我一個窮困潦倒的人，來倒這紙醉金迷的地方，豈不是笑話嗎？於是趕緊轉身就走，走了不幾步，忽見一家妓女院門裏出來兩個嫖客，剛要上車，其中有一個人忽然一眼看見李慕白，就趕過來叫道：「慕白老弟，哈哈，在這兒遇見你了，你還躲什麼！」把李慕白嚇了一跳。

## 第九回

誤惹煙花呆生遊曲巷  
狂揮鐵掌俠客鬧歌樓

李慕白趕緊回頭一看，原來却是自己在沙河城相遇的那個鐵掌德嘯峯，不禁一陣臉紅，過來相見，只見德嘯峯穿着寶藍官紗大褂，青紗馬褂，梳着光亮的辮子，手持摺扇，滿面含笑，說：「慕白老弟，那天我一見你，只道你是一位儒俠，想不到你還是一位風流俠客了！」李慕白聽了，越發慚愧，既然無意中走到這煙花柳巷之中，便有口也難分辯，只得笑了笑，問道：「大哥什麼時候回來的？」德嘯峯說：「你走的那天，我恰巧把事辦完，遂後我也就回來了，我正後悔當初沒問你來到北京之後，住在什麼地方，恐怕找不着你，不想這麼巧，在這地方會遇見你了，」遂又給李慕白向旁邊的一個三十來歲，又胖又闊的人引見，說：「這位是楊二哥，北京城有名的當楊家，他名叫楊駿如，你就管他叫胖子得了。」李慕白抱拳相見，德嘯峯又指着李慕白說：「這位就是我剛才跟你說，我在沙河相遇的那位李慕白兄弟，他的武藝高強，是現在的俠客，你可別得罪他，留神他打你！」楊駿如也笑了，這時德嘯峯拉住李慕白說：「老兄弟，你的貴相知在那個班子裏？我們得去見見！」李慕白聽了，羞得越發臉紅，連說：「沒有，沒有，我是吃完了飯，出來隨便走走，不想就走到這裏了，」德嘯峯搖頭說：「我不信，那有那麼巧，隨便走走就走到石頭胡同了！」李慕白說：「真的，我還不知道這叫石頭胡同了！」德嘯峯說：「得啦，老兄弟你太跟我客氣，現在你既然沒有什麼事，你跟我到北邊，找一個相好的那裏坐一坐去。」李慕白聽說是「相好的」，以為是

他的朋友家裏，便點頭說：「好好！」當下德嘯峰在前，李慕白和楊駿如並着肩，一面閒談着話，一面往北走去，他們的兩輛大鞍車就在後面跟着，走了不遠就到一家妓院門首，門前的牌子寫着是「雲香班」，「清吟小班」，李慕白看得不對，就站住身，兩輛車停在門首，德嘯峰大搖大擺地走將進去，楊駿如就往裏讓李慕白，此時李慕白就像頭一回下科場的時候，兩腿覺得發軟，心也亂跳，無奈何，只得跟着德嘯峰楊駿如二人進去，到了門裏一看，只見華燈四照，院落乾淨，擺着許多盆架竹桃，晚香玉，梔子等等，有許多毛夥跟媽來來往往，又聽各屋裏全都有男女喧笑之聲，有的濃裝艷抹的妓女，把客人送出屋來，還說着許多親熱的話，德嘯峰楊駿如一進門，就有毛夥高聲喊道：「德五老爺，楊二老爺來了！」趕緊在前帶路，只見西屋裏有一個跟媽打起簾子，說：「請德五老爺楊二老爺先在這屋裏坐吧！」德嘯峰等三個人進到屋裏，屋裏早有一個麗人，迎着面向德嘯峰半笑半怒的說道：「嗚，德五老爺，怎麼這些日子都沒見你哪？今兒也不是那邊刮來一陣風兒，才把你的大駕吹來！」跟媽也在旁笑着說：「真的，德五老爺有六七天沒上我們這兒來了，我們姑娘天天想着你！」楊駿如在旁說：「你不知道嗎，你們德五老爺新放的粵海道，人家淨張羅着上任去了，那還有功夫上你們這兒來？」那妓女和她的跟媽全都驚喜，笑着說：「那我們可得給德五老爺道喜！」德嘯峰說：「你們別信他的話，這胖子的話比屁還不如，我是上沙河辦事去了，昨兒才回來」。此時楊駿如坐在一把椅子上，捧着大肚子，只是哈哈的笑，此時李慕白進到這個陌生的地方，四下去看，只見屋裏陳設得頗為華麗，壁上掛着幾條對聯，看那上款都寫着是

「媚喜校書」，李慕白知道就是德嘯峯所認識的這個妓女的名子，再看這個媚喜，不但不媚，簡直的不可喜，年紀有二十五六歲，小眼睛，塌鼻梁，擦着一臉胭脂粉，抹着血似的嘴唇，頭上梳着雲髻，滿插着珠翠，身上穿着大紅肥袖衣裳，鑲着繡花繡子，下面是蔥心綠的褲子，粉紅繡花鞋，腳兒可纏得極爲纖小，只見這個媚喜托着一隻瑤水烟袋過來，帶着笑問道：「這位老爺貴姓？」李慕白只說：「姓李，」媚喜說：「李老爺，」遂就要給李慕白點煙，李慕白搖頭說：「我不抽煙。」德嘯峯說：「這位李老爺是老實人，你們可別跟人家開玩笑！」媚喜笑着說：「那我們怎敢，李老爺還得多照應我們呢！」德嘯峯把水煙袋接過去，呼哧呼哧地抽着水煙，跟楊駿如和那媚喜說笑了一會。少時楊駿如在這裏認識的妓女笑仙也進到屋來，李慕白看這個妓女倒還略有幾分姿色，笑仙在這裏說笑了一會，就把楊駿如請到她的屋裏去了，這裏德嘯峯就一面喝着茶，媚喜在替他搵着扇子，德嘯峯就問李慕白說：「慕白兄弟，你現在住在那裏？」李慕白說：「我住在西河沿元豐店，」德嘯峯點頭說：「好，我一半天看你去，」李慕白又問：「大哥府上在什麼地方？」德嘯峯說：「我住在東四牌樓三條胡同，過兩天，我在家裏預備預備，請你到我們家裏吃個便飯，」李慕白說：「大哥不必如此，一兩天內我到府上拜訪就是了，」德嘯峯說：「兄弟你不要跟我客氣，你我一見如故，要不然我不能叫你跟我到這地方來，將來我們相處一長了，你就明白我是個怎樣的人了，我這個人最率真，對於朋友向來熱心，可是不會客氣，說話時常得罪朋友，我跟你先說明白了，以後我有說錯了話的時候，你別介意就是了。」李慕白說：「我也是個爽直的人，一向在鄉下讀書，沒到

外面圍練過，來到北京，一個朋友也沒有，既蒙大哥不棄，以後還要多指導我才好。」德嘯峯笑道：「老兄弟，我指導你什麼，我指導你嫖賭倒還行，可是你別以為我是個荒唐唐人，我來到這裏只是逢場作戲，實在說起……」說到這裏，那楊駿如跟他那個妓女笑仙又進到屋裏來，把兩人的談話打斷，旁邊的媚喜本來剛才聽德嘯峯李慕白談着正經的話，她在旁邊搭不上話，只拿着鳳仙花染指甲，這時楊駿如和笑仙進來，她又把精神打起，大家說笑了一陣，楊駿如因見李慕白年輕文雅，穿章不俗，還以為李慕白是一位外縣財主的少爺，便也直跟他套近，又張羅着給李慕白也拉上一個相好的妓女，李慕白剛要開口推辭，那德嘯峯先擺了擺手，說：「要是給李兄弟找個人兒，可不能不加意選擇些，要不然，也配不上他這樣的英俊人物，據我看，南城這幾條胡同，所有的姑娘們不是些殘花敗柳，就是些夜叉妖精。」楊駿如扭着肥大的腦袋向笑仙媚喜說：「你們聽見沒有，德五老爺說你們都是夜叉妖精！」兩個妓女全都佯帶笑着向德嘯峯不依，說：「德五老爺，我們又不吃人，怎麼會是妖精啦，您倒得說說！」德嘯峯笑道：「你們雖不吃人，可是把人迷的也夠瞧的了，是妖精不是妖精都不要緊，我跟楊胖子全都是專愛妖精的！」說畢，楊駿如哈哈大笑，兩個妓女也全用手絹捂着嘴笑，德嘯峯又拍了拍李慕白的肩膀，向楊駿如說：「真的，要給我們這位兄弟挑人兒，只有一個，准保他瞧得上眼。」楊駿如和兩個妓女一聽，全都歪着頭想，媚喜帶着姦意說：「德五老爺說的莫非是嬌桃？」德嘯峯搖頭說：「不是你們這院裏的。」楊駿如說：「我猜着了，你說的是芳春家的小梅？」德嘯峯冷笑道：「小梅那配？連我也看不上眼呀！」楊駿如又說出幾個名

妓的名字，德嘯峯都搖頭說不是，這時李慕白被衆人給擺佈得迷迷胡胡，如今却也有些好奇心勝，要聽德嘯峯說出這個能夠入自己眼的妓女的芳名，可是德嘯峯彷彿獨有心得似的，就微笑着說道：「現在我連李兄弟全都不告訴，他剛來到北京，我讓他先歇兩天，等過些日子，他有了工夫，我再帶他去賞鑑賞鑑。」說畢只是抽水煙，楊駿如曉得德嘯峯向來對於妓女的眼光，與衆不同，他能把西施和無鹽看成一樣的美，當下也不高興往下再猜了，於是又說笑一番，李慕白就要走，德嘯峯看了看表，說：「這時候不過才八點多鐘，你忙什麼的，再待一會咱們一同走好不好？」李慕白搖頭說：「不，我回去還有點事，」德嘯峯曉得李慕白是不常涉足花叢，他在這裏不會說，不會笑的，也沒有什麼意思，遂就說：「我叫我的車把你送回去」，李慕白搖頭說不用，店房又離此不遠，我還是走回去吧，德嘯峯却把他攔住，遂叫人把自己的那趕車的叫進來，叫他把李大爺送到西河沿元豐店去，當下德嘯峯楊駿如和兩個妓女把他送出屋去，說聲：「明天見！」李慕白才算逃出魔窟色海，出門上了車，趕車的揚鞭往北去走，過了幾條胡同，全都是花街柳巷車輛紛紜，李慕白就想：這地方是王孫公子尋樂之處，我以後還是不要來爲是。又想德嘯峯以後還難免要拉着自己前來，自己也不好過於顯得執拗，坐在車裏想了半天，不由又起了一種頹廢放蕩的思想。少時到了元豐店門首，車停住了，李慕白要給趕車的幾串賞錢，趕車的也知道李慕白是他們老爺新交的好朋友，無論怎麼說，他也不敢要，李慕白只得罷了，進到店房內，點起燈來，坐了一會，因爲蚊子都撲着燈光進來，李慕白便熄燈睡去，躺在牀上，便想剛才遇見的那些事，覺得德嘯峯倒是

一個慷慨好交的人，他雖號稱鐵掌，武藝却不知如何，那楊駿如大概是個大腹賈，不過還不太市井氣，又想到那媚喜笑仙兩個妓女，真像德嘯峯所說的妖精夜叉，可是認真想起來，他們也是可憐蟲呀！如此思想纏綿，半夜方才睡着，次日醒來，精神十分不濟，又沒有什麼事，也不便到表叔家裏去，只在屋裏悶悶地坐着，十分覺得無聊，到了午飯後，因為天氣太熱，李慕白身上又疲倦，就躺在牀上要睡，這時忽聽院中有人高聲叫道：「慕白！」李慕白一聽是德嘯峯的聲音，趕忙坐起身來，此時店房的夥計把門開了，說道：「李大爺，外頭有一位德大老爺來找，」李慕白一面說請，一面穿鞋，德嘯峯却一點不客氣，早已走進屋來，一面寬衣，一面揮着扇子，四下一看，見李慕白的行李十分蕭條，他就說：「我一來，倒把你的午覺給攪了！」李慕白說：「我也睡不着，不過沒事作就越躺越懶！」遂給德嘯峯倒茶，德嘯峯說：「兄弟你別張羅我，我今天特來看你，你見着令親了沒有，事情有點眉目沒有？」李慕白微微歎了口氣，就把見着自己表叔的事說了一番，德嘯峯說：「兄弟你別着急，慢慢地自有機會，沒事時我來找你，或是你找我去，咱們倆下下棋，聽聽戲，或者逛逛胡同，都可以，總之你不可以整天在屋裏瞎煩惱，因為那樣，你就是鋼筋鐵骨，也得壞了！」李慕白聽了德嘯峯這些話，心中十分感激，便說：「我決不煩惱！」德嘯峯說：「實在你也不必煩惱，雖然現在你找不着事作，可是君子耐時，那個作大事的人，沒受過些困苦，至於錢的事你不用發愁，有我化的就有你化的，此外的事還有什麼不得了的？」李慕白笑道：「大哥說的話都對，可是我現在並沒憂煩呀？」德嘯峯笑道：「老兄弟你不要瞞我，你心裏怎麼樣，難道我



從你的臉上還看不出來嗎？」說着又催着李慕白換衣裳，跟他一同聽戲去，李慕白便穿上長衫，德嘯峯也穿上長衣，就一同出去元豐店，李慕白一看，德嘯峯的車停在外面了，趕車的名叫福子，向李慕白請安，李慕白跟着德嘯峯上了車，德嘯峯就向福子說：「上燕喜堂！」趕車的搖動絲鞭，出了西河沿東口，進了肉市，就到了燕喜堂門首，德嘯峯在前，李慕白在後，才進了戲園門首，就見這裏蹲着幾個人，全都穿着灰布短褲褂，抹着一臉的鼻烟，像是北京城的流氓地痞，一見德嘯峯來了，就齊都站起身來請安，笑着說：「德五爺您好呀？」德嘯峯含笑哈了哈腰，並不跟他們說什麼話，帶着李慕白往裏就走，此時一陣鑼鼓胡琴之聲，由戲樓裏傳出來，二人進了戲樓，只見台上演的正是法門時，幾個賣座的都過來給德嘯峯請安，問道：「德五爺你怎麼這些日子沒來聽戲呀！」德嘯峯笑着，只向一個賣座的說：「出去跟我那趕車的，把我的水煙袋要來！」一個賣座的答應一聲出去了，另一個賣座的又問李慕白貴姓，德嘯峯說：「這是我的兄弟，李二爺。」賣座的趕緊給李慕白請安，說：「我給你二位老爺在池子找兩個座兒吧，」德嘯峯李慕白跟着那賣座兒的擠到池子裏，只見有十幾個衣冠齊楚的看戲的人，見了德嘯峯來，齊都站起身來，帶着笑哈腰，德嘯峯也陪笑向一些招呼他的人點頭，李慕白心裏就想着：鐵掌德嘯峯在北京城果然有些名頭，當下那賣座的，給德嘯峯李慕白二人找了一張桌子，正在戲台迎面，是個最得看的地方，德嘯峯很滿意，與李慕白寬去長衣，賣座的已把茶沏來，水煙袋取來，德嘯峯抽了幾口水烟，就揮着扇子，要跟李慕白談話。可是這時戲台上的法門寺已然唱完，換的是白水灘，那十一郎與青面虎打在一起，真是

熱鬧，鑼鼓在旁邊亂鳴着，李慕白看得出神，此時又有兩個身穿綢褲褂，托着水銀袋，搖着絹扇的人，過來跟德嘯峯談了半天話，白水灘下去，那二人也走了，換的是一齣宇宙鋒，李慕白聽了一會，就覺得不耐煩，德嘯峯又抽了幾口水煙，就問李慕白說：「你們家鄉沒有這麼好的戲吧？」李慕白說：「我們南宮就沒有戲園子，到秋天莊稼收了，才唱兩天謝神的戲，我也不大喜歡去聽。」德嘯峯笑着說：「這樣說來，你在家裏也很悶得慌啊？」李慕白點頭說：「可不是，我在家中，連像你這樣的朋友都沒有，我每天除了看看書，練練寶劍之外，什麼事也不作。」德嘯峯又問說：「你有幾個小孩？」李慕白一聽，心裏猶豫了一會，本想告訴他，自己尚未成家，可是又想德嘯峯是個好管閒事的人，他若知道自己家中沒有妻子，將來一定要張羅着給自己說親，那時又必添上許多麻煩，遂就含糊着說：「我還沒有小孩，」德嘯峯一聽，也就不再往下問了，又看了一會戲，忽聽後面一陣吵鬧之聲，聽戲的人全都站起身往後面去看，原來後面是有人打起架來，中間夾着有人勸架的聲音說道：「別吵，別吵，鐵掌德五爺可同着朋友在前面了！」接着就聽有一個外鄉口音的人，大聲罵着說：「什麼他娘的德五爺！就是九門提督來了，他也得講理呀！」這一聲大罵，嚇得許多人都把眼睛看到德嘯峯的身上，德嘯峯的臉上微帶怒色，就把水煙袋放下，走將過來，衆人都說：「好啦，德五爺來了！」德嘯峯一看，這打架的共有五六個人，其中一個德嘯峯認得，是在緞庫當差的恩保，素日專好捧私跤，有個外號叫硬腿恩子，那五個人都穿着白布褲褂，個個都是身體健壯，挺胸脯，英胳膊，氣勢洶洶彷彿立刻就要把硬腿恩子揪倒了打他一頓，才出氣，硬腿恩子也是東南城

站的起來的朋友，那肯服這口氣，他先前是拍着胸脯要跟那幾個人打架，如今一見德嘯峯來，他就搶先說：「德五爺，你給平平理兒，他們在前頭坐着，我在後頭坐着，我的煙袋沒留神，燙了他一下，我趕緊跟他說一聲沒瞧見，不也氣完了嗎？可是他們還是這樣不依不饒。」那幾個人中有一個高大的漢子，氣得紫張着臉，脖子上跳着紅筋，說：「你們前前後後的人都聽見了，剛才他是這麼說話啦嗎？他不罵我，我還罵他呢！」德嘯峯曉得平日硬腿恩子專愛欺負外鄉人，剛才恩子用煙袋燙了人，他嘴裏一定還說不好聽的話，遂就擺手說：「得啦，完了，完了，爲一點小事，不必攪得人家也不能好好看戲，你們二位都衝着我，誰也不必言語了！」本來向來無論什麼事，只要德嘯峯說幾句話，沒有不了結的，現在硬腿恩子倒是不言語了，可是那個高大漢子，並不知德嘯峯是怎樣的人，他見四圍的人對於德嘯峯都很恭維，他看着生氣，就向德嘯峯翻了臉說：「我不認得你，憑什麼衝着你就完了，你是什麼東西！」他這一罵，實在叫德嘯峯的臉上下不來，旁邊的人也都看着事情要不好，只見德嘯峯把眼一瞪，說：「混蛋！給你們臉你不要臉，還開口罵人，滾出來！」那長大漢子抄起茶壺向德嘯峯就打，德嘯峯一閃身，那茶壺打在另一個人的頭上，當時戲樓內越發大亂起來，德嘯峯一把手將那人拉得離開座位，說：「咱們出去，在這兒攪別人不算好朋友！那高大漢子也氣昂昂地說：「出去就出去！」當下跟這人在一起的那四個人，也都站起身來跟着出去，李慕白，硬腿恩子，還有許多看戲的人，現在都不看戲了，却看鐵掌德嘯峯跟那幾個人打架，蜂擁着出了戲樓，只見剛才在門前蹲着的那幾個人，也都脫成光膀子，露着寬板帶子

，小褂搭在肩膀上，搖搖擺擺地一齊過來向德嘯峯說：「德五爺，不用你生氣。只要你分付一句話，我們就上手！」德嘯峯說：「你們往後些，別管！」遂向那高大漢子說：「你們共合五個人，可是我要一招呼，就是五十人也立刻就有，是打羣架還是單打單個，由你說！」那五個人一見德嘯峯這個勢派，就不由有點心慌，曉得是惹在太歲頭上了，此時沒有人過來相勸，那高大漢子自然不肯服氣，就把小褂脫了，交給旁邊的一個人，拍了拍胸脯說：「打架的是咱們兩個人，沒有別人的事，何必叫別人也上手呢？」德嘯峯點頭說：「好！剛把袖子挽起，李慕白過來說：「大哥歇一歇，讓我跟他鬥一鬥！」德嘯峯笑道：「兄弟你別管，現在叫他看看我的！」說時向那人虛幌一拳打去，那人也撲過德嘯峯來，一手揪住腕子，一拳打來，德嘯峯把身子往後一退，躲開他的拳頭，微微地冷笑，那漢子揪住德嘯峯的左腕，用力往懷中一拽，右手向德嘯峯臉上打去，不料德嘯峯趁勢奔過去奪開左手，托住他的右腕，自己的右手却向那人的前胸打去，只聽吧的一聲，那人立刻疼得眉頭一暈，咕咚一聲坐在地下，旁邊他那四個朋友趕緊上前把那人撿起，那人面色像一張白紙一般，才站起身來，就哇的吐了一口鮮血，旁邊的人齊讚道：「好，德五爺，真不愧是真掌！」德嘯峯微微傲笑，說：「這算什麼，他就是石頭人，我也得給他打碎了！」此時那高大漢子的健壯胸脯上深深印着德嘯峯的手印，紅得怕人，嘴角上和雪白的褲腿全都濺着鮮血，兩個人攙着他，他此時彷彿一點勁兒也沒有了，只抬起頭來向德嘯峯說：「朋友，我佩服你，你叫什麼名字？」德嘯峯還沒答言，那幾個剛才在門口蹲着，現在光着膀子的人，早替德嘯峯道起字號來了，說：「你連

鐵掌德五爺的大名都不知道，你就敢到北京城來，他媽的，你趕緊回家找你媳婦兒去吧，趁早兒別出門洩這個氣！」那幾個人這時那敢惹氣，就攙着那受傷的人走了，這裏德嘯峯向旁邊看着的人抱拳，說：「就說諸位聽戲！」這些人七嘴八舌地都說那個人是自找苦吃，德五爺本來很給他面子，他却不敢抬舉，把德五爺招惱了，這一掌還算手下留情呢，要不然他非得小命兒送終不可！這時硬腿恩子過來給德嘯峯請安，說：「德五爺，你爲我的事生了半天氣！」德嘯峯笑道：「我倒不生氣，我就勸你以後別淨拿那長桿煙袋惹事就得了。」旁邊的人也都笑了，德嘯峯把李慕白一拉，說：「老兄弟，你別淨看我的戲，咱們還是看台上的戲去吧！」說着，拉着李慕白又進了戲樓，一些看熱鬧的人也紛紛就座，戲樓裏立刻恢復了秩序，這時台上還是青衣在那裏一個人唱着，李慕白歸了座，就向德嘯峯說：「大哥的掌法打得真好，真是好氣功！」德嘯峯笑着說：「得嘞，我在別人眼前還可以虎一氣，在你的眼前我只是見笑罷了！」李慕白說：「我並不是故意奉承大哥，」德嘯峯說：「你要稱讚我的掌法和氣功，還不如稱讚我的眼力，我在沙河城見你與那賽呂布魏鳳翔比武之時，我就看出你受過名師的指導，不但你的劍法精通，高來高去的工夫，你也一定不錯，並且我還敢斷定，至少你闖過兩年江湖。」李慕白一聽德嘯峯這話，不由大吃一驚，恐怕德嘯峯疑惑自己是江湖盜賊之流，便笑着說：「德大哥你說的這話真可笑，我就是到保定去過兩次場，到鄰縣鹿鹿去過兩趟，這回到宣化府訪了朋友，就到北京來，我那裏闖過江湖呢？」德嘯峯笑道：「兄弟你瞞不了我，那天在沙河你跟魏鳳翔比武時，從你那手脚的俐落看去，像這樣的戲樓，你一變身

准能上去，再由你那劍法看去，決不似只在裏練着玩過，至少你跟人拚過幾次命。」李慕白聽了，不禁暗暗佩服德嘯峯的眼力，當下因怕被別人聽去，注意上自己，便用別的話差開，這時臺上的宇宙錄下去，換的是「浣沙計，魚腸劍」這齣戲完了，就是大軸子的「悅來店能仁寺」，李慕白看見戲臺上的那個十三妹，不由又想起遠在天涯的那位芳容絕技兼備的俞秀蓮姑娘。一陣悵惘的感情又撲在心頭，這時德嘯峯一面抽着水煙，一面向李慕白說：「你這樣的少年俠士，應當配一位像十三妹這樣的俠女才對，只不知家裏那位嫂夫人武藝如何？」李慕白一聽這話，就彷彿刀札了他心一般，只微歎了口氣。德嘯峯說：「你不要煩惱，今天我打了一個架，也很高興，回頭散了戲，我們到正陽樓去吃飯，吃完了飯，我領你到一個地方去，會會現時一位有名的俠妓，這位俠妓雖然不會刀劍拳腿，但性情却是慷慨俠爽，而且論起容貌來，可以稱得起是傾國傾城，只有你這樣的人，才配與他交好。」李慕白本來正在情思難遣之時，忽聽德嘯峯提到什麼俠妓，並且說什麼傾國傾城，李慕白就不由聽得出神，德嘯峯說了半天，李慕白就笑道：「回頭吃飯去，可以，那種地方我可再不去了一！」德嘯峯說：「不過這個人你却不可不見一見，因為此人是北京平康中第一個絕色，也可以說是世間一個奇女子，我就舉出兩件事來告訴你吧，有一次他同班中的一個妓女，因為花費太大，債台高築，到了年底，被債主逼迫得過不了年，這個妓女既無法擋債，又自傷身世，就在她自己的屋裏上了吊，不料被人發覺，將她救活了，可是她想着生不如死，依然要趁人不備時去尋死，我說的那位俠妓，就慷慨動了惻隱之心，拿出二百多兩銀子來，把那妓個女的債務還清，後來

並幫助她尋了個穩當的客人從良去了，脫離了苦海。」李慕白聽了不禁暗暗稱奇，又聽德嘯峯說：「還有一回，是她住的家裏，隔壁有一戶人家養着三四個雛妓，這家主十分利害，把那三個雛妓虐待得豬狗不如，這位俠妓也動了義憤，他就聯合兩家街坊，在御史衙門裏告了，當時把那養妓女的人判了罪，幾個雛妓叫幾個好心的人家，討去作了孀了。」李慕白聽罷，點了點頭，又向德嘯峯發着疑問說：「可是，她一個當妓女的，自己那裏有這許多錢，管這些閒事呢？」德嘯峯說：「她這個妓女與別人不同，別的妓女多半是由領家管着，掙多少錢，都得交給領家，別看一些妓女遍身綺羅，滿頭珠翠，其實他門手裏一個制錢也沒有，並且連身子都不是自己的，我說的這位俠妓，她却是自由之身，只有她母親跟着她，掙的錢除了班子裏分去幾成之外，其餘全都歸他母女，還有一樣，她們在班子混事的妓女都是有身份的，無論你花錢多少，只要他不喜歡你，你還是沒法親近他，聽說這位俠妓，向來沒留過宿客，有一位北京城的名士徐侍郎，聽說花了不下萬餘金，至今他還是把這位俠妓撈不到手。」李慕白說：「他們作官的人就能夠隨便花錢嫖妓，不怕御史參奏嗎？」德嘯峯微笑道：「我老人家總會有法子，叫御史們雖然知道了，可也抓不着把柄。」李慕白也笑了，這時候幾個賣兒座的帶着個先生，在各處查座，那查座的先生，見了德嘯峯，也請安問好，德嘯峯給了他們賞錢，幾個賣兒座的全都向德嘯峯請安道謝，德嘯峯就問說：「剛才跟我打架的那幾個人，是那兒的？」賣兒座的說：「那幾個人不常到這兒來，聽說他們是春源標店裏的標頭，大概也是長了那麼大，頭回到京城來的，這頭兒要不然怎能招德五老爺生氣呢？」說畢，那幾個人上

別處查座去了，這裏德嘯峯聽說那幾個人是春源標店的標頭，他彷彿怔了一會，便不等戲唱完了，就向李慕白說：「天不早了，咱們先吃飯去吧！」遂就穿上大褂，同着李慕白出了戲樓，才到了門首，就見自己的車已套好了，跟班的壽兒也在門前，見了德嘯峰，垂下手去，問道：「老爺，你現在就家去嗎？」德嘯峯問說：「家裏有事嗎？」壽兒說：「沒有什麼事，就是大姑奶奶來啦。」德嘯峯說：「大姑奶奶來了，自然得留下住兩天，我現在還到旁處有約會，你先回去吧！」那壽兒連應是是，看着他們老爺跟着李慕白上了車，他就走了，這輛車往南走了不遠，就到了正陽樓，德嘯峯李慕白下了車進去，裏面的掌櫃子和夥計見了德嘯峯，全都十分和氣地說：「德五老爺，怎麼好些日子沒見你呢？德嘯峯一面笑着答言，一面由夥計將他二人引到一間很寬敞的屋子裏去，德嘯峯遂就要酒要菜與李慕白吃完了飯，便一同去訪那個北京城間名的俠妓。

## 第十回

妓以俠名並燈窺倩影  
情真難道濁酒灌愁心

德嘯峯所說的那個俠妓，艷職所樹的地點，是在韓家潭寶華班，這位俠妓芳名叫作「翠織」，因為她會畫幾筆竹蘭，落款只是一個「織字」，因此與她相好的人，都叫他「織娘」，織娘來到北京，流浪平康不過二載，以她的姿色和才藝，原可以壓到羣芳，爲一時名妓，不過因她的性情有些孤僻，把一些她認爲俗的客人都得罪了，所以不能與當時的一些慣用迷人技倆的所謂名妓，並駕齊驅。除非有一般所謂「目中有妓，心中無妓」的名士派頭的人，才能



與他合得來。這天晚間，華燈初上之時，德嘯峯就把李慕白架到這裏，李慕白此時也算是正式的嫖客了，他因為要賞識這位俠妓，所以也高興地大搖大擺，跟着毛夥上了樓，李慕白在前，德嘯峯在後，進到那座香閣之中，只見陳設得十分雅潔，一個五十多歲的老媽媽，帶笑迎上來，說：「二位老爺請坐，織娘在裏屋換衣裳，待一會就出來。」德嘯峯李慕白二人，在紅木的椅子上落座，只見裏間燈影搖搖，紅緞軟簾垂着，却還不見那位俠妓走出來，老媽媽給德嘯峯點上煙，送過兩盃茶來，又問二位老爺貴姓，德嘯峯說：「我姓德，這位姓李，現在是我們這位李老爺要看看你們織娘，」德嘯峯說話時，李慕白却四圍看這屋裏所掛的字畫和鏡屏，只見當中一幅工筆的「風塵三俠圖」和一幅對幅，最爲惹人注目，那聯語是「翠竹千竿思卿俠骨，織雲四卷度我良宵。」下款是「燕山小隱」，筆力勁健，摹的是魏書「張黑女志」，李慕白心說：這位俠妓倒真與一般的妓女不同。旁邊德嘯峯悄聲向李慕白說：「你看，架子有多麼大？」李慕白這時也等得心急，說道：「這真是千呼萬喚始出來了！」德嘯峯揮着扇子，仰面微笑，待了半天，才見紅簾一啓，溢出一股幽香，那位俠妓織娘，嫻嫻地走出來了，德嘯峯李慕白不由全都把目光射在這位俠妓的身上，只見她年紀不過二十上下，細條身子，瓜子臉兒，細眉秀目，櫻唇桃頰，嬌豔得如同一朵綻放的芍藥一般，穿着一件銀紅羅襖，石青綉褲，垂着水綠的汗巾，豔麗中又有些素雅，出屋來，先把那雙俊眼向李慕白的身上打量了一番，然後使問道：「這位老爺貴姓？」李慕白此時也不知爲什麼，臉紅了紅，就說：「我姓李，」那織娘倩然地笑了一笑，低聲說：「原是李爺」說話時，把那美妙的目光往李慕白的

身上又轉了轉，德嘯峯在旁看着不禁微笑，然後織娘又問德嘯峯貴姓，德嘯峯說：「我姓德，我今天是陪着我們這位李老爺到這裏來拜訪你，」織娘笑道：「德老爺這話，我們那當得起，你二位老爺來，就是賞了我們臉了，」德嘯峯指着李慕白說：「這位李老爺是才到的北京，客中寂寞，想要找個地方常去解解悶，別的地方我不敢帶他去，久聞你的心腸頂好，所以才把他帶到你這裏來，只要你別欺負他就得了。」織娘笑道：「德老爺說話真是，我們那敢欺負人。」旁邊那老媽媽也笑着說：「我們姑娘也是老實人，」德嘯峯說：「我因為知道你們姑娘是老實人，我才把他們兩人湊合在一起嗎！」說畢大笑，織娘又給德嘯峯點煙，給李慕白倒茶，坐在旁邊小杌凳上，陪着二人說笑，本來李慕白眼光很高，早先在鉅鹿長春寺見了俞秀蓮姑娘，他就認為秀蓮姑娘是人間的絕色，後來因為事實上的不可能，他對俞秀蓮失了望，心靈便陷於黑暗，行動也顯得頹廢，不想如今見了這位俠妓織娘，竟是別有一番幽豔，那眉目之間彷彿比秀蓮姑娘更覺得可愛，更覺得可憐，不禁有些銷魂，談了幾句話又見織娘言語嫵婉雖然有些是應酬話，但也似是由衷心出發，起先是織娘問什麼，李慕白才答話，後來李慕白也竟發問起來，他問織娘姓什麼，織娘答是姓謝，李慕白又問她年齡和家鄉，織娘答是十九歲，淮陰人，來到北京才兩年多，李慕白又要問她的身世，却被德嘯峯用眼色阻止住，然後又談了幾句話，忽聽院中有毛夥叫道：「翠織姑娘！」織娘向他母親說：「媽出去看看去！」謝老媽媽出去了一會，拿着個紅紙條兒進來，說是：「徐大老爺叫你去，」織娘接過條子看了看，德嘯峯就站起身來，向李慕白說：「我們也該走了，」織娘趕緊站起身來說：

「我先不出去呢，你二位老爺何妨多坐一會，」德嘯峯說：「我們還到別處有事，明天再來！」當下與李慕白出了香閣，織娘送出屋來，說：「李老爺德老爺明天可一定來！」德嘯峯笑道：「反正我不來他也准來！」當下德嘯峯在前，李慕白在後，順着樓梯下了樓，抬頭往樓上去看，只見織娘倚着欄杆，往下看着李慕白笑，德嘯峯出了門，就向趕車的福子說：「送李老爺回去，」；遂就與李慕白一同上了車，福子把車趕到西河沿元豐棧門首，李慕白下了車，德嘯峯就說「我也不進去了，咱們明兒見吧。」當下車聲轆轆地又往東走去，李慕白回到自己的屋裏點上燈，店夥送過茶來，李慕白坐在椅子上只是沉思，彷彿腦子裏又深深地嵌上一個美麗而多情的女人影子，又想：剛才自己問到那織娘的身世時，德嘯峯爲什麼攔住自己，不叫往下問？哦，是了，想她們作妓女的，每人必有一段傷心的身世，客人若問起來，適足以引起她的傷感，咳，她那裏知道，我這個客人與別的尋歡作樂的人不同，我也是個身世坎坷的人，我們相見正如白樂天所云，是：「同時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想到這裏，長長地歎了口氣，仰面往牆上一看，只見自己那口寶劍寂寞無聊地掛在那裏，心中一陣悲傷，站起身來，蹣了一下腳，就叫店夥沽來了半斤酒，喝得身熱頭暈，方才吹燈睡去，次日午飯後，到南半截胡同他表叔家裏，去的時候，他表叔正睡午覺，直等到三點多鐘，他表叔那主事才醒來，見了他，就提到他寫的那篇小楷，那主事說：「你的字雖寫的不錯，可是人家只要一看，就知道你是練過魏碑的，這種字只是名士字，拿它求功名，寫公事可是不行，怪不得你下了兩次場全都沒中，大概就是因爲你的字太不規矩。現在你看，那一個殿試的

摺字，和衙門裏的文書告示，不是趙字，你手下有趙字帖沒有？要沒有，可以到琉璃廠去買一部趙子昂的龍興寺，把那所有的帖字全都挑出去，專挑那規矩的字，用上三兩個月工夫，也就差不多了，現在論無作什麼事，都得筆底下好，你那筆字若給人寫寫對聯還可以，若是拿它找事掙錢，可不容易！」李慕白聽了，句句話都刺得自己的心疼，少時向表叔告辭，出得門首，又是傷心，又是生氣，暗道：古人云「雕蟲小技，壯夫不爲」，我李慕白堂堂年輕男子，難道非得給人家傭書寫字，就不能吃飯嗎？一堵氣也不到琉璃廠買什麼趙子昂的龍興寺，就在炎日之下回到元豐棧，才進了店門，就見櫃房裏出來一人，見了李慕白屈身請安說：「李大爺，我們老爺叫我給你送一封信來。」李慕白才認出，這是德嘯峯的跟班的壽兒，接過信來，不禁詫異，心說，德嘯峯給我寫信作什麼？遂就向壽兒說：「你回去吧，你就說把信交給我了，一半天我看你們老爺去。」壽兒又請了一個安，就走了，這裏李慕白馬到屋內拆開那封信就見信箋上寫着核桃大的字大略是：「慕白如弟昨日歸來，略感暑熱，身體頗爲不適，今晚恐不能出城了，我弟年少有爲，且負奇才，雖遭逢失意，客館蕭索，但總宜多加珍攝，隨意尋樂，不可憂愁顛顛，自毀昂藏七尺之軀，因知我弟謀事無成，手頭必感不裕，故奉上銀票百兩，以備花用，小兄雖非富人，但視此實極微之數，幸望慷慨收下爲荷，明後日再前趨訪晤，以傾快談，此頌時安！小兄嘯峯拜上，」李慕白看了心中又是慚愧，又是感激，暗道：德嘯峯與我萍水之交，竟這樣關心我，這一百兩銀票，我若不收下，倒許得罪了他，遂卽把信件和銀票收起，想到他病了，應當去看看他，可又忘了他住在東四牌樓幾條胡同，

只得到明日看他如再不來，那就是他的病還沒好，自己再去看他也不遲，晚飯以後，李慕白到大街錢莊裏，把那張一百兩的銀票換成了零的，將銀票帶在身邊，就想回店房，不料才走到珠寶市北口，就見從北邊來了一輛簇新的大鞍車，車上有婦人的聲音，招呼道：「李大老爺！」李慕白覺得十分詫異，站住腳，那輛車來到臨近停住，李慕白才看出來，原來却是那謝老媽媽，謝織娘由車裏探出身來：「李老爺，你出城來了？」說時倩然微笑着，李慕白的臉上不禁又飛紅起來，便向西指着說：「我就住在西河沿，」織娘說：「晚上你可一定邀上德大老爺，上我們那兒去？」李慕白說：「德老爺他受暑了，今天不能出城，」織娘說：「那麼你一個人去？」李慕白點頭說：「我一定去！」織娘笑着點頭說：「好吧，回頭可准見！」說時秋波一轉，嫣然一笑，進到車裏，車輛趕進珠寶市口裏去了，這裏李慕白怔了半晌，心中十分後悔，不該應她今天晚上去，於是悒悒着回到書房，忽又想起，德嶺峯的來信，叫我應當隨意尋樂，以我現在這樣景況，徒自煩惱，以酒燒愁，也是無濟於事，還不如隨意玩耍玩耍，找個風塵中的可憐蟲，彼此談談，也省得寂寞，於是等到天黑，換上衣服，就往寶華班去了，此時寶華班裏的織娘，應酬走了一批客人，心裏覺得十分寂寞，彷彿期待着一個人來似的，他自己也不了解，爲什麼昨天來的那個姓李的少年，永遠懸在她自己的心上，不能釋去，就想：今天在前門大街遇着他，他說是回頭准來，可是看她也是很窮寒的樣子，恐怕他決不肯在這花錢的地方常走吧，呆呆地坐着，不禁冥想李慕白那清瘦的面容，寒儉的衣裳，和那雙灼灼有神的眼晴，心中覺得這個人又是可憐，又是可愛，由此又想到自己過去的

身世，以及茫茫的將來，不禁滾下幾點眼淚，因恐怕被母親看見，趕緊背着燈，把眼擦了擦，轉過頭來，看着燈依舊覺得刺眼，那殘淚掛在睫毛上如同晶品的明珠一般，此時樓下各姊妹房中，騰起了歡笑之聲，織娘坐了一會，因見沒有什麼客人來，她剛要到裏屋去，躺在牀上歇息歇息，這時忽聽樓下有毛夥大聲喊說：「翠織姑娘的客！」謝老媽媽趕緊打起簾子，少時就聽樓梯一陣響，謝老媽媽向外笑着說：「李老爺來啦！」織娘這時也有了精神，理了理鬢，站起身來，就見李慕白換了一件寶藍綢子的長衫，手持摺扇進來，織娘笑道：「李老爺說來就真來了！」李慕白微笑着說：「我這個人向來不失信的！」遂即寬了衣，謝老媽媽給倒了一碗茶，放在李慕白的面前，織娘很殷勤地向李慕白問說：「李老爺若不願意喝熱茶，我這兒有自己泡的酸梅湯？」李慕白一面搖着扇子一面說：「隨便，隨便！」織娘却很敏捷地進裏間去了，這裏謝老媽媽向李慕白笑着說：「我們姑娘真跟李老爺有緣，別的人來，他向來沒這麼高興，」李慕白微笑着說：「我們姑娘真跟李老爺有緣，別的人來，上面一隻彷彿康熙五彩的茶碗，雙手捧在李慕白的面前，李慕白微欠身接過來，喝了一口，覺得香甜清涼，織娘在旁笑着問道：「你嘗我做的這酸梅湯，不錯吧？」李慕白連說：「很好！很好！」這時才詳細打量織娘，只見織娘今天梳的頭改變了一個樣式，却更顯得嬌媚，頰上胭脂比昨天還淺些，穿的是一身淡粉色的綢衣褲，鑲着紫邊，不太肥，是越顯得俏拔，少時織娘坐在對面，臉上帶紅暈，向李慕白問說：「李老爺，你是住在西河沿嗎？」李慕白點頭，說：「我住在西河沿元豐棧。」織娘又問：「太太沒有跟來嗎？」問這句話時，特意把一

雙水伶伶的眼睛，注視着李慕白的表情，李慕白微笑了笑，說：「我還沒有娶妻。」此時謝老婆婆出屋去了，織娘默然了一會又接着與李慕白談話，她就問：「李老爺現在在那個衙門？」李慕白說：「我來此不久，還沒有找着事。」織娘微皺了皺眉，說：「我聽說現在作官也不容易，有許多位老爺都是什麼候補知府，候補道台，都放不了實缺。」李慕白微笑，說：「我倒不想作官，我來到北京，原是打算找個小差使。可是來到這裏一看，一來不容易找到二來我也不願意作，只在這裏閒住着，幸有那位德老爺，我們交情很厚，常在一起玩，還不至於寂寞，」織娘聽了李慕白這些話，覺得李慕白真是一個誠實的人，不像旁的人來到妓院裏，都把自己吹噓得很闊，不過她又想：這姓李的既是這樣一個時運坎坷的人，自己這個地方，似乎應不叫他常來才是，遂就說：「我看李老爺年紀還輕，現在雖然很不得意，將來一定能夠出人頭地，我雖然是個妓女，但也看得出好壞的人來，所以昨天我一見你，就心裏很尊敬你！」說到這裏，不禁低下頭去，李慕白聽了這話，心中真有無限的感慨，便說：「你太過獎我了，我也是聽德老爺說你爲人很是誠實爽快，與別的人不同，所以我才來，要不然我向來是不到這種地方來的。」織娘微歎道：「不過這裏也總是少來爲是，這話我只能對李老爺說，要是別人我也不能說，我雖然是當妓女的，但也有人心，很不忍叫一個很有志氣的人，在這裏消磨了！」說時用手絹擦着眼角，李慕白真想不由一個妓女的口中，會能說出這樣的話來，剛要說話，又聽織娘說：「可是，我也很願意跟你說話兒！」說着偷眼看了李慕白皺着眉頭，十分憂煩的樣子，她便笑着站起身來，說：「得啦，別淨說這樣的話啦，我

們也說些笑話兒吧！說着向紗窗外一望，她就喜歡着，嬌媚着，拉起李慕白，指着紗窗外說：「你快看！今兒的月亮多麼好呀？」李慕白此時滿腔感慨，又看見紗窗外澄潔的一輪月色，回首望着纖娘的嬌容，和握着自己胳膊的那纖指皓腕，不禁黯然銷魂，點頭微笑了笑，此時謝老媽媽進屋來，說：「明兒又是十五啦，再過兩個月就是中秋節啦！」李慕白落座，又跟纖娘談笑了一會，因為有別的客人來了，李慕白就走了，這一夜他在旅舍裏，仰臥牀上，看着窗外月色，心緒煩亂，總是睡不着，直到發曉，院中的小鳥噪起，李慕白方才睡去，直睡到吃午飯的時候方才起來，午飯後，自己悶坐無事，又很不甘心德嘯峯，不知他的病體如何，又想那天他對自己說他的住址，彷彿是東四三條，無論是三條還是二條，我且看看他去，想德嘯峯是個北京有名的人物，大概很容易打聽着他的住處，於是換上衣服，拿着摺扇出門，走到前門橋，就雇了一輛驟車，往東城去了，天氣很熱，李慕白在車裏不住地搥扇子，那趕車的也滿頭是汗，車快走到東四牌樓，趕車的就問說：「是三條胡同西口呢，還是東口呢？」李慕白說：「我也不知道，我還是初次找這個朋友，」趕車的又問說：「姓什麼？」李慕白說：「姓德，是個旗人，」趕車的回過頭來，特意看了李慕白兩眼，說：「你找的是鐵掌德五爺吧？」李慕白點頭說：「對了」趕車的說：「德五爺住在三條中間路北的門。德五爺可真是個好人，現在咱們東城，叫字號的朋友，就是他跟瘦彌陀黃四爺了，」說着，趕車的人高起興來，掄着鞭子，車輛很快地行走，少時就進了東四三條的西口，來到德嘯峯的門前，李慕白給了車錢，下了車，只見德嘯峯的住宅是個紅漆大門，旁邊蹲着兩個石頭獅子，東



邊是車門，門口有兩個穿得很講究的僕人，正在那裏買晚香玉，李慕白上前問道：「德五爺在家嗎？」那兩個人僕人打量了李慕白一番，就問：「你貴姓！」李慕白說：「我姓李，我住在西河沿，」有一個僕人就趕緊帶笑，說：「你是元豐棧的李大爺吧？你請進，你請進！」這個僕人昨天就聽跟班的壽兒說過，他們老爺新交了一個好朋友，姓李，是個外鄉人，住在西河沿元豐棧，趕車的福子談天時也說過，他們老爺這兩天跟那姓李的，除了聽戲，就是逛班子，兩人的交情非常之好，當下這僕人那敢怠慢，在前引路，李慕白跟着過了一道垂花門，就是穿廊，恰巧跟班的壽兒正在院子裏澆花，一見李慕白進來，他趕緊放下噴壺，請安說：「李大爺來啦！」李慕白笑着點了點頭，壽兒把李慕白請到客廳裏，李慕白一看，這客廳是六間大廈，陳設的盡是花梨紫檀的桌椅，壁上掛着大幅的行獵圖及大幅小幅的名人字畫，條案上擺着古鼎銅彝等等，李慕白落座，那僕人送上茶來，壽兒就進內宅回報德嘯峯去了，待了一會，就見德嘯峯穿着綢子的短衣褲進了官廳，向李慕白笑着說：「老弟，你真會找到我這兒了！」李慕白問道：「大哥的病好了沒有？」德嘯峯說：「好了，好了，前天受一點暑，洩了兩次肚，昨天就好了，」遂在李慕白的對面坐下，那僕人送上茶來，壽兒拿過水煙袋，李慕白說：「大哥何必還……」德嘯峯不待他說完，就擺手攔住，說：「兄弟你別說了，那算什麼，你要是把那件事放在心上，就是你外道了，以後你有什麼事，或是要用什麼，就請告訴我，我沒有個辦不到的，你既然認得我這個地方了，沒事就可以常來找我，每天我十點鐘下了班，什麼事也沒有，你來到這兒不要客氣，這些底下人你隨便指使，他們誰也不

能慢忘你。」李慕白點頭說：「好好，以後我自然常看大哥來了，」德嘯峯抽了兩口水煙，又笑着問李慕白說：「翠纖那兒你又去了沒有？」李慕白見問，不由臉一紅，就說：「昨天下午我在前門大街遇見她，跟着她母親，她停住車，叫我晚上到她那裏去，我當時隨口答應了，後來我想對於她們那種人，不應該失信，所以晚上我就到她那裏，坐了有一刻多鐘，」德嘯峯聽了，笑得閉不上嘴，說：「老弟，你何必說得這麼曲折宛轉呢？告訴你，到那兒隨便玩玩是不緊要的，總比在店裏一個人發愁好得多，再說咱們都是走馬看花，逢場作戲，說去就去，說不去，就是一輩子不去也沒有什麼。」李慕白微笑着點頭，心裏很慚愧，自己沒有德嘯峯這樣的魄力，又見德嘯峯笑着說：「我告訴你，那翠纖真跟你有緣，她是有名的架子大的姑娘，有許多人在她身上花了幾千幾萬，他連一句親熱的話兒也不說，可是你看她前天見了你，是多麼夠血子，昨兒在街上還叫住你，這要是別人，真得樂瘋了，趕緊得把大元寶抬了去，」李慕白說：「不過那種地方我也不願常去，」德嘯峯說：「不常去也好，免得相處常了，有了感情，那時就是天大的英雄，也不容易拔出腳來了，不過聽說翠纖那個人還好，並不是拉住了客死不放手，再說她也沒有嫌貧愛富的壞皮氣，論理說，她眼中見過多少闊人，可是她偏偏看上了你，這就算難得！」李慕白笑道，「得啦，大哥，咱們不要淨說這些話了！」德嘯峯說：「真個，你吃了飯沒有？」李慕白說：「我在店裏吃完飯才來的，大哥呢？」德嘯峯說：「我才吃完飯，大概今天你也沒有什麼事，咱們上二鬧玩玩好不好？」李慕白說：「二鬧在那裏？」德嘯峯笑道：「連二鬧你都不知道，要叫我們北京聽了，一

定笑話你了，咱們這就走，坐車出齊化門，咱們再坐小船到二閘，玩夠了再坐船到門臉，就叫我的車在齊化門臉等着，回來到我這兒來，請你吃晚飯。」李慕白笑着點頭說：「好好，大哥換衣裳去吧，」德嘯峯很高興地，叫人告訴福子套車，又叫壽兒告訴廚房，今兒晚上多預備幾樣菜，他就進了裏院，原來德嘯峯只有老母和他妻子，兩個孩子，德嘯峯向他太太說：「李慕白來了」，德大奶奶說：「爲什麼不請進來？」德嘯峯笑着說：「那個人太拘泥，他在客廳坐着了，我同他逛逛二閘去，說着換上衣裳，拿着扇子，走到外面來，向李慕白說：「咱們走吧！」遂就一同出門，上了車，壽兒把水烟袋送到車上，德嘯峯又囑咐壽兒說：「頂四點鐘，就催廚房預備着！」壽兒是是的應着，當時福子趕起車來，就往齊化門去了，出了齊化門，德嘯峯與李慕白下了車，德嘯峯就告訴福子說：「你先趕着車回去吧，頂四點鐘，你再到這兒接我們來，二人遂就到了護城河邊，上了一隻船，船上共有十幾個人，男女全有，大抵都是上二閘逛去的，小船在滿浮着綠藻的河水上。悠悠地向南去走，在兩岸是密森森的垂柳，碧綠得可愛，拖着千萬條長絲，在暖風和煙塵裏搖蕩着。一派巍峨的城牆，綿延不絕。雖然天色才過中午，炎日當空，但是在這小船上倒不覺得怎樣的熱。德嘯峯與李慕白坐在船棚下，聽一個打豎板的藝人，唱着小曲，唱的是什麼「王二姐思夫，」這個藝人有點黑鬍兒，穿着襤褸的布長衫，一面唱，一面還做出嫵娜的身段，旁邊聽曲的漢裝的旗裝的姑娘奶奶們，全都不住抿着嘴的笑，同時又都有些臉紅，李慕白在北京住得不久，他聽不懂這北京的小曲，只是扭着身子，看水面上游着的一羣一羣的鴨子，見那些鴨子，白羽翩然，擊得水花

飛起，呶呶的亂叫，一個一個的像小船兒一般，優游自得，李慕白忽然回憶起，自己在七八歲時，那時彷彿隨着父母和江南鶴住在鄱陽湖畔，江南鶴的水性真好，他在湖水裏游泳着像魚一般的敏捷，據他說：他就是在水中極深之處，也能夠睜眼視物，自己的父親從他練習，後來水性也不錯了，現在自己的父母屍骨早寒，江南鶴大概也有六十多歲了，還不曉得他現在是否活在世間，一面想着一面看那河裏的水，越來越清澈，鴨羣也越來越多，兩岸的柳樹也越來越密，田舍村落，如同圖畫一般，又走了些時，前面就看見一座橋，唱曲的唱完，伸着手向船上的人求錢，德嘯峯一面給了唱曲的人幾個制錢，一面拉着李慕白說：「到了，」李慕白站起身來，少時船泊得靠了岸，德嘯峯李慕白二人上了岸，李慕白一看，這裏真是風景優美，遊人熱鬧，只見河中的水像鏡子一般的澄潔，岸上的柳樹如綠雲一般的，蔥蘢盛茂，灑下濃密的陰涼，在柳陰下搭着許多簾棚，裏面設着茶座，有些闊人在裏面歇息，此外是許多賣零食的小販，和賣藝唱曲的人，往來的遊人男女老幼貧富都有，最惹人注目的就是旗裝的少婦，和垂着辮子的年輕姑娘，有幾個穿得很闊綽的荷花大少，和青皮，土棍，就在人羣裏追着那些婦女們亂擠亂鬧，李慕白很看不慣，心說：「北京城是天子脚下，這般人怎麼這樣沒規矩？」走了不遠，德嘯峯就拉着李慕白說：「咱們別跟着人亂擠了，找個茶棚歇歇吧！」遂就進了一座茶棚，那茶房一見德嘯峯來，就趕緊請安，說：「德五爺，你今天怎麼這麼閒在？」德嘯峯認得這人是齊化門裏住的小張，遂就笑着說：「你給我們找個座兒，小張就給德嘯峯李慕白找了一個乾淨敞亮的座位，寬了衣，擦過臉，小張拿過一壺頂好的龍井，

茶碗，花生瓜子的碟子，李慕白一面搥着扇子，一面喝茶，德嘯峯却抽着水烟，不住往茶棚的花障外，人羣裏去看，這時李慕白忽見山東邊來了三四個穿夏布大褂的人，其中一人，身材不高，面目黑瘦，但是氣度不凡，兩個僕人跟着他，手裏都提着錢口袋，身後追着二三十個男女乞丐，向那人要錢，那兩個僕人就由口袋裏掏出錢來散給，因此越聚乞丐越多，兩個放錢的僕人忙得很，那人却同着兩個朋友，大搖大擺地往前走，道旁有許多青皮和土棍，也彷彿見了王爺似的，上前陪着笑，向那個人請安，那人却不大睬他們，只是羅衫飄飄，執扇搖搖，表現出優適的態度，李慕白心說：這是什麼人，却這樣大的身份？此時德嘯峯向李慕白說：「快看，這就是瘦彌陀黃驥北！」說話時德嘯峯也站起身來，帶着笑望着那黃驥北，黃驥北走到這茶棚前，瞧見了德嘯峯，也含着笑一變腰，德嘯峯也帶笑哈腰，高聲叫道：「黃四哥，今天開在？」那黃驥北却沒聽見，只含笑點了點頭，走過去了，這裏德嘯峯覺得當着李慕白，黃驥北竟不過來跟自己寒暄幾句，未免有些難堪，便紅了臉，坐在椅子上，悶悶不語，李慕白心裏也覺得不平，說：「這瘦彌陀黃驥北，原來是這樣的人物，勢派雖不小，可是看他未免太驕傲了些了！」德嘯峯搖頭說：「他並不是驕傲，他跟我的交情很是平常，我們二人不但平常來往，並且還有點小小的仇恨！」李慕白趕緊問說「是爲什麼事，結下的仇恨？」德嘯峯說：「其實說起來，也算不得仇恨，不過是有一點小碴兒罷了，因爲我有一個內姪女，嫁給北新橋的宏家，因爲受大小姑子的虐待死了，他家的人不但不好生發葬，反倒說了許多不是人的話，我知道了，就未免生了些氣，打發了幾個人，到他家裏去鬧了一場，後

來有人出來說合，才算完了，事後我才知道，那宏家與黃驥北是至交，黃驥北因此對人說，「我是不給他留面子，」李慕白說：「既然在出事時，他不出頭給兩家說合，事後却說閒話，這個人也太不對了！」德嘯峯道：「你那裏曉得北京人的皮氣，專好挑眼，這黃驥北是北京有名的富戶，他本人又是武藝超羣。在東城沒有一個不尊他的，惟有我德嘯峯，家財雖沒他大，武藝雖不如他，但我在內外城也有不少的朋友有時我到外面，比他還有面子，這也是招他嫉妬的一個原因，因此我們雖也相識十幾年了，但從沒在一起暢談過一回，」李慕白聽着，不禁生氣，就說：「這樣說來，瘦彌陀黃驥北原是個器量小的人，早晚我要會一會他，給大哥出一口氣！」德嘯峯連忙攔阻說：「不必，不必，他雖然嫉妬我，但我却不願得罪他，再說我們兩家遇着事情，還彼此慶弔相通，倘若弄翻了臉，以後誰也不能見誰了，尤其他現在同銀槍邱小侯爺最好，我決不能因一時之忿，得罪了他們兩個人。」李慕白微笑說：「我也不是要得罪他們，我是要考究考究他們的武藝，即是我見着他比起武來，也不能說我與大哥是朋友。」德嘯峯聽了笑道：「老弟你這真是年輕人說的話，你不知道那黃驥北是有多大聲勢，他手下的耳報神是有多了，現在你我相交的日子雖不多，可是我想他必然早已知道了，不過他還未必曉得你是怎樣的一個人，再說我與他雖有微嫌，但還決不至鬧翻了臉，誰也不至於成心跟誰作對，你若一去找尋他，那可就壞了，他若欺侮了你，事情還許好辦，可是你若打了人，那他非要叫你不能在北京立身不可，兄弟，可是你年輕力壯，到那裏也能吃飯，不過我們既然來到此地了，現在雖然坎坷不遂，可是慢慢地等待時機，將來總能在此

立一番事業，豈可因爲一時的氣忿，就與他那樣的人爭鬥，再說他又不是什麼強梁惡霸！」李慕白見德嘯峯對於自己這樣的懇懇相勸，自己也不忍叫他爲難，便說：「大哥放心吧，我決不能給大哥惹事！」德嘯峯說：「我並不是怕你給我惹事，我是爲兄弟你的事情設想！」李慕白點頭說：「我知道，大哥對我的關心，我全知道！」說到這裏，不禁長長地歎了口氣，德嘯峯見自己這一席話，又勾起了李慕白的憂煩，自己心中也很不安，遂又喝了一盃茶，看了看表，就說：「咱們再玩一會也應該回去了，今天在我們家裏，請你吃我們北京人的家常便飯，你看看怎麼樣，」李慕白笑了笑說：「我吃慣了北京的飯，將來回到家鄉可怎麼辦？」德嘯峯也說道：「那不要緊，你可以把家眷接來，咱們就住在一起，吃喝不分，只要兄弟你肯賞給我臉，我却是求之不得。」李慕白笑道：「我還有什麼家眷？我一個A就是我的全家！」德嘯峯聽了這話，十分詫異，索性又裝上一袋水煙，一面用紙煤子點着，一面問說：「正經，你娶了夫人沒有？」李慕白搖頭說：「沒有！」德嘯峯彷彿不十分相信的樣子，說道：「你們在鄉下住的人，不是十二三歲就娶媳婦嗎？」李慕白點頭說：「不錯，我們鄉下人確實是早婚，不過惟有我是很特別。」說到這裏，便歎了一聲，就說：「咱們先玩一會，回頭我們回去，在你府上吃晚飯時，我要把我家世的詳細情形，一一告訴大哥，因爲大哥是我畢生第一知己，我不能不詳細告訴你，若是別人，我是一字也不提的！」說到這裏，不禁歎歎歎息，當下德嘯峯聽了，便點頭說：「好好，今天咱們痛快遊玩一天，晚飯後我跟你出城咱們還要到織娘那裏看看去呢！李慕白聽了，也笑了笑，當下德嘯峯付了茶資，一同離了茶棚，就在

這二關的地方，遊玩了半天，才依舊乘船，回到齊化門，這時福子趕着車，已在門臉等着了。德嘯峯與李慕白一同上了車進城，回到東四三條德宅，德嘯峯先把李慕白請到裏院，見自己的母親和夫人，然後又讓到客廳裏，切了西瓜吃了，少時僕人就將盃盤擺上來，二人對面飲酒吃菜，李慕白就把自己的詳細身世和家庭情形，自己如何因為要娶一個才貌雙全的女子，所以婚事才耽誤到現在，後來又說到自己與俞秀蓮姑娘那段淵源，李慕白說到江南鶴和紀廣傑老俠客時，是眉飛色舞，慷慨激昂，說到年幼失去雙親時，又不禁淒涼落淚，後來說到怎樣與俞秀蓮姑娘比武，怎樣在路上幫助他們與仇人爭鬥，以及秀蓮姑娘已經許配了人家，又是得意，又是失意，說完了一手支頤，一手擎盃，伏在桌上，皺眉不語，德嘯峯聽了李慕白這些話，心中很爲自己高興，但又爲他難過，良久，便說：「這樣說來我的眼力還不錯，兄弟你真是當世一位奇俠，至於你的婚事，也不要發愁，那俞秀蓮姑娘所許配的人，既已出門不知下落，姑娘自然不能老在婆婆家裏住着守活寡，將來我到一趟宣化府，見一見那位孟老標頭和俞老太太，我就作個媒人，把那位俞姑娘說給你就得了，本來俞姑娘在孟家並未過門，這也不能算是改嫁，那孟老標頭也不能永遠耽誤着人家的姑娘！」李慕白連連擺手慚愧地說：「即使確實知道俞姑娘所許配的人已死，俞姑娘也情願嫁我，但是我也決不能娶她，否則我李慕白就成了一個貪色忘義的小人了，總之，我雖愛慕那俞姑娘，但我心中並沒有別的想法，只可把她作爲我的義妹，却不可把她作爲我的妻子，否則我對不起已死的俞老標頭！」德嘯峯曉得李慕白生性骨鯁，大義分明，他當可抱着一輩子的傷心，也不願娶人家已



訂過婚的女子，當下德嘯峰也不禁歎息，說：「兄弟你的心事我都明白了，俞家的事可以不提了，但你既覺得事情不能辦，也不可徒自回想，使你傷心，慢慢的，我若看見與你合式的姑娘，咱們再提說，好在現在你目前所急的還不是這婚事！」李慕白點頭說：「大哥說的極是！」當下二人慢慢地飲酒談心，直談到天黑，客廳裏點上了燈，李慕白今天是滿腹的塊壘，只儘力地用酒去澆，所以等得飯吃完了，李慕白已懷着醉意，渾身發着燒，心裏却鬱悶得很，恨不得找一個對頭，痛快地發洩一下才好，後來撤去盃盤，李慕白就要到織娘那裏去，德嘯峯却勸他說：「你有點醉了，還是回去歇歇好，今天我也不打算出城，我叫車把你送回去得了，」李慕白也沒聽明白德嘯峯的話，只點了點頭，德嘯峯就叫壽兒出去叫人套車，他親自幫助李慕白穿上長衫，少時外面的車套好，德嘯峯把李慕白送上車，他才回去，這時李慕白在車上，只覺得昏昏暈暈地，在夜色裏看着福子趕着車走。也不知走了多大半天，李慕白就問福子說「到前門了沒有？」福子跨着車轎答道：「這就出城了。」李慕白說：「到韓家潭去，我先不回店裏去了！」福子答應了一聲，心裏却暗笑，說：「醉得這個樣子了，還要去嫖，我們老爺交的這個朋友也是個荒唐鬼！這時李慕白在車裏恍恍惚惚地，心裏却覺得十分難受，恨不得打碎了車，跳下車去，又想要見着那織娘，痛哭一場，然後抽出劍來就自刎在她的香閣裏，車又走了少時，就停住了，福子就說：「到了，」李慕白下了車來，福子就說：「李大爺若不再上那兒去，我可就回去了？」李慕白只答應一聲，便拖着沉重的脚步，恍恍惚惚地進了那華燈齊列的寶華班，一進門，毛夥就喊着說：「翠織姑娘的客！李老爺來啦！」。

## 第十一回

醉後狂言紅樓貽笑柄  
仇生小隙寶劍對花槍

這時織娘正在屋裏對燈悶坐，思索自己的事情，忽聽見下面的喊聲，趕緊站起身來，她的母親也出屋迎接，李慕白一路歪斜上得樓來，一進屋，織娘就聞着他的酒氣，上前笑道：「你在那兒喝的，醉得這個樣子？」李慕白的舌頭都短了，問道：「德嘯峯沒來嗎？」織娘的母親答道：「德大老爺沒來。」李慕白聽了，又彷彿清醒一些，便點頭說：「對了，我是剛從他家裏來！」織娘笑着說：「你瞧你，都醉胡塗了！」李慕白彷彿不承認，說：「我沒醉，我是傷心！」說着往椅子上一靠，幾乎要連人帶椅子全都摔倒，幸仗織娘把他扶住，織娘皺着眉，說道：「你好好坐着，我給你倒碗冰振酸梅湯去！」又說：「媽，你給倒一碗來吧！」謝老媽心裏不大高興地，到裏屋倒了一碗酸梅湯，拿出屋來，織娘接到手裏送到李慕白的唇邊，李慕白喝了一口，打了兩個膈，便擺手說：「不喝了！」織娘放下手，站在旁邊，剛要笑着向他談話，忽聽李慕白長長歎了口氣，說：「織娘，我到你這裏來，並不是嫖來了，因為我們都是天地間的可憐人！」織娘聽了這樣地話，不禁心中一痛，彷彿有一種東西，准准確確的打在自己的心坎裏，眼淚不覺得就撲簌簌地落下，又見李慕白緊緊握着拳頭，彷彿很氣忿的樣子，說：「我這樣的英雄，你這樣的美人，却都所欲不遂，倒被踏在一般庸碌小人的腳底下！」織娘一面拭着眼淚，一面笑着說：「李老爺，你真是喝醉了，你說的這話，我全聽不懂！正自說着，忽聽樓下的毛夥上來，在門外叫道：「翠織姑娘的條子！」謝老媽媽出去，拿進個紅

紙條來，說：「徐大人跟盧三爺在廣和居了，叫你趕緊去！」織娘接過條子來，看了看，便皺眉說：「他們也是，怎麼這時候才吃飯？」遂向李慕白說：「李老爺，我扶我到我的牀上歇一歇去，我現在出一個局，一會就回來。」李慕白本想回店裏去，但是此時酒全都湧上來了，委實走不動，便含糊地答應說：「好吧，你去你的吧！」當下織娘將李慕白寬了長衫，搵到裏屋，在她的牀上臥下，並拉過紅緞的衾被給他蓋上，然後放下幔帳，又給他點了一枝蚊香，便自己換上衣裳，同着他母親應召赴局去了，此時李慕白昏昏暈暈地躺在織娘的牀上，只覺得胸頭發堵，渾身燒得躺也躺不住，反覆了半天，便翻身坐起來，忽然心胸一緊，哇的一聲嘔吐出來，李慕白趕緊彎下腰去，連吐了幾口，把在德嘯峯家所吃的酒飯全都吐出來了，吐出之後，李慕白才覺得身體輕鬆，腦筋裏清醒了些，此時樓上樓下各屋裏，傳來一片喧笑之聲，雜着柔聲媚氣，唱着的小調，是什麼：「常言道：事不關心，關心則亂，自從公子一去後，小奴家我！茶不思，飯不想，好沒有精神哪！」李慕白才知道現在自己是在織娘的屋裏了，心說：糟了，我怎麼在她這裏吐了！遂把燈挑了挑，只見骯髒的東西吐一地，連那鋪得很整潔的牀單，紅緞被，全都弄髒了，李慕白趕緊把簾子打起，走出屋來，就着燈一看，自己的身上衣襟，褲子，也吐了不少，不禁覺得難爲情，倒了盃茶，正在漱口，忽聽一陣樓板響，原來是織娘和他母親回來了，李慕白此時，真羞得無地自容，趕緊攔住織娘，說：「你別往裏屋去了，我把你的被褥都弄髒了！」織娘看了李慕白的身上，便曉得他是吐了，就說：「李老爺吐了，不要緊，我叫人來打掃打掃」，遂往裏屋看了看，反倒笑了，說：「李

老爺這可把你心裏的牢騷都吐出來了！」李慕白也想起剛才自己醉了時，向織娘所說的話，不禁紅了臉，笑了笑，自己覺得十分慚愧，此時樓上的毛夥過來打掃屋子，織娘給李慕白倒了一盃茶，又看他身上，就說：「這可怎麼辦，你吐的身上都是，我們這兒又沒有衣裳可給你換，叫人上你店裏取去吧！」李慕白搖頭說：「不用，我的門自己鎖上了，店裏也不知我的衣裳在那兒了，我還是回去換吧，」說着要過長衣，披在身上，又取來五張一兩的銀票來，放在桌上，說：「我把你的被褥都弄髒了，你也不能要了，你拿這錢另做新的吧！」織娘拿起銀票來，看了看，只收下一張，其餘全都交還李慕白，正色地說：「這我可不能收，一牀被子算什麼的，你就要賠我們，你這簡直是瞧不起我！」李慕白臉紅着，接過銀票，却不知怎樣才好，只見織娘背着銀燈，忽地嫣然一笑，眼角帶着深情，上前拉住李慕白的手說：「你別把這事放在心上」，回首看了看毛夥跟他母親正在裏屋打掃，織娘又帶笑悄聲說：「我既然把你搵到我的牀上去睡，我就不怕你吐！」李慕白此時心旌搖々，說不出一種什麼滋味，呆了半天，才笑着說：「那麼我回去了」織娘似乎帶着依戀不捨的樣子，渾疑了一會，才說：「好吧，明兒見！」李慕白出屋下樓，織娘依舊扶着樓上的欄杆，看李慕白出了門，他才回屋去，李慕白出了寶華班，也雇不上車，就回西河沿元豐棧裏，把衣裳換了，洗了洗臉，對於剛才喝醉酒的事，非常覺得後悔，立志以後再不多飲，又想自己太頹廢了！這樣下去，人就完了，將來即使遇有什麼大事業，恐怕也不能擔當了，因此自己決定，由明天起，要從新振作起來精神，少時就寢，次日午飯後，到南半截胡同，表叔祁殿臣家裏，祁殿臣見了

李慕白，就問他這兩日爲什麼沒來，李慕白心中有愧，見問不由得臉紅，就說：「這兩天我受了點暑，身體不甚好！」郝殿臣看了看他，便說：「我看你也瘦了！有一件事我要告訴你。」李慕白一聽，吃了一驚，不知是有什麼事，却聽他表叔說：「我想你在店裏住着也不是長事，第一房子太小，店裏住的人雜亂，你也安不下心去，再說也太費錢，倘若在店裏住上一半個月，再找不着事，你從家裏帶來的那點錢，也就花完了，我昨天見着東邊丞相胡同法明寺裏的老方丈廣元，我跟他說，我有一個親戚，是個念書的人，從家裏來到北京找事，打算借他一間房子住些日子，老方丈聽了很喜歡，他說廟裏西跨院有一間閒房，你隨便那一天都可以搬了去，將來你給他抄寫抄寫經卷，他們還可以貼補你幾個錢，廟裏地方又大，又清靜，再說不用花房錢，總比在店裏強得多了，每天兩頓飯，你可到附近的切麵鋪隨便吃些，那就費不了多少錢了。」李慕白聽了，便點頭說：「很好，那麼我今天回去收拾東西，明天就搬了去？」郝殿臣說：「我叫來陸先帶你到廟裏見一見老方丈，順便看看房子，若是房子漏，或是太溼潮，那自然也不能住，」遂就叫過跟班的來陸，叫他拿上自己的一張名帖，帶着李慕白到法明寺去，當下李慕白跟着來陸到了丞相胡同法明寺，見着老方丈廣元，這老方丈年有六十多歲了，骨瘦如柴，倒真像一個老比邱，派了一個徒弟名叫智通的，帶着李慕白去看房子，這座廟本來很大，不過年久失修，香火地既少，又沒有什麼大施主，所以顯得窮苦，上下和尚，不下十幾個人，李慕白到了那西跨院，只見有三間小殿堂，也不知裏面供的是什麼神佛，兩廡停着十幾口棺材，另外有兩間東房，空閒着，裏面有一鋪炕，一張桌子

，兩隻兒，雖然屋裏很暗，倒不甚潮溼，並且聰智通和尚說：「這房倒不漏雨，李慕白看了看，環境既清淨，院子也還寬敞，沒事時若在院中練習寶劍也很好，於是便向智通說，自己明天搬來住，遂出了廟門叫來陸回去，李慕白就出了永相胡同，順着大街去走，因想現在自己既要搬到廟裏，從今以後，除了與德嘯峯往還之外，就是常常練習自己武藝，織娘那裏，總是少去才是，又想起昨天自己在她的牀上嘔吐了一陣，給她銀子，叫她另做被褥，她又不肯，他這種情義，叫自己心中實在難安，遂就走到一家大綢緞莊前信步進去，挑選了兩種顏色明艷，花樣新穎的綵緞，每樣撕了十幾尺，便拿着走到韓家潭寶華班，此時織娘正在梳頭，忽見李慕白拿着綵緞來了，便着急道：「李老爺，你這是幹什麼？」李慕白笑着說：「昨天的事情，我實在心裏不安，所以我才扯了幾尺緞子，顏色花樣也不大好，你隨便做一件什麼就得了！」織娘微笑道：「我就猜着了，李老爺一定要給我買幾丈綢緞，爲是賠我們的被褥，可是一賠了我們，從此也就不上我們這兒來了！」李慕白見織娘的口齒這樣的伶俐，尖銳，不禁急得紅頭漲臉，勉強笑着說：「沒有的話，我回頭走了，今天晚上就來，每天至少我要到你這兒來一次！李慕白的話，還要往下去說，却被織娘截住，他微帶着倩笑，又彷彿正正經經地問道：「准的？說了話可得算話！」李慕白後悔自己把話說得太慷慨了，便笑道：「你放心，只要有工夫，我一定來，除非遇見別的事，牽贅住我的身子，可是我就是人不能來，可是我的心也時時刻刻不能忘你！」此時謝老媽媽出屋去了，織娘聽了李慕白這話，忽然把雙手扶住李慕白的肩頭，她仰着臉，眼圈一紅，驀地流下淚來，一頭扎在李慕白的懷中，

李慕白皺着雙眉，低頭看那推在自己胸前，女人的柔秀的髮髻，心裏却緊蹙着，淒楚着，勉強戰勝自己的感情，把織娘的頭扶起來；替他拭着眼淚。便微嘆着，說：「這樣很容易糟踐了你的身子，你千萬不可再這樣了，你的傷心之處，我全都知道了，以後有工夫咱們再細談，我必要給你想法！」織娘聽了這話，更是哭泣得利害，李慕白十分感到沒有法子可以勸解他，少時忽聽屋外有人說話，是織娘的母親謝老媽媽說話的聲音，織娘趕緊指了指椅子，讓李慕白坐下，她走到鏡台前重新傅粉點脂，整理鬢雲，李慕白坐在椅子上，望着那面大鏡子裏的織娘的芳容，見她眼睛依然溼潤潤的，心裏好生難過，這時謝老媽媽掀簾進到屋裏，說道：「他們底下的人說，前門大街有好些個人在那裏打架，都動起刀來，把人砍死了！」李慕白聽了，自然很注意，但又想這與自己無關，便也不往詳細裏去問，坐了一會，自己心中雖有許多話，但彷彿對織娘說不出來，便走了，臨走時織娘還笑着說：「晚上可想着再來呀！」李慕白出了寶華班的門首，往西河沿走去，一面走，一面想，剛才自己想着搬到廟裏之後，就與織娘疏遠了，現在却完全打銷了，織娘實在是個可憐可愛的女子，她必有許多悲慘的心事，打算托付在自己的身上，可是我現在是什麼環境？我有什麼力量來救她呢？而且我一個青年男子，就這樣地爲兒女的私事，消磨了志氣，也不對呀！可是又想：假若能得到幾百金，爲織娘脫籍，叫他作自己的正式妻子，自己也是願意的，只怕表叔和家鄉的叔父嫡母，他們必不答應，一路尋思着，暗歎着，回到元豐棧，剛一到門前，就見德嘯峯的車停在那裏，進了門口，就見店裏的夥計，迎着頭向李慕白說：「李大爺，快到你屋裏看看去吧！你認識的那

位德老爺剛才在前門大街跟人打架，受了傷啦！」李慕白一聽，不由吃了一驚，心說：原來剛才在前門大街打架的是他呀！但不知他傷得重不重。當時趕緊走到屋裏，只見德嘯峯坐在他的牀上，身上的衣裳都撕扯破了，右胳膊上浸着血色，德嘯峯一見李慕白，便問道：「你上那兒去啦？」李慕白說：「我到我家裏去了一趟，大哥你跟誰打架了？傷得怎麼樣？」德嘯峯把右胳膊露出來，給李慕白看了看，却是一處很深的刃物傷痕，鮮血流了不少，但德嘯峯彷彿一點也不覺得疼痛，就說：「他們十幾個人，把我的車圍住與我拚命，我只是一個人一口刀，雖然我的右臂上受了他們一刀，可是我也把他們砍傷了兩個人，其餘的都叫我交到御史衙門裏去了」，說時臉上帶着傲笑，李慕白問說：「那些個人都是幹什麼的，他們與大哥有什麼仇恨？」德嘯峯說：「還提呢！就是因爲那天咱們在燕喜堂聽戲，我不是爲那個硬腳恩子，把一個高個的人，打得吐了一口血嗎？原來那高個子名叫馮三，却是春源標店花槍馮五的哥哥，他兄弟們是深州的有名的馮家五虎，兄弟五人全都武藝高強，大爺已經死了，二爺名叫銀駒馮德，在張家口開着標店，三爺就是被我打的那個人，名叫鐵棍馮懷，現在到北京才一個多月，住在他五弟家中，那花槍馮五，單名一個隆字。在北京開設春源標店已有六七載，爲人武藝高強，一桿花槍，據人說可以敵得住銀槍將軍邱廣超，最利害的乃是他家的老四，名叫金刀馮茂，是現今直隸省內，頭一條好漢，連瘦彌陀黃驥北，銀槍將軍邱廣超，全都不敢惹他，他們那春源標店，所以名震遐邇，一些標頭時常在各處滋事，人家都不敢惹他們，就是因爲有這金刀馮茂之故，」李慕白聽德嘯峯把這金刀馮茂說得名聲如此之大，他



不由忿忿不平，便問道：「今天與大哥在前門大街打架，就是這個金刀馮茂嗎？」德嘯峯搖頭說：「不是他，今天若有他在這裏，我更要吃虧了，不瞞兄弟說，那天我打了那個人，後來曉得他是春源標店裏的標頭，我就很後悔，因為我實在不願意與那馮家兄弟結仇，這兩天所以我不到南城來，一來是身體不大舒服，二來也是防備着他們要找我麻煩，今天我在家裏實在呆不住了，又知道昨天你是喝得大醉走的，福子回去告訴我，他把你送到寶華班去了，我怕你昨天因為酒醉，鬧出什麼事來，所以我才出城來，我還特意在車上帶着一口刀，以作防身之用，不想走在前門橋，就被春源標店的十幾個標頭把我給圍住，都拿着單刀稍子棍，其中倒沒有馮家兄弟，我起先跟他們講和，可是他們不聽，非要打我不可，當着街上許多人，我也氣了，就與他們交起手來，結果我雖然挨了一刀，可是他們比我吃的虧更大，說來有官人趕來了，那些官人都跟我認得，就把那十幾個人給抓走了，可是這麼一來，我跟馮家兄弟們的仇更大了，我想他們以後非要找尋我不可，我以後真不能常出城來了！」說完，德嘯峯面上帶着憂抑之色，用一塊血斑斑的手絹擦着右臂上的血，又說：「我叫福子回去給我取衣裳和刀創藥去了，兄弟你知道，我鐵掌德嘯峯也是一條站的起來的好漢子，不要說受了這麼一點傷，就是把我的胳膊整個砍下來，我要是哼一聲，就不算英雄，春源標店裏的那些個標頭，連花槍馮隆都算上，我也不怕他，我只憂慮的是那金刀馮茂，怕他將來要找尋我，他認得許多江湖上著名的強盜，什麼事都做得出來，到時叫我很難對付。」李慕白這時氣得面色發紫，便冷笑道：「大哥放心！無論是花槍馮隆，或是金刀馮茂，他們若找尋大哥，就請

大哥告訴我，我可不怕他們！」德嘯峯說：「自然，以後免不了叫你幫助我！」李慕白遂又說自己要搬到丞相胡同法明寺住去之事，德嘯峯說：「那也好，你在這店裏住着，終非長久之計，我早就想叫你搬到我那裏去住，只怕你覺得拘泥。」李慕白說：「明天我先搬到廟裏住去，以後再說。」正自說着，德嘯峯家趕車的福子，和跟班的壽兒，還有兩個僕人，一同來了，給德嘯峯拿來衣裳，和刀創藥，德嘯峯就問說：「你們來這些人幹什麼，家裏丟了誰管呀！」壽兒說：「老太太跟太太聽老爺受了傷，不放心！叫我們請老爺趕緊回去，並叫我們多來幾個人。」德嘯峯冷笑着說：「多來幾個人使怎麼樣，憑你們還能給我保鏢！」一面說着，一面叫壽兒給他傷處上藥，這時趕車的福子和那兩個僕人退出去了，待了一會，德嘯峯敷好了藥，換上衣服，他彷彿忘了疼痛，也忘了氣忿和憂慮，並且不想走，他却跟李慕白談起織娘的事情了，知道李慕白昨天在織娘的牀上吐了，今天還去送緞子，德嘯峯不禁哈哈大笑，說：「這兩天我沒去，你們就弄得這麼熱，過些日我還要到東陵去一趟，等到我回來，恐怕你們早租了房子住下了！」李慕白究竟心裏慚愧，便說：「我明天一搬到廟裏去住，就不再上他那裏去了，」德嘯峯笑道：「明兒你雖然搬到廟裏去住，但你又沒有落髮出家，誰還管的着你逛胡同兒？」李慕白說：「不是，我很明白，那地方不宜久去，久去了難免要發生些難以解脫的事。」德嘯峯聽了微笑不語，彷彿心裏計算着什麼事，正在這時，忽聽趕車的福子跟那兩個僕人，由外面驚慌慌地走進屋來，福子說：「老爺，剛才這店裏的夥計說，那春源標店的掌櫃子，帶着十幾個人，全都拿着單刀木棍，在東口兒站着呢，大概是等着老爺。」

德嘯峯聽了，似乎吃了一驚，李慕白就要由牆上摘下寶劍說：「我會會他們去！」德嘯峯擺手說：「兄弟你別着急，容我想個辦法！」李慕白氣忿忿地說：「大哥還想什麼辦法，我去把他們打走了就完了，他們太欺負大哥了，簡直逼得大哥不能在街上行走了！」福子說：「要不然我到官廳兒上，把官人找來？」德嘯峯冷笑說：「若用官勢壓人，我姓德的可不幹！」遂就很快斷地說：「走，我見他們去！」站起身來，向李慕白說：「兄弟你陪我去一趟！」又轉臉向福子壽兒等四個人說：「你們到時不准多管閒事，只在旁邊跟着，他們若打你們，你們也不准還手。」這時把那福子和壽兒的臉全都嚇白了，李慕白就摘下寶劍，向德嘯峯說：「大哥，你現在受了傷，怎能再跟他們惹氣，不如我一個人去，把他們打走了吧！」德嘯峯搖頭微笑道：「不要緊，既然是那花槍馮隆在東口等着我，我索性去見他，想他是開標店，作買賣的人，無論怎樣，也得講點理！」當下披上長衫，就往屋外去走，李慕白在後面跟着他，出店門口時，那店家和夥計，全都注目看着這位德老爺，想着他回頭見了那花槍馮隆，必有一場惡鬥，就有好事的人在後面跟着他們，這時李慕白也沒穿長衫，挽着辮子，手提寶劍，在德嘯峯的前面走，更是惹人注目，德嘯峯步行着，叫車輛和僕人在後面跟隨，才出了東口，就見迎面來了十幾個漢子，有的穿着短衣褲，有的光着膀子，齊都搖搖擺擺地走過來，那爲首的就是花槍馮隆，德嘯峯看這人年紀不過三十上下，身材不高，黑臉膛，穿着繭綢短褲褂，一臉的兇氣，空着手兒，旁邊有人給他拿着一桿紅穗子，桿上纏着花帶子的長槍，馮隆走到德嘯峯的面前，就瞪着眼睛喝道：「姓德的，站住！」德嘯峯站住脚步，冷笑着，向花

槍馮隆說：「馮標頭，別這樣兒呀，咱們彼此都有個認識，有什麼話不妨好說。」馮隆瞪着眼說：「好說什麼，在戲館子裏，你把我三哥打得吐了血，到現在還扒在炕上不能起來，剛才你還砍傷了我們兩個人，仗着你們作官的勢力，把我們的十幾個人都抓去了，你這簡直是不叫我們馮家兄弟在江湖上混了，告訴你姓德的，現在咱們說老實話，我的標店現在也沒有臉開了，我就跟你拚定了命啦，反正你是內務府有名的德五爺，我也跟你拚得着，來，這兒就是咱們兩人的墳地！」說着，山旁邊的人手中接過槍，抖起來，向德嘯峯就扎，李慕白趕緊上前，用寶劍把馮隆的槍攔住，馮隆瞪着眼，望着李慕白，怒問道：「你是幹什麼的，敢管我們的閒事？李慕白說：「德嘯峯是我的大哥，你欺負他就是欺負我！你要打算跟他拚命，先得贏了我的寶劍！」馮隆看李慕白這樣子，他就有點遲疑，旁邊圍上許多看熱鬧的人，有的就過來解勸，馮隆却跳着腳大罵，非要跟德嘯峯拚命不可，德嘯峯見這事沒了結，他就把李慕白勸得退後，上前向馮隆說：「你既然跟我拚命，我姓德的也不怕你，不過這前門大街却不是拚命的地方，咱們的死屍躺在路上，碍得人家車馬都過不去，那也太挨罵，我想不如咱們找個別的地方，愛怎麼樣就怎麼樣。」馮隆也怕在這裏招得官人來了，把他們都捉了去，便點頭說：「也好，南下窪子你敢去嗎？」德嘯峯冷笑說：「有什麼不敢去的，說走咱們這就走！」馮隆把槍一掄，說：走，誰要不去，就不是好漢子！」此時德嘯峯氣得臉煞煞地白，上了車，就說：「李兄弟，上車來！」李慕白提着寶劍跨上車轅，那花槍馮隆一幫人，氣勢汹汹地在旁邊走着，還有許多看熱鬧的人在後面跟着，就往南下窪子去了，這時壽兒和

那兩個僕人在後面又急又怕，壽兒就說：「他們這些個人，老爺跟李大爺只是兩個人，這要到了南下窪子，老爺非得吃大虧不可！」那兩個僕人就說：「不如我們趕緊回去，告訴太太去！」壽兒着急道：「告訴太太也沒有法子，乾脆我豁出將來老爺罵我了，我上御史衙門見張大老爺去，叫張大老爺派官人給他勸架去吧！」說着壽兒就趁着德嘯峯沒看見，溜走了去報告衙門，這裏德嘯峯，李慕白，與花槍馮隆等人走到了南下窪子，找了一塊空敞的地方，那馮隆就用槍指着德嘯峯的車轎，說：「這個地方很好，你們就下車來吧！」他這話尚未說完，就見李慕白躍身下車，手掄寶劍，直奔馮隆，說：「我德大哥的右邊胳膊受了傷，你贏了他，也不算英雄，還是咱們兩人先拚一拚罷！說着，擰劍向馮隆就刺，馮隆問道：「你姓什麼？」李慕白一手持劍，一手拍着胸脯道：「你太爺名叫李慕白，直隸南宮人，我與德嘯峯是盟兄弟，不要說你花槍馮隆，就是你哥哥金刀馮茂，和什麼瘦彌陀，銀槍將軍，無論是誰，要敢欺負我德大哥，就先得敵得過我的寶劍。」這時德嘯峯也下了車，向馮隆說：「我這兄弟說的不錯，你若是能贏了他這口寶劍，我當着衆人給你叩頭！」馮隆氣得一躲脚，說：「好！」向他旁邊的一些人說：「你們閃開些！看我鬥這個小輩！」說時挺槍向李慕白就刺，李慕白用寶劍把他的槍磕開，緊接着鸞鷹幾劍，逼向馮隆，馮隆急忙用槍招架。但怎奈李慕白的劍法新奇，忽刺忽剝，弄得馮隆手忙腳亂，交手不幾合，李慕白的寶劍颯的一聲就砍在馮隆的背上，那馮隆疼的噯喲一聲，扔了槍，扒在地下，旁邊看熱鬧的衆人，不由齊聲高叫了聲「好！」花槍馮隆手下的人，個個掄刀持棒，一齊撲過李慕白，李慕白却把寶劍一幌，冷笑道

：「你們誰要不要命誰就過來，告訴你們，我在饒陽縣砍傷過女魔王何劍娥，在沙河城打敗過賽呂布魏鳳翔，你們不要說十幾個人，就是再來幾十個，我李慕白要怕你們，就不算紀廣傑老俠客的徒弟！」那十幾個春源標店裏的夥計，聽李慕白，他把賽呂布魏鳳翔都給打敗了，便嚇得有些手顫，這時花槍馮隆已被人扶起，背上流着血，疼得臉上的汗珠直往下流，他曉得李慕白的武藝高強，便把他手下的人攔住，只說：「問問他在那裏住！」這時一些看熱鬧的人齊把眼光注視在李慕白的身上，李慕白就拍着胸脯說：「我住在丞相胡同法明寺，你回去把金刀馮茂找來吧，我李慕白一概不舍糊！那花槍馮隆被一個人背着走了，十幾個標店夥計提刀拽槍，垂頭喪氣地跟着走了，這時遠遠的來了幾個官人，看熱鬧的人，一見官人來到，齊都散去，噫嚇峯追過官人去，拱着手說「沒有什麼事了，那春源標店裏的花槍馮隆，本來是要跟我拚命，後來我這位李兄弟把他們管教了一頓，他們就跑了。」又一眼望見跟班的壽兒，就申斥他道：「爲一點小事，你何必又去勞動這幾位老爺！」那官人也說：「這些日子，南城這些土痞們真鬧得不像樣子，聽說剛才在前門大街，總五爺還受了點傷了。」噫嚇峯把受傷的那隻胳膊抬起，給幾個官人看了看，說：「倒不要緊，調養幾天也就好了，你們諸位現在請回囉，又白麻煩了一回，改日我再去道謝！」幾個官人一齊笑道：「那兒的話，你太客氣了！」說着幾個官人就回去了，這裏噫嚇峯，怒目瞪了壽兒一眼，也沒有工夫去說他，便向李慕白笑着說：「兄弟，今天多虧有你，可是剛才你却不該說出瘦彌陀和銀槍將軍來，你不知道，他們的耳目太多，剛才那些看熱鬧的人裏，就有許多他們的人，你那話，若傳到他

們的耳朵裏，一定又要生事，」李慕白冷笑道：「不要緊，好在我今天把我的姓名和住處全部道出來了，他們誰要不服氣，誰就找我去！」德嘯峯曉得李慕白是武藝高強，性情難免驕傲，便也不再說什麼，當下一同上了車，壽兒等三個僕人在後面跟着，李慕白護送德嘯峯回到東四三條，在德嘯峯家吃過晚飯，方才回到店房裏去。次日，李慕白把他那匹馬托店家賣了，就由元豐棧搬到法明寺去住，沒事時就在院中練習寶劍，心中漸漸敞快，不似以前那樣煩悶了，過了兩天，這天就到東四三條去看德嘯峯，德嘯峯臂上的傷請了醫生調治，買了貴重的藥敷上，再過些日也就快好了，二人在客廳裏談了半天，德嘯峯就說：「兄弟，我猜的怎麼樣？果然咱們在南下窪子跟花槍馮隆打架的事叫瘦彌陀黃驥北知道了。昨天他托來一個劉七爺，跟我說，黃驥北要見見你！」李慕白微笑道：「這沒有什麼，我就見見他。」德嘯峯搖頭歎息說：「你見他幹什麼？他那個人勢力大，得罪不的！」李慕白冷笑道：「想他一個做買賣的人，還能有多大勢力？」德嘯峯直着眼問說：「什麼？你以為作買賣的人就沒有什麼大勢力嗎？你打聽打聽去，前門外的胖盧三，一個人開着六家大字號的錢莊，就是王公貝勒見他也得笑臉相迎；東北城，頭一個有錢的人就得數黃驥北，你問問，那個府裏不欠他幾千兩銀子的賬？」李慕白冷笑道：「這樣說，有錢就是有勢力了？德嘯峯說：「那是自然，在北京城不講究胳膊粗，拳腳好，只講究有錢，縱使瘦彌陀的武藝不如你，可是比你有錢，他能花出錢來與你作對！」李慕白聽了，覺得這些話大不入耳，坐在椅子上不住地冷笑，德嘯峯也曉得李慕白心中不服氣，便和婉着勸他說：「現在你已然得罪了賽呂布魏鳳翔和金刀

馮茂，這兩個江湖上的霸王，他們決不肯甘休，以後一定要找你麻煩來，何況黃驢北又要會一會你，邱廣超還不知怎麼樣，這四個人實在夠你辦的，有我在這裏，咱們兩人彼此商量着對付他們，總還好些，下月我就許走，到東陵辦皇差去，至少也得一個月才能回來，你一個人在這裏，街面上又不熟，他們要暗算你，你都不曉得，所以我勸你在此時，頂好少出門，鋒鏑不要太露，等我由東陵回來，咱們再想法子，或者請出朋友來給說合，或者就索性比武，見個高低！」李慕白聽德嘯峯這樣絮絮不休的說着，心中十分不耐煩，只是微微地點頭，不同他辯論，直談到晚間，李慕白在德嘯峯家吃了晚飯，到點上燈時，李慕白才告辭去。

## 第十二回

兩夜留髡魂銷香褥枕  
庵堂試武拳打瘦彌陀

李慕白一個人出了東四三條的西口，順着大街往南走，這時天上黑雲如墨，一顆星星也沒有，隱隱聞得空際的雷聲，街上的行人車馬都快走疾馳，恐怕被雨淋着，李慕白却雇上一輛往南城去的車往韓家潭去，到了寶華班門首下了車，那雨已然下得很大了，李慕白進了門，毛夥喊了一聲，李慕白就上了樓，只見織娘屋子只是裏間有燈光，外屋却是很暗，李慕白到了屋門前，故意把脚步放重些，只聽織娘母女正在屋裏談話，李慕白隔着簾子向裏面叫道：「織娘！」裏屋謝老媽媽問道：「是誰呀？」又聽織娘的聲音說：「大概是李老爺來了，」謝老媽媽拿着燈，到外屋來，此時李慕白已進屋來，謝老媽媽迎面笑着說：「真是李老爺來了



「李慕白笑了笑，因見織娘沒迎出來，他就到了裏屋，只見織娘坐在牀沿上，見李慕白進來，並不起身，臉上似帶幽怨之色，斜着眼睛看了看李慕白，說：「李老爺你還上我們這兒來呀？我還當是你作外官去了？」李慕白笑道：「作外官？我這輩子什麼官也作不了啊！」遂在杌凳兒坐下，謝老媽媽給倒過一盃茶來，這時窗外的雨聲淅瀝，下得更緊，雷聲依舊像轆轤似的響着，李慕白向織娘笑着說：「你別怪我，這兩天我實在忙的利益害，一來是我搬家，二來是德五爺托我給他辦點事。」說話時看了看織娘的芳容上，似乎帶着點笑色了，李慕白就又說：「我有三天沒來了，就真彷彿有二個月似的，心裏總不安，所以今天雖然下着雨，我也抓工夫來了。」織娘聽到這裏，不禁嫣然微笑，帶着一種濃情密意，向李慕白問說：「你今天既是抓着工夫來的，一定又得趕忙着走呀？」李慕白搖頭說：「不，我現在沒事了，家也搬了，朋友托我辦的事也都完了，以後就可以天天來了」。到說這裏，心裏覺得說錯了，那能夠天天的來呀？織娘聽了他這話，却很是喜歡，就笑着說：「你說天天來，我可不信，不過今天下着雨，也沒有什麼客來，你就先別走了！」李慕白點頭說：「我不走，半夜裏我再回去都行。」織娘笑道：「不怕的太太盤問你呀？」李慕白聽了這話，不由臉上一紅，笑着說道：「我沒告訴過你嗎？我到現在二十餘歲，還未成家，這次到北京也只是我一個人，以前住在店裏，前兩天才搬到丞相胡同廟裏住去，」織娘並不知李慕白是個尚未成婚的人，如今聽他一說，彷彿有些驚訝，便問道：「李老爺你爲什麼不娶太太呢？」本來這是李慕白唯一傷心的事旁人要提起，他心中都要難過，何況如今問他的又是這已經用情絲縛住

了他的謝織娘，當時李慕白心中一陣疼痛，真像要嘔出一口血來，勉強忍耐了一會，便拍着膝頭，長歎道：「不要提了！那是我的傷心的事！」織娘聽了這說，怔了半天，李慕白恐怕織娘錯會了意，又見謝老媽媽出屋去了，才又嘆了口氣，說：「這話我只能對你說，朋友們全都不知道，我是自幼便拿定主意，非容貌好的女子不娶，所以有親友給說了幾個姑娘，我總不中意，後來我認識一位姓俞的姑娘，這位姑娘是才貌雙全，他也看得重我，他的父親也待我很好，」織娘在旁聽得入神，就插話道：「不會請位媒人，一說就成了嗎？」李慕白作着苦笑，搖頭說：「不行，不行，人家的姑娘從小時就已許配人家了！」織娘聽了，也不禁爲之變色，用眼注視着李慕白，只見他一手靠在桌上，支着頭，彷彿有無限憂愁，織娘覺得這位誠實的，青年而多情的人，是十分的可憐，不由眼睛有些溼潤，旁邊的李慕白此時是感慨萬端，又要向織娘說，自己在前姑娘之外，看見的美女子就是她，將來願設法爲她脫籍，結爲夫婦，自己甯可娶一個秀麗多情的娼妓，也不願娶那粗俗蠢陋的村女，但是這話總覺得不能出口，二人就相望無語，脈脈傳情，此時窗外的雷雨依然咆哮着，樓下人傳來了笙歌。不知是那個妓女在那裏唱着，聲音柔細淒慘，彷彿是風雨中的啼鴻一般，織娘不禁淒然落淚，用手絹擦了擦，心裏想起一句話來，剛待向李慕白去說，忽聽他母親進屋來了，手裏又拿着一張紅紙條子，李慕白曉得不定又是那位閹客，要叫他去，看着織娘那可憐的樣子，和外面的沉雷暴雨，心中未免氣憤，只見謝老媽媽拿着那紅紙條子，向織娘說：「盧三老爺打發車接你來了，說是徐大人在那兒等着你呢？」織娘皺了皺眉，說：「這麼大的雨，他們還叫

我去，媽媽告訴他們，就說我今天病了，不能出去！」謝老媽媽說：「那如何使得，人家徐大人在你身上花了多少錢？你一去，不是就把人得罪了嗎？再說徐大人若聽說你病了，一定不放心，又叫盧三老爺看你來！」織娘聽她母親這樣地說，她才微微歎了一聲，站起身來，向李慕白說：「李老爺在這兒等一會兒就回來！」李慕白點頭答應，謝老媽媽見她女兒把李慕白留在這裏，自然不大高興，但又想李慕白曾送過她們幾十尺緞子，又是個常來的客，所以也不敢得罪，就說：「李老爺你可別走，你要累了，躺在牀上歇歇！」李慕白搖頭說：「我不累！」當下織娘對鏡理了理雲鬢，就跟着她母親下樓去了，織娘母女去後，李慕白獨自倚燈悶坐，聽外面雨聲雷響，十分煩惱，想這個地方，自己本不應當來，大丈夫也應當拿的起，放得下，但是不知爲什麼，織娘的芳姿柔情，和那種可憐的情態，竟使自己難割難捨，想不到自己經過了俞秀蓮那場若有情而無情的因緣之後，又遇見這場孽債，自己現在依然困頓，毫無發展，將來還不知怎麼樣呢？又想：自己來到這裏幾次，都遇見那什麼徐大人叫她的條子，大概就是德嘯峯所說的那個徐侍郎，此人因爲身有官職，恐怕御史查覺參奏，所以幾次都是把織娘叫出去會面，可是那盧三老爺在其中又是作甚麼呢，莫非是那在南城開着六家錢莊的胖盧三嗎？由此又想：織娘既然認識許多貴客，她却向我又是這樣有情，不知是什麼緣故？想了一會，覺得身體疲乏，便躺在織娘的牀上，信手拉過一個枕頭來，這枕頭是蘇漆的涼枕，有一尺多長，李慕白覺得很是沉重，便不由覺得詫異，拿過來一看，原來這個蘇漆木枕，裏面却是空的，可以擱放東西，就彷彿匣子一樣，李慕白見沒有鎖着，未免起了

好奇之心，就將枕頭套解開，打開枕頭匣蓋一看，不由吃了一驚，原來裏面並沒有什麼釵環之屬，却是一口八寸長的明亮亮的匕首，李慕白趕緊把匣蓋蓋上，枕套繫好，心中覺得十分驚詫，暗想：織娘一個作妓女的人，爲什麼在枕中暗藏匕首，莫非她真是什麼俠女之流嗎？呆呆地想了半晌，覺得織娘這個女子的行動和情態，有許多可疑之處，大概她本身必有一段傷心之事，如今墮落煙花，實非得已，他對自己又是那樣情意纏綿，或者她是知道我李慕白平素的爲人，想要委身於我，以爲她解決什麼爲難的事情嗎？這時窗外雨聲漸微，漸漸地越發使人心中愁慘，屋中燈光搖搖照到紅紗帳上，紫羅被單上，顯出一種神祕的景象，樓下的歌聲已斷了，四下沒有什麼喧笑言語之聲，又待了一會，忽聽樓梯一陣響，李慕白趕緊躺在枕上，假裝睡熟，此時簾子一響，脚步声已進到屋裏，果然是織娘回來了，織娘一進到裏屋，就說：「喲！李老爺睡啦！」說着就由床上揭起被來，要給李慕白蓋在身上，李慕白却揉着眼睛慢慢坐起身來說：「我才躺了一會，不知不覺就睡了！」織娘說：「你要開就再睡一會吧？」李慕白站起身，由謝老媽媽的手中接過一盃茶，一面喝着，一面笑着說：「天不早了，我也得回去了！」說着就抖了抖衣裳，要走，却被織娘一手拉住，只見織娘的芳容帶着紅暈，眼角蘊着深情，似怒似笑地向着李慕白說：「雨還沒住，街上難走極啦！你今兒真好意思回去嗎？」李慕白被這話問得臉也紅了，就被織娘按在椅上坐下，嬌媚地笑着說：「今兒無論如何，不許你走！」李慕白心情若醉地望着她，不由也笑了笑，此時窗外雨聲淅淅，直下了一夜，直到次日早晨還沒住，李慕白叫了一輛車，才回法明寺去，從此李慕白與織娘戀情愈深。

，李慕白也問過她的身世，不過她不肯詳說，只是哭泣，李慕白也知道傷心的人總怕人問起心事，所以總也避免提及，李慕白本來每天必要到織娘那裏去一趟，可是織娘曉得他現在沒有事作，手下必沒有什麼富餘錢，便勸他少到這裏來。二人每隔一兩天見一次面，就可以了，李慕白便也依從，自己就想將來叫織娘從良，跟自己成爲夫婦，又想表叔說給自己找的事，直到現在，一點希望也沒有，長此閒居下去，雖有朋友接濟總非辦法，所以見着德嘯峯，就說：「大哥，你在北京城認識的人多，你可以給我托托人，能給我找個教拳的地方是最好。」不想德嘯峯聽了他這話，却只是搖頭，說道：「教拳那些事，全都是些略會武藝的人，在江湖上沒飯吃了，才幹那些事，兄弟你如何做得？尤其咱們兩人現在交了朋友，我要叫你去幹那一節幾兩銀子的小事，我也沒有臉見人，現在你先別着急，一月一百二百的銀子，哥哥還供的起你，你用錢時自管跟我說，你先這麼閒住着，等我由東陵辦完皇差回來，咱們再想長久之計，我也許湊些錢，咱們開一座標店，比你給人家幹事受悶氣好不好？」李慕白見德嘯峯這樣說，自然也不能勉強叫他給自己找事了，過了十幾天，德嘯峯就派福子趕着車，把李慕白接到他家裏，德嘯峯就說：「我明天就得起身到東陵去，同行的還有我們內務府堂上的幾位，你明兒也別送我，我這回出京，多者兩個月，少者二十幾天，反正八月節以前准回來，兄弟你千萬在這兒等着我，幫助照應照應我家裏，還有一件事，咱們是已經把深州的馮家五虎得罪了，早晚那金刀馮茂必來，找咱們搗麻煩，我說一句實話，憑你的武藝，一定能把馮茂打敗，不過他認識的江湖人太多，什麼想不到的事情他都做的出來，咱們總還是不要惹他

爲是，他要來找你，你就推在我的身上，就說等我回來再理論，至於織娘的事，你既有心把他接出來，作你的太太，我也很贊同，不過你還得多斟酌斟酌，因爲作妓女的多半靠不住，現在聽說徐侍郎要接她去，又有人說她要跟胖盧三從良，這些話雖說都是傳聞，可是你也得謹慎些，那徐侍郎和胖盧三，全部有錢有勢，咱們可惹不起他！」李慕白聽了德嘯峯這些話，雖然心裏氣忿，不以爲然，但想不必和德嘯峯爭論，他走了之後，自己愛怎麼樣就怎麼樣，所以就含糊着答應，在德家吃了晚飯，臨走時，德嘯峯給了他一個錢莊的存摺，叫他用錢時隨便去取，李慕白就走了，次日又到德家來，門上的人就說：「我們老爺令兒一清早就走了。」李慕白就說：「若是有什麼不認識的人，到這宅裏來麻煩，你們就出城找我去！」門上的人說：「我們老爺臨走時，也囑咐過我們了，說是有什麼事就請李大爺去。」李慕白回到廟裏，自從德嘯峯一走，偌大的北京城，更無一個朋友，寂寞時只有到織娘那裏去談談，李慕白因爲很注意那徐侍郎與胖盧三這兩個入，就問過織娘，據織娘說：徐侍郎是他的熟客，胖盧三不過是徐侍郎的朋友，因爲徐侍郎是個作官的人，不便出入花街柳巷，所以每次只是由胖盧三把她找出去，或是叫條子出去，見面的地方，有時在飯莊子，有時在胖盧三的外家，並說那個徐侍郎年有六十多歲，是個很闊的人，並且跟一位王爺最好，所以胖盧三很巴結他，李慕白又問到外面傳說織娘要跟徐侍郎從良的話，織娘却羞得臉通紅，說：「我並不願跟徐侍郎從良，徐侍郎家裏也有兩個妾，他也不願再要人，這都是胖盧三，要拿着我應酬徐侍郎。」李慕白聽織娘這樣說，就把那胖盧三恨入骨髓，就想：早晚見着他，非要揍他一頓

不可！在德嘯峯走後的第五天，這時正在三伏，十分溽熱，李慕白在小屋裏熱得更是一般，他就在院中陰涼下，鋪了一領涼蓆躺着，搥着扇子，這個院子裏，只有殿中供着的古佛，和兩廊停着的棺材，連和尚都不常到這裏來，李慕白仰面看了會天際飄浮的白雲，剛要睡覺，忽聽一陣脚步雜亂之聲，有三個人進到院中來，李慕白一看，只見是個身穿白夏布大褂，手持團扇的人年有三十來歲，身材不高，面貌黑瘦，眼睛却很有神，精神也十分軒爽，李慕白認得這人，就是曾在二隔見過一回的那北京城鼎鼎有名的瘦彌陀黃驥北，自己不由十分驚訝，趕緊站起身來，一面扣着短衣上的紐扣，一面問道：「找誰的？」那瘦彌陀黃驥北，帶着兩個小廝，來到近前，含笑抱拳道：「閣下就是李慕白李爺嗎？」李慕白不曉得黃驥北來找自己，是懷着什麼心，便也拱了拱手說：「不錯，我就是李慕白。」黃驥北抱拳說：「久仰，久仰！」又打量了李慕白一番，便說：「兄弟名叫金朗齋。」李慕白見他不肯露出真實名姓，便不禁暗笑，又聽黃驥北說：「因為兄弟頗好武藝，故對於江湖有名的英雄，都很敬仰，近來聽說閣下與鐵掌德嘯峯相交甚厚，德嘯峯籍着閣下，自命爲北京城第一英雄，並聞說閣下曾在沙河城打敗過賽呂布魏鳳翔，在南下窪子刺傷了花槍馮隆，閣下並且揚言，要打服瘦彌陀黃驥北，銀槍將軍邱廣超，和金刀馮茂，可有這些事嗎？」問話的時候，雖然冷冷地帶着微笑，但神氣却非常嚴重，李慕白情知黃驥北來意不善，便也昂起胸來，說道：「不錯，那些話都是我說的，別人不論，只有瘦彌陀黃驥北這個人，仗着他的財勢，竟像一個霸王似的，我看不上他，等着天氣涼快一點，我非得找他去較量較量不可！」黃驥北聽了這話，臉氣得

發紫，便說：「閣下不必去找他，那黃四爺素日行俠好善，原是個好人再說他也不願與江湖無名之人比武，我是他的朋友，有人若小看他，我就不能不依，不過閣下既是德嘯峯的好友，咱們就不能不講些交情了，現在我來這裏，就是爲向閣下領教領教，閣下若能勝了我，那瘦彌陀黃驥北也必能對閣下欽佩，李慕白冷笑着，心想：黃驥北倒也真狡猾，他來找我比武，還不肯說出真名實姓，也好，索性我拳下不必客氣，打完了他再說！於時就笑着說：「奉陪，奉陪！」瘦彌陀黃驥北脫去了長衫，裏面露出米色綢緞褂把扇子衣裳交給僕人拿着，他挽了挽袖子，走了幾步，拉開架式，瞪眼向李慕白說：「李兄，先上手吧」李慕白曉得瘦彌陀的武藝必定有些功夫，便也挽起袖子，聚精會神地一拳打了去，先試探探黃驥北打的是那家着數，只見黃驥北一閃身，轉往左邊去，斜進一步，雙手向李慕白推來，李慕白看出黃驥北打的是八卦拳，自己就想法要制住他，遂就一閃身，蹀的蹀到黃驥北的背後，黃驥北趕緊回身，只見李慕白一拳迎面打來，黃驥北趕緊抄住李慕白的左腕，用力往懷中一帶，本來黃驥北的力量很大，手攏得李慕白的左腕都覺得麻木，但李慕白兩腳斜站着，任憑黃驥北用力，他的身子紋絲不動，黃驥北驀然右腳抬起要踢李慕白的小腹，李慕白把腳一跳，左手奪回，突的上前，一拳向黃驥北的前胸打去，只聽聽的一聲，旁邊有一個山西口音的人，叫了一聲：「好！」黃驥北一陣頭暈，身子搖了一搖，兩個僕人趕緊上前把黃驥北攙住，黃驥北頭頭被打，臉上的顏色像白紙一般，他斜着眼睛望了望旁邊給李慕白喝采的那個人，却是一個身材不高，圓臉的胖子，穿着一個油泥滿身的白布褂子，繫着油裙，像是個作小買賣的人，不知道



人什麼時候進到廟裏來看他們比武，這時李慕白却微笑着，向黃驥北說：「朋友，你認輸了吧？」黃驥北面帶忿恨之色，說：我輸了，可是瘦彌陀黃四爺他不能服你，一半天他必要找你來！李慕白聽了，不住哈哈狂笑，說：「黃驥北你真欺人太甚，你以為我不認得你就是瘦彌陀嗎？」瘦彌陀黃驥北被李慕白說穿，他羞得無地自容，便長嘆了口氣，被兩個僕人扶着就出廟去了，這裏那個繫着油裙的胖子，過來向李慕白伸着大拇指說：「李大爺，我真佩服你，前些日你砍傷了花槍馮隆，現在又打服了瘦彌陀黃驥北，北京城若講起武功夫來，頭一把交椅得叫你大爺坐了！」李慕白面上呈現出得意的微笑，說：「這不算什麼，若真是有本領的人，我還不敢誇大，像這瘦彌陀之流，徒負虛名，自以為是天下沒有比他再強的了，這種人我非得把他一一打服不可！」遂就指着地下鋪着的那張席，說：「掌櫃子，請坐，咱們談談！」

## 第十三回

難過如恨重揮鐵拳頭  
不禁離情暗彈珠淚影

這個繫着油裙的矮胖子，原來是這丞相胡同北口外，小酒鋪的掌櫃子，他說的一口晉南土音，可見他來到京城不久，他那酒鋪只是一間門面，只有他和一個小夥計照管，李慕白本來時常到他的酒鋪去喝酒，有時買幾個燒餅，藉着他那裏的酒菜，也就算一頓飯，這個酒鋪掌櫃子，本來不大愛說話，可是自從李慕白在南下窪子打敗花槍馮隆之後，也不知怎麼會被他知道了，他就對於李慕白特別的尊敬，時常跟李慕白談天，今天他說：「我瞧見瘦彌陀黃驥

北坐着大鞍車進胡同來，我就想着他一定是找李大爺比武來了，我連圍圍也顧不得脫就跟來看熱鬧，我還想着，瘦彌陀他是北京城有名的人物，李大爺跟他打起來，多少也得費點力氣，哈哈，却沒想到李大爺你只消兩拳，就幾乎把他打爬下，李大爺，你這麼好的本事，是跟那個老師學的呀？」李慕白微笑道：「我也沒認過老師，不過自己住在鄉下時，瞎練過幾年。」遂又問：「掌櫃子，咱們也常常見面，還沒問過你貴姓大名呢？」那酒鋪掌櫃子笑道：「好說，我姓史，有個名子，因為多年沒有人叫，連我都忘了，人家都叫我史大，又有人叫我史胖子。」李慕白說：「史掌櫃子，我看你的武功也不錯吧？」史胖子一聽，面帶驚異之色，他說：「李大爺說的什麼？買賣，說不上不錯來，主顧還不少，酒倒賺不了多少錢，菜裏頭有點賺頭，好在櫃上就是我們兩個人，吃喝倒賺出來了。」李慕白笑道：「我說的是史掌櫃子，你對於刀槍拳腳，大概也很在行？」史胖子笑道：「李大爺你別抬舉我了，我一身肥肉，走都快走不動了，那還能夠搦刀打拳，可是我頂佩服人家有本領的人，什麼江湖賣藝的，和戲台上的武把子，我都愛看！」李慕白聽了，又問道：「你怎會認得瘦彌陀？」史胖子說：「我來到北京也快兩年了，怎能不認得他，李大爺你打聽去東門城的瘦黃四，南城的胖盧三，這是北京城的兩個財神爺，那胖盧三雖然開着幾間錢莊，認得不少闊老，可是究竟沒有黃驥北的名頭大，就拿黃驥北的武藝，和他那好廝捨，好修廟燒香的名兒，胖盧三就比不了。」李慕白見這史胖子由黃驥北又談到胖盧三，不由勾起他心中一陣妬恨，暗想：今天打了黃驥北，早晚非得把那胖盧三也打了不可，別叫他們有些財勢，就覺得了不起，遂就說：「據我看

黃驥北和胖盧三這兩個入：既是這樣有錢有勢，平日他們一定是無惡不作。」史胖子說：「可不是，那黃驥北還好些，雖然有時倚勢凌人，但他總還懂得交朋友。還知道行善事，那胖盧三真是無惡不作，誰要得罪了他，他一句話就能把人給押起來，因為順天府都察院，跟他都有交情，還有石頭胡同韓家潭那些班子裏姑娘們，提起盧三來，就是心裏恨着嘴裏也不敢說他不好，現在無論什麼作官的，和有錢的要想討一個從良的姑娘，先得打聽打聽這姑娘跟盧三爺認得不認得。要是盧三爺認得的人兒，就是倒找錢，誰也不敢要。」李慕白聽史胖子把那個胖盧三說得簡直是霸王似的，有些不相信，可又覺得驚異，又聽史胖子說：「今兒李大爺把你瘦彌陀打了，你還得小心點，留神他想出別的方法來報仇！」李慕白冷笑着搖頭道：「我不怕他們，我在這裏是孤身一人，頂多了他們逼得我不能在此立足，可是我就是臨陣開這異時，也得作一件驚人的事，叫黃驥北他們看一看。」正自說着，忽然和尚進這院裏來了，史胖子就站起身說：「李大爺回頭見吧！」李慕白也站起身來，說：「我不送你了。」史胖子走後，那和尚就像禮佛似的，向李慕白打着躬問訊，說道：「聽說剛才外頭的黃四爺來了，黃四爺向來是好善的，新近重修的大慈寺，潮音庵，都是黃四爺布施的，李大爺既跟黃四爺認識，就求你跟黃四爺說一說，跟我們廟裏結個善緣，只要黃四爺能開頭寫上幾百兩銀子的布施，我們再拿到別處，也就好化了。」遂又指着大殿那處應該修葺，那處該常油新，十分懇切地央求李慕白給他向黃驥北去說，李慕白想着不與好笑，心說：我剛把黃驥北打了一頓，他們却又想叫我找黃驥北寫布施這簡直是笑話，當下不便說出與黃驥北打架的事，便含糊着答

應道：「好吧，慢慢我再跟他說，因為今天我跟他才初次見面，這些話不能提。」和尚又托付了半天，才算出了這個偏院，此時李慕白一個人坐在地下席上，不住地嘆息。心說：真是世風不古了，想不到出家人也知道巴結有錢的人！那黃驥北和胖盧三不過是兩個庸碌之輩，既無才能，又無爵祿，只因爲有錢便可以這樣勢比王侯，我李慕白雖然有一身本領，可是連一個書辦的小差也謀不到，若不是有好友德嘯峯以金錢接濟我，此時恐連衣食都不周了！想到這裏，心中的牢騷與憤慨同時湧起，跑到屋中，拿上寶劍，在院中舞了一趟，出了一身汗，便手持寶劍，目光視在那青霜一般的鋒銳，心中發出無限自憐自愛之情，未免長嘆了口氣，便把寶劍扔在地下鋪着的席上，在院中西房的陰涼下，來回地走，心裏却像有許多髮煩和憤慨，找一個地方發洩才好，挨到黃昏時候，滿天的餘霞，作淡紫色，一塊一塊的，像是自己胸中的塊壘，又像是那纖娘可憐可愛的芳頰，李慕白提着寶劍回到屋裏，穿上長衫，便出了廟門，到史胖子那小酒鋪裏，屋裏只有兩張桌子，四條板凳，却坐了八九個人，正在那裏暢酒談天，李慕白一看人滿了，他就裝轉身走去，史胖子光着膀子，穿着油裙，向李慕白喊着說：「李大爺，你來吧！這兒能騰出個座兒來！」李慕白笑着說：「若是沒有座兒，我回頭再來，」史胖子連連笑着說：「有，有，有！」他就請李慕白到了櫃檯裏面，一個小凳兒上坐下，說道：「李大爺在這兒坐着好不好？」李慕白坐下笑道：「我在這兒一坐，就成了你們的掌櫃子了。」史胖子笑着說：「好，李大爺若作了我們的掌櫃子，那我這酒鋪非得改九間大門面不可。」史胖子笑的時候，渾身的肥肉都直顫動，屋裏的酒客齊都不住用眼看李慕白

，就有人彷彿認得李慕白，彼此交頭接耳地也不知是說什麼話，史胖子却像他這鋪子來了貴客，又替李慕白寬衣，又遞給他扇子，自己動手給李慕白擺酒菜來，斟酒，李慕白倒覺過意不去，就說：「史掌櫃子，你別張羅我了，回頭你叫夥計給我到隔壁餅鋪裏，烙斤半蔥花餅就得了。」史胖子連聲答應，這裏李慕白就在這悶熱的小酒館裏，一手搥着扇子，一面喝着酒，喝過一壺酒，李慕白已覺臉上發燒，恐怕又喝醉了，便不再喝，少時走了幾個酒客，史胖子不太忙了，他就趕過來跟李慕白談天，夥計已把蔥花餅給拿來，李慕白一面扯着餅吃，一面就着史胖子做的酒菜，就見史胖子扒在櫃台上，臉上流着黃豆大的汗珠子，用芭蕉扇搥着屁股，彷彿有什麼重要的事情似的，說道：「李大爺聽說沒有？菜市口寶德公布鋪的掌櫃子剛才吞大煙死了！」李慕白知道這個布鋪，就離此不遠，便說：「我看他那鋪子，生意不錯呀！」史胖子說：「生意不錯也不成，賺的錢還不夠給利錢的呢。前年他修飾門面，添貨，大概帶了兩得發錢莊幾千兩銀子，那財字號的錢莊，全是胖盧三開的。」李慕白一聽胖盧三，就特別的注意，史胖子又說：「聽說利錢大極了，現在連本帶利都許快到萬了，這兩天胖盧三催着布鋪的掌櫃子，叫他還錢，那布鋪把利錢給了，胖盧三說不成，還立刻要本錢，布鋪的掌櫃子又湊了一半本錢，胖盧三還不答應，說是要告訴衙門，封了他的鋪子，還得把他押起來，因此那布鋪掌櫃子，又是生氣，又是害怕，吃過了午飯，就躲到屋裏去睡覺，不知在什麼時候，他氣吞下大煙死了！」史胖子不過是當說新聞似的這樣說着，李慕白聽了却是十分同情，又喝了一口酒，冷笑着說：「原來胖盧三的財都是這樣發的？好！早晚我叫他

認得認得我！」這時又進來兩個喝酒的人，更胖子趕忙去張羅。少時李慕白吃飽了，叫更胖子寫上賬，披上長衫，出了酒館，在濃星微月之下，徘徊正街頭，心中本來又愁又氣，再加上些酒意，越發覺得無法排遣，又想回到廟裏也是無聊，不如找織娘去談一會，心裏一想到織娘，情思撩起，更感到傷心，信步走着，到了韓家潭，只見那寶華班的門前，明燈輝煌，出入的人很多，並停着幾輛大轎中，李慕白就暗想：也許織娘現在有別的客，可是無論如何我得見她的面，進了門，就有毛夥上前笑着說：「李大爺來了！翠織姑娘屋裏有客。」李慕白就問說：「是什麼人？」毛夥笑着說：「是盧一爺在她屋裏了，大概再待一會也就走了，先借一間別的房子，你坐一坐！」李慕白說：「不要緊，我跟盧三爺也是相好，我上樓去看看！」毛夥趕緊笑着說：「你請上樓吧！」遂在底下向上喊了一聲：「翠織姑娘的客！」此時李慕白脚步蹣跚地跑上樓來，才到織娘的屋前，那謝老媽媽就出來了，他蒼老的瘦臉上，帶着假笑，彷彿惟恐屋裏有人聽見似的，悄聲向李慕白說：「李大爺，你回頭再來吧！盧三爺在屋裏了！」李慕白一見此種情形，氣得臉上發紫，還沒答言，就聽屋裏一陣粗俗的男子狂笑之聲，接着又有女人的柔媚的格格笑聲，李慕白聽了又氣又好，就高聲向謝老媽媽說：「什麼，胖三在屋裏了？他又是什麼東西，我不怕他，你把織娘叫出來，我跟他說兩句話就走。」李慕白這樣一嚷嚷，真把謝老媽媽嚇慌了，急得踩着小腳，說：「李老爺，你小點聲兒說呀！」此時屋裏笑聲忽止，簾子吧的一聲掀起，出來一個又高又胖的人，借着簷下掛着的燈，看得很清楚，這人年有四十多歲，沒有鬍子，小眼睛，大嘴，兩腮胖得肉凸出來，比

鼻子還高，穿着一件上面夏布，下面存羅的兩截大褂，像是很有勢派的样子，瞪眼望了望李慕白，撇着嘴問說：「你是幹什麼的？」李慕白一見，就知此人必是那胖廬三。手掌就自然地要抬起來打他，勉強暫捺着怒氣，挺着胸說道：「我叫李慕白，我是織娘的熟客！」胖廬三放慢地點了點頭，說：「嘖，原來你就叫李慕白，這些日我常聽街上一些窮小子嚷嚷着你的名字，聽說你挺愛打架？我問你，剛才叫我胖廬三的是你嗎？」李慕白昂然說：「不錯，我早就認得你這胖廬三，知道你要把織娘買出去，也結什麼徐侍郎，今天你又把菜市口那布鋪的學櫃子逼死了，我來就是特爲鬥鬥你胖廬三！」胖廬三是個從來不吃虧的人，他看李慕白這個樣子不善，又知道他連花槍馮隆都打過，自己這個胖子，又加剛吃了一肚子燕窩魚翅，恐怕禁不住這小子一拳頭，俗語說：「好漢不吃眼前虧，何況自己是有身份的人，跟他這窮小子拼不着！遂就把那又圓又厚的大下巴，往上拱了拱，由鼻子裏哼哼地笑了兩聲，說：「好的，算你姓李的有膽量，我現在也沒工夫跟你惹氣，咱們將來見面再說！」說畢，轉身就要進到織娘屋裏去，却被李慕白自後一把抓住，喝聲：「回來！」胖廬三被李慕白揪得轉過身去，臉都嚇黃了，着急地說：「你要怎麼着呀！」李慕白揚手一掌打在胖廬三的臉上，只聽吧的一聲，胖廬三的臉上就像着了火，伸着肥手要揪李慕白，口裏說道：「好呀，你敢打我！」李慕白抄過他的腕子一擰，腳下一踢，那胖廬三咕咚一聲就跪在樓板上，李慕白罵道：「今兒李大爺非要打死你不成！」說時向他後腦猛力一拳，胖廬三嘎啞了一聲，就扒下了，李慕白又向他的後腦踹了一腳，胖廬三又嘎啞了一聲，說：「踹死我啦！」這時下面的毛夥，老媽，和各屋

裏的妓女嫖客，聽見樓上有人打架，就全都跑上樓來，織娘也跑出屋來，哭着把李慕白抱住，說：「李老爺！你別打了，別把他打死了啊！」李慕白一面罵着：「打死了，不過給你們懺一塊地，我今天豁出給他胖盧三抵命去了！」一面連氣向胖盧三的肥腿胖臀之上用力的踢踹，胖盧三扒在樓板上像狼似地嚎了起來，這時有兩個嫖客上前把李慕白勸住，又有毛夥把胖盧三攙扶起來，胖盧三見這時人多了，他就不再怕李慕白了，指揮着毛夥說：「你們給我打死他！打死他不要緊，我每人給你們一百兩銀子！」他懸出這賞來，對方若是別人，毛夥們早就上手了，誰不願意在盧三爺的手裏討點賞呢？可是毛夥們知道李慕白不是好惹的，又知他是德嘯的好朋友，誰也不敢得罪李慕白，只得勸盧三說：「得啦，盧三爺，你也就別生氣了！李老爺也是外場人，他老人家今兒一定是喝醉了，我們先攙你回櫃上歇息去得啦，明兒再請出朋友來說和說和，也就完了，李老爺是年輕的人你就多擔待擔待他就得了！」這時盧三的趕車的也上樓來，大家一齊把胖盧三連攙帶架，下樓去了，胖盧三嘴裏還大罵着：「姓李的，攔着你的，放着我的，你別忙，早晚我叫你認得認得盧三爺！」氣得李慕白還要追下樓去打，却被織娘揪住他的胳膊，流着淚說：「你別再打他了給我留點面子！」謝老媽媽在旁說：「不是鬧！盧三爺是有錢的人，咱們惹不起人家呀！」李慕白却冷笑着說：「別人惹不起他，我李慕白可惹得起他。他有錢我有拳頭，倒看是他的錢硬，還是我的拳頭硬！」說着便拉着織娘進到屋裏，那些看熱鬧的妓女和嫖客，跟那些勸了半天架的毛夥們，全都下樓的下樓，回屋的回屋，不過都紛紛談論着，說是這姓李的不但會武藝，一定還有些勢力，不然他如何敢



打胖盧三？又有人說：胖盧三向來在南城一帶，比財神還有錢，比閻王還利害，想不到如今竟挨了這麼一頓毒打，栽了這麼一個大跟頭，不過他決不能善罷干休，說不定回頭就派人來打那姓李的。這時謝老媽媽也嚇得臉色始終沒有緩過來，他哆哆嗦嗦地向李慕白勸說：「李老爺，依我說你還是躲一躲吧！回頭那盧三爺一定帶着人來，聽說他手底下的人多直的呢！他們就是打死了人也不償命！前些日子不是嗎？百順胡同什麼班子裏有個姑娘得罪了他，他就派了些拿刀動杖的人，把那姑娘打得頭破血流，屋子裏的傢俱也都給砸啦，還把那姑娘的一個客，也給打了個半死，臨了，他還托出人情，把那班子裏的人押起幾個人來！」李慕白氣忿忿地冷笑着說：「你放心，我想他回頭決不能來，因為要那麼一來，胖盧三被人打了的事，就弄得無人不知了，胖盧三他決不能幹那傻事，頂多了他將來想用法用官司陷害我，或是在街上聚衆毆打我，可是我也不怕他！」言下臉上顯出得意之色。又見織娘在旁邊坐着，用手帕拭擦眼睛，不住地痛哭，李慕白就向織娘說：「你也不要害怕，無論他是什麼人，若敢欺負你，我就要他的性命，假若你怕在這裏待不住，那也不要緊，你們母女，可以跟我走，無論到什麼地方，我決不能叫你們吃苦！」他這話本是要安慰織娘，不想織娘聽了，反倒越發抽抽起來，李慕白又勸了他半天，織娘還是不住地哭泣，李慕白心中未免發生反感，就暗想：爲這麼一點小事，他就至於傷心成這個樣子，莫非他還以爲我今天不應該打那胖盧三嗎？我打了胖盧三，莫非她覺着心痛？這樣想着，呆呆地坐了一會，又偷眼望織娘，只見她在燈旁，哭得跟淚人兒一般，彷彿有極大傷心之事似的，又見謝老媽媽躺在旁也是苦喪着臉，彷彿

心中很恨自己給她們得罪了闊客，心中如此一想，未免生氣，本想同她們質問幾句，但又想：她們也都是可憐的人，自己何必再逼迫她們，於是長長地嘆了口氣，扔在桌上一張銀票，蹀了蹀腳，就走出屋去，往常織娘不但送出屋來，叮囑他明天千萬要早來，並且還要扒着樓上的欄杆，往下笑着向他招手，今天她却連送也不送，還在屋裏哭着，只有謝老媽媽說聲：

「李老爺明天可來呀？」說話時的神氣也像很不自在，李慕白心中越發難受，強忍着氣應了一聲，便下樓去了，到了樓下，幾個毛夥見李慕白，全都像是很害怕的樣子，帶着笑說：「李老爺你走啊！」李慕白向他們說：「肝盧三若再帶着人來，你們就叫他到承相胡同法明寺找我去，你們還放心，有什麼事我李慕白一人擔當，決不能連累你們一點兒！」幾個毛夥齊都陪笑說：「是，是，是！我們都知道了，李老爺你也放心，那肝盧三他知道你不是好惹的，他也決不敢再找你麻煩來了！」李慕白點了點頭，便走出了寶華班，往廟裏去走。心中非常氣憤，又雜着傷感，回到廟中，也睡不着覺，自己想着這兩個月來，實在作錯了事情，憑自己這樣一個窮困潦倒的人，豈可在花街柳巷去厮混？而且相處既久，愛慕之心，不禁發生，把我竟弄成連一點丈夫氣也沒有了，何況謝織娘原是現時之名妓，與她相熟的人，像什麼侍郎，肝盧三一類的人，不知要有多少，她雖因見我年輕，對她又誠實，她也對我很鍾情，可是要叫她將來跟我從良，隨我去到處流浪，怕她也未必願意吧？這樣一想，對織娘便灰心了，歇息到半夜，方才睡去，次日清晨起來，想起昨天一日之間打了瘦彌陀黃驢北，盧三，這兩個北京城最有名有勢的人，自然心中十分痛快，高興，可是同時又想到他們二人被自己侮辱

了，必然不肯干休，定要設法陷害自己，却又覺得不可不謹慎些，這一天天氣很熱，李慕白除了到史胖子的鋪子裏喝酒吃飯之外，並沒有出門，晚間越發覺得無聊，情不自禁地又到繖娘那裏去了，不想繖娘對李慕白竟與往日大不相同，態度冷冷淡淡地，皺着兩道織眉，連一點笑容也沒有，李慕白坐了一會，覺得沒意思，便出了寶華班。又到史胖子的小酒鋪裏去喝酒，原來史胖子也知道李慕白昨天在寶華班，拳打肝盧三之事了，李慕白聽他說了，自己很覺得驚異，便笑着問他說：「史掌櫃子，你的耳風真快，怎麼昨天晚上我把肝盧三打了；今天你就知道了？你天天照應着買賣，不常出門，怎會外邊的事情，你全都知道了？」史胖子聽了李慕白這話，心中十分的高興，就笑着說：「李大爺，你別看我終朝每日不離櫃台，可是給我報信的人多極了！」李慕白越發覺得奇異，就問道：「到底是誰告訴你這些事情？」史胖子笑着說：「李大爺是聰明人，怎麼連這都想不出？我這個酒鋪門面雖小，可是我史胖子的人緣却好，所以主顧很多，三兩個朋友，到我這兒一坐，喝上幾盅酒兒，談起閒天來，什麼話不說？李大爺昨天打的若是別人，我還許聽不見人說，可是昨天挨打的又是肝盧三，肝盧三這些年在北京無惡不作，可是昨天的挨打却是頭一回，所以有一個人知道了，就大家傳說起來，聽了的人沒有一個不趁願的，更沒有一個不衝着李大爺伸大拇指頭的。」說時伸着大拇指，望着李慕白笑，李慕白的面上，也不禁帶出得意之色，史胖子就又說：「李大爺，你知道你在寶華班認得的那個翠織姑娘，被肝盧三給撮合着，要嫁給前任禮部侍郎徐大老爺嗎？」李慕白一聽史胖子提到這件事，心裏就不痛快，說：「我早知道肝盧三要拿繖娘巴結徐侍郎

，可是織娘親口跟我說過，他因為徐侍郎年歲已老，而且家中已然有了兩房妾，無論怎麼說，她也不願跟徐侍郎。」史胖子點了點頭，說：「我倒也聽人說過，寶華班的翠織姑娘，是一個與衆不同的妓女，李大爺你既然與她相好，爲什麼不湊些錢把她接出來，叫他跟你過日子去，比你一個人在廟裏住着，不強得多嗎？」李慕白笑了笑說：「我現在自己還顧不了，那能還從班子裏接人？」史胖子說：「李大爺你太客氣了，憑你這身本領，要捱閒起來可是容易，接出一個人來，只要她能認頭跟着日子，也能費不了多少錢。」李慕白聽了，只是微笑着搖頭，喝了幾盃悶酒，就回廟裏去了，到了次日，天氣十分悶熱，天際的雲氣很低，彷彿是要下雨似的，李慕白無事，就在屋中讀書消遣，約莫在午前十時左右，忽聽院中有人叫道：「李大爺在屋裏嗎？」李慕白聽得聲音與生，趕緊起身出屋去看，只見院中放着一擔子西瓜，那前天吃了打的瘦癩陀黃驥北，帶着一個小廝，一個挑西瓜的人又來了，只見瘦癩陀黃驥北衣冠齊楚，滿面笑容，上前拱手說：「慕白兄，前天承蒙不棄，今天我特意拜訪你來了，給你送來點西瓜，你切着消暑吧！」李慕白見瘦癩陀今天忽然恭敬來訪，不禁又覺驚訝，又是覺着不好意思，便也嘻嘻抱拳，請黃驥北進屋裏，黃驥北隨落了座，瘦臉上鋪滿笑容，說道：「慕白兄，我久仰你的大名，早就想來找你請教領教，只因你天天跟着嘯峯在一起，嘯峯我們也是老世交，我想決不肯叫你跟我動手比武，所以前天我知道他走了，我才改了個假名，來找你請教，動手之下，我才知道慕白兄的武藝實在比我高強百倍，我心中十分佩服，昨天更聽說你老兄把南城的一個有錢有勢的胖廝也給打了，心中更是欽佩，所

以今天誠心敬意的來拜訪老兄，老兄如若不記着前天的事，那我就願意高攀一下，與老兄交個朋友！」李慕白是慷慨熱情的人，見黃驥北如此恭敬自己，便也拱手，連說不敢當，前天的事確實是自己太鹵莽了，黃驥北說：「前天的事沒有什麼，要說鹵莽，還得算我，平日沒會過面，忽然來到廟裏，要與老兄動手比武，這件事者叫旁人知道，人家得要把我笑話死了，可是咱們二位也是不打不成相識，老兄你若與我相處一久，你就知道了，我黃驥北實在是一個有嘴無心，最誠實的人，嘯峯最知道我，等他回來你問他就知道了。」李慕白說：「黃兄的大名，我沒到北京時，就早已聞知，此次我跟着德嘯來逛二關，也會見過黃兄一面。」黃驥北說：「哦，原來那天在二關與德嘯峯在一起的是你老兄呀？因為那天我還同着兩個別的朋友，所以見了嘯峯沒得工夫談話，要不然咱們二人在那時候就認識了。」當下二人又閒談了一會，黃驥北又問李慕白的家世，和現今景況，李慕白略略的說了，黃驥北對李慕白也很表同情，並勸李慕白不要為現在的不得志，便心中抑鬱不舒，等到德嘯峯回來，我們再一同商量辦法。必為老兄你謀一個出處，二人直談到正午時候，黃驥北還要請李慕白跟他出去，一同到飯館裏吃午飯，李慕白却說自己吃過了，並說改日再到他府上回拜，當下瘦彌陀黃驥北告辭，帶着小廝走了，李慕白送他出了廟門，看着黃驥北上了車，方才轉身進去，才回到屋裏，就見廟裏的和尚又來了，口裏說着：「嗚，黃四爺送你這些個大西瓜，」一面說着，一面進到屋裏，就向李慕白笑着問說：「剛才黃四爺來了，你沒把我那天的話向黃四爺說嗎？」李慕白只慢答着說：「我說了，他說過後大想一想，再給我回話。」和尚聽了不禁

歡喜，連說：「李大爺多幫忙吧，這也是一件功德。」李慕白又說：「他送給我那些瓜，我一個人也吃不了，師父拿幾個去吧。」和尚說：「謝謝李大爺了。」說着歡天喜地的出屋去了，李慕白一個人在屋裏悶坐了一會，覺着黃驥北表面上雖然誠懇可親，可是他究竟是安着什麼心，自己還不知道，這個人總是不要求與他接近才好，少時睡了一個覺，醒來就想要到表叔那裏去一趟，遂就穿上長衣，出了廟門，到南半截胡同去，到了他表叔的門首，一敲門，跟班的來階就出來，見了李慕白，請了個安，說：「少爺你這兩天怎麼沒上我們這兒來呀？」李慕白：「這兩天我有點旁的事，所以沒來，」說着就要往院裏走去，來階却似乎要攔李慕白說：「我們老爺出去還沒有回來，太太現在睡晌覺還沒醒！」李慕白聽了，不禁一怔，心說：表叔出去，向來帶着跟班的，今天莫非他一個人出去了？又想：看這情形，大概是表叔聽說我打了黃驥北胖廬三，他以為是給他惹了事，不願意見我了吧？「堵氣便說：「好，既然這樣，我走了！」說着氣忿忿地轉身走去，來階還在後面說：「李大爺回頭你來呀？」李慕白却作爲沒有聽見，又是生氣，又是灰心，就回到廟裏，心想：我來到這裏，已將近一月，事情也找不到，朋友也走了，現在表叔也不願見我，我還在此停留作甚？不如把銀錢攞子帶給德家，收拾行李，我就離開北京走吧！這樣一想，便決定主意，在一二日內就離京他去，晚間，又到史胖子那小酒鋪，吃了晚飯，跟史胖子談了一會，就說自己要離京他去，史胖子就說：「可是長在北京這地方，也沒有什麼意思，憑李大爺這身武功，很應該闖蕩闖蕩江湖，打出一番事業來，不過德嘯峯是你的好朋友，他現在走了，把家裏托付你照應，據我想，你

總應當等着德嘯峯回來，再走不遲！」李慕白搖頭說：「我不能等他，他是到東陵辦皇差去了，我知道他什麼時候才能回來？再說他家裏只是老太太和他的夫人，婆媳兩個帶着幾個男女僕人，安分過日，也不能有什麼麻煩事情，再道他們的親友還很多呢，我這回走，當然得把事情辦乾淨了，德嘯峯臨走的時候，曾把他一個取錢的摺子交給我，明天我得親自交在他家老太太的手裏，黃驥北雖然跟我打過一回架，可是今天早晨他又到我那裏，誠意拜訪，說是願意與我結交，明天我也得到他家裏去辭行，就是寶華班的織娘，雖然他不過是一個妓女自從我打了胖盧三之後，他就對我冷淡了，可是前些日他却對我很好的，我回頭也得去一趟，把我要走的話，向他說明白了。春源標店花槍馮隆那裏我也得去一趟，告訴他們，砍傷馮隆的是我，他們有本事可以找我去，却不必與德嘯峯作對！」史胖子聽了李慕白這話，突然想起一件事來，就說：「我也忘了對李大爺說了，昨天我聽一個人跟我說，那直隸省有名的英雄，金刀馮茂，現在已由深州動身，往北京來了，」李慕白聽說金刀馮茂將來到北京，不由得一怔，暗想：果然金刀馮茂若來到，我可不能走了，遂就說：「他既然由深州往北京來了，想是要找我鬥一鬥，我若聽說他來，就離開此地，那顯見是我怕他了，這樣吧，我在這裏再等他三天，三天之內他若不找我來，我就迎着深州道上找他去了！」史胖子尋思了一會，就說：「我看金刀馮茂若來到北京，知道瘦彌陀黃驥北也叫李大爺給打了，他必不敢找李大爺來了，因為這些年來，金刀馮茂在直隸省稱雄一世，就如同河南的金槍張玉瑾一般。」

「李慕白一聽史胖子提到金槍張玉瑾，不由又想起那與俞老標頭作對的何家兄妹，連帶而想

起俞秀蓮姑娘來，不知這位姑娘現在怎麼樣了，未免一陣傷心，又聽史胖子說「金刀馮茂若顧慮他的名頭，我想他決不能輕易與本領高強的人動手爭鬥，不然他若一下子敗了，他半生的名頭就全都完了！」李慕白却笑道：「由他去吧，我是一點也不怕他，我現在先到寶華班去一趟。」說着出了史胖子的酒鋪，就到了韓家潭寶華班，進門先問毛夥，那胖盧三來過沒有，毛夥看着旁邊沒有別的人，就笑着向李慕白說：「胖盧三自從挨打之後，就沒有來，大概是在家裏養傷了，也許叫李老爺給打怕了！」李慕白笑了笑，就一直上樓，聽了聽纖娘的屋裏沒有客，他就一直進屋，只見纖娘穿着一件銀紅的衫子，正在燈下悶坐，見李慕白進屋，他懶洋洋地站起身來，要給李慕白寬下長衣，李慕白擺了擺手，便在椅子上坐下，纖娘給他倒過一盃茶，雙眉帶着愁容，又像有依戀之意，站在李慕白的身旁，李慕白喝了一口茶，便和顏悅色地向纖娘說：「我來告訴你，一天我就離開北京走了，今天我是特來向你辭行！」纖娘一聽李慕白要走，不禁吃了一驚，眼淚帶着淚，急露出留戀的樣子，拉着李慕白的手說：「你要上那兒去啊？還回來不回来了！」李慕白彷彿又被這種可憐可愛的柔情給麻醉了，極力的掙扎着說：「我一時也不想回家，也沒有一定去處，將來也許還到北京來，不過至少須在三五年之後吧！」纖娘一聽，秀媚的眼圈越發紅了，李慕白慨然地說：「不過我是非走不可，因為我在此居住無味，在臨走時，我有許多話要對你說，你須知道，我與別的嫖客不同，若是別的嫖客，章台走馬，愛來就來，愛走就走，把你們這作妓女的就沒看人，玩完了，就隨手扔開的，我却不是那樣，實同你說，我跟你認識這些日，我實在是愛你憐你



，假若我有錢，你也願意的話，我真願救你脫離這苦海，你我一夫一妻的度日，可是現在不成了，自從我打了胖盧三之後，我也看出你對我的冷淡了！」纖娘聽到這裏，眼淚像斷線的珠子一般，一對一對的滾下，並且哽咽着，彷彿心裏有許多的話，說不出來，李慕白嘆了口氣，又說：「因為我見你與別的妓女不同，我才對你說這些話，一個女子不幸墮落娼門，過去的傷心，現在的苦境，都且不提，無論如何須為將來的身世想一想，一個女子能有幾何青春了那些胖盧三徐侍郎之流，又曉得什麼情義？還是應當趁早尋覓一個年輕的誠實的人，無論他窮富，只要他能夠拿你當人看待就行了！」纖娘聽到這裏，越發哭得利害，李慕白便說：「總之，無論如何不可嫁胖盧三和徐侍郎，在我認識一場，我決不能叫你這樣的聰明女子，去受那般俗物的蹂躪，假若將來他們若藉財不強佔了你，我非趕回北京來，要他們的性命不可！」纖娘見李慕白說出這樣的話，她才突出聲來，漸漸繼續地說道：「你放心！我決不能跟徐老頭子去！可是你說我對天對你冷淡了，你却是我冤屈我！」說時哭得嬌軀亂顫，李慕白見這種情景。自己的心裏也很難過，但一勉強克服着自己的感情，就說：「我不過從表面看着，你似乎是對我冷淡了，只是現在我知道了，你確對我好！」說到這裏，也覺得委實對纖娘有些戀戀不捨，就說：「我雖然走了，我的心裏一定忘不下你，只要外面沒有什麼事牽絆住我，我必早些回來，」纖娘很決斷地說：「只要你回來，就是三年五年我也等着你！」李慕白一聽這話，心倒軟了，真要把行囊打銷，想了一想，便笑着說：「你也不用那樣等我，只盼着我們將來能夠再見一面就得了！」纖娘一邊拭着眼淚，一

邊問說：「那麼你這回走，到底是有什麼事呢？要上那兒去呢？難道非走不行？」李慕白怔了一怔，便說：「其實不走也行，不過我在此居住，實在沒有什麼意思，告訴你實話吧，我雖然是兩宮縣的一個秀才，但我却會一身武藝，北來不到兩個月，但我曾打敗了賽呂布魏鳳翔，花槍馮隆，瘦彌陀黃驥北這幾個北方有名的好漢，現在與我作對，尙未分雌雄的只有一個深州的金刀馮茂，我在北京再等他三天，此人如不來，我就迎頭到深州道上去找他，我們二人鬥戰之後，我要回家去一趟，也許還回北京來。」李慕白說這話時，握着拳頭，眉飛色舞，織娘的面上却更顯出愁慘之色，這時謝老媽媽又進屋來，手裏拿着個紅紙條兒，織娘趕緊過去，把條子接到手裏，就揉了，李慕白心裏明白，一定是那胖廝三徐侍郎，又來叫織娘的條子，他自己也不願細問，就站起身說：「大概你要出局了，我也要走了，咱們過些日子再見！」織娘急把兩手扒在他的臂上，悲切婉戀地說：「你不是過三天才走嗎？明兒你就不來了嗎？」李慕白想了一想，就說：「不一定能來不能來，因為我還有許多私事，得在這兩天以內辦理清楚了，然後我走，也對得起朋友，」旁邊謝老媽媽用眼看着女兒和李慕白，就問說：「李老爺怎麼要上別處去呀？」李慕白點頭說：「我要到外面走一趟，可是回來的也快。」遂又用眼望着織娘，只見織娘凝着秀目，彷彿思想了半天，然後她把李慕白放了手，淡淡地說道：「那麼你就走吧！」李慕白也不曉得織娘心中想的是什麼，自己雖有依戀之意，但狠着心思想道：我李慕白真是這樣兒女情長，英雄氣短嗎？遂就略一點頭，出了屋子，連頭也不回，一直下樓去了，到了樓下，幾個毛夥就說：「李老爺你走呀？」李慕白略點了點頭

，便出了寶華班的門首，往西走，打算回廟裏去，不料才走了幾步，就突然被一人用力抓住，把李慕白嚇了一跳。

## 第十四回

人散夜闌史胖子傳消息  
刀鳴劍嘯馮茂敗江湖

李慕白被一個人抓住，扭過身來，只聽這個人哈哈大笑起來，說：「李大爺，是我呀！」李慕白聽着聲音，借着天際的微微月光去看，才隱隱地看出，原來正是那史胖子，李慕白就說：「史掌櫃子，你幹什麼來了？」史胖子說：「我特爲找李大爺來！」李慕白聽了，不禁一怔，趕緊問說：「你找我有什麼事？」史胖子說：「李大爺你可別着急，現在你的對頭，在丞相胡同等着你呢？」李慕白問說：「是誰，是那金刀馮茂嗎？」史胖子點頭說：「正是他，他已到了北京了，剛才看見他還帶着兩個人，在胡同口裏徘徊呢，我恐怕李大爺身邊沒有防備，回去遭他們的暗算，所以我才趕緊到這裏來找你！」李慕白一聽金刀馮茂現在竟於黑夜之下，到他家門前等着他了，不由十分生氣，就說：「我這就去會一會那金刀馮茂，我看他到底有什麼手段對付我！」說着轉身就要走，史胖子却又一把將他拉住，說：「李大爺，剛才我可看見他們手裏全都拿着刀啦，你現在手無寸鐵，見了他們，若動起手來，豈不要吃虧嗎？」李慕白一想：也是，自己這些日來，出門總不帶着寶劍，金刀馮茂又非別人可比，此人既有若大的名頭，本領一定不錯，自己徒手未必能贏得了他，可是轉又一想：早先俞秀蓮姑娘以一纖弱女子，遇着四五個手裏都有兵刃的莽漢，秀蓮姑娘尚且能夠空手奪刀，砍傷

仇人，救了她的老父，現在我竟這樣畏縮，連一個女子也不如嗎？遂就向史胖子微笑說：「史掌櫃，你以為我手裏離開寶劍，就不成了嗎？」史胖子一聽李慕白這話，他想李慕白一定是藝高人膽大，所以不把金刀馮茂放在眼裏，遂就一步一步的跟着李慕白，出了韓家潭，往丞相胡同去走，史胖子還不放心李慕白與金刀馮茂徒手相拚，還一面跟着一面勸說：「李大爺，你回頭與金刀馮茂比武時，你可要小心，他力大如牛，刀法也特別，不過我聽說他這個人倒還誠實，不至於行便什麼詭計。」李慕白一面很快地走着，一面氣忿忿地說：「這人怎會誠實，他要與我比武，何不光明正大的去找我，然後訂個寬敞地方，再分個雌雄，現在天都黑了，他在胡同裏瞥着暗算我，這不是詭計是什麼？」說着不覺來到丞相胡同的北口，這時天上的微月，已躲到雲影裏，胡同裏越發覺得黑暗，丞相胡同雖然不是什麼僻靜的胡同，可是到了這二更時分，已然沒有什麼人行走了，李慕白回首向史胖子說：「史掌櫃你回去吧，你若跟着我，叫他們再疑惑你是幫助我的，那你可就要為我受累了！」史胖子連聲答應道：「好，我就回去，可是李大爺你千萬別輕視了那金刀馮茂！」李慕白點頭說：「我曉得，」於是脚步放慢些，走進了丞相胡同，並沒看見什麼人，暗想：「莫非是史胖子看錯人了？」少時來到法明時的門首，李慕白上前推門，覺得門闔着了，剛敲了兩下門環，忽聽身後有人很粗暴的聲音叫道：「喂，你是幹什麼的，」李慕白趕緊回身，就見由南邊來了三個人，都穿着黑色短衣，因為天黑，看不清面目，李慕白昂然站在石階上，從容不迫地向那三個人問道：「你們幾位是春源標店裏來的嗎？是要找我李慕白嗎？」那三個人一聽這話，全嚇得一怔，只見有一

個人回身叫人把燈籠點上，後面的人取出火來，點上個紙燈籠，用燈光一照，他們看出李慕白的雄姿，李慕白也看出這三個人全都是中等身材，年紀都在三十上下，個個身體結實，臉上帶着怒容，其中一個夾着兩三口插在鞘裏的鋼刀，一個手裏拿着紙燈籠，另一個是空着手，纏繞着辮子，敞着胸，露出彷彿鐵鏈也打不壞的強壯胸脯，李慕白把這個人打量了番，就問說：「朋友，你就是金刀馮茂嗎？」馮茂走近一步來，氣忿忿地說：「你既認得我馮四太爺，你何必又問！」李慕白聽他自稱太爺，不禁也生了氣，說：「喂，朋友，你嘴上客氣點，先別充太爺，你現在找我是要幹什麼，就幹什麼，你別看我現在空着手，也沒有別人幫助我，可是你們自管一齊拿刀撲上我來，我李慕白若含忽一點，就不是紀廣傑的徒弟，江南鶴的盟姪！」那馮茂聽李慕白說出這兩位老俠的大名，他不禁吃了一驚，就冷笑道：「你抬出紀廣傑和江南鶴的名頭來，就能把我嚇回去嗎？」又說：「好啦，既然你也是有點名頭的人，咱們更得鬥一鬥，不但要爲我三哥五弟出那一口氣，我還要領教領教你這紀廣傑的徒弟，到底有多大本領！」李慕白見金刀馮茂的神色和緩了些了，便說：「你先不要說這些廢話，告訴份吧，我自劍傷了你兄弟花槍馮隆之後，我就專等着你來，你再不來，我就往深州道上迎你去了，今天咱們既然見了面，我就要問問你，你若是要想與我拚命，還是要與我比武，你要與我拚命，就請你們抽出刀，一齊過來！」說時把兩隻臂向胸前一抱，專等着馮茂等人掄刀過來拚命，馮茂這時反倒嘿嘿冷笑，瞪目望着李慕白說：「你以爲我金刀馮茂是最小心的匹夫嗎？今天這黑天半夜，你手裏又沒有兵刃，我們就是打了你，也算不得英雄，再說

你雖然凌辱了我的弟兄，但馮四太爺向來輕易不殺人，也用不着和你拚命，果然你有膽子明天早晨可以到打磨廠春源標店裏，咱們當着衆朋友決一雌雄？」李慕白狂笑道：「那好極了，明天什麼時候，你說出來，到時我一定去，」馮茂說：「明天早晨八點，你可以把德嘯峯也邀上，一同去，」李慕白說：「德嘯峯出京辦事去了，再說這件事與他不相干，你們不帶氣，只管跟我姓李的幹就是了，明天到時候我一定去。」馮茂瞪着眼逼問着道：「明天一早你一定去？」李慕白冷笑道：「君子一言既出，豈能反悔！」馮茂點頭說：「好！遂回首向他身後的兩個人說：『咱們走吧！』那兩個人又看了李慕白一眼，提着燈籠的在前，就往北口走去了，這裏李慕白回身打鬥，少時裏面的和尚把門開開，就說：『李大爺，剛才有三個人來找你。』李慕白點頭說：『我見過了。』一面說一面往裏走，和尚又趕着他問說：『李大爺，你今天見着黃四爺了沒有？』李慕白很不耐煩的說：『我今天沒見着他，那件事你們別忙，等我得工夫再催催他。』和尚連說：『是了是了！李慕白回到自己住的屋內，點上燈，就想今天所遇的這些事，看那金刀馮茂倒還是個血氣漢子，這個人我明天只要能贏了他就是，却不必傷了他，又想：金刀馮茂的事，明天無論如何可以得個結果，此後自己也就沒有什麼事可作了，那麼自己離開北京可往那裏去呢？因便想到現在宣化府孟家慈居的俞秀蓮姑娘，不知她憔悴成什麼樣子了，她的未婚夫孟思昭，自己也曾向德嘯峯等人打聽，但全都不認識此人，他是生是死，總要有個下落才好，這樣豈不是耽誤了秀蓮姑娘的終身嗎？宣化府那裏自己也不便再去，過兩天還是到各處去浪遊一番，訪一訪那孟思昭的下落，以慰俞秀蓮姑娘

就是了。由俞秀蓮姑娘不免想到謝織娘，自己深深的覺得，這是自己的兩層情障，並且都有着相聯的關繫，因為若沒有俞秀蓮的那件事，使自己傷心失意，自己也不至就頹廢得去與妓女相戀慕，如今俞秀蓮姑娘那方面，自己算是死了心，可是織娘的事，將來又怎麼辦呢？以自己的景況說：雖然有心憐憫織娘，但實無力救她脫出苦海，同時看織娘也不像真心要嫁自己，預想將來，怕也不會有什麼好的收場吧！這樣輾轉的思想，不覺已交過了三更，燭臺上那枝羊油燭都快燒淨了，豆子大的光燄，不住突突地跳，李慕白揚首看見壁間懸掛着的那口寶劍，不禁又壯志勃發，暗想：自己何必要兒女情長，英雄氣短，明天且與那直隸省出名的好漢金刀馮茂鬥一鬥，若是敗在他的手裏，自己當日就回轉家鄉，從此幫助叔父務農，不再談文論武，若是勝了他，那自己索性在江湖上闖一闖，也許往塞北去遊一遊，到處訪一訪孟思昭，也許到江南去一趟探問探問盟叔江南鶴老俠，是否還在人世，當下把燈吹滅，門關嚴，倒在榻上，屏去一切的思慮，沉沉的睡去，到了次日天明，起來盥洗畢，就到院中舞了一趟劍，打了一套拳，自覺得很有打服金刀馮茂的把握。少時回到屋內，將寶劍入鞘，穿上長衫，就臂挾着寶劍，出了廟門，往丞相胡同北口外走走，到了史胖子那小酒鋪前，就見史胖子光着膀子，只掛着一條油裙，正在門前張望，一瞧見李慕白，他就笑着招呼說：「李大爺，早起來了吧？」李慕白微笑了笑，就走進了這小酒鋪，將寶劍往桌上一放，揚頭微笑說：「掌櫃子，給我來二兩酒，一碟菜，叫夥計到隔壁給我買幾個燒餅去。」史胖子打發夥計去買燒餅，這時酒鋪裏也沒有旁的酒客，史胖子給李慕白送過酒和酒菜，他的胖臉上就堆滿了笑容，把

一雙炯炯的眼睛望着李慕白，說道：「今天大爺你的酒怎麼喝的少了，莫非等着回頭到春源標店打服了金刀馮茂才多嗎？」李慕白心說：「這個胖子倒真有意思，遂點頭笑着說：「不錯，昨天你把我找回來，我就在胡同裏見着了金刀馮茂，他還帶着兩個人，金刀馮茂不愧是好漢子，他不願在黑天半夜之下，以他們三個人鬥我一個，所以約我今天上午到春源標店裏，他請上幾個朋友，我們當衆比武。史掌櫃子，你若纏上不怕，何妨跟我去看個熱鬧？」史胖子却連連搖頭說：「哎呀，我可不敢去看這個熱鬧！李大爺你使寶劍，馮茂使雙刀，你們是棋逢對手，回頭不定要打得多麼利害呢。我在旁邊要是受了誤傷，那才叫冤呢，我這一身肥肉，可是一點傷也擊不住！」李慕白聽了，只微微地笑了笑，却不再對他說什麼話。這時小夥計把燒餅買來，李慕白就自斟自飲，吃着燒餅，就着酒菜。這時史胖子的肥胖身子，依舊在李慕白的眼前幌動着，他就說：「李大爺，江湖的事情我可是外行，可是，金刀馮茂的名頭，我早就聽人說過，回頭李大爺若見了他，可千萬別把他瞧小了，手底下千萬別大意了！」李慕白點頭說：「我明白，可是你放心，別說他金刀馮茂，就是再換一個比他更強一些的，我李慕白今天也准能贏了他！」李慕白說完這話，把酒盃推在一邊，拿起寶劍來，起身就走，並說：「酒錢等着晚上再算吧！」史胖子連說：「不要緊，不要緊，李大爺，晚上見！」說着話，他用眼睛將這昂然持劍的李慕白送走。李慕白出了小酒鋪，就雇了一輛車直往東去，少時轉過珠市口往北，就到了打磨廠，打磨廠這條胡同，除了客棧，標局，就是買刀槍劍戟的兵器鋪子，所以在這胡同往來的，多半是些江湖人。李慕白的車進了胡同，才走了



不遠，就見路南有一個大門，門前站着兩個人，正在東西張望，一瞧見車上的李慕白，就一齊上前拱手說：「請李爺的車停住，我們說幾句話！」李慕白倒不由一怔，心說：莫非這裏就是春源標店嗎？遂就叫車停住，在車上問道：「你們是春源標店的人嗎？」那兩個人搖頭說：「不是，我們是這泰興標店的，現在我們這裏的劉起雲老標頭知道李爺今天要與金刀馮茂比武，所以叫我們在這兒等着李爺，先請李爺到我們標店裏歇一歇，我們劉老標頭有點事要與李爺商量。李慕白一聽，心裏更覺得奇性，不過這泰興標店原是北京最有名的一家標店，李慕白更曉得早年俞秀蓮之父鐵翅鵬俞老標頭，就是曾在這裏保標，於是便想先要到這標店裏看看，遂就點了點頭，跳下車來，給了車錢，李慕白同着那兩個人進了泰興標店，此時早有人進去向劉老標頭報告，說是李慕白來了。那劉起雲老標頭趕緊出來接迎，李慕白一見這位老標頭年約六旬，鬚髮蒼白，但精神十分飽滿，李慕白拱了拱手，問說：「老前輩就是劉老標頭麼？」劉起雲也連忙抱拳說：「不敢當，在下就是劉起雲，閣下就是李慕白李爺嗎？哎呀！久仰極了！」遂就請李慕白在橫房裏落座，有夥計送上茶來，那劉起雲老標頭就說：「常聽朋友們提到李爺的大名，心裏就很佩服，我並且聽人說李爺乃是江南鶴紀廣傑兩位老俠的門徒？」李慕白點頭說：「江南鶴老俠客是先父的盟兄，那紀廣傑老俠，却是先師，我曾在南宮家鄉中，從紀老俠客學藝有四五年之久。」劉起雲說：「原來李爺的府上是在南宮，南宮與鉅鹿是鄰縣，鉅鹿縣中有一位鐵翅鵬俞雄遠，李爺可曉得此人嗎？」李慕白見這劉起雲不說他請了自己來的用意，却又說這些閒話，便不大高興，而且因爲一聽提到了俞秀蓮之父俞

老標頭，他心中更不禁一陣難過，就簡略地答說：「俞老標頭也是先師的好友，我也拜見過兩面，不過近日聽人說，他老人家已竟病故了！」劉起雲驚訝着說：「哎呀！原來我那位俞老哥已然去世了，二十年前俞老標頭幫助先父創下了泰興標店這個字號，那時我也年輕，常跟他討教武藝，後來他就回到家鄉自己開了一家標店，我因為不常往南直隸去，他也再沒到北京來，因此我們就有許多年沒有見面，可是總不斷托人來回帶信捎東西，前幾日我還想着，等到中秋節托人帶點北京的東西，到鉅鹿看看他去，想不到我這位老哥竟已不再人世了！」劉起雲說到這裏不禁拭淚，又問：「李爺可聽說俞老標頭是得了什麼病死的嗎？」李慕白因為一心情記着與金刀馮茂比武的事，所以不願談說這些事情，他只把俞老標頭與何飛龍的後人結讎，以至被逼離家病死在路上的事情略略說了。劉起雲聽了，更是不禁慨歎，這時李慕白却不願在此多談，遂就問說：「不知劉老標頭今天把我叫到這裏來，是有何見教？」那劉老標頭這才把悼念老友の悲思暫時拋開，就說：「我今天請李爺來，就是要求求李爺，回頭見着金刀馮茂，千萬對他留點情面，我與馮茂相交多年，知道他雖然性情驕傲些，但確實是個好人，向來在江湖上行俠仗義，濟困扶危，沒作什麼歹事，而且對朋友也頗有義氣，所以昨天他來叫我今天到春源標店，看他與李爺比武，我聽說李爺乃是紀廣傑的高徒，江南鶴的盟姪，就怕他今天要吃虧，所以勸他不必與李爺比武，彼此保全名頭，他雖沒答應我的話，可是我打算回頭見了他，再勸勸他，他如若肯聽說和，那李爺就不必再跟他生氣了！」李慕白一聽，不禁笑了，就說：「我並非願意與他作對，乃是找的我，果然他若肯放棄前約，停止比武

「那我又何必笑得罪江湖朋友！」劉起雲說：「李爺真是寬宏大度，好吧！那麼我們直就一同到春源標店去。」見了面我再勸勸李慕白點頭說：「好。」當下劉起雲老標頭和李慕白一同出了泰興標店，往東又走了不遠，就到了春源標店，李慕白一看，這標店的大門很是破舊，一進大門，就是一個很寬敞的院子，有一排北房，房前搭着短短的天棚，天棚下，設着刀槍架子，並有三張八仙桌，桌上擺列着酒肴，旁邊有幾個人，一見劉起雲老標頭，同着青年輕英俊，氣度昂爽，臂挾寶劍的人來了，就有人認得這是李慕白，遂就請將上來，此時屋裏又出來十幾個人，其中就有金刀馮茂，鐵棍馮懷，花槍馮隆，兄弟三人，劉起雲先給李慕白向幾個人引見，說：「這是公順標店的常伯禹，這是太平標店的趙利山，這是四海標店的劉七席，冒寶呢，這是銀槍邱小侯爺府上的師傅秦振元。」李慕白把寶劍交給旁邊一個夥計，他向衆人拱手見禮，馮懷馮隆兄弟全向李慕白怒目相視，金刀家馮茂臉上帶着一點笑容，向李慕白抱了抱拳，當下衆人入座，那些標店裏的標頭，和邱家的教拳師傅秦振元，全都見李慕白雖然貌很好，但總像個白面書生，那裏比得金刀馮茂那黑短結實，胳膊粗，胸脯挺的練家子模樣呢，都想今天這姓李的非得栽跟頭不可，那裏敵得過金刀馮茂呢？此時金刀馮茂也沒把李慕白放在眼裏，他就給衆人斟了酒，昂然起座說：「我馮茂有二年多沒到北京，現在爲因這位李慕白把我五弟砍傷，並且說要會會我，所以我在深州得了信，就趕來了，我與這位李慕白素不相識，他雖然將我五弟破傷，但那怪我五弟學藝不精，並不怨姓李的手，無情，不過他說是要會會我，我却不能再忍耐了，所以昨天我們二人當面訂好，今天在這裏比武，我

並把諸位朋友請來，給我們作一個見證，還要預先說明白了，我們這回是比武，不是拚命，不是拚命，兩個人都須拿出真功夫來，不許使暗器，也不許耍無賴，輸了就得認輸，傷了死了，也得認命！」大家聽了全說：「對，馮四爺這話說得痛快，江湖朋友比武藝本來應該先說好了。」李慕白在旁只是微笑不語，態度極為從容，彷彿今天要與金刀馮茂比武的却不是他。此時劉起雲老標頭十分着急，連忙說：「我看今天比武的這件事，算了吧！剛才我跟這位李爺也談了談，原來李爺跟鐵翅鵬俞老標頭也是相好，說來咱們都是一家人，馮四爺是直隸省有名的英雄，李爺也是新來到北京的好漢，俗語說：二虎相鬥，必有一傷，二位都走了這些年江湖，得了現在的名氣，都不容易，何必一定要動手比武？我望二位看在我的老面，大家把比武，改作訂交，豈不是光明磊落的朋友所當爲嗎？」金刀馮茂才喝了一口酒。聽了劉起雲這番話，他氣放下酒盃臉上沉沉地帶着怒色，搖頭說道：「不可，約會已然訂好了，各位朋友也都來了，再說我由深州急急趕到北京，爲的是什麼？無論如何，今天我也得與這位李慕白分個高低，除非他不等比武，就當着衆人認輸了，我才肯下休。」李慕白一聽金郵馮茂說出這樣無禮的話，不由怒氣難遏，就把放在桌上的那口寶劍一拍，就說：「馮茂兄，你不要說這話了，我李慕白也決不能向你認輸。今天我還是非要向你請教請教不可！」此時衆人的視線全都集衆在李慕白的身上，李慕白又激昂慷慨的說：「今天原是劉老標頭，他爲保全兩家的和氣，才把我請到他那裏勸我，我也想，只要是馮茂肯於說和，我自然也不願交手，可是如今你們必要與我分什麼高低，我李慕白自然也不怕你們！」說到這裏，聽的把寶劍抽出，向

馮茂說：「咱們現在就動手如何？」這時旁邊的衆人都齊說：「這就比武也好！」劉起雲老樁頭嘆氣道：「既然這樣，我也不管了！」金刀馮茂氣得黑臉上發紫，把小汗褂一甩，露出鐵棒似的路臂，石頭似的胸脯，離開了座位，向旁邊的人喝道：「拿我的雙刀來！」此時李慕白提劍也離了座位，馮茂接過雙刀，掄着刀就到院子的中心，把兩隻穿着抓地虎靴子的腳，向沙土地上磨了，李慕白脫去長衫，身穿米黃繭綢短褲褂，從容不迫地走到馮茂的近前，說：「你先上手吧！」馮茂說：「好，不吝氣了！」當下颺的一聲，雙刀向李慕白砍來，李慕白一閃身，用劍磕開他右手的刀，兜劍向馮茂腰際砍去，馮茂用左手的刀撥開李慕白的寶劍，右手的刀又向李慕白砍來，李慕白閃身，一個箭步竄到馮茂的身後，掄劍就砍，馮茂急忙回身，用雙刀把寶劍架住，旁邊的人看了這幾手，真是乾淨俐落，不由同喊了一聲：「好！」李慕白抽回劍，退了兩步，馮茂掄着雙刀又逼過來，李慕白也並不退避，把劍舞起，磕得馮茂的雙刀近不得身，只聽鋼鐵相擊，鏘鏘地響，馮茂一刀向着李慕白的左臂，一刀向着李慕白的前胸狠狠地同時砍來，忽然見李慕白使了個鷓子翻身，磕開馮茂的雙刀，竄到馮茂的身左，一脚飛起，正踢中馮茂的左腕，只聽噹啷一聲，馮茂左手的那口刀就扔在地下了，此時金刀馮茂的手中只賸了一口刀，但他還不服氣，掄動單刀向李慕白砍來，李慕白的寶劍却更是兇猛，往返又四五百合，忽然李慕白一劍，又拍在馮茂的右臂上，馮茂的右臂，一陣疼痛麻木，舉不起刀來，剛要退後兩步，不想李慕白追過去又是一腳，把馮茂右手的刀又踢落在地，馮茂已賸了空手，趕緊往後跑了幾步，那邊的馮隆趕緊拿過一桿長槍，扔給馮茂，馮茂伸手接過

，手挺長槍向李慕白去刺，李慕白用力使寶劍磕開長槍，轉劍向馮茂頭上去砍，馮茂用槍桿橫迎，只聽唳唳兩下，那鋒利的寶劍就把槍桿砍斷，馮茂大怒把那兩截的花槍扔了，徒手撲過李慕白，李慕白却不忍傷害他，挺着寶劍冷笑道：「你還不認輸嗎？」劉起雲老標頭也走過來，擺着手勸道：「算了，算了！」此時金刀馮茂頭上和脊背，全都汗流如漿，臉氣得又紫又黑，瞪着兇神似的大眼睛望着李慕白，冷不防他一個箭步躍過去，揪住李慕白的右臂，兩隻手去搶李慕白的寶劍，但李慕白那裏容他把寶劍搶過去，也用兩隻手緊緊把劍握住，二人踢騰帳轉，相持了半天，劉起雲老標頭險些被他們踢倒，便退到一旁，急得連連擺手，說：「完了吧！完了吧！要再打就叫人笑話了！」旁邊的人，這時也看得眼睛發呆，心裏發顫，馮懷在旁喊着說：老四使點筋兒，」他說這話，本想增加金刀馮茂精神，使出牛一般的力量，好把李慕白的寶劍奪過去，就可以轉敗爲勝，却不料馮茂使盡了他的氣力，也奪不過寶劍來，忽然他生了毒心，膽出一隻手來，要去扼李慕白的咽喉，不料在此時就被李慕白在他胸頭插了一拳，小腹又吃了李慕白一脚，咕察一聲，就像倒上一塊石頭，整把金刀馮茂摔在地下，李慕白退下兩步，一看左臂已被馮茂捏得紫紅，馮茂的臂上也是一塊青，一塊紫，他坐在地下，仰面痛哭起來，劉起雲老標頭趕緊過去攙他，這時那邊的鐵棍馮懷，花槍馮隆，和幾個標頭夥計，就齊抽兵刃，要奔過來與李慕白拚命，李慕白也橫刀相待，毫無畏色，金刀馮茂却站起身來，向他兄弟們擺手說「不許那麼不講理，李慕白的武藝比我強，我認輸就是了」說着不住揮淚，又向李慕白拱手說：「李兄，從今我馮茂再不向人稱好漢，直隸省的江

湖讓給你了！」李慕白此時贏了馮茂，雖然心中十分得意，可是又見馮茂這樣的慷慨，他倒覺不好意思起來，遂提劍拱手說：「馮兄何必說這話，我今天用了十分的力量，才算贏了你，你的武藝，我也不能佩服！」馮茂擺手嘆道：「完了，我十幾年的名氣，今天栽到你的手裏，可是我也不恨你，以後我不再走江湖就是了！」李慕白說：「你若這樣一來，顯見我李慕白不是慷慨的人了！」馮茂拭淨了眼淚，披上衣裳，上前拉了拉李慕白的手，說：「李兄，今天的事咱們什麼也別再提了，咱們回座喝酒去吧！」劉起雲老標頭在旁讚道：「這才不愧是江湖好漢！」當下馮茂拉着李慕白的手，大家重又入座。馮懷馮隆却氣得躲到屋裏去了，這裏金刀馮茂親自給衆人斟酒，自己也喝了兩盃，就慨然說：「列位在此，都看見了，江湖上還有比我金刀馮茂本領高強的英雄，我今天請大家給我送個行，因為我回頭就要走，從此以後，就是再來到北京，我也作個老實人，再不與人爭強鬥氣了！」說畢面上浮出苦笑，衆人都向他勸解，但馮茂總是心灰意懶，決定今天就離開北京，永絕江湖，李慕白此時對於金刀馮茂倒很是敬佩，因為他看出馮茂雖然是個粗魯人，但是慷慨豪爽，這種朋友倒是可以交交，因此便和顏悅色的向馮茂談話，遂問道：「茂兄認識得江湖朋友很多，可知道有一個叫孟思昭的嗎？」馮茂搖頭說：「我不認得什麼孟思昭，這人是幹什麼的？是標行的，還是走江湖的？」李慕白尚未細說，旁邊劉起雲老標頭就問道：「李爺，你說的這個孟思昭，莫不是宣化府孟永祥的二兒嗎？」李慕白點頭說：「不錯，孟思昭自幼與俞雄遠老標頭之女秀蓮姑娘訂親，現在俞老標頭已死，姑娘和她母親住在孟家，可是孟思昭却於去年闖禍逃走，

至今遍處尋找，並無下落，所以孟老標頭托我來京打聽打聽他的下落。」劉起雲老標頭也嘆息道：「去年我那孟老哥，也曾托人給我帶信來，打聽他二兒子的下落，我跟他二兒子也沒見過面，四處托了許多朋友打聽，也打聽不出來，想不到現在這孟思昭還沒回家去，咳，那位俞姑娘命也真苦，父親是死了，沒有成親的丈夫又是音信皆無！」李慕白聽了自己心中也是一陣難過，旁邊的衆人全都呆呆地聽着，那四海標店裏的標頭冒寶岷尤其聽得人神，因為這冒寶岷就是鉅鹿縣的人，他與那五爪鷹孫正禮是盟兄弟，與俞老標頭也相識，前年他曾回家住過幾個月，看見過俞秀蓮姑娘的芳姿，那時雖然他心裏起過些胡思亂想，可是因為怕他盟兄弟孫正禮，未敢有什麼舉動，如今一聽李慕白和劉起雲，談到俞老標頭死了，秀蓮姑娘寄居在宣化，他的丈夫又不知下落，便傾耳聽着，並發問道：「俞老標頭是爲什麼死的呢？」劉起雲看了看冒寶岷，就說：「對了，你跟俞老標頭是鄉親。」冒寶岷說：「我們不但是鄉親，俞老標頭素日還對我很好的，他的徒弟五爪鷹孫正禮，又是我的盟兄弟，就連那俞秀蓮姑娘，我也見過幾次，她還叫我冒六哥呢！」李慕白看了冒寶岷一眼，他因爲想着今天在座這些人，不是開標的就是教拳的，所以他向衆人說了那孟思昭的年貌，就托付衆人給打聽孟思昭的下落，劉起雲也向衆人拜託一番，衆人齊都答應了，李慕白又飲了兩盞酒，就穿上長衣起身，告辭，金刀馮茂和劉起雲等，把李慕白送出門去，劉起雲向李慕白說：「李爺以後如有工夫，可以常到我那裏坐坐！」李慕白揀着寶劍，拱手說：「日後一定常去拜訪！」金刀馮茂也向李慕白抱拳說：「李兄，咱們後會有期！」李慕白也拱手說：「後會有期！」遂就往西



走去，出了打磨廠，找了個小飯館，吃了飯，就雇上一輛車，回法明寺去，今天他雖戰勝了直隸省最有名的英雄金刀馮茂，但是心中却很不痛快，沒有打瘦彌陀黃驢北和打胖盧三之時高興，就因為那金刀馮茂乃是個有血氣的漢子，他敗在自己的手裏，他便從此絕跡江湖，自己未免對他不起，而且又想自己近來事雖未謀成，可是名頭却弄得很大，長此以往，未免要遭人所忌。此後糾紛，恐怕永無休止，還是一兩日內就離京他往吧。一路想着，車已走到菜市口，剛要進丞相胡同，忽見車前有人高聲叫道：「李大爺，今天把金刀馮茂，打得真叫痛快呀！」李慕白抬頭一看，原來在車前的正是那史胖子，李慕白見史胖子滿臉帶笑，腆着胖肚子，彷彿是替自己高興，心中未免納悶，暗道：我與馮茂交手比武時，他又沒在跟前，他怎麼會曉得了呢，一面笑着，拿着寶劍下了車，給了車錢，便問史胖子說：「史掌櫃子，你與誰說我勝了金刀馮茂？」史胖子把臉上的肥肉擠成一堆，笑着說：「我還用聽誰說？我親眼看見了，李大爺你前腳走的，後腳我就跟着去啦，我在春源標店的大門前，往裏看得清清楚楚的，李大爺踢馮茂的那一脚：：」說時把他那胖腿一踢，這姿勢與李慕白踢馮茂時一樣，史胖子說：「真叫乾淨脆快！李大爺，史胖子說的不錯，你真是這北京城頭一位好漢了！」

## 第十五回

禍患突來英雄羅大獄  
遭逢不幸名妓感前塵

李慕白面上笑着，心裏却在驚訝，暗道：以後可要對史胖子留點神，現在自己才確確實實的看出來，這史胖子一定大有來歷，決不是平常的買賣人！一面想着，一面打量史胖子的

那身肥肉，可又不像練功夫的人，當下史胖子還要讓李慕白到他那小酒鋪裏去喝酒，李慕白却說：「我在春源標店已喝了不少的酒，現在我要回廟睡午覺去了，咱們晚上再見吧？」史胖子點頭說：「好吧，晚上見！」李慕白向史胖子點了點頭，就進丞相胡同口裏去了，回到廟內，和尚又過來，說是：「剛才黃四爺來了，見你沒在，他留下一個職名，」說時把一張名帖交給李慕白，李慕白見名帖上寫着是「黃驥北，子騏行四。」李慕白心說。瘦彌陀黃驥北又來找我作什麼？遂將那張名帖扔在一旁，那和尚見李慕白呆呆地發怔，彷彿心裏有什麼事似的，也就不使再提那托他請黃驥北借錢修廟之事，站了一會就走了，此時李慕白却想史胖子的爲人可疑，又想：北京向稱藏龍臥虎之地，什麼人都有，不但那史胖子像是個慣走江湖，身負武技的人，就連那妓女謝纖娘也似一個奇女子，不然如何能在她的枕畔，暗藏着匕首？這樣一想，又打算到纖娘和史胖子那裏，問問他們的真實來歷，但又想：纖娘那樣的柔媚，史胖子那樣假做顛頂，就是他們真有什麼了不得的來歷，也一定是不肯實說，自己還是不要去賭費唇舌吧！又想：金刀馮茂今天必已離開北京，重返深州，我李慕白在此徒負名聲，終日閒居，充這北京城裏一位武藝高強的好漢，又有什麼意味呢？因此決定明天見了表叔辭行，再把那銀錢摺子還給德家，後天就起身離京，以後的牛活茫茫，現在也不必打算了，睡了一個午覺之後，也沒有出門，到了晚間，就想到史胖子那小酒鋪裏去喝酒吃飯，順便再與史胖子談些閒話，這時天際尚鋪着殘霞，可是這座古寺中却特別顯着昏黑，蝙蝠忽上忽下的飛着，簡直像兩廊下停厝的棺柩裏，現出來的鬼魂。李慕白也沒穿長衣，倒背着手兒住廟

外走去，不想才出了廟門，就見有四五個人迎面走來，到了臨近，李慕白才看出，却是幾個官人，有兩個提着鎖鍊，其餘的手中提着短棍，腰刀，就有一個人高聲問道：「喂，你是幹什麼的？」李慕白吃了一驚，便說：「我是在這廟裏寄居的。」那官人又問說：「你叫什麼名字？」李慕白便坦然說：「我叫李慕白。」他這句未說完，就有兩個官人，嘩啦啦抖着鎖鍊，就要往李慕白的脖子上去套。李慕白面色立變，用手把鎖鍊掠開，趕緊退後一步，另有兩個官人就抽出腰刀來，怒喝道：「你還敢抗拒官差嗎？」李慕白說：「我並不是抗拒官差，我李慕白平日安分守己，從無犯法行爲，你們要拿我，也得先說明我到底是犯了什麼罪呀！」說畢，昂然站在那裏，氣得渾身亂顫，就有個官人走過來，用手拍了拍李慕白的肩膀，說道：「朋友，你要問我們爲什麼拿你，我們也鬧不清楚，不過是提督大人這個派下來了，沒法子，你得叫我們交上這件差事，有什麼話，你到衙門再說！」旁邊就有人答應道：「對，咱們都是朋友，無論到那兒都好說，你叫我們把差事交待上去就得了。」李慕白知道這一定是肝盧三那般人陷害的自己，現在想不跟他們去是不行了，於是就冷笑道：「好，我陪你們幾位去一趟，反正我居心無愧就得了！」當下官人把李慕白鎖上，一半推一半勸地出了丞相胡同的北口，那裏就停着一輛棚兒車，官人叫李慕白進到車裏，一個官人把着車門，四個官人在後面步行跟着，便在這黃昏的街道上，車輪磨着石頭道略略地響，也不知走了多遠，就到了九門提督衙門，由旁門把李慕白攙下車去，立刻就給砸上腳鎖押在監裏，這時衙門裏的刑房先生胡其圖趕緊打發手下的一個心腹的夥計，給盧三爺去送信，就說：「大盜李慕白現已安然就捕

，押在獄中，即日刑訊定罪，」這個送信的夥計，名叫小章，出了衙門就到西城太平湖胖盧三的家裏，這時胖盧三正在家裏宴客，筵間只是兩三個最密切的朋友，一個就是前任禮部侍郎徐大人，一位是御史劉大人，一位是某王府的大管事的焦五爺，有胖盧三的兩個姿容艷麗的大丫嬭在旁服侍着，給他們斟酒，胖盧三就笑向劉御史說：「房子我都預備好了，就等着把人接出人，就叫我們這位徐老爺作新郎了！」焦五也在旁笑着說：「不過徐老爺總是把鬍子剃了才好，要不然我們那位新嫂夫人的臉蛋可有點受不住。」徐侍郎心裏喜歡得，索性老着臉說：「我倒是想剃鬍子，可又怕他們參我，」說時用手指劉御史，劉御史把酒歪離了嘴唇，笑着說：「我們御史管不着剃鬍子的事。」說畢四個人齊聲大笑，兩個丫嬭伸着錫環腳鐺的纖手，又給四個人斟酒，劉御史喝了一口酒，又說：「真的，我還沒見過那位翠織姑娘呢，」胖盧三說：「要見可容易，明兒我就叫你見見，你知道月亮裏的嫦娥是什麼模樣，那位翠織姑娘也就是什麼模樣。」焦五在旁拍着手大笑道：「這麼說，徐大人也快要到月亮裏去了！」徐侍郎笑着，不知不覺的點頭，揀了一塊烤鴨往嘴裏送，他的牙都快掉淨了，怎麼嚼也嚼不動，胖盧三在旁說：「你聽見沒有，焦五說你是後補兔兒爺！」徐侍郎依舊是顛頂着笑，用牙床子嚼他的烤鴨，大家又笑起來。這時忽有一個十幾歲的乾淨的小廝進來，向胖盧三的耳朵低聲說了幾句話，胖盧三就說：「叫他在客廳坐會，」遂向三個客人說：「你幾位先隨便說着，我出去一會，」當時他就趕忙出屋去了，到了客廳，小章見了他就請安，先叫聲盧三爺，然後就說：「我胡大叔打發我來，說是告訴盧三爺，那個大盜李慕白已然捕到

，現押在獄裏，明天就可以用刑問罪了。」胖盧三聽了，心裏十分痛快，就點頭說：「好好，我知道了，你回去吧，告訴你胡大叔，就說我多謝他了，明天有工夫，叫他到我西櫃上去！」小章連聲答應，胖盧三由衣袋裏摸出兩張錢票給他，說：「你雇輛車回去吧！」小章推辭了一會，然後接過錢票，請了安就走了，這裏胖盧三含笑回到房去，對衆人什麼話也沒有說，依舊飲酒談笑，胖盧三彷彿比剛才更高興了。少時酒飯用畢，劉御史，焦五，又在烟盤子旁磨了半天，二人就走了，獨留徐侍郎在這裏，與胖盧三對面騎在紅木的榻上，燒着烟，胖盧三說：「剛才胡其岡打發人來了，說是姓李的那小子已給押起來了，問的是大盜的罪名，大概非死不可，這麼一來，我的氣可算是出了，你的對頭也沒有了，趕快去找緝娘，叫他死心塌地的答應了你，然後就接過來，就算把這件事辦成了。」徐侍郎聽了，不由皺了皺眉，說：「那姓李的雖說可恨，不過給他按的罪太重了，他們江湖人都有許多朋友，日移要找咱們來給他報仇，那可怎麼辦？依我說，告訴胡其岡把他打幾十板子，在獄裏押幾個月，就放了得啦！」胖盧三笑道：「老哥你別惱我，你這叫假善心，那姓李的小子把緝娘迷住了，緝娘才嫌你老，嫌你家裏有兩個姨太太，要不然早就跟你過來了，還能這樣累次三番地向他說，他還沒答應？現在姓李的犯了案，他沒得可迷了，也就認頭跟你了，再說那姓李的，一個無來山的人，就因爲了德嘯峯架着他，鬧的實在不像，打了我不算，還打了黃驢北，今天不是又聽人說嗎，他把深州有名的標頭金刀馮茂又給打了，他是個窮小子，沒家沒業，就有一身好武藝，老這樣跟咱們作對，咱們受的「嗎？所以現在花點錢，托人把他剪除了，很好！」

徐侍郎仍舊皺着眉說：「我總怕他還有什麼不要命的朋友，以後找咱們來麻煩，咱們都是有身分的人，恐怕纏不過他們！」胖廬三笑話徐侍郎的膽子太小，就說：「你放心，此後一點麻煩也不能有，第一，我都打聽清楚了，姓李的只是個光身漢，在北京除了他表叔祁殿臣，別部一個窮主事之外，就認得一個德嘯峯，可是德嘯峯現在也走了。此外他再也沒有什麼朋友，第二，這件事不但給我出了氣，也給黃驥北出了氣，黃驥北跟邱廣超又是至好，有他倆兩個人，什麼光棍無賴咱們也不怕呀！」徐侍郎一聽胖廬三提起黃驥北，就覺得膽子壯了一些，因為黃驥北的武藝高強，誰都曉得，雖然聽說他在李慕白的手裏吃過虧，但是他手下還有許多有本領的朋友，三五個江湖人，他是不怕的，遂就說：「好，那麼過兩天，你就找一趟黃驥北去。」胖廬三說：「明天我就找他去。」遂又看了看懷裏的金表，說：「現在才九點鐘，咱們上校場五條去，把緞娘跟他媽叫了去，咱們就問他，到底是答應不答應，徐侍郎笑道：「你怎麼比我還忙，現在大概城門都關了，有什麼話明天一塊再辦好不好？」胖廬三想了想，也覺得懶的起來。而且自己要是到校場胡同外家那裏，這裏的姨太太一定要不願意，遂就點頭說：「也好，明天再說吧。」當下徐侍郎在這裏抽了幾口煙就走了，次日胖廬三到東城北新橋去找瘦彌陀黃驥北，就說自己已托了人情，把那李慕白押在提督衙門了，以後若有什麼江湖人找我們糾纏，那時可得請你幫忙了。他說了李慕白被押的事，本想黃驥北聽了一定喜歡，因為也算給他出了氣，不料黃驥北却只是微微地冷笑，說：「本來我與姓李的非親非故，現在他犯了案與我一點干係沒有，不錯，我跟他也會比過武，他打了我一掌，可是我也打了他兩

空，算是打個平手。後來我還要跟他比兵器，他可就不敢了，直向我央求，我看他是一個外鄉人，怪可憐的，也就饒了他。」胖廬三一看奇嘯北這個樣子，只替他自己吹，却不提正經事，心裏就有些生氣，暗道：難道我胖廬三非求你瘦黃田便不成嗎？接着又聽黃嘯北說：「不過以後要有什麼小事，你們自管告訴我，我一定有辦法。」胖廬三一聽，心裏才算痛快一點，又坐了一會，便走了，到了晚間，胖廬三就在校場五條，他的外家那裏等着徐侍郎，他這個外家，名叫雅娥，也是由班子裏接出來的姑娘，胖廬三因為家裏還有一個姨太太，生放不下這個雅娥，所以就特在這裏蓋了一所精緻的小平房，作為他藏嬌的金屋，每次叫雅娥的條子，與徐侍郎見面，也總是在這裏的時候居多，並且現在商量着把纖娘接出來，也就住在這裏，叫纖娘與雅娥姊妹相稱，胖廬三和徐侍郎每天來這裏取樂，以後他們就跟一家子一樣了，徐侍郎是北京的名士，寫一幅對聯都能賣幾百銀子，而且家產鉅富，又是某王爺的老師，眼看就要放外省巡撫，胖廬三借着纖娘把他結識住，以後對於錢莊的買賣，和官府往來上，都有很大的好處，所以今天他等候着徐侍郎，心裏很着急，他的愛寵雅娥，一面在旁給他燒煙，一面磨着他，叫他再打一付金鐲子，說道：「明兒人家翠纖過來，什麼東西都比我多，就我是個窮鬼，我怎麼見得起人家呀？」胖廬三笑道：別忙，明兒我就叫利寶家來人，你要什麼樣兒的，多重的鐲子，隨便打，你就別再麻煩我啦！」雅娥一聽，又敲到了一付金鐲子，不由心裏喜歡，趕緊又向胖廬三獻媚，可是心裏嫉妬着那纖娘，暗想：胖廬三雖是有錢，可是到底是個買賣人，無論怎麼闊，也不能稱「大人」，再說胖廬三又是個吝嗇的人，得

一分便宜，才肯花一分錢，那能比得了那位徐侍郎，又是財主，又是大官，翠纖那丫頭才命兒好呢，一接出來就是闊夫人，官太太，胖盧三應了雅娥的鐲子之後，未免有點心疼，剛要再強制着雅娥向自己獻些媚，也好彌補損失，這時候院中忽然有人咳嗽，原來是徐侍郎來了，徐侍郎進了屋子還是咳嗽，彎着腰像個蝦米，胖盧三坐起身來笑道：「我的老哥，你怎麼才來呀！莫非我那兩位側嫂夫人，拉住你不讓你出來嗎？」徐侍郎一面咳嗽，一面說：「不是，不是，我腰疼的老病又犯了！因為我昨天跟你訂的約會，現在不能不扎揸着來，」說着一頭躺在榻上，雅娥趕緊把燒好了的烟，遞給徐侍郎，胖盧三便問徐侍郎的跟班的旺兒跟來了沒有，徐侍郎一面噴着煙，一面說：「來了，他在外頭啦，」胖盧三就叫雅娥出去告訴旺兒，叫他到寶華班趕緊把翠纖叫來，雅娥出去，就跟那徐宅的漂亮小班兒的說話去了，這裏胖盧三跟徐侍郎對面躺着抽烟說話，等了好大半天，纖娘帶着她母親謝老媽媽就來了，徐侍郎見纖娘的容顏，今天更俏麗了許多，穿的是元青綢襖，月白綢褲，真像嫦娥一般的淡雅素潔，徐侍郎立刻連腰疼也忘了，就笑着說：「昨天一天沒見你，你的心口痛好了嗎？」纖娘陪笑說：「好啦，叫徐老爺替記着！」謝老媽媽在旁說：「這孩子心窄，有時遇見一點不順心的事，他就要心口疼！」胖盧三說：「以後好好調養調養也就好了。」纖娘半跪在榻上，拿起烟籤子來，要給他們二人燒煙，胖盧三攔住她說：「你別累了！交我們自己燒吧！」又回頭向一個使喚的婆子說：「你搬兩個小凳兒來，叫姨太太跟翠纖姑娘坐下。」又向謝老媽媽說老太太，你隨便坐，我不張羅你了！」當下那婆子在榻旁安放了兩個小凳，雅娥靠着胖



盧三，織娘靠着徐侍郎，半躺不坐地依在那裏，胖盧三忽然假作驚訝地，向織娘說：「織娘，我告訴你一件事，你知道那個李慕白嗎？你猜他是個幹什麼的？」織娘一聽提到李慕白，臉上便泛起紅霞，勉強笑道：「我聽說他是個秀才，」胖盧三冷笑道：「什麼秀才吧，原來他是一個江湖大盜，昨天案子犯了，叫九門提督衙門給抓了去了，一定非砍頭不可！」織娘一聽，不由吓得顏色改變，那邊謝老媽媽，也驚訝的不得了，說道：「哎呀，看那麼斯文的人，原來是個賊呀！」胖盧三冷笑道：「斯文什麼？你看他憑着會些武藝，動不動就講打人，打了我，打了黃四爺，還打了北京有名的幾個標頭；天天什麼事也不幹，也要逛班子，也要穿好衣裳，究竟他指的是什麼？我早就疑心他，果然，昨天案子發了，原來他在外省就是強盜，來到北京之後也作個幾樁大案。」織娘聽了，心裏又是傷心，又是害怕，不由嬌軀亂顫，胖盧三說：「衙門裏早就打聽出來了，李慕白作案子得的錢，全花在你的身上了，」謝老媽媽在旁說：「哎呀！我們不知道他是賊呀！」織娘吓得流下淚來了，胖盧三說：「人家衙門不管你們知道他是賊不是，只要他在你們那兒花過錢，你們就得跟窩主同罪，」說到這裏，他忽然轉變口氣，說：「可是你們也別着急，我跟徐大人早給你們打點了，衙門不至派人把你母女抓了去，可是你們不能再在寶華班住着了！」謝老媽媽趕緊央求，說：「盧三老爺，徐大老爺，您二位老爺千萬可憐我們娘兒倆，求一求衙門……」說着也痛哭起來，胖盧三假意歎了口氣，說：「我也替你們怪難受的，以後若不叫你們在班子裏混事，你們不用說沒吃喝，就是連住的地方也沒有呀！」謝老媽媽趕緊乘機會說：「上回盧三老爺不是提過嗎？徐

大老爺要收下我女兒作妾，我想那不但是抬舉我們娘兒倆，也是可憐我們娘兒倆！翠纖，你快求求二位老爺吧！」胖盧三看了徐侍郎一眼，面上露出得意之色，彷彿是說：「老哥，你看我盧三的手段怎麼樣？又見纖娘用手絹掩面在哭泣，真是楚楚可憐，心中不免又動了點妬念，想着：這麼好的美人兒，我送給徐老頭子去享受，可是未免太便宜他了。可是又想：以後把纖娘接出來，也是住在自己這個外家裏，日久天長，那還不跟自己的一樣嗎？於是故意作着不着急的樣子，說：「要說把纖娘接出來，跟徐大人過日子，可真是你們娘兒倆的造化，不但纖娘享福，你的後半輩也一點不用發愁了，再說你女兒作了徐大人的姨太，無論什麼衙門也不敢再找尋你們，徐大人不久就要作撫台，家眷不便帶，自然帶着妳女兒，到了外省，誰還知道你的女兒是班子出身呀，那個官員不敬奉撫台的老岳母了？」謝老媽媽一聽這話，不由破涕為笑，說：「嗚呼！盧三老爺，這話我可當不起呀，只要徐大老爺行好，收我女兒作個丫頭，叫我作個老媽子，我們娘兒倆就這輩子也忘不了二位老爺的好處了！」此時纖娘見她母親太卑鄙了，徐侍郎要納自己為妾的事，已經提過幾次，自己因為李慕白，曾尋思了幾天，也沒決定主意，到底是答應他還是不答應他。到如今一看，以自己過去世上的苦處，和現在李慕白案子的牽累，實在不容自己不屈身忍痛去給徐侍郎作妾，以保住母女的生命，這樣一想，越發淚下如雨，咽嗚不勝，徐侍郎用手抱住她，勸她不要哭，說：「什麼事都好辦，你就別哭啦！」這時胖盧三噴了兩口烟，又說：「徐大人早就有意，我重跟你們說說過兩回，可是纖娘是含糊其辭，也不說願意，也不說不願意，現在既有李慕白的那件事出來，

徐大人叫我問明白了你們，織娘要是願意跟徐大人從良呢，那慶山明天起，你們就搬出寶華班，在公興店找一間房子先住下，三兩天內就叫徐大人到你母女接來，就住在我這兒，那西房三間織娘住，東房兩間謝老媽媽住，一切傢具都現成，喜服上兩個老媽子，足當那侍你們，織娘雖然沒有身价，可是徐大老爺說啦，拿出二千兩銀子存在我的櫃上，把摺子交給她自己，這都是說織娘願意的話，假若織娘要是不願意呢，那我也得告訴你們，徐大人可是作官的，不能再認識你們這跟大盜有牽連的人了，謝老媽媽在旁，又是喜歡，又是害怕，趕緊走過來，向織娘說：「姑娘，你就答應徐大老爺吧！快給徐大老爺謝恩吧！」當下織娘抽抽搭搭地，把眼淚擦淨了，就說：「徐大老爺這麼疼愛我，我怎能還不願意呢？我跟我媽兩兒就搬到寶華班去，」胖三三聽織娘嬌滴滴地說出這樣話來，不由得哈哈大笑，拍着徐侍郎的肩頭說：「老哥，我這個媒算是作成了，就等着喝你的喜酒兒了！」當下織娘向徐侍郎向胖盧三行禮道謝，雅娥和老媽子也向徐侍郎道喜，徐侍郎喜歡得直咳嗽，腰又疼起來了，可是他扎揸着精神，先問謝老媽媽在外頭還有什麼欠的眼沒有，謝老媽媽說：「眼倒沒有多少，就是在班子裏使了一百兩銀子，外面還有點零碎的眼，算起來共合也不到二百兩銀子，」胖盧三說：「這不算什麼，明天你叫他們開個賬單，到我西櫃上領錢去得啦，」徐侍郎又笑着問織娘要什麼東西，織娘搖頭說：「我也沒有什麼可要的，衣服首飾，我現在還夠用的，再說現在就是做什麼東西，也來不及啦，」徐侍郎說：「不過我看你的衣裳都是些淡淨的，無論怎樣也得有一件大紅的衣裳呀！」謝老媽媽在旁說：「我們姑娘有大紅的襖兒

，大紅的裙子，雖然舊了一點，可還穿得出去。」織娘聽她母親提到她那身大紅衣裙，不由又觸到她早先的一件難過的事，心裏一陣難受，眼淚又要奪眶而出，勉強忍住，這時胖盧三見徐侍郎爲這些小事麻煩，心裏又覺得好笑，又覺得生氣，就說：「這都好辦，到那天我想也沒有多少人來，織娘只要穿得不太素也就得了，難道織娘非得穿戴鳳冠霞帔，徐大人非得戴上二品頂戴嗎？」說得徐侍郎也不禁掀着鬍子大笑，一面咳嗽着，又談了一些別的話，織娘母女就坐着車走了，織娘在車裏還不住流淚，直到了寶華班門首，她才把眼淚擦乾，謝老媽媽此時很喜歡，下車時覺得身體特別輕便，織娘也下了車，謝老媽媽攙着她女兒，才一進門，就見毛夥迎上來說：「織娘姑娘回來了，這位老爺等了您半天啦！」織娘吃了一驚，抬頭一看，就見是個闊客人，身材肥碩，沒有鬍子，穿着深灰色官紗大褂，青紗坎肩，頭戴青紗小帽，帽上嵌着一顆很大的珠子，手搖摺扇望着織娘笑了笑，謝老媽媽剛要說：「我們姑娘明兒就從良啦，現在不接客啦！」却聽這個又胖又闊的人說：「我是德五爺托咐來的，要跟織娘說兩句話，」織娘一聽說是德五爺托付來的，就想：德五爺不是李慕白的那個有錢的朋友德嘯峯嗎？不由打了一個冷戰，說道：「有什麼話你就說吧！」那胖客人說：「話很多，你的屋子在那兒，到屋裏我再跟你細說，」織娘又驚又怕地，沒有法子，只得帶着這個胖客人上樓，謝老媽媽雖然心裏不願意，可是因見這個客人穿得很闊，像是個作官的人，便也不敢得罪，到了樓上織娘的屋裏，織娘把燭挑了挑，就問說：「這位老爺貴姓？」胖客人說：「我姓史。」織娘勉強笑了笑，說：「史老爺請坐吧！」姓史的胖客人說：「我不坐着，

我來告訴你，就是那跟你相好的客人李慕白，昨天叫九門提督衙門抓去了，我就是他的朋友！」織娘和他母親一聽，嚇得面色全變了，那姓史的胖客人又說：「李慕白本是個規矩的人，因為他不受人的欺負，才得罪了胖盧三和徐侍郎，這次全是胖盧三徐侍郎兩個忘八蛋，買通了提督衙門，誣賴李慕白是大盜，要制他死命，可是一沒有憑據，二沒有見證，李慕白在北京又有許多好朋友，不多日子必能把他營救出來，我現在來告訴你：那胖盧三徐侍郎要是趁這時候接你從良，你可不准跟他們去，李大爺待你不錯，你可得講點義氣，要不然李大爺出獄之後，一定不依你，我姓史的若知道了，也是誰也不能饒！」說時繃着臉上的肥肉，態度很是兇惡，織娘和她母親全都嚇得臉色煞白，心裏突突地跳，兩條腿打顫，那姓史的胖客人說完，又囑咐道：「你們聽明白啦！」織娘點頭說：「聽明白啦！」姓史的說：「好，好！」說畢轉身就走，少時聽得一陣沉重的樓梯聲音，那胖客人就走了，這裏織娘掩面哽咽着哭起來，謝老媽媽嘴裏叨念着說：「這是那兒來的事！咱們都答應人家徐大人了，難道能夠反悔嗎？再說咱們吃堂子飯的，看誰有錢，就能跟誰從良，他姓李的天殺的，在咱們這兒才花了幾個錢，就能攔得住咱們不嫁徐大人，這樣的人，真是殺了砍了也不多！」又指着翠織說：「這都是你，瞧上了他小白臉兒，跟他那個窮鬼，磨了那些日子。依着我，那回他吐了你一牀，第二天就不見他啦，也不至於他把盧三爺給打了，現在犯了案，還差點把咱們也連累上，你也不想，你爸爸臨死的時候，囑咐你什麼？我跟着你受了多少苦？你難道就在這班子混一輩子嗎？還是跟那窮鬼受罪去？現在這不是托菩薩保佑，徐大人看得起咱們

，又有盧三老爺那位貴人，成全着咱們娘兒倆，這明兒一過去，你也做做官太太，我也跟你享享福，偏偏又來了這麼一個胖東西，你別瞧他穿的闊，多半也是個賊，他來吓嚇咱們，哼！咱們才不怕他呢？明兒我非得告訴盧三爺不可，不管他那一套，回頭我就跟掌班的算賬，明兒咱們就搬出去，看李慕白跟這姓史的能夠把咱們怎麼樣了？」這時織娘聽了她母親提到她父親臨死時說的話，又數落她不該與李慕白那樣好，不禁芳心如絞，躲到裏間，一頭倒在牀上去痛哭，不想又把那蘇漆的枕匣觸碰一下，裏面的匕首響了一聲，這越發觸動她的傷心之事，因此就想起她一往的淒慘身世，原來謝織娘是淮陰青江浦的人，她的父親名叫謝七，會幾手武藝，也能讀點詩文，畫幾筆畫兒，並會諸般雜技，向在一位財主家中幫閒爲生，謝老媽媽年輕時是一個娼妓，後來嫁了謝七，就生了織娘，織娘在七八歲時，謝七就被那財主家辭掉，閒了些日，竟弄得衣食不給，謝七無法，幸仗着他爲人聰明，會耍些玩藝，他能夠把五把短刀上下的扔着，去用手接，手裏永遠拿着把空中飛着三把，決不叫一把刀掉在地下，並且還會吞寶劍，變戲法，並教會了織娘打花鼓，唱小曲，於是便一家三口，在各處飄流着，賣藝度日，有時也能掙不少的錢，十幾年來，織娘隨着父親各地行走，雖然飽受風霜，備嘗辛苦，但却出落成一位絕世的美人，她父親謝七歷年賣藝所得，也積蓄了幾個錢，而且年紀也老了，便不想再走江湖，途在河南駐馬店的地方住下，打算買幾畝田地，在此落戶，不料却被本地的一個惡霸看見了織娘的姿色，這個惡霸名叫吞舟魚苗振山，是河南省有名的英雄，此人膂力驚人，慣使一口撲刀，水性也精通，並且能打飛鏢，百發百中，走江湖三

十餘年，從來沒遇見過對手，此時已有五十多歲了，但他還時常出外，每次從外面歸來，必是金銀滿載，而且帶回來美貌年輕的女人，也不曉得他是怎麼得來的，積年既久，弄得有數十頃良田，蓋得很大的莊院，養了一百多個長工和莊丁，居然也與官府往來，成爲本地的紳士，人咸呼之爲「苗大員外」，不過這種尊稱，總是當着他手下的人，背地裏却叫他「苗老虎」，因爲苗振山獨霸一方，魚肉鄉里，無惡不作，真比老虎還要利害，鄉間的人沒有不在表面怕他心裏恨他的，苗振山沒有正式的老婆只有歷年在外面拐騙搶掠，和在本地霸佔的女人，約有二十幾個，雖然個個也穿綢着緞，似玉如花，但其實比囚犯還要可憐，因爲苗振山性情極爲暴虐，並且多疑，對於屬於他的那些可憐的女人，時常打罵，偶有言語和行爲不慎，被他起了疑，那就非被他慘害不可，有人說：進他門的婦女，至少也有四五十人，可是現在只賸二十幾個，那些可憐的女人，都不知怎麼糊糊塗塗地就死了，這次他看見了謝七的女兒織娘，就用一種強硬的手段，把織娘得到手裏，把謝七和謝老媽媽安置到莊院後面的一間破土房裏去住，頭一個多月還很寵愛織娘，給織娘做的紅緞衣裙，打的金首飾，也不虐待織娘，可是過了些日，他就發起脾氣來，抓了個墮兒，打了織娘一頓鞭子，織娘是在江湖長大了的，性情未免放縱，就哭哭啼啼，頂了苗振山幾句，苗振山大怒，把織娘摔在院中，命她跪着，用皮鞭沾涼水，抽她的渾身，旁邊誰也不敢上前來勸，這一場毒打，織娘鱗傷遍體，兩月未愈，住在莊後的謝七夫婦，也時常受苗家的奴僕們的欺辱，這次謝七夫婦與織娘商量好了，打算一同祕密逃走，不料都已走出了莊子，又被苗振山發覺追回，喝令莊丁，把謝七打了

個半死，把謝老媽媽也抽了一頓鞭子，把織娘更是毒打了一頓，鎖了十幾天，因為到了他的生日，才算放了織娘，織娘到這時，連一點愁容也不敢帶，百般獻媚，才把苗振山的脾氣哄好，可是織娘的父親謝七，却被那一頓亂棍，打傷了內部，在小土房裏扒了半個多月，就死了，死的前幾日，織娘見了她的父親一面，她父親就囑咐織娘說：「我快死了！是苗振山打死的我！我死後你們娘兒倆，還得想法子逃命，要不然早晚也得叫他打死！」又說：「你們娘兒倆將來若能逃出，就到北京去，那是天子腳下，還不能沒王法，你舅舅在北京班子裏當跟人，你們跟着去混事也好，將來找個作官的主兒從良，也有個保護，要不然苗振山早晚找你們去！」後來謝七死了，織娘反倒處處討苗振山的歡心，不過他却暗藏着一把父親遺下的匕首，想要等機會刺死苗振山，爲父報仇，殺死仇人後，自己也一死，可是終於沒有下手，第一是懼怕苗振山力大，不容自己下手，第二是想自己死後，母親更沒有了依靠，所以又在苗家忍痛受辱，住了半載有餘，這日苗振山忽然受了他外甥金槍張玉瑾的邀請，往開封府去了，苗振山走後，織娘才同她的母親，冒險逃出，一路艱苦，來到了北京，找着他的舅舅，他舅舅金媽媽只是孤身一人在京，早先給班子裏的姑娘們梳頭，積蓄了幾個錢，買了兩個小姑娘，養大了之後，都送在班子裏去當妓女，都能替金媽媽掙錢，所以金媽媽在南城買了小房子，又認了個乾兒子，居然是位老太太了，織娘和他母親投到這裏，並不敢說是由河南苗家私逃出來的，只說父親死了，無以爲生，所以才投奔舅母來，金媽媽一看，這個外甥女，長得十分俊俏，年歲又正相當，若送在班子裏，一定是位紅姑娘，並且知道謝老媽媽就是娼妓出身，想



她們必是什麼事都肯幹，於是就笑着說：「你們娘兒倆不用發愁，憑姑娘這模樣兒，要想吃好的，穿好的，還不容易嗎？」所以過了幾天，金媽媽就給織娘置辦了頭上脚下，送織娘到韓家潭寶華班樹了艷幟，本來織娘久歷風塵，備受凌虐，性情已變成狂傲憂鬱，作妓女是不大合宜的，可是因為她太美麗了，而且多才多藝，雖然彷彿有點架子大，可是依舊有不少的闊老拜倒她的石榴裙下，尤其遇見了胖盧三，他看上織娘的性情很對徐侍郎的脾胃，就把織娘薦給徐侍郎，借以結識那位有錢有勢的老名士，只是徐侍郎一個人，半年以來就報効了織娘幾百兩銀子，織娘又曾以同類相憐的感情，救過一兩個被虐的雛妓，因此有些好事的人就送給她「俠妓」的名號，從此織娘更高抬了身分，輕易也不留宿客，專心想結交幾個有權有勢的人，這倒並不是織娘喜愛權貴，却因她想着那吞舟魚苗振山，對他母女決不能善罷干休，早晚苗振山或是他手下的人，一定會找來的，北京雖是個大地方，官府管轄的也很嚴，可是苗振山是會武藝的人，手下又盡是些強暴之徒，要想殺害他母女，實在很容易，因此織娘時時自危，除了暗藏下他父親遺下的那把匕首，以備苗振山找來逼迫時，隨時與之拚死之外，並且急於要找一個心地好，有權勢的人，以作倚靠，不過織娘為妓有一年有餘，也認識了不少達官闊客，可是那些人，多半是粗俗惡劣，只知花錢嫖妓女，絲毫不懂得情義，徐侍郎雖然是個闊官，待織娘很好，織娘也想過：若是跟徐侍郎從良，不但母女的衣食永遠不用發愁了，就是苗振山再找來，他也惹不起徐侍郎的財勢，不過就是一樣，徐侍郎的年紀太老了，而且他家中已有兩個妾，未必能容得下自己，因此織娘才猶豫不決，在這時偏偏又遇到了

李慕白，李慕白雖然不是個作官的人，但他年輕英俊，而且對待織娘十分溫柔，並不以織娘是個妓女，就輕視他，李慕白只來過幾次，織娘既愛他的年少，又因織娘過去飽嘗艱難，凌虐，如今受不住李慕白的柔情，所以李慕白就佔據了織娘的芳心，只要有一天見不着李慕白，織娘就彷彿魂魄都丟了似的，謝老媽媽也看出來了，女兒是愛李慕白的年少風流，本來不很高興，可是因為李慕白花錢向不吝嗇，謝老媽媽也就不能說什麼，那天的雨夜裏，織娘對李慕白深情摯愛，實難自抑，才將李慕白留宿，是夜李慕白曾提到將來要接他從良，作為自己的原配的話，織娘見李慕白這樣的憐愛她，本來十分感激，不過又想她還有苗振山那一個仇家，憑李慕白一個秀才，如何能保得住她母女？倘若跟李慕白從良之後，作不了幾天夫妻，苗振山忽然來到，那時豈不連李慕白也給害了嗎？因此當時就沒答應李慕白，但是芳心十分難過，過了些日，織娘與李慕白的愛情愈密，織娘幾次枕邊流淚尋思，就決定了，拋開侍郎，去從李慕白，可是他心裏這意思，還沒容與他母親商量。李慕白就把胖盧三給打了，李慕白打了胖盧三還不要緊，但他說出許多英雄任氣的話來，這確實使織娘傷心，因為織娘自幼隨父親飄泊江湖之間，所遇的江湖人不知要有多少，簡直沒有一個好人，全都是粗惡暴橫，後來又遇見那闊吞舟魚黃振山，打死了他的父親，虐待他幾近一截，因此織娘簡直恨死了江湖人，怕死了會拳腳的，想不到這與他愛情正熾的李慕白，原來也是這麼一個人，為此，織娘終夜啼哭，只得漸漸向李慕白冷淡些，可是一往的情意，總難盡皆釋去，所以前兩天李慕白前來向他辭別時，織娘不知為什麼，又是那樣戀戀不捨，結果還是說等候李慕白回

來，言外還有委身之意，可是李慕白一走後，她又有點後悔，就想：「他走了也乾淨，我爲什麼還要跟他說那樣的話呢？我豈能再嫁一個江湖人呢？」固然姓李的現在對我很好，可是從良以後，他要犯起他那江湖人的性情來，我可怎麼辦呢？再說看姓李的也是家無恆產，到處飄流的人，我從小就飄流，直到現在流落娼門，難道嫁人以後，還要去跟着人飄流嗎？何況還有那個苗振山，他知我母女逃走了，不定要暴怒得什麼樣子，將來倘若找來，縱使李慕白也會武藝，可是也打不過苗振山呀！」織娘這樣來回的一想，就覺得決不能嫁李慕白，可是心裏又矛盾着，總覺對李慕白難捨，所以這兩天胖盧三催着叫他答應跟徐侍郎從良，他總是吞吞吐吐，不肯直接了當地答應，其實是芳心迴曲，日夜悲傷，今天她在胖盧三的外家裏，知道了李慕白犯案的事，又加胖盧三連威嚇，帶利誘，織娘不得已，才算答應了嫁給徐侍郎，可是一想到那多日對她愛情溫慰的李慕白，現在竟以盜案入獄，她的心裏何嘗不難過呢？不想在回來時，又遇到這個姓史的胖客人，說出李慕白入獄，乃是被胖盧三徐侍郎二人所陷，其實李慕白却是規矩人，這更使織娘悲傷，在聽了她母親絮絮叨叨的一番數落之後，她便倒在牀上痛哭，觸動枕中七首，又想起一往的慘痛身世，不禁抽抽着，哭得牀帳都亂動，這時燈光慘淡，室內寂然，她的母親大概是下樓向掌班的算賬去了，鄰屋內的姊妹們正在和客人們高聲說笑，樓下並傳來宛轉的歌聲，唱的是：「可憐你，美貌如花，命薄如紙，聰明人受累是相思！……」

## 第十六回

落花有主徐侍郎藏嬌  
冤獄得伸鐵貝勒仗義

次日，織娘和她的母親，就搬在珠市口公興店裏去住，這公興店也是胖廬三開的買賣，今天一早，胖廬三就派人來分付了，這裏給她母女騰出寬敞乾淨的兩間房屋，吃午飯的時候，織娘的舅母金媽媽就來了，一進屋就向謝老媽媽和織娘道喜，說：「我聽見信兒我就來啦，姑娘真是造化，轉眼之間就是官太太了，我的親外甥女兒，以後你可別忘了舅母呀！」說話時用手拍着織娘那穿着緞襖的柔肩，織娘也低頭含笑微笑着，謝老媽媽在旁喜歡得閉不上嘴。說：「這不是托舅母的福嗎？我們才來到京城時，要沒有舅媽，我們還不得要做去，也配認得徐大人？現在總算我還有一步老運，跟着他再享幾年福，舅媽看着也一定喜歡，總算沒白拉幫我們娘兒倆呀！」又說：「他那個窮爸爸，臨死的時候，也沒想到今兒我們能夠這樣兒呀！」織娘在旁一聽，眼圈兒又紅了，金媽媽抱怨謝老媽媽說：「我的嫂子，你是怎麼啦，大喜的日子，你不說些高興的話，可又提那死鬼，我看你簡直有點福燒的！」謝老媽媽笑了笑，說：「你不知道，現在事情可是定了，要說起來也真不容易呀！要沒有人家盧三老爺給成全着，徐侍郎也未必肯答應，」當下金媽媽落座，又談了些，應該預備什麼，到時候怎辦的話，少時金媽媽走了胖廬三跟徐侍郎就來了，徐侍郎一見織娘那嬌媚的模樣，連老都忘了，謝老媽媽就氣哼哼地，把昨晚寶華班裏去了那個姓史的胖客人。說了那一大套嚇人的話，張手舞爪地重述了一番，徐侍郎一聽，不由脊樑骨發冷，臉上的皺紋聚在一塊，皺着眉，

向胖盧三說：「你說這事可怎麼辦？」胖盧三却微微冷笑說：「你把這點小事放在心上，那還有完？北京城像這樣的土痞光棍不知有多少，他們不過想點錢花，你都怕起來還成？」徐侍郎一聽，也覺得這事不十分要緊，便說：「不用理他，咱們還說咱們的事吧！」便向謝老媽媽說：「我查了黃曆了，後天就是好日子，早晨十二點就接織娘過去，雖然沒有什麼預備的，可是你們也得想一想，別等到了時候又着急，」遂就由靴筒摸出個緞子包兒來，取出兩張一百兩的銀票給謝老媽媽，然後胖盧三就說：「明天我派一個老媽子和一個夥計，來幫助你們，我們可就不來了，說着不覺得打了一個哈欠，本想跟徐侍郎在這裏抽幾口烟，雖然櫃房裏有煙傢伙，可是又嫌在這裏躺着不舒適，便向徐侍郎說：「得啦，你就別只管用眼睛釘人家了，反正人是你的啦，誰也搶不了去，」說得織娘低下頭去，臉紅了，謝老媽媽也笑着說，徐大人要是心急，回頭我就把她送去了，」徐侍郎笑得鬍子亂擺亂動，胖盧三說：「老哥，咱們走吧！」我的西櫃抽口煙去，」當下徐侍郎跟着胖盧三走了，這時織娘已死心貼地的等着嫁給徐侍郎，雖然還對李慕白掛念着，可是想着過門以後，再向徐侍郎說一說，求他再托人情，把李慕白放出獄去，也就完了。過了兩天，這日午前，徐侍郎就雇一頂轎子，把織娘悄悄地抬到校場五條，胖盧三的外家裏，謝老媽媽也坐車跟着過去，徐侍郎講了幾個至近的朋友，在那裏吃喜酒，筵間有劉御史，龐御史，馬翰林，內務府的玉司官，齊公府的大管事的楊二，某王府的大管事焦五，和幾個大商人，其中焦五雖然不過是個王府的體面的僕人，可是因爲他的主人正在朝中當權，一般作官的要想謁見那位王爺，非得先與焦五交結不

可，因此在席間惟有他穿的衣服甚是講究，跟誰都開個玩笑，焦五本來想着徐侍郎接出的這個從良的，雖然別人說是長得怎麼美貌，跟嫦娥一般，焦五心裏總不相信，因為他想着，像徐侍郎那個老頭子，雖然有錢有勢，可是真正出色的名妓，決不能嫁他，想不到織娘一下轎，焦五一看，簡直眼睛都呆了，心說：嗚，世間上竟有這樣美貌的女人？徐老頭兒的豔福真不淺呀！又後悔早知道班子裏有這麼一個姑娘，自己早應該去讚一讚呀！旁邊那個龐御史攔着小鬍子看得更是眼直，焦五心裏懷着妬意，把龐御史拉到一邊，一半玩笑，一半認真的說：「朝廷養活你們這幫御史是管幹什麼的？徐老頭子接了混事的當外家，你們不但不參奏，還來喝喜酒？」龐御史臉紅着說：「都有交情，誰能爲着這一件小事得罪人呢？」焦五笑着說：「得啦，你跟老劉，你們不定使了徐老頭子多少錢呢？」龐御史搖頭說：「沒有，我也犯不上爲這們一點小事宰他，倒是有一件旁的事，跟這事有點關連，過兩天我打算宰胖廬三一下子，」焦五趕緊問是什麼事，龐御史就低着聲音，把他聽來的，胖廬三爲給徐侍郎撮合成這件事，把織娘一個熟客李慕白誣爲大盜，托人押在提督衙門的事，告訴了焦五，焦五一聽十分氣忿，說：「胖廬三這小子還有王法嗎？」口裏說着，心裏可打算挑動龐御史，叫他把徐侍郎織娘打散，然後自己再想法子把織娘弄到手裏。因就說：「雖然都是朋友，可是他們作了這件缺德的事，你們當御史的却不能不管，要不然叫王爺知道了，你們可都吃不住！」龐御史見焦五這麼生氣，心裏明白他是看見徐侍郎接出來這麼一個美人兒，他心裏妬得慌，他若是一翻臉，把這句話告訴了王爺，那時大家真都吃不住，自己想敲胖廬三的銀子的事也就

完了，遂就深悔剛才把那件事告訴了他。這時徐侍郎命織娘出來，給衆客斟酒，織娘換了一身桃紅的衣裙，越發顯得嬌艷，當斟酒到焦五的眼前時，焦五的半身都麻了，實在忍不住心中的妬火，織娘回到屋裏之後，他沒等終席就走了，徐侍郎和胖盧三全都看出焦五今天的神色有點不對，恭恭敬敬地把他送出門去，焦五上了車，就往某王府去了，心裏雖然妬恨，可是又想：自己跟徐侍郎是多年的交情，不好因爲此事鬧得太翻了，而且徐侍郎又是王爺的老師，王爺就是知到了此事，也不能太不給徐侍郎面子，因此心裏很沒有法子，可是眼着徐侍郎弄到這麼一個美人兒，自己一點便宜沾不着，又實在氣得難受，一路盤算着，一覺就到了王爺府，在車門前剛一下車，忽見迎面來了幾匹馬，幾個衣履整齊的小廝！牽着馬，前面大搖大擺地走着一個人，這人身材高大，白胖臉膛，額下有些短髻，年紀不過三十四五，身穿醬紫色的袍子，青馬褂，腰繫黃帶子，足下登着官靴，焦五一看，來的原是宗室中的出色人物，鐵貝勒府的小貝勒善弘，入稱小虬髯鐵二爺的便是，焦五趕緊過去請安，笑着問道：「二爺，老沒見您呀！您從府上來嗎？」鐵小貝勒因爲焦五是個體面的大管事的，平常也愛跟他說笑，當下就笑着點了點頭說：「前幾天我來了一次，沒瞧見你，聽說這些日子你常跟些堂官司官來往，越來越闊了！」焦五不由臉紅，趕緊笑着說：「得請二爺，我那有工夫應酬他們呀！不過是幾個熟人，有些紅白事，我不能不去一趟罷了！」鐵小貝勒看今天焦五的頭上脚下特別闊氣，就問說：「今天你又上那兒應酬去了？」焦五茫然想起，鐵二爺是最好管閒事的，自己心裏那點妬火，得求他替自己出一出，於是就說：「咳，還提呢！徐侍郎那老頭

子又弄了一個外家，前幾天就跟我說了，剛才我去了一趟，給他道道喜：「徐老頭子也太胡鬧，家裏已然有了兩個，都是十七八歲，他今天又從南城接出這麼一個來，聽說還是班子裏的一個紅姑娘，名字叫什麼翠纖，我看倒不如叫天仙……」說到這裏，覺得露出自己心裏的話，就趕緊接着說：「說起來徐老頭子弄來這個翠纖，也很不容易，不知花了多少錢，胖盧三在裏面又給他幫忙，可是人家翠纖本來不願嫁他，原來翠纖早看了一個小白臉兒這人名叫李慕白，一鐵小貝勒一聽「李慕白」三個字，他就不由得一怔，於是注意聽焦五往下說道：「聽說這人很有兩膀子力氣，有一天把胖盧三打了個鼻青臉腫，因此胖盧三恨上了這個姓李的，一半爲他自己出氣，一半爲給徐侍郎剷除對手，就在提督衙門托了人情，把那李慕白誣爲江洋大盜，押在獄裏了，二爺請想，爲討着一個小老婆，竟要把人家好人害死，就是他們有錢有面子，御史們不敢管他，可是也太缺德了！」鐵小貝勒聽到這裏，不由面上現出笑容，就問：「你說的那個李慕白，是不是在南城外住，他只是孤身一人，武藝精通，打過黃驢北，也打過花槍馮隆，雙刀馮茂。」焦五說：「多半就是這個人吧，聽說他跟內務府的德五爺是好朋友。」鐵小貝勒點頭說：「那就是他了，此人是新到北京不久的有名的好漢，他受了冤枉，我不能不管，你告訴徐侍郎和胖盧三叫他們怎麼托人把姓李的押起來，就怎麼托人把姓李的放出來，要不然我可不一依！」焦五連說：「是，是，我一定跟他們去說。」鐵小貝勒氣噁噁地又問說：「王爺在家裏沒有？」焦五說：「大概在家啦，我給二爺回去。」一面半跑着往府內去回事，一面心裏却想着：果然把這位小貝勒的脾氣給惹起來了，徐侍郎和胖盧三不用想



好好過日子了，可是這位小貝勒只說救李慕白，可沒說把徐侍郎那個外家給打散，結果還是便宜那個老頭子呀！又想：小貝勒跟我是這麼說，我見着徐侍郎時，不會再給他添上些利害的話嗎？因此心裏十分高興，單說鐵小貝勒，因為滿記着李慕白那件事，見了王爺也沒說多少話，就告辭走了，回到自己府內，越想這件事越是生氣，本來這些日就久聞李慕白的英名，想必是一位年少英勇的出色好漢，只因自己是個有爵位的人，不能去與他結交，如今聽說李慕白被惡紳徐侍郎，奸商肝盧三，誣陷在獄中，自己若是坐視不救，不但於心難安，且必被天下人恥笑，於是便派了隨身的小廝得祿，囑咐他許多話，給了他些銀子，叫他到九門提督衙門監獄裏去探看李慕白，然後命人寫帖子，請九門提督毛大人，今晚到府上來，有要事面談，那九門提督監獄中所羈押的盡是些江湖大盜，和在京城犯了重案的人，輕易不許外面的人去見，可是如今得祿一來這裏，說起他是鐵貝勒派來的，那管獄的官吏，立刻坐都坐不住，說：「哦，哦，你是貝勒爺差遣來的，要見誰，請說吧，我立刻就派人帶你去！」得祿擺着架子，取出三十兩銀子來，說：「這是三十兩，貝勒爺告訴我，其中十兩是請你們喝酒的。」管獄的官吏連說：「嚶，嚶，貝勒爺幹麻還賞我們錢，有事就隨便分付得啦！」得祿又說：「那二十兩，爺說交給你們存着，給李慕白添點菜，李慕白是貝勒爺最喜歡的人，你們可不准錯待了他，」管獄的連說：「那決不能！」李慕白那個人很老實，再說他的案子現在又沒審清楚，還許是冤枉呢，大概過些日子也許就把他放了，現在有貝勒爺的話，我們更不敢錯待他了！」得祿點了點頭，遂叫那管獄的官吏帶他去見李慕白，本來李慕白是跟十幾個死

囚囚在一起，這時候那管獄的官吏，早叫手下的獄卒把李慕白提出來，另安置在一間乾淨點的監房中，得祿隔着鐵窗見了李慕白，李慕白在這裏押了幾天，過了兩堂，因為他不但屈認盜案，反倒把與胖盧三結仇的事全都說出來，他說：自己是規矩人，你們作官的不可使了胖盧三的钱，就誣良爲盜。因此堂上打了他兩頓板子，打得他兩股都破了，又加鎖練累身，獄卒虐待，李慕白實在受苦不堪。這兩天除了那個開小酒鋪的史胖子，派了他那個夥計，在獄卒手裏花了些錢，才見了李慕白一面之外，就再沒有旁人來看他，李慕白就盼着德嘯峯快些回京來，他知道了此事，好給自己想辦法，這時忽然有得祿來見他，而且有管獄的官吏陪着，李慕白就暗想：「這是什麼人？」當下得祿隔着鐵窗，向李慕白哈腰笑着說：「我是鐵貝勒府二爺派來的，我們二爺知道李爺這官司很是冤枉，我們二爺先叫我來看看你，叫你放心，別憂慮！我們二爺今天晚上就跟提督大人見面，把你這官司說一說，大概過不了幾天，你就可以出來了！」李慕白聽了，不由一怔，雖然彷彿自己聽說過那鐵貝勒府，但是不知他所說的這個二爺又是誰，遂問道：「你們二爺，我沒見過呀？」得祿說：「李爺雖然沒見過我們二爺，我們二爺却久仰李爺的大名，我們二爺的官諱是叫善弘，人稱小虬髯鐵二爺。」李慕白一聽，才驀然想起，似乎是德嘯峯會向自己說過這小虬髯的大名，此人身居王位，與自己素昧平生，如今肯這模熱心營救自己，這種俠義心腸，着實值得感激，於是便慨然歎道：「多蒙鐵二爺這樣關心我，你回去可對他說，我李慕白是南宮秀才，來京投親謀事，向來心地光明磊落，安分守己，就爲打了惡商胖盧三，才被 he 托了人情，把我押在獄中，要誣我爲

強盜，可是一點憑據也沒有，就是他們打死我，我也不能夠屈招，若鐵二爺能替我昭雪此冤，救我出獄，我對他的大恩，終身不忘。這話也不用細說。我雖沒見過鐵二爺，但也想得出他是一位義氣朋友，你就對他說吧！盡他的心去辦，若能救出我來，我出獄時再去拜謝他，若救不出我來，我雖死也不忘他這個朋友！」得祿連連答應，又問李慕白在外面還有什麼事沒有？李慕白說：「我在此親友很少，外面沒有什麼事！」得祿點頭答應，遂即走了，李慕白這時心裏也覺寬敞了好多，又見監獄的官吏和獄卒，對他也特別和善了，李慕白曉得是鐵小貝勒的人情托到了的緣故，想到權勢的可怕，不禁感歎。又想：只要能夠離開監獄，到鐵貝勒府拜謝完了，自己連表叔也不見，就趕緊離開北京走吧。到了次日，那史胖子酒舖的夥計，也不用另花錢打點，獄卒就放他進來了，那夥計手裏提着個食盒，就說：「李大爺怎麼挪到這間屋子來了，這間屋可比那邊好得多了。」李慕白微笑着道：「反正是監獄，還能好到那裏去！」夥計打開食盒，露出兩碟菜，一壺酒，幾個饅頭，就說：「我們掌櫃子，知道李大爺一定要吃他做的酒菜，所以做了兩樣，叫我給你送來。」李慕白十分感激地說：「你們掌櫃子這樣，真叫我過意不去！」那夥計說：「李大爺你別這麼想：，不要說你跟我們掌櫃子還是好朋友，就是位老主顧，現在遭了事，我們也應當常常來看看！」李慕白微微歎着，隔着鐵窗，把碟子和酒壺，一件一件的接過去。這時看獄的人，也不大防範李慕白，忽然那個夥計悄聲向李慕白說：「那個大一點的饅頭，等沒有人時你再吃！」李慕白聽了，不禁一驚，草草把酒喝完，菜吃畢，贖了兩個饅頭，其中一個就是比較大一點的，然後將酒壺和碟子

又一送，送出鐵窗那夥計就走了，這裏李慕白滿懷着驚疑，待了半天，見鐵窗外沒有人之時，他就悄悄地把那較大的饅頭掰開，只見裏面露出半截鋼錘來，不由驚得面色變了，趕緊把錘抽出藏在地下鋪着的稻草裏，然後坐在稻草上，心說：「史胖子好大膽子呀！他敢在饅頭裏藏起鋼錘，要叫我挫斷了腳鍊越獄，他豈不知我李慕白若想脫鎖越獄，不是易如反掌嗎？不過那樣一來，我就成了大罪不赦的人，永遠休想出頭露面，而且要連累了我的表叔。」想到這裏，只微笑了笑，並不依着史胖子的計畫去辦，不過他又疑到史胖子決不是個平常的買賣人，當下手裏撮弄着地下鋪着的稻草，十分無聊地，又回憶了一會鐵娘的嬌啼和倩笑，不禁由鐵娘又想到俞秀蓮姑娘，因之一陣悲痛又襲在他的心頭，將兩隻手按在腳面上，發愁了半天，此時他真願意永久囚在這牢獄裏，再不到那傷心絕望的世界去了。獄中的白晝特別的短促，外面太陽還沒有落，獄中就黑暗得和夜裏一般了。少時獄卒送來飯給他吃，飯後又過了少時，連鐵窗外都黃昏了，聽得院中一陣鏗練之聲，不知又是提那個死囚，到堂上去審問。李慕白忽然又想：倘若鐵小貝勒托的人情不見效，胖廬三再花上些錢，自己早晚是要被屈定死罪的，難道自己堂堂的年輕人，就這樣冤枉死去麼？因此心裏又想到埋在稻草裏的那把小鋼錘，剛要伸手去摸，忽然一個正大的念頭，又把他攔阻住，李慕白長歎了口氣，倒身在稻草上，蚊蟲圍着他的臉上亂飛亂叫，李慕白也不去理，少時就抱着煩惱憂鬱，沉沉地睡去了。也不知睡了有多大時間，忽然覺得被一個人給推醒，吃了一驚，趕緊坐起身來，睜眼一看，只見獄中黑忽忽地，有一個人坐在自己的身旁，只聽那人低聲說：「走吧！」說着就

要給李慕白卸腳鍊，李慕白又是驚訝，又是生氣，用力把那人一推，怒聲說道：「我不走，我要想走，還等你來救我！」那人站起身來，不住地喘氣，李慕白問道：「你是誰？」那人並不答言，李慕白剛要站起身來，那人恐怕李慕白把他揪住，趕緊開開獄門，跑將出去，李慕白氣忿忿地坐在稻草上，又疑惑自己是作了一個怪夢，這時那個救他的人還沒有走，那人隔着鐵窗，向裏面又問道：「快逃走吧！」李慕白怒聲答道：「你不用管我，我不願意逃走，快把門給我鎖上！」那人無奈，只得一面歎息，一面把獄門照舊鎖上，少時又聽聽的一聲，房上的瓦微微響了幾下，那個人就走了，這裏李慕白又是歎息，又是生氣，少時又帶着鎖睡去了，到了次日，鐵小貝勒也沒派人來，史胖子的夥計也沒給他來送飯，獄卒更沒提他去過堂，李慕白心中十分悶悶，又過了一天，這天忽然鐵掌德嘯峯來了，李慕白隔着鐵窗叫聲：「德大爺，你什麼時候回來的？」德嘯峯滿面愁慘之色，說：「昨天我才回來，聽見了你的事，我今天趕緊來看你，兄弟你別着急，你這件案子決不至定罪，鐵小貝勒爲你出了不少力，聽說提督也答應了，再審問審問，若沒有什麼嫌疑，就能把你放了。」李慕白聽了氣道：「我有什麼嫌疑，他們這兩天就沒叫我過堂，這樣死不死，活不活的，不是欺辱我嗎！」德嘯峯皺眉說：「兄弟，現在到了這個時候，你只好暫時忍氣！據我想：這裏的提督大人，也決定釋放你出去了，不過他還得押你幾天，要不然於他的面子太難看，我又聽說提督欠着胖廬三銀莊裏兩三萬銀子，這回胖廬三托人情又花了幾千，」李慕白更氣道：「難道堂堂的九門提督，還怕胖廬三嗎？」德嘯峯歎道：「你那裏曉得，胖廬三雖說是個商人，可是他的權勢比王候還要大

，告訴你吧！就是現在的幾位中堂，凡是賣官鬻爵的事，都非經胖廬三的手不可，這是沒有法子的事！」李慕白聽了，更氣得臉上發紫，心說：我若出了監獄，非得把胖廬三殺死不可！德嘯峯又說：「現在我們內務府忙得很，我才由東陵回來，聽說又要派我到熱河去，所以我得趕緊給你辦，能夠在兩三天內叫你出獄才好！」李慕白說：「大哥也別爲我的事，耽誤了你的差使！」德嘯峯歎了一聲，說：「兄弟！你我相交雖然不久，可是實如親手足一般。你在獄中我怎能安心遠去，兄弟，我也不跟你多說話了，我現在就到鐵貝勒府見鐵二爺去。李慕白說：「大哥你見了鐵二爺，就說我很感激他！」德嘯峯點頭說：「我一定替你說，鐵二爺最敬重好漢子，有他，你決不能長在這裏吃苦，你放心吧！」說畢，德嘯峯就走了。德嘯峯出了監獄門首，管獄的官吏送他出來，哈着腰說道：「德五老爺你走呀！」德嘯峯說：「我到鐵貝勒府去！管獄的官吏說：「你見着鐵二爺，就替我們說，李慕白在這兒決受不了委曲，不過在監裏睡覺總沒有外頭好，這我們也沒有法子！」德嘯峯說：「我都知道，你們就多關照些吧！」說着上了車就叫福子趕車到安定門內鐵貝勒府，到了府門前，就見那裏已先停着一輛車，德嘯峯認得，却是瘦彌陀黃驥北常坐的車，心中未免納悶，想道：黃四怎麼也往這兒跑呢？遂就進了府門，兩個門上的人向他請安，笑着問道：「德五爺，怎麼老沒見你呀？」德嘯峯說：「我出了趟外差。」又問說：「二爺在不在？」門上的一個人說：「外館的黃四爺來了，我們二爺正跟他在客廳上說話呢。」德嘯峯說：「你給我回一聲，黃四爺也不是外人。」當下那門上的人在前，德嘯峯在後，進了兩重院落，才到了客廳前，德嘯峯在廊下站着等了一

會，那門上的人就進去回了鐵小貝勒，便請德嘯峯進去，德嘯峯到客廳裏一看，瘦彌陀黃驥北果然在座，德嘯峯先向鐵小貝勒請安，又與黃驥北彼此見禮，鐵小貝勒笑着，很和藹地讓德嘯峯在旁邊繡墩上落座，小廝送過茶來，鐵小貝勒就問他幾兒回來的，德嘯峯欠身答道：「我昨天晚五點才進的城。」對面瘦彌陀黃驥北笑着瘦臉笑道：「德五爺的差使，現在當得很紅呀！」德嘯峯說：「咳！紅什麼，不過是窮忙罷了！」鐵小貝勒又問道：「你沒到提督衙門看那李慕白去嗎？」德嘯峯不便說剛從他那裏來！就說：「回頭我打算瞧瞧他去。」鐵小貝勒一指黃驥北說：「我跟驥北正提着這件事呢，本來我與李慕白素不相識，不過聽說此人武藝超羣，而且年輕，所以我一聽說他被胖廬三和徐侍郎所陷，我就派人到衙門獄裏，給他托了人情，又把毛提督給請來，可是老毛那個人十分狡猾，他對我決不認是受了胖廬三的人情，說李慕白確實是有盜匪的嫌疑，不過現在還沒拿着充足的證據，他又說再過幾天，審一審李慕白，若是再沒有人告他，他就可以把他放了，我限定毛提督是半月以內，務必放李慕白出說，可是剛才驥北又對我說，他知道李慕白確是南直隸的大盜，因為在南直隸立足不住，才逃到北京來的，果然這樣，我可也不願意多管了！」德嘯峯一聽，不由嚇得面色改變，趕緊說：「這一定是謠言，李慕白是南宮的秀才，他的表叔那殿臣是刑部主事，並不是沒來歷的人，我敢拿身家擔保他！」說時氣忿忿地用眼睛看着黃驥北，黃驥北却微笑着，說道：「嘯峰，當着二爺，你這話可不是說着玩的！你跟李慕白是怎麼認識的，你們兩人的交情怎麼樣，我也都知道，你當着官差，家裏有妻兒老小，若叫李慕白這麼一個人，把你牽累上，弄得你家破

人亡，那才叫不值得呢！其實這件事跟我也沒相干，不過因為咱們都有交情，我不能不勸勸你！」德嘯峯心裏十分氣忿，也冷笑着說：「李慕白跟我雖然相交不久，但他的爲人我確實敢作保，他除了性情高傲，忍不得氣，因此得罪了幾個人之外，決無犯法的事情，我不怕他牽累我，我敢保他，他這官司完全是冤枉！」黃驥北一聽德嘯峯這話，瘦臉上顯出怒容，冷笑着說：「既然這樣，當着一爺，以後你若弄出什麼麻煩來，可別怨朋友不事先勸告你！」德嘯峯一聽這話，不禁打了個冷戰，心說：黃驥北這不是分明警告我嗎？他要用手段對付我，本來德嘯峯一個內務府當差的，平日不認識多少有權勢的人，而且家道也不過是小康，只因爲鐵沙掌打得不錯，牛性慷慨好交，才得到今日這小小的名聲，可是要與黃驥北鬥起來，他却未免自歎弗如了，當日他不敢拿話再頂黃驥北，心裏却有點恐懼，這時鐵小貝勒在旁看得明白，便勸道：「嘯峯是爲朋友着急，驥北是怕嘯峯跟着連累上，你們都是好心，何必說的這麼僵呀！」黃驥北苦笑道：「二爺說話聖明，剛才嘯峯那意思，彷彿我願意李慕白定死罪似的，其實姓李跟我連認識也不認識！」德嘯峯趕緊又用好話向黃驥北解釋，黃驥北只是冷笑着說：「得啦！完了，完了！咱們誰也別提了！」德嘯峯又與鐵小貝勒談了些閒話，瘦彌陀黃驥北在旁悶悶地坐了一會，他就起身向鐵小貝勒告辭，走了，黃驥北走後，德嘯峯又向鐵小貝勒懇托，並且極力保證李慕白確實是個規矩人，如今之事，實是受胖廬三之害，鐵小貝勒却慷慨地笑着說：「你不用托我，告訴你，就是你不回來，我也不能眼看着李慕白叫他們這夥混蛋，給誣害死了！」德嘯峯一聽鐵小貝勒這句話，心中十分歡喜，又見鐵小貝勒面上似



有怒色，說：「李慕白的事，我全都知道，因為他打了黃驥北和胖廬三，又跟徐侍郎相好的，一個妓女打得很熱，因此胖廬三他們三個人商量好了，花了錢，托了人情，要把李慕白置之死地，所以他們聽說我照顧李慕白，黃驥北今天就到這裏來，勸我不要管這件事，我若是賭氣的話，立刻叫輛車，把李慕白由監裏接到我這裏來，他們誰敢攔我！」德嘯峯一聽，真恨不得跌小貝勒就照着這句話去辦，又聽小貝勒說：「不過我不願讓人說我憑仗着貝勒的勢力，無法無天罷了，李慕白年輕人，在監裏多住兩天不要緊，也可以磨一磨他的傲性，過幾天我一定叫他出來，並且還要光明正大的出來！」德嘯峯見小貝勒對李慕白的事，這樣滿應滿許，心裏完全放下了，趕緊請安道謝，又坐了一會，便告辭辭府，坐上車又到提督衙門監獄裏，把小貝勒所說的話，全都告訴了李慕白，叫他放心，不過爲免得叫李慕白生氣之故，沒把黃驥北也在其中陷害他的事說出，安慰了李慕白一番，德嘯峯坐着車就走了，少時回到了東四牌樓三條胡同自家門首，下了車進門，就見門房的僕人迎上來說：「老爺，剛才有一兩個人來找你，我說你出去了，沒在家，他們說叫你再來。」德嘯峯聽了一聽，趕緊問說：「你沒問他們姓什麼嗎？找我有什麼事？」那僕人說：「他們沒說找老爺有什麼事，他們就說姓馮，是前門外打磨廠春源標店的。」德嘯峯一聽，不由臉上嚇得又變了顏色。德嘯峯回到自己的臥室裏，不住心驚肉跳，喝了一碗茶，就想：不用說：今天找自己來的，一定是金刀馮茂，花槍馮隆那兄弟了！金刀馮茂兄弟被李慕白給打了，他們氣不出，可又惹不起李慕白，現在李慕白被押在獄裏，他們沒的可怕了，又要找我報仇來了！自己的武藝，如何能敵得了

他兄弟呢？因此急得頭上出汗，愁得眉頭皺在一起，忽然又想：李慕白押在獄裏也有好幾天了，他們爲什麼早也不找我來，晚也不找我來，單單等我回來的第二天，立刻就來找我呢？想了半天，忽然明白了，這一定是黃驥北胖盧三兩人，知道我回來了，怕我營救李慕白，所以才一面去勸鐵小貝勒不要管李慕白的閒事，一面使出金刀馮茂兄弟來，叫他們纏住我，這樣一想，覺得黃驥北與胖盧三的手段真是毒狠，李慕白不該得罪了這兩個兇手！現在幸虧有鐵小貝勒，仗義出頭來援救他，若換個別人，縱使看着不平，可也莫能爲力，因又想今天在鐵貝勒府，瘦彌陀黃驥北對自己所說的那些話，想起來真是可怕！黃驥北那人表面是跟菩薩一般，其實背地裏他什麼事都做得出來，德嘯峰這麼一想，真是不寒自慄，就叫跟班的壽兒出去告訴門房，說是凡是找我的人，創出至親好友，一概說我沒在家，壽兒，傳出話去，他心裏還想着，他老爺是才從東陵回來，需要歇息幾天，所以才拒見賓客，可是又見他們老爺的神色有些異樣，可也不便問，晚間伺候他們老爺吃飯的時候，只見德嘯峯手拿着筷子不住的發怔，飯還沒有吃完，忽然門上的僕人又進來，面上帶着氣忿的樣子，說：「回老爺，剛才那兩個姓馮的又來了，我說你沒在家，他們還不信，跟我發了半天橫，才算走了。」德嘯峯一聽，嚇得連飯都吃不下去了，趕緊問說：「他們沒說什麼時候再來？」那僕人說：「他們沒說，大概也許不來了。」德嘯峯又問：「你沒看見他們手裏拿着兵刃沒有？」那僕人見他們老爺這話問得奇怪，便怔了怔，搖頭說：「兩人都空着手，什麼也沒拿着。」德嘯峯就想：大概他們不僅是兩個人，還有人在外面等着他們，給他們拿着雙刀花槍呢。遂就點頭向那僕人說：

對啦，無論什麼人來，你都說我沒在家，他們要是發橫，你也忍着點氣，不用理他們，因為我才從外面回來，得歇幾天，實在沒有工夫跟人應酬。那僕人連聲答應，就轉身出屋去了。

## 第十七回

暫避鋒鏑德五逃塞北  
相商密計冒六引風濤

德嘯峯吃完了飯，回到臥室裏，一面抽着水煙，一面說道：「我這差使簡直的不好幹，這不是才由東陵回來嗎，大概一兩天又得派我上熱河去！」德大奶奶說：「你今兒早晨不是說，熱河的差使並不急嗎，還不一定派你不派你了，」德嘯峯說：「我昨兒聽說是那樣子，可是今天聽說又變了，大概還非派我不可，並且一兩天內就得動身，其實這種外差，很有些好處，別人都爭着幹，可是我却不愿意出外，因為咱們家裏的人口太少，我走了，總不能放心。」德大奶奶說：「得啦，你不在家，我們關着門過日子，才又清靜又太平呢，你一在家，什麼李慕白呀，侯七，黃六，天天找你來，你走了他們連影兒也不見了。」德嘯峯笑道：「這樣說我還是好走了好啊！」因此決定了主意，日內就離開北京，避一避黃驢北和金刀馮茂的鋒鏑，德大奶奶却不知他丈夫心裏的事，只想着越是丈夫的差使當得紅，越是他自己的光彩，當晚德嘯峯因為恐怕那金刀馮茂兄弟踰房越脊的找他來，所以把門戶關得特別嚴緊，一夜也沒睡好，幸喜沒有什麼事情發生，到了次日一清早，他可發了愁了，本想今天要一天不出門，可是內務府堂上却不能不上班去，沒有法子只得一橫心，盥洗完畢，換好官衣，照例地這時候福子已把車套好，德嘯峯帶着跟班的壽兒出門上車，這時朝陽纔吐，曉風中已有些秋意

，德嘯峯的騾車穿過金魚胡同，要進東華門入大內，不想才走到東安門大街，忽見一人迎着車走，叫道：「德五老爺，你的車停一停，我有兩句話跟你說！」趕車的福子一見這人是銀庫上當小差使的佟三，當下把車止住，壽兒跳下車去，德嘯峯從車上探出頭來，問道：「佟爺有什麼事？」那佟三臉上帶着驚慌之色，走近車來，向德嘯峯悄聲說：「德五老爺，你遠個遠兒進神午門吧！黃驥北派了花鶴鷹劉九，鐵脖子姜三，還有幾個地痞光棍，都拿着鞭子，在東華門等着要打你呢！」德嘯峯一聽，不由嚇得臉上變色，可是又不願在佟三的眼前示弱，就發氣道：「好啊！他們敢找尋我，我倒要鬥一鬥他們！」說着就叫福子趕車迎上那羣地痞去，佟三趕緊攔住，勸說：「德五老爺，這口氣你可賭不得，你就是會打鐵沙掌，可敵不過他們的人多，不用說別的，倘若他們把你的臉抓破了，你就不能當差事了！」德嘯峯一聽，坐在車裏生了半天氣，就點頭說：「那麼我就遠個遠，進神午門吧！」又說：「謝謝你！」當下壽兒又跨上車轅，並把車簾放下，車就遠後門進神午門去了，當日德嘯峯到了內務府堂上，就去見堂官，說是請把熱河那件差事派他去，堂官說：「嘯峯，你剛從東陵回來，怪累的，這件差事我還是叫別人去吧！」德嘯峯說：「我倒不是爭這個差事，是因爲我有一家至親，在延慶有點地畝的糾紛，堂官若派我去，我明天就起身，先到熱河，然後再到延慶，這樣有一個多月，我就把官事私事辦完了。」堂官一聽他還有私事，要順便去辦理，就把這件差事派給他了，因爲這件官差辦完之後，至少能贖幾百銀子，旁人就都有點不平，彼此私下說：「德五他的家當也夠啦，何必還要搶這個差事呢？」德嘯峯領了文書，就去見上駟

院的人，跟他們借兩匹好馬，今天晚上給他送到家裏去，他已決定明天起身，就想把李慕白的事，完全托付鐵小貝勒去辦，於是坐車到了鐵貝勒府，不想今天這府裏來了兩位王爺，鐵小貝勒正陪着談話呢！德嘯峯就托付門上的人給回進去，就說自己明天要奉官差往熱河去，現在特來給貝勒爺辭行，門上的人去了一會，就出來，說：「二爺說今天忙，不接見你了，又說二爺昨天又見着了九門提督，提督說：再有四五天，就可以把那李慕白放出來了。」德嘯峯聽了甚喜，當即辭了鐵貝勒府，又到提督衙門監獄裏，去見李慕白，見了李慕白，就說鐵小貝勒親自聽這裏提督說，四五天內就可以放你出獄，李慕白點頭說：「我已知道了，今天早晨鐵小貝勒派人來看我，告訴我這話，爲是叫我放心。」德嘯峯聽了，不由感歎道：「這位小虬髯二爺，對你真是不錯，將來你真不可忘了他的好處！」又說：「兄弟，咱們真是緣淺——現在堂上又派我到熱河去，明天就得起身！」李慕白聽了，也露出惋惜之意，就說：「大哥既然因爲官事要走，那就不可就誤，好在我這裏出獄有期，大哥也不必再想念我了！」德嘯峯不能把瘦彌陀黃驥北和馮家兄弟逼迫自己，才趕緊離開的事向他說出，因爲怕李慕白一聽說了，過幾天他出獄了，又去惹事，遂嘆了口氣，說：「兄弟你出獄之後，見鐵小貝勒去道謝也不必在北京多住了，我這次打算順便到延慶，看一看那裏全興標店的神槍楊健堂，因爲楊健堂當年在北京時，與我的交情，就彷彿咱們兩個人一樣，真是不分彼此。」李慕白聽德嘯峯提到神槍楊健堂，就想起在數月以前，自己走在居庸關山路上，遇見的那幾輛標車，遂說：「神槍楊健堂這個人，我知道他！」德嘯峯說：「我想他也必曉得你的名氣，你不如

出獄之後，就到他那裏去，你我兄弟就在那裏見面，我還有事要托你辦呢！」李慕白點頭說：「好吧，我一定去。」當下二人分別，德嘯峯又送了管獄的幾兩銀子，就離了提督衙門監獄，回家去了，到了家中，下午並未出門，少時上駙院派人給送來兩匹馬，德嘯峯看了很好，就命僕人牽到車房裏，當日馮家兄弟也沒再找來，不過跟班兒的壽兒由外面回來，說是他看見花鶴鷹劉九，帶着幾個地痞，在胡同口外亂轉，德嘯峯冷笑道：「不用管他！」心裏這時却不怕了，暗想道：黃驥北這幾天我德嘯峯算是怕你，等我明天離京，到延慶找着神槍楊健堂，然後李慕白出獄再到那裏去，那時我們再想法子對付你！當夜德嘯峯謹慎地過了一夜，到了次日一清早，德嘯峯收拾好了輕便的包裹，並帶上一口單刀，他就叫壽兒把兩匹馬備好，然後囑咐他妻子和僕人們，要居家謹慎，並說自己大約有一個月就回來，當下帶着壽兒，主僕出門上馬，順着清晨的大街走去，路上遇見了熟人，德嘯峯只在馬上抱拳，並不多說話，少時出了德勝門，德嘯峯的心裏却痛快了，便回首向壽兒笑道：「你向來沒跟我出過遠門，這回我帶你到口外闖練闖練去，俗語說：在家千日好，出外一時難，可是久走江湖的人，講究在外面一點委曲也不受，你知道我爲什麼才由東陵回來！就趕忙的往熱河去？告訴你，是因爲黃驥北這兩天正跟我作對，我犯不上在北京城裏跟他嘔氣，現在咱們走出了城圈子，可就誰也不怕了，有能耐他黃四追上我來，打了他咱們馬上一走，他打了咱們，咱們爬起身來再幹，誰怕誰？壽兒，在路上學着機靈一點，遇見事不要畏首畏尾的，你沒看見嗎，我帶着刀啦，十個八個的人要與咱作對，還不至於怕他們！」德嘯峯說這些話時，洋洋得意，膽氣

倍增，壽兒心裏就有點害怕，暗想：這路上恐怕要出事！這時已走了四五里，前面就是土城，這土城乃是遼時幽州城池的遺跡，現在已頽圯不堪，上面生了許多樹木和亂草，德嘯峯應當由土城西邊走過去，才是北上的大道，不料才走到土城下，忽見從上面劈劈拍拍扔下許多磚頭和石塊來，德嘯峯大吃一驚，趕緊撥馬跑到一旁，壽兒的頭上却挨了一磚頭，幸虧戴着小帽，要不然早就把頭打破了，他噤了一聲，趕緊跳下馬去，這時土城上跑下來幾個人，有光勝子的，有披小褂的，全都手提着單刀木棍等等，個個兇眉惡眼，都彷彿要拚命的樣子，德嘯峯此時已下了馬，把鋼刀抽出來，本來想着來者大概是金刀馮茂的一幫人，雖然明知自己決不是他們的對手，可是事到緊急，也不能不跟他們拚一拚了，不想抬頭一看，見那爲首的却是東北城的著名地痞花鵝劉九，德嘯峯當時放了心，暗笑道：瘦彌陀黃驥北若能請來金刀馮茂在這兒劫我，我倒許怕他三分，現在這幾個地痞算得了什麼，我鐵掌德嘯峯難道還能在他們的手下吃虧嗎？當下橫刀上前，怒喝道：「劉九，你不要命啦！」劉九自恃有兩膀的力氣，又會些武藝，今天跟着他又十幾個人，那把德嘯峯放在眼裏，就提着一桿三節棍，橫眉立目地向德嘯峯說：「姓德的，趁早爬在地下叫我們打一頓，你要敢還手，你可四邊看一看，這兒可沒有人，我們要把你的命要了，都沒給你喊冤去。」德嘯峯罵道：「渾蛋，你們要當強盜嗎？我現在是奉內務府堂上之命，去辦官事的，你們要劫我，就算打劫官差，你們知道打劫官差是什麼罪過嗎？只要你們不要腦袋，就過來，我姓德的決不怕你們！」他拿官差的名號這麼一嚇唬，不料真把那十幾個地痞給嚇住了，不由全都瞪着眼，你望着我，我

望着你，壽兒這時也壯起膽子來，上前拉住德嘯峯說：「老爺，你也犯不上跟他們生氣，你騎上馬，咱們叫官人去得啦！」壽兒這話一說出，把那十幾個人越發嚇得面如土色，有一個名叫張六的，就上前向德嘯峯請安央求說：「得啦，德五爺，你高抬貴手，饒我們這一次吧！我們原不敢招你生氣，這都是瘦彌陀黃四爺叫我們來的！」德嘯峯罵道：「黃驥北知道我今天辦官差去，叫你們來這兒劫我，你們就真持刀動杖跟強盜一般地向我打劫，我真把官人找來，把你們捉了去砍頭，難道黃驥北還能替你們去死嗎？」那張六聽了，又趕緊請安，說：「德五爺你不知道平日我們都受過黃四爺的好處，沒錢花時人家給們我錢花，沒飯吃時人家給我們飯吃，爹媽死了人家給棺材，娶妻子也花的是人家的錢，現在人家叫我們辦點事，難道就不給人家捨命去幹嗎？」德嘯峯聽了，不禁冷笑，說道：「原來黃驥北一向行善施捨，都爲是買了你們，到時候給他賣命呀？我看你們也都怪可憐的！我也不跟你們計較了，你們走吧，回去告訴黃驥北，就說我這次並非專到熱河，却是先到延慶去，他若不服氣，叫他到延慶找我去！」說畢，叫壽兒把馬拉過，將鋼刀入鞘，就板鞍上馬，又回頭向那劉九張六等人說道：「你們還不快滾！」說畢，德嘯峯就帶着壽兒洋洋得意地順着大道往北去了。那十幾個地痞，夾着刀，扛着棍，個個垂頭喪氣，往城裏走去，張六就抱怨劉九，說：「你不該就怔叫大夥下土城去截，他那不成了強盜了嗎？幸虧他今天沒跟咱們計較，要不然他賴上咱們劫官差，咱們都得綁到菜市口砍頭去！」又有一個人說：「本來麼，德嘯峯也是東城叫字號的人，那是好惹的？黃四爺派咱們的時候，咱們就不應該答應他！」花鶴鷹劉九，本來就覺得



今天這根頭栽的可以，而且想起來還真後怕，如今一見大家都這樣抱怨他，他不由連連蹙脚，咳嗽嘆氣地說：「得啦，衆位哥兒們，今兒算是我荒唐，把你們請來跟着我栽跟頭，可是我敢起誓，我要知道德嘯峯他現在是辦官差去，黃四爺就是應得給我房子地，還給我娶媳婦，我也不敢來！」別的人聽了也笑了，於是進了安定門，花鶴鷹劉九叫衆人在茶館等着他，他獨自到北新橋黃驥北的家中去回覆，門上的人叫他在門口影壁後頭蹲着等候，回將進去，少時有黃驥北的大管家牛頭郝三，出門來見着劉九，就把他叫到門房裏，問他把德嘯峯打得怎麼樣？花鶴鷹劉九滿心的委屈，向郝三請安道：「三叔你告訴四爺，叫我當孫子都行，要叫我打德嘯峯去，那就先打我吧，我決不管啦，剛才我找了十幾個人，在德勝門土城等着，不錯，倒是等着德嘯峯啦，可是你猜怎麼着，德嘯峯人家一點也不怕，他說他現在是辦官差去，我們是劫官差的強盜，說着就要去叫官人，好勁，我們打不了人家幾根子，再叫官人抓了去，把十幾個人的腦袋丟了，就是我們的命不值錢吧？可也犯不上就這麼死了啊！」牛頭郝三聽了，不由氣得罵道：「簡直你們都是飯桶！」花鶴鷹劉九說：「由你罵，反正這件差事我們當不了，得啦，我們十幾個人一黑早就出城，在土城蹲了半天，也怪不容易的，現在他們都在茶館等着我啦，無論怎麼着，你得賞幾個錢，我請他們吃一頓爛肉麵！」郝三罵道：「你們把事情沒辦好，還跟我耍賞錢，別不要臉啦！」說着把劉九往外一推，繃着臉說：「滾吧，以後四爺再也用不着你了！」劉九被郝三一推，幾乎把腦袋撞在牆上，劉九不由急了，把嘴一撇要耍他的無賴，這時忽聽旁邊有個僕人說：「四爺出來了！」郝三向窗外一看，只見他們

主人瘦彌陀黃驥北，帶着年輕的僕人順子，由裏面大搖大擺地走出來，郝三趕緊迎出去低聲向黃驥北說了幾句，這裏花鵲鷹劉九也老實了，他提着心，恐怕郝三給他說壞話，可是只見黃驥北的臉上並無怒色，他只發了一會怔，就進門房來，劉九趕緊上前請安，結結巴巴地要說話，黃驥北擺手說：「不要說了，我都知道了，德嘯峯他知道你們是我派去嗎？」劉九皺着眉說：「他怎麼不知道啊！他還叫我告訴你，說你要是不服氣，可以到延慶去找他！」黃驥北一聽這話，面上才現出怒色，微微冷笑了一笑，便點頭，什麼話也不說，由身邊摸出一張錢票來，遞給劉九，說：「你喝茶去吧」，劉九伸手接過了錢，臉上倒羞得紅了。就說：「四爺，事情沒給你辦成，你倒賞給我們……」黃驥北不等他說完，轉身就出了門房，此時外面的車已套好，黃驥北帶着順子上了車，就說：「到提督衙門去！」當下車輪一響就走了，黃驥北在車裏，才氣得喘了幾口氣，暗恨道：好一個德嘯峯，你真算會唬人就得了，你現在打着個官差的幌子，逃出了北京，明知在本地你惹不起我，你却到延慶找神槍楊健堂去對付我，難道我就真怕了你嗎？又想：不好，李慕白有鐵小貝勒給他打點着，恐怕不久就要出獄，那個人要出了獄，才算給德嘯峯添了膀臂呢！想了一會，不覺車就到了九門提督衙門，黃驥北先叫順子下車，遞進一張名帖去，待了一會，順子就同着官人到車前，那官人先給黃驥北請安，說：「我們大人請黃四爺！」黃驥北下了車，帶着順子，隨着那官人到了衙內花廳，略坐了一會，提督毛得袞穿着官衣接見黃驥北，黃驥北就說：「大哥，我找你來沒有別的事，還是那個李慕白，無論怎麼着，你得替我把他收拾了，要不然他一出來，我跟胖盧三休想好好過

日子！」毛提督一聽他這話，就皺了半天眉，彷彿十分爲難的樣子，說：「昨天胖廬三來了，他也是爲這件事，可是我也跟他說了，這件事我真沒有法子！第一，沒有證據，第二有鐵小貝勒在裏頭護庇着他，依着鐵小貝勒叫我在初十以前，就得把人放出去！」黃驥北說：「你不會想個法子把鐵小貝勒推脫過去嗎？」毛提督皺眉嘆氣道：「那怎能推脫得過去？鐵小貝勒對於李慕白這案子，比咱們還清楚呢，不用說別的，就假如李慕白現在獄裏得病死了，我這個提督就坐不住！」黃驥北見毛提督把話說到這裏，就覺得自己再說別的話，也是沒有用，遂就點頭說：「既然這樣，那就由着你辦吧！我走了，」毛提督見黃驥北臉上帶着不悅之色，就有點着急，因爲他也欠着黃驥北幾千兩銀子，而且有些短處都在黃驥北的手裏拿着，要把他招得翻了臉，自己也是吃不住，於是就說：「我看暫且再押他幾天，你見着胖廬三你們再商量。」黃驥北冷笑道：「多押他幾天也沒用！」當下起身就走，帶着順子出了衙門，站着發了一會怔，忽然他又往衙門的旁門走去，這個旁門就通着監獄，黃驥北一進去，管獄的官吏就向他請安，笑着問道：「黃四爺，你今天怎麼這麼閒在？」黃驥北微笑着點了點頭，說：「我看看在你們這裏押着的李慕白，」管獄的官吏趕緊說：「我帶着四爺去！」當時黃驥北同着管獄官到了李慕白的監房前，黃驥北一看李慕白的精神很好，帶着的鎖也不重，不禁心裏發恨，面上却做出悲憫懇切之色，說道：「兄弟，我聽人說你押在監獄了，我起先還不信，因爲知道你平日是個規矩人，決不至如此，昨天我見着嘯峯，他才說你是被人給陷害了，所以我才來看看你，剛才我見了提督，他說你這案子不要緊，過兩天也就放出來了，」李慕

白見黃驥北態度這樣的懇切，不由也很受感動，說：「多謝黃四哥這樣關心我，我現在這裏倒受不了多少苦，只是氣得很，那胖盧三因為我打過他，他就使出這樣的毒惡手段來，要陷害我的性命，等我出了獄，非要報仇不可！」黃驥北一聽，不由心裏打了一個冷戰，故意很同情李慕白，也忿忿地說：「胖盧三那個人，實在好險無比，仗着他有錢，什麼事都做，我跟他也有很大的仇恨，兄弟，等你出獄之後，我再詳細告訴你，要不是我在北京城熟人多，又有点名氣，也就早被他給陷害了，一向我只是躲避他的鋒鏑，不敢跟他鬥氣，因為他那個人實在不好惹，我勸兄弟你出獄之後，不要再去找他，將來遇着機會，再爲報仇！」李慕白一聽瘦彌陀黃驥北也這樣怕那胖盧三，不由更是氣憤，勉強忍耐着點頭說：「出獄之後，我也未必去找他，不過我想離開北京，因爲我也無顏再在此地居住了！」黃驥北一聽，心裏却盤算着，不知道李慕白出獄之後，是要往那裏去，又想：別是德嘯峯也叫他到延慶去，與那神槍楊健堂勾結在一起要對付我吧？因就說道：「德嘯峯他走得這麼急，可真不對，你跟他至好的朋友，你現在獄中，他既從東陵回來了，就應該多照應照應你，想不到他回來還不到四五天，就急忙忙的走了，倘若你這官司若再生了枝節，那可怎辦呀？他走的時候也真放心，可是未免太薄情了些！」李慕白搖頭道：「不，我知道德嘯峯是因爲派下了差事，他不能不趕往熱河去，臨走之前，他還到我這裏來過，說是鐵小貝勒告訴他，四五日內我就可出獄，所以他才放心走的，我豈能錯怪了朋友！」黃驥北聽李慕白這樣一說，他自然不能再說別的話了，只是點了點頭，又問李慕白還需要什么東西，他說可以給送來，李慕白却說：「我在獄裏

，什麼也用不着，四哥也不要費心了，四哥今天來看我，我就感激不盡了！」黃驥北連說：「咱們弟兄，你何必還客氣？」當下又談了幾句話，黃驥北就走了，他出了監獄門首，順子問說：「四爺，還上別處去嗎？」黃驥北今天本來要到銀槍將軍邱廣超那裏去，可是又想：邱廣超那個人最不好多管閒事，除非人欺負到他的頭上，又因爲那天李慕白打敗金刀馮茂之時，他家的教拳師傅秦振元，曾在旁觀看，回去把李慕白說得跟天神一般，所以邱廣超對李慕白也十分欽佩，自己若去找他，叫他幫助自己對付李慕白，那他不但不肯，還許要把自己教訓一頓，坐在車裏，皺着眉頭，發了半天怔，驀然想起一個主意來，就向趕車的說：「到打磨廠去，快些走！」他那僕人順子心裏明白，知道他們四爺是又到春源標店找那馮家兄弟去，原來瘦彌陀黃驥北早先與春源標店的馮家兄弟並無來往，自從金刀馮茂敗在李慕白手裏之後，他才極力與馮家兄弟結交，雖然那馮家兄弟之中傑出的人材金刀馮茂，自比武失敗之後，他棄絕江湖，當日就離開北京走了，可是那鐵棍馮懷，花槍馮隆，還啣恨着德嘯峯李慕白二人，必要尋得機會，以報昔日打傷之仇，這些日瘦彌陀把他們聯絡得很好，所以德嘯峯一從東陵回來，瘦彌陀黃驥北就使出他們兄弟，天天到德家去找德嘯峯，結果把德嘯峯嚇得不敢在北京居住，今天黃驥北來到這裏，就爲的是想要叫馮懷馮隆兄弟，招集北京各標店內所有的標頭，以便共同對付德嘯峯和李慕白，可是不想他一來到這裏，見着馮家兄弟，把他的來意悄悄說明，馮隆第一個搖頭，說：「這件事不好辦！」黃驥北面上立刻變了顏色，趕緊補充着說：「我並不說明我是對付德嘯峯和李慕白，我不過是要叫你給我介紹幾個朋友

，我想憑我黃驥北這點名聲，他們也不至於不願結交我吧！」馮隆笑道：「自然你瘦癩陀的大名是沒有人不知道的，不過你平日不同他們來往，如今忽然又叫我給你引見標行朋友，他們豈不要生疑嗎？再說，現在北京標行裏這些人，自從賽呂布魏鳳翔走了之後，連一個出色的英雄也沒有，如何能敵得過李慕白呢？」黃驥北一聽，這個想頭又算完了，不由皺着眉，發了半天怔，馮懷在旁問道：「李慕白真是要出獄了麼？」黃驥北說：「我剛才見了九門提督，提督親自對我說的，這還能是假話？有小虬髯鐵小貝勒在其中給他打點，就是提督也不敢不給他！」說到這裏，嘆了口氣，又說：「我的事瞞不了你們兄弟，我所以跟李慕白作對之故，並不是專爲我自己報那一拳之仇，却是爲北京城的衆朋友們打算，自從德嘯峯架來這麼一個李慕白，打了我打了你們兄弟，又打了胖廬三，簡直是橫行一世，誰也惹不起他了，若叫這李慕白在北京住長了，咱們兄弟是永遠不能抬頭了！」馮懷馮隆兄弟一聽，不由也怒氣填胸，齊說：「黃四哥說的很對，有這李慕白，我們都不能在北京混了！」黃驥北說：「只是這一個李慕白，簡直是想不出誰能夠敵得過他，德嘯峰倒容易對付。」三個人正在屋裏說話，煩悶得一點辦法沒有，這時忽隔窗看見外面來了一人，拍着簷下的兵器架子說：「你看你們這刀槍都長了銹啦，也不擦一擦，這還像什麼保標的！」馮懷一看，原是四海標店的標頭寶嶷，剛要說：「屋裏有人，你先請東屋坐，」那寶嶷已然走進屋來了，他一見黃驥北，就抱拳說：「喝！瘦癩陀黃四爺的大駕，怎麼到這兒來了！」黃驥北站起身，見此人生得鼠眉蛇眼，腦門上一塊刀疤，兩個扇風耳朵，一臉的壞氣，想不起這人如何會認得自己，便笑着問道

：「這位老兄貴姓，我眼拙得很！」冒寶崐笑着說：「我常在銀槍邱小侯府上看見黃四爺，可是咱們並沒說過話，小弟名叫冒寶崐，就在這東邊四海標店。」黃驥北驀然想起，邱廣超府上的教拳師傅秦振元，曾對自己說過，四海標店有一個冒寶崐，此人高來高去的工夫極好，當下就說：「久仰，久仰；冒老兄，請坐，請坐！」冒寶崐一點也不客氣，就坐在黃驥北的對面，拿起桌上的茶壺就倒茶喝，馮懷馮隆全都斜着眼睛看他黃驥北跟冒寶崐寒暄幾句，冒寶崐也並不答言，驀然他問道：「黃四爺，李慕白快要出獄了，你知道嗎？」黃驥北吃了一驚，心說：他怎麼也知道此事？於是便裝作胡塗，搖頭說：「我沒聽說，也因為我跟李慕白不大深交，所以對他的官司沒去打點，冒寶崐點了點頭，又倒了一杯茶喝，旁邊馮懷馮隆剛要和他說閒話忽然冒寶崐嘆喲的笑了笑，說：「黃四爺咱們二人雖然是初次見面，可是你老哥的說話太不實在了，現在北交城的人，只要是知道李慕白的人，誰不曉得李慕白這擋子官司，是你老哥和胖盧三使的手腕兒呢？」黃驥北一聽冒寶崐說出這話，嚇得他的臉色更黃了，本來他正私自慶幸，剛才在監獄裏，看那情形，儘嚇唬還沒把自己的一切手段告訴李慕白，現在一聽，敢情自己陷害李慕白的事，已弄得任何人都知道了，將來李慕白出獄之後，若聽說此事，立刻就能夠提着寶劍找自己去！這樣想着，不由發了半天怔，旁邊馮家兄弟也不勝驚訝，冒寶崐却看出自己猜對了黃驥北的隱私，就微笑了笑，說：「黃四爺，你別瞞着我，我這兩天聽說李慕白要出獄，正替你提着心呢，所以今天我一看見你的車停在這門前，我就趕緊見你來了，據我看，現在有鐵小貝勒護庇着李慕白，李慕白不但就要出獄，並且更要沒人敢惹他

了，他那人又心高量狹，出獄之後，必然要設法報仇，第一個他要找胖盧三第二個就得找黃四爺，我可並不是小瞧你黃四爺，若真李慕白拿着寶劍找到你府上去，我看你老哥也必然無法敵擋他！」黃驥北一聽冒寶崐這話，不由又是着急，又是慚愧，便紅着臉說：「我的工夫全都擱下了，自然敵不過李慕白！」冒寶崐又說：「我早先還以為李慕白是個無名的人，前些日由我家鄉鉅鹿縣來了一個朋友，提說起來，原來李慕白却是直隸省已故的老俠客紀廣傑的徒弟，怪不得他的武藝那樣高強呢，據我看，現在咱們北京城要找出一個能敵得過李慕白的人，恐怕還沒有，黃四爺你跟邱小侯爺，兩人才戰敗一個賽呂布魏鳳翔，可是聽說李慕白在沙河城，略略交手，他就把魏鳳翔給刺傷了，所以我想要想制服着他，非得在外面請人去不可！」馮隆在旁說：「你說請誰，我四哥在直隸省可稱頭一條好漢，連他都不行，還有誰能制服李慕白？冒寶崐撇着嘴笑道：「自然有人，你知道河南的著名好漢吞舟魚苗振山嗎？苗振山的外甥金槍張玉瑾，更是赫赫有名，若能把那兩個人請到北京，不用動手，就得把李慕白嚇跑。」黃驥北在旁聽得，不覺出神，就說：「苗振山和張玉瑾的大名，我倒久仰得很，可是咱們與他二位素不相識，怎能由河南把人家請來！」冒寶崐說：「要辦自然容易，苗振山與我的交情最厚，三年前我還到河南駐馬店去看他，我要去請他，准行，他若一來，自然也要把他的外甥金槍張玉瑾叫上作伴。」黃驥北搖頭說：「他跟我們素無往來與李慕白又無仇恨，豈能走這麼遠的路，為咱們辦事？」馮懷馮隆也搖頭說：「恐怕不容易把他請來！」冒寶崐却微笑着，彷彿他有絕對的把握似的，又喝了一碗茶，就說：「只要黃四爺肯寫一封邀請的信，



再送他些路費，我管包不出一個月，他准能來到北京，若請不來他，我就沒有臉再在四海標店保標了！」黃驥北見冒寶崐說話這樣擔保，他不由吃驚，暗想：看不起這個冒寶崐，莫非他真與吞舟魚苗振山金槍張玉瑾是至好嗎？果然真能把這二人請來，必能把李慕白打敗，就是自己花上些錢也不要緊。於是心裏很喜歡，就要問冒寶崐需要多少路費，這時花槍馮隆却說：「冒老六，淨憑你嘴說不行，你得拿出個憑據來，叫我們知道苗振山爲什麼這麼聽你的話，我們才能相信。」冒寶崐一聽似乎有些牛氣，就冷笑說：「其實我也是多管閒事，姓李的又跟我無仇無恨，我何必跑那麼遠，請來人跟他作對，不過你們不信我能夠把苗振山請來，可未免太瞧不起我，告訴你們實話吧，苗振山那個人性情兇暴，不重朋友，而且他又是個財主，無論什麼交情，多少銀兩，也請不來他，可是現在北京城內有一件事，這件事跟李慕白也有關，只要我把此事向他一說，他一定立刻就到北京來！」黃驥北跟馮家兄弟一聽此言，趕緊就問是什麼事？「冒寶崐却笑着說：『這話要說起來可長了！』遂又伸手要去倒茶，馮隆趕緊把茶壺拿起，給他倒了一碗，冒寶崐就一面喝茶一面說道：『吞舟魚苗振山那個人，武藝確實高強，這些年來他什麼事也不作，每年只出外一趟，有幾個山上的強盜，把劫來的金銀財物，揀那最好的給他留着，等到他來時孝敬他，倘若不這樣辦，他就能夠幫助官兵將山寨剿滅，他也不算官，也不算盜，只仗着他那身武藝，和他那百發百中的鋼鏢，居然發財鉅萬，算是駐馬店第一家財主了，這老頭子今年也五二多了，可是養着十幾個小婆子，全都是二十來歲，個個跟天仙一般，當他小婆子的也不容易，只要招惱了他，或是跟年輕的男人說

了話，叫他起了疑心，那就非得被他用皮鞭子抽死不可，抽死的也不只一個了，前三年我去看他時，正趕他得了病，不能下牀見客，可是他對我很好，便把我叫進內宅去，陪着他談說些江湖的事情，叫他那些小婆子伺候我，真是一點也不迴避，大概苗振山也知道，像我這樣樣兒決不能把他的小婆子拐走。」說得黃驥北不由也笑了，旁邊鐵棍馮懷聽得不耐煩，就說：「你倒是快些說呀！到底是怎麼回事，莫非那李慕白，把苗振山的小婆子給拐跑了嗎？」冒寶峴翻了半天小眼睛，回想着苗振山那些迷人的小婆子，然後又喝了一口茶，就說道：「其中有一個小婆子長的最爲出色，簡直比畫兒上的美人還俊俏，就是走江湖把戲的老謝七的女兒，老謝七把他這女兒看成寶貝，有許多有錢的人要娶她，那老謝七全都不答應，後來可被苗振山給竊佔到手裏了，倒還很是寵愛，可是老謝七到底不甘心，有一回趁着苗振山不備，他把他的女兒拐出來，要想逃走，可是沒走了多遠，就被苗振山給追上，一頓亂棍，把老謝七給打死了，把他的老婆女兒全都抓回，那謝姑娘也真有點本事，抓回去之後，她就給苗振山足一灌米湯，把老苗哄得消了氣，安分順從地又過一年多，到底那謝姑娘趁着苗振山出外之時，跟着他母親又逃走了，聽說苗振山後來回家，知道他跑了，氣的不得了，各處派人抓他，可是到底也沒抓着，苗振山至今只要一想起來，就要大罵，說是早晚非得把那淫婦抓回來打死不可，這些事我都是去年聽人說的，可是今年，就是前半個月，我忽然把那謝七的女兒找出來了，原來他逃到北京混事來了，起了個花名叫作翠織，就在韓家潭寶華小班，並且聽說李慕跟他混得很熟！」黃驥北一聽，不由驚訝，趕緊說：「原來寶華班的那個翠織，却

是苗振山的逃妾呀？可惜那翠纖已不跟李慕白好了，他却嫁了徐侍郎了，苗振山若來到北京，頂多是徐侍郎倒霉，他不能跟李慕白吃醋！」冒寶岷說：「這些事我也都知道，可是我敢斷定，翠纖雖然嫁了徐侍郎，他決忘不了李慕白，李慕白也決不能死了心，早晚他們必有一場麻煩，我若到駐馬店見着冒振山，就說當初是李慕白把她拐出來的，現在李慕白又把她賣給了徐侍郎，苗振山那脾氣，一聽這話，他立刻就能找來，咱們再對苗振山殷勤招待，管保叫苗振山跟李慕白徐侍郎打成一團，咱們給他來個坐山觀虎鬥，你們看怎麼樣？」黃驥北笑道：「那樣一來，可苦了徐侍郎那老頭子！」冒寶岷問說：「怎麼，莫非四爺同他相好了？」黃驥北搖頭說：「我跟他倒沒有什麼交情。」遂又想了想，就說：「好吧，我回去就寫一封信，連銀子一齊送來，就奉托冒老弟走一趟河南，去請苗振山來京，可是在苗振山未來到北京之前，我們總要把這件事隱祕一點才好！」冒寶岷和馮家兄弟齊都說：「那是自然！」當日瘦獼勒黃驥北回到家中，就給苗振山寫了一封信，大意就說是：「久仰大名，恨未得瞻丰采，今托冒寶岷弟奉請大駕來京一遊，並奉上薄儀若干，代爲替見之禮，即祈早來登門，以慰高望。等等的客套話，信中並沒提到贈送路費多少，爲是給冒寶岷留下賺錢的地步，然後封了五百現銀，五百莊票，共封了一千兩，另外封好百兩碎銀，作爲給冒寶岷的路費，特派了大管家牛頭郝三，給送到四海標店去，牛頭郝三去了半天，方才回來，說是「冒寶岷把信和銀子全收下了，他說：今天他把私事安頓好了，明六一早他就起身，並且說是快去快來。」黃驥北聽了，點了點頭，心裏雖然略略痛快了一點，可是又想：自己與冒寶岷素不相識，

他若是騙去自己一千多兩銀子，把苗振山請不來，他也不回北京來了，那可怎麼辦？自己不要被人笑爲冤大頭嗎？但是又想：也許不至於，冒寶峴既在四海標店作標頭，大概不能作出丟臉的事，只要他能夠把謝翠織在北京的話告訴了苗振山，苗振山一定要負氣前來，至於那一千兩銀子，冒寶峴是如數送給苗振山，還是他自己昧起來，那就不管了，不過遠水救不了近渴，苗振山至快也得二三十天才能趕到，此時若是李慕白出了監獄，他提着寶劍找自己來，那可怎麼辦！因此心中依然不勝憂愁，到了次日，鐵棍馮懷就來找他，說是冒寶峴今天早晨走了，又發了半天牢騷，那意思是嫌黃驥北給冒寶峴的路費太多了，他們兄弟也替黃驥北出了很多力，只便了五十兩銀子，在這個時候，黃驥北也不敢得罪他們兄弟，只得又取出五十兩來給他，馮懷方才喜歡着走了，這裏黃驥北爲一個李慕白，這樣傷財惹氣，又是心疼，又是氣惱，因之犯了咳嗽吐痰的舊病，二三天也沒有出門，到了第四天，這日晚間，黃驥北的愛妾正在服侍他吃藥，忽見順子進來，說：「盧三爺來了！」黃驥北還沒說請，胖盧三已進到屋裏，黃驥北趕緊叫他愛妾，扶他坐起來，只見胖盧三滿面驚慌急氣之色，吁吁地喘氣，躲着腳說：「你說這件事多氣人，那鐵小貝到底把李慕白弄出來了！」黃驥北一聽也不由嚇得面上變色，一面咳嗽，一面問道：「什麼時候把李慕白放出來的？」胖盧三說：「現在才出來，衙門裏的胡其圖，派人給我送的信，我聽見信就趕緊找你來了。」說着又急得跺腳說：「那李慕白不是好惹的，他是個窮小子，什麼都豁得出去，倘若找咱們兩人來報仇，那可怎麼辦！」黃驥北心裏却想着：李慕白未必知道我也在暗中陷害他，不過你倒是得小

心一點！當下又咳嗽了一陣，就問道：「這麼說，李慕白的官司就算沒事了？」胖廬三說：「還有什麼事？不過叫李慕白取了個保，並叫他一個月內不准離京，隨傳隨到，那不過是給他們衙門保全面子也就完了。」黃驥北聽了，却着急道：「還不如把他放出來之後，就叫他即刻出京呢！現在他在北京這一個月，能夠老老實實地待着嗎？」胖廬三坐在椅子上，不禁發愁，黃驥北不願在胖廬三的面前露出懼怕李慕白的樣子，就說：「我倒是不怕他，現在我雖是病着，可是他若找到我的頭上，還不知誰能要誰的命，只是你……可是你也不用發愁，我告訴你幾個辦法，第一你晚上別出門，第二，這兩天別再上你的外家那裏去了，在家裏把門關的嚴嚴地，我想那李慕白未必真能鑽房越脊的找了你去！」胖廬三一聽這個辦法也很好，遂就連連點頭，又看這時天色已然黑了，於是不敢多留，就站起身來說：「那麼我就走了，有什麼事咱們明天再商量吧！」黃驥北說：「你別忙，我派兩個人送你回去！於是他就派了家中護院的坐地虎侯梁，梢子棍賈虬，兩個人保護胖廬三回家去，黃驥北却躺在炕上，一面養病一面籌思對付李慕白的方法。」

## 第十八回

寶劍生光驚眸窺俠士  
秋燈掩淚痛語絕情絲

原來胖廬三所得的消息，很是確實，現在李慕白已然出獄了，由兩個衙役跟着他，到史胖子的小酒鋪裏打了一個保，李慕白又給了兩個衙役幾串酒錢，衙役走後，李慕白才算恢復了身體自由，他就向史胖子道謝說「我在獄裏這些日，多蒙史掌櫃關照我，常常派夥計去給

我送飯，我真是感謝不盡！」史胖子笑着道：「李大爺別異能話，李大爺每天在這裏照顧我們，我們賺了你多少錢，你遭了官司，我打發夥計看上兩次，這也是應當的，你何必要放在心上，現在你出來了，我比誰都喜歡，來，我先給你熱幾兩酒吧！你嘗嘗我新做的酒糟螃蟹。」說着就要給李慕白熱酒。李慕白却上前攔住，說：「這些日我在獄裏，倒不短酒嗎，今天我才出來，須要歇一歇，明天我再來。」又回頭看了看，座上沒有什麼酒客，就低下聲去，向史胖子說：「史掌櫃，那天晚上我真辜負了你的美意，實在因為我在北京還有親戚，不能那樣去做！」史胖子聽了，却彷彿不懂李慕白說的是什麼話，就笑了笑，把頭一揚，說：「張三爺你來啦，請坐請坐！」說話時，一個長衫的酒客進屋來了，李慕白自然不能再接着說了，就向史胖子和那夥計，點頭說聲：「明天見！」就進了丞相胡同，回到法明寺，一打門，裏面和尙出來了，見了李慕白，彷彿很喜歡的樣子，說：「李大爺出來了，這些日子你可真受了屈啦！」李慕白本想自己遭了這件事，和尙一定不許自己再在這廟裏住了，可是不料今天和尙竟對自己這樣親熱，不禁十分感謝，說：「我這件官司真是冤枉極了，等我慢慢同你說，叫你們這樣關心我，我真起心裏感激！」一面說：一面往裏去走，到了跨院內，和尙先開鎖進屋，摸着一枝羊油觸點上，李慕白到屋裏一看，屋裏收拾得很乾淨，自己那口寶劍依舊安然無恙地掛在牆上，似久別的一般，和尙望着李慕白那蓬亂的頭髮，和生滿鬍鬚的臉，就說：「李大爺，真瘦得多了！」李慕白嘆了口氣，說：「現在能把冤屈洗清，得了活命，這不算便宜！」和尙說：「幸虧李大爺遇見鐵小貝勒，要沒有這位爺，你就是有口也難分

辯，現在總算神佛保佑！」說畢，合掌念了一聲：「阿彌陀佛！」李慕白倒很驚訝，怎麼鐵小貝勒援救自己出獄的事，連和尚都曉得了呢？剛要發言去問，就聽和尚說：「前兩天鐵小貝勒打發一個人來，寫了四十兩銀子的布施，並囑咐我們，說是李大爺快出來了，叫我們別把李大爺留下的東西弄散亂了，其實李大爺那天晚上叫官人帶走，我們就把你這屋門鎖上了，什麼東西不能去。」李慕白這才明白，遂笑道：「我也沒有多少東西，不過你們爲我這樣分神，我真過意不去！」和尚連道：「好說，好說！」遂就出屋，少時給李慕白送進一壺茶來，李慕白道了謝，和尚也知道李慕白才出獄，需要休息，便也沒多談話，出屋去了，這裏李慕白檢點了衣包裹的財物，看見什麼東西都沒短少，心裏非常感謝鐵小貝勒，他不但爲自己打點官司，並且知道自己在這廟裏住，預先把和尚也打點好了，若不虧他，自己就是出了監獄，回來不定要受多少冷淡呢！因又想到那陷害自己入獄的仇人胖盧三，大概向來受他陷害的不知有多少人，這樣惡霸若不剷除，良善的人實在沒法安居了，可是現在自己雖是出了監獄，衙門裏又說在一個月之內，隨傳隨到，連到延慶找德嘯峯去都不能，只好暫時在此忍氣吞聲了！又想到寶華班的織娘，她若知道自己入獄的事，她心裏不定要如何難過啊！過兩天我倒要看看她去，叫他知道我這件官司是爲胖盧三所害，並非我真是什麼江湖強盜。想了一會，心緒很亂，就關門熄燈，躺在炕上睡去，這些日來都在監獄裏帶着鎖睡在稻草上，現在又睡在軟的被褥之間，真是異常的舒適，直到次日，紅日滿窗，方才醒來，起了牀就出廟到附近一家澡堂子裏，洗了澡，刮了臉，理了理髮，對鏡一看，依然是早先那少年英俊的自己。

，不過臉上略略黃瘦了些，出了澡堂，換上寶藍色的軟緞袍，穿上靴子，就寫了自己的這張名帖，出門雇了一輛車，往安定門內鐵貝勒府去，在前門大街遇見幾個認得李慕白的地痞們，他們全都帶着驚訝的神色，直着眼睛向車裏望李慕白，李慕白故意作出從容大方的樣子，少時車進了城，又走了半天，才看見鐵貝勒府，離着很遠，李慕白就叫車停住，給了車錢，下了車，走到府門，向那府門前站的僕人，深深一哈腰，取出名帖來，就說：「我姓李，現在要來見見這府上的二爺！」那個僕人接過名帖看了看，就點頭說：「好，好，你在這兒等等，我給你回一聲去，」說話時他渾身上下打量着李慕白，便轉身往裏面走去了，這裏李慕白看這鐵貝勒府朱門大廈，廣院重重，奴僕出入，真不愧是王公門第，待了一會，就見那得祿山裏面笑嘻嘻地出來了，見了李慕白，就說：「李大爺出來了，恭喜，恭喜！我們二爺請你進去說話。李慕白先向得祿道謝，並說我昨天晚上才出來。今天特來拜見二爺，叩謝救命大恩。」一面說，一面跟着得祿往裏面走，進了兩重院落，得祿就讓李慕白到西廊下屋內去坐，他給李慕白倒了一碗茶，陪着李慕白說了幾句話，少時就聽見廊下腳步聲，有人使着聲兒咳嗽了一聲，得祿趕緊到門前打簾子，李慕白也趕緊站起身來，那位小虬髯鐵小貝勒就進屋來了，李慕白趕緊上前深深打躬，鐵小貝勒滿面笑容，說道：「免禮，免禮！」遂又把左手一擺，說聲請座，他自己先在上首落座，李慕白在下首坐下，鐵小貝勒就含笑問道：「你是昨天出來的吧！現在身體還好嗎？」李慕白欠身應道：「我身體倒還好，昨天出來時天就快黑了，歇了一夜，今天特來給二爺叩謝活命大恩！」鐵小貝勒連說「不敢當，不敢當！」又說：



「你這官司本來是爲人所陷，無論何人知道了，都應當救你出來，何況我們這吃朝廷俸祿的人，我這個人雖然有着世襲的爵位，其實是個粗人，平日自己好練些拳腳，也沒有什麼真正的功夫，不過因此就喜歡會武藝的人，邱廣超那不用說了，我們是通家至好，其餘像黃驥北、德嘯峯等人，我都因爲他們的武藝好，才跟他們認識的，你雖然來到京城不久，可是自從你打敗了瘦彌陀、黃驥北和金刀馮茂之後，我就知道你必是一位出色的英雄，打算要去拜訪你，不料你就遭了官司，我聽了不平，才見了毛提督給你托人情，後來德嘯峯回來，他又願以身家爲你作保，因此你這件官司才算了結，現在這些都是過去的事了，你雖在獄裏也受了些日的苦，可是正好磨一磨年輕人的傲氣，長些閱歷，我跟德嘯峯雖然爲你出了些力，都是朋友應當作的，你也不必記在心裏，至於陷害你的人，你就是知道他是誰，也不必再找他們鬥氣去了，是非自有公論，有這一回事情，以後我們對於那些險惡的小人，就躲遠一些就是了！」李慕白聽了，連連點頭，說道：「我決不再找人鬥氣了！」同時想到德嘯峯以身家爲自己擔保之事，更不禁感激涕零，當下鐵小貝勒又問李慕白家中的景況，以及早先學習武藝的經過，李慕白就很詳細地把幼年隨從父母在江南的情形，後來父母死後，江南鶴帶着自己北來，依靠叔父，以及隨從紀廣傑老俠客學習武藝的事情，全都說了一遍，鐵小貝勒聽了，不禁讚嘆道：「這樣說來，你是世傳的俠義英雄了，遂又談到各派各門的劍法，原來小虬髯鐵小貝勒，也長於擊劍，現在家中還有兩個教劍的師傅，但都是平庸之輩，如今鐵小貝勒跟李慕白一談，李慕白只略略說了幾項自己對於劍術的心得，那鐵小貝勒就高興起來，說：「慕白，今天

我聽你這麼一說，簡直有許多都是我不知道的，可見我一向雖學過寶劍，自己也覺得會幾手兒了，實在是井底之蛙，沒見過什麼大世界，現在你的身體既沒有什麼不舒適，我要求你一件事！」李慕白一聽，不禁詫異趕緊站起身來，說道：「二爺有什麼事，自管分付吧！」鐵小貝勒笑道，不是別的事，我久就要看一看你的武藝，剛才一聽你談論劍法，真恨不得當時就見你施展施展身手才好，你現在何妨跟我到西院裏，你走一趟劍也叫我開開眼！」李慕白趕緊謙遜道：「我剛才跟二爺也說過，我當初不過是一半讀書，一半習學武藝，並沒有專用過功夫，二爺不必叫我在你面前獻醜了！」鐵小貝勒笑道：「你不用跟我客氣了，金刀馮漢，瘦彌陀黃驥北都叫你給打敗了，你要說你沒有本事，誰能夠相信！」李慕白知道鐵小貝勒必要看看自己的武藝，同時自己也願意在鐵小貝勒的面前，顯露顯露身手，當時鐵小貝勒拉住李慕白的左臂，說：「你看過去，在西院我有一個場子，打拳練劍正合式。」又回首向得祿說：「你到書房把我那口寶劍拿來。」說着，拉着李慕白出了屋子順着廊子走去，到了一個廣大的院落裏，這院落養着十幾匹駿馬，搭着幾間馬棚，幾間車房，西南角砸了一塊三合土的平地，那就是鐵小貝勒平日習武練劍之處，這時候，正有兩個護院的把式在那裏打拳，一見鐵小貝勒來，全都停住拳腳，鐵小貝勒就上前指着李慕白，笑着說：「我給你們引見一位朋友，這位就是奉打過瘦彌陀黃驥北，劍敗過金刀馮茂的李慕白！」那兩個護院把式，全都呆着眼睛看李慕白，一面抱拳，說道久仰，李慕白也含笑抱拳還禮，鐵小貝勒又向那兩個人說：「把他們全都叫來，今天我請李爺練一趟劍，給咱們大家開開眼。」兩個護院的把式，

「聽說李慕白要在這裏練劍，他們趕緊轉身叫去了，這裏李慕白却向鐵小貝勒笑道：『我在二爺面前獻一番醜，也就夠了，二爺何必又叫許多人來，看我出笑話呢！』鐵小貝勒說道：『他們都知道你，現在叫他們看看你的劍法，也長些見識。』又說：『你不知道，現在我家裏有五個護院的把式，三個教武藝的師傅，全都是武藝平常，眼睛裏就沒見過什麼高人，』正自說着，得祿跑來了，手中捧着兩口寶劍，鐵小貝勒笑道：『這孩子，叫他拿寶劍去，他就給拿兩口來，是要叫咱們兩人比武是怎麼着？』李慕白明知鐵小貝勒是要想跟自己比武，自己倒爲難起來了：鐵小貝勒是自己的救命恩人，自己如何能與他動手比武呢？只見鐵小貝勒接過一口寶劍，抽出來，給李慕白看，說：『慕白，你看看，我這口寶劍值幾兩銀子？』李慕白一看，不由吃驚，只見這口劍是淡青色，雖然不甚光錯，但看那兩刃銳利之處，確非尋常寶劍可比，當下李慕白接到手中，顛了顛，覺得很重，便說道：『這口寶劍，現在縱有幾千兩銀子，恐怕也買不到！』鐵小貝勒笑道：『好眼力，這口劍是一位將軍贈送我的，雖非古器，但也是漢末之物，可惜經人磨過兩次了，我家還有兩三口劍，全都比這口好，現在家大人手中，將來我再給你看。』這時那幾個教拳的師傅，和護院的把式，全都來了，一齊向李慕白拱手說：『煩李爺施展幾手兒，叫我們開開眼！』鐵小貝勒也說：『人都來了，你就練一踢吧！』當下李慕白把長衣掖起，走到場中，提劍向衆人拱手，笑着說道：『二爺跟衆位可不要笑話我！』說畢，把劍一揚，劍訣點處，寒光隨到，猿軀疾轉，鶴步輕抬，往來走了兩趟，鐵小貝勒在旁看他手脚的俐落，姿勢的挺拔，不禁嘖嘖讚嘆，少時李慕白收住劍勢

，又向衆人拱手，謙遜道：「見笑，見笑！」他這輕輕的兩趟劍，在別人看着並不怎樣出色，但鐵小貝勒的眼睛是懂貨的，他就知道李慕白的寶劍，至少有十年的功夫，心裏既是欽佩，又是技癢，就把得祿手中拿着的另一口劍要過來，亮出，走近場子向李慕白笑道：「咱們兩人對練一回吧！」李慕白趕緊笑着說：「我可不敢跟二爺比武。」鐵小貝勒問道：「怎麼，你是怕傷了我嗎？那不要緊，我可以叫他們把寶劍用綢子包上。」李慕白搖頭說：「也並不是怕傷着二爺，因為我自知決比不過二爺，本來這就夠獻醜的了，若再敗在二爺的手裏，以後我就沒有臉再見二爺來了！」鐵小貝勒一見李慕白這樣謙遜，他似乎有些不悅，就說：「慕白，我沒見過你這樣愛客氣的人，你問問我這幾個師傅們，他們都跟我比過武，有時我贏了他們，有時他們也贏我，誰勝誰敗，都沒有什麼，咱們不過隨意玩玩，又不是要指着武藝去吃飯。」旁邊幾個把式都笑着說：「我們二爺是個爽快人，贏了自然喜歡，輸了也沒有不高興過，李爺就別客氣了！」李慕白這時臉紅紅地，覺着十分爲難，鐵小貝勒也覺得剛才自己的話說得重了些，恐怕李慕白錯會了意，便笑着，拍着李慕白的肩頭說：「我的本事不如你，我都願意跟你比武，你連金刀馮茂都給打敗了，你還能怕我嗎？」遂就要叫得祿去把兩口寶劍裹上紅綢子，李慕白就說：「不要裹了，劍鋒上若裹上綢子，倒不好掄了，只請二爺手下留些情就是了！」鐵小貝勒喜歡得大笑，得祿給他掖好衣裳，他挺劍向李慕白就刺，李慕白手快，趕緊用自己的劍，把小貝勒的劍撥開，鐵小貝勒趁勢又進一步，將寶劍向李慕白的頭頂削去，李慕白趕緊低頭躲開。鐵小貝勒又擰劍向李慕白的左脅探去，却被李慕白用力一

磕，雙劍相擊，只聽鏘的一聲，鐵小貝勒說：「磕得好！」遂又擰劍去刺李慕白的左肩，李慕白却撥開對方的劍，一步躍到鐵小貝勒的近前，鐵小貝勒手慌了，趕緊用劍去迎，這時忽聽旁邊有人喊了一聲：「留神他翻身！」說話時，果然李慕白翻身一劍，向鐵小貝勒砍去，鐵小貝勒因為被人提醒了，就趕緊橫劍架住李慕白的劍，李慕白住了手，笑了笑，回頭去看那說話的人，只見是一個穿着短衣，彷彿是個在馬圈裏使喚的人，這人年約二十上下，身材不高，黃瘦的臉，兩隻眼睛却湛然有神，李慕白心中十分驚訝，暗道：這個人爲什麼能看出我寶劍的招數？這時旁邊的幾個教拳的師傅，和護院把式，全都罵那人不該多說話，得祿狐假虎威地翻着眼睛說：「你不去刷馬，跑到這兒瞧着就得啦，你還敢多說話，去吧！」那人只退了一步，微笑着，鐵小貝勒倒是說：「不要轟他，叫他看着吧！」遂也不注意，就抽回劍來，又向李慕白去刺，李慕白此時心裏注意着那個人，無心再與鐵小貝勒比武，只連退幾步，不料鐵小貝勒却緊掄幾劍，奔過來，李慕白趕緊躲開，一躍躍到鐵小貝勒的身後，鐵小貝勒翻身一劍砍下鏘的一聲，金星亂迸，就被李慕白用劍接住，李慕白就笑着說：「請二爺住手，我認輸了」鐵小貝勒這時持劍的右手，被李慕白震得都麻木了，又加氣喘流汗，他也願意就此住手，遂笑道：「佩服，佩服，不愧是名震一時的英雄！」旁邊的幾個教拳師傅和護院把式，也同聲讚道：「二爺跟這位李爺，真是棋逢對手！」鐵小貝勒笑道：「你們別說了！他讓着我許多了。」李慕白此時把那口古劍交給得祿，鐵小貝勒說：「這口劍你帶上吧，我送給你啦，我還有比這口好的呢。」李慕白不便再謙遜，就由得祿的手中，把那口古劍接過

，向鐵小貝勒道了謝，鐵小貝勒說：「咱們還是到前面來吧。」李慕白點頭，却又用眼去看那剛才看破自己劍法，提醒鐵小貝勒的人，只見那人睜着兩隻炯炯有神的眼睛，也直看李慕白，李慕白本想過去和他談話，可是鐵小貝勒已然邁步走了，李慕白只得跟着鐵小貝勒，又到了正院，順着廊子到了剛才談話的那間房裏，又喝了一盃茶，鐵小貝勒就囑咐李慕白以後要常來，並說：「你若用錢或用什麼東西，可以跟我說，不要客氣！」李慕白一一答應，又說了幾句感謝的話，就向鐵小貝勒告辭，鐵小貝勒叫得祿給他拿着寶劍，送他出去，到了門首，得祿把寶劍交給李慕白，李慕白就問得祿說：「剛才我跟二爺比劍時，有一個人，在旁邊說話，那個人是在府裏作什麼的？」得祿撇了撇嘴，說：「李大爺別理那個人，那人叫小俞，他不過是馬棚裏一個管刷馬喂草的，在貝勒爺跟前他竟敢那樣放肆，幸虧貝勒爺的脾氣好，要換個別的主兒，一定得打他一頓板子，把他趕出去，太沒有規矩了！」李慕白又問：「那個小俞在府上幾年啦？」得祿說：「來了也快一年啦，是一個買皮貨的喇嘛給薦來的，二爺跟那喇嘛熟識，不好意思不用，其實馬棚裏有十幾個人呢，要他也沒有什麼用處。」李慕白點了點頭，便向得祿說聲「再見！」遂就提着寶劍向南走去，心裏却想着：那個姓俞的人，一定是一個落拓不偶的英雄，剛才自己那劍法，原是紀廣傑師父的祕傳，不料竟被那姓俞的識破，可見此人不但會武藝，武藝還一定很好，只是此人爲什麼甘心在那府上作一個管馬的賤役呢？就想明天要注意觀察這個人，果然這人若真是有本領的，自己一定要去告訴鐵小貝勒，不可徒養着一些無能的教拳師傅，却屈英雄於麻樞之間，往南走了不遠，就雇上一輛車，一

徑回南城去，車走到丞相胡同北口，就叫車停住，給了車錢，下車就到史胖子的小酒鋪裏。史胖子一見李慕白來了，穿着整齊的衣履，手拿着一口寶劍，就笑着說：「李大爺你是到目勒府去了吧？」李慕白點頭說：「對了，才見了鐵小貝勒，他送了我一口寶劍，你看看吧。」史胖子笑道：「我看也不懂，」雖然這樣說着，但是他把劍一抽出，就不禁點頭，咕咕地說：「這口寶劍可真值些錢！」李慕白問道：「你由那一點看出？」史胖子笑着說：「那一點我也沒看出，我想既是貝勒送給你的東西，還能夠不是好的嗎？」李慕白面上雖也笑着，但心裏却說：史胖子，你不要對我裝傻，你以為我還看不出你是個怎樣的人嗎？回首一看，座上一個酒客也沒有，就想要問一問史胖子的來歷，務必今天叫他說出實話，剛要笑着向史胖子發問，忽見史胖子把酒壺和酒菜給李慕白擺上，說：「李大爺你先喝酒，今兒我有些個話，要告訴你呢！」李慕白斟了一盃酒，飲了半口，就笑着問說：「什麼事？」史胖子一手扶在櫃臺上，探着頭問道：「李大爺，你知道你相好的那個寶華班的翠纖，嫁給徐侍郎了嗎？」李慕白一聽，真彷彿頭上被人掣了一拳，立刻怔了，就放下酒盃問道：「你聽誰說的，她幾時嫁的那徐侍郎？」史胖子說：「李大爺你別着急，聽我慢慢跟你說！」遂把頭更探近些，就說：「自從李大爺那天被官人捕了去，我就猜着了，那件事不但是胖盧三要報仇，並且徐侍郎還要趁着你在獄裏，他把翠纖娶了去，我一時不平，又怕翠纖上了他們的當，心一活動，真跟了那徐老頭子去，第二天我就換上一身乾淨衣裳，到了寶華班，見着了翠纖和那老媽媽，我就向她們說：李大爺好好的一個人，就因為你們，被那胖盧三和徐侍郎買通了衝

門，給陷害了，可是李大爺在北京有很多闊朋友，他這案子又沒有證據，過不了幾天，一定能夠放出來，在這幾天之內，若是那胖廬三徐侍郎要接你從良，你可無論如何，不准答應他，要不然被李大爺的朋友知道了，可不能饒你們！」李慕白趕緊問說：「她母女聽了你這話，是怎麼答覆的？」史胖子說：「那翠纖親口答應我，說她決不嫁給徐侍郎，可是過了不到三天，那徐侍郎弄了頂轎子，把他娶走了，現在校場五條，跟胖廬三的外家住在一塊兒，徐侍郎和胖廬三每天在那裏胡混，我聽見這件事，本來也生了一陣子氣，可是後來一想，翠纖本來是個妓女，當妓女的還有什麼有良心的，不管徐侍郎老不老，人家母女現在有了着落了！」李慕白這時氣得臉上發白，掙起酒壺，發了半天怔，又把酒壺放在桌上，就搖頭說：「我不信，織娘甘心嫁那徐侍郎，這裏面一定另有緣故，一定是胖廬三和徐侍郎拿我那案子吓嚇她們，她才不得已跟了徐侍郎，現在她不定傷心成什麼樣子了！」史胖子笑道：「無論是怎麼着，反正翠纖到了徐老頭子的手裏了，她要是願意，不會尋死嗎？李大爺，我勸你是好話，本來跟那些窰姐兒們是不能動真心的，我說話嘴直，你要不認得翠纖，還不至於打這回官司呢，李大爺你是年輕人，又有這一身本事，將來前程遠大，千萬不可跟女人那麼情重，要不然就是鐵漢子，也能叫女人給磨得化成濃水，現在翠纖嫁人了，很好，就由她去吧，李大爺你好好地幹，將來有了名頭，有了事業，要多少女人不成？」李慕白慘笑道：「史掌櫃，你勸我的這話固然很對，我也並非是兒女情長，英雄氣短，不過我決不相信織娘能夠甘心嫁徐侍郎，因為徐侍郎早就垂涎她，在她身上也不知花了多少錢，可是織娘總是不答應從良



的事，如何又能正是我在監獄裏的這幾天，他使嫁了徐侍郎，這其中一定有緣故，我非要設法再見織娘一面問問他不可！」史胖子一看，李慕白把織娘這樣丟不開，他就知道他們兩人必有終身之約，現在李慕白就像被人搶去了老婆一般，他決不能甘心放手。因此也不再勸他了，就笑着問道：「那麼李大爺，假若你要見這翠織，你可跟他說什麼呢？」李慕白很煩躁地喝了一盃酒，聽史胖子這一問，他似乎又有些生氣，就說：「我並不跟她說什麼費話，我只問她嫁徐侍郎是否出於本心。」史胖子問道：「假若她說：我願意，願嫁那老頭子，你可怎麼辦？」李慕白慘笑道：「那我當然什麼話也沒有，就算我李慕白當初昏了心，不該跟妓女講真情，可是她此番嫁徐侍郎，若是非出自本心，全是由情勢所迫，那就是胖盧三徐侍郎欺辱了我，我誓死也不能忍受，非要與他們拚命不可！」說話時用手捶着桌子，震得酒盞酒盞都亂響，史胖子聽了，微笑着，想了半晌，就說：「這好辦，胖盧三徐侍郎的外家就在校場五條，離這兒不遠，他們那房子是新蓋的，路西的半間門洞，門口有兩個土馬石，一找就找着，李大爺你可以在那門前等着，我想翠織決不能永遠不出門。」李慕白冷笑道：「見她倒是容易，只是今天我的身體不大舒服，不想立刻就找她去。」說完這話，見史胖子揚着頭似乎在想什麼，遂就故意作得消了點氣的樣子，笑向史胖子說：「史掌櫃你放心，我雖然爲此事生氣，但是至多不過找他們麻煩麻煩，決不能鬧出什麼大事來，因爲我在這裏沒有親戚。」他說這話，本是告訴史胖子別害怕，因爲史胖子曾給他打過一個鋪保，在提督衙門裏。不料史胖子一聽這話，却拍了拍胸脯，說：「不要緊，李大爺你隨便作去，有什麼事我史胖

子給你擔當，告訴你李大爺，我可不像別的作買賣的人，那麼胆小！」李慕白微笑道：「我都明白！」說話時用眼睛釘了史胖子一下，史胖子也迷着眼微笑，似乎兩個人有一種互相了解，少時李慕白把酒喝完，吃了些菜和燒餅，就向史胖子說：「晚上見吧！」遂就回廟裏去了，到了自己住的屋內，李慕白一頭躺在炕上，想着織娘一向對於自己那番情意，看是深切纏綿，雖然其間會有過一點小小誤會，可是那天自己向她辭別之時，她會宛轉可憐的說是一定等候自己回來，可知她確實有意跟自己從良，却不料屏虛三徐侍郎知道織娘對自己的情重，他們就施展手腕，將自己押在監裏，趁勢把織娘娶了去，嗚呼！你們把我李慕白真看成好欺辱的人了，我要不爭爭這口氣，不把那弱女子救出你們的陷阱，我李慕白還算什麼男子漢，還在江湖稱什麼英雄！」越想胸中的氣越往上湧，恨不得即刻就到那校場五條，找着織娘才好，可是自己這時候又覺得頭疼身懶，不願意動轉，一面躺着，一面隨手把鐵小貝勒送給自己的那口寶劍抽出，詳細看了看，覺得真是一口古代的名劍，不過又抬頭看了牆上掛着的，自己原有的那口劍，却又想：這口古劍，只能當作古玩一般的贖費，若說走江湖，或與人比武，還是應當使用自己原有的那口劍，那口劍雖是一件普通的兵器，但是相隨自己多年，自己曾用此劍隨從紀廣傑老師父學藝，曾用此劍與俞秀蓮姑娘比武，挑過姑娘頭上的綉帕，又曾戰敗過女魔王何劍娥，養呂布魏鳳翔，花槍馮隆，金刀馮茂，這幾個人，總之，自己得到今日這樣名頭，是全賴此劍，無論如何是不能棄置它的！想到這裏，長嘆了口氣，躺也躺不住，就坐起身來，把那口古劍也掛在牆上，遂就出了廟門，到了南半截胡同他表叔那殿

臣那裏，上前一打門，少時來陞由裏邊出來，見了李慕白，趕緊請安，而上並帶着驚異之色，說道：「李老爺，您怎麼這些日子沒來呀？」李慕白知道他是明知故問，遂就問說：「老爺在家裏沒有？」來陞說：「在家啦，現在會着客啦，李老爺請進來吧！」李慕白說：「既然老爺會着客，我也不進去了，我這些日因為得罪了一個人，被人陷害了，坐了幾天監獄。」來陞故意驚訝的說道：「是嗎？到底爲什麼事呀？」李慕白說：「你們老爺一定早就聽人說了，我這案子，現在是一點事也沒有了，因爲有一個鐵小貝勒跟我朋友，他給我保出來的，你就把這話告訴你們老爺，叫他放心就得了。」來陞連連點頭，說：「有貝勒爺給你作保，那自然什麼事也沒有了。」李慕白又說：「我現在還住法明寺，打算過一個來月就回家去了，你回頭把這些話告訴老爺，我過幾天再來。」說畢轉身就走，出了南半截胡同，在大街上呆呆地站了一會，就信步到了校場五條，找史胖子所說的那個胖盧三和徐侍郎的外家。李慕白不由心中發生一種妬恨，恨不得闖進門去，見着纖娘，問她嫁徐侍郎是否出於真心，並把胖盧三抓住，報復他陷害自己之仇，可是李慕白在這門首附近徘徊了半天，只見那小門緊閉着，並不見有一個人出來，李慕白心中忽然另想起來一個辦法，就不再在這裏徘徊，轉身走去，回到廟中，此時頭上身上越發覺得難受，就想：莫非我要生病麼？一想到病，不由又灰心大半，躺了一會就睡去了，醒來天色已晚，到了史胖子的小鋪裏，吃了晚飯，因爲酒鋪裏的人很多，史胖子正忙着，李慕白也未得跟他閒談，悶悶地回到廟中，在院中來回的散步，這時的天氣已是新秋，仰面看着碧天如洗，連一縷雲也沒有，明月已然半圓，三三五五的星光，

閃爍着眸子窺人，兩廊停棺材的地方，黑魆魆地，使人心中發生恐怖，砌下蟲聲唧唧，似議論着人間一切煩惱之事，李慕白驀然想起俞秀蓮姑娘，立刻就像秀蓮姑娘的明眸笑靨窈窕的身材，在月下出現了一般，不禁一重思慕的情緒又湧在心頭，就跟自己道：我也太固執了，如今秀蓮的父親已死，孟家二少爺又沒有下落，姑娘的青春不可長此擱誤，我既然這樣愛她，何不親自去見孟老標頭和俞老太太，重提親事，與秀蓮姑娘結成眷屬呢！這樣一想，又恨不得即刻起身往宣化府去。可是又想：這兩月來，在謝織娘的身上枉用了情意，未免有些對不起秀蓮，正自想着，忽然一陣秋風吹來，李慕白打了一個冷戰，心裏立刻又明白了，覺得跟秀蓮求親的那件事，實在作不得，自己還是極力爲她找着孟思昭，看他二人成了美滿的姻緣，自己才算心安，才不愧是一個磊磊落落的英雄，仰望明月，慨然的呼吸了一下，就直到屋裏，連燈也不點，就關門睡去，窗外的虫聲依舊唧唧地，彷彿比剛才的聲音還大，李慕白極力摒除一切思慮，不覺就入了睡鄉，也不知睡了有多少時候，忽然被一陣輕微的，可是異樣的聲音所驚醒，睜開眼睛一看，紙窗上鋪着淡淡的一角月影，院中除了唧唧的蟲聲之外，並有一種輕輕的擦磨之聲，李慕白就知道窗外有人，趕緊坐起身來，輕輕地下了炕，由牆上抽出自己那口寶劍，慢慢把門開開，突的出了屋子，只聽耳邊聽地一聲響，可看不見人，李慕白四下張望，只見月影橫斜，星光稀稀，一團團的白雲，在深青色天空上飄蕩，四下絕無人聲，兩廊停棺之處，依舊黑魆魆地，李慕白就想：大概那賊是跑在棺材後面藏着去了，於是手挺寶劍，在兩廊巡視了一番，不要說賊，就連個鬼魂也沒有，李慕白便飛

身上房，四下張望，依舊沒有一點賊人的聲影，李慕白剛要跳下房去，這時忽見自己住的那間屋裏，窗紙一亮，彷彿有人在屋裏點火，可是旋即滅了，李慕白飛身下房，這時就屋中跳出一個人來，手持寶劍，向李慕白就刺，李慕白一面還手，一面見這個人身材不高，用巾巾蒙着半個臉，寶劍使得極爲兇猛，李慕白微微冷笑，手中的劍一步也不讓，兩刃相磕，鏘鏘作響，往來跳躍，上下飛躍，交手二十餘回合，李慕白漸漸詫異了，這個人的劍法太好了，自己生平還沒遇見過這樣的對手，於是改變劍法，一點也不敢鬆懈，想要勝了那個人，可不想那個人的劍法也改變了，寒光對舞，此來彼迎，各盡生平的本領，但是誰也不能勝了誰，李慕白就想把他的劍架住，問問他到底是什麼人，來找自己是何用意，可是還沒有說話，就見那人又退了兩步，聽的躡上房去，比一隻貓還要輕快，李慕白說聲：「朋友，你別走！」遂也躡上房去，可是四下看時，那個人早已沒有蹤影了，李慕白握着寶劍，不禁自言自語地笑道：「好，好，我總算沒白到北京來，如今竟遇着對手了！」於是下了房，到屋內點起燈來一看，只見牆上掛着的，今天鐵小貝勒送給自己的那口寶劍沒有了，李慕白一見此人是專爲這口寶劍而來，心裏就明白了，不由得十分高興，他這種高興比劍傷魏鳳魏，拳打瘦彌陀，折服金刀馮茂的時候，還要高興得多，當下把門閉上，熄下燈，躺了一會，這時彷彿剛才的一些柔絲煩緒，全都被另一種物件打斷了一般，少時就睡去了。到了次日，頭上依舊覺得有些發暈，起來，到附近的藥鋪裏買了一服丸藥，就拿到史胖子的小酒鋪裏，就着茶服下去了，然後又與史胖子談了一會閒話，並沒提說昨夜丟失寶劍之事，待了一會，就與史胖子說聲：「晚

上見「雇了一輛車，到鐵貝勒府去，但是到府上一問，鐵小貝勒並沒在家，又要到馬圈裏，找那刷馬的小俞，問他幾句話，可是又想：自己雖不是鐵小貝勒的貴客，但府上這些僕人，都對自己很是恭敬，倘若自己忽然去拜訪他府上的刷馬的人，未免叫他們要生疑，當下在府門前徘徊了一會，很盼着那小俞這時候牽着馬從馬圈裏出來，可是等了半天，連那小俞的影子也沒有，只得想着將來再見他吧！遂就離了府門，慢慢向南走去，走了不遠，就覺得脚步很沉重，頭還是有些發暈，就雇了一輛車，回丞相胡同去了，到了廟中，就一頭躺在炕上睡去，午飯也沒有吃，直到天色黃昏的時候，方才起來，李慕白身體既不舒服，又覺得煩惱無聊，不禁長長地歎氣，就想：織娘的事，今晚無論如何要辦清楚了，辦完這件事，自己就再無牽掛了，然後休養些日，就往延慶找德嘯峯去了，遂就先到了史胖子的小酒鋪裏，吃過了晚飯，又與史胖子隨便談了一會話，便回到廟中，點上燈，躺在屋裏歇息，心中却還很盼着昨天晚上盜劍的那個人重來，雖然今天的身體不大舒適，可是依舊想與那劍法高強的蒙面人，較一個上下高低，他連門也不閉，直到三更以後，院中除了蕭蕭的秋風之聲，和唧唧的虫鳴之外，再也沒有一點異樣的聲息，李慕白心想：是時候了，遂就振作起精神，站起身，換上一身青布的緊身衣褲，腰中勒好了帶子，換上薄底軟鞋，然後熄了燈，挾着長衣和寶劍出屋，仰面一看，天空的雲很是陰沉，月光像一個愁慘的女人面孔，躲在灰色的幕後，此時李慕白恨不得一下就飛到校場五條，見着那多日未晤的織娘，當下躡上房去，由房過牆，就跳到廟牆外，四下看了看，胡同裏沒有人，李慕白就把長衣穿上，暗藏着寶劍，出了丞相胡同的北

口就往校場五條去了，這時天到半夜，街上清寂寂的，一個人也沒有，李慕白穿着小胡同走，連一個打更的和巡街的都沒有遇見，少時就來到校場五條那胖盧三新建的小房子前，李慕白一看，雙門緊閉，遂走到牆後，把長衣脫下捲起，繫在背後，一聳身就上了牆頭，由牆上慢慢地爬到北房上，只見這院子是三合房，北房和西房全都有很明亮的燈光，李慕白就扒在房上，待了一會，就聽這北房裏有婦人嬌聲噴笑之聲，並且不是一個人的聲音，後來聲音漸漸大起來，有一個婦人說：「我可要睡去啦，你要不死心，你就等着吧！」這種嬌媚的語聲，很熟地吹到李慕白的耳裏，李慕白心中發生一種悲痛的，急燥的情緒，此時北房裏的雅娥，已把纖娘送出屋來了，並由一個老媽子掌着燈，往院中照着，雅娥並且拿纖娘打耍着說：「你一個人睡覺多害怕呀！不如你就在我的屋裏給我作伴吧，就是回頭我們盧三爺來了，那也不要緊！」纖娘羞得笑着罵道：「你嘴裏胡說什麼？這話等徐大人來了，我得跟他說！」雅娥笑着過來又揪纖娘，笑着說：「你敢說！你敢說！你要說，我就永遠不叫徐大人來了！」纖娘一面掙扎着，一面拍手笑着說，「曖喲，你是徐大人的什麼人呀！他能這麼聽你的話！」說着，脫開身就往西屋裏去跑，雅娥笑顛顛地就要往西屋去追，只見纖娘把門閉上，說：「好姊姊，別鬧啦！天不早啦，我想盧三爺也一定不來了，你也好好睡去吧，明兒見！」雅娥在門外笑着，嘴裏又很污穢地說了幾句玩笑的話，她就喘着氣，一扭一扭地帶着她那老媽子回到北房，把門也關上了，這時房上的李慕白，一見這種情景，不由灰了一半心。暗想：我本以為謝纖娘嫁給徐侍郎作外家，她不定要如何悲傷抑鬱，可是現在一看，她竟像很快樂

地，甘心這樣活着，女人的心，真不可測！想到這裏，十分氣憤，就要走去，可是又見那窗裏燈光許久未熄，李慕白就知道織娘的母親大概在另一間房裏住，今天徐侍郎和胖盧三不來了，所以拋下了兩個可憐的婦人，守着空房，彼此打鬧着玩，又想：大概胖盧三和徐侍郎因為曉得我已出獄，必不饒他們，所以嚇得他們不敢到這裏來了？於是腮地跳下房來，一直走到西房前，隔着玻璃窗往裏去看，只見織娘一個人正在燈旁支頤悶坐，李慕白見織娘穿着很鮮艷的桃紅色的短褲襖，斜低着雲鬢，臉因為背着燈，看不很清楚，李慕白的心中不禁又動了憐愛之情，便把寶劍插在背後，上前一推門，裏面的織娘正在倚燈傷懷，柔腸百轉之際，忽聽有人推門之聲，她還以為是雅娥又來找她玩笑，不由從心中不耐煩，就抬起頭來，皺着眉說：「雅娥姊，你也睡吧！咱們明兒再說話吧！今兒我真沒精神啦！咳！」外面李慕白却用指輕輕地彈門，說：「織娘開門來是我！」織娘嚇得打了一個冷戰，趕緊起身來，驚慌慌地說：「你，是誰！……」說到「誰」字就幾乎喊叫起來，這時李慕白已由外面把門撥開，一步走進屋來織娘忽然看見進來這麼一個高身材，穿黑衣黑褲的人，嚇得「嚶」了一聲，忽然籍着燈光看出是李慕白來，她才咽住了喊聲，渾身嚇得亂顫，俏麗的姿色被燈光斜照着，顯出驚訝恐懼之色，直着眼睛望着李慕白，李慕白却昂然地，睜着兩隻蘊含着深情的眼睛，很溫和地擺手向織娘說：「你不要怕！」織娘的身上依舊哆嗦着，就仰着臉，帶着可憐的神色，問道：「你怎麼來了？」李慕白用牙咬着下唇，凝着目看了織娘半晌，就低聲說道：「我來告訴你幾句話！」織娘見李慕白沒有怒意，才鎮定了一些，說：「什麼話，你說吧！李慕白



說：「胖廬三跟徐侍郎，使出了毒計，把我陷害在獄中，就爲的是他們好把你弄到手，你知道嗎？」織娘點頭說：「我全都知道了，我也知道你出來了，這兩天他們不敢到這兒來，就因爲怕你！」李慕白冷笑道：「幸虧他們沒在這裏，若在這裏，我非得把他們殺死不可！」織娘聽這話，又是一個冷戰，同時看見李慕白身後背着的那口寶劍，只見李慕白又走近一步，面上帶着憤恨之色，說：「我李慕白是好漢子，不能受他門這樣的欺侮，更不能眼看着你給那家裏已有了兩三個妾的老頭子作外家！你跟我走，咱們明天就離開北京，無論到那裏，我也不能叫你受苦！」織娘一聽李慕白要叫她跟着他走，就嚇得退了兩步，搖着頭說：「我不能跟你走！」李慕白剛要伸手去拉她，忽聽她說出這樣的話，就不由一怔，接着問道：「你爲什麼不走，難道你願意給那徐老頭子作外家嗎？」織娘搖頭說：「不，我不願意，可是……徐大人有勢力，有錢，他又待我很好，養活我們母女，我們不能沒良心，不能……」說到這裏，她哭了，她也彷彿不再害怕了，就躲着腳，哭着說：「反正我不能夠嫁你，你們江湖人沒有好的！我願意跟徐大人一輩子，你要想殺他，就得連我給殺了！」李慕白此時的心中完全冰冷了，呆呆地怔了半晌，便點頭說：「好，好！既然你說了這話，我什麼也不能再提了，算我自己錯認了人，好了，我走了！」說畢，他轉身出屋，並把屋門給帶上，只聽颯地一聲，接着房上的瓦微微一響，織娘曉得李慕白是走了，他那英俊的神氣，爽快的談吐，深厚而溫和的情意，是永遠再也見不到了，織娘又有些後悔，想着剛才不該跟他說那些無情的話，遂一頭趴在桌上，不禁嗚嗚地痛哭起來。李慕白回到廟中，並不氣惱，只是

自己悔恨，不該這樣濫用情，就想：自從對俞秀蓮姑娘發生愛慕之心，後來又知道她已許嫁孟家，離了宣化府之後，就應該安分在京謀事，或是索性闖蕩江湖去，不該又在煙花柳巷之中，認識這麼一個織娘，尤其不該對她用真心實意，正如史胖子所言，自己若不認識織娘，也就不至於被胖盧三所陷，既然因此事坐了些日牢獄，如今出獄之後，却又去見織娘。結果自己的深情厚愛，無入了解，反倒遭受織娘一番奚落，總算自我羞辱，不必再怨他人了！想到這裏，不由嘆息：又恨不得用寶劍自己刺幾下，懊惱了半夜，方才睡去。

## 第十九回

秋風吹古寺侍疾結交  
碧血染香巢鋤姦仗義

次日李慕白身體愈覺不適，站起身來，覺得頭暈腳軟，自己咬着牙，偏不在炕上躺着歇息，反倒掙扎着出門去了，到了史胖子的小酒鋪裏，一進門就坐下，用手支着頭，什麼話也不說，旁邊史胖子看着，不知道他是身體不適，還以為他是為織娘之事煩惱呢。便笑問道：「怎麼樣了？李大爺你見着那翠織沒有？」李慕白不耐煩地搖頭說：「不要再提這件事了！」史胖子見李慕白的頭越往下低，不禁暗笑，心說：你這麼大的英雄，怎會讓這一點小事給糾纏住，就沒有辦法了？遂就望着李慕白，笑了半天，忽然史胖子一拍櫃台，說：「李大爺，你別再發愁了，你那件爲難的事交給我辦怎麼樣？你別看胖盧三開着六家銀號，徐侍郎作着高官，我史大不過是一個酒保，可是我要想一個主意，叫他們把那翠織送還你李大爺，可是容易得很呢！」說着，他一隻臂靠着櫃台，望着李慕白只是笑，彷彿是說：你豁不出去，我史

胖子豁得出去呀！本來李慕白這時並非爲織娘的事而煩惱，却是因爲頭暈得難受，史胖子的那些話，他都沒聽明白，便搖頭說：「你別胡攪，我現在難過極了！」說着長嘆了一聲，就站起身來，說：「我在你這兒坐不住，我要回去了，」便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出了酒鋪，買了兩丸藥，回到廟裏，不料一躺在炕上，就不願再起來，遂蓋上被褥痛苦地睡去，也不知睡了有多少時候，李慕白由夢中醒來，就覺得渾身發燒，翻了一個身，長嘆一聲，想要再睡，忽聽身旁有人叫道，「慕白兄！」李慕白心中一驚，睜眼看去，只見炕前站着一個黃瘦的臉，大眼睛，身穿一件青布袷袍的人，正是在鐵貝勒府作着刷馬的賤役，而能夠看出李慕白劍法的那個小俞，當時李慕白趕緊坐起身來，一隻手支着炕，說：「俞兄，我正盼着見你，昨天我到府上去要找你，沒有找着，你請坐，恕我怠慢，因爲我病了！」那小俞也很恭謹地說：「我也看大哥像是病了，所以我進屋來，沒有敢驚動，大哥不要着了涼，請躺下吧！」李慕白說：「好好，我躺下，俞兄你也坐下，咱們慢慢談話，我桌上有茶，你隨便倒着喝吧！」那小俞連連答應，又問：「大哥你害的什麼病，請大夫看了沒有？」李慕白躺在炕上，把枕頭支高些，望着小俞，嘆口氣道：「我的病大概不甚要緊，不過是着了點涼，我也沒請大夫看，只吃了幾服丸藥，大概歇息一兩日，也就好了。」說話時，看見桌上放着一口寶劍，正是前天鐵小貝劍贈給自己，夜間又被人盜去的那口劍，遂就笑道：「俞兄，那天在貝勒府我與鐵二爺比劍之時，俞兄你看出我的劍法，指告了鐵二爺，在當時我便看出你必有通身的武藝，所以很留心你，向那得祿一打聽，才知道你姓俞，我很感慨鐵二爺看不出人來，像你

這樣身懷奇技的人，竟屈辱於馬廐之中，所以我想得便向鐵二爺說出，可是昨天，我去訪鐵二爺，又未得會面！」小俞搖頭道：「大哥不要向他提說，那刷馬的事情，乃是自己願意作的，我來到鐵貝勒府，將一年了，平日除了在馬棚裏作我的事之外，決不問別人的閒事，不過大哥的英名，我却在前一個月就聽人談說了，前日一見大哥與鐵二爺動手比武，那劍法的新奇，身手的敏捷，真使我心中不勝敬佩，一時忘形，便在旁邊多說了一句話，因此很受了許多人的抱怨，但我也跟他們計較，那日我又見鐵二爺把他家藏的那口寶劍，贈給了大哥，我的心中越發羨慕，所以到了晚間，我就找到這裏來，一來是想向大哥請教請教武藝，二來是把這口寶劍借回去看一看，現在這口寶劍我已看過了，雖然不錯是一件古物，但並不怎樣特別鋒利，又知大哥必正在想念着此物，我也無處擺放，所以特來奉還！」李慕白躺在炕上微笑着說：「這口寶劍我也用不着，就轉送俞兄拿着去吧。那天晚上你雖然蒙着臉，可我也知道是你，所以第二天我只想要會會你，並不想再要回寶劍，俞兄，不瞞你說，我李慕白出門走江湖雖然不久，但是魏鳳翔，黃麟北，金刀馮茂等，這些個有名的人物，我也領教過了，實在說，他們的本領都平庸的很，我勝了他們之時，並沒費多少力氣，可是前天晚上我一與俞兄對起劍來，我真是遇見了對手，一面欽佩俞兄的武藝高強，一面自喜，我還能夠敵的過你，所以那時候真是高興極了！」說着十分歡喜，又要掙扎着坐起身來，但怎奈頭沉耳軟，不能夠起來，遂望着那小俞道：「我還沒請教，俞兄你的大名是什麼，府上在那裏？」那小俞見問，微微歎了口氣，就說：「我原是張家口的人，自幼就喪了父母，在江湖飄

流着，有人叫我小俞，又有人叫我俞二。」李慕白一聽，就知道小俞是不願意把他的名子告人，就想：此人必是頗有來歷，隱身於王府僕役之間，也必然是另有居心，或是有什麼不得已的苦衷，現在初次相識，自己就是問他，恐怕他也未必肯說，只好等以後與他交情深了，再向他打聽吧，當時那小俞也說：「這口寶劍我因無處放置，還是留在這裏吧，以後我如用時，再向大哥來借，大哥現在病着，我看不宜耽誤，總是請位大夫來診治診治才好！」李慕白見小俞這樣關心自己，不由心中十分感激，就說：「好好，俞兄你就不用惦念我了，我回頭托付本廟的和尙把大夫請來就是了，煩勞俞兄，若見着鐵二爺，就說我現在得了小病過一二日再去看他。」小俞點頭說：「我見着鐵二爺，一定把大哥的話說明，請大哥歇息吧，我也走了，明天再來看大哥！」李慕白說聲：「恕我不送了！小俞答應一聲，就出屋去了，這裏李慕白就想：看這姓俞的，爲人很是誠實，交上這樣一個朋友，也不負此生，只是以他這樣武藝高強，而且年輕的人，却甘心作那刷馬的賤役，真叫人心裏不明白。因爲身體不適，便也不再加思索，少時廟中的和尙到屋裏看他，李慕白本想要托和尙把醫生請來，開個方子，可想沒有人抓藥，也沒有人煎藥，便始終沒把話說出，和尙出屋以後，李慕白心中却不禁淒然難過，想自己臥病客邸，連一個至親也沒有，倘若不幸，在這秋風蕭瑟之中，自己死去了，恐怕也沒有人來管吧？又想到俞秀蓮姑娘的孤苦的情狀，謝織娘的柔懦薄情，以及自己數載來的坎坷遭遇，百般的煩惱，憤恨，辛酸，一一湧在心頭，雖然李慕白是個銅筋鐵骨，擒龍打虎的英雄，但禁不住病體影響的心理薄弱，遂就不住痛苦起來，一點點的眼淚流到林

邊席上，此時窗上鋪着的陽光，漸漸沉下去了，大概天色已不早了，李慕白一天也沒有吃飯，現在要想喝一口水，都沒有有人給送到唇邊，正在渾身難過，心中痛楚之時，忽聽見院中有了脚步之聲，原來是那小俞又來了，李慕白就扎揸着說：「俞兄，請你給我倒碗水喝！」小俞倒了一碗涼茶，給李慕白送到口邊，一面送着茶，一面說道：「大哥你別叫我俞兄，大概我比你小幾歲，你就叫我爲兄弟好了。」又說：「我剛才回到府裏，沒見着鐵二爺，我只向得祿說了，我並向他說，李慕白現在在一個人病在廟裏，沒有人服侍他，他要叫我去，得祿就說：「既然這樣，你就服侍李大爺去好了，回頭我跟你二爺說一聲就是了。」李慕白呻吟歎息地道：「兄弟，你我初次相識，就累你這樣看顧我，我真心裏難安！」小俞說：「大哥你不要這樣想，咱們走江湖的多半是孤身一人，無家無業，走在外面餐風冒暑，免不得要生病，那時全仗彼此扶持，有的本來是萍水相逢，因此也能成爲生死弟兄！」李慕白聽小俞說話是這樣慷慨，自己便也不再說什麼了，當下小俞服侍李慕白喝完了水，他看天色還不太晚，便又出去了，少時請來了一位醫生，給李慕白診了病，開了藥方，醫生走後，小俞就出去買藥，少時買來藥，並買來小泥火爐，砂鍋，柴炭，白米等等，小俞先給李慕白煎了藥服下，又給李慕白煮稀飯吃，直忙到天黑，李慕白心中十分過意不去，口裏連聲道謝，小俞似乎不甚喜歡聽，就正色說：「李大哥，你不要對我這樣客氣，我服侍你算不得什麼，你好好地養你的病吧！將來你的病好了，咱們相交日久，你就曉得我俞二是怎樣的一個朋友了！」正自說着話，忽見房門一開，進來一個胖子，一口的山西話，說道：「怎麼，李大爺你病啦！」小

俞順手把燈點上，與進來的這個人，彼此注目看着，小俞就見這個人身材不甚高，可是很肥胖，圓腦袋，梳着辮子，穿着一條油裙，李慕白睜眼一看，原是史胖子，就說：「史掌櫃，你看我大概要病死在這廟裏了！」史胖子說：「李大爺你別滿口胡說，那有人不生病的，你們這年輕的人，有個頭疼腦熱的更不要緊，過兩天也就好了。」李慕白又說：「現在你不是正忙着嗎？你怎麼有工夫看我來了？」史胖子說：「櫃上現在倒是有幾個塵兒，可是有我們那個夥計忙着，也就行了，本來這兩天我看着你的神色就不大好，恐怕你要生病，今天一整天也沒看見你，我就不放心，趕緊看你來了。」李慕白笑着向小俞說：「你看，我雖只是一個人在北京，但是我的人緣可很好，這位掌櫃一天沒見着我，他就不放心了。」史胖子回頭望了望小俞，就問說：「這位大爺貴姓，」小俞笑着回答道：「我姓俞。」李慕白說：「這位是我的俞二弟，武藝比我高強十倍。」又說：「這位是史掌櫃，就在胡同口外開着酒館，也是我的老朋友了。」當下小俞與史胖子二人抱拳相見，史胖子直着眼睛望了小俞半天，然後又問李慕白請來醫生，吃了藥後，覺得怎麼樣，小俞就代替李慕白說：「大夫說這病不要緊，大概吃上幾劑藥也就好了，不過須要多加休養。」史胖子點頭說：「可不是，這位李大爺的武藝雖好，人物雖風流，可就是心太重了，本來年輕人最忌的是女色！」史胖子一說出這話，那小俞就是一怔，趕緊用眼看李慕白，李慕白也要攔阻史胖子，不叫他往下說，可是史胖子却不管不顧，依舊說：「比女色還利害的，就是相思病。」李慕白在炕上躺着斥道：「史掌櫃，你可不要信口胡說！」史胖子笑了笑說：「這何必瞞人，李大爺你憑良心說，你這病難道不是爲那翠纖而起嗎？翠纖

不過是一個窰姐兒罷了，她愛嫁胖盧三，愛嫁徐侍郎，就都由她去吧！咱們男子漢大丈夫，只要有這套身手，要娶多少女人不行，你何必整天在心裏熬煎着，毀壞了你鐵打般的身子，那些沒良心的窰姐兒才不管呢！李大爺你是明白人，我看你也不用吃藥，只要把心眼一放寬了，自然就好了！」說的時候氣忿忿地，說完了他也有點覺得不對，就向小俞說：「我這個人是心直口快，我爲李大爺的事，真着急，因爲李大爺不但是我們的老主顧，也是老朋友了！」小俞只是點頭，却不便說什麼，李慕白躺着冷笑道：「史掌櫃，你說的全不對，不錯，我曾認識過一個妓女，可是現在我早已把她忘掉了，我這病與她是一點相干沒有。」史胖子笑道：「得啦李大爺，你現在就好好地養病吧，我也不跟你爭辯，我也走了，明天我再來瞧你！」說着他向小俞一點頭，就轉身出屋走了，小俞覺得這個史胖子很是奇怪，尤其在他走出屋時，雖然他的身體很是肥胖，但是脚步却頗爲敏捷，李慕白也看出小俞很注意史胖子，就向小俞說：「你別看這個酒鋪掌櫃子，他很有些奇特之處，我早就看出來了，可是他始終向我不認賬！」小俞說：「我也看出來了，這個人的神氣，和他走路時的脚步，似乎是個練功夫的人，」李慕白說：「此人必然大有來歷，等我病好了，非要把他的來歷探出來不可，還有幾件事，都使我生疑，咳，以後我慢慢再對你說！」小俞想要知道知道李慕白和那胖盧三徐侍郎，及妓女翠纖的事情，但見李慕白此時似乎疲倦極了，閉着眼睛躺在炕上，一句話也不願說，小俞自然也不便去問他，便坐在燈旁歇息，此時屋內孤燈暗淡，沒有一點聲息，窗外月色正好，砌下秋蟲很繁雜地叫着，李慕白躺了半天，覺得身上各處又熱又痛。不禁呻吟了兩



聲，微微睜開眼睛，就見那小俞坐在燈旁，一手支着頭，也是愁眉不展，又見他頭髮不整，衣服襤褸，看他那窮愁的樣子，誰也不能知道他會有一身驚人的武藝，李慕白不禁暗暗歎息，就想：這世上不知淪落了多少英雄，鐵貝勒府那些教劍的師傅，護院的把式，個個全都衣錦食肉，像小俞這樣的人才，却沒有人曉得！又想：聽這小俞談吐不俗，決不能是久在江湖斷混，連個名字也沒有的人，只是看此人把他的身世來歷，彷彿諱莫若深，自己又不能過於追問他，不過他既負有一身驚人的武藝，而不肯在江湖間與一般盜賊爲伍，也可見他是個潔身自愛的人了，他與自己並無深交，肯於這樣服侍自己的疾病，更是見他的俠義肝腸，因此李慕白對於這小俞，心中發生出無限的感激，和無限的尊敬，便說道：「兄弟，天色不早了，你也歇息吧，可惜我只有兩牀被褥，一牀還是裕的，現在天氣又這麼冷了！」小俞被李慕白這話打斷了思緒，他便站起身來，說：「我沒有被褥也行，現在才到秋天，還不算怎麼冷，明天我就把我的被褥拿來。大哥，你喝水吧？」說着，倒了一碗溫開水，送給李慕白去喝，少時他閉好了門，熄了燈，就蓋着那牀衾被睡去，到了次日上午時候，鐵貝勒府的得祿就來了，見了李慕白就說：「我們二爺聽說李大爺病了，很是不放心，特意叫我來看看你，還給你薦了一位常大夫，這位先生是位名醫，我剛才去請了一趟，大夫說還有兩個門脈沒看完，回頭自己就坐着車來。」李慕白很感謝地說：「二爺這樣的關心我，真叫我無法報答！」得祿又說：「我們二爺還叫我跟李大爺，李大爺若用錢時，請自管說話，我們二爺現在給你預備着幾十兩銀子，只是因爲怕你多心，所以沒敢叫我送來。」李慕白說：「錢我倒還夠用

，只是二爺對我這番美意，真使我十分慚愧！」遂又指了指小俞說：「這位俞爺也很幫助我，你回去跟二爺說，如若府上沒有什麼事，就叫他在我這裏多住幾天吧！我也須要一個人服侍。」得祿連說：「這不要緊，我可以作主，就叫他在這兒服侍你得了，反正他整天在馬圈裏也沒有多少事。」得祿彷彿一位大管家似的，這樣說着，小俞只在旁邊站着靜聽，臉上

一點表情也沒有，李慕白真不明白，以小俞這樣的人才，爲什麼偏要作那賤役，受這些奴僕的欺辱，自己心中雖然不平，但又不便說出小俞是有多大的本領，應當叫鐵小貝勒怎樣另眼看待他，當下那得祿坐在椅子上，喝了一碗茶，又等了一會，那鐵小貝勒給請的常大夫就來了，這常大夫也是北京的一位名醫，平日專走王門府第，所以他的架子很大，來到李慕白這狹小的屋子裏，他連話也不說一句，只給李慕白按了按脈，忙忙地開了方子就走了，得祿把大夫送出廟門，看了看那張藥方，覺得價錢一定不輕，就說：「這方子我拿去罷，我們府裏跟鶴年堂有賬。」李慕白說：「不用，回頭叫俞兄弟抓去就得了。」得祿便把藥方給放下，又說：「那麼我走啦。」李慕白說：「好，你回去替我向二爺道謝罷！」當下得祿出屋去了，這裏小俞向李慕白說：「鐵二爺真待大哥不錯，這得祿是他的親隨，能叫他到這麼遠來看你，可見是敬重大哥了。」李慕白點頭說：「我在監裏時，也是這得祿看過我幾次。」遂又嘆了一聲，說：「俞兄弟，我真不明白你，以你這樣的人才，無論作什麼事，何愁不能出人頭地，你爲什麼單單要在鐵貝勒府幹那馬圈的事情呢？」小俞見李慕白這樣懇切垂問，他也不由得低着頭，長嘆口氣，良久，才抬起頭來說話：「不瞞大哥，我俞二從幾歲時起，就在

江湖上飄蕩，現在我實在不願意再度那流浪的生涯了！」李慕白說：「既然這樣，你何不向鐵小貝勒顯一顯身手，我想他也是一個愛才之人，果然他若知道你有這一身武藝，至不濟，他也得叫你作一個護院的把式，豈不比這刷馬的事強嗎？」小俞却連搖頭，說：「現在我還不願幹那些事，因為那樣一來，別人就容易知道我了。」李慕白說：「嘔！這樣說，兄弟你現在幹那刷馬的事，就是爲隱身匿跡，不願意叫旁人認出你來？」小俞點了點頭，李慕白剛要再問小俞，是因爲什麼事，逼得他這樣作，只見小俞又嘆了一聲，便說：「大哥，現在你既明白了，就不必再問我了，總之，我的心中實有難言之事，也並非我俞二怕誰，我更沒作過什麼犯法的事，我現在鐵貝勒府幹這刷馬的事，不過是暫且耐時，一俟時來運轉，我還要走往別處去。」李慕白說：「兄弟，我病好了之後，要到延慶去一趟，有我的朋友鐵掌德嘯峯，和神槍楊健堂在那裏等着我，兄弟你也隨我去好不好？咱們在那裏找個標頭的事作，」小俞搖頭道：「延慶那地方我不能去。」李慕白聽了越發不勝驚異，覺得這個小俞的爲人太古怪了！當下剛要向他詳細追問，忽見小俞站起身來，拿起藥方說：「我給大哥抓藥去了。」李慕白說：「兄弟，你拿上錢，我衣包裏還有幾兩銀子。」小俞却搖頭說：「不，我有錢。」一面說着，一面就走了，這裏李慕白爲着小俞這個古怪的人，納悶了半天，待了一會，小俞就抓藥回來，在簷下升起小火爐，給李慕白煎藥，李慕白服藥後便沉沉睡去，小俞又到鐵貝勒府，去取他的鋪蓋，當日李慕白的表叔派了跟班的來陸，看了他一次，聽說他病了，回去又給他送來十兩銀子，晚上，史胖子也打發夥計來，給李慕白送來稀飯等等，李

慕白病中有這些人看顧着他，倒也頗不寂苦，只是因爲終日靜臥無事，腦裏未免有時思緒紛紜，想到俞秀蓮，又想到謝織娘，不過想完了之後，自己却又後悔，就想：這都是過去的事情了，算是自己經驗了兩番情劫，此後無論如何，決不再與女人接近，也學小俞的樣子，孤身飄蕩，無論什麼事都可以作，那樣倒也爽快，如此一連過了數日，李慕白的病體已經漸漸好了，只是身體還軟弱，小俞就勸李慕白再在炕上坐着歇息幾天，一切的燒水做飯等事，還是由小俞操作，這兩日，史胖子也沒打發夥計來看李慕白，鐵小貝勒府倒是每天都派人來，給李慕白送了燕窩銀耳等等的補品，這天又落了一場小雨，天氣很涼，小俞就把小火爐搬到屋裏，一面燒着飯，一面與李慕白談閒話，倒頗不寂寞，正在這時，忽聽屋外有人叫道：「李爺在家了嗎？」李慕白一聽，聲音很生疏，便不由得詫異，小俞趕緊開門一看，原來是個官人，這官人把雨傘放下，立在牆根，就進屋來，李慕白一看，原是九門提督衙門裏的官人，這官人就是那天捕李慕白入獄的那個頭兒，今天他見了李慕白，樣子倒是十分和氣，就問說：「李爺，這幾天沒出門嗎？」李慕白知道這官人這兩天之下到這裏來，一定是有點蹊蹺的事情，遂就做出十分鎮定的態度，說道：「我病了有十幾天啦，吃了幾劑藥，現在的病雖好了些，可是還不能夠下炕，老兄，你今天來找我有什麼事嗎？」那官人坐在炕頭，由懷裏掏出個小煙袋來抽煙，一面用眼看着桌子上的藥包，地下的藥鍋，和李慕白臉上的病容，他就笑了笑，搖着頭說：「沒有什麼事，我不過是來看看李爺，李爺這幾天沒見着鐵二爺嗎？」李慕白說：「我這場病，老虧有鐵二爺照應着，才算好了，鐵二爺每天必要打發人來看

我，並且請大夫，買藥，都是鐵二爺拿的錢。」那官人點頭說：「鐵二爺向來是個熱心的人——」說完這句話，這官人彷彿尋思了一會，忽然發問道：「李爺，你知道胖盧三和徐侍郎的那件事嗎？」李慕白聽了，不禁一怔，搖頭說：「我與他們並不認識。」官人很和緩地說：「李爺，我告訴你這件新聞，昨天夜裏，胖盧三跟徐侍郎都住在校場五條他們的外家那裏，不料忽然去了一個人，拿着刀，把胖盧三和徐侍郎全都給殺死了！」李慕白一聽，不由驚訝得變了顏色，那官人又說：「殺完了胖盧三徐侍郎之後，兇手就逃跑了，什麼東西也沒丟，可見是仇殺無疑，我們衙門裏一聽見這事，就忙起來了，把胖盧三的外家劉雅娥，徐侍郎的外家謝翠織，和翠織的母親謝老媽媽，全都給抓在衙門裏去問口供，那劉雅娥可就將李爺你給拉上了。李慕白一聽，不由生氣道：「莫非那婦人說是我殺的胖盧三和徐侍郎嗎？」那官人擺手說：「李爺你別着急，這官司拉不上你，雅娥雖然是說胖盧三跟李爺有仇，因為知道李爺出獄了，怕去找尋他，所以他跟徐侍郎，這幾天都沒敢到他外家那裏去，昨天還是雅娥翠織，叫人把他們兩人請了去的，不想半夜裏就出了這事，那兇手是個胖子，頭上，胳膊上，全都纏着黑布，連使喚的老媽子都看見了。」李慕白一聽兇手是個胖子，他心中越發驚訝，就冷笑說：「幸虧我不是個胖子！」那官人說：「我們衙門裏的人也都知，決不能疑心到李爺的身上，不過那雅娥既說出李爺你的名字，我們頭兒就不能不派我來，跟你這兒打聽打聽。」李慕白冷笑道：「跟我打聽什麼？盧胖三雖然陷害過我！我心中雖也恨着他，但這種黑夜殺人的強盜行爲，我李慕白却不幹，何況我這些日都在病中。那還有力氣去殺人？你們若

不信，可以把鐵貝勒府給我薦的大夫找來，問問他，我是真病還是假病？」那官人連忙陪笑說：「我沒先跟你說明白了嗎？我們衙門裏誰也不敢疑心到你的身上！」李慕白說：「既然這樣，那就問不着我，胖盧三徐侍郎二人平日仗倚財勢，無惡不作，受過他們害的，不知有多少人，我李慕白因爲在京有親友，不能夠跟他拚命，別人可不見得跟他拚不來！」李慕白說話之時，十分激奮，又彷彿聞說盧徐二人被殺，覺得很快活似的，那官人看這情形，李慕白顯然與此案無關，坐了一會，他就走了，在官人走後，李慕白就向小俞說：「你看，幸虧我病了這一場，不然我又得打殺人的冤枉官司了！」小俞說：「那也不能，因爲那幾個女人明明看見兇手是一個胖子。」李慕白微微笑着，想了一會，便點了點頭，却不說什麼，旁邊小俞問道：「那徐侍郎的外家翠纖，是與大哥相識過嗎？」李慕白見問，不由感到一陣慚愧，便嘆道：「兄弟，少年人最惹不得就是兒女的私誼，我李慕白這半年以來，痛苦備嘗，志氣頹廢，以及遭遇坎坷，不幸的事情頻來，完全是因爲一點兒女私情所致，現在我才明白，並且非常後悔，兄弟，你聽我一對你說！」小俞久就想知道李慕白所經過的一些風流事情，當下微笑了笑，就坐在炕頭，傾耳靜聽，李慕白先慘笑了一聲，然後就說：「我今年曾遇見兩次情障，第一個女子是我們鄰縣鉅鹿人，與兄弟你是同姓！」小俞一聽這話，立刻彷彿吃了一驚，臉上的顏色也改變了，兩隻炯炯有神的眼睛也發直了，越發注意地聽李慕白往下去說，李慕白倒並未留心，只慨然地往下述說，自己與俞秀蓮姑娘的那段情史，如何因對俞秀蓮姑娘失了意，才致心情頹廢，結識了妓女翠纖，因此與胖盧三徐侍郎二人結仇，被陷下獄

，以及憂煩致病，都與這些事情有關，說完，表示自己深深的懺悔，並說從此決不再惹情魔了。那小俞對於織娘的事，他倒不甚注意，惟有俞秀蓮姑娘的事，確實彷彿刺戟了他的心，他呆了半晌，才微微地笑：「我聽大哥這樣一說，那位秀蓮姑娘確實堪與大哥相配！」李慕白心中本來餘情未死，聽了這話，便嘆道：「我年已將三旬，所以至今未娶之故，完全是爲要等待秀蓮姑娘那樣的一個人物，却不想我福薄緣淺，姑娘早已許字他人，現在我是決無何等的妄想了，我只想設法尋找着那個孟思昭，使他們夫婦完婚，我的心裏就安慰了，至於我，尤其因爲有了織娘這件事情，我立誓終生不提婚娶了！」小俞聽了冷笑道：「大哥你何必這樣固執，那孟思昭既然離家不知下落，大哥何妨就娶那俞秀蓮姑娘爲妻？」李慕白笑道：「兄弟我李慕白雖然不才，難斷私情，但這種不義的事，我却決不能作，即使孟思昭永遠沒有下落，或者知道他已不在人世了，我也不能娶俞秀蓮姑娘爲妻，我甯願終居一生！」小俞聽了，不禁冷笑道：「大哥未免太固執了！」說完了這句話，他就站起身，出了屋子，在簷下望着庭中蕭蕭的秋雨，站了半天，方才進屋來，晚間，小俞把飯做得，二人吃了，然後點上燈，又對坐談話，李慕白總勸小俞不必這樣自甘貧賤，年輕的人既有這身本事，總應當找一個識主，又說：織小貝勸雖然現在待你很薄，那是因爲他不知道你，假若他曉得你的武藝能與我相敵，我想他立刻就能把你待如上賓了。」小俞却搖頭說：「他既不留心我，我也不願在他面前賣弄身手，以邀恩寵，再說，現在我已經改換了辦法，就是打算等到大哥的病體痊愈之後我就離開北京到別處去！」李慕白趕緊問說：「兄弟，你打算到那裏去呢？」小

俞很遲疑地答道：「我要往江南去，找一個朋友。」李慕白聽了十分喜歡，說：「好極了，我也久要往江南去，因為我雖然是直隸省的人。但是生在江南，我有一個盟伯父，就是江南鶴老俠客，我也打算拜訪拜訪他去，兄弟，等我病好了之後，咱們一同南下遊遊，好不好？」小俞却搖頭說：「大哥不可跟我相比，我俞二是孤身一人，到處爲家，而且什麼事都能作得，大哥却在家鄉尚有叔嬸，而且自來到北京之後，名聲日高，友朋日衆，我望大哥你不要把這些事拋棄了，將來大哥能在此立一番事業，然後再與那俞秀蓮姑娘結成眷屬，方不負男兒的志氣，至於我俞二，是因爲遭逢不幸，才這樣飄流落魄，也實在是沒有法子罷了！」李慕白聽了小俞這話，心中好生不痛快，尤其是小俞又提起了俞秀蓮，真叫李慕白不高興，同時覺得小俞這人是成心跟自己疏遠，相處這許多日，自己把身世，和心中的隱情，全都詳細地告訴了他，可是他從來沒對自己說過一句真話，直到現在，自己還是只曉得他姓俞行二，連名字全都沒有，要說他是沒有感情的人吧，可是又不然，他對待自己却是很懇切的，殷勤的，總之，這真是一個令人摸不着脾氣的，很奇怪的人。此時，窗外的秋雨依舊簌簌地響，簾水像有節奏似的一滴一滴地，引誘着人去靜聽，又引誘着人發愁，兩口寶劍黯然而無色地掛在牆上，臘燭燒得只賸了一點，李慕白身體疲乏了，剛要叫小俞把門關上睡覺，忽見小俞聳然站起身來，一面向李慕白擺手，一面由牆上抽劍，李慕白也趕緊側耳靜聽院中有很輕微地脚步声之聲，因爲有小俞在旁，李慕白很放心，用不着他自己起來動手，小俞把寶劍抽出，剛要撲出門外，忽聽窗外哈哈地一陣狂笑之聲，小俞趕忙問道：「是誰？」外面却是山西的口音，答



道：「是我！」說話之間，門開了，進來了一人，身穿着黑布緊身衣褲，頭上戴着瓜皮小帽，小俞和李慕白借着黯淡的燈光，趕緊去看，原來却是史胖子，不過史胖子却不似往日那麼臃腫了，身上很俐落，當下李慕白坐在炕上，笑着說道：「史掌櫃，今天可露出你的本像來了！」史胖子微笑了笑，說道：「李大爺，咱們一向都是心照不宣，我現在來，是特意向你辭行！」李慕白聽了，一怔，接着冷笑道：「你倒真有本事，你把胖廬三和徐侍郎殺完了，你一走了事，你可知道，今天提督衙門的官人又來找我了嗎？」史胖子笑着搖頭道：「那不要緊，你李大爺現在有鐵小貝勒給你保標，就是你犯了案，也不要緊了。」說着一屁股坐在炕頭，就說：「李大爺我現在有好些話要對你說，提起我的名字來，大概你也知道，我就是山西的爬山蛇史健，在太行山一帶，混了十幾年，也頗作了不少出名的事情！」小俞在旁邊一聽，他就是山西有名的俠客爬山蛇史健，不由多看了他兩眼，又聽史胖子接着說：「二年前，我在山西與幾個江湖朋友結了仇，他們幾個人一齊收拾我，我栽了跟頭，我就帶着一個徒弟來到北京，開了這座小酒鋪，本想就這麼再混些年，不必再跑到江湖上爭強鬥氣去了，可是不想又遇到你李慕白，你的武藝真叫我佩服，後來你受了胖廬三黃驥北的欺負，又真叫我生氣，所以你在監獄裏的時候，我就前去救你，打算叫你越獄，跟我一同逃往江湖，可是不想你李大爺比我聰明，你却專等着鐵小貝勒救你，不肯同我逃走，作一個黑八，所以從那回事起，我本想不再管你的閒事了。」李慕白不服氣地道：「那次叫你的夥計給我帶進一個鋼銼去，夜間你又擰開獄門的鎖去救我，在你固是好意，可是你却不想，我在北京有親有友

，如何能依你那主意去作？」史胖子笑道：「我並不是惱了你，你也看得出來，我自從作了買賣就放了膽，要不仗用帶子纏着，我連房也爬不上去呀？」說話時，把胳膊上的紐扣解開，捲開袖子，李慕白和小俞一看，原來他用黑布帶子已把渾身的肥肉纏緊，李慕白不由也笑了，小俞又在燭台上換了一枝蠟燭。史胖子說得慷慨起來，站起身，拍着胸脯道：「憑良心說，我史胖子這二三年來也不大願管閒事，可是胖廬三倚仗財勢，作惡橫行，我却就想要把他剪除，尤其是他們把你陷在獄中，他們趁勢把那翠纖搶了去，害得你這麼大的英雄得了相思病，這樣的事我看不下去，在昨夜我就到了校場五條，把那作惡多端的胖廬三，和徐侍郎全都殺了，翠纖現在成了小寡婦，難道她還不嫁給你李慕白嗎？」李慕白紅着臉斥道：「你簡直是胡說！」史胖子笑道：「我也不叫你答情，反正我心裏的一些骯髒氣現在是都出了，現在我知道已有衙門裏的人揪上我了，我不能再在北京住了，今夜我就走，可是我告訴你一件事，你別以為黃驥北是好人，這兩天我才聽說，原來你那場官司，不但是胖廬三陷害你，黃驥北在其中也給你洒了不少毒藥，德五爺回到北京不到三天，就叫他給逼走了，現在聽說他又勾結了馮懷馮隆兄弟，托了四海標店的冒寶崑，到河南去請吞舟魚苗振山，金槍張玉瑾，專爲來跟你拚命，乾脆一句話，你李慕白要小心一點，張玉瑾的金槍，苗振山的飛機，黃驥北的笑裏藏刀，都不是好惹的，我告訴你了，我可幫不了你。」望着向李慕白小俞二人拱手，說：「我走了，後會有期！」說時一直出屋，只聽一陣風聲瓦響，那史胖子就走了，這裏李慕白不禁哈哈大笑，向小俞說：「兄弟，你說我李慕白的名頭也不小吧，竟招得這些

人嫉妬，你聽剛才史胖子說，那瘦癯陀黃驥北，又托了個姓冒的，快把那金槍張玉瑾和苗振山邀來了，張玉瑾那人，我早就聽俞老標頭說過，苗振山之名我還是初次聽見，好極了，大概他們一來到北京，我的病也就好了，我倒要會會他們！」因又冷笑着，罵那黃驥北，說：「好一個黃驥北我在獄中時你還去看我，原來你却是個口蜜腹劍的人呀，好，現在我也不去找你，等你把人請來時，咱們倒要鬥一鬥！」小俞却在旁默默不語，彷彿他對於這些事並十分注意似的，把門閉上，他就睡去了，這裏李慕白又是想着黃驥北的事情可恨，又想着史胖子的事有趣，却又覺得小俞的一舉一動，全都頗為可疑。又過了五六日，李慕白的病就好了，小俞也就搬回到鐵貝勒府的馬圈去住，並不再來，這天晨起，李慕白穿着軟綢的棉襖，戴着夾風帽，才出了屋子，就見迎面一陣風起，涼得透膚，李慕白不由打了一個寒戰，低頭看時，只見庭中砌下，已有不少的落葉了，心中不禁感到一種書劍飄泊，青春蹉跎之思，信步慢慢地走出廟門，就到了丞相胡同的北口外，只見史胖子的那間小酒鋪，緊緊地釘着門板，淒涼得像一座墳墓，李慕白不敢在這裏徘徊，恐怕有人認出自己是與史胖子素有交情，遂就雇上了一輛車往安定門內鐵貝勒府去，到了鐵貝勒府，門上的人就把他讓進去，在小客廳裏坐了一會，那小虬髯鐵小貝勒就出來接見，一見李慕白，他就很驚訝地說：「噯呀，你真瘦了！」李慕白慘笑了笑，遂在鐵小貝勒的對面坐下，鐵小貝勒很懇切地問道：「你的病算是完全好了吧？」李慕白點頭說：「就算好了，再休養幾天，也就復原了。」又說：「我這場病多虧二爺看顧，並有那位俞二弟服侍我！」鐵小貝勒點頭說：「小俞那孩子倒還老實，

就是聽人說，他太懶惰。」李慕白一聽，剛要爲小俞聲辯，並要告訴鐵小貝勒，那小俞原是個武藝高強的人，決不可長久把他安置在馬廄之中，可是又聽鐵小貝勒笑了笑說：「慕白，我也盼望你快些好了，你知道黃驥北派人請了河南的吞舟魚苗振山，金槍張玉瑾，要來北京與你比武的事情嗎？」李慕白面上一點也不顯出驚訝之色，就問說：「二爺是聽誰說的？」鐵小貝勒說：「前天我見着了銀槍將軍邱廣超，他對我說的，爲此事，他很替你抱不平，特意去質問黃驥北，但是黃驥北給個不認賬，不但說他跟你沒仇，也沒挨過你的打，並說跟你還是好朋友，你在監裏時，他還看過你呢！」李慕白冷笑了笑，就說：「黃驥北幾次跟我拔交情，倒不是假，可是誰知道他的心裏是怎樣，不過我雖剛病好，但也不怕他們，我本是想到延慶去，可是現在一有了這事，我又不能走了；我倒要等他把苗振山張玉瑾邀來，看看那兩個，到底是怎樣的人物！」鐵小貝勒也露出憤慨的樣子，說：「對，我也願意你給咱們爭一口氣！」二人對坐沉默了一會，鐵小貝勒忽然又嘆息了一聲，說：「京城這個地方，真是人情險惡，外方來的人若是在此稍顯才能，便要遭人所忌，譬如你，若不是認識我和德嘯峯，現在不知道要遭人多少暗算呢！近來還有一件可氣的事，因爲你病得很利害，我也沒叫人去告訴你，就是那胖盧三和徐侍郎，在他們的外家那裏被賊殺死了，他家的女人明明看見兇的賊人，是一個胖子，而且盧徐二人平日倚勢欺人，結下的仇人也很多，可是黃驥北却又乘機害你，他跟提督衙門的人說：兇手是你，爲此事九門毛提督特來找我，我就說你現在病着了，我敢給你作保，因此才算沒有事。」李慕白也把自己病尚未愈之時，衙門的官人找了自己

一次的事說了，然後也憤然道：「我未到北京之時，聞得黃驢北的名聲，倒還很景仰他，想不到他原來是這樣一個笑裏藏刀的小人，我回頭要拜訪拜訪他去，問問他爲什麼對我這樣使盡了好謀！」說話時，氣得病後的蒼白的臉上浮出紫色，鐵小貝勒却搖頭說：「你也不必去找他，你的病才好，不可又惹氣，再說你也決見不着他，他自你出獄之後就不常出門，現在胖廬三徐侍郎被殺的事一出，他更得嚇得不敢出門了，你只要以後防備他一些就得了。」李慕白口中雖不言語了，但心中依然怒氣未息，又同鐵小貝勒談了一會，便告辭出了府門，又判馬圈裏去找那小俞，可是據馬圈裏的人說，小俞昨天出去的，直到現在沒有回來，李慕白一聽，十分的驚詫，發了一會怔，只得雇了一輛驟車回南城去，坐在車上就想：自己怎麼淨遇見了這些詭怪的人，本來那史胖子就已神出鬼沒地跟自己胡纏了一個多月，他倒是好心，想要幫助我，可是結果反倒幾乎把我給害了，現在這個小俞，却比史胖子尤爲蹊蹺，不知他到底是個幹什麼的，車走得很快，少時走到前門外驛馬市大街。李慕白坐在車裏，也沒放下車簾，往外看着那往來的行人，和兩旁的鋪戶，正自走着，忽聽迎面有人叫道：「李老爺！李老爺！」李慕白望道旁一看，只見是一個年約半百的老婦人，仔細去看，才看出是織娘的母親謝老媽媽，只是他穿着一件舊緞子的短衫襖，凍得縮着手，手裏提着一個藥包，李慕白叫車站住，就在車上問說：「你作什麼來了？」謝老媽媽毛着腰，走到車前，往南指着：「我跟翠織搬出來啦，就在粉房琉璃街，她舅媽家住着，織娘天天想李老爺，想李老爺想得都病了！李老爺你現在沒有什麼忙事，到我們那兒歇會好不好！」謝老媽媽央求着這樣說，樣子是十分

可憐，李慕白明白，徐侍郎死後，織娘是下堂了，本想不再見織娘之面。可是又想起自己在元豐棧住着的時候，有一次在西河沿東口，遇見她母女坐着車招呼自己，那她是怎麼戀慕，現在才不過兩月有餘，雖然自己失了意，受了坎坷，受了織娘無理的拒絕，可是現在她已落得這樣可憐，如今她母親央求自己去，自己若是不去看慰慰她，不獨顯得最小，而且也太薄情了！於是就點頭說：「好吧，我看看他去！」下車給了車錢，就跟着謝老媽媽進了粉房琉璃街的北口，謝老媽媽這時彷彿高興，腰也直起來一點了，一面走着，一面回頭說：「李老爺，我們姑娘一定是跟你有緣分兒，自從你一走，我們姑娘就茶飯懶咽，連打扮也不打扮了，後來跟掌班的鬧了警拗，我們就搬出來了，依着她舅媽還要給她另找地方混事，可是那孩子哭天抹淚，說是決不再吃這碗窩子飯了，就等着李老爺回來。」李慕白一聽，心中又是好氣，又是好笑，心說：這個奸詐的老鴛婆！她把她們母女下過一次水的事，全都瞞過不覺了，以為我是不知道嗎？同時又覺得謝老媽媽說的這些話可疑，莫非她們把我請了去，又叫織娘跟我從良嗎？哼，不用說有了徐侍郎那件事，就是沒有，織娘也是對我誠心實意，我李慕白再也不惹那些情絲煩網了。走了不遠，謝老媽媽在路東一個破板門前站住，門也沒關着，謝老媽媽就說：「李老爺請進吧，這就是我們的家，你可別笑話！」李慕白進了門，一看院子很是狹小，一地的髒水敗葉，曬衣的繩子上搭着妖紅怪紫的女人褲襖，雖不過六七間房子，可是看那雜亂的樣子，大概住了許多家，有的屋裏見謝老媽媽讓進客來，就有兩三個蓬頭散髮妖佻的女人扒着屋門往外看，李慕白曉得這院裏住的，大概都是些養妓女的，當下謝

老媽媽來到西邊一間小屋前，把那紙糊的破門窗拉開，就請李慕白進去。

## 第二十回

陋巷殘花淒涼驚宿夢  
寒風傲骨慷慨却癡情

李慕白皺着眉進到屋裏，只覺一陣藥味，和污穢的氣味，鑽到腦子裏，屋裏連一張桌子也沒有，只有一鋪炕，炕上鋪着一領席，席上一牀還不很舊的紅緞被子，李慕白認得，這就是自己給她買的那材料做的，被裏的織娘蒙着頭睡着，枕畔露着蓬亂的頭髮，謝老媽媽走到枕邊，扒着頭叫道：「翠織，翠織，你快瞧，你瞧瞧誰來了！」織娘細聲呻吟着，把頭由被中伸出來，微微的抬起，一看是李慕白，她又是驚訝，又是忿恨，說：「你來了！你瞧，我成了什麼樣子了！你，李老爺，現在你可稱了心了吧！」李慕白一看織娘的臉上是又紫又腫，並雜着些淚痕血跡，可是眼睛還是那麼嬌秀，悲哀，且帶着恨色，織娘說完了，又蒙上頭去痛哭，謝老媽媽也在旁流着淚，李慕白知道，一定是徐侍郎被殺之後，衙門把織娘抓了去，用刑拷問了她一番，所以臉上被打成這個樣子，心裏就想：雖然徐侍郎是史胖子所殺，可是不能說與自己絲毫無關，徐侍郎死得不冤，可是織娘一個可憐的人，落得這個樣子，自己的良心上實在過不去，因之，不由嘆了一聲，走近織娘的頭前，就說：「織娘，你別怨我，胖廬三跟徐侍郎被人殺了的事，連我也想不到，我病了有半個多月，直到現在還沒十分好。」織娘又驕地抬起頭來，冷笑說：「我怎能怨你！可是……」說到這裏，抬眼看了她母親一眼，就說：「媽，你出去一會，我跟李老爺說幾句話！」謝老媽媽聽了她女兒的話，就

抹了抹眼淚，走出屋去了，這裏織娘很憤慨地，低着聲音說：「李老爺，我也知道，人不是你殺的，可是，你能說你不認得那個兇手嗎？」李慕白不由一驚，就冷笑說：「即使那兇手是我認得的，又當怎樣？徐侍郎死的時候，我正病得利害，我還能有精神教唆別人去行兇嗎？」織娘嘿嘿地冷笑了兩聲，說：「倒許不是你教唆的，可是那個行兇的胖子，我早就認得他，他也親口對我說過，他是你的好朋友，這些話，我要是在過堂時說了，我也不至於叫人把臉打成這個樣子，總之，你別瞧我不過是一個妓女，我還有點橫勁兒，我自己受苦我認命，只盼望你老爺好好兒的，就得了！」說到這裏，用袖角擦眼淚，又說：「我早就知道你們江湖人不好惹，要不然，我也不能嫁那徐老爺子！」說時，又勾起她一往傷心痛膺之事，不禁哽咽着痛哭，李慕白氣得怔了半晌，說道：「什麼話，你永遠把我看成了江湖人！」站着生了半天氣，又覺得織娘可憐，遂就嘆氣說：「我要跟你解說，也是解說不清，不過我告訴你，你別以爲我會幾手武藝，就是江湖人，其實江湖上的人多半是恨我刺骨，我也專打一些江湖上的強盜惡霸，我自夏天到北京找表叔來謀事，因爲有幾個江湖人跟我比武，我把他們都打敗了，他們就恨上我，給我造了許多謠言，以爲我是什麼江湖大盜，因此胖盧三和黃驥北，就運動官府，幾乎將我害死，直到現在，他們還不肯甘休，將來還有河南的吞舟魚苗振山和金槍張玉瑾，要到北京來找我決鬥！」說到苗振山，那織娘忽然抬起頭來，瞪着淚眼戰兢兢地問道：「你說什麼？苗振山！」李慕白點頭說：「這苗振山是河南一個最有名的江湖人。」又說：「其實這些話你也聽不懂，不過我是告訴你，我李慕白是個行俠好義的好漢子



，也是個規矩人，我會武藝，我跟人打架，那是因爲我不願受別人的欺侮，就譬如那天晚間的事吧，我聽了你的話，我知道你是甘心嫁徐侍郎，我立刻就走，什麼話也沒有，你還以爲我嫉恨行兇，那實在是錯看了我李慕白了！」織娘本來一聽到苗振山要來到北京的事，她就嚇得神魂都失散了，流着眼淚，躺在炕上，腦中翻閱，苗振山那兇惡的面孔，粗暴的聲音，皮鞭子打在自己身上時的痛楚，自己的父親被他們亂棍打死的慘況，就覺得已然是死在目前，只要苗振山一來，他決不能寬容自己和母親，所以李慕白後面的一些話，她全都沒有聽明白，這時謝老媽媽又進到屋裏，就見女兒哭着，李慕白是皺着雙眉站在那裏，臉上並帶着氣憤之色，謝老媽媽淚眼不乾地站了一會，李慕白望了望她，就問說：「那麼以後你們打算怎麼樣呢？」謝老媽媽尚未答言，織娘就痛哭着說：「誰還能管以後，眼前我們娘兒倆就快死了！」謝老媽媽一聽，又哭了，一面抹着鼻涕眼淚，一面央求李慕白說：「我們娘兒倆的事，也瞞不了李大爺啦，翠織嫁了徐大人不到一個月，徐大人就叫強盜給殺死了，可憐我們娘兒倆，還坐了幾天監牢，翠織那樣身子骨兒，本來就常常病，那禁得住叫衙門打了幾十個嘴吧。我們娘兒倆的東西首飾，全都叫徐宅的人給拿了去，什麼也沒給我們留下，沒法子，這才在她舅媽家裏住着，可是人家也沒有幾個姑娘，我們娘兒倆在人家這兒，吃這碗臉子飯，長了也不行，要說再找地方混事吧，可是翠織的臉上還沒好，再說那裏去借錢置辦衣裳傢俱呢？沒有法子，我才把李大爺請了來，就求李大爺念着早先的好兒，救一救我們娘兒倆吧！」說得李慕白的心裏也很難過，待了半天，李慕白才嘆了口氣，說：「事到如今，我能給

你們想什麼方法呢？」仰着頭，嘆着氣，又想了一會，就說：「我倒可以向朋友給你們借些錢，你們暫時度日，等織娘好一點時，趕緊給她找一個適當的人嫁過去，你們母女就都有着落了，據我想，但分有一線生路，還是不容再入班子才是！」謝老媽媽一聽李慕白答應借錢給她們，她就趕緊說：「噯呀，但分誰要是有條活路兒，誰能夠把女兒送到班子裏去啊！李老爺……」謝老媽媽剛要說叫織娘嫁給李慕白的話，可是李慕白已然掏出錢夾子來了，給了謝老媽媽兩張銀票，說道：「你們先拿這個花用着，過兩天你到法明寺去找我，我再給你們預備十幾兩銀子，我現在病才好，不大愛出門，以後我也不到你們這兒來了，你就叫織娘好好調養着吧！」說話時，又用眼去看織娘，只見織娘仰臥在炕上，睜着兩隻眼發怔，眼淚順着那青紫斑斑的頰下往下流，像是一朵受了摧殘的嬌花一般，使人於可憐之外，還生些愛慕之意，李慕白勉強克服住心中縷縷的柔情，就長嘆了一聲，說道：「我走啦！」謝老媽媽跟着，把李慕白送出門外，李慕白連頭也不回，無精打彩地走出粉房琉璃街，順着驛馬市大街往西，找了個小飯鋪吃了幾盅酒，吃了飯，就聽飯鋪有人談說：「西邊那小酒鋪買賣不錯呀，怎會那史胖子把鋪子拋下跑了呢？」李慕白知道街上的人，現在還不知道史胖子與兇殺胖廝三徐侍郎的案子有關，就想：史胖子那個人也不知到那裏去了，假如他不因那案子逃走，自己現在總不至如此寂寞吧！吃過了飯，便出了飯鋪，於秋風蕭颯的長街上，回到了法明寺，織娘那一種可憐的情形，總時時掛在心上，但李慕白現在是決定了，設法弄點錢救濟她們母女，倒還可以；若乘此時期，把織娘的傷病養好，再談嫁娶的事，那却決不可能了，李慕白現

在心中只有兩個念頭，第一是設法要探出那小俞的隱秘，也就是倒要明白明白他是個怎樣的人；第二就是盼着自己快些回復健康，好等那苗振山張玉瑾來到，憑仗寶劍與他們決一個雌雄。一日過去，到了第二天，秋風吹得更緊，早晨，李慕白在院中慢慢地練了一趟劍，覺得身體還未被那場病給毀壞，擎着寶劍，又想起那夜小俞來此盜劍之時，與自己交手對劍，他的身手劍法，真是狡捷可愛，若非自己的武藝受過真傳授，真怕要敵不過他，這樣一想，立刻把劍拿回屋裏，穿上長衣，就出門雇車，往鐵貝勒府去了，到了鐵府，李慕白下了車，今天他並不由正門進去見鐵小貝勒，却一直到了馬圈裏去找小俞，馬圈裏的人知道李慕白是他們二爺的好朋友，就趕緊把小俞找來，小俞滿面的淤泥，彷彿有好幾天沒洗臉，在這時候身上還穿着藍布的破褲褂，李慕白很懇切地說：「兄弟，昨天我找你來，這裏的人說你出去沒回來。」小俞點了點頭，只說：「這兩天我是有點事。」李慕白看着他那單寒的樣子，很覺得他可憐，便說：「兄弟，你跟我出去，找一個酒鋪咱們談一談去！」小俞點了點頭，就跟李慕白出了馬圈，往西走去，寒風迎面吹着，李慕白身穿着棉襖，都覺得寒冷，可是回首看小俞，却是昂然地，一點沒有畏冷的樣子，少時在街上找到一家酒鋪，進去，在一張桌旁坐下，要過酒來，二人對坐飲着酒，李慕白就說：「天氣冷了，兄弟，你身上不覺得寒冷嗎？」小俞搖頭說：「我一點也不覺得冷。」李慕白又說：「你若是尚沒有棉衣，我可以送給你一件。」小俞點頭說：「也好」。李慕白見他肯受自己的棉衣，心裏就覺得很痛快，遂笑着說：「這兩日我見不着你，我寂寞極了，今天我一個人在廟裏練了趟劍，我就想，若是咱們兄弟能常

在一起，彼此指點武藝，那有多麼好？」小俞擎杯點了點頭，接着嘆了口氣，說道：「大哥，我要走開北京，只是現在身畔沒有盤纏錢！」李慕白說：「那不要緊，我可以給你籌辦幾十兩銀子，不過……」小俞在旁打斷他的話說：「我不用你借給我錢，因為你現在的景況，也比我好不了多少。」李慕白搖頭說：「不是我的錢，因為德嘯峯臨走時，他曾送給我一個錢摺子，可以取兩千銀子，我現在一點沒動，我想你要用，咱們可以取出些來，德嘯峯是個有錢的人，他必不在乎這一點。小俞連連搖頭，說：「你的朋友的錢，我更不能用了！」又疑了一會神，就說：「只好慢慢再說吧，好在我也並非急於要走。」李慕白用眼審視着小俞，就見小俞彷彿心中有許多牢騷，感慨，不過外面用一種凜乎不可犯的俠氣掩蓋着，他不自傾露出來罷了。又喝幾盃酒，李慕白就說：「兄弟，我們相識的日期雖不久，但是我那場病多，你服侍，我真把你當作我的親兄弟一般看待，我們原應當不分彼此，緩急相助。可是我看你心裏總像有些事情，你却不肯向我說實話，真不知是什麼緣故？」小俞微笑了笑，說：「你我雖然都在年輕，都是使寶劍，而且能打個平手，但是彼此的身世與性情不同，我要把我的心事告訴你，你也不能明白，不過日後你必曉得，我會二並非是與你交友不真實。」說到這裏，他把後來拿上來的兩壺酒全都喝了，但並沒有一點醉意，就站起身來說：「大哥，我要回去了，明天我到廟裏找你去，咱們再細談！」說着一直出了酒舖走了，把李慕白拋在這裏，發了半天怔，心想：小俞這個人，真是不近人情，莫非他跟史胖子一樣，原本也是個江湖大盜，因為犯了重案，才投到鐵小貝勒的府上隱身嗎？可是又想着不像，以小俞那樣的本領，

若是偷盜，誰能捉得住他？他何至於這樣冷的天氣，連件棉衣也沒得穿上？又何至於他要出外還發愁路費呢？怎樣想着，猜不出這小俞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忽然想起來，忽然想起泰興標店的老標頭劉起雲，久走江湖，認識的人必多，我何不去拜訪拜訪他去，向他打聽江湖上有什麼姓俞的年輕英雄沒有，再說劉起雲與故去的俞老標頭，和宣化府孟老標頭都是好友，我也可以順便打聽打聽俞秀蓮姑娘的近況，和那孟思昭到底有了下落沒有，於是付了酒錢，出門雇上車，就往前門外打磨廠去了，少時到了打磨廠泰興標店，見着了劉起雲老標頭，劉起雲見李慕白來了，很是喜歡，就說：「李老弟，多日未見，我淨想去看你去，只是忘了你住在什麼地方。」李慕白說：「我也久想來看看老標頭，只因我打了一場冤枉官司，又病了一場，所以總不能來看你老人家。」劉起雲說：「你打的那件官司，我也知道，當初我也很替你着急，後來聽說德嘯峯回京了，鐵小貝勒又很照應你，所以我就放了心，知道他們必能給你想法子，可是還不知你出獄又病了。」李慕白嘆道：「我這場病比那場官司還利害，現在雖然病好了，可是身體還沒有復原，」於是二人談起閒話來，李慕白就提到現在江湖的一些有名英雄，就說：「有一個姓俞行二，外號叫小俞的人，不知老標頭曉得不曉得？」劉起雲想了半晌，就說：「我知道江湖上姓俞的很少，我只認得故去的鐵翅鵬俞老哥，至於江湖後起之秀，我可不曉得了。」李慕白點了點頭，遂又問劉起雲，見着宣化府孟家的人沒有，那孟思昭不知有無下落？劉起雲就說：「前些日倒是由口外來了個老朋友，他說路過宣化府，見着孟永祥了，他的二少爺孟思昭，還是沒有音信，俞姑娘還住在那裏，俞老太太却聽說病得

很利害！」李慕白聽了一驚，心中很爲秀蓮姑娘難過，擎着一盃茶，慢慢地喝着，良久不語，那劉起雲忽然說：「李老弟，現在有河南著名的兩位好漢，要到北京來會你，你可曉得嗎？」李慕白冷笑着說：「莫不是那苗振山張玉瑾二人嗎？」劉起雲點頭說：「正是，四海標店的冒六已然走了有半個多月了，大概快同着那苗振山張玉瑾來了。」李慕白態度昂然地說：「要沒有這件事，我早就往延慶去了，我在這裏就是爲等候苗張二人，那苗振山與我倒素無仇恨，只是那個金槍張玉瑾，我知此人平日兇橫已極，他曾將俞雄遠老標頭逼死，他的妻子女魔王何劍娥也曾被我砍傷過，大概現在還押在饒陽的監獄裏，我們二人因有此仇，恐怕見面非要拚個生死不可。最可恨的是那瘦癩陀黃驥北，他既然仇恨我，就何妨與我拚一下，他却在表面上與我假意交好，暗地裏使盡了心機，想要陷害我，未免太是陰險小人的行爲了！」劉起雲道：「黃驥北向來就是這樣的人，所以我佩服的是金刀馮茂，他負氣而來，與你比武，敗了之後，扔下雙刀就走，現在回到深州安分守己地度日，連舊日的江湖朋友去找他，他都一概不見了。」李慕白一聽，心中對金刀馮茂也很是抱歉，就想以後有暇，應當去看看他，交他那個朋友。當時劉起雲和李慕白又談了半天閒話，李慕白就告辭走了，到了前門大街，找到了一家估衣鋪，按照小俞的身材，買了一身棉褲襖，和一件長棉袍，又到別的鋪子裏給小俞買了鞋帽，預備明天送給小俞，拿着這些東西，迎着秋風，走回法明寺裏，剛一進門，忽見有一個身穿青布棉袍的人，見着李慕白就屈腿請安，叫聲：「李大爺你好呀！」李慕白還認得，這人是東四三條德嘯峯家的僕人，遂就問道：「你幹什麼來了，有事麼？」那僕人一面陪笑，

一面由身邊取出一封信來，說道：「剛才由延慶來了一個人，是我們老爺派來的，給李大爺帶來一封信，並說我們老爺也快回來了，」李慕白把信接過，給了僕人賞錢，那僕人道了謝就走了，這時李慕白十分歡喜，回到屋內，就把德嘯峯的來信拆開一看，只見信箋是好幾張，上面寫着核桃大的字，是：

「慕白老弟如晤：別來又將一月矣！小兄此番出都，雖奉官命，亦有私衷，容相見時再爲細說！小兄臨走時，我弟尙屈處獄中，沉寃未雪，惟以有小虬髯鐵二爺之慨諾，小兄始敢放心而去，預料此信到達時，我弟必早已脫難矣。小兄來到延慶數日，與神槍楊三爺談到我弟之事，彼亦深爲關心，且甚欽佩，亟欲往北京一視我弟之英姿，此外，尙有一件可喜事，卽係此處新來一貴賓，此人非他，卽我弟夢寐不忘之人，俠女俞秀蓮是也！……」

李慕白看到此處，不禁十分驚訝，趕緊又接着往下去看，只見是：

「既然有此奇遇，小兄決爲吾弟成此良緣，金釵寶劍，紅袖青衫，有情人若成了眷屬，我德五亦陰功不小。書遣出後，小兄與神槍楊爺及俞秀蓮姑娘，卽同行赴都，關山不遠，計日可達，老弟快辦喜酒，以備我等暢飲！卽頌大喜大吉！小兄德嘯峯拜上，楊健堂慕名候安，俞秀蓮斂衽。」

李慕白讀過德嘯峯的這封信，既覺得德嘯峯有些胡鬧，又想着這件事奇怪，本來剛才聽劉起雲老標頭說俞老太太現在病得很重，怎會秀蓮姑娘又一人離開孟家到外面來？莫非俞老太太

也去世了嗎？看德嘯峯這信所說，彷彿俞秀蓮姑娘已應允嫁給自己了，可是將來若再尋着孟思昭，那可又怎麼辦？想來想去，覺得無論如何，這件事是應允不得，不能由着德五這樣荒唐着撮合，此時反倒把他的心弄得很難過，一個人坐在凳子上聽着秋風吹打窗櫺，心中七亂八糟，半天，望了望牆上懸掛着的那兩口寶劍，又想起小俞來，暗道：小俞那個人是多麼強硬，那像自己這樣情思纏綿，遇事不決。我真不能作一個好漢子嗎？我真不如小俞嗎？於是決定無論如何不能答應俞秀蓮的婚事，別管他們來不來，反正我只要會過苗振山張玉瑾之後就走，主意一決定了，便不再想，把德嘯峯那封信就隨手扔在桌上，晚飯出去吃了，回來就睡覺，半夜醒來，聽得窗外秋風颯颯，遠處的更鼓遲遲，孤枕寒衾，又倍感到寂寞淒涼，不禁又想到那顛顛於病榻之上，身受凌辱，苦難，窮困，孤零的謝織娘；又想到那正在驛途上的素衣健馬，身伴雙刀，心懷幽怨的俞秀蓮姑娘，不禁捶着枕頭連嘆了幾聲，便用被蓋上頭，抱着無限的愁煩睡去，到了次日，清晨在院中練劍，又到和尚屋內去閒談了一會，極力想把心事丟開，到了午飯時候，小俞就找他來了，李慕白十分喜歡，就說：「兄弟，你來了，你先試試，看我的衣裳你穿着合式不合式？」小俞把棉衣試了試，倒還合體，又看見那新鞋新帽子，他就明白了，這一份衣帽，是李慕白特意給他買的，臉色微變了變，並不再說什麼，此時李慕白又由桌上把那封信拿起來，遞給小俞，說：「兄弟你看，德嘯峯托人給我帶來一封信，說是神槍楊健堂也要到北京來，並且……」說到這裏，李慕白不由得像不好意思似的笑了笑，說：「還有一件事，德嘯峯簡直胡鬧！」小俞一面捧着信看，一面點頭，他那



大眼睛直直地彷彿要把信上的字一個一個都裝到眼睛裏，黃瘦的臉上也變了色，嘴唇緊咬着，不覺得發出嘖嘖的聲音，看了半天，他才把那封信放在桌上，點頭冷笑着說：「這是好事！」又拍了拍李慕白的肩頭說：「我先爲大哥道喜！」李慕白聽了小俞這話，心中十分不悅，愕然說：「兄弟你看，這件事我如何能應得？而且俞秀蓮姑娘也未必肯這樣辦。」小俞正色道：「這有什麼作不得的？大哥既曾向俞秀蓮比武求婚，又曾在半路上救她父女脫難，助她葬埋父親，千里長途，把她母女送到宣化府，大哥對待俞秀蓮，可以說是情深似海，義重如山，那孟思昭既離家棄妻，生死莫卜，他對秀蓮姑娘就算毫無恩義了，即使他再出頭，只要他是個好漢子，他又能有什麼話說！」說話時，激昂慷慨，斬截斷釘，彷彿他要逼着李慕白承認與俞秀蓮有情，必須答應俞秀蓮的婚事才成，李慕白看他這種神態，非常覺得詫異，本來這些日李慕白就覺得小俞的爲人可疑，費了多日的思索，探問，始終沒有猜出小俞是怎樣的一個人，如今爲了俞秀蓮與自己這件事，這小俞竟向自己這樣聲色俱厲，慷慨陳情，雖然他還在笑着，可是小俞那勉強的笑，畢竟掩蓋不住他內心的悲痛，李慕白驀然明白了，就像大夢初醒，又像摸着了一個寶貝似的，就趁着小俞不防，猛地抓住小俞的胳膊，哈哈地狂笑道：「兄弟，你把我李慕白看成了什麼人，我李慕白豈是那樣見色忘義的匹夫，混賬嗎！兄弟，你現在也不必再瞞我了，我早已看出你來了，你就是那我尋了多日，正尋不着的孟思昭，現在俞姑娘也快來了，正好，正好！」小俞一聽李慕白指明他就是孟思昭，他的面色愈變，趕緊劈手將胳膊奪過，轉身向屋外就跑，李慕白笑着說：「兄弟你跑什麼？」一面說着，

一面往屋外去追，追出了廟門，只見小俞早跑出北口去了，及至李慕白追出了北口，那小俞早沒有了蹤影，李慕白站在大街，東西張望了半天，心中十分着急，就想小俞莫非就這樣走了嗎？又想：小俞是個有骨氣，講臉面的人，他在鐵貝勒府雖然不過是個馬夫賤役，可是他決不能不回貝勒府去說一聲，就這樣的走了，而且他現在手中無錢，大概也不能遠去，於是趕緊回去取了帽子，就出門雇上車，往鐵貝勒府去，坐在車上，李慕白心中十分痛快，暗想：這許多日我爲俞秀蓮的事，一點辦法想不出，如今竟把這孟昭思找到了，而且還是這麼一個武藝超羣，生性慷慨的人，真真堪爲秀蓮姑娘之配。雖然他現在極力逃避，不願與秀蓮姑娘成婚，但那是他自覺窮困，無力迎娶，並且錯疑了我與秀蓮姑娘彼此有情，他不忍使我終身傷心失意，但實在看起來，他並沒忘掉俞秀蓮姑娘，不然他什麼姓不可以改，何必要單用俞秀蓮之「俞」，孟二少爺之「二」呢？這樣一想，恨不得再把孟昭思抓住，決不讓他走，然後等到德嘯峯帶着俞秀蓮姑娘來到，就叫他們成婚，自己就算把對於秀蓮姑娘的牽掛，乾乾淨淨地了結了，當下催着車快走，少時到了鐵貝勒府，李慕白先到馬圈裏去找小俞，據馬圈的人說，小俞出去還沒有回來，李慕白就囑咐他們說：「我先見二爺去，小俞若回來，千萬別讓他走，趕緊叫我去！」於是趕緊去見鐵小貝勒，那鐵小貝勒見李慕白今天特別的高興，就笑着問道：「我看你今天的臉色太好了，許是喜事臨門了吧？」李慕白聽了，不勝驚訝，就問道：「二爺，你這話是從何處說起？」鐵小貝勒笑着說：「昨天我接到了德嘯峯的一封信，他說他快回來了，並有神槍楊健堂，與一位俞秀蓮姑娘同來，據他信上說，這位姑娘乃是當代一

位女俠，早先曾與你比武定情，現在這位姑娘到北京來就是爲找你，嘯峯打算到京之後，就給你們撮合成了這一件美滿的姻緣。」李慕白聽了，却不住笑，又嘆口氣道：「二爺不知，這件故事長極了，並且今天我來，也是想求二爺幫助我解決俞姑娘之事。」於是就先把俞秀蓮的家世說了一遍，又說到自己如何受了同學席仲孝之騙與秀蓮比武求婚，後來因知她已定婚配，自己便灰了心，不料，正北上途中，又遇見俞氏父女爲仇人所圍，自己拔劍相助，殺傷俞老標頭的仇家女魔王何劍娥等人，因此又牽連上了官司，後來俞老標頭被陷投監，因仗自己出力營救，俞老標頭方才出獄，出獄之後的次日，又在路上得病墮馬，竟因此死在半路了，自己幫助俞氏母女，把老標頭葬埋，就送他母女到宣化府孟家，却不料到了那裏，才知道那俞秀蓮姑娘的未婚夫婿孟思昭，已於年前避仇出走，不知下落。鐵小貝勸聽李慕白詳細曲折地說到這裏，他就不禁嘖嘖地讚嘆道：「這位俞俠女真算是紅顏薄命了，慕白，像這種叫你空歡喜，枉貪戀，却一點得不着實惠的事兒，我替你怪難受的！」李慕白却正色說：「不然，二爺還不明白我的心情，我對於這位俞姑娘，雖曾有過一番疑心，但自從曉得俞姑娘已許字他人，就再無非分的想念了，尤其後來聽說那孟思昭乃是一位少年俠義之人，我只有盼望設法尋着那孟思昭，作他夫妻團聚，所以我自從來京之後，每見着江湖朋友，必要詢問那孟思昭的下落，尋訪了半載有餘，直到今天，我方才把那孟思昭找到！」鐵小貝勸連問道：「這孟思昭是在北京了嗎？這人的人才武藝怎樣？」李慕白說：「這人比我還要小兩歲，可是武藝高強，劍法更是出色，我會與他比過武，我使出了全身的武藝，只能與他打一個平手，他

的軟工夫恐怕還要比我高一頭，總之，此人是我到外面來，第一次遇見的有本領的人，與那俞秀蓮姑娘相配是毫無愧色的！」鐵小貝勒聽得十分出神，連說：「既然你把這孟思昭找着了，何妨把他請來，我也瞧一瞧他的武藝到底怎樣，過兩天德嘯峯把那位俞秀蓮帶來，咱們就叫他們成親，不但你的心願了結，我們也算作了一件好事。」李慕白笑道：「這個孟思昭倒是已然被我找着，可是因爲我沒有抓住，他又跑去了！」鐵小貝勒一聽，疑惑他是故意尋自己的開心，面上剛露出不悅之色，就見李慕白帶着微笑，探着頭說道：「鐵二爺，你猜這個孟思昭是誰？此人非他，就是二爺府上的刷馬的僕役，小俞便是！」鐵小貝勒聽了，不由吃了一驚，就說：「怎麼，那小俞會有一身好武藝！」李慕白說：「武藝實在高強，我在二爺跟前敢說一句大話，這孟思昭的武藝，也就只有我還能敵得住他，若是什麼黃驥北之流，到他手中，便非輸不可。」於是又把自己那天與鐵小貝勒比劍，小俞在旁看破自己的劍法，並且向鐵小貝勒指點着數，那時自己就注意上了他，後來他蒙面到廟中盜劍，與自己交手，逃去，次日他又把寶劍送還，因此相識，自己病中又多虧他日夜服侍，因此自己與他的友情，直如兄弟一般，不過他對於他的身世來歷，也彷彿諱莫如深，自己屢次要替他設法，不使他再作那刷馬的賤役，他總是攔阻任彷彿惟恐略一揚名顯身，就被人注意，就會引出什麼禍事似的，直到今天，他知道俞秀蓮要到京城來，他特別覺得興奮，慷慨，力勸自己應納俞秀蓮爲妻，並且說他就要往江南去，從此也許永不北來，由此，自己才看出他的神色可疑，驀然抓住他，問了他幾句話，不料他真個神色大變，脫手逃走，自己想他回頭必要回來，所以特來見二爺，以便

商量辦法，將此人穩住，促成他們的婚姻。鐵小貝勸聽了這些話，不禁有些臉紅，說：「我真是有眼無珠，這小俞在我這裏將近一年，我會看不出他是個好本領的人，這若叫外人知道，豈不要恥笑我嗎？」李慕白說：「並不是二爺識不出人來，實在是孟思昭隱得太嚴密，二爺怎能想到馬圈裏會有這樣的英雄呢？」鐵小貝勸點頭說：「這些話，我全都明白了，你跟孟思昭你們都不愧是禮義分明的剛強漢子，據我想：孟思昭不但在宣化府惹下了仇家，並且他的心中必另有難言之隱，所以才隱名埋姓，在我這裏住着，他聽了你跟俞姑娘的事，他想着你們一定是彼此有情，他雖然是那姑娘的未婚丈夫，可是他自量無力迎娶，而且不忍令你終生傷心，所以你一指破了他，他就跑了，據我想他既然走，就決不能再回來了，等到姑娘來京，若是她本人也願意嫁你，你就無妨娶她，只算孟思昭把親事退了，又被你娶過來，細說起來，這也不算什麼越禮！」李慕白冷笑道：「禮上縱使勉強說得過去，但義氣上太難相容，我與孟思昭若是不相識，或者還能夠從權辦理，可是現在我不獨與孟思昭相識，並且他曾將我山病救起，我不能報他的恩，反到要霸占他的妻子，我是豬狗，也不能這樣作，現在我非要把孟思昭尋回來不可，否則即使俞姑娘來到北京，我也不去見她的面！」鐵小貝勸見李慕白說話這樣激昂慷慨，心中不禁佩服，就笑着說：「既然這樣，別的話都不必提了，咱們就是設法把那孟思昭抓住就得了，小俞這孩子也真有意思，瞞了我這些日子，等我見着他，我還要考究考究他的武藝到底是怎樣高強呢！」於是叫得祿去囑咐馬圈的人，小俞若回來時，千萬別叫他走，並且問問誰知道小俞平日都有什麼去處，趕緊去把他找回來，這裏鐵

小貝勒又與李慕白談了一會，黃驥北和什麼張玉瑾苗振山的事，少時便叫李慕白在這裏等着，他就回內院歇息去了，李慕白就在這小客廳坐着，等候把那孟思昭找回來，信手由架上抽出一卷書翻閱，直把書看了兩遍，還不見那孟思昭回來的信息，李慕白十分不耐煩，就想到別處再尋他去，這時鐵小貝勒又來到屋裏，看出李慕白着急的樣子，就說：「慕白你也別着急，即使孟思昭從此走了，再也不回來，那也不要緊，將來俞姑娘來了，叫她自己尋她的丈夫去。」李慕白聽了，暗暗嘆氣，心中非常後悔，當初不該對小俞說出自己戀慕秀蓮姑娘的事，現在弄得事情越發難辦了，假使秀蓮姑娘現在就來到北京，自己應當怎樣向她去說呢！此時，鐵小貝勒叫廚房預備了酒菜，就與李慕白對坐飲酒暢談，本來孟思昭和俞秀蓮的這些事，在鐵小貝勒覺得是又好辦，又新奇，可是李慕白的心中却總不能把此事放下，所以酒也飲得不高興，直到黃昏時候，得祿又到馬圈裏去問：回來說是：「那小俞始終沒有回來。」鐵小貝勒就擎盃向李慕白笑道：「我看這個小俞是不回來了，只好由他去吧，只要你居心無愧就是了！」李慕白點頭，默默不語，又飲了兩盃酒，便撤去盃盤，此時鐵小貝勒已帶着醉意，又同李慕白喝着茶，談了一會閒話，他就說：「慕白，你今天不用回去了，這裏有住的地方！」李慕白搖頭說：「不，我還要回去看看去，也許那孟思昭在家裏了。」鐵小貝勒說：「既然這樣，你就回去吧，明天你再來，反正我這裏你放心，只要是他回來，我就不能叫他再走！」說着，倚在一張榻上打哈欠，李慕白曉得鐵小貝勒是身體疲倦了，遂就告辭走了，出了府門，天色就黑了，雇上一輛車回到法明寺去，一進廟門，只見落葉在院中亂滾，一種淒涼

景象，着實令人心難過，李慕白很盼望現在那孟思昭就在自己屋內，可是看着屋內却是黑洞洞地，走到近前，拉開門進去，就把燈點上，忽見壁上只賸了一口寶劍，鐵小貝勒送給自己的，曾經孟思昭盜去過一回的那口古劍，却不知去向了，李慕白不由一驚，又見桌上筆硯縱橫，有一封信放在那裏，李慕白趕緊展開，近燈去看，只見上面草草地寫着幾行字，却是：

「慕白大哥：兄走後弟即返回，寶劍取去，即日離京他去，望兄勿枉事尋找可也。弟連年流浪，父母俱不能見面，俞氏女子與弟雖有婚姻之名，但早無夫妻之分，兄如與之有情，即請聘娶之可也。弟此去恐暫不北返，他日有緣，再爲見面，即此代作拜別！俞二草上。」

李慕白一看，不由有些氣忿，暗道：「孟思昭，你這簡直愚弄我！難道你以爲我李慕白就不是男兒好漢嗎？」遂就把那封信扔在一旁，坐在凳子上，不禁呆呆地發怔。在小俞趁着李慕白往鐵小貝勒府之時，他又轉回到廟中，把那口寶劍拿走，並且給李慕白留下信柬，當日，他因爲身邊沒有路費，並未出京，約莫在深夜四更時候，鐵貝勒府中就出了一件異事，原來是鐵小貝勒雖然結婚多年，並且有了一個側室，但他平日不喜歡住在妻妾的房中，總是在書房中歇宿，晚間常看書至深夜，次日一清早就騎着馬出城去玩，到午飯時再進城回府，每天習以爲常，這天是因爲跟李慕白飲酒，飲得有些醉了，一到書房就睡去，不料到半夜裏酒醒了，却又睡不着了，睜開眼一看，只見牀前頭的小茶几上，燈光如豆，窗外的寒風呼呼地

響，鐵小貝勒掀被坐起身來，把燈光挑起，由枕畔檢起了自己的金表一看，原來已是深夜三點多鐘了，鐵小貝勒不禁又想起白天李慕白所說的那小俞的事情，心說：「不知小俞這時候回來沒有？這個人也真是古怪，他若果然有一身好本領，就是在我的府上教拳護院，我也不能薄待了他，過兩天那位俞姑娘來了，我們大家幫助他一辦喜事，不也是個樂子嗎？何必要跟李慕白這樣推推讓讓，藏藏躲躲呢？可是又想孟思昭之所以如此不敢出頭露面，想必是有極大的難處，而且李慕白既曾與那俞姑娘比劍求婚，又曾一路同行走了千餘里路，縱使他們沒有曖昧之事，也難免彼此不有些鍾情，這也難怪孟思昭要生疑心，才索性叫李慕白去娶那姑娘，自己走開。鐵小貝勒正自泛想着，忽聽外屋微微有脚步之聲，鐵小貝勒還以為是得祿起來了，遂問道：「是得祿嗎？」連問過兩句話之後，外屋裏並沒有人答言，鐵小貝勒可有些吃驚了，趕緊翻身下榻，要由桌上取劍，到外屋去查看，這時忽見軟簾一掀，從外面走進一個人來，這人身材不高，穿着青布小棉襖，藍布單褲，黃瘦的臉，但眉目之間頗有俠氣，尤其是兩隻眼睛炯炯逼人，鐵小貝勒本來吃驚，繼而一看，認得正是小俞，便不禁喜歡了，帶笑說：「小俞，你來得正好，我跟慕白找了你了，一天了，你坐下聽我說，不要着急，我現在既曉得你就是孟思昭了，無論你有什麼爲難的事，我都可以替你設法！」說時指着旁邊的椅子，態度非常和藹，孟思昭也深深打了一躬，但他並不坐下，就說：「二爺，我現在要走了，因爲我要向二爺借用一匹馬，我不能不來稟告一聲！」說完這話，他轉身就要走，鐵小貝勒趕緊站起身來，伸手奔過去要抓他，說道：「你別走，我還有許多話要對你說呢！」孟



思昭此時早已掀簾出了外屋，口裏說道：「二爺的話我也知道了，不過現在我是非走不可！」鐵小貝勒那裏肯放他走，趕緊追出屋去，只見孟思昭早已沒有蹤影，寒風一陣陣吹在臉上，鐵小貝勒仰面望着房上，發了半天怔，明知孟思昭是由房上逃走了，但自己卻不會那種高來高去的功夫，當下他一點法子沒有，又不便去驚動別人，不免又是生氣，又是嘆息，說道：「沒瞧見過這樣的怪人！」便又到屋裏，一看得祿在外間的鋪上睡得正香呢，鐵小貝勒把德祿叫醒，說：「賊都進屋來了，你還睡哩？」得祿扒起身來，迷迷糊糊地連說：「什麼事？什麼事？」鐵小貝勒氣得打了德祿一個耳光，喝道：「快起來！」一睡就睡得這麼死！德祿才知道打他們的是他們的小貝勒爺，趕緊披衣下地，連問說：「二爺，天還沒亮了，你幹什麼就起來了？」鐵小貝勒說：「剛才聽見外面有點動靜，追出屋去一看，房上有一個人，彷彿是那個小俞，你趕緊到馬圈看看去，小俞在那裏沒有？再查看查看圈裏丟了什麼東西沒有？可不要吵嚷得誰都知道了！」得祿一聽心說：我這位二爺大概是作夢還沒醒啦，今兒爲這小俞的事鬧了一整天，現在怎麼會小俞又跑到房上去了，他又是害怕，又是畏冷，沒奈何只得一面扣着衣鈕，一面走出屋去，到下房裏叫醒了兩個僕人，一同抱怨着，到馬圈裏去查看，這裏鐵小貝勒重新把燈挑起，由煖壺裏倒着茶喝，心裏却想起孟思昭的事情納悶，待了好大半天，那得祿方才回來，他喘吁吁地彷彿奔忙了半天，又面帶着驚詫之色，說：「二爺，這真是怪事！那小俞倒是沒回來，可是馬圈大門的鎖開開了，二爺的那匹黑馬去了！」鐵小貝勒一聽，不禁冷笑，趕緊叫得祿點上燈籠，親自到馬圈裏查看一番，趕緊派了十幾個僕人和

護院的把式，分頭到九城各門，趁着還沒開城門，只要見着小俞，就把他連人帶馬全都截回來，那些護院把式和僕人們全都莫明其妙，但是鐵小貝勒分派着即刻就要去，他們沒有法子。只好三三兩兩地打着燈籠，冒着寒風，到各城門去找那盜馬逃走的小俞，鐵小貝勒後半夜就沒有睡覺，直到天明，派去的那十幾個人方才陸續回來，齊都懶億着說，「二爺，我們沒法找那小俞去！我們在城門首蹲了兩點鐘，開城的時候，連官人都幫助我們查看，查了半天，不要說小俞，連二爺那匹黑馬也沒有影兒呀！」鐵小貝勒一聽，更覺得奇怪，心說：莫非孟思昭這時候還沒有出城嗎？本想再打發人到各城門首去截，可是又想：北京的城門是裏九外七，孟思昭要走，他出那個門不成？算了，我就把那馬送給他了吧！於是便又叫人去找李慕白，少時李慕白來到，一聽說孟思昭昨夜借了一匹馬走了，李慕白不禁急得頓足，說：「昨天我在這裏，他就到廟裏把二爺送給我的那口寶劍拿了去，想不到昨夜他又把二爺的馬匹盜走，如今他有了寶劍快馬，一定遠走高飛，我們休想再找到他了！」鐵小貝勒說：「那匹馬我到是不想要了，不過他那個人太爲古怪，昨天夜間他到我屋裏，我本要細細勸他一番，沒想到他竟不容我說話，就走了。」李慕白皺着眉說：「我在宣化府時，就聽那孟老標頭說過，他的二兒子脾氣十分古怪，如今一看，果然是這樣，他現在走了，我若不把他找回來，我怎能見那俞秀蓮姑娘呢？」鐵小貝勒沉思了一會，就說：「我勸你不要把這件事再放在心上，反正你既沒有娶俞秀蓮之心，別人也不能給你們硬作媒，俞秀蓮若來到，你就把這些事告訴她，孟思昭又不是你給逼走的，她也不能抱怨你，現在要緊的還是那吞舟魚苗振山

和金槍張玉瑾，你先要思量思量，到底咱們敵得過敵不過？因為現在你的病剛好，假若一時力氣不濟，敗在他們的手裏，那時不但你的英名盡喪，就是我的臉上也沒有光彩呀！」李慕白聽了却昂然說：「這事倒請二爺放心，我絕沒把苗振山張玉瑾放在眼裏，只可惜孟思昭現在走了，若有他幫助我，就是來上十個八個的苗振山和張玉瑾，我也不怕！」鐵小貝勒聽了，點頭微笑，就想李慕白真是藝高人膽大，自己倒很盼望那苗張二人快些前來，看他們的一場殺鬥，當下李慕白又在這裏坐了一會，便回法明寺去了，心中十分煩悶，對於孟思昭的爲人既是欽佩，又是氣忿，便決定俞秀蓮姑娘若來京時，自己是決不與她見面，當日天晚，織娘的母親謝老媽媽又來了，說是織娘現在病得更利害，整天扒在枕頭上哭，李慕白聽了，心裏雖然十分難受，但面上却不露悲憫之色，只嘆道：「你們自己把自己弄得這樣可憐，我也沒有法子救你們，現在給你們借了二十兩銀子，你們拿去花吧，我也不能再看她去了。」說着把二十兩銀子交給謝老媽媽，就說：「你趕緊回去，給織娘看看病去吧，我現在也十分煩惱，不能跟你多說話了！」謝老媽媽接過了銀子，口裏又說了許多感謝及乞憐的話，李慕白只由她說，自己並不答言，謝老媽媽走後，李慕白才在屋中不禁的頓足嘆氣，就想自己這一年來，處處是自尋苦惱，爲俞秀蓮的事，使孟思昭對自己發生誤會，現在弄得無法應付，爲織娘的事，弄得吃了一場官司，得罪了許多人，現在織娘貧病垂死，自己若是不管，未免太爲薄情，而且良心難安，若是再常去看顧她吧，又恐怕癡情重惹，以後更不易脫身了。想了幾番，才決定用錢財救濟他們則可，却不能再拿真情癡意對待她了，過了幾天，那孟思

昭依然沒有下落，也沒聽說四海標店的標頭冒寶嵬把那苗振山張玉瑾請來，李慕白在京居住，十分無聊，正想要離京南下，往大道上去迎那苗張二人，這天，忽然鐵掌德嘯峯又回來了，與他同來的就是那延慶全興標店的大標頭神槍楊健堂，還有一位，就是孟思昭的未婚妻，李慕白早先的意中人，俞秀蓮姑娘，原來俞秀蓮姑娘自中途喪父，被李慕白送往宣化府婆家。到了婆家孟氏門中，才知道未婚的丈夫孟思昭，因在本地惹下禍事，逃走有一年之久，並無下落，秀蓮姑娘想到自己父死母病，未婚的丈夫又逃走不知生死，薄命如此，未免芳心傷感，背地裏流着眼淚，當夜不避嫌疑，去見了李慕白，託付他到外面爲自己尋訪孟思昭，次日李慕白走後，秀蓮姑娘心中更有一番情不自禁的悲傷，本來李慕白早先向她家求婚的事，她全都知道，李慕白的風儀，人品，武藝，秀蓮姑娘與他同行了一路，早都觀看出來了，在她的意識下自然也有些愛慕之情，不過秀蓮姑娘却深明禮義，知道自己是孟家的媳婦，無論李慕白人物是多麼英俊，對自己家中是有怎樣的厚情，但自己只能感激他，以恩光的情分待他，却不可對於他那樣英俊俠義的人，有什麼非分之想，俞老太太是一來到這裏，胸疼的病症更重，想起了俞老標頭的慘死，就是痛哭，提到培的沒有下落，又替女兒抹眼淚，俞秀蓮姑娘却在人前總是克制住感情，只是低着首服侍母親的疾病，並伺候婆母和尙未成爲妯娌的嫂子，孟老太太是個庸愚的人，每天是持着數珠兒念佛，盼着二兒子早些回家，她的長媳胡氏，也就是那孟思昶之妻，年紀不過二十四五歲，爲人却極嫉妬陰險，尤其容不下秀蓮，頭兩天，見着秀蓮還有點假客氣，還有點做作出來的笑容，後來，索性拿秀蓮當丫頭一般的使

喚了，刷鍋掃地，劈柴燒火等事，全都叫秀蓮去幹，並且冷冷地向秀蓮叫訓說：「妹子，雖然我兄弟現在沒回來，可是妹子也得練着點，咱們這小戶人家的兒媳婦就跟丫頭一樣，想要當小姐可是不行，我有兩個孩子累着，可不能幫你什麼忙！」秀蓮姑娘本也是嬌生慣養，又有一身驚人的武藝，自然忍受不了這樣的氣，可是處在這環境之下，母親又病得日重，自己實在是沒有法子，只得忍氣吞聲，惟有盼望李慕白能夠早日把孟思昭給找回來，可是過了半個多月，孟思昭依舊是毫無音信，孟老標頭的大兒子孟思昶却由口外回來了，這孟思昶身高膀闊，黑臉濃鬚，一回到家中，看見俞老太太和秀蓮姑娘，全都身穿着重孝，住在他家，他便向他的老婆大鬧，口裏嚷着說：「本來咱們家裏就倒霉，如今又來了兩個穿孝的女人，一點也不避諱，早晚得把咱們的買賣給妨壞了！」又罵着說：「老二走了這些日子，我聽神槍楊三說，他早死在外頭啦，現在他的媳婦跟丈母娘，老少兩個寡婦都膩在咱們家裏，這怎麼回事？」他的老婆胡氏，也反唇相譏，說道：「你跟我鬧？俞家媳婦又不是我給請來的，你們家裏的人願意請白虎星進門，問的着我不嗎？」秀蓮姑娘在屋裏聽他們這樣罵着，本來氣得渾身發抖，要過去質問質問他們，可是俞老太太呻吟着，哭泣着，勸女兒千萬不要惹氣，秀蓮姑娘只得忍氣低頭，又聽到他們說什麼神槍楊三說是自己的未婚夫已竟在外身死，自己越發驚疑，那眼淚不住一雙一雙的落下，在孟家又住了幾天，秀蓮姑娘把孟家的事情全都觀察明白了，原來孟老標頭頗有財產，買賣也非常興隆，不過全都在長子孟思昶的手裏，孟老標頭向來寵任長子，歧視次子，所以才將孟思昭逼得闖下禍事，一走不返，這孟思昶是暴橫

異常，連他的父母都有點怕他，他見着了秀蓮姑娘，雖然不說什麼，可是常在屋裏跟他老婆吵鬧指桑罵槐的，令俞家母女實在難堪，此時俞老太太的病勢愈甚，孟老標頭也不甚看顧，倒是那短金剛劉慶，爲俞老太太請醫抓藥，秀蓮姑娘在藥爐病榻之前日夜服侍母親，又過了月餘，俞老太太的病體難痊，竟自奄奄長逝了，秀蓮姑娘哭得死去活來，便由孟老標頭，和短金剛劉慶等人給經辦喪事，草草地把俞老太太歛葬了，暫厝在宣化城內福壽寺，俞秀蓮在寺內守了幾天靈，因與劉慶談起，就說自己母親已死，孤身一人住在孟家，非媳非女，實難再住下去，所以打算離宣化府他往，那短金剛劉慶也一面嘆息，一面說道：「姑娘在這裏住着也真難，可是若不想在這裏住着，別處又無親無友，可怎麼辦呢？」秀蓮却忿忿地說道：「一到外面去，何必要投親靠友，我雖然是個女子，可是我有一對雙刀護身，自量無論走到那裏也不能吃虧！」短金剛也曉得姑娘的武藝，是受過她父親的真傳，在鉅鹿曾空手奪刀，單身救父，當下就點頭說：「姑娘的武藝我是知道的，走到什麼地方也不能受人的欺負，可是姑娘到外頭到底是要幹什麼去呀？」秀蓮姑娘見問，不由微微臉紅，就說：「我要到外面訪一訪孟思昭的下落去，聽說有一個神槍楊三認識他，我要先見見那楊三。」劉慶却咳了一聲，說：「姑娘別信大少掌櫃子的信口胡說，神槍楊三是延慶有名的標頭楊健堂，他跟二少掌櫃倒是見過兩面，可是沒什麼交情，二少掌櫃離家後，我們也曾到楊健堂那裏打聽過。楊健堂也說他沒見着，如今大少掌櫃忽然又說楊健堂知道他已死了。」又說：「簡直地說吧！我們二少掌櫃子的逃走，一來是爲避禍，二來也是受父兄的冷淡，他不願在家住着，姑娘要

出去找他，這是應當往口外去，因為他在那裏的朋友最多。」秀蓮姑娘聽了，點了點頭，過了兩天就回到孟家，暗暗預備隨身的東西，此時又有一件可恨的事情發生，就是那孟思祖，自從俞老太太死後，他反倒不悶氣了，只要與秀蓮一見面，他的黑臉上就帶着一種醜笑，秀蓮曉得他是沒懷着好心，自己覺得在這裏是更住不得了，這一天，她便向她的翁父孟老標頭說是自己要到望都榆樹鎮去看看父親的墳墓，那孟老標頭却說：「你不要忙，等再過幾個月，我把錢預備好了，就把你父親的靈柩全都運回鉅鹿去安葬，你要一個人走我可不能放心！」俞秀蓮一聽，就曉得是支吾的話，孟老標頭向來是一個因循遲緩的人，秀蓮姑娘如何能耐得，便與短金剛劉慶商量好了，這天清晨，秀蓮姑娘就收束好了，私自走出標店，那短金剛劉慶已爲俞秀蓮預備一匹健馬，秀蓮姑娘就上了馬向劉慶說：「劉大哥，咱們再見吧！」劉慶說：「師妹在外面千萬要保重，若有什麼事，就趕緊托人給我送信來。」秀蓮姑娘連連答應，就策着馬離了宣化府，往東去走，此時秀蓮姑娘身穿着是青布短衣褲，頭上挽着雲髻，戴着白銀簪子，弓鞋上也蒙着白布，臉上脂粉不擦，是越發顯得素雅，俏拔，她身邊只帶着一個小衣包，包中除了隨身的衣服之外，就是白銀二百餘兩，並有一枝雙鳳金釵，這金釵乃是當年孟永祥老標頭，爲他兒子思昭下的定禮，此次俞家北來，俞老太太就帶在身邊，臨死時才交給他的女兒，秀蓮如今帶了出來，也爲的是如遇見那孟思昭時，自己這枝金釵給他看，以證明自己是他的未婚妻子，衣包以外就是秀蓮姑娘防身的一對雙刃，秀蓮姑娘自從保護父親，經過了幾次爭鬥，心裏很是驕傲，認爲除了李慕白能夠敵得過她之外，其他的人，

她都沒放在眼裏，此次外出不但是要尋找她的未婚夫，並且還要尋獲那張玉瑾，何七虎等人，以報他們逼死自己父親的大仇，當下嬌軀健馬，滿心悲痛，一片柔情，就一直到了延慶找着全興標店，見着那神槍楊健堂，楊健堂一見突然來了這一位短衣匹馬，携帶雙刀的美貌俠女。他很是詫異，談起話來，才知道這就是鐵翅鵬俞雄遠之女，孟思昭的未婚妻，俠女俞秀蓮，楊健堂就說：「我與孟永祥老標頭是多年的朋友，與思起思昭昆仲，也都見過幾次面，只是思昭兄弟自家出走之後的事情，我可就不知道了，我更沒向人說過他已死在外頭的話。」俞秀蓮聽了，雖然頗爲失望，可是又私幸知道思昭未死，於是剛要辭去，再到旁處去找思昭，不想這時座旁有一位中年矮身，穿章很闊綽的人，他却起身答話了，原來這人就是鐵掌德嘯峯，他自被瘦彌陀黃驥北所迫，藉着官差躲出京來，到了一趟熱河，在熱河辦完了差事，就帶着小斯壽兒來到了延慶，見着了楊健堂，他二人原是多年好友，德嘯峯來此，第一是來看望他，第二是等候李慕白前來，大家盤桓盤桓，那神槍楊健堂近來也久聞李慕白的大名，很想要會會那位名震京城的少年英雄，不料等了多日，也不見李慕白前來，德嘯峯就牛了疑惑了，就說：「這可真是怪事！慕白怎麼還不來，莫非有了鐵小貝勒給他作保，他的官司又出了什麼變故嗎？」神槍楊健堂說：「我想官司倒不至出什麼變故，李慕白現在大概也出獄了，不過也許叫鐵小貝勒把他留住了。這樣吧，咱們再等他幾日，他若不來，我就陪你到一趟北京，我要看看邱廣超去，並且還有許多事情要辦。」德嘯峯一聽，心中十分歡喜，本來德嘯峯在此渾延，等候李慕白，就是因爲懼怕黃驥北，所以不敢回京，若是有神槍楊健堂同行



，那自然什麼也不怕了，楊健堂明知李慕白未必肯來此地，他就着手安頓事務，打點行李，準備赴京，這天命秀蓮就來了，本來楊健堂是個拘謹人，一見了女人就說不出話來，何況又聽秀蓮說：那孟思昶誣賴自己對他說過，他的兄弟已死在外頭了。爲此正在生氣，旁邊德嘯峯却極爲喜歡，知道這位姑娘就是那會惹得李慕白銷魂喪魄的那位俞秀蓮，觀察姑娘的模樣兒，真可以說是秀麗無雙，而且在秀麗之中含着一種俠氣，心說：看這位姑娘倒真跟老李配得過，她的未婚夫孟某人，現在既然音信皆無，恐怕姑娘就是找白了頭髮也找不着了，她跟老李又彼此認得，不如我給她們撮成這段良緣，既可使李慕白心滿意足，不再愁煩頹廢，又免得叫這位年輕姑娘風塵僕僕去尋她那未見過面的丈夫，德嘯峯這們一想，立刻就與秀蓮姑娘談起來，就說自己原是李慕白的好友，常聽李慕白提到姑娘，所以早就甚爲敬仰！俞秀蓮一聽提到了李慕白，她就不由有點兒臉紅，就說：「李慕白原是我的恩兄，我父親病故時，是他幫助給葬埋的，後來我們母女到宣化府，也是他給送去的，我正要到北京看看他去呢！」德嘯峯就說：「姑娘要到北京去，那可是好極了，咱們一路同去，李慕白在北京雖不到半載，但他打服了金刀馮茂，花槍馮隆，和瘦彌陀黃驢北等等有名的英雄，所以現在李慕白的名頭很大，朋友衆多，姑娘若有什麼事，托他去辦，他大概沒有辦不到的。」俞秀蓮一聽，心中甚是喜歡，本來自己正發愁着莽莽天涯，無處可去，如今知道了恩兄俞秀蓮尙在京師，而且他的朋友很多，料想若見着他，他一定能盡力幫助自己，再看德嘯峯也像個豪爽的人，而且他是內務府的官員，楊健堂的好友，諒必不能欺騙自己，於是就翻愁作喜，便問德嘯峯

是幾時回京，自己願意同住，德嘯峯就指着楊健堂說：「我們這位楊三哥也要到北京去，姑娘若想同去，就請在這裏住兩天，我們安頓安頓就起身。」楊健堂本來恐怕姑娘的來歷不明，將來若有什麼事情發生，自己難對孟家父子，但無奈德嘯峯在旁直替自己作主意，不容自己推却，也只好不說什麼了，當日俞秀蓮姑娘就住在金興標店的裏院，與楊健堂的老母住在一起，過了兩天，楊健堂的行裝就收束妥當，並有幾輛標車隨行，此時德嘯峯是十分高興，他早寫了兩封信，拿錢雇了人，首途赴京，投給李慕白和鐵小貝勒，說是自己把俞姑娘給同來了，李慕白的婚事眼看着就成了，俞秀蓮似乎也是急於要見李慕白，她在路上依舊騎着那匹健馬，短衣雙刀，神情頗為急躁，德嘯峯是錦衣繡鞍，揚揚得意，並且時時注意着秀蓮姑娘，暗暗的點頭說：李慕白到底是有眼睛，一個年輕的男人，若看見這樣風流嫵媚，二八年華的俠女，而却得不到手，可真是不能再娶媳婦了。獨怪孟家那孩子無福，他離家後生死不明，累得這位俠女僕僕風塵地去找他。楊健堂也是騎着馬，手下標頭鐵腦袋孫七，賽悟空劉五等人押着標車跟着他，他的徒弟陳錦豹給他抗着那桿「神槍」，壽兒是永遠給他們老爺拿着水烟袋，這許多人同行，一路頗不寂寞，更加上在前面走的幾輛標車，都插着標旗，掛着串鈴，琅琅地響着，使人在路上忘了疲乏，走到第二天，就望見居庸關了，那鐵腦袋孫七，賽悟空劉五，就說幾日之前，就在這裏遇見的李慕白，李慕白是怎樣把賽呂布魏鳳翔手下的強盜給砍傷的，德嘯峯在旁說：「那天李慕白走到沙河城，魏鳳翔就追去了，我親眼看見的，李慕白把魏翔打敗，我們也是從那天才認識的，孫七就說：『大概賽呂布魏鳳翔自從敗在李

慕白手裏之後，他就堵氣離了居庸關的山嶺，不知往那裏去了，現在山上雖然還有幾個強盜，但都不過打劫些孤身旅客，却不敢作大案子了。」楊健堂在馬上聽他們談着李慕白，心裏就想着此人的名氣可真不小，我見着也，倒要跟他交一交，若能托托德嘯峯，請他到我的標店去幫忙，那真是我的一個勝臂，秀蓮姑娘聽衆人稱讚着李慕白，她却想起今年春天，李慕白到鉅鹿跟自己比武求親之事，因之不禁暗暗嘆息，就想：假若自己不是自幼許配給孟思昭，現在找到了李慕白，嫁給了他，也不算是過分呀！各人的心緒不同，但秋風大道，眼前景像無殊，又走了兩三日，就來到北京了，楊健堂把標車交卸了之後，帶着幾個標頭，在前門外天福店住下，德嘯峯就把俞秀蓮姑娘請到東四三條他的家中，德嘯峯的母親一聽說秀蓮姑娘身世孤零，心中也甚爲憐愛，十分誠懇地招待，那德大奶奶更沒見過這樣的美人兒，又是喜歡，又是親熱，德嘯峯悄悄地把他姑姑娘和李慕白的事告訴了他太太，她更是急性子，當時就要向俞秀蓮姑娘去說，德嘯峯却把她攔住說：「這事不能急辦，須得慢慢探詢着，第一，得那孟思昭確實沒有了下落，俞姑娘確實對他死了心，第二，還得問問李慕白，你不知，李慕白也是個很矯情的人，咱們別弄得閒事不成，再落上閒話！」當日德嘯峯就到法明寺去找李慕白，這時李慕白正往鐵貝勒府去了，德嘯峯又叫福子趕着車到了鐵貝勒府，來到這裏的時候，天已近午，鐵小貝勒與李慕白一同吃過了午飯，正在談論孟思昭的事情，德嘯峯就來了，德嘯峯先給小貝勒請安，然後與李慕白相見，李慕白就說：自己出獄之後，本想要到延慶去找大哥，怎奈衙門不准我出京，又染了一場重病，因此就誤了許多日，現在因爲瘦彌陀黃驥北

托人請了金槍張玉瑾和吞舟魚苗振山，眼看就要到京來專爲與自己比武，自己因爲不能示弱，所以更不能離京他去了，德嘯峯點了點頭，說道：「這些事我也都聽說了，兄弟你放心，張玉瑾苗振山若來到，咱們也不怕他，現在我給你請來了兩個幫手。一個是神槍楊健堂，這人的名氣大概是無人不知，邱廣超的槍法都是從他學來的，他足能敵得過那金槍張玉瑾，另有一位，就是我在信上已經提過了的，俞秀蓮姑娘，現在住在在我家裏。」於是又把自己此次往熱河和延慶的始末，及俞秀蓮姑娘如今的來意，與自己心裏的打算，都一一對李慕白細說了，李慕白聽說俞老太太也因病死去，現在只拋下秀蓮姑娘一人飄流在外，心中未免發生一種憐愛的情緒，嘆了一口氣，才向德嘯峯說：「大哥，現在當着二爺，我抱怨你一句，你把事情作得太鹵莽了，俞秀蓮原是有夫之婦，我以義兄的身份幫助她倒還可以，若叫我娶她，那豈不是笑話嗎？」德嘯峯一聽李慕白說這話，不由十分不悅，心說：「明明你對俞秀蓮有情，這時你夏天在我家喝酒時，親口對我說的，如今你忽然當着鐵小貝勒，又裝起正人君子來了，未免太不夠朋友了！剛要問李慕白幾句，就見李慕白又嘆道：「大哥不曉得，你走了之後，我們這裏又出了一件怪事，我跟二爺剛才正談着。」於是就把那俞姑娘的未婚夫孟思昭，如何改名爲小俞，隱身於鐵府奴僕之間，後來因爲他到自己住的廟中盜劍比武，才與自己相識，又怎樣服侍自己的疾病，因爲看了德嘯峯的來信，誤疑自己與俞姑娘有情，才決然而去，並借去鐵小貝勒的馬匹，現在不知去向的話，詳細說了一遍，德嘯峯一聽，竟有這樣的奇事，這樣的怪人，真是他聞所未聞，李慕白說話的時候又是激昂慷慨，並謂自己爲避免嫌疑

，表明心跡，連俞姑娘的面也不必見了，鐵小貝勒又在旁惋惜着，說是孟思昭的脾氣太是古怪，德嘯峰呆了半晌，才笑着向鐵小貝勒說：「事既然就這樣，我算白爲我們老弟喜歡了一場，現在那些話都提不着了，咱們慢慢地再尋找孟思昭就是了。」鐵小貝勒點了點頭，又提說自己要會一會楊健堂，德嘯峰就說：「楊健堂早就要想見見二爺，只因爲他是個標行中人，沒有事不敢到府門上來。」鐵小貝勒微笑道：「不要緊，我現在又沒作着官，什麼人都可以與我來往，何況楊健堂，我聞說他的大名，不是一年半年了。」德嘯峰說：「既然這樣，我打算明天午間在我的舍下，預備點酒，請上我的慕白兄弟，和楊健堂，也求二爺賞光，到舍下喝盅酒彼此見個面，二爺以爲如何？」鐵小貝勒面帶喜色，點頭說：「很好明天我一定去，邱廣超那裏你也下一個帖子。」德嘯峰皺着眉說：「近來邱廣超與我很少往來，何況他與黃驥北又是至好，咱們若請他，他一定想到是要商量辦法對付黃驥北，怕他未必肯去！」鐵小貝勒說：「不然，他雖與黃驥北交情最厚，但黃驥北所作的事，他都不以爲然，尤其因爲黃驥北托人去請苗振山張玉瑾，與慕白作對的事，邱廣超曾找黃驥北質問了兩次，二人幾乎因此絕了交，再說我曉得邱廣超與楊健堂也頗有交情，你的請帖上若帶上楊健堂的名字，我想他決不能謝絕。」德嘯峰點頭說：「好，就這樣辦吧！」旁邊李慕白也很想要會那位銀槍小侯邱廣超，聽了這話很是喜歡，當下三人又談了一會閒話，德嘯峰與李慕白就告辭走了，出了鐵貝勒府，德嘯峰就要叫李慕白上車，一同回他家裏去，李慕白却搖頭說：「我今天不去了，明天一定到府上拜見老伯母和嫂夫人去，還有一件事，就是大哥回去見着俞姑娘，

不要叫她到廟裏去找我，就叫她放心在大哥的家裏暫住，不久我一定能夠將那孟思昭尋找回來。」說着，滿面愁容地走了，德嘯峯站在車旁，瞪着眼睛看着他，直看着李慕白走遠，德嘯峯方才笑了笑，自言自語地說：「這是圖什麼的！」遂就上了車，回到東四三條，自己的家中，一直到了內院，見着他的夫人，就問說：「俞姑娘今天沒出門嗎？」德大奶奶搖頭說：「他沒出去，我看那位姑娘，人倒安靜。」德嘯峯就悄聲說：「早先我以為那孟思昭一定不能有下落了，所以打算把俞姑娘說給李慕白，可是今天我在鐵貝勒府見着了李慕白，聽他一說，這件事又全都變了！」於是就把那孟思昭的事情又說了一遍，德大奶奶聽了，也很是驚訝，德嘯峯就嘆氣道：「我看他們簡直是活冤家，這樣下去，必無好結果，李慕白在病中時，那小俞伺候他，李慕白不知道小俞就是孟思昭，自然對他無話不談，大概就說到他怎樣與俞姑娘比武相識，俞姑娘的姿容和武藝怎樣使他傾心的話，那孟思昭就錯疑了，以為俞姑娘與李慕白是彼此有情，不忍使李慕白傷心。而且他自己又無有贍養妻子的能力，所以他由鐵小貝勒那裏盜去了一匹馬，就走了，那意思他是把俞姑娘讓給李慕白了。」德大奶奶說：「噯，這像話嗎？」德嘯峯皺眉說：「可不是，李慕白現在為避嫌疑，他說決不與俞姑娘見面，可是這些話我也不好對俞姑娘去說呀！」德大奶奶想了一想，就說：「不要緊，讓我回頭把這些事告訴俞姑娘。」德嘯峯說：「你告訴她之後，還得勸勸她，叫她不要着急，這兩天因為河南來了兩個人，要與李慕白作對，只要我們把這件事辦完了，大家就分途去找孟思昭，一定能夠把他找着，可是要防備着，俞姑娘一時情急，自己要走了，那可就更麻煩了！」德大奶奶

說：「我看俞姑娘也是個細心謹慎的人，她決不能慳走了。」當下德嘯峯把這件事托付了他的夫人，他又出城去找神槍楊健堂，然後又一同到法明寺去找李慕白，細談別後的事情，以及肝盧三和徐侍郎被殺的事，和織娘的近況，德嘯峯聽了不禁嘆嘆，請邱廣超的帖子，是由德嘯峯楊健堂二人具名送去，晚間，德嘯峯回到家中，剛進到內宅，坐下歇了一會，德大奶奶就說：「你走後，我把那些話都跟她說了，她哭了一場，並說還要見你細問一問。」德嘯峯就皺眉說：「咳，也就是這們一件事，孟思昭到底是怎麼一個人，連我也不知道啊！她要細問，應當叫她問李慕白去，可是李慕白現在又不願見她的面，你說這件事情麻煩不麻煩！」說着連聲嘆氣，德大奶奶還沒有答言，忽見一個僕婦進到屋裏，說道：「老爺，俞小姐要見你。」德嘯峯趕緊站起身來，就見俞秀蓮姑娘進屋來了，德大奶奶趕緊讓座，俞姑娘並不坐下，就面帶悲哀與羞澀之色，微蹙雙眉，向德嘯峯說：「五哥，孟思昭的事，我已聽五嫂跟我說過了，可是爲什麼孟思昭曉得我要來，他反倒走了呢？我不很明白，五哥，你到底聽李慕白怎麼說的？」德嘯峯聽俞秀蓮姑娘這樣一問，自己也覺得這件事的詳情，難以說出口去，不由急得頭上汗出涔涔，着了半天急，才說：「說的是呢，那位孟兄弟的脾氣也太古怪了！」俞秀蓮姑娘却搖頭說：「不能，我想一定有緣故，我要問問李慕白去！」德嘯峯說：「慕白住在廟裏，姑娘去有許多不便，再說今天也晚了！」說話時，他在燈光下去看俞姑娘，只見俞姑娘，青衣青裙，愁容滿面，且含有一種怒意，德嘯峯平常是一個爽直豪放的人，可是現在他對俞姑娘竟連話也說不出來了，咳聲嘆氣了半天，看見俞秀蓮姑娘在旁邊椅子上

坐下了，掏出手絹來拭眼淚，德嘯峯才安慰着俞秀蓮說：「姑娘別着急，明天我在家裏請鐵小貝勒，邱廣超，跟李慕白楊健堂等人吃飯，我們大家再想想辦法，一定能夠把孟兄弟找回來！」俞秀蓮姑娘聽了，點了點頭，用手絹拭了拭眼淚，就說：「德五哥多分心吧，最好我明天能見一見李慕白！」德嘯峰連說：「一定見得着他，明天他若來，我先叫他到裏院來。」俞秀蓮姑娘聽了這話，才認爲滿意，就站起身來出屋去了，出了屋子，就聽屋內德嘯峯，彷彿嘆着氣說：「李慕白也是，要想永遠不見俞姑娘的面，那成呢？」俞秀蓮聽罷，又吃了一驚，趕緊止住脚步，眼望着那鋪滿燈光的窗子，側耳往裏靜聽，但再聽不見德嘯峰說話的聲音了，少時，那僕婦就出屋來，秀蓮姑娘趕緊走回她住的那間屋裏，倚在燈下，一面拭着眼淚，一面尋思，就想孟思昭的走，一定是與李慕白有關，可是李慕白爲什麼不願見我的面呢？雖然素知李慕白慷慨正直，不能胡亂的猜他，但是現在的事情，實在令人可疑，又想到自己父母並皆逝去，在孟家受了多少欺辱，幸仗自己有一身武功，才能風塵僕僕，出外來找孟思昭，不料孟思昭一曉得我來，他反倒走了，咳！此人也未免太無情了！這樣想着，眼淚不禁撲簌簌地落下。

## 第廿二回

提刀闖宴泣涕詢真情  
走馬離京死生酬義友

俞秀蓮哭泣了半夜，方才歇下，就等待明天，要面會李慕白，細詢詳情，當日晚間，德嘯峰囑咐了廚房和僕人們，說是明天都要特別早起，好打掃廳堂，預備筵席，到了次日，德



宅的上下特別的忙，那神槍楊健堂很早就來了，一進門就向德嘯峯說：「我聽說那冒實峯己把苗振山張玉瑾請來，都快到保府啦。」德嘯峯聽了，心中未免有點發顫，因為苗張二人被邀前來，雖說是找李慕白，可是與自己不無關係，這幾個月來，誰不知道李慕白是自己頂好的朋友呀！苗振山張玉瑾打不了李慕白，還打不了自己嗎？雖然心裏不禁發着愁，可是今天自己家裏請着客，請的是北京城內著名的一位李慕白，和一位世襲侯爺，這都是旁人所請不到的客，因也就打起來精神，不把仇敵將至的事放在心上。當下德嘯峯，楊健堂二人談了些閒話，李慕白就來了，德嘯峯就對李慕白說，俞秀蓮姑娘一定要見他的事，李慕白聽了，却十分爲難，發了半天愁，就嘆息道：「不要說我現在不願見俞姑娘，就使見了她，我也不能說孟思昭到底是因爲什麼走去的，現在我只盼望那苗張二人快些來，我們決了勝負，我除非是傷了死了，否則我必要遍遊各處，把孟思昭找着，強迫着叫他來見俞姑娘。」德嘯峯皺着眉說：「我想你總是見她的面，跟她說一說才好，你是不知道，那位姑娘雖然講情理，脾氣也不壞，可是說起話時，總是繃着臉，不瞞兄弟，我真有點怕她！」李慕白聽了德嘯峯這話，又是爲難，想了半天，就覺得自己若是與俞姑娘見了面，也是不能把孟思昭逃走的原因說出口去，德嘯峯是皺着眉，與李慕白愁顏相對，想不出來一點辦法，楊健堂在旁倒是說：「就暫且這麼支吾着俞姑娘吧，我們趕緊想個法子，把孟思昭找回來就是了。」李慕白點頭說：「也就只有此一法，若沒有苗振山張玉瑾這件事，我早就離開北京找他去了。」德嘯峯聽了，却搖着頭，心說：孟思昭他一個流浪漢，他騎着快馬走了，江湖茫茫，你們那裏尋找他

去呀？剛要說話，這時壽兒就進來稟報，說時邱小侯爺來了。這位銀槍將軍邱廣超，年紀不過二十七八歲，生得像貌英俊，身材魁偉，當日他穿的是藍緞棉袍，玄色絨的馬褂，足登官靴，頭上戴着便帽，帽上鑲着一塊寶石，更顯出富貴英俊，一進客廳，就問那位是李慕白，德嘯峯給李慕白向邱廣超引見，邱廣超連道久仰，說話時用目打量着李慕白，德嘯峯恭敬地請邱廣超在上首坐下，邱廣超謙遜了半天，方在次席落座，那神槍楊健堂，早先曾作過邱府的教槍師傅，所以與邱廣超彼此之間，沒有什麼客氣，就說：「廣超，你跟瘦彌陀黃四是至好，現在黃四托了一個姓冒的，請了吞舟魚苗振山，金槍張玉瑾，要跟這位李爺拚命，眼看着他們就要來了，難道你也不管一管嗎？」邱廣超面帶羞慚之色，嘆了口氣說：「在前許多日，我就找黃驢北去，勸他不要如此，但黃驢北却纏着臉不認，他說他跟李慕白本來無仇，他也不認得什麼姓冒的，苗振山和張玉瑾要來到北京的事，他連聽說也沒有聽說，所以我們爲此事還幾乎弄得翻了臉！」李慕白在旁勸道：「邱兄與黃驢北是多年至交，也不要因爲我的事，就傷了交情！」邱廣超搖頭說：「不是這樣說，果然黃驢北若是拿出許多錢，由外省請來人，與咱們作對，那我可就不怕得罪他了，我一定要與那苗振山張玉瑾等輩，見個高低，給咱們京城的朋友們爭一口氣！」邱廣超說這話時，激昂憤慨，真像是要替李慕白打這抱不平，神槍楊健堂也說：「對！邱兄弟你應該這樣辦，別人咱們可以不管，惟獨那個金槍張玉瑾，咱們是得鬥一鬥，要不然，兄弟你的銀槍，我的神槍，就都不用再見人了！」德嘯峯在旁說：「好極了，我現在倒盼着那金槍張玉瑾快些來了，要瞧着他在你們二位的槍下

吃個大虧！」邱廣超楊健堂二人聽了德嘯峯這話，越發的意氣勃勃，這時鐵小貝勒又來到，衆人把他迎進客廳，讓在上首落座，鐵小貝勒笑着向衆人說：「你們聽見沒有？那吞舟魚苗振山，金槍張玉瑾，還有什麼鐵塔何三虎，紫臉鬼何七虎，女魔王何劍娥等人，全都過了保定，三兩天就到京都來了，現在瘦彌陀黃驥北整天躺在家裏，有許多耳報神給他送信，他又派了許多地痞光棍們到茶館酒肆去傳揚，說是什麼李慕白跟德嘯峯快倒套了，現在河南來了一些英雄，要跟他們拚命來了，這回李慕白非得送了命，德嘯峯非要落得傾家敗產不可！」李慕白聽了，氣得面色改變，眼睛瞪起，德嘯峯却微微冷笑，說道：「不知我怎會得罪了黃驥北，他一定要使我傾家敗產才甘心，其實我這點家產，就是傾了敗了也不是惜，何況還有這些位朋友幫助我，還不知鹿死誰手呢，只怕他瘦彌陀黃四爺這回若是栽了跟頭，丟了人，我看他還有什麼臉再見北京城內的這些朋友！」銀槍將軍邱廣超聽德嘯峯這樣挖苦黃驥北，自己不由也有些臉紅，就想：自己與黃冀北相交多年，如今他請來這些人，倘若真丟了臉，他自然無臉再在北京住了，可是張玉瑾等人若是得了勝，自己銀槍將軍的名頭也就完了！因此心中十分着急，這時德嘯峯命僕人擺上酒菜，他親自殷勤地勸酒布菜，鐵小貝勒是開懷暢飲，談論豪放，就說：「他們那邊是張玉瑾，苗振山，何三虎，何七虎，和什麼女魔王，咱們這邊却是嘯峯，慕白，廣超，和神槍楊三爺，我想咱們也足能敵得過他們了。只可惜那位孟思昭沒在這裏，要不然那可真是慕白的一位好幫手！」邱廣超在旁就問孟思昭是誰，鐵小貝勒笑着說：「孟思昭就是我們馬圈裏的那個小俞，這個人……」說到這裏，手拿着酒盃

剛要往脣邊去送，忽見滿座的人全都站起身來了，個個面現驚訝之色，直着眼往門外去望，只見由客廳外走進一位少年女子，頭挽雲髻戴着白銀的首飾，面上未施脂粉，雖略有風塵之色，但一種清秀倩麗，在女子中實屬少見，腰肢窈窕之中顯出狡健，一身青布的緊身衫衣褲，弓鞋蒙着白布，纖手提着一對冷森森光耀耀的剛刀，進到廳裏來，把兩隻水伶伶憂鬱鬱的眼睛一揚，先看見了李慕白，她就臉上略紅問道：「李大哥，你們諸位剛才說的話，我也都聽明白了，我知道孟思昭是走了，現在不知下落，什麼金槍張玉瑾，何三虎，何七虎，女魔王等人又將要來到，想那張玉瑾等人，原是我们的仇家，因為他們要殺害我父親，我們才離開了鉅鹿，前後不到半年，我的父母全都死了！」說到這裏，姑娘不禁淚如雨下，李慕白也感動得熱淚欲滴，又聽姑娘提刀痛哭着說：「現在張玉瑾他們來了，請你們告訴我他們在那兒了，我立刻見他們去，給我的父母報仇，還有，就是那孟思昭……」說到這裏，哽咽了半天，德嘯峯，邱廣超，楊健堂等人，齊都雙眉緊皺，彼此相望着沒有一語，姑娘又進前一步，向李慕白追問着說：「李大哥，你是跟我的胞兄一樣，無論如何你告訴我，到底孟思昭是爲什麼走的？是他聽說我快到北京來了，他才走的嗎？」一面說着，一面蹣跚着腳哭泣，把那雙刀的刀尖在磚地上磕得鏘鏘的響，李慕白憐大的英雄，什麼苗振山張玉瑾，他全都沒放在心上，可是如今俞秀蓮姑娘這樣的一哭，這樣的一問，真把他窘住了，急得滿臉通紅，不知要說什麼才好，幸虧這時鐵小貝勒離座，向秀蓮姑娘一拱手，說：「姑娘別着急，也別傷心！有什麼話慢慢的說！」遂指着旁邊一個繡墩，說道：「請坐下，請坐下！」秀

連姑娘把雙刀放在桌上，望了望鐵小貝勒，就一面用手絹擦淚，一面嬌顫顫地問道：「你貴姓？」鐵小貝勒又拱了拱手，說道：「我就是鐵小貝勒，那位孟思昭就是在我家裏住了一年多。」俞秀蓮姑娘才知道此人就是小虬髯鐵二爺，便萬福了，回身在繡墩上坐下，李慕白衆人也齊都落座，同聲勸說：「姑娘別着急！」鐵小貝勒斜靠在一把太師椅上，向衆人擺手說：「你們聽我把這件事，詳細告訴這位姑娘。」於是就向俞秀蓮說：「孟思昭這回走，誰也不能怪，就得怪我，因為我太大意了，沒看出他是個有本領的人，在去年，有我熟識的一個張喇嘛，把他薦到我的府裏，也沒說他會什麼，就說想要找一個吃飯的地方，什麼事都願意幹，我見他年紀很輕，而且我也用不聞人，就叫他在馬圈幫助刷馬，兩頓飯之外，一節給他二三兩銀子，看他那樣子也很安心的幹，我就沒有留意他，直到他逃走的那一天，李慕白才告訴我，說他不叫小俞，却是宣化府孟老標頭的次子孟思昭，他有一身的好武藝，我聽了之後，既是慚愧，又是後悔，因為我府中空養着許多教拳的，護院的，都是些個飯桶，我却把一位少年英雄屈辱在馬廐之中，一年之久，我竟着他不出，我未免太對不住他了，因此就想趕緊把他尋找回來，他若有什麼爲難的事，我可以給他辦，從此我們便作爲朋友，不想到了那日的晚間，我都睡着了，他忽然到我屋中去見我，說是他想要出外，要向我借一匹馬騎走，我當時就想把他抓住，不讓他走，沒想到他的身體伶便，轉身出屋，躡上房去就無影無蹤了。我趕緊派人到馬圈裏去查看，果然他把我的那匹黑馬給騎走了，當夜我不等到天明，就派了十幾個人分頭到九城各門去截他，也不知他是什麼時候混出城去的，直至今日，並無

下落，據我看孟昭他是藝高性傲，是個甯可自己吃苦，也不願受人憐憫的一個人。至於他爲什麼不願見姑娘之面呢？我想他必是自覺得窮途落魄，無顏來見姑娘，所以他才忍痛着重了，將來他若能在外頭闖一番事業，那時再回來見姑娘，這全是年輕人性傲之故。現在我就勸姑娘先在德五爺這裏住着，過幾天我們必定要分頭去找他，一定能夠把他找回來，至於姑娘說是自己要出門張玉瑾，要到外面去找尋孟昭，那我們可不能允許姑娘，雖然姑娘的武藝高強，可是倘若再出了什麼舛錯，我們就更對不起孟昭了。」鐵小貝勒這些話說得十分暢快，俞秀蓮心中既是感激，又是悲傷，點頭拭着淚微歎，德嘯峯楊健堂又勸了她半天，結果應的是一個月以內，必能把孟昭尋回，俞秀蓮見衆人這樣勸慰她，她只得答應了，向鐵小貝勒等人，一一道謝，她便提着雙刀，連步嬈娜地回轉裏院去了，這裏楊健堂極力稱讚鐵小貝勒剛才所說的話得當，德嘯峯就嘆說：「我真怕了這位姑娘了！昨天晚上，姑娘就追問我半天了，可是我怎麼能夠實話實說呢？」楊健堂道：「其實事情是沒有什麼的，不過就難以出口，再說我看那位姑娘又是個烈性的人，倘若要曉得她的丈夫是因爲疑她與慕白弟有情，才走開的，她真許尋了短見。」鐵小貝勒搖頭說：「那倒許不至於，我看俞姑娘是個明白人，只要能把孟昭找着，那就好辦了。」邱廣超又在旁向德嘯峯打聽俞秀蓮姑娘的身世，和與李慕白的關係，大家談論了半天，都是這件事情，此時李慕白臉上紅一陣，白一陣，窘得他坐立不安，心中又煩惱衆人這樣胡亂猜疑，不明白孟昭走的意思，又是覺得自己對不起俞姑娘，從頭懺悔，悔恨當初在家鄉時，不該受席仲孝之騙，往鉅鹿縣去與俞姑娘比武求親。

，又後悔既知俞秀蓮已許字了他人，就不該心裏再牽掛她，以至後來無意中把這話向孟思昭說出，他才決定去志，以不使自己傷心，這些事情不要說俞姑娘不能曉得，就是在座的這些人也未必都能夠體會呀！想到這裏，心中十分難過，悶坐不語了良久，這時德嘯峯和邱廣超，又談起徐侍郎和胖盧三的事情來了，李慕白就不禁由此又想到織娘，雖然說織娘後來嫁了徐侍郎，與自己恩情已絕，但當初彼此確曾好過一番，現在因為史胖子殺了徐侍郎，以致連累得織娘失去了依靠，受了官刑，並且貧病交加，這兩天或許已經死去了，自己對於一個可憐的女子這樣薄情，也未免說不下去，因就暗暗嘆息，想自己只因柔情難斷，既累了俞秀蓮，復害了謝織娘，連一兩個女子全都救不了，還有什麼顏面去向江湖爭英雄呢？如此自己責罰着，悔恨着，真覺得自己醜陋極了，不禁把酒盃往桌上一磕，長嘆一聲，站起身來，向鐵小貝勒等人說：「二爺，邱兄，你們隨便飲酒，我現在因為頭痛，我要告辭回去了！」說着向衆人作揖，轉身就走，德嘯峯趕緊上前把李慕白拉住，面帶不悅之色，說：「兄弟，我今天頭一回請來貝勒爺和邱小侯爺，你不等終席就先走了，你這不是成心跟我過不去嗎？」李慕白急得連連解釋說：「大哥你不要多心，我現在實在是覺得頭疼！」德嘯峯說：「頭疼了不要緊，你先到書房裏歇一歇，哥哥立刻派人請大夫給你治病，哥哥能夠親自給你煎藥！」德嘯峯說了這話，李慕白真是沒法走開了，邱廣超楊健堂也齊都過來勸說，請李慕白在這裏歇一歇，不必即刻回去，旁邊鐵小貝勒却明白，李慕白他是因為剛才見了俞秀蓮姑娘，勾起了他的傷心，所以煩惱得在此坐不住了，就想：與其叫李慕白在這裏坐着發愁，使大家抑鬱

不歡，還不如先叫他回去呢，於是向德嘯峯使了個眼色，就說：「既然慕白的身體不舒服，嘯峯你就打發一輛車，送他回去吧！」德嘯峯滿心的不高興，但鐵小貝勒這樣說着，他也不願把事弄僵了，於是就叫福子套車，把李慕白送回去，李慕白走後，德嘯峯就向衆人嘆道，慕白的事，真叫我着急，孟思昭既然走啦，其實要由朋友們說一說，勸俞姑娘嫁給他，也許能夠辦到，可是他又不肯，既然不肯，就把這件事拋開了也好，可是他一見着俞姑娘，他又忍不住傷心，年輕的人，這個樣子，我真有點佩服他了！」說着拿起酒壺來，給衆人敬酒，鐵小貝勒擎盃笑着說：「嘯峯，你我都是已經娶妻生子的人，把這些兒女的私情都看得淡了，像慕白那樣的英俊少年，那能免得了這種事，咱們作朋友的什麼都能幫助他，惟有相思病，咱們却給他請不着好大夫。說得德嘯峯也感嘆着笑了，遂後幾個人繼續着飲酒談笑，就以李慕白作爲談資，倒是暢快，單說此時的李慕白，他坐着福子趕着的車往南城外去走，福子因爲跟李慕白熟了，而且覺得李慕白是好脾氣，就跨在車轅上，一面趕着車，一面跟李慕白談天，他就說：「李大爺，聽說那位俞大姑娘是你的親戚，也有一身好本事，是真的嗎？」李慕白本來爲俞秀蓮的事，正在慚愧，懊惱，聽福子這樣一問，他越發不耐煩，就搖頭說：「你不要胡說了，我不過和俞姑娘的父親有些認識，那裏是什麼親戚呢？再俞姑娘會武藝不會武藝，我也不曉得！」福子一聽，李慕白似乎生了氣，他趕緊回頭，遮着笑容說：「我是聽壽兒這麼說的。」又怕李慕白真個因此生氣了，遂就沒話找話兒地笑着問說：「李大爺，這些日子我們老爺沒在京，大概你也沒到韓家潭寶華家玩去吧？」李慕白一聽這話，他更覺



得頭疼了，就點頭嘆了一聲，並不回答，福子落得很無趣，就揚着頭，搖着鞭子，嘴裏吹着小曲，車聲轆轤地一直走去，少時來到了丞相胡同，在法明寺門首停住，李慕白下了車，懶懶地進了廟門，才一進廟門，就見有一個身穿黑布破棉襖的人，向李慕白請安，說道：「李大爺你好？」李慕白一怔，只見此人面黃肌瘦，十分面生，自己並不認得他，便問道：「你姓什麼，你找我有什麼事？」那人陪笑着說：「我姓吳，有個外號，叫小蜈蚣，早先常在酒舖裏看見李大爺，現在有一個人來了，他在彰儀門外等着，請李大爺趕緊拿上寶劍，跟我出城，見一見那個人去，有要緊的事！」李慕白聽着，更覺得詫異，便問說：「是什麼人在城外等着我？」小蜈蚣說：「李大爺你一去就知道了，請李大爺快些走吧！」李慕白暗想：莫非是吞舟魚和金槍張玉瑾來到了？不然就是孟思昭在那裏等着我？遂向那小蜈蚣冷笑了笑，說道：「好，我就同你去一趟。」到屋內拿上了寶劍，小蜈蚣又說：「你帶上些錢。」李慕白發怔問道：「要我帶上錢作什麼？」小蜈蚣笑着，低聲向李慕白說了幾句話，李慕白立刻面色改變，怔了半晌，就草草地帶上一個小衣包，提着寶劍，隨着小蜈蚣出門，一直往彰儀門走去，此時李慕白心中十分着急，所以走得很快，那小蜈蚣在後都有些追不上他，少時出了城，到了關箱一家小茶館門前，只見那門前的樁子上拴着兩匹黑馬，小蜈蚣半跑着，趕上李慕白，說道：「李大爺！就是這兒！」李慕白剛要跟小蜈蚣進茶館去，這時忽見由裏面走出一人，此人身穿青緞子大棉襖，青緞小帽，手提着兩根馬鞭子，幌着矮身材，聳着肥胖的笑臉，望着李慕白不住地笑，說道：「李大爺，這些日沒見，你的臉色真大好了。」原來這

人正是早先在丞相胡同口外開小酒舖，後來殺死徐侍郎胖盧三，而逃走的那個爬山蛇史健，當下李慕白問道：「是小俞受傷了嗎？」史胖子點頭說：「不錯，那俞二爺自從離了北京，就迎着南下的大道走下去，爲是迎着那吞舟魚苗振山，金槍張玉瑾，爭鬥一番，走在涿州地面，他就遇見了我，我留他在我的朋友家中住了一天，他就要趕着南下，並且對我說：「士爲知己者死，我在鐵小貝勒府住了一年多，都沒有知道，現在苗振山和張玉瑾這兩個江湖有名的人，要尋李慕白去爭鬥，倘若李慕白敗在那二人的手裏，真未免太可惜了，我現在南下，先要迎着苗振山張玉瑾，給李慕白擋一陣去！」李慕白聽史胖子說到這裏，不禁感動得要流下淚來，史胖子又說：「我那時在涿州朋友家中住着也是沒有事，就跟他一路同行，打算會一會那苗張二人，不想走到高陽地面，就遇見了苗振山和張玉瑾，俞二爺可也未免太性急了些，見着他們的時候，立刻就抽劍奔過去與他們爭鬥，要說俞二爺的本領可也真不錯，他的一口寶劍敵住了苗振山，張玉瑾，何三虎，何七虎，這六七個強悍的人，結果他還將何七虎的左臂上砍了一劍，但怎奈對方的人太多，而且吞舟魚苗振山的暗器又最是利害，所以俞二爺的左脅上中了苗振山一標，右膀又被何三虎砍了一刀，幸虧那時我見勢頭不好，就把官人喊來，苗振山等人才沒敢殺害俞二爺的性命，我跟我的夥計把俞二爺攙到店中，買了刀創藥給他敷上，可是看那樣子傷是很重，並且渾身發燒，嘴裏說要見你李慕白一面，有些話要說！」李慕白聽了孟思昭被苗振山傷得這樣的重，立刻就落下淚來，史胖子接着說：「所以我

趕緊騎着馬來了，我又不肯進城，好容易才把這位吳兄弟找着，叫他給你送信去，我就在這裏預備下馬匹等着你，李大爺，你就趕緊上馬，咱們趕往高陽去罷，晚了就許見不着俞二爺的面了！」說着解下馬來，就催着李慕白上馬，李慕白急得用劍鞘打地，就說：「這些日我專爲等候苗振山張玉瑾，要不然我早就離開北京找小俞去了，現在我若是走了，豈不要叫人說我是因爲怕了他們才逃走的嗎？」史胖子搖頭說：「張玉瑾跟苗振山一時決不能到北京來，我知道他們是由高陽又往保定府去了，現在我看這些事全都不要緊，李大爺你就趕快上馬，咱們到高陽看俞二爺去罷！俞二爺躺在店房裏，就賸了一口氣兒等着你呢！」李慕白一聽這話，便咬了咬牙，點頭說：「好！咱們現在就住高陽去！」一面由史胖子的手中接過馬鞭，一面向旁邊的小蜈蚣說道：「煩勞你再進城到東四三條德五爺的家中，就說我現在離京找孟思昭去了，至多十幾天就可以回來，千萬不要說我是跟誰走的，也不要說我們是往高陽去了。」小蜈蚣連連答應，旁邊史胖子驚詫着問道：「孟思昭是誰呀？」李慕白說：「孟思昭就是小俞，此人原是頗有來歷，容我在路上再慢慢對你說罷！」說時，他把寶劍繫在馬鞍下，就撥衣上馬。史胖子也上了馬，就向那小蜈蚣說：「吳兄弟咱們再見吧！」當下兩匹馬就離了彰儀門的關箱，在秋風大道之上，蕩起塵土，直往西南去了，這裏的小蜈蚣見李慕白和史胖子走後，他進了小茶館，吃了兩碗麵，就重複進城，去給德嘯峯送信，原來這個小蜈蚣吳大，本是江湖上一個小賊，因爲他在易州地方得罪了人，幾乎被人殺害了，幸虧遇見了史胖子，救了他，所以史胖子是他的救命恩人，無論驅使他去作什麼事，他沒有不盡力去辦的。

，後來史胖子？到北京開了小酒鋪，隱身匿跡，小蜈蚣也就來到京中閒混，有時混得不能生活了，就到史胖子的酒鋪裏去吃喝，史胖子就派他去探些事情，所以李慕白與德嘯峯二人的交情，謝翠織與徐侍郎的事，以及胖盧三的種種的祕事，都是小蜈蚣給打探出來，又去報告史胖子的當下小蜈蚣又想藉此認識德嘯峯，以便將來沒有辦法的時候，好去求他，到了德宅門首！就說：「我是李慕白李大爺派來的，有幾句要緊的話，要見德五爺面談。」門房的人見小蜈蚣像是街上的窮漢，就叫他在門首等候，進去回稟了德嘯峯，此時德嘯峯剛把鍛小貝勒和銀槍將軍邱廣超送走，正在書房中與神槍楊健堂對坐飲茶談話，忽然見僕人進來，說是李慕白派了一個入來，要見德五爺有要緊的話，德嘯峯聽了，不禁一怔，向楊健堂笑着說：「李慕白這個人可真有點古怪，他剛才從這兒走的，現在爲什麼又派人來跟我說話呢？」楊健堂也笑了，當下德嘯峯請楊健堂暫坐，他就出了屏門，見着了那小蜈蚣，小蜈蚣與大先向德嘯峯請安，就說：「李慕白李大爺剛才離開北京走了，他叫我來告訴五爺一聲，說是他至多十幾天，一定能夠回來。」德嘯峯聽了，不禁一驚，趕緊問說他是一個人走的嗎？到什麼地方去了？有什麼要緊的事呀？」小蜈蚣說：「李大爺是一個人走的，他是上那兒去，我也不知道，大概是不遠吧，聽說是有一位叫什麼孟思昭的，現在也不知是在什麼地方受了傷啦，李大爺得了信，才趕緊去看他。」德嘯峯一聽孟思昭現在受了傷，越發驚詫，趕緊詳細追問小蜈蚣，可是小蜈蚣與大，因爲李慕白李大爺囑咐了他不許他說是跟史胖子往高陽去了，他自然不敢洩漏，只說：「我不知道，我在彰儀門臉碰見李大爺，他拉着一匹黑馬，帶着寶劍，跟

我說完了話，就騎上馬出城走了。」德嘯峯怔了半晌，只得叫小蜈蚣走了，並囑咐他若聽說李慕白的行蹤，就趕緊來告訴我，說畢，德嘯峯就回到書房急得不住躲脚，向楊健堂說：「你說這事怎麼辦，孟思昭也不知是在什麼地方，被人砍傷了，李慕白離京去看他去了，說是十天左右才能夠回來！」神槍楊健堂聽了，也覺得這件事來得太突，又不曉得孟思昭爲什麼被人砍傷了，便勸德嘯峯說：「你不要着急，小點聲說話！不然被那位俞姑娘知道了，她又得找去了，我想孟思昭大概傷勢不重，所在的地方也遠不了，過上幾天李慕白一定要把孟思昭送回北京來調養，那時倒好辦了。」德嘯峯聽了楊健堂這話，依然緊皺眉頭，心裏却想着：李慕白現在走了那苗振山張玉瑾若來到時，找不着他，豈不是自己一個人要吃虧嗎？於是又跟楊健堂談話，恐怕苗張二人來到，不好應付，神槍楊健堂却微微冷笑，言說：「不要緊，苗振山張玉瑾那幫人若來到，我一人就能夠對付他們！」雖然楊健堂這樣說着，但德嘯峯總是不放心，所以當日楊健堂一走，德嘯峯趕緊又去見鐵小貝勒和邱廣超，就說李慕白因爲聞知孟思昭在外受了傷，他立刻就離開北京走了，據他說十天左右，才能夠回來，那鐵小貝勒和邱廣超聽了，全都覺得奇怪，尤其是銀槍將軍邱廣超，他竟疑李慕白是因畏懼那苗張二人故此籍辭逃走了，到晚間德嘯峯回到家中，悶悶不樂，把李慕白走了的事也沒對俞秀蓮姑娘去說，他只是分付僕人們在門上要謹慎些，並且自己時時把鋼刀預備手邊，就想，俗語說：「求人不如求己。」李慕白是走了，我只仗着邱廣超和楊健堂也是不行，還是等到黃驢北架着苗振山張玉瑾來找我時，我自己跟他們去拚吧！由此德嘯峯便不常出門，時時在家小

心提防着，那楊健堂依舊住在前門外天福店中，每天要派手下的標頭到德家來探問，有時他自己也來找德嘯峯談話。

## 第廿三回

碧血銀槍將軍遭暗算  
蓬門病榻廢手碎殘花

過了四五天，這天銀槍將軍邱廣超在家無事，就想到黃驥北的家中去看看，並且告訴他，李慕白現在已然走了，勸他不要再與德嘯峰作對，邱廣超的妻子高氏，素日與黃驥北的正太太舒氏感情也很好，現在聽說舒氏得了病，高氏也打算看看她去，遂就預備了兩樣看病的禮物，邱廣超命家人套車，那高氏就稟明了婆母，帶上一個僕婦，隨着她丈夫往黃家去了，邱廣超住在西城溝沿，黃驥北的家是在東城北新橋，現在他們是兩輛轎車，走了半天，方才到了黃家門首，車一停住，邱廣超就跳下車去，只見門前的樁子上拴着五六匹健馬，並有兩三個身穿土布衣裳，腰插短刀，橫眉豎目的人站在門前，邱廣超一看，非常覺得詫異，當時門上的僕人上前給邱廣超請安，說道：「邱大少爺來啦，大奶奶也來啦嗎？」邱廣超却不答話，只指着那幾匹馬，問說：「這是誰來了？」門上的僕人答道：「我們四爺的幾位朋友是新從河南來的。」邱廣超聽了，不由一驚，就想：大概是那苗振山和張玉瑾來了，本要叫自己的妻子回去可是這時裏面已迎出來幾個婆子丫嬛，都先向邱廣超請安問好，然後攙着高氏下車，往門裏走去，邱廣超的妻子高氏本來年輕貌美，向來黃家的上上下下沒有一個不羨慕她的。當下婆子丫嬛攙着，才進了屏門，那黃驥北的妻子舒氏，同着兩個姨太太就迎出

來了，彼此萬福，高氏就上前說：「聽說四嫂子有點不舒服，我才特來看看你！」舒氏笑着說：「前兩天我倒是有點頭疼發熱，現在好得多了。」說時，往裏面去讓，邱廣超也說了幾句應酬話順着廊子帶着妻子往裏院去走，當走過客廳之時，就聽裏面有雜亂的粗暴的喧笑之聲，邱廣超就十分注意，扭着頭往裏去望，這時客廳裏出來兩個僕人，向邱廣超說：「我們四爺請李大少爺到裏院坐！」邱廣超微點了點頭，心裏十分不痛快，就帶着妻子，隨着黃家的女眷到了裏院，邱廣超在黃家本來是穿房入戶，向來沒有什麼客氣，每次來時總是說說笑笑，與黃家女人也很廝熟，可是今天他來到這裏，却十分不高興，獨自坐在堂屋椅子上，悶悶不語，丫嬛給他送上茶來，他的妻子高氏是到舒氏的屋中談說家常去了，邱廣超一個人喝着茶，等了半天，才見黃驥北進到裏院來，今天黃驥北是精神興奮，喜色滿面，喘吁吁，慌張張地向邱廣超說：「兄弟，你先坐着，回頭咱們再談話，我告訴你，那吞舟魚苗振山，金槍張玉瑾，和何三虎等人全都來了，現在前面客廳裏，你在這兒等着我，我再應酬應酬他們去！」說着，趕緊轉身又出屋往前院去了，這裏邱廣超氣得一句話也沒對黃驥北說，呆呆地發了半天怔，便想：自己與黃驥北相交多年，他就是來了什麼朋友，也不應當不給自己引見。這苗振山和張玉瑾，在未來之前，黃驥北對自己已是決不承認與他們相識，現在他們來到了，黃驥北居然又對他們這樣殷勤應酬，把自己冷淡地安置在這裏，想到這裏，氣忿忿地站起身來，就叫僕婦去告訴大奶奶，說是即刻就回去，邱廣超的妻子高氏，此時跟黃驥北的妻子們正談得高興，忽然她的丈夫又叫她回去，心裏也不明白是什麼緣故，黃驥北的妻子還要

留高氏在這裏吃晚飯，邱廣超却催着高氏立刻就跟他回去，黃驥北的妻妾和婆子丫嬛們，全都看出邱廣超的面上帶着怒色，可又不能問，只得又把他們夫婦送出屏門，此時黃驥北還在客廳中與苗振山張玉瑾等人飲酒談笑，也不知正在說些什麼，並不出來送他，邱廣超氣忿忿地帶着夫人和僕婦走出了門首，就見那裏站着的幾個腰插短刀的人，齊都把那賊眼釘在高氏的身上，個個兇惡的臉上帶着醜笑，有一個矮子就拉了旁邊的人一下，很大的聲兒說：「看哪，你的媳婦出來啦！」邱廣超聽得很真切，立刻大怒，走過去驀地就是一腳，罵道：「渾蛋！你嘴裏說的是什麼？」這一腳踢得那人咕察一聲坐在地下，旁邊的那兩個人，就上前將邱廣超揪住，那被踢的人也趕緊爬起來，由腰下抽出短刀來，向邱廣超就刺，罵道：「你敢踢太爺？太爺跟着苗太爺由河南來到北京，能夠受你的欺負？」邱廣超不容他的鋼刀近身，就又是一腳，又將那人踢了一個仰頭，旁邊的兩個人也齊都抽出短刀，向邱廣超的身上扎，邱廣超突的奪過一把刀來，反將一個人刺倒，這時門前立刻大亂起來，邱廣超叫妻子帶着僕婦先上了車，自己扭住一個土棍，亂踢亂打，黃家的幾個僕人也勸不住他，這時裏面客廳裏就得了信息，黃驥北，苗振山，張玉瑾，冒寶崐，何三虎一千人齊都出來，黃驥北一看邱廣超把苗振山帶來的人給扎傷了，他急得顏色都變了，奔過去把邱廣超攔住，說道：「兄弟你不可如此，這是苗員外帶來的，都是自家朋友！」邱廣超口裏罵道：「什麼自家朋友，我邱廣超向來不識得什麼叫苗員外，他們在我的女眷面前滿嘴撒村，我就要打他們！口中喊着，依舊揪住苗振山手下的人不住的踢打，這時那苗振山和張玉瑾氣急了，齊過去要抓邱廣



超，黃驥北冒寶崑趕緊把苗張二人攔住，冒寶崑就說：「苗大叔，張大哥，你們二位先不要生氣，這位是銀槍將軍邱小侯爺，是黃四爺的好朋友，彼此就是有什麼不對，也可以慢慢地說！」冒寶崑平日日本與邱宅的教拳師傅秦振元熟識，知道邱廣超不但武藝高強，而且有錢有勢，所以不願叫苗張二人惹了他，因此才從中解勸，金槍張玉瑾在河南時也聽說北京城內有一位世襲的侯爵銀槍將軍邱廣超，此人少年英俊槍法無雙，也早就想要與他比試比試，當下

一看，這邱廣超果然像貌不俗，便請他的舅父苗振山和何三虎等人先不要急躁，他就向邱廣超抱拳說：「閣下就是銀槍邱小侯爺嗎？何必這樣生氣，雖然你我並不相識，但你與黃四爺總是相好，有什麼不服氣的事情，可以請到裏面細談！」邱廣超揚目望了望這張玉瑾，只見他年紀不過二十餘歲臉圓圓的，濃眉大眼，頗帶兇悍之氣，身穿着藍綢棉袍，青緞馬褂，邱廣超問道：「你貴姓？」黃驥北說：「這就是河南的金槍張玉瑾，他是金槍，你是銀槍，你們二位正應當作個朋友！」邱廣超打量了張玉瑾一番，便冷笑道：「久仰，久仰，現在你們若沒有事，可以在此等着我，我先把家眷送回，少刻即來，再向你們請教！」說畢就上車要走，旁邊的苗振山何三虎等人，和剛才那兩個挨打的人，齊都喊着說：「別叫他跑了！」一齊上前要去揪他，却被張玉瑾橫臂攔阻住，黃驥北急向邱廣超說：「兄弟何必立刻要走，我還有事要跟你商量呢！」邱廣超却不理他，只向張玉瑾說：「張玉瑾，預備下你的那桿金槍，少時我就向你請教來！」說畢，催着趕車的人，趕着兩輛車走去，金槍張玉瑾望着車影，不住嘿嘿冷笑，一面分付手下人回店房把他的槍取來，一面向苗振山笑道：「舅父，

回頭你別管，讓我鬥他銀槍將軍！」黃驥北請他們前來，原本是爲與德嘯峯李慕白二人作對，想不到頭一個就與邱廣超頂撞起來了，邱廣超與黃驥北是多年的好友，而且黃驥北也因爲與他接近，才致名聲日起，如今豈肯眼見他敗在張玉瑾的手裏呢，因此回到客廳中，便向張玉瑾請求，勸他不要生邱廣超的氣，怎奈苗振山與張玉瑾全是絲毫不講情理，黃驥北的話他們決不肯聽，就命人取來了兵器，在黃家專等候銀槍將軍邱廣超前來比武。這時銀槍將軍邱廣超回到家中，氣得他蹶腳大罵，第一是氣忿黃驥北，不該由外面勾來這幾個人，凌辱了自己，他還連一句公道話也不說，第二是嫉妬金槍張玉瑾，初次來到北京，他就這樣目中無人，倘若不設法把他制服，自己銀槍的英名就要喪失了，因此恨不得立刻就提着槍再到黃驥北家找張玉瑾去，與他分一高低，不過究竟慮到他們的人多勢衆，而且又曉得苗振山何三虎等人，也不是好惹的，恐怕自己的勢單，在他們的手中吃了虧，遂就趕緊派僕人去請神槍楊健堂，和鐵掌德嘯峯，並請他們即刻就來，邱廣超在家中坐立不安，就把教拳師傅秦振元請過來，向他說明苗山張玉瑾手下的人，凌辱自己的事，以及他們那驕傲的樣子，自己實在看着不服氣，所以現在就要鬥一鬥他們，那振奎元聽了，就趕緊勸邱廣超不要與苗張二人作對，說道：「冒寶崑走了這些日子，就爲是替黃四爺到河南去請金槍張玉瑾，和吞舟魚苗振山，大概是今天才把他們請來，苗張二人到北京來，就爲是找李慕白比武，給黃四爺報仇，與大少爺無干，再說大少爺也是黃四爺的好朋友，就是不幫助黃四爺也不應當再與苗張二人作對！」邱廣超冷笑道：「你以爲我還能夠跟苗振山張玉瑾他們這樣的盜賊，作什麼朋

友嗎？李慕白現在是走了，德嘯峯是不大好惹事，我與楊健堂，我們二人却決不能眼見那張玉璫在京城橫行！」正自說着，黃驥北派了牛頭郝三來了，郝三見了邱廣超，就說：「我們四爺叫我來，勸你不要跟張玉璫他們鬥氣，他們是我們四爺請來的，你老人家總要給我們四爺留點面子才好！」邱廣超冷笑道：「我若曉得他們是你們四爺請來的，今天我還不敢上你們府上去呢？你現在回去，告訴你們四爺放心，勝敗我一人承當，連累不着你們四爺。」並說：「你再告訴張玉璫他們，叫他們等着我，我立刻就去！」牛頭郝三聽了，十分爲難，跟秦振元在旁又勸了半天，少時德嘯峯和楊健堂就來了，邱廣超這時精神興奮，一見德楊二人，他就說：「黃驥北把苗振山跟張玉璫給請來了，你們知道嗎？」德嘯峯說：「今天早晨我就知道了，聽說他們來的人很多不少！」說話時而帶憂鬱之色，邱廣超就把剛才自己在黃驥北的家中見了苗張二人，跟他們惹了氣的事說了，然後就說：「他們現在還在黃驥北家等候我，你們二位跟我走一趟，看我鬥一鬥他們！」神恰楊健堂也很激昂地說：「好，叫人拿上槍，咱們這就走！」德嘯峯却搖頭說：「我看現在就去，未免太急躁了些，就是黃驥北怎麼不好，咱們也不該找到他的門首去動武呀！頂好還是跟他們定下一個時間地點，然後請出朋友來，彼此再較量，」楊健堂却急不能耐地說：「張玉璫苗振山又算得什麼人物，咱們還犯得上請出朋友來跟他較量？今天他欺辱了廣超，咱們立刻就找他去，拿槍把他們趕走就是了。」說着就催着邱廣超快走，邱廣超也急忙換上衣裳，帶着秦振元和幾個僕人，拿上兩桿長槍，幾口鋼刀，就連同德嘯峯：出門坐上車，又往北新橋去了，在這時候，那牛頭郝三已

然跑回黃家，見着黃驥北，就驚慌着悄聲告訴他說：「邱廣超現在氣忿急了，誰也勸不住，他把德嘯峯和神槍楊健堂也找了去，眼看着就一同來了。」黃驥北皺着眉，就想這事實是難辦，此時苗振山，張玉瑾，冒寶峨，何三虎等人，在黃驥北的客廳中歡呼暢飲，專等着邱廣超前來決鬥，黃驥北心裏十分着急，表面還得殷勤應酬，又見那吞舟魚苗振山蓬着刺蝟似的灰白鬍子，瞪着豹兒般的眼睛，脫去了長衣，只穿褲身的短褲，掛着一隻錦繡標囊，身後一個壯年小夥子，替他捧着鋼刀。苗振山就大盃的飲酒，滿口的村言村語，顯出他的盜強本性來，黃驥北心中也未免有些後悔，但又不敢得罪他們。待了不多時間，就有僕人進到客廳裏來，回道：「邱小侯爺，同着德五爺來了。」黃驥北一聽，德嘯峯也來到這裏，他就不由又勾起憤恨，這時又有人進來告訴了張玉瑾，張玉瑾就趕緊站起身來，向苗振山何三虎冒寶峨等人說：「邱廣超又來了，你們都不要上手，交我一人來對付他們！」說時，起身出了客廳，住外走去，原來今天邱廣超二次前來，他並不進門，只與楊健堂在車旁站着，等候張玉瑾一出來，邱廣超就指着向楊健堂說：「這位就是延慶全興標店的神槍楊健堂，現在也是特來會會你！」那張玉瑾從容微笑，說聲久仰，又望了望在車轎上坐着的那德嘯峯，他那裏把這幾個人放在眼裏，就請他舅舅苗振山等人閃開些，並攔住黃驥北，不叫他過來解勸，張玉瑾就從旁邊的人手中，接過了他那桿金槍，將槍向邱楊二人抖了一抖，圓臉上帶着殺氣，瞪着兩隻兇神似的眼睛道：「你們要想較量，就過來吧！這門前也很寬敞，咱們的三桿槍是能掄得開！」邱廣超冷笑道：「我們兩人戰你一個，也不算英雄！」說時，從僕人的手中接過了銀槍，抖

起來向張玉瑾刺去，張玉瑾用槍撥開，轉槍向邱廣超咽喉去扎，邱廣超的槍法毫不鬆懈，銀槍纏住金槍，槍尖亂點，紅纓飛動，桿子相擊得兢兢地響，惡鬥了三十餘回合，不分勝敗，旁邊苗振山何三虎等人都要過來助手，黃驥北急得喊着說：「廣超，算了吧！無論如何衝會我的面子！」邱廣超那裏肯聽黃驥北的勸說，將那銀槍，像一條銀蛇似的左刺右搗，上遮下擋，對手若不是金槍張玉瑾，恐怕誰也敵不過他，又戰了十數合，旁邊神槍楊健堂就看出邱廣超的槍法實在是有進步，而玉瑾的槍法嫺熟，身手敏捷，更不愧是一位江南聞名的好漢，自己也綽了桿槍在手，目不斜視的看着他們二人的雙槍相鬥，十分覺得技癢，德嘯峯跨在車轅上看着，心裏却提着心，因為張玉瑾那邊的人多。而且個個全都是兇眉惡眼，彷彿要上前幫助張玉瑾似的，自己這邊怕敵不過他們，此時黃驥北門前已斷絕了交通，邱廣超張玉瑾兩桿槍相決不下，那個還敢近前呢？二人又鬥了十幾合，依舊難分勝負，那旁邊的吞舟魚苗振山就看得不耐煩了，大喊一聲說：「他媽的，比什麼武？」說話時揚手向邱廣超一標打去邱廣超立刻覺得右臂疼痛，右臂抬不起來，往後一退身，張玉瑾趁勢下了毒手，挺槍向邱廣超的咽喉刺去，楊健堂趕緊跑過去，用槍將張玉瑾的槍儘開，張玉瑾望了楊健堂一眼，罵道：「你也敢來送死嗎？」說話時，張玉瑾和楊健堂的兩桿槍又廝殺起來，苗振山何三虎就一齊奔上來，掄着刀，幫助張玉瑾去敵楊健堂，此時邱廣超身負標傷，已被僕人們抬到車上，黃驥北又要指揮着人過去打德嘯峯，德嘯峯急得翻了臉，用刀指着黃驥北說：「姓黃的，你可小心點！現在是在你門前，若是出了人命案，你可是跑不開！」黃驥北也恐怕這事情要

鬧大了，冒寶嶼在旁也很着急，兩人就各自提了一口刀，奔過去，把苗振山何三虎張玉瑾三個人攔住，黃驥北又望着楊健堂說：「楊三爺，你先住手，容我說幾句話！」這時楊健堂氣得連話也說不出來，只是挺着槍，要與張玉瑾等人拚命，黃驥北先向苗振山張玉瑾拱手，就說：「二位來到北京，原是爲找那李慕白比武藝，除了李慕白之外，彼此都是好朋友，就是有一兩句言語不合，也可以慢慢的說，不必這樣鬧翻了臉，邱廣超是我的好弟兄，楊健堂我們也是多年好友，大家都要忍此氣，多少給我黃驥北留點面子！」苗振山聽了黃驥北這話，他越發暴躁起來，踩着腳，掄着刀，摸着標囊，用他的土話大罵，那意思是他們這次來到北京誰也不怕，並說邱廣超楊健堂都是李慕白的一夥，非見個死活不可，那張玉瑾倒略略懂些情理，他就冷笑着，用槍指着楊健堂說：「你們要還不服氣，可以訂個地方，咱們再鬥一鬥，不必在人家黃四爺的家門首亂鬧！」說畢，由冒寶嶼黃驥北勸着，苗振山，張玉瑾，何三虎等人才重新請進門去，那黃驥北又趕緊跑出來，就見邱廣超的兩輛車，和楊健堂德嘯峯等人，已往西走去了，黃驥北帶着牛頭郝三追趕過去，把車攔住，扒着車，就問邱廣超傷重不重，邱廣超半臥在車上，疼痛得他面色煞白，望着黃驥北冷笑說：「驥北，咱們多年的交情，想不到你現在請來這們些個強盜，用暗器來傷我？好，咱們交情就至今日爲止。」黃驥北急得躁腳說：「兄弟，你不聽我勸嗎？本來都是自己人，有什麼話不好說，何必弄得……」黃驥北尙未說完這句話，德嘯峯早在他肩頭拍了一掌，黃驥北覺得這一掌可拍得很重，趕緊扭過頭來，用眼睜着德嘯峯，帶着惡意的笑，說道：「怎麼，德老五你真要

跟我作對嗎？」德嘯峯冷笑着說：「現在我那能惹的起你黃四爺？不過因為咱們向日都有些交情，我才來告訴你，那苗振山的一夥人可都是江湖上有名的強盜，他們這次來到北京，可是你給請來的，倘若他們在此犯了什麼案子，或是闖了什麼禍，你黃四爺可脫不開！」黃驥北拍着胸脯說：「那是自然，我還能說他們不是我的朋友麼，你德五爺儘管跟都察院和提督衙門說去，說什麼我也不怕。」德嘯峯冷笑着點頭說：「好，有你這句話就得了！」楊健堂也望着黃驥北不住地冷笑，當下他們帶着邱宅的幾個僕人，跟着兩輛車，又回西城溝沿邱廣超的家裏去了，這裏黃驥北呆呆地發了半天怔，把牙咬一咬，回到他家中客廳內，就見苗振山、張玉瑾等人，都在那裏得意洋洋地，飲着酒，雜亂的談話，黃驥北又每人敬了兩盃，道了幾聲欽佩，然後就勸苗振山、張玉瑾不要再與邱廣超和楊健堂等人作對，還是想法子把李慕白找着，懲治懲治那小子，才叫人心裏痛快，張玉瑾飲着酒，就狂笑着說：「黃四爺你放心，我們不怕他邱小侯爺，今天縱不是我舅舅用標打傷了他，我也得叫他們兩個人死在我的槍下，那李慕白大概是聽見我們來，他先藏起來了，可是早晚我們也得把他捉住。」苗振山在旁又拍着桌子說：「我要見了李慕白非要他的狗命不可！」何三虎等人提起李慕白來，也都十分憤恨，苗振山又嚷嚷着說：「大概我那個姓謝的娘兒們，就是叫李慕白給拐跑了！」一說到了他的逃妾，更是拚命飲酒，潑口大罵，黃驥北在旁邊看着也不禁暗自皺眉，冒寶崐見苗振山太不成事體，恐怕他們喝醉了，再鬧出什麼事來，遂就勸着說：「苗大叔，張二哥，咱們也該回去了，歇上一半天，還得辦那謝姑娘和李慕白的事情呢。」張玉瑾也說：「咱們應該

走了。」苗振山喝得紅頭漲臉，酒氣薰人，就說道：「回去就回去了！」又向黃驥北說：「苗四爺，你真是個好朋友，我吞舟魚沒白到京城來這一趟，我回店裏住去啦，你可別忘了給我找幾個模樣好的小媳婦，叫我樂一樂。」黃驥北皺着眉，勉強笑着，只說：「好，好！」張玉瑾倒是向黃驥北抱拳說：「打攪，打攪，明天請黃四爺到我們店裏去。」黃驥北點頭說：「一定去，一定去！」張玉驥又囑咐黃驥北說：「如若那邱廣超的一夥人再不服氣，就叫他們到店裏找我們去！」黃驥北也點點頭，何三虎等人攙架着苗振山，這一夥強盜般的人才算離了黃家，瘦癩陀黃驥北親自把他們送出門去，看着他們走了，自己方才咳嗽嘆氣地回到裏院，一面派人去看邱廣超，並爲自己解釋，一面想着花了許多錢，請來苗振山這一夥強盜，沒抓着李慕白，也沒打了德嘯峯，倒踢了自己的好友邱廣超，對自己還是毫不客氣，倘若他們在這京城惹了什麼禍事，自己還得跟着他們受累，因此十分懊惱，不但覺着不合算，並且還提着心，因爲自己也不知他們在外省作過什麼重案沒有，倘若犯過重案，外省的捕頭跟來了，自己便難免結交匪人之罪，但是又想盼了多日，好容易盼得把這幾個人請到了，自己也就不得不藉着他們武藝和威風，報一些私仇，因此便預備晚間再去拜望苗張等人，叫他們先去把德嘯峯收拾了，然後再找李慕白，這時苗振山，張玉瑾，何三虎，何七虎，女魔王何劍娥等人，是住在崇文門外磁器口慶雲棧內，一切都由冒寶崐給他們安置照料，本來吞舟魚苗振山是河南省的有名的大盜，不過他這個大盜並非要親自下手去打劫，却是他有許多徒弟，和被

他打服了的人，分散在各地，劫了錢，搶了女人，揀那好的獻給他，因此他在駐馬店安然作



着富翁，本人却沒有什麼顯著的犯法事情，這次他來到北京，第一還是爲尋找他的逃妾謝織娘，其次才是找李慕白決鬥，他恨李慕白，也並非因爲李慕白打了瘦彌陀，與何三虎兄弟作過對之事，却是因爲冒寶嶢對他說過，謝織娘當了妓女之後，與李慕白混得很熟，不久李慕白就要接她從良，回家去過日子，並且說李慕白揚言，他要殺死苗振山爲謝織娘的父親報仇，苗振山信了這話，方才趕忙找了他的外甥張玉瑾，一同北上，那張玉瑾原是苗振山的義妹，狐狸蛋五娘之子，自幼學得一桿金槍，橫行豫北一帶，從來沒遇見過對手，尤其是他和苗振山認了親之後，越發沒有人敢惹他。張玉瑾在十幾歲時就娶了何飛龍之女何劍娥爲妻，因爲何劍娥生性潑辣強悍，而且姿色也不大好，所以夫婦不甚和睦，何飛龍被鐵翅鵬俞老標頭殺死之後，何劍娥就往來各地，結交江湖豪客，以圖爲她父親復仇，張玉瑾也不干涉他的妻子，自己在開封立着一家標店，並姘識着幾個婦人，事過數載，他自己屢次想要到鉅鹿門一鬥那俞老標頭，但終是膽不出身子來，這天忽然內兄何七虎來到，就說他們兄妹三人和師兄曾德保等人，去尋俞雄遠爲父報仇，兩次交手，全都失敗了，現在何劍娥曾德保都身受重傷，陷在饒陽監獄裏，並說俞雄遠的女兒是怎樣的年輕美貌。武藝高強並有一個名叫李慕白的小夥子，手使一口寶劍幫助他們，更是難惹，說完了這些話，就催着張玉瑾跟着他去營救何劍娥和曾德保並追殺俞雄遠父女。張玉瑾聽了他妻子受傷，陷在獄中，心中雖然不甚着急，但却十分生氣，就想：我的結髮妻子被人欺侮了，我要不去救她，替她把仇報了，江湖人必要笑我金槍張玉瑾懦弱無能，同時想着自己的妻子，武藝頗亦不錯，怎會竟敗在俞雄遠的女

見手裏呢？何七虎在旁又說俞秀蓮的容貌是多麼美麗，年紀才不過十七八歲，張玉瑾又想要看看那個偷姑娘，於是就要起身，隨着何七虎北上，不料又被他那幾個嫖婦糾纏住，不放手走，因此又耽誤了些日，却急得何七虎幾乎要同他吵鬧起來，這時，冒寶峨就到駐馬店找了他的舅父苗振山，又一同來請他，冒寶峨並且對他說：「張大哥，你若能夠膽開身子，爲什麼不同我們到北京玩玩去呢？北京城不但李慕白是英名赫赫，誰要是把他打服，就立刻在北京有了名頭，還有那銀槍將軍邱廣超，他的槍法是由延慶神槍楊健堂學來的，可是本領却比楊健堂還要高，張大哥你若能到北京，與他比一比槍，占個上風，那時天下會使槍的人，就要尊你爲王了。」金槍張玉瑾一聽這話，倒覺得很有意思，自己本已久聞邱廣超之名，如今若能去與他會一會，也倒很好，加之苗振山何七虎在旁催促，張玉瑾捱了事務，帶着手下

的幾個人，就同着苗振山，何七虎，冒寶峨，一同趕路北去，冒寶峨本來久在江湖厮混，知道的典故很多，在路上他說了許多江湖的事情，一半是他聽來的，一半是他編造的，總之他是極力說黃驥北是位仗義疏財的好漢，李慕白是個驕橫好色的人，因之苗振山張玉瑾二人十分氣忿，恨不得即刻就把李慕白抓住，不但要打服了他，並且還得要他性命才甘心，沿路之上，有許多江湖人聽說他們由此路過，不是到他們住的店房中去拜訪，就是把他們請了去，設宴接待，苗振山張玉瑾因此更是狂傲驕橫，這天就進了饒陽縣城，原來此時女魔王何劍娥，與她師兄曾德保，押在饒陽獄中已有三個多月了，本來是應當照着盜匪傷人的罪名去審問，可是因爲外面有她的胞兄何三虎照應，在唐知縣和管獄的那裏花了許多的錢，竟把案情給

更改了，只說何劍娥曾德保二人是與俞雄遠因爭路互毆，才打的官司，又沒有原告在此，等得張玉瑾等人來到，又拿出些錢來，居然就把何劍娥和曾德保給釋放出獄，苗振山先叫曾德保自回河南，女魔王何劍娥是因為背上的刀傷尚未痊愈，張玉瑾就叫她跟着到北京，再去請醫治療，這時又有保定府的標頭黑虎陶宏等人，因為慕名，特派人來接請他們，以便結識，苗振山張玉瑾等人就得意洋洋地跟着那來接的人往保定去了，不想身過高陽地面，就遇着那單騎隻劍自北京來的孟思昭，孟思昭因為心懷着無限的悲痛和義憤，此次迎頭前來，不惜拚死以門苗振山張玉瑾，就為的是酬謝知己，而使自己的未婚妻俞秀蓮與李慕白，他們有情人成為眷屬，在路上又遇着了爬山蛇史胖子，史胖子知道孟思昭要迎頭去鬥張苗等人，他又向孟思昭說了許多激勵的話，並且一路同行，到了高陽地面，一遇着張苗等人，孟思昭就抽劍與他們交手，苗振山張玉瑾等人自然也是毫不讓步，遂就打在一處，史胖子幫助戰了幾合，就看出孟思昭的武藝雖然高強，可是敵不過苗振山他們的人多，又見金槍張玉瑾的槍法極為狠毒，何三虎何七虎的刀法也頗不弱，冒寶崑又在旁邊喊着助威，史胖子就趁空跑開，去喊官人，及至官人趕到，那孟思昭已身受重傷，臥在血泊之中，苗振山那邊，雖然何七虎也挨了孟思昭一劍，究竟算是他們得了勝，便棄下孟思昭，一羣人依舊氣燄赫赫地揚長走去，他們一羣人到保定住了兩天。會了保定的幾個英雄，便直赴北京，這天晚上進了城，歇了一天，第二日便來見瘦彌陀黃驥北，不想先與銀槍將軍邱廣超衝突起來，一場爭鬥，苗振山又施展飛標將邱廣超打傷，他們也曉得邱廣超是北京城有名的好漢，而且是一位貴族子弟，像這樣的

人物如今都敗在他們的手裏，他們就更高興起來，尤其是他們帶來的那些人，終日在街上橫行，惹出許多是非，不過因為有黃驥北架着他們，北京的一些土痞，也不能不讓他們幾步，張玉璣倒還勸他帶來的人都要規矩些，苗振山却不管那些事，他每天要帶着幾個人到各妓院亂走，兇橫萬分，所以不到十日，南城裏幾乎沒有一個不知道吞舟魚苗太爺的，此時銀槍將軍邱廣超在家中醫治標傷，楊健堂也是因為苗振山借用暗器傷人，自己犯不着與他爭鬥，所以也隱忍着，不常離開店房，並誠他帶來的人，不可在外面惹氣，德嘯峯更是除了每天到內務府堂上上班下班之外，絕少出門，並且把李慕白離京以後及苗振山張玉璣等人來京之事，都不向俞秀蓮提說，所以這時北京城的街面上，只有瘦彌陀黃驥北大肆活躍，每天他要出一次南城，與苗振山，張玉璣，何三虎，冒寶崑，馮懷馮隆兄弟聚在一起，所談的話不外是怎樣搜尋李慕白，怎樣與德嘯峯楊健堂等人作對，但是苗振山却不注意這些事，他只催着冒寶崑給他打聽那謝織娘的下落，冒寶崑這時也知道謝織娘嫁了徐侍郎之後，不到一個月，徐侍郎與胖盧三就在校場五條同時被殺，謝織娘和她的母親全都被捉在衙門，受了許多目的罪，後來倒是釋放了，可是不知道她們母女流落在那裏去了，冒寶崑把這些事告訴了苗振山，苗振山反罵着冒寶崑沒有用，說道：「你這小子，既然看見了姓謝的娘兒們，就應該把他們先扣住，然後再去請我，現在我來了，人也跑了，你這不是成心拿你苗太爺打耍嗎？我也不管什麼姓徐的，姓李的，只限你十天，把謝家的娘兒們找來便沒事，要不然，小子，你就別要命啦！」冒寶崑吃了苗振山這一頓罵，真嚇得渾身出了一陣冷汗，趕緊連聲答應，心裏却着急

想不到因爲多管閒事，貪使了黃驥北那些銀兩，把苗振山給請來了，這時李慕白也躲開了，徐侍郎死後，謝織娘又不知下落，苗振山給自己這十天的期限雖不算少，可是倘若到時候依然不知謝家母女是住在那兒，苗振山若是一翻臉，砍上自己幾刀，他給個離京而去，那豈不就糟了！因此冒寶崐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一般，成天煙花柳巷各處亂走，打聽那早先寶華班裏的翠織的下落，畢竟功夫下到了，沒有打聽不出來的事，尤其謝翠織也算是一時名妓，他跟徐侍郎從良，以及後來吃官司的事，都頗使人注意，所以就有人曉得他們母女現在是在粉房琉璃街她們親成的家中，並聽說謝翠織因爲衙門裏受了刑，把臉給打壞，她嘔煎得病了，現在窮的連飯也沒有得吃，冒寶崐聽了，自己還不大相信，特意拿錢買了一個在寶華班當毛夥的人，這人把冒寶崐帶了去，冒寶崐就假說自己是李慕白的朋友，現在李慕白走了，他臨走時托自己來看看他們母女，本來冒寶崐是新賺了黃驥北的錢，置的一身闊綽的衣裳，所以謝老媽媽一見，就喜歡極了，說了許多的恭維的話，並說：「我們娘兒倆，這幾個月時運壞極了，翠織又病着，不用說請大夫買藥，就是吃飯的錢都沒有啊，幸虧前些日子李大爺借給我們幾兩銀子，這才能活到現在，翠織也吃了不少的藥，再過些日也許就好了。」冒寶崐點了點頭，大模大樣的說：「李大爺走了，不知什麼時候他才能回來，他既然托我照顧你們，我就不能瞧着你們挨餓受凍，明天我再給你們送幾串錢來，你先湊合着度日，等翠織好了我再給你們想長久的辦法。」說話時，望着炕上躺着的謝織娘，只見他臉上雖然十分顛顛，而且有青紫的傷痕，但是眉目之間依然不減秀麗，織娘此時眼角掛着淚珠，只是呆呆

地望着冒寶岷，一句話也不說，冒寶岷看清楚了織娘的容貌，就出門走了，當時就到磁器口慶雲棧內，去找苗振山，就告訴他說：他的逃妾謝織娘的住處，已被自己給找着了，單說這時謝老媽媽把冒寶岷送出門去之後，他回到屋裏！就向他的女兒說：「孩子你也不用發愁了，李慕白總算還惦記着咱們，他離開北京走了，還托付這姓冒的來照應咱們，我看這姓冒的一定比李慕白還有錢，孩子你的病也好了，臉上的傷也不那麼看得出來了，明天你扎掙起來，打扮打扮，等姓冒的給咱們送錢來，你也應酬應酬他，只要盼着他能夠常來，咱們娘兒倆再托他給想法子。或是跟人，或是借點本錢再下班子去混事，總要找一條活路兒才好，要不然，我這年歲……」說到這裏，謝老媽媽想起被人打死的丈夫老謝七，又想起女兒織娘在寶華班那種綺麗的生活，和嫁徐侍郎之後，出了兇事，打破夢想，遭官司，受刑罰，財物盡失，挨餓受冷，以及服侍女兒的病，酸甜苦辣，一想起，不禁老淚縱橫，痛哭了起來，織娘也伏在枕畔，哽咽着說道：「媽媽，你以為咱們娘兒倆，現在還有什麼活路兒嗎？咱們是死在眼前了！前幾天，李慕白來瞧我的時候，你沒聽他說嗎，那駐馬店的苗老頭子快到北京來了，苗老頭子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強盜，我爸爸叫他給打死了，我在他的手裏也不知挨了多少鞭子，受了多少罪，咱們娘兒倆又是逃跑出來的，他不定把咱們恨成什麼樣子呢，倘若他這次來到北京，訪查出咱們的住處，他還能夠饒咱們娘倆的活命嗎？」說到這裏，已然滿面是淚，抖擻得幾乎連氣也接不上，謝老媽媽一聽她女兒說是駐馬店的苗老虎快要來了，嚇得她連哭也不敢哭了，只瞪着眼說：「真的嗎？李慕白是說了嗎？」織娘用被角拭着淚，

說：「李慕白親自跟我說的，他跟那些江湖人全都認得，決不能說假話，再說，咱們早先在駐馬店的事情，我也沒跟他提過。」謝老媽媽怔了半天，就說：「苗老虎到北京來許是有別的事，大概他不知道咱們娘兒倆現在也在北京了？」織娘嘆口氣說：「只盼着他不知道才好，可是他認識的人多，怎能夠打聽不出來咱們娘兒倆的事情呢！據我看，剛才上咱們這兒來的那個姓冒的，就許是他派來的探子，因為我沒聽說李慕白認得這麼一個人！」謝老媽媽一聽，嚇得更傻了，就說：「你這麼一說，李慕白也許沒走，現在我再到廟裏找找他去，倘或見了他，就求他救救咱們娘兒倆！」說着，張着淚眼望着她女兒，織娘哭着，想了一會，就說：「咳！媽媽，現在李慕白也不能像早先那樣的關心咱們啦！」抽搭了一會，就狠狠地說：「其實就是苗老頭子來了，我也不怕他，這北京城是天子脚下，有王法的地方，他真能夠怎麼樣？至多了，咱們娘兒倆把命跟他拚上，也就完了！」謝老媽媽見女兒又犯了那暴烈的性情，就急得鼻涕眼淚交流，結果想着還是找一找李慕白去吧，於是不等她女兒答應，就轉身出屋，急急忙忙地往丞相胡同法明寺去了，這裏謝織娘越想越覺得剛才來的那個姓冒的形跡可疑，事到現在，沒有別的法子，只有等着苗振山找到時，跟他以死相拚吧，織娘臥病多日，身體本來虛弱已極，當下趁着他母親沒在屋中，他打開那隻蘇漆枕頭，將她父親遺下的那把匕首取出來，就壓在褥下，本來織娘自徐侍郎被人慘殺之後，所有積蓄的衣物錢財，全都被徐家的人扣留了，這漆枕，這匕首，還都是在將嫁徐侍郎之時，因為這件東西，和一些破舊的東西，不便攜帶過去，就存放在她舅母的家中，所以如今還在身邊，這枕中的匕首，連謝





死，叫她的媽訛住，那倒不好了！」苗振山急得蹀脚，說：「她見了我，不說點好的，反倒拿刀子險些扎傷了我的眼睛，我還能饒她，殺死她再打官司都不要緊！」說時掄拳向織娘的頭上去砸，這時候謝老媽媽到法明寺找李慕白沒有找着，冒着寒風回來，就遇見同院住的街坊于二，于二驚惶惶地向謝老媽媽說：「謝老嫂子，你回家看看去吧，有幾個大漢子全都拿着刀，要殺你女兒呢，我現在找官人去！」謝老媽媽一聽，魂都嚇丟了，趕緊往回跑，一進門就見有兩個兇眉惡眼的大漢，在院中站着，各屋裏的街坊們全都藏起來，不敢出屋，她的屋中是一遍怒喊和哭叫之聲，謝老媽媽趕緊撲進屋去，只見那臉上流着鮮血的苗振山，把蓬頭散髮的織娘按在炕上亂打，如同老虎在啃一隻瘦羊似的，謝老媽媽哭喊一聲：「你要打就先打死我吧！」撲過去，抱着苗振山的粗壯的胳膊，苗振山把胳膊一甩，罵聲：「老乞婆！」謝老媽媽摔倒在地，頭撞在牆上昏暈了過去，苗振山由地下揀起七首，向織娘的頭上就扎，却被旁邊的冒寶崐，和手下的人攔住，冒寶崐抱住苗振山的腰，口裏央求着說：「大叔，這可使不得！北京城不像別的地方，氣急了就可以殺人！」苗振山聽了這話，方才有點顧忌，就把胳膊放下，扔下七首，左手拿着袖子擦臉上的血，向冒寶崐說：「你勸我不殺她，可是我這口氣不能出呀！」冒寶崐說：「這事咱們可講得出理去，她是大叔的小婆子，她背着大叔跑到北京來當妓女，現在大叔把她找着了，他還敢持刀行兇，扎傷了大叔，就這兩件事情若是告在官裏，就能把他們母女押起來治罪。」這時謝老媽媽緩過了氣，爬起身來，向苗振山哭着說：「苗太爺，你要是殺就殺我吧！我女兒總算跟你也過了一年多的日子，要不

是怕你的鞭子，我們娘兒倆也不能就跑出來，這兩年來，我女兒只要是一想起來苗太爺，他還是哭，他也知道苗太爺待我們恩厚，我們就盼着，只要苗太爺再仁慈一點，不再拿皮鞭子打人，我們娘兒倆，不等苗太爺找來，就要回去了，在北京這一年多，下班子，應酬人，不都是沒法子嗎？，但分有一碗飯，或是苗太爺對我們開了恩，誰願意這樣兒呢！」魔王似的首振山被謝老媽媽油滑的嘴兒這麼一說，他不由也有點心轉，看了看織娘，只見他雖然躺在炕上哭着，頭髮被自己揪亂，臉被自己打傷，但是他的愁眉淚眼，喘吁吁的嘴脣兒，還是有點兒迷人，尤其是織娘露着兩隻藕棒似的胳膊，粉紅的舊小褂，撕破了一塊，露出裏面的紅抹胸，苗振山不禁又有點心軟了，就暗想：幸虧剛才沒一刀把他殺死了，要不然此時一定有些後悔，遂就氣哼哼地說：「你們別到這時候又跟我說好話兒，苗太爺走了一輩子江湖，也沒叫人拿刀在臉上砍過！」冒寶峴在旁見苗振山的氣消了些了，就勸道：「翠織也是一時情急，失了手，傷了大叔，她是大叔的人，死活不是都由着大叔嗎？大叔若把她殺了，打官司還是小事，不過鬧得盡人皆知，於大叔的臉上也沒有什麼好看，不如大叔饒了她們，叫他們修飾修飾，過兩天跟着大叔回河南去，此次大叔對她們這樣的開恩，想她們以後再也不敢喪良心了！」苗振山忿忿地想了一會，就點頭說：「我衝着你，饒她們的命。」又回首向謝老媽媽說：「我饒了你們，你們收拾收拾，過兩天跟我回河南去，你們聽見沒有？」謝老媽媽趕緊跪在地下叩頭，連說：「知道了！可是我女兒現在的病還沒好，他起不來呀！」苗振山罵道：「起不來我把他抬了走！」說着，又怒目望着織娘，握着拳頭，彷彿氣還不出似的，又

經冒寶崐在旁死拉活勸，才把苗振山勸出了屋子，這時院裏住的于二，才由官廳裏把一個戴纓帽的官人找來，這官人一進門，就連聲問着：「什麼事，什麼事！」苗振山和跟他來的幾個打手，就要過去向這官人發橫，冒寶崐一面勸苗振山先回店房裏去歇息，一面過去向這官人拱了拱手，不慌不忙的笑說：「沒有什麼事，剛才出門的那位是河南省的苗大員外，現在屋外館黃四爺把他請來的，因為這屋裏住的謝家娘兒倆，原是服侍苗員外的人，在一年以前，他們拐了苗員外許多銀錢，逃到北京來，這回苗員外來，才把他們找着，剛才跟他們鬧了一場，現在他們也改悔啦，應得過幾天就跟着苗員外回去，照舊服侍苗大爺，事情已然完了，老哥你就不用管了！」那官人一聽是苗振山到這裏來了，本來這兩天已聽說苗振山那一些人是黃驢北給請來的，專爲來找李慕白打架的。他們這些幹小差使的，誰也不敢得罪黃四爺。遂就說：「原來是這麼一件不要緊的事呀」回手給那于二就是一個嘴吧，罵道：「爲這麼一點小事，你也值得到官廳裏去找我，依着你說，這兒的人命案早就出來了！」這時謝老媽媽又由屋裏出來，看見了戴紅纓帽的官人，她就趕緊跪在地下叩頭說：「大老爺，你就別追究了，苗太爺饒了我們啦！過幾天我就帶着女兒回去，剛才，我女兒是失手傷了苗太爺一點，她可也不是成心！」冒寶崐向謝老媽媽用腿比着踢了踢，說道：「得啦，你也起來吧！憑你叩頭也不行呀！今天要是沒有我勸着苗員外，他也能饒了你們？」又望着在院子裏看熱鬧的一些街坊說：「謝家母女是苗員外的人，她們在這兒養幾天病就走，你們可也看着她們點，她們若是尋了短見，或是出了事，可就惟你們是問！」說着，向旁邊看熱鬧的一個姑娘釘了

一眼，又特意向那于二警告說：「你聽明白啦！遂後拉了那官人一把，笑着說：『老哥，咱們喝盅酒去！』」冒寶崐同官人走去之後，謝老媽媽才站起身來，掠起衣裳襟，擦着鼻涕眼淚，哭着說：「我們娘兒倆真命苦呀！」金媽媽在旁綳着臉，指着謝老媽媽說：「你們從河南到北京來投奔我，我那兒知道你們是從人家裏逃跑來的？這一年多，我對你們也操夠了心啦！得啦，現在人家既把你們找着了，你們就趕緊跟着人家走吧，別再給我惹事就得啦！」旁邊有金媽媽養着的幾個姑娘，雖然見謝老媽媽哭得很可憐，心裏也替她們難過，却一句話也不敢說，倒是于二，因為他把官人找來，反倒吃了一個嘴吧，心裏有點不平，就向謝老媽媽說：「謝老嫂子，我看這件事也完不了，你們就是跟着姓苗的回去，他也不能好生看待你們，我勸你們還是趕緊找李慕白去吧，李大爺他是北京城有名的好漢，認識的人又多，他一定能夠給你們想法子。」謝老媽媽就哭着說：「剛才我不是找李大爺去了嗎？李大爺他沒在家，可又有什麼法子呢！」金媽媽在旁聽着就撇嘴說：「據我瞧那姓李的也不行，他也不像有錢的樣子，這時候要是徐大人跟胖盧三活着，倒許能救了你們娘兒倆，可是誰叫你們沒有那好命呢，跟了徐大人不到一個月，就把人家給妨死了！」金媽媽說完這風涼話，就向她養着的那幾個姑娘瞪了一眼，就回她的屋去了，這裏于二攬着他那剛才叫官人給打了的嘴吧，始終不甘心，剛要再結謝老媽媽出主意，這時屋裏的織娘就呻吟着喚她的母親，謝老媽媽抹着眼淚回到屋裏，就見女兒織娘蓬頭散髮，滿臉青紫傷痕，正在掖被角，原來那口匕首剛才叫苗振山扔在地下，現在又被織娘拚着病體，由地下檢起來又藏起，他喘吁吁地望着她的母親

，說：「媽，咱們要是跟着苗老頭子回去，也是活不了，不如……：……：……：咱們娘兒倆索性跟他們拚了命！」謝老媽媽一聽女兒這話，她就哭着說：「咱們怎樣拚得過人家呀！」這時于二又跟進屋來，織娘就說：「于二叔勞你駕，出去找找李慕白，他跟德五爺是至好，你只要求找着德五爺，就能知道李慕白是在那兒了！于二一聽這話，立刻就給出主意，說：我也知道，李慕白跟東城的鐵掌德五爺最相好，他幫助德五爺在南下窪子打過春源標店的標頭，我想謝老嫂子你不如到一趙東城，見見德五爺就是找不着李慕白，他也能夠給你們想個辦法。」織娘躺在炕上也說：「李慕白早先也對我說過，德五爺在內務府堂上作官，他在北京很有些勢力，媽，你就去一趙吧！」于二也說：「鐵掌德五爺向來惜老憐貧，專好打抱不平，老頭子你要是到他門前去求，他決不能不管，謝老媽媽一聽，憑白的又想起這一條牛路，只得拼着叩頭哀告，再求求德五爺去吧，於是就求着于二帶他去，于二本來也是個開漢，平常愛管閒事，尤其今天她自己也受了委屈，想要出出氣，當下帶着謝老媽媽出門，先在大街上找着一個熟人，打聽明白了鐵掌德五爺是住在東四三條，遂就冒着寒風，他在前面走，謝老媽媽揣着手，毛着腰，流着鼻涕眼淚，跟着于二走，就進了城，走了半天，到了東四三條德嘯峯的門首，只見大門關着半扇，于二就向謝老媽媽說：「你自己進去，先求門房的人給你問一聲，他們見你這一個窮老婆子，倒許能夠可憐你，我要是跟你進去倒不好了。」謝老媽媽答應着就畏畏縮縮地到了門房裏，向那門房的兩個僕人就請安，說道：「勞駕，二位大叔，我要見德五老爺，有一點事求她老人家，二位，大叔行個好，給我回一聲兒吧！」兩個

僕人看了，不禁納悶，一個就說：「德五爺沒在家，有什麼事，你對我們說吧。」另一個又問道：「你姓什麼？見過德五爺嗎？」謝老媽就擦着鼻涕眼淚說道：「我姓謝！」遂就把她的女兒翠纖，早先在寶華班當妓女，德五爺跟着李慕白去逛過幾趟，現在因為有河南野馬店苗老虎來逼她們母女，她們找李慕白沒有找着，才來求德五爺行好，救救她們，謝老媽一面哭泣着，一面老聲老氣地把這些事說出。

## 第十四回

義憤護殘花人欽俠女  
寒宵憐薄命腸斷金釵

德家的兩個僕人聽着，就彼此相望，心裏都是想着：「這兩天我們老爺就叫姓苗的逼得寢食不安，你現在還要求他給你們想辦法，那怎能成呢？一個僕人就悄聲說：「老爺大概管不了這事，不如把他打發走了得啦？」另一個想了一想，就搖頭說：「咱們別作主意，我還是不去。」於是就向謝老媽說：「我們老爺一早出去的，不知什麼時候才能回來，我先給你回我們奶奶去，看看是叫你在這兒等着，還是叫你改日再來。」說着站起身來，謝老媽趕緊又給那僕人請安，那僕人出了門房，進了垂花門，就順着廊子往裏院走去，到了裏院，他就在廊子下停住脚步，向西屋裏喊了聲：「回事！」西屋就是德嘯峯的妻子德大奶奶住的，這幾天德宅特別顯得緊張，不要說德嘯峯沒在家，就是現在家中，僕人也不能對外人實說，無論外頭有了什麼小事，僕人都得進裏院回稟來，當時僕人一喊回事，就有一個老媽子由西房出來，門房的僕人就說：外頭來了一個姓謝的老婆子，說是她跟李慕白李太

爺，和咱們老爺全認得，現在因爲有點事，被那個苗振山逼得她跟她的女兒都沒有了活路，來這兒求咱們老爺救她，現在門房裏直哭，你問問大奶奶怎麼辦，是叫她在這兒等着老爺呢，還是把他打發走？」那老媽子說：「我問問大奶奶去。」說着她將要轉身進屋，這時忽從山西屋裏走出一位姑娘來，揚目問道：「什麼事？先告訴我！」那僕人一看，這位姑娘是梳着大辮子，穿着青布的長旗袍，臉上不擦脂粉，俊俏的模樣兒，顯出有點清瘦，可是兩隻眼睛，柔和中又帶着威厲，簡直叫人不敢正視，那僕人趕緊低了頭，垂手侍立，心裏亂打着鼓，嘴上呵呵絆絆地說道：「是，是，是，會大姑娘！現在外頭來了個老婆子，姓謝，她說她女兒……：……：……不是，他認得我們老爺，現在苗振山逼着她們……：……：……會秀蓮姑娘本來在屋裏就聽他說什麼李慕白苗振山，此時也不耐煩聽他這樣說，就決然說：「我出去看看去！」遂就輕快地順着廊子直往外走去，這裏男女兩個僕人，直着眼睛看着會大姑娘的背影，德大奶奶又由屋中出來，把僕人叫過去，問說外面是有什麼事，並着急會秀蓮到外面，怕會鬧出什麼麻煩來，這時秀蓮姑娘已到了大門前，進了門房，看見了謝老媽媽那副衰老貧寒的模樣，他就帶着憐憫的態度，問道：「你是姓謝嗎？有什麼事來找德五爺？」秀蓮姑娘進到門房之時，就嚇得那裏的一個僕人，趕緊站起身來，低首侍立，謝老媽媽雖然現在窮困，可是眼睛是看過綢緞的，她見秀蓮姑娘身穿着青布旗袍，可是又纏足，大辮辮上繫着白頭繩，就想：也許是個丫頭吧？正在打量着，旁邊那僕人說：「這是會大姑娘，你還不快給請安！」謝老媽媽趕緊請安央求着說：「大姑娘，求你跟德五老爺說，把那位李大爺請來，或是給我們想個

辦法，那苗老虎眼着就要把我跟我的女兒逼死啦！」這時剛才那個僕人又由院裏出來，向秀蓮姑娘請求似的說：「我們大奶奶請你到裏院有話說！」秀蓮姑娘並不理他，就很詳細地向謝老媽媽問明了一切情由，他這時才知道，原來苗振山張玉瑾等人已來到北京，李慕白却不知往那裏去了，又加謝老媽媽在說話時，哭泣得很是悽慘，秀蓮姑娘覺着謝家母女實在可憐，並且想要看看那織娘去，遂就說：「我到你家裏去看看，你不要發愁，那苗振山如若再欺負你們母女，我能夠把他們打走！」說這話時，眉目間露出一種冰霜般的神態，回首分付僕人說：「出去給我雇一輛車來！」僕人一邊答應，一邊皺眉出去，這裏謝老媽媽聽秀蓮姑娘這樣一說，倒把她嚇住了，只是翻着眼睛呆望着，秀蓮姑娘在旁邊凳子上坐下，俊俏的臉龐氣得煞白，眼角帶着怒意，咬着下唇，沉思了一會，便微微發出了嘆息，向謝老媽媽說：「大概你不認得我，我叫俞秀蓮，我也是受盡別人的欺辱的，可是我學過武藝，無論怎樣兇暴的人，我也不怕，現在我要鬥那苗振山和張玉瑾，一半是幫助你們母女，一半也是爲我自己的事情，報仇出氣！」謝老媽媽在旁邊聽不甚明白，只是連連請安說：「俞大姑娘，你就可以憐我們娘兒倆吧！」她想着這位姑娘會武不會武且不說，大概總是個有錢的人，倘能周濟她們些錢，她們娘兒倆找個地方一逃命，那也是個辦法呀！此時那個僕人雇了一輛驛車來，無奈奈何的樣子向秀蓮姑娘說：「俞姑娘，給你雇車來了！」秀蓮姑娘便站起身來，拉着謝老媽媽出門上車，便出了東四三條的西口，這時同着謝老媽媽來的那個于二，還在道旁等着呢，一見謝老媽媽坐在車裏，車旁坐的是一位年輕着素的姑娘，他就覺着詫異，趕近車來問道：



「謝老嫂子，你這是上那兒去呀？見着德五爺沒有啊？」謝老媽媽說：「沒見着德五爺，這位俞大姑娘是德五爺的親戚，人家能夠幫助咱們，咱們現在回去吧！」說着車也不停，就順着大道往南城外走去，在車上，謝老媽媽就問俞秀蓮是什麼地方的人，跟德五爺是什麼親戚，秀蓮姑娘心裏彷彿思索着什麼事，沉默着，並不答她的話，謝老媽媽十分殷勤巴結着，又問了許多話，秀蓮姑娘就說：「我跟德五爺並不是親戚，李慕白倒是我的義兄，你放心吧，回頭我見着你的女兒，我看看你們的情形，無論是錢上，是人力上，我總能替你們想個辦法，別瞧不起我，我雖是一個年輕的姑娘，可是我自信一定能夠把苗振山那些人打走。」謝老媽媽趕緊說：「姑娘那兒的話，我們既求姑娘可憐我們娘兒倆，那敢又瞧不起姑娘呢！」口裏這樣說着，眼裏却覺着這位姑娘長得可真是體面，要是打扮起來比自己的女兒還得好，並且年歲又輕，只是看不出，這位姑娘到底有什麼本事，車到了粉房琉璃街，在謝老媽媽住的門首停住，俞秀蓮姑娘就看見這門前有兩個人正在來回地走着，全是高身材，寬肩膀，披着灰布大棉襖，棉襖裏像是藏着什麼刀子棍子的樣子，又見謝老媽媽嚇得變色打顫，彷彿她是認得這兩個人，秀蓮姑娘就低聲向謝老媽媽說：「別害怕！」遂就跳下車來，叫車在門旁等着，趕車的把謝老媽媽攙下，謝老媽媽連冷帶害怕，兩腿發軟，一下車就要跪下，秀蓮姑娘趕緊攙扶住她，這時在門前徘徊的那兩個惡漢就追趕過來看秀蓮姑娘，秀蓮姑娘却不睬他們，向着謝老媽媽進到屋裏，就見炕上躺着一個二十來歲，清瘦顛顛，面帶着傷痕淚迹的女人，謝老媽媽一看見女兒，眼淚又不禁流下來了，就說：「我到德宅去了，也沒見着德五老爺，這

位是德宅住的俞大姑娘，人家可憐咱們娘兒倆，說是能救咱們！」纖娘勉強着坐起身來，一面掠理着頭髮，一面用眼打量秀蓮姑娘，心裏猜度着，還沒說出什麼話，就見秀蓮姑娘一點也沒有脾氣似的，說道：「你們別着急，我能夠替你們把苗振山打走，李慕白他是我的義兄，你們既然認識他，我更應該幫助你們了，再說，我還要報我自身的仇恨呢！」纖娘聽了，依傍不明白這位俞姑娘是個怎樣的人，旁邊謝老媽又問李大爺上那兒去啦，秀蓮姑娘聽人提到李慕白，不禁又引起她內心的幽怨，便搖了搖頭，說道：「我這回到北京來，只見過他一面，我也不知他現在是上那兒去了！」說時心裏想着：李慕白並不是冷心腸的人，爲什麼自己一來到北京，他也不去看看自己，細談談別後各人的遭遇，竟是那樣的冷淡無情呢！又看了看謝纖娘，見謝纖娘容貌很是清秀，想她必是一個有名的妓女，李慕白到北京之後，就與她相識，可是獨怪李慕白，那樣生性高傲，武藝精通，朋友衆多的人，怎會連這可憐的謝家母女他也保護不住呢？此時炕上坐着的謝纖娘也猛然想起，這位俞姑娘大概就是李慕白會對自己說過的，那個才貌雙全，最合李慕白心意，可是早已許配他人的姑娘吧。不知怎麼，心中彷彿愧對俞姑娘似的，又想起了那英俊誠懇的李慕白，心中也不禁一陣悲痛，落了幾點眼淚，便悲切切地說：「俞姑娘！多謝你這樣好意，來幫助我們，可是你不知道，現在要逼我們死命的那個苗老虎，他是個頂兇橫的人，他手下又養着好些個打手，都是殺人不要眼的，我的爸爸就是叫他們給打死的！俞姑娘，你別爲我們的事，出了什麼外錯，那樣一來，我們可也對不起李慕白李大爺了！」說着，抽搭着哭泣，肩膀一發一發地，用一塊被淚溼透了的手帕

杜鵑帕揉着眼睛，謝老媽媽冷得縮着手，眼淚鼻涕流在一起，他也不知道去擦，彷彿傻了一般，這時屋門一開，全都扒着頭來看俞秀蓮姑娘，俞秀蓮姑娘見這兩個女子，都穿着紅綠的綢緞衣裳，梳着美人髻，擦着妖豔的脂粉，雙眉中間還點着一點胭脂，其實都不過是十四五歲的樣子，可是那一種妖佻，令人一看就知道是個賣笑的婦人。秀蓮姑娘知道這院裏住的人都不好，就皺了皺眉，向織娘說：「你們放心，我不怕什麼苗老虎，這種惡霸我決不能饒了他們！」話剛說到這裏，忽聽街門外有一陣吵鬧的聲音，那兩個妖佻的姑娘趕緊又跑出去看熱鬧，秀蓮姑娘站起身來，說：「我出去看看去！」這時門外就有男子的聲音哭號大罵着說：「你們就打死我吧！」謝老媽媽聽出是這院裏住的于二的聲音，她也趕緊跑出去，這時是孫子二跟着秀蓮姑娘的車走回來，才到門首，就被苗振山所派在這裏監視的那兩個惡徒揪住，一個揪住他踢打，一個在旁邊問他剛才把謝老媽媽帶到那裏去了，跟來的那個姑娘又是什麼人，于二是不肯實說，嘴裏並罵了幾句，就被兩個惡徒把他按倒在地下，拳足交加，于二躺在地下大罵大喊，這時秀蓮姑娘出來，趕緊由門後找着一根頂門的棍子，掄棍過去，向那兩個惡徒就打，一個惡徒的頭上立刻打得流了血，另一個惡徒就一甩大棉襖，由腰間抽出短刀來，向着秀蓮冷笑着道：「你這個小娘兒們，真敢跟老爺們動手嗎？小心老爺一拳，把你的奶頭打爛了！」秀蓮姑娘此時已脫去長旗袍，露出緊身的衣褲，掄棍過去又把那個惡徒打了幾下，並由一個人的手中奪過一口短刀來，扔下棍子，過去抓住一個人，用刀向那人的臂上就刺，那人跑也跑不了，扎掙也扎掙不得，只喊了一聲：「嗷！」血水就順着胳膊流下，另

一個惡徒一看事情不好，這位姑娘太厲害，他就捂着被頂門槓打破了的腦瓢，往北口外跑去，才跑出了北口，就見一個身穿藍緞子棉袍的瘦子，身後帶着三個人走來，這人正是冒寶幌，是因爲苗振山回到慶雲店內，他還是氣不出，又怕謝家母女再跑了，所以又叫冒寶幌帶着人前來，逼着謝家母女收拾好了東西，當日就搬到他們慶雲店裏去，冒寶幌還沒進房裏，這個人，就迎面走來，他看見冒寶幌，就趕緊跑過來，說「冒六爺，快去看看吧！那謝老婆子也不知從那兒請來了一個十八九歲的大姑娘，兇極了，拿着一根棍子，把我的頭打破，現在把我們那同伴揪住，正打着呢！」冒寶幌一聽，氣得臉上發紫，小眼睛一瞪，臉上的刀痕越顯得清楚，他就罵道：「這是什麼事？可惜你們兩個大小夥子，會叫一個小丫頭打得這樣，多麼洩氣！」一面說着，一面攬着乾瘦的拳頭，很快的走進了粉房琉璃街，只見那裏有許多看熱鬧的人。苗振山徒弟賤賤七，鼻青臉腫，袖子上滴着血，十分狼狽地走來，冒寶幌就喝道：「怎麼回事呀？打你們的那個丫頭，是謝老婆子的什麼人呀？」龐七哭喪着臉，搖頭說：「我也不知道，謝老婆子出去了一趟，就把那個女人請來了，真厲害，我們兩人都打不過她！」冒寶幌捋着袖口說：「走，你們跟我去，我倒要看看是那個窩子裏出來的這麼一個小娘兒們，竟這樣潑辣！」說時，他很快的來到門首，那于二這時正在得意洋洋，跟那一些看熱鬧的人談話，忽然見姓冒的帶着人又來了，他就趕緊跑進去，把街門關上，急急地到了織娘的屋裏，就向俞秀蓮說：「俞姑娘，那姓冒的又帶了幾個人來了！」秀蓮姑娘從容着說「不要緊！」這時外面咕嗒咕嗒地砸門，秀蓮姑娘把剛才拾過來的那口短刀

握在手裏，出屋去開門，嚇得于二和謝老媽媽等人，全都捏着一把汗，這時外面的冒寶崐一手叉腰，身後的四五個人，全都亮出梢子棍和明晃晃的短刀，不想雙門一開，冒寶崐抬頭一看，門內是站着一位青衣裋的年輕姑娘，從那秀麗的姿容看去，十分的眼熟，這時秀蓮姑娘也認出來了，這個姓冒的，就是鉅鹿縣的那個冒六，因為早先他也認得自己的父親，所以自己也與他見過兩次，不過覺得這個人非常討厭，想不到他也跑到這裏來了，當下便面帶怒容說：「冒六，你幹什麼到這兒來了？你也要找打嗎？」冒寶崐一認出這位姑娘是鐵翅鵲會考標頭的女兒俞秀蓮，立刻就嚇得他退後了兩步，本想要跟姑娘套近，叫他一聲大妹妹，可是看了俞姑娘那生氣的樣子，而且手裏還握着一把刀，他簡直不敢造次了，遂氣運運住，陪笑說：「原來是俞大姑娘，你好呀？聽說我俞大叔也故去啦？」秀蓮姑娘聽冒寶崐提到了她的父親，就不由面上現出一陣悲慘之色，把牙咬了咬，就說：「你先別說這些廢話，我請問你爲什麼架着苗振山來欺負謝家母女？」冒寶崐趕緊陪笑着說：「姑娘是知道我的，我跟孫正禮是盟兄弟，在鉅鹿的時候，俞老叔也常常照應我，現在我在四海標店當標頭，向來我不作那些欺寒凌弱的事，這謝婆子的女兒實在是苗振山苗員外的妾，她們由河南拐了許多金銀，逃到北京來，先在窩子裏混事，後來跟了李慕白……咳！我也不敢跟姑娘細說，乾脆一句話吧，他們娘兒倆，看着彷彿是可憐，其實是真可恨不過，今天苗員外找了她們來，她的女兒還拿刀子把苗員外的臉給扎傷了，要不是我給勸說着苗員外早把她們打死了，現在我就是來接她們，送到苗員外住的店裏，過幾天苗員外把她們帶回河南去，姑娘你就別管啦。」

「說着翻起小眼睛向秀蓮姑娘看着，只見姑娘那黑亮亮的俏媚眸子，略一凝視，彷彿射出一種嚴厲的火燄，姑娘手中的短刀往起一拍，冒寶崑趕緊就退後兩步，只聽姑娘厲聲說：「快些給我滾開，你架着苗振山，欺凌人家貧弱母女的事，我早就都知道了，現在還容你在我眼前這樣顛倒是非！要不看着你是我的同鄉，我現在就要你的性命，快告訴我，苗振山張玉瑾他們住在那裏，我還要找他們報仇去呢！」冒寶崑見秀蓮姑娘怒了，他就趕緊把跟着他來的那幾個人推在一邊，心說：我們惹不起你，你要找苗振山張玉瑾去，那可倒很好，於是就拱着手，卑鄙地笑着，說：「姑娘別跟我生氣呀！我不過跟苗振山張玉瑾是朋友，如今也不過是給他們管管閒事罷了！」秀蓮姑娘又逼問着苗振山張玉瑾的住處，冒寶崑說他們現住在磁器口慶雲店內，此次前來是應瘦彌陀黃驥北黃四爺之請，專來找李慕白比武，正是李慕白却是個軟弱的小子，沒等苗張二位來到他就跑了，前兩天，苗張二位倒與銀槍將軍邱廣超，神槍楊健堂比起武來，邱楊二人全都敗了下來。」秀蓮姑娘一聽，知道冒寶崑故意拿這個恫嚇自己，便冷笑道：「別人怕他苗振山張玉瑾，我可不怕他們，你回去就告訴他們，他們若有本領，可以找我來，不必欺負那謝家母女！」冒寶崑微笑着點頭說：「得，只要有了姑娘的這句話，就完了，我們走了！」說着，回首向那兩個受傷的，和三個跟他來的人，說道：「咱們回店裏去吧！」一面走着，那跟着他的幾個人，又是覺得詫異，又是忿忿不平，就齊問冒寶崑說：「冒六爺，那麼一個黃毛丫頭，難道咱們幾個人一齊上前，還打不過她嗎，冒六爺你怎的那麼怕她？」冒寶崑聽了微笑着，就說：「怪不得你們常在外碰釘

子。原來一點經驗閱歷全沒有，俗語說：好漢不吃眼前虧，你們是不知道，這位姑娘就是鉅鹿縣靈和廟俞雄遠的女兒俞秀蓮，會使一對雙刀，本領真可以的，你想，連你們張大爺的太女麗王，全都敗在她的手裏，受了傷，咱們這幾個就行啦。剛才幸虧他認得我是他父親的朋友，要不然咱們都休想整着回去！」他這樣一說，把那幾個人也嚇得閉口吐舌，都想着：這還算便宜，要不然把那姑娘招惱了，真許賠掉了性命，也沒有人給報仇。這幾個人垂頭喪氣地說着話，就回到了磁器口慶雲店內，只聽苗振山住的屋內，一遍雜亂的喧笑之聲，原來這時是黃驥北來了，並送來兩桌酒席，叫來四個妓女，並請來鐵棍馮懷、花槍馮隆等人，那苗振山擁着兩個妓女，大盃的飲酒，正在興高采烈，連頭上被鐵棍砍了的刀傷全都忘了，金槍張玉瑾是驕傲地，擎着酒盃，向黃驥北等人談述自己生平得意的事，並說此次北上走在高陽時，曾遇着一個黃瘦少年，騎着黑馬，手使寶劍，一見面就與自己這幾個入拚鬥，武藝頗是不錯，後來被苗振山用標打傷，雖然沒有眼看着他咽氣，可是大概已不能有活命了，據自己想：那人必是由北京去的，或者就是李慕白的朋友。黃驥北等人聽了，想了半天，也想不出那個黃瘦的少年是誰，更想李慕白在北京除了鐵小貝勒與德嘯客外，再沒有什麼朋友了。這時寶鏡向屋裏一扒頭，看見這樣景況，就趕緊又到外面來，向那兩個受傷的說：「你們先到別的屋裏，把頭上胳膊上的血洗一洗，衣裳換一換吧，現在苗員外正在飲酒歡樂，倘若把剛才那些事告訴他，他也許不管，也許立刻就到粉房琉璃街去把他們都殺死，那樣一來事情可就越弄越大了，等着我回頭慢慢的再向他們提說，一兩個受傷的人，此時頭上和胳膊疼

得什麼都顧不過來，只好憑口寶幌說什麼就是什麼，他們回到屋裏去洗血敷藥去了，這裏寶幌才重進屋中，與衆人去歡呼暢飲，迷繞着小眼睛望着侍酒的幾個妓女笑着，腦子裏却仍舊深印着剛才那俞姑娘的一雙使人着迷，又使人害怕的眼睛，想着尋機會把剛才掃了釘子的專說出，單說俞秀蓮姑娘，她將冒六等人打走之後，院裏和門外的一些人，莫不把秀蓮姑娘看成了天神，尤其那于二，這時他也有了威風了，就向秀蓮姑娘說：「我想他們不敢再來了，俞大姑娘，我帶着你到磁器口慶雲店去找他們，索性叫他們知道咱們也不是好惹的！」秀蓮姑娘却說：「再等他們一會。」遂拿出錢來，叫于二出去給叫來菜飯，連同謝老媽媽，一起吃過，謝老媽媽就央求俞秀蓮姑娘，說道：「姑娘，他們若不再來，也就算了吧，別去結下仇恨，我一個苦老婆子，帶着一個病恹恹的女兒，現在連飯都沒得吃，那裏還敢成天價跟人家嘔氣呀！」秀蓮姑娘一聽謝老媽媽既因為受那苗振山欺侮不過，才把自己請來，現在却又說這樣的話，未免心中不大高興，不過看她們母女實在是可憐，所以也不願和她生氣，便冷笑道：「你們放心吧！就是跟他們結下仇，也自有我自己去擋，不能叫你們受累。」纖娘倒是歎息着說：「其實到了現在，還怕什麼結仇，我的父親是被他們用亂棍打死的，我們娘兒倆在河南時，也不知道叫他打死過幾次了，現在，至多了也不過一死，我們倒沒有什麼害怕的，不過累姑娘爲我們這樣……」說到這裏，哭得又接不上氣，此時心中想着李慕白不知是往那裏去了，到今日自己才曉得，李慕白雖然也會武藝，性情也很驕傲，但他爲人的俠義慷慨，憐貧救難，却與一般江湖人不同，假使在幾個月以前，自己嫁了李慕白，或許不



全到如今這樣窮苦淒慘的境地吧！自己實在是太對不起李慕白了！又想：這位俞姑娘一定就是李慕白所說的。他那個意中人，可是李慕白又說過，因為俞姑娘已有了婆家，他才不能求婚，現在一看俞姑娘却仍是處女的裝束，又不像已有婆家的樣子。織娘心中納着悶，詳細打量着俞姑娘，覺得這位姑娘真又溫柔，又端秀，令人不信她是會一身武藝，織娘心中不禁對俞姑娘發生一種羨慕，同時覺得自己這死灰一般的生命，又發出一點情愫，覺得應當快些病好了，再去找李慕白。隨手又摸了摸枕畔藏着的那口匕首，打算拿出來給俞姑娘看，說一說自己十幾年江頭的奔波，命途的險惡，以及三載以來懷刃報仇的決心，以使俞姑娘曉得自己是個卑賤柔弱的妓女，可是也有些剛烈的心腸，尤其是嫁徐侍郎，背李慕白，那全是萬不得已的事情，而且自己別有難言之隱。當下她剛要忍痛帶愧地向秀蓮姑娘詳細去說，忽見秀蓮姑娘站起身來，把長衣穿上，說：「我要回去了，晚間我再來看你們。」謝老媽媽當時害怕着說：「要是姑娘一走，他們又來了，那可怎麼辦呢？」秀蓮說：「我少時就來，大量他們不能再與你們爲難了，我與那胃六已然說過，他們若不服氣，可以找我俞秀蓮去。」說畢，把帶來的那口短刀帶在身邊，就出門去了，她雇來的那輛車此時還在門前等着，秀蓮姑娘就上了車，說聲：「回三條胡同去。」趕車的直着眼睛看了剛才在這門前打傷了幾個大漢的這位姑娘，心裏納悶着，想：這位姑娘是德五爺的什麼人呀？口裏連聲答應着，遂就揮動皮鞭，趕着車回東城去了，俞秀蓮在車上回想着，那謝織娘實在是可憐，她既與李慕白相好，何不等着他病好了，李慕白回到北京時，就叫他娶她呢？由此又想起今年春天，李慕白到鉅

就找自己比武求婚之事，那時自己也以為他是個輕浮少年，後來在路上相遇，他幫了許多忙，並且送自己相母親往宣化府去。一路上真是處處守禮，時時照顧，由此才知道李慕白確實是一個誠實的人，而且他那超羣出衆的武藝，英俊的豐姿，實在是使人羨慕，只不知那遠在天邊的孟思昭，又是個怎樣的人，據李慕白和那鐵貝勒說，孟思昭倒是個武藝高強，心地豪爽的人，可是他爲什麼聽說自己前來，他反倒走了呢？他若是想着窮困微賤，無顏見自己之面，那麼他也應當想一想，我父母俱亡，在孟家又不能居住風塵僕僕地到外面來，究竟爲的是什麼？不就爲的是找他嗎？……這樣一想，覺得自己更是可憐，並且這一顆可憐之心，無人理解。同時又恨起孟思昭，願意把他立刻尋住，把自己爲他所受的苦處，都告訴他，看他有人心沒有。坐在車裏，暗暗地揩着眼淚，少時走到了東四牌樓，就見有德宅的兩個僕人迎面走來，一看見車上坐着俞姑娘，就趕過來，着急說：「俞大姑娘快回去吧，我們老爺剛才回家，聽說姑娘走了，他直着急，正叫我們找姑娘去呢！」秀蓮姑娘眼淚未乾，勉強微笑着說：「有什麼不放心的，你們老爺也太膽小了！」口裏雖然這樣說着，心裏却覺得德嘯峰夫婦實在都是好人，他們對自己太是關心了！當下這車的依舊揮着鞭子，心裏却笑着德五爺不放心這位姑娘，其實這麼利害的姑娘，走到那裏去，她也吃不了虧呀！當下德宅的兩個僕人也跟着車回去，到了德宅門首，秀蓮姑娘跳下車去，竟往裏院去走，進到裏院，只見德嘯峰連官衣都沒顧得脫換，正在廊子上來回地走着，焦急呢。一見秀蓮姑娘回來了，他就嘆了口氣，說：「俞姑娘你回來了，真急着了我啦！」德大奶奶也從屋裏出來，拉着秀蓮的手，

一半笑，一半抱怨地說：「我的妹妹，你真急死我啦，你五哥回來把我好抱怨了一頓！」秀蓮姑娘笑着說：「這算什麼的，我怎麼由宣化府出來的呢？」說時，德大奶奶拉着秀蓮進屋，德嘯峯也跟着到屋裏，就說：「俞姑娘，北京城這地方，什麼壞人都有，什麼想不到的事都能發生，你是不知道，在這裏關着門過日子，比在大江大海去闖蕩還難得多呢！」秀蓮姑娘坐在一個杌凳上，就由身畔取出那把短刀來，笑着向德嘯峯說：「德五哥，剛才我在那謝家門前，搶過這一把刀，扎傷了苗振山手下的兩個人！」說話時，她面帶得意之色，就把謝織娘與苗振山的關係，她母女現在爲苗振山所迫，自己抱打不平的詳細情形，全都告訴了德嘯峯，德嘯峯一聽，心裏很覺得不自在，暗道：想不到那翠織原是吞舟魚苗振山的逃妾，這真是「不是冤家不聚頭」，很後悔自己早先帶着李慕白涉足花叢，這半年來他們就結下了孽緣，結果李慕白下了一場獄，翠織現在是弱體纏綿，賠上了徐侍郎和肝盧三的兩條性命還不夠，現在苗振山又找到北京來了，李慕白雖然沒回來，可是俞秀蓮今天已然出了馬，這一場爭鬥恐怕怎樣也躲不了啦，說不定還得扔掉幾條人命呢！於是皺着眉，只聽俞姑娘說着，他却一聲也不響，俞秀蓮說完剛才爭鬥的事，忽然又撲簌簌地流下眼淚來了，就悽悽的，帶着抱歉之意，向德嘯峯說：「德五哥，你是當官差的人，按說我現在住在你家，就不應該給你惹事，可是現在我已知道逼死我父親的仇人，張玉瑾，何三虎，何七虎，和女魔王等人，全都來到北京，我不能再忍耐了，一半日我要找他們去拚命，勝了自然沒的話說，倘成惹了禍，我也自身承當，決連累不着五哥……」德嘯峯連連搖頭，說：「俗語說：冤家宜解

不宜結，俞姑娘你何必要這樣量狹呢！」秀蓮姑娘一面拭着淚，一面決然地說：「我一定要爲我的父親報仇，並且要剪除了苗振山那個惡霸！」說完，秀蓮姑娘把眼淚拭乾，那口短刀依然帶在身畔，真彷彿立時要找那苗振山張玉瑾決鬥去。寫嘯客皺了半天眼，就向秀蓮姑娘解勸道：「我勸姑娘不要急燥，張玉瑾苗振山等確實武藝高強，不是輕敵的，尤其苗振山的飛標，聽說是有百發百中，邱廣超就因爲跟他們爭鬥，中了一標，剛才我去看他，他左脅上腫起了多高，痛得夜裏連覺也睡不着！」德大馬馬在旁聽着，就更害怕，向秀蓮姑娘勸說：「大妹妹，千萬別去惹他們了，他們那都是殺人奪錢的強盜，什麼標啦，箭啦，全部會使，倘或妹妹你受了點傷，我們的心裏多難受！」德嘯客說：「剛才我也見着鐵小賈勸，他勸我現在也不要惹氣，看着苗振山他們，假意一問作出什麼見法的事，自會由衙門裏抓他們等過些日子募白回來，再想辦法跟他們比武。」秀蓮姑娘聽着，不禁微微冷笑，說：「何必什麼事都要等着李募白回來呢？」德嘯客見着秀蓮姑娘這樣性急，她李募白都瞧不起，她自然更瞧不起我了，於是就作出游手好閒的樣子，說：「並不是非李募白回來就不成，因爲現在這些麻煩，全都是他的事情，苗振山張玉瑾是黃嶺北請來，專爲與他決鬥的，謝翠娥那個婦人，本來也是與募白相好的。一說那時用眼望着秀蓮姑娘，只見秀蓮姑娘冷笑不語，彷彿她心裏早有了什麼打算似的，待了一會，秀蓮姑娘的態度又轉爲和緩，就說：「德五哥也不必再說了，現在我報仇的事暫且不提，只是剛才我在謝家會打傷了苗振山手下的兩個人，倘若他們再找去了，那謝家母女不是更苦了嗎？我的心裏真不安！」德嘯客說：「這不要緊，我派

人拿我的職名，到南城衙門裏知會一聲，請他們派幾個官人在謝家門首照應照應，苗振山就是親自找了去，他也未必就敢把謝家母女怎樣了。」說着，德嘯峯就起身出屋，這裏德大奶奶又向秀蓮姑娘勸慰了半天，秀蓮姑娘內心雖然依舊不痛快，可是表面不能不做出一寬心的樣子，並說：「自從我來到這裏，就給五哥和嫂子添麻煩！」德大奶奶笑着說：「大妹妹你這話是從那裏說起，你五哥素日最愛交朋友，管閒事，我現在也學學他，咱們姑兒倆也交一交。」又說：「現在我什麼也不盼望，只盼望那位孟二少趕快點回來，你們倆人見了面，我們也就都放了心，要不然，你一個年輕的姑娘，就說是會武藝，不能受人的欺負吧，可是這樣飄流着，長了也不像話呀！」說時，她不禁替秀蓮流着眼淚，秀蓮姑娘也俯首微嘆，又聽了幾句話，便回到自己住的屋內，歇息去了。當日德嘯峯派人到南院去托官人，保護謝家母女，並為提防着苗振山派人來家裏搗亂，叫門上的人特別謹慎些，到晚間神槍楊健堂來到，談了談俞秀蓮的事，德嘯峯就發愁沒有辦法，楊健堂却說：「據我想，俞秀蓮要找張玉瑾去報仇，咱們也攔不住她，或者她的武藝真比張玉瑾等人強，至於李慕白，大概他也不能回北京來了，他並不是躲避苗張二人，却是躲避俞秀蓮。」德嘯峯咳嗽嘆氣的說：「想不到把事情弄得這麼糟！連邱廣超都負了重傷，再過幾天，那苗振山張玉瑾等人若是還不走，還不定要出什麼事情呢！」二人談了半天，楊健堂就回店房去了，德嘯峯在屋中發了半天愁，看了一會書，德大奶奶就從俞秀蓮的屋中回來，燈畔無人，夫妻就對坐談話，德大奶奶就悄聲說：「剛才我在俞姑娘的屋裏又說了半天話，她又直流眼淚，想她死去的父母，看那樣子，他還

是非得找那姓張的去報仇不可！」德嘯峯搖頭道：「她若一定要去，我也攔不住他，因為李慕白咱們才認識的她，她若一定不聽咱們的勸說，咱們可又有什麼法子呢！」德大奶奶又低聲說：「幸虧咱們沒莽撞了，沒勸她去嫁李慕白，看她還是很貞烈呢！剛才他叫我看了，他由家中帶出來一枝金釵，那就是當初孟二少爺給她下的訂禮，她拿着金釵，對我哭了半天！」德嘯峯一聽，也十分感動，覺着俞秀蓮姑娘真是一個既可敬又可憐的女子，同時又憤恨那孟思昭，就說道：「孟思昭那小子也真沒福，這麼好的姑娘，他一點也不體念，却跟李慕白這樣推推讓讓的！」德大奶奶推了德嘯峯一下，說道：「你小點聲兒！」說話時向着總戶扭嘴兒，德嘯峯也直着眼睛去看窗戶，半晌無語，這時窗上淡淡的蒙着月色，外面是西北風颯颯的吹着，並無別的響聲，德大奶奶就叫進僕婦來鋪放被褥，並悄聲問道：「俞姑娘睡了沒有？」僕婦說：「俞姑娘的屋裏燈可是滅了，大概是睡了吧。」德嘯峯看了看表，天色已不早了，便站起身來，到前後院子查看了一番，方才回屋就寢。

## 第廿五回

揮刀縱馬俠女殲強徒  
正色直言貝勒息惡鬥

到了次日，德嘯峯恐怕俞秀蓮又出去惹事，家中的人攔擋不住她，非常的不放心，可是自己又必須上班去，沒有法子，只得囑咐妻子一番，他就帶着跟班的壽兒上班去了，家中的德大奶奶，雖然婆母屋中不必她時時侍奉，小孩子也有僕婦奶娘們看着，但內宅瑣事，也夠她忙的，那能夠時時看着俞秀蓮呢，所以結果是叫秀蓮姑娘，在她屋內悄悄地換上了緊身的

衣褲，提着一對雙刀就走到外面，先到了車房內，親自把自己的那匹馬備好，就有僕人趕過來問說：「俞大姑娘，你要上那兒去呀？」秀蓮姑娘把雙刀掛在鞍下，冷冷地說：「我要騎着馬出去走走，怎麼，你們還敢攔阻我嗎？」那僕人被秀蓮姑娘那厲害的眼睛逼視得一聲也不敢響，就看着秀蓮姑娘牽馬出了車門，等到僕人進裏院回報的時候，秀蓮姑娘早已騎上馬出了三條胡同，順着大街往南城走去了，北京城這地方婦女雖較他處開通，可是大家的奶媽姑娘，出門來總是坐車，並且都要垂着車簾，除了偶爾有鄉間的婦人騎着驢進城之外，絕不看見像秀蓮這樣的年輕女子，短衣匹馬地在街上行走，當下路上有許多人注意着看，並有人在馬後跟着，都不曉得是從那裏來了這麼一位美貌而潑辣的蠻裝的姑娘，俞秀蓮並不正眼去看那些人，她只催着馬快走，此時東方發出來的陽光照着她的鬢髮，馬蹄得得的敲在石頭道上，那裝着雙刀的鞘子，也與銅鐙相擊作響，衝着峭寒的晨風，不多時就走到了南城粉房琉璃街，到了謝老媽媽住的門前，只見那兩扇破門板緊緊地閉着，秀蓮姑娘就偏身下馬，拿着馬鞭子上前敲門，待了半天，才聽見裏面是那于二的聲音，問道：「找誰呀？」秀蓮姑娘在外面答道：「是我，我姓俞。」裏面的于二聽出是俞姑娘的聲音，才敢把門開開，秀蓮姑娘一看門裏的于二是蓬散着頭髮，披着一件破棉襖，臉上還有昨天被人打的傷痕，跟小鬼似的，他笑着說：「俞姑娘，你起得真早，你裏邊坐吧！謝家娘兒倆都還睡着嘞，我叫她們去。」秀蓮姑娘却擺手說：「不用，我問你，昨天我走之後，這裏沒有事嗎？」于二說：「怎麼沒有事，你走後不多一會，那苗振山又派人來搗亂，幸虧官廳上派了兩個人，在門前鎮壓着，他

們才沒敢發橫，可是他們直問你住在那兒，我們沒敢告訴他們。」秀蓮姑娘聽了冷笑了笑，就說：「不用她們找我，我現在就找他們去。」遂就問于二，那破器口慶雲店在什麼地方，于二一面指着地方，一面看着秀蓮姑娘的那匹健馬，和鞍下的一對雙刀，心說：這位姑娘奶真要找那苗老虎打仗去嗎？此時秀蓮姑娘聽明白了，就扳鞍上馬，說道：「我找他們去；」遂就放馬跑出了胡同口，順着大街直往東走去，街上也有幾個騎着馬跑公車的官人，他們也縱馬跟着秀蓮。並且說說笑笑，品評着秀蓮姑娘的衣飾和容貌，但是秀蓮姑娘的騎術甚好，只揮了幾鞭，馬就往東飛馳去了，把後面的人馬丟下很遠，少時到了破器口，秀蓮姑娘就把馬勒住，一手掠着鬃，一手提着韁，慢慢地行走，不覺已然走到那慶雲店的對面，慶雲店的斜對過就是一家小茶館，此時那何七虎搭拉着在高陽被話思略砍傷的一隻胳膊，正在茶館裏閒坐，聽旁邊的人談天，忽然見有幾個人帶着鞍轡往西去，說是看一個騎馬的姑娘，何七虎也是好奇心勝，趕緊到門前去看，他的眼光才一注到馬上那青衣短裝的俞姑娘，立刻嚇得膽戰，想起前次兩番尋俞老標頭報仇，都是被這位姑娘給弄跑了的，秀蓮姑娘的身手利害，武藝高強，他是領教過的了，看到俞秀蓮的馬匹往東走了過去，他趕緊就跑回到慶雲店，這時慶雲店的門前也有幾個人正看着這位騎馬的姑娘，何七虎就說：「你們還看什麼？這個人姓俞的丫頭不是好惹的！」遂說着，遂往裏邊跑去，就見苗振山臉上貼着膏藥，揹着標囊，提着單刀，氣忿忿地正往外走，何七虎就說：「苗大叔快看去看吧，那鐵翅鷗俞老頭子的女兒，騎着馬在門前呢！」苗振山口裏罵着，說：「我倒要看看，是怎麼樣的一個小娘兒們



，就把你們嚇成這個樣子！」一面說着，他帶着兩個惡奴，到了門首，只見俞秀蓮向東才走了不遠，又撥馬轉回來了，吞舟魚苗振山一看，秀蓮姑娘那俏拔的身軀，嬌豔的容貌，他立刻心裏的怒氣全沒有了，撇着大鬍子，咧着嘴，怪笑了笑，說道：「你娘的，聽你們把這小娘兒們說得比妖精還利害，現在一看，原來是這麼好看得迷人，我苗振山非得把她收服了，帶回河南作我的小老婆不可！」遂回首叫人給他牽來了一匹黃色的健馬，苗振山把刀插在鞍下，偏身上馬，揮鞭催馬，迎上俞秀蓮的馬匹，喊道：「小妹子，你別跟我姓苗的耍着玩，我早就要認識認識你，得說，快點下馬來，到店裏陪會太爺喝兩盅酒去！」說着在馬上張着手撲奔過來，旁邊看着的人，有的笑，有的哦哦的起哄，俞秀蓮見這苗振山竟是這樣醜惡模樣，口裏亂噴着這些話，氣得她輪起皮鞭，向苗振山的頭上去抽，她先苗振山還狂笑着，說道：「好利害，你這小娘了，真敢打你苗太爺！」說時在馬上探身要搶俞秀蓮的鞭子，却被秀蓮又連抽了幾下，這時可真把苗振山惹惱了。直到腰門子的紅筋蹦起，鬚髮怒張，瞪着兩隻兇眼罵道：「好個小娘兒們，你真是一臉不要臉啊！」這句話尚未說完，就被秀蓮姑娘催馬逼近，驀地用手一推，就見苗振山摔落馬下，那匹馬嘶了一聲，跳到旁邊，幾乎將苗振山踩了一下，俞秀蓮剛要申鞭去抽刀去殺苗振山，却見旁邊的人一陣驚惶亂嚷，就見苗振山手下的人提着單刀木棍，趕過來圍打秀蓮，秀蓮姑娘却不願與他們這些打手們爭鬥，就撥馬揮鞭又往東跑了去，後面的苗振山那裏服氣，他趕緊爬起身來，連土也不擲，就飛身上馬，連抽幾鞭，追下俞秀蓮去，口中喊道：「姓俞的小娘兒們，你別走！……」口中罵着十

分村野的話，氣得俞秀蓮本要回身殺死他，又想：這是在北京城內的大街上，闖了禍可不容易跑開，於是想起了一個主意來，回身向苗振山冷笑着說：「你先別胡罵，你若有了膽子可以跟着我走！」苗振山見秀蓮對他這麼一笑，雖然是一種冷笑，可是苗振山也覺得身子發軟，剛才挨鞭子挨棒時候的怒氣又全都消散了，就摸了摸鬍子，按了按臉上的膏藥笑着說：「還論什麼膽子不膽子，今天苗太爺一見着你，我的魂就丟啦，你走在那兒我得跟你到那兒去！」秀蓮姑娘氣得啐了他一口，催馬又往正嶽走去，苗振山的馬跟在後面跑，雖然街上的人都看着他們覺得奇怪，可是苗振山不管不顧，心裏只想着：看你這小娘兒們往那裏跑？此時俞秀蓮的馬已跑出了沙溝門，苗振山也騎馬追出城去，俞秀蓮的馬依舊往東去跑，越跑越快，盪得塵土飛揚，苗振山的馬幾乎趕不上了，這時苗振山轟然勒住馬，由標囊中取出一隻標來，照准秀蓮姑娘的坐騎一標打去，不想相離過遠，一標沒打着，苗振山又摸出一隻標來，催馬趕了過去，這時前面的俞秀蓮發覺後面有了暗器，她知道苗振山的飛標打的很是準確，就撥過馬來，小心提防着，這時苗振山又一揚手，喊着說：「給我滾下來吧！」秀蓮姑娘的眼快手疾，看見飛標打來時，她一伸手就接着了，把那邊苗振山嚇了一大跳，趕緊伸手，又由囊中取第三隻標，却聽聽的一聲，苗振山就覺得前胸一陣奇痛，噁啞了一聲，頭一暈就摔下馬去，那匹馬又向他的後腰踢了兩蹄子，這吞舟魚苗振山就扒在土道旁昏暈過去了，俞秀蓮抽刀催馬過去，向苗振山的大腿上，狠狠地砍了兩刀，那苗振山連哼一聲也沒有，就由腿下流出血來，俞秀蓮因見遠處有行人走來，就趕緊收起刀來，撥馬從岔路上跑去，飛塵漫

土，跑出一二十里路，才停住馬，歇了一會，想着苗振山大概是已被自己殺死了，心中既覺得痛快，可又怕給德嘯峯惹下了禍，對着正南的太陽，認了認方向，又見枯田荒野之外，西南角就是一座城樓，雉堞櫺鋸齒似的排列着，秀蓮姑娘才知道，原來自己已然由北京的東南角跑到東北城角來了，勒着馬尋思了一會，就想：我還是進城回德家去吧！於是先下了馬，查看了身上和刀鞘上全都沒染上鮮血，就放了心，牽着馬走了有半里多地方才上馬，往北京的城門走去，就進了東直門，打聽着三條胡同，穿着小巷走不多一會，便回到德家門前，只見壽兒正在那裏東張西望，一見秀蓮姑娘回來，他就說：「俞姑娘你回來了，你快進去吧！我們老爺剛回來，聽說你是騎着馬走的，他十分不放心，罵了門上的人一頓！」秀蓮姑娘從容微笑着，在門前下了馬，由鞍下摘下雙刀，就把馬匹交給壽兒，她蓮步婀娜地進到裏院，先把雙刀放在屋內，然後穿上長衣，到德嘯峯的屋內，只見嘯峯夫婦全都十分着急的樣子，德嘯峯見了俞秀蓮，他就皺着眉說：「俞姑娘，你千萬別再一個人出去了，不然倘或出了什麼岔錯，將來就是找着孟思昭，我們也沒有臉再見他了！」德大奶奶在旁也說：「我們老太太聽說你一個人騎着馬出去了，就罵我看得不嚴，說是人家一個沒出閣的姑娘，在咱們家裏住着，你們不照應着，就叫人家一個人出去，街上的壞人多，要是出點事，那可怎麼好呢！」秀蓮姑娘本來剛才砍傷了吞舟魚苗振山，心中還有一股兇殺之氣，可是聽德嘯峯一提醒，孟思昭，她就有點心軟了，後來又聽說嘯峯的母親德老太太對自己也是這樣關心，就不由得心中越發感動，撲簌簌地落下幾點眼淚，就嘆口氣道：「五哥和五嫂子也別爲我的事着急

，以後我行動謹慎一些就是了！」又說：「我見見老太太去！」遂往德老太太的屋裏去了，這裏德順客發了半天的愁，就站起來蹀脚說：「我冒姑娘在這裏，早晚要出事，李慕白和那孟思昭全都不回來，可叫我怎麼辦呢！」德大奶奶說：「要不然叫人把她送回宣化府，她婆家去吧？」德順客又想了一會，就說：「將來也就是這個辦法，不過我們總盼着那孟思昭回來，叫她們夫妻團聚時！」這時忽見孟兒進裏院回道：「楊大爺來了！」德順客心說：「今天楊大爺怎麼來得這麼早？」一遂就趕緊到了前院客廳內，只見今天楊健堂的神色與往日不同，披着大棉袍，裏面是圓身的拾衣褲，同他來的除了手下的標頭鐵腦袋孫七之外，並有一個夥計，手拿着他那白桿黑穗子的神槍，楊健堂一身德順客穿的是舊紫官綢的棉袍，直取馬褂，腳下還登着朝靴，楊健堂就說：「五哥，你這不快把你的官衣脫了，趕緊預備着點，再侍一會金爺與玉瑾就許找咱們來，替他的馬醫治！」說時氣忿忿地，彷彿連坐也坐不住，德順客十分納悶，就問道：「什麼事，你急成這個樣子？」楊健堂驚訝道：「你連什麼事全不知道嗎？我問你，俞姑娘回來了沒有？」德順客聽了就是一怔，臉色立刻變了，就慌聲問道：「怎麼，莫非俞秀蓮到了外面，把吞舟魚苗拔山給殺死了嗎？」楊健堂嘆了口氣，說：「俞秀蓮住在你家裏，原來她所作的事，你還不知道哩！」遂說：「昨天俞姑娘在粉房琉璃步謝家的門前，打傷了苗振山手下的兩個人，後來冒寶呢去了，才認出她是俞秀蓮，當時他就回到苗振山住的店裏，那苗振山大概是因為喝醉了酒，沒立刻就找俞秀蓮去，只下魂帶着兩個人去了一趟，也沒找着秀蓮，又因為謝家門首有官人看守着，才沒許他們關事，這是昨天

的事情。今天一早，聽說俞秀蓮姑娘就騎着馬，帶着雙刀，到忠器口慶雲店門首去挑釁，大概苗振山既是負氣，又沒懷着好心，他就追上了俞姑娘，聽說是俞姑娘的馬在前，苗振山的馬在後，跑出了沙溝門，就再沒有進城，及至苗振山手下的人追出城去尋找，就見苗振山在道旁被人殺傷了，只賸了一點氣兒，抬進城裏就死了，聽說現在金槍張玉瑾十分氣忿，把德彌陀黃驥北和冒寶峴等人都請了去，正商量着討我俞姑娘的下落，要爲他舅舅苗振山報仇呢！」德嘯峯聽了楊健堂這一番話，他既是驚訝，又是喜歡，就哈哈大笑說：「苗振山當了一輩子的廢頭，在他的飛標之下死傷的人也不知有多少，想不到現在他竟死在俞秀蓮姑娘的手裏，這位姑娘真行，不怪李慕白說她的武藝高強！」德嘯峯說話之時，手舞足蹈，十分高興，楊健堂又問：「到底俞姑娘回來沒有？」德嘯峯說：「俞姑娘才回來不多的時候。」楊健堂說：「現在既然出了這事，我們什麼也不必避諱姑娘了，五哥你快把俞姑娘請出來，咱們跟她一同商量商量對付張玉瑾的辦法。」德嘯峯連連點頭答應，親自回到院裏，把俞秀蓮請到客廳裏來，楊健堂見了秀蓮之面，就先稱讚這兩日她所辦的事，真是俠義爽快，令人佩服。秀蓮嫣然却笑，驢驢地表現出她心中的高興，然後就說：「現在我雖殺死苗振山，但是我三不甘心，因爲苗振山不過是一個惡霸，並非我的仇人，我父親是被張玉瑾何三虎等人給逼死的，我非得殺死他們，才算是給我的父親報了仇呢！」說到這裏，眼淚又一雙一雙的落下，然後用手帕拭着眼淚又說：「我既殺死了苗振山，無論打官司，或是拚命，我願意一人承當，德五哥和楊三哥，你們不要攔阻我了！楊健堂說：「那張玉瑾也是河南的英雄，他們那

些人全都來頭不正，我想他們一定不願打官司，不過爭鬥的事，恐怕是免不了的，」俞秀蓮尚未在旁答言，德嘯峰就說：「咱們原不怕張玉瑾，只是顧慮苗振山的飛標，現在苗振山已被秀蓮姑娘翦除了，咱們還怕他們甚麼？我一個人是能跟黃驥北冒六等人拚一拚，健堂你跟俞姑娘，還不能把金槍張玉瑾，打敗了嗎？」楊健堂就說：「話雖如此，可是他們到底比我們的人多，我們總要特別小心一點才好！」俞秀蓮在旁，一雙翠黛着桌子，從容地笑道：「無論他們有多少人，我倒是一點也不懼怕！」楊健堂剛要再說話，忽見從外面慌張張的進來一個僕人，向德嘯峰說：「老爺，外頭有一個叫金槍張玉瑾的，帶着幾個人，全都拿着刀槍，說是要請老爺出去，有要緊的事情相商！」德嘯峰聽了，立刻面上變色，旁邊的俞秀蓮也趕緊站起身來，她往外就走，氣忿忿地說：「我去見他們！」楊健堂上前把門擋住，就勸秀蓮姑娘說：「俞姑娘，你還是暫且不要出去，我跟德嘯峯我們先出去見他，等到他們必要動武的時候，姑娘再出去幫助我們也不晚！」德嘯峯也說：「對了，姑娘先請回裏院去。」說畢，德嘯峯楊健堂就急匆匆地往外走去，鐵腦袋孫七同那個給楊健堂拿着槍的人，跟着出去，這裏俞秀蓮姑娘，憤怒得咬着牙，走出了客廳，本想張玉瑾現在帶着人找到這裏，一定是爲與苗振山報仇，自己何妨到門前去見他是拚鬥，或是打官司，全由自己一人承當，可是轉又一想，這是德嘯峯的家裏，倘若在他們門前傷上幾個人，難免給他招事，他又是個當官差的人，名聲最要緊，本來我自延慶到北京就是住在他家，蒙他們夫婦和老太太對我處處關心，款待，倘若他真爲我的事打官司，我實在良心上太難安了！這樣一想，便不敢闖出門去，

遂走到屏門前往外去探聽，只見門外雖有不少的人，可是說話的聲音並不雜亂，秀蓮姑娘就曉得雙方還沒有打起來，於是便退身站在廊子下，心裏覺得十分緊張，待了一會，就見壽兒走進來，秀蓮姑娘趕過去問說：「外面怎麼樣了，你看那姓張的能夠跟你們老爺打起來不能？」壽兒搖頭說：「大概許不至於，他們正在那兒講理呢。」秀蓮姑娘聽了，又覺得有點擔驚，就暗想：莫非那張玉瑾也不敢爭鬥了嗎？剛要出去，偷着聽他們到底講些什麼，這時外院一陣脚步雜亂之聲，德嘯峯楊健堂二人，全都面上浮着傲然的微笑，帶着人走進屏門來，秀蓮姑娘就上前問道：「那張玉瑾走了沒有？」德嘯峯笑着說：「走啦！」又回首向楊健堂說：「你聽出他那話來沒有，我看這還是瘦彌陀黃四在其中挑撥着。」一面說着，一面重推到客廳，秀蓮姑娘也跟着走到屋內，壽兒給倒七茶，德嘯峯喘了兩口氣，就向秀蓮姑娘說：「剛才在門首，我跟那金槍張玉瑾費了許多唇舌，張玉瑾倒還不是十分不講理的人，他現在在苗振山是被你所殺，那黃驥北並告訴他說，姑娘是我由延慶特給請來的，專為和他們作對的，這些話咱們也不管他，剛才張玉瑾把話說明白了，他是要與姑娘拚個生死，並且他現在京城裏動手有許多不便，打算後天一早，在齊化門外三角地見面比武，我可替姑娘答應他們了！」秀蓮姑娘一聽，興奮得拍着手說：「這可好極了，後天一早我就到齊化門外見一見他們，他就是不想跟我拚命，我也得要為我的父親報仇！」德嘯峯說：「後天我同健堂也跟你一起去，不過我看那金槍張玉瑾，還是個好漢子，不像苗振山那樣兇惡，到時姑娘只要把他勝了就是，也不必太為己甚，非殺害死他不可！」楊健堂也說：「他們雖與俞老伯為過難，可是

他們並沒得手，俞老伯也是壽終的，原不能算是什麼大仇！——俞姑娘本來聽說，後天就要與金槍張玉瑾拚鬥，心中倒很是高興，可是如今聽德嘯峰楊健堂二人又向自己這樣勸解，並提到已故去的父親，當時不禁一陣悲慘，眼淚又簌簌地落下，楊健堂在旁又講說什麼：「江湖人作事不可太爲己甚，否則冤仇相結，就是幾高年也解不開，」又說：「與張玉瑾等人爭鬥，這還都是小事，最要緊的還是設法把孟二兄弟尋找回來！」秀蓮姑娘在旁聽着，自然覺得楊健堂說話雖是太直爽，但也很有道理，不過却忍不住她內心的傷感，流了些眼淚索性哭出聲兒來了，德嘯峯着了急，趕緊向楊健堂使眼色，不叫他再多說話，又向秀蓮姑娘勸慰了半天，才請秀蓮姑娘回到裏院，這裏德嘯峯見姑娘走了，就抱怨楊健堂說：「你不應該提起會老標頭和孟思昭，你不知道這位姑娘是個傷心的人嗎？」一提起這些事來，她就受不了！——楊健堂無奈何地笑着說：「那麼你說，將來可怎麼辦呢？難道孟思昭的一些事，就絕口不提，姑娘就永遠在你家住着了不成？」德嘯峯搖頭說：「他一個年輕的姑娘，在我家長久住着，自然不太好，何況姑娘也未必能耐心在這裏，將來只有等着張玉瑾那些人走後，李慕白再一回來，我就跟李慕白商量了，如若尋不着那孟思昭，就得把姑娘送回宣化府孟家去。」兩人談了一會，叫家人開了午飯，一同飲酒談話，少時飯畢，楊健堂把鐵腦袋孫七等人遣回店房去，他就同着德嘯峯坐着車到西城溝沿邱廣超的家中，這時邱廣超的標傷，已然好些了，見德嘯峯楊健堂來了，他很是高興，就坐在木榻上與德楊二人談話，德嘯峯就把俞秀蓮姑娘殺死苗振山，並約訂後天與張玉瑾比武的事，詳細說了。銀槍將軍聽了，心中十分痛快，就說



：「苗振山那個東西，生平慣用暗器傷人，這回竟遭了惡報，黃驥北把苗振山張玉瑾二人請來，原是想借着這兩個人，把北京有些名氣的人全都打服，將來苗張二人走後，北京城就惟他瘦獃院獨霸，現在還沒作出什麼蹊蹺的事，却先死了一個，我想黃驥北這時也一定也很難過的啊！」說畢，不禁望着德楊二人微笑，旋又嘆道：「我邱廣超在北京也充了幾年的好漢，想不到一遇見苗振山張玉瑾，我就爲他們所傷，可見是我的本領不行，如今看起俞秀蓮姑娘來，真叫我太慚愧了！」德嘯峯便勸慰邱廣超，說是苗振山以暗器取勝，不算英雄，廣超兄弟雖然受了傷，但不能就算見敗在他們手裏，楊德堂也說：「廣超，你別覺得咱們不行了，後天俞姑娘與張玉瑾比武，倘若俞姑娘占了上風，那咱們也不便再打死老虎，若是張玉瑾勝了，那我也不能放他走，我還要跟他較量較量兵法，倒不是誰弱誰強！」邱廣超也微笑着，說道：「後天我若能夠掙扎，我還要看看去，給這位俞姑娘助助威呢！」當時德嘯峯楊德堂又在這裏與邱廣超談了一會，因見邱廣超有些疲倦了，二人便告辭出了邱廣超的宅子，扶着楊德堂要回去，德嘯峯却說：「咱們還得到鐵二爺那裏，回稟他一聲去，因爲現在已經出了人命，後天說不定還得出事，我德嘯峯因此傾家敗產都不是惜，但鐵二爺人家是尊貴人，這些日跟咱們又常來往，倘或咱們的事牽拉上人家，那可真叫咱們對不起人了。」楊德堂說：「那麼我回店房去了，你一個人到鐵貝勒府去吧。」德嘯峯想了一想就點頭說：「也好。」當下楊德堂另雇了一輛車走了，德嘯峯坐着自己的車就往鐵貝勒府去，走在街上也放着車簾，恐怕遇見黃驥北張玉瑾的人，他自己一個人要吃虧。少時到了鐵貝勒府，門上的人就把他讓到

外書房，候了一會，鐵小貝勸出來接見，還沒容德嘯峯詳述情由，他就正顏厲色的說：「嘯峯，你們把事情鬧得太大了，跟黃驥北賭氣，跟張玉瑾比武，也都沒有什麼不可以，怎會今天竟弄出人命案來了！我剛把九門提督毛大人給送走。」德嘯峯聽了，心中很是吃驚，就陪笑說：「我這些日實感忍氣，下了班連門也不出，真沒想到把事情弄成這個樣子，那位俞姑娘我真看不住他，這當天他就出來這麼一惹事，可是也不大要緊，苗振山雖然死了，張玉瑾也不願意打官司，他氣跟俞姑娘約定了，是後天一早在齊比門外比武。」鐵小貝勸氣得又是好笑，說：「豈有此理，俞姑娘住在你家，你就容許他騎着大馬，拿着雙刀，在街上尋仇殺人嗎？你須知道是北京城啊！你也是當官差的人呀！」德嘯峯被鐵小貝勸說得坐在一旁，皺着眉發怔，心裏想：鐵小貝勸說得對。不然就叫俞秀蓮離開我家，好歹由着他去吧！可是又想：我把俞秀蓮帶到北京來，原是爲給李慕白成全婚事，就是自己與黃驥北張玉瑾等人結仇，也是爲李慕白而起。交朋友交到底，不如我豁出家私性命，幫助俞秀蓮跟他們拚了，正待要慷慨陳辭，就見鐵小貝勸又說：「剛才毛提督來找我，就是說你們的事弄得太大了，他要干涉，他並聽說俞秀蓮是李慕白的妻子，李慕白現在仍舊居在城中，殺死胖廬三徐侍郎的事，也是他們作的。」德嘯峯驚訝道：「這是那裏的事，胖廬三徐侍郎死的時候，李慕白正在病着，我跟俞秀蓮那時還在延慶了！」鐵小貝勸擺手說：「那件事至今尚是疑案，此時也不必提，李慕白俞秀蓮和你的關係，剛才我也都告訴毛提督了，他也沒說別的，只叫我告訴你們，不要再惹氣爭鬥，一半日內他就要把張玉瑾那些人驅出北京了，一德嘯峯一聽，心裏方才明白

，知道這大概是瘦彌陀黃驥北，他見苗振山死了，膽下張玉瑾等人也不能再替他報仇出氣了，而且事情鬧得他也無法收拾，所以他又托出毛提督來解決此事了，當下心中又有些痛快，就向鐵小貝勸說：「二爺是知道的，從兩個月以前我就處處忍事，現在這苗振山等人不都是黃驥北給邀來的嗎？既有毛大人的話，和二爺的囑咐，我拚出不上班去了，在家看着那位命姑娘，決不叫她再出外惹事，就是金槍張玉瑾再找到我的家門，我也是只有閉門不見，不與他鬧氣！」鐵小貝勸點頭說：「好，你回去吧，千萬看守住那命姑娘，要不然再出了什麼事，連我也很難爲力了！」德嘯峰連連答應，就起身出府，坐着車回去，心裏却十分喜歡，暗想：瘦彌陀黃驥北這回又算是失敗了，他費了很大力，請來這苗振山張玉瑾，結果沒尋着李慕白，也未能奈何我，只給他傷了好友邱廣超，現在又賠上苗振山一條性命，果然提督衙門若將張玉瑾他們驅出北京，那時看他黃驥北還有什麼面目見人！不過轉又一想：黃驥北那個人陰險毒辣，恐怕不能甘心吃這個虧，我還是小心提防他才好，這樣想着，車輛已走到東西北大街，眼看着就要到他的家了，忽見趕車的福子，回身撒着車簾，向德嘯峰說：「老爺，前面那不是黃四爺的車嗎？」德嘯峰趕緊扒着車簾望外去看，只見前面一輛簇新車圈子的驕車，菊花青的騾子，很快地往南邊去了，德嘯峰認得正是黃驥北的車，心裏不禁驚訝，暗道：看這樣子黃驥北是很忙呀！不知道他又奔走什麼事情去了？少時，福子趕着車回到三條胡同德家門首，德嘯峰下車進去，就囑告門上的人，說是除了至親好友，無論什麼人來找我，就都說我沒在家，進到裏院，就給楊健堂寫了一封信，派人送去，然後就想應當怎樣宛轉措辭，

把賊小貝勒阻止爭鬥的事去告訴秀蓮姑娘。

## 第廿六回

寒夜揮刀單身驅悍賊  
俠心垂死數語寄深情

將才德嘯峰在路上遇見的那輛車，車上坐的正是瘦癯陀黃驥北，這些日來，黃驥北不斷地在各處奔走，尤其今天更是忙得很，頭一回出城到慶雲店爲苗振山探喪，後來因爲聽說提督衙門要驅逐張玉瑾等人出京，他又進城來給打聽，其實提督衙門要辦的事，也是黃驥北給使出來的，他爲的是借此收束這個難以了結的場面，並想激怒了張玉瑾等人，叫他們別有什麼顧忌，而對德嘯峰等人使出殘忍的手段來，在大街上，他本來看見德嘯峯的車輛，便暗暗地冷笑着說：「德五，由你去想辦法吧，反正前世的仇兒是解不開了！」車出了城，就先到春源標店裏，托了花槍馮隆去請張玉瑾，少時張玉瑾來到，黃驥北就故意皺着眉，說：「我到提督衙門也沒見着毛大人，說是他出外拜客去了，我看大概是故意不見我。」接着又蹀腳大罵德嘯峯，說：「這都是德五使出來的手腕，他一面指使着他家裏養着的那個姑娘，把苗員外給害死了，一面又在衙門托了人情，花了錢，反說你們的來歷不明，要逼你們諸位離開這裏，他好再把那李慕白架出來，在這北京城橫行！」又說：「我看他家裏養的那個姑娘才真是來歷不明呢，不定跟德五是怎麼回事呢！」金槍張玉瑾倒是很沉穩地，並不怎樣暴躁，聽黃驥北提倒俞秀蓮，他反倒搖頭說：「俞秀蓮並不是沒有來歷的，他們父女與我們是仇家，我們無論是誰見着誰，都可以拚命，所以我的舅父苗振山死了，我並不悲傷，也不怨恨俞

秀蓮，只是德嘯峯這個人，真真是個小人，今天我到東四三條見着他，和楊健堂，他還跟我假客氣了一陣，我提到與俞秀蓮比武之事，他立刻就替俞秀蓮答應了我，並且由他訂的地方。說是後天一早准在齊化門外三角地見面，當時我還覺着他那個人很是慷慨，那裏知到他是在當時支吾我，一轉臉他就使出衙門裏的官人來跟我們發威！說到這裏，恨恨不已，黃驥北便趁勢說道：「德嘯峯是內務府旗人，他們有錢又有勢力，本來就沒有人敢惹他，何況他又養了李慕白，楊健堂，和那姓俞的姑娘，給他當打手呢，張老弟你們若走了，我也不能在此安居，我也得找個地方躲一躲去，要不然我非吃德嘯峯的虧不可！」張玉麟氣得站起身來，踐腳說：「別叫他德嘯峯高興，我們雖然走了，也饒不了他！」說畢，把黃驥北請出屋去，背着馮家兄弟又談了幾句話，金槍張玉瑾就走了，回到磁器口磨雲店，只見苗振山的屍體已然入了殮，苗振山雖非他的親舅父，但也相處多年，因為彼此相助，他才有了這大的名氣，此次又是一同被冒寶嶼邀請前來，如今李慕白沒有見着，苗振山反倒賠了一條性命，德嘯峯又使出衙門的人，驅逐他們離開北京，張玉瑾就暗自想出了毒計，此時何三虎，何七虎，女蠻王何劍娥，以及苗振山帶來的那些人，也全都氣忿得連飯也吃不下去，何三虎就向眾人說：「你們沒聽見剛才衙門裏的人說嗎，限咱們今天明天兩日之內必得滾開北京，要不然就把咱們全都抓起來問罪，他娘的，原來這個地方更不講理，難道苗大叔就白白死在這裏，咱們就這麼找了跟斗了嗎？」眾人被何三虎這話一激，全都抄起兵刃，立刻要找德嘯峯俞秀蓮拚命去，張玉瑾趕緊把眾人攔住，說：「咱們在京城裏絕鬥不過德嘯峯，何必要白饒上一面，我有一個辦

法……」於是他把心中所想的毒辣的手段向幾個人秘密地說出，何三虎等人聽了，也都覺得這個辦法不錯，於是大家先忍耐下，晚間，黃驥北又派了大管家牛頭郝三，給他們送來了路費，金槍張玉瑾收下了，分付手下的人收拾行李，說是明天一早就起身離京，並叫人去找冒寶崐說話，想那冒寶崐今天聽說苗振山死了，他早就藏躲起來了，張玉瑾等人怨恨了一夜，到了次日，天色才明，張玉瑾等人就雇了車，拉着苗振山的棺材離開北京走了，他們出的是彰儀門，瘦彌陀黃驥北派了家人郝三等，在關箱中還擺了供桌，迎接苗振山的棺材祭奠了一番，張玉瑾等人心中倒都是很感謝，覺得黃驥北不愧是個好朋友，遂就幾輛車十幾匹馬，又往下走，走到午飯時，張玉瑾就囑咐何七虎何劍娥兄妹，帶着那幾個僕人和打手們，跟着苗振山的靈柩暫往南去，他却帶着他的內兄鐵塔何三虎，和一個精悍健壯的僕人，全都騎着馬又折回北京城，送到齊化門關裏，找了店房歇下，也沒有人注意他們，到了吃晚飯的時候，金槍張玉瑾和鐵塔何三虎，就暗藏短刀又混進了城，在東四三條徘徊了一會，便找了一個小茶館去聽書，爲是等到夜間，好去下毒手殺害德嘯峯和俞秀蓮，今天鐵掌德嘯峯因爲知道金槍張玉瑾那一千人已被衙門驅出北京，明天齊化門外比武決鬥的事，自然也不須履行了，所以心裏頗爲舒服，彷彿這些日來的憂慮驚恐，至此全都解除了，只是俞秀蓮姑娘的事情，還是想不出辦法來，德大奶奶見丈夫今天的神色似乎好了些，她也就很高興地談着話，兩個小少爺也在旁邊，德嘯峯就望着一個十二三歲，一個七八歲的兩個兒子，心裏感想着，就說：「別的事都不要緊，反正跟黃驥北，我們兩家的仇恨算是結上啦，咱們有孩子若不

學點真本事，將來難免要受黃驥北之害！」德大奶奶聽了就不服氣，說：「黃驥北又怎麼樣？難道他還能夠把咱們這兩個孩子全都殺了嗎？」德嘯峯搖頭嘆息說：「你那裏知道，」黃驥北那個人最是陰險不過，他現在不能奈何我，就許將來要坑害咱們的兒子，自然，咱們這旗人的孩子，長大了還是當差去，可是也得叫他們練點功夫，將來好不受別人的欺負！」德大奶奶說：「既然這樣，沒事時你就教教他們，你不是說學武藝非得從小時候練起嗎？」德嘯峯一聽他太太的話，不由倒笑了，說道：「我這點本事那兒行？咱們的孩子要拜師父，無論如何也得拜李慕白和俞秀蓮那樣兒的，所以我最盼望的就是李慕白娶了俞姑娘，他們小兩口兒在北京一住，就叫咱們這兩個孩子，跟着他們習學武藝去！」德嘯峯很高興地，才說出他自己這個希望，就見軟簾一啓，進來一個僕婦，說是：「俞姑娘來了！」德嘯峯夫婦全都站起身來，就見俞秀蓮姑娘依舊穿着青布的長旗袍，嬌嬌娜娜地走進屋來，德嘯峯很怕剛才自己說的什麼李慕白娶姑娘的話，被她聽見，於是藉着燈光去看姑娘，清秀的神色，却彷彿不似往日那樣的憂鬱了。嘯峯夫婦一齊讓座，秀蓮姑娘也略略謙遜，就在一張椅子上坐下，僕婦給她送過茶來，秀蓮姑娘就問德嘯峯說：「德五哥，明天早晨我們到底還出城去不去呢？」德嘯峯說：「自然不用再出城了，今天張玉瑾那個人已叫官人給趕走了，他們把苗振山的棺材也拉走了。」說到這裏，不禁笑了笑，由桌上拿起水煙袋來，點着了吸着，又說：「張玉瑾他們都是在江湖間作過案子的人，最怕見官，所以苗振山死了，他們也不敢打官司，這次衙門裏的人把他們趕走，據我猜着也是黃驥北的主意，因為黃驥北把這些人請了來，於他自己沒

有一點好處，苗振山死後，賸下張玉瑾一人更無能爲，所以黃驥北要個手腕，把這些人打發走了，以免幫他不成，再給他闖禍，不過我知道，張玉瑾走後，倒許不至再找咱們爲難了，那黃驥北必然還不死心，可是，他也不過是和我作對，不能對姑娘怎樣。」俞秀蓮點了點頭，咬着下唇，默默地坐了半天，忽然向德嘯峯說道：「德五哥，一天我就要走了，我想先到榆樹鎮給我父親的墳上燒幾張紙去，然後我還要回鎮鹿家鄉看看去呢！」德大奶奶聽說秀蓮姑娘要走，她就有點捨不得，說道：「俞大妹妹，你要走後，可還再到北京來不來啦？」俞秀蓮微嘆了一聲，正要答話，德嘯峯又皺着眉，勸阻秀蓮姑娘說：「姑娘你要走，我不能攔阻你，不過你得等李慕白回來，因爲他與姑娘相識在先，再說他又見過孟二少爺，不論姑娘將來要往那裏去，總是見見他的面，說一說才好，要不然姑娘由我這裏走了，再出了什麼事情，我實在難對李慕白和孟二少爺。」俞秀蓮聽德嘯峯又提到李慕白和孟思昭，心中未免又是一陣痛楚，便用手帕拭了拭眼淚，也不願因此與德嘯峯爭辯。遂又談了幾句閒話，便回到自己住的屋內去了，俞秀蓮住的這間屋子，本來是一間小書房，收拾得頗爲整潔。秀蓮姑娘自從延慶到北京來，就住在這間屋裏，已有半個多月了，如今想着苗振山已死，張玉瑾等人也走了，自己還在這裏住着作什麼？又想到剛才德嘯峯背着自己，說什麼盼望李慕白回來娶了自己的話，又不山臉上一陣發燒，回溯今年春天，自己住在家鄉時，那時父親正小心謹慎地防範着仇人，恰巧又有那梁百萬家的少爺，很討厭地迫着自己胡纏，那天晚上他竟扒着牆到自己家裏，也不知是要作什麼，幸被自己發覺，把他踹下房去，孫正禮把他打了幾下，才放



走，那天若不是父親在旁攔阻，自己也就將姓李的殺死了。……：……：一面想着，一面側着几上的一盞油燈，眼望着紙窗，那窗外的寒風呼呼地吹着，吹得窗子上的紙沙沙地亂響，燈光也昏暗得像是雲滅，又一搖一搖的顯出一種悽慘的情景來，秀蓮姑娘不禁竊然想到，那張玉璋，何三虎，和女魔王何劍娥等人，全都是飛簷走壁的大盜，難道如今他們就甘心走去，不能夠趁着黑夜來到這裏，殺害死我和德嘯峰的全家嗎？才一想到這裏，便覺得不能不謹慎提防着，遂就到牀邊，把那一對雙刀抽出鞘來，拿到燈畔。又挑了挑燈，低頭細看，只見這一對雙刀十分的鋒利光芒，而且輕便合手，原是三年前自己父親特地托朋友訂打的，昨天殺死了吞舟魚苗振山，彷彿那鋒刃上猶帶着那惡賊的血腥似的，於是心中又有些自矜，想着自己的武藝，真是除了李慕白之外，還沒遇見過對手，李慕白……：……：秀蓮姑娘一想到了李慕白，心中就有一種感激和羨慕之情，不禁地湧出，立刻割燈捧刀，呆了半晌，那眼淚又不知不覺地汨汨流下，此時遠處的更聲已交了三下，燈裏的油都快燃燒乾了。秀蓮姑娘只得輕輕把門閉上，剛要熄燈睡去，這時忽聽德嘯峯的屋裏有婦人的聲音一聲怪喊，正是德大奶奶，接着一陣桌椅門戶亂響，又聽有鐵器哐哐相擊的聲音，只聽德嘯峯喊着說：「我姓德的跟你們拚了！」此時俞秀蓮趕緊捧雙刀出屋，只見星月慘暗之下，有三個人在院中，掄刀殺在一起，俞秀蓮便喊了一聲：「德五哥快閃開，讓我殺他們！」德嘯峰此時正在手忙腳亂，一見俞秀蓮姑娘出來，他趕緊閃到一旁，提着刀跑回他的屋裏，去看他的妻子，只見德大奶夕是藏在桌後，桌子上被強盜砍了一刀痕迹宛然，桌上的花瓶茶碗全都震掉在地下摔碎了，德嘯峯

攙起他妻子來就問道：「沒傷着你嗎？」德大奶奶嚇得渾身打哆嗦，搖着頭說：「倒沒傷着我！」德嘯峯一面向妻子擺手，說：「你不要怕！」一面側耳聽着外面，只見院中鋼刀磕得鏗鏘作響，又有賊人相呼之聲，德嘯峯本想再奔出去，幫助俞秀蓮姑娘，可是他的妻子揪着他的胳膊，哆嗦得十分可憐，德嘯峯橫刀望着窗外，心中正在焦急，此時前院裏也有人嚷起拿賊來了，德嘯峯就隔着窗子大罵：「張玉瑾，你真是好漢子，你們住了手，我德嘯峯出去見你，有本事咱們光明正大地較量較量，何必使出這飛賊的手段呢！」德嘯峯這話還沒有說完，就聽屋上的瓦一陣亂響，震得窗上的紙和玻璃全部亂動，德嘯峯仰面看着屋頂，待了一會，響聲隨着過去了，又半天沒有動靜，德大奶奶才把他的丈夫放了手，德嘯峯也深深地出了一口氣，這時外院住的壽兒和僕人們全都驚醒，穿上了衣裳，打着燈籠進到裏院來問，德嘯峯把刀放下，出屋來對衆僕人說：「不要緊的一點小事，你們別大驚小怪的，留神把老太太給嚇着了，」原來德老太太因為年老耳朶背晦了，所以院外吵鬧的事她都不知道，兩位小少爺是被僕婦看着睡覺，也沒有驚醒，德嘯峯到各處看了看，幸喜家人無恙，也沒有別的損失，只是俞秀蓮姑娘退下了賊人，尚未回來，心中未免着急，一面分付僕人們在前後巡守着，他一面回到屋裏坐着發怔，德大奶奶這時驚魂甫定，看見丈夫臉上煞白，坐在那裏發怔，他又急着憂慮，遂問道：「到底剛才闖進屋來的那兩個人是誰呀？」德嘯峯說：「頭一個闖進屋來的那個人就是金槍張玉瑾，幸虧我躲得快，手下又預備着刀，要不如此時早就沒有命了！」說時，指着紅木桌子上的深深刀痕，說：「你看這個人多麼兇狠！」德大奶奶想起剛才

的情景，也不禁後怕，身上又打起哆嗦來，剛要勸丈夫以後莫要再與江湖人結仇，這時忽聽院中的窸兒等人又喊起來說：「房上有人啦！」德嘯峯吃了一驚，趕緊隨手抄刀，要撲出屋去，這時院中就有一種柔細而嚴厲的聲音說道：「是我，你們拿燈籠照什麼？」又聽是窸兒聲音說：「俞姑娘你把賊追上了嗎？」俞秀蓮說：「你們睡去吧，沒有什麼事啦！」遂就咳嗽了一聲，進到德嘯峯夫婦的屋裏，德嘯峯此時又把刀放下，他就說：「俞姑娘回來了！」遂順着燈光，上下打量這俞秀蓮，只見秀蓮姑娘身穿青布短衣褲，臂挾雙刀，頭上的髮被風吹得微微散亂，把刀立在牆角，略略喘了兩口氣，便說：「我把他們追到齊化門城根，他們跑上了馬道，用磚頭往下扔打，我才沒敢再往上追，這兩個賊的刀法都不怎樣好，他們的手脚也都笨，幸虧他們是兩個人，叫我顧不過來，若是一個人，我早就把他捉住了。」德嘯峯見秀蓮姑娘把兩個賊人驅走，他自己一點也沒有吃虧，心裏就不禁佩服，又是自覺慚愧，便紅着臉嘆氣道：「本來我們還沒睡下，屋門就被人踹開，闖進來這兩個強盜，幸虧我手下也預備着兵刃，要不然非要吃虧不可！」說時指着桌子被砍的刀痕，叫俞秀蓮瞧看，又說：「那身材高一點的就是金槍張玉瑄，大概他們今天並未離京，不過造出他們已然走了的話，爲是叫咱們防備疏忽，他們晚間好來下手，這個張玉瑄也真夠狠毒呀！」秀蓮姑娘聽了，倒覺得這是自己給他惹的禍事，因此很覺抱歉，過去又看了德大奶奶，德大奶奶這時倒緩過氣兒來，說：「多虧有俞大妹妹在這兒，不然惹他一個人，那打得過兩個強盜呢！」俞秀蓮向德大奶奶安慰道：「嫂子你不要再擔心了，我敢保那強盜不能再來了，我也暫且不離開你這兒

啦。」德嘯峯聽秀蓮姑娘說是暫且不離開這裏，他也略略放心了，就到前院分付僕人們輪流齋守夜，然後回到後裏院，秀蓮姑娘跟德大奶奶又說了半天話，方才回屋安寢，當夜德嘯峯的鋼刀永遠放在身旁，也沒睡好覺，次日德嘯峯就通知了衙門，說是昨夜自己的宅裏鬧賊，衙門裏的老爺與德嘯峯全都素有交情，就派了兩個官人到他宅裏來保護，白天官人們在門房一坐，晚上在宅子附近巡石巡看，過了兩三天，什麼事也沒有，德嘯峯夫婦雖然驚魂已定，可是秀蓮姑娘却十分覺得急躁和煩悶，又因德嘯峯極力勸阻，她也不好意思再出門，除了因為情念那謝家母女，派僕人去看了看，送了幾兩銀子之外，是什麼事也沒作，每日只望着雙刀發嘆，現在她倒不盼望別的了，只盼望李慕白快些回京，把關於尋找孟思昭的事跟他談一談，並盼他能替自己想一辦法，告訴自己離開德家之後，應當往那裏去才能得到將來的歸宿，因為心裏思索着事情，有時德大奶奶跟她說閒話，她都不甚愛理，晚間倚燈攤衾，又是無限的傷懷，既悲且身命途多艱，孤零無靠，又悔父母在一年內相繼物化，遺骨一在望都榆樹鎮，一在宣化府，不知何日才能啓運回鄉安葬，並且憤恨孟思昭的無情無義，懷疑李慕白的態度突變，時常這樣思慮紛紜，淚痕斑駁，一夜也不能安眠。又過了兩天，神槍楊健堂就向德嘯峯和秀蓮姑娘來辭行，他帶着手下的標頭出北京回延慶去了，德嘯峯送走了楊健堂，見李慕白還不回來，也覺得十分煩悶，尤其自思與黃斌北結下深仇，將來仍難免要遭他暗算，這時天氣是越發寒冷，屋中已升上了炭盆，這天晚飯後，德嘯峯夫婦在屋裏逗着孩子說話，少時俞秀蓮姑娘也進屋來，坐在炭盆旁與德大奶奶閒談了幾句，她剛要再向德嘯峯提說自己要

決心離京的話，忽聽窗外是哥兒的聲音，回道：「李大爺回來啦！」德嘯峯吃了一驚，趕緊隔着窗子問道：「那個李大爺？」外面壽兒答道：「是李慕白李大爺！」德嘯峯聽了，立刻跳起身來，笑着說：「我這位大爺，怎麼這時候才回來！」說着趕緊跑出屋子去見李慕白，這裏俞秀蓮聽說李慕白回來了，她也不禁驚喜，本已站起身來，要跟着德嘯峯去見李慕白，可是又見德大奶奶望着她，面上露出笑容，秀蓮姑娘就覺得不好意思，便又坐下了。這時德嘯峯順着廊子跑到前院客廳裏，只見李慕白正對着燈坐着，一見嘯峯，就站起身來說：「大哥，你這些日可好？」德嘯峯就上前拉住李慕白的手，很懇切又像帶着抱怨的口調，說道：「兄弟你這些日子到了一趟那兒呀？你不知道自你走了之後，這裏就天翻地覆了嗎？」說時順着燈光去看李慕白，只見李慕白的頭上臉上全都是塵土，面目越發削瘦，並且神情十分憂鬱，穿着一件長棉襖，衣襟和袖子全都磨破了，德嘯峯心裏懷着驚疑，就問說：「你是剛進城嗎？」李慕白點了點頭，說道：「我進城時，天自就快黑了，我是騎着馬來的，將馬匹牽回到廟裏，我連臉也沒洗，就趕緊雇車來了，說到這裏，微嘆了一聲說道：「我這些日無時不在憂慮悲傷之中，我也聽說苗振山張玉瑾到北京找我來了，但我却無法分身前來！」德嘯峯聽了，不耐煩地問說：「到底你上那兒去啦？找着孟思昭了沒有？」李慕白先抬眼看了看窗外，彷彿惟恐被人偷聽似的，德嘯峯使眼色叫壽兒退出屋去，這裏李慕白坐在德嘯峯的對面，背着燈，他用一隻手支着頭，就很傷感的低聲說道：「今天我是由高陽縣來，因為孟思昭在高陽爲苗振山等人所傷，傷勢太重，在前兩天就死了！」德嘯峯聽了，不禁吃驚，剛要發話，就聽

李慕白又詳細地往下去說。原來是：自從那天史胖子找着李慕白，兩匹馬就連夜趕路到了高陽縣，這時孟思昭在店房裏住着養傷，由史胖子的那個小夥計服侍着，李慕白一見孟思昭，就十分悲痛感慨，他說：「兄弟，你也太任性了，無論你有什麼爲難的事情，我們都可以慢慢商量，你怎可拿了我的寶劍，借了鐵二爺的馬，就出了北京，憑着你一個人要鬥苗張衆人呢？」孟思昭聽了李慕白這話，他只是冷笑，彷彿認爲李慕白說的完全不對，因爲身上的標傷刀創甚重，他雖然心中有許多話，但是沒有力氣說出來。這高陽縣地方又沒有什麼好的外科醫生，只仗着史胖子帶着點刀創藥，給孟思昭敷治，孟思昭的傷勢反倒日益加重了。李慕白就十分着急，托史胖子到保定請來了一位醫生，給孟思昭診治，可是也不見好，史胖子在往保定時，他就得到了消息，知道容舟魚苗振山金槍張玉瑾等一十人，在保定鬧了幾日，現在已往北京去了。史胖子回來告訴了李慕白，李慕白又恨不得立刻趕回北京，去與苗振山張玉瑾等人爭鬥，並替孟思昭報仇。無奈孟思昭此時呻吟病榻，發着燒，傷勢一點不見起色，有時且要疼得昏迷過去。依着李慕白本是想要雇輛穩當的車子，把孟思昭拉到北京，再去延醫診治，或者還能傷勢轉好，但是史胖子却極力攔阻。他說：「李大爺你不仔細看看，孟二爺的傷勢重得成了什麼樣子了！要是在這兒，托老天保佑也許能夠好了，可是要想上路，不用說絕對不了北京，就是抬到車上那麼一幌盪，恐怕孟二爺也就斷了氣啦！」李慕白也怕孟思昭的傷勢禁不住路上的勞頓，但是在這裏又沒有好醫生和好藥，急得他日夜看守，不能睡眠，這天孟思昭是迴光返照，忽然清醒了一些，他就說：「我的傷太重

治不好了，你們也不必費事去請大夫。」又望着李紅白說：「李大哥你來了很好，我有幾句話要跟你說，……就是我了也甘心！」於是這孟思昭就述說他一生的歷史：原來孟思昭因為幼年時曾從家中逃走過一回，在口外各處流浪，學了一身好武藝，後來回到家中，他父親孟永祥雖然對他仍有父子之情，但總不如對長子那樣的疼愛。孟思昭的胞兄孟思規為人驕傲毒狠，行爲又不正，因欲父死之後獨占家產，所以對思昭就處處逼迫，思昭本想要離家他往，可是又因他父親已爲他訂下俞秀蓮姑娘爲妻，思昭聽人說秀蓮不但貌美，而且有一身好武藝，因此孟思昭只得忍氣吞聲，想着過兩年與俞秀蓮完婚之後，再行離家到外面去闖一番事業，不料在去年春天，宣化府的惡霸張萬頃就強占有夫之婦，孟思昭聽說了，他就氣憤不平，提着寶劍找到張萬頃的家中，將那張萬頃的兩條腿全都砍掉，然後他身邊一文不帶，就逃出了宣化，在外面飄流了些日，他雖然有一身好武藝，但不屑與江湖人爲伍，更不肯作那些盜賊的勾當，所以落得十分窮困，後來就在北京，遇見了舊日在口外相識的一個喇嘛僧，這個喇嘛僧也知道他在宣化鬧禍的事情，便勸他說：「你把張萬頃砍成了殘廢，他們現在已告到官中，派人往各處捉拿你了，張萬頃的叔父張太監，是宮中的大總管，極有勢力，若叫他們把你捉拿住，你一定活不了，所以你得趕緊找個地方安身，過上二三年，事情一攔檔起來，那時你再出頭，也就沒有什麼妨礙了。」於是便叫孟思昭改換了姓名，喇嘛僧便把他薦到鐵小貝勒的府中，本想鐵小貝勒平日最喜歡會武藝的人，一定能對孟思昭另眼看待，可是想不到孟思昭一到鐵貝勒府，鐵小貝勒見他衣服襤褸，像貌不揚，便沒有怎樣注意他，竟

派他到馬圈中去作那刷馬的賤役，孟思昭本來性情孤高狂傲，他見鐵小貝勒對他不加重視，他也就再願再顯身手，以邀恩寵，所以他在這裏只想暫且耐時，將來張萬頃的案子一冷了，自己再往外省去闖蕩，倘能得些事業，便親往鉅鹿去迎娶俞秀蓮姑娘。不料後來却遇着了李慕白，李慕白能於賤役之中看出孟思昭是位英雄，孟思昭就不禁感念知己之情，而且李慕白的名聲，武藝，和人品，尤爲孟思昭之所傾慕。所以當李慕白臥病之時，孟思昭便殷勤扶持，相處多日，二人的友情日深，孟思昭就想要把真實姓名和來歷，一一告訴慕白，不料這話尚未出口，李慕白就把他自己戀慕俞秀蓮的事情，無意之中向孟思昭說出來了。雖然李慕白說得明白，他與秀蓮姑娘毫無越禮的地方，而且因爲事情的不可能，早已不敢有什麼希望了。可是孟思昭聽了，心中却十分難過，他就想：「李慕白早先曾向秀蓮比武求婚，後來又幫助他父女殺退仇人，並爲俞老標頭打點過官司，俞老標頭死在半路，也是李慕白幫助給葬埋的，雖然李慕白是個光明正大的人，不能與秀蓮有什麼曖昧之事，但他們在路上相處多日，彼此必有羨慕之情，只因爲我孟思昭一人，使他們不能彼此接近，秀蓮是對於李慕白的恩義不能報答，內心不知要怎樣傷感。李慕白是因爲在秀蓮身上失了意，所以他才志氣頹廢，才發生迷戀謝翠纖，以及坐牢得病種種事情。」孟思昭如此一想，就覺得自己十分慚愧，十分傷心，暗中責問自己說：「我雖然自幼與俞秀蓮訂婚，但我們却未曾見過一面，我在家中不見容於父兄，得罪了豪紳，闖下了大禍，不敢出面見人，如今作着刷馬的賤役，自身衣食都不能維持，我又那一點配與秀蓮姑娘成爲夫婦呢？反觀李慕白，不但他人才出衆，武藝高強，



而且在京中又有很大名聲，認識許多好友，秀蓮若嫁了他，也不好沒了她的才貌，我何必在其中作梗呢！」所以後來他讀了德嘯峯給李慕白的信，知道秀蓮姑娘將要來到北京。因為一時的傷心難忍，露出形跡來，便被李慕白識出，他當時奪門而逃，就想：「李慕白如今既知道自己是孟思昭，他縱是傷着心，也要等俞姑娘來到，促成自己的婚事，到時自己又有什麼臉面去見秀蓮姑娘呢！」所以孟思昭才借馬盜劍，走出北京，迎到高陽道上，想與苗振山張玉瑾拚死，以酬李慕白知己之情，而成全俞秀蓮終身的幸福。如今他簡略的把內心的衷曲都向李慕白傾出，雖然話才說完，傷處就是一陣劇痛，頭部發昏，暈了半天，方才呻吟着緩醒過來，但他的心中此時是快慰極了，便微睜開他那雙大眼，瘦臉上湧出微笑向李慕白說：「李大哥，大英雄應當慷慨爽快，心裏覺得可以作的事，便要直截去作，不可矯揉造作，像書生秀才一般，還是那句話，俞家姑娘雖與我有婚姻之名，但我們却一點緣分也沒有，我若活着也是無力迎娶她，何況現在我又快要死了呢，李大哥你既對她很有恩情，若有德嘯峯等朋友們給撮合着，你就不妨應允了，姑娘也可因此得個依靠，至於我，你應當認爲我就是肅府馬圈裏的小偷，不要想着我是什麼孟思昭！」李慕白本來聽孟思昭說了他一往的事情，心裏就像劍扎槍戳一般的難過，用自己全身的力氣，都壓制不住那汪然的眼淚，本想要跟孟思昭去解說爭辯，表明自己當先與俞姑娘是毫無私情，甚至同行千里，彼此並未說過幾句話，你不應當以爲我和俞姑娘就是有什麼難割難捨之處。同時又想對孟思昭表明，即使孟思昭死了，自己也不與俞姑娘成親，這並不是自己固執，實在是我們這多日的友情，和你因我而身受重

傷之事，將使我終生痛惜，我還有什麼心腸再去娶俞姑娘呢？這許多話都響在李慕白的心中，李慕白本要趁着孟思昭神智清醒時向他說出，可是又知道孟思昭的性情最是激烈，就許他聽了自己的話，覺得不順耳，立刻能吵嚷幾句，然後氣絕身死，那樣，自己必更要終生悔恨了！想要不說吧，但心臟都像一段段的被割裂了。當下低着頭，咬着牙，兩隻手緊攥着，那眼淚就像泉水似的不住地向下流，這時史胖子也在旁邊，他聽了孟思昭那些話，又見了李慕白這種情景，把他爲難得也怔怔的一句話也不敢說，此時，孟思昭又閉上眼呻吟，史胖子就一拉李慕白的胳膊，李慕白皺着眉，拭着淚，跟着史胖子到了屋外，史胖子就嚴重地向李慕白說：「孟思昭這人我佩服他，真是個好朋友！他剛才說的那些話是有多麼痛快！」李慕白剛就把自己要分辯的話向史胖子去說，史胖子也明白他的意思，就說：「我也知道，李大叔你也有你自己的難處，可是現在你千萬別向他分辯，他沒有那麼大的力氣。只盼他的傷勢能夠好一點，不至於死了，以後的事就都好辦！」李慕白淒楚地落着眼淚，點了點頭，又轉身進屋去了。史胖子望着李慕白的背影，不禁點着頭，自己心裏說：「這麼大的英雄，正在年輕力壯，却叫事情給折磨成這個樣子，以前我還以爲就是那副羸縶纏着他，我想剪除了那胖廝三徐侍郎，把他的情人還給他，也就完了，他也不必再害相思病了，沒想到敢情還有俞姑娘這麼一件事呢，現在弄得一個是受了重傷，眼看着就要一命嗚呼，一個是又要害相思病，果然李慕白這樣下去，他可就完了，叫我史胖子有什麼力量去幫助朋友呢！一史胖子嘆息了半天。心裏又納悶，覺得像李慕白孟思昭這兩個小夥子，爲一個俞姑娘竟落得這樣，自

已實任是不明白，同時又慶幸着自己，多虧有這一身肥肉，發得難看，才得不到姑娘的愛憐，也就省不了相思病。迎着寒風站了半天，看着店中的夥計和客人們來來往往，都像比李慕白孟思昭他們舒服似的，心說：「我史胖子也倒霉。怎麼單交了這麼兩個朋友呀？可是無論交情深淺，總是朋友一場，能夠看着他們害相思病不管嗎？」一想到這裏，又不禁哭了。此時孟思昭的呻吟之聲更慘，史胖子趕緊轉身進屋，只見自己那個夥計，和李慕白全都在炕頭望着孟思昭，直有眼着急，沒有一點辦法，孟思昭呻吟了半天，忽然他睜開眼睛大罵道：「苗振山，你憑仗暗器傷人，能算是好漢嗎？」又斜着眼望了李慕白一下，就帶着悲慘痛苦的神色說道：「慕白大哥！」李慕白趕緊摸着頭問道：「兄弟你有什麼事了？孟思昭的眼角迸出幾點眼淚，話却說不出來，接着就是一陣狂嘔，把嘴張開，頭沉下，眼睛睜起，李慕白大驚，趕緊去握他的手，只覺得他的手漸漸涼了，硬了，李慕白就哽咽着痛哭起來，旁邊史胖子也抹了抹眼淚，然後他就把李慕白拉起來說：「李大爺，這哭哭啼啼的事兒，是謝翠織命奔進野的，咱們是打江湖的好漢，若是這樣兒，可叫人家笑話，現在孟二爺是死啦，趕緊就買棺材把他埋了，咱們還得趕緊回北京城。找苗振山張玉璠拚命去呢！」說着就叫過店家來，叫他們小夥計張着去買棺材，這裏李慕白依舊傷感不勝，彷彿裝作不起精神來，少時史胖子的兩個夥計，剛着棺材匠，抬來了一口柳木棺材，就將孟思昭的遺體盛殮了，李慕白流着淚，並將他生前尋到高陽來的那口寶劍，也就是鐵舟貝勒送給李慕白的那口劍，很珍重地放在孟思昭的棺中，李慕白撫棺痛哭了一場。然後向店家商量，打算借地方暫且將孟思昭葬埋。那店家帶李慕白

和史胖子出去奔走了一天，結果才在城南找了一塊地，這地方名叫黃土坡，一道低低的土山，山下有幾畝田地。就是那店掌櫃子的親戚朱姓的。經過店掌櫃說着，李慕白並送了朱姓幾兩銀子，這才允許把人寄葬在這裏，到了第二日，便將孟思昭下了葬，李慕白並叫人刻了一塊短碣立在墳前，寒風蕭蕭，吹着黃土坡的塵土，李慕白望着墳又洒了幾點眼淚，旁邊史胖子就催李慕白跟着他回到店中，問李慕白說：「李大爺，現在孟二爺是已經入了土，人死不能復生，你也不必再難過了，什麼命姑娘的事，現在也不必提，只是苗振山張玉瑾等人，此時恐怕他們早已到了北京，他們到北京一找不着你，一定要說你是因為怕他們才逃出來的，我想這口氣你得給咱們爭爭，趕忙回去鬥鬥他們。」也替孟二爺報報仇。」史胖子把這話連說了幾番，李慕白也是悶悶地坐着，一句話也不回答，實在他是淨盤算如何應付俞秀蓮姑娘之事，並不急於去與苗張等人爭強鬥氣，史胖子在旁說了半天，見李慕白全然不理，他都有些氣了，就站起身來，捋着袖子，露出他那粗壯的胳膊。就說：「李大爺，到底你是打算怎麼樣？孟二爺可是爲你鬥苗振山，他才死的，他雖死也是好漢子，也叫人佩服，你現在怎麼樣？你若打算水久在這兒住着，給孟思昭看墳，那我也不管你，我要走了，憑我史胖子，也要回到北京鬥一鬥他們去，到時給你看看！」說時他氣忿忿地。就要叫他那個小夥計收拾行李，卽刻就要回北京去，不妨此時李慕白一聳身起來，推了史胖子一把，史胖子的肥屁股就撞在牆上，李慕白發怒道：「簡直你們都是在愚弄我，我李慕白作事有我自己的主意。豈能隨着你們左右！」史胖子靠着牆，翻着眼睛瞧着李慕白。他又不禁迷嘻地笑了，就說：「那麼李大爺，

你到底回北京不回呢？」李慕白冷笑道：「我怎麼不去，我在北京還有許多旁的事情要辦。」遂就上前拍了拍史胖子的肥肩膀，說：「老史，你是好朋友，我姓李的知道，將來咱們一定要深交一交，可是，我要求你，現在我的一些事情，你不要在裏面搗亂行不行？」史胖子笑道：「我搗亂？我全是爲朋友好啊！」李慕白微嘆着點頭，說道：「我曉得你都是好意，不過我李慕白的事情，却不能像你看到的那樣省事！」說着就叫那小夥計出去，把孟思昭騎來的那匹馬給他備上，遂就動手去收拾隨身的行李，史胖子這時發怔。想着李慕白說的話也對，依着自己，那次就幫助他越獄出來，後來自己把胖廬三徐侍郎剪除了，就叫李慕白接了翠幟去過日子了，自己要是李慕白，這些事早就完了，可是到了李慕白的身上就是這樣麻煩，現在又加上俞姑娘這件膩人的事，恐怕還是不能痛痛快快的依着孟思昭的遺言，就與俞姑娘成了親事。這樣想着，便以冷笑的眼光看着李慕白，只見李慕白打好了隨身的小包裹，又過來向史胖子說：「老史，我現在就動身回北京，在北京把我的事情辦完了，我還要離京南下，回南宮縣我的家鄉，老史你若暫時不離開此地，可以等我幾天，我就回來，咱們再見面。」史胖子却搖頭說：「我還不一定往那裏去呢！咱們後會有期吧！」李慕白點頭說：「也好，反正我在一個月內外，必要回南宮家鄉去，以後你若有什麼事，可以到南宮去找我。」史胖子點頭微笑，說道：「好，好，以後我免不了有事要求你李大爺。」然後又說：「這裏的店錢你都不用管了，我們還得住兩天才走，到時我就一塊兒算清了。李慕白曉得史胖子不像自己和孟思昭，他在江湖上混了這些年，手中很有幾個錢了，便點頭說：好好，謝謝你了。」這時史

胖子的夥計和店家，已把孟思昭由鐵府騎來的那匹黑馬備好，李慕白携劍牽馬出了店門，史胖子和他的夥計送出了店門，李慕白上了馬，向史胖子抱拳，面帶着感謝的神色說：「再會吧！」史胖子也抱拳說：「再會，再會，祝你李大爺諸事順心！」李慕白便揮動絲鞭，這匹馬迎着凜凜的北風，古道塵塵，連夜趕回北京去了。這裏爬山跨史胖子在送走李慕白之後，他就望着他那個小夥計，不住的微笑，說：「徒弟，收拾着東西，咱們爺兒倆也走呀！」

## 第二十七回

血刃刀橫寒宵驚慘劇  
心枯淚盡風鳥別燕孤

李慕白連夜趕回到北京，這日黃昏時才進了城，他將馬四行李送到法明寺的寓所，發覺時到了德宅，在那客廳之中，對燈感嘆，把孟思昭身死的事說了，說的時候他低着聲音，惟恐又被秀蓮姑娘隔窗聽見，德懋峯聽罷，也不禁嘆息，說道：「孟思昭這個人可也太性傲了，怎麼會一個人就可以跑到高陽，迎着苗振山那些人去拚命？如今死的這樣慘，把俞姑娘拋到這裏，可怎麼辦呢！」搖幌着頭，嘆息了半天，忽然他又高興起來，笑着說：「慕白兄弟，我還告訴你，說起來這才真叫冤冤相報呢，你猜怎麼着，那苗振山來到北京後，却叫俞姑娘給殺死了，俞姑娘也可稱是替夫報仇啊！」李慕白一聽，十分驚訝，德懋峯就把李慕白走後，苗振山張士瑾等人就來到北京，頭一個就與銀槍將軍邱廣超，神槍楊健堂鬥了起來，苗振山用暗器將邱廣超打傷，至今尚未痊愈，後來苗振山在北京就任意橫行，早先寶華班的那個翠娥原來是苗振山的逃妾，苗振山就找着他，要制他母女於死地，翠娥的媽媽就來到這裏求

救，舉被俞姑娘所開，便去保護翠織母女，打傷了苗振山手下的兩個人，到了第二天，俞姑娘就去找苗振山，將苗振山誘往郊外，用刀砍傷，苗振山被他們手下的人抬進城內，就因傷重死了，那張玉瑾却不願打官司，找到這裏來，要與俞姑娘訂期決鬥，可是被織小貝勸給阻攔住了，張玉瑾等人也被提督衙門派官人給驅走，他們還氣忿不服，那夜內又來到這裏意圖行刺，也是被俞秀蓮姑娘給趕走了的，德嘯峯把這些事，詳細的對李慕白說了，說時他頗爲興奮，李慕白聽着也很是驚訝，第一是想：俞秀蓮竟能殺死苗振山，趕走了張玉瑾，她的武藝一定比早先更是進步了，可是她的未婚夫現在已然亡故，她的身世却太可憐了！因此由一陣愛慕之情，又轉爲惋惜。第二是想：不料那謝織娘原是苗振山的逃妾，怪不得他總似心中有什麼難言的事，而且常說什麼江湖之上沒有好人，她本來對自己很有情義，後來因爲自己打了胖廬三，她又忽然對自己變爲冷淡了，那時自己還不明白，到現在才知道原來她是苗振山的逃妾，因爲她受盡了苗振山的凌虐，才懼怕江湖人，直到現在，恐怕她還以爲自己也是苗振山的一流人呢！一面想着，一面皺着眉嘆氣，德嘯峯在旁是不住的抽水煙，少時，德嘯峯也咳了一聲，就問李慕白吃了飯沒有，李慕白却搖頭說：「此時我也吃不下，只是我跑了一天，還沒洗臉，你叫人先弄點臉水來。德嘯峯就叫壽兒去打臉水，並分付廚房做兩樣點心來，壽兒答應，出了客廳，少時就端進洗臉水來，李慕白洗過臉，雖然容顏煥發了些，但他依舊不住的嘆息，德嘯峯坐在旁邊，一面抽着煙，一面像在想什麼，少時廚子把酒飯送上來，却是一壺酒，兩盤涼葷，和兩盤油煎餃子，德嘯峯就招呼着李慕白說：「兄弟，你喝盅酒，用些





能夠給俞秀蓮姑娘找一個歸宿。德嘯峯說完了那些話，就見李慕白只是點頭嘆息，却不說什麼，德嘯峯心裏實在有些氣憤，就想：你這樣的英雄，竟不知痛痛快快地把這件事成全了，叫朋友們也放心。於是就正色說：「兄弟，我在苗振山已死，張玉瑾是被騙出北京，暫時總算沒有人與你作對了，你也可以安心了，現在咱們要說老實話，俞秀蓮姑娘的人品武藝，本來是你所羨慕的，記得夏天你在這裏也對我說過，因為俞秀蓮已許字他人，不能與你成爲夫婦，這件事却好辦了，孟思昭已然死了，俞秀蓮雖是他的未婚妻子，實際上二人却連面也沒見過，他現在要改嫁，也說不了什麼失節，至於你，很可以爽爽快快地與秀蓮姑娘成親，幫助秀蓮姑娘把她父母的靈柩運回，然後你們夫婦或在家鄉居住，或到北亦來，如此不獨俞姑娘終身有了依靠，你也心滿意足了，大丈夫作事總要體念別人，不可淨由着自己的脾氣，把好事往壞裏辦，現在只要兄弟你一點頭，俞秀蓮那裏由我們去說，就是將來辦喜事，找房子，一切都有哥哥給你辦。」說時他含着笑，用眼去望李慕白，心裏想着：我把話都說到這裏，你不給朋友一個面子嗎？不料李慕白聽了德嘯峯的話，雖然很露感動之色，但却仍舊不住的搖頭，並且帶笑着說：「這件事是絕不能辦的，我如不認識孟思昭，孟思昭若不爲我而慘死，事情或者還可以斟酌，現在……」說到這裏不禁又滴下眼淚來，嘆了一聲說：「孟思昭因疑我與俞姑娘彼此有情，他才慷慨走出北京，爲我的事情受傷死了。現在他的屍骨未寒，我若真個娶了俞姑娘，豈不被天下人笑我嗎？而且我的良心上也太難過！」德嘯峯聽李慕白說這樣

的話，就說：「你也太固執了！那麼你想俞姑娘的將來怎麼辦呢？你與她的父親相識，而且又住在鄰縣，就以鄉誼來說，你也得給這孤苦可憐的女子想一個辦法呀？」李慕白說：「自然，我們得盡力幫助俞姑娘。據我所知，俞老標頭在鉅鹿還有點產業，並有幾個徒弟，我可以把他們找來，叫他們或把俞姑娘送往宣化，或是接回鉅鹿。」李慕白說完這話，自己覺得這個辦法是很好的了，那五爪鷹孫正禮等人，一定能夠把德師妹安置好了，何況俞家又是鉅鹿縣的土著，在家裏未必沒有什麼親友啊。德嘯峰却不住的冷笑，認為李慕白這是故意逃躲責任，便說：「將來的事現在我也不管了，只是孟思昭已死，這事絕歸不住俞姑娘，我得把她請出來，你把孟思昭身死和葬埋的情形，當面告訴俞姑娘。」說着站起身來，就要到裏院把俞秀蓮姑娘請出來。李慕白本不願見俞姑娘之面，看了德嘯峰這樣的舉動，他未免有些驚慌，趕緊放下酒盃，起身把德嘯峰攔住就說：「大哥，你何必立刻就要把俞姑娘給叫出來，告訴她孟思昭的事，叫她當時就痛哭起來呢！我說是要走，至少也得一二日，一定能夠見着秀蓮，把我與孟思昭的事，全都詳細地告訴了她！」一說話時，李慕白顫顫的面龐和憂鬱的眼光，叫德嘯峯看着也是不禁痛心，他就躁着腳說：「兄弟，你可真急死我了！告訴你，咱們兩人自相交以來，也快有一年了，什麼馮家弟兄和黃驥北苗振山的事，都不叫我着急；只有你跟俞秀蓮這件事，真叫我看着焦心，好容易把孟思昭找着，偏偏他沒造化，又死了！一說着把身子往椅子上一擡，不住的搖頭嘆氣，李慕白知道德嘯峯是個熱心直性的人，假若自己應許了與俞秀蓮成婚，他一定要歡天喜地，當時什麼話也沒有了，可是他那裏曉得我自己的難處呢！

當下給德嘯峯斟了一盃酒，兩人又談起話來，德嘯峯又借題發揮了一大篇話，總之他是主張李慕白與俞秀蓮結婚，兩全其美，然後他騰出個院子來，請李慕白夫婦住，以後或是湊本錢給李慕白開標店，或是幫助李慕白在官場中覓前程，李慕白德嘯峯這樣說，他一點也不表示態度，心裏却覺得德嘯峯雖然是一位熱心腸，有肝膽的好友，但並非自己的知己，自己也就不必再向他多說了，李慕白吃過飯，也微有醉意，就向德嘯峯告辭，說是，明天自己一定來，有什麼話再商量，德嘯峯要叫車把他送回去，李慕白却搖頭說：不用了，天還不太晚，我慢慢地就走向去啦！」德嘯峯叫壽兒把李慕白送出大門外，李慕白拖着沉重的脚步往東西三條西口外走走，心裏感覺得悲痛萬分，又因為喝了幾盅酒，胸口覺着微痛，頭眼發暈，此時已打到二更了，只爲天空陰雲密布，所以不願得怎樣昏黑，仰臉望着天，只覺有一點似雨非雨似雪非雪的東西往臉上落，寒風吹得倒不甚緊，街上也還有往來的車馬行人，李慕白就雇了一輛車往南城去走，那趕車的一邊搖着鞭子，一邊抽着短烟袋，並且彷彿感嘆地說：「天氣真冷啦，都下了雪啦！」李慕白在車裏往外去看，只見四周是深青的夜色，車旁掛着一個紙燈籠，射出暗淡的燈光來，可以看見一片一片的雪花雜亂地往下落着，李慕白就想自己離家已有半年多了，叔父那裏只來了兩封信，自己也沒有信回去。這樣一想，覺得自己確實是應該回家看看去了，車往南走出了城，雪越發下得緊，李慕白忽又想起，在夏天時，有一日自己由德嘯峯的家中出來，就遇見雨，自己就到了寶華班織娘那裏，那天的雨是越下越大，織娘就留自己在那裏住宿，回想起來，自己那時的心境自然是過於頹廢，行爲太不檢了，

可是那織娘對於自己的情義也真不薄呀！那夜我由她的枕匣之中，發現了一口匕首，就覺得她的身世必有一段極悲慘的事，可是總是未得詳細問她，她也不肯實說，如今才知道她原來是由苗振山家中逃出來的，她的父親就是被苗振山打死的，此次苗振山到北京來，若不是有俞秀蓮救護她，恐怕這可憐的女子早就遭了苗振山的毒手了，想到這裏覺得應該到謝織娘那裏去看看，因爲一兩日內自己就要離開北京走了，此後縱使織娘能夠病傷全愈，我恐怕也不能再與她見面了，無論如何，這一點餘情也應該結束了啊！這樣想着，就覺得男女有愛情實在是一件最痛苦，最麻煩的事，人生也太無味！車走到虎坊橋，李慕白叫車住了，給了車錢，自己冒着雪，踏着地下的溼泥，走進了昏黑的粉房琉璃街，找到謝織娘住的門首，只見兩扇板門緊閉着，李慕白上前敲了敲門，少時裏面有男子的聲音問道：「找誰呀？」李慕白就說：「我姓李，來這裏看看謝家母女。」裏面把門開開，出來一個拱肩縮背的男子，正是這院子裏住的十二，于二看見李慕白那昂壯的身材，就問說：「是丞相胡同住的李大爺嗎？」李慕白點頭說：「我今天晚上才進的城，聽說織娘這幾日受了欺負，我特來看他。」于二說：「可不是，這幾天的事真夠她們娘兒倆受的，幸虧有那位俞姑娘，把苗老虎嚇得不敢再來了，可是織娘的病現在更利害了。」說着回身到了謝家母女住的屋前，隔着窗子叫道：「謝老嫂子，謝老嫂子，李慕白李大爺來啦。」裏面的謝老媽媽答應了一聲，接着又是織娘的呻吟痛楚之聲，少時屋中的燈光一亮，謝老媽媽開門出屋，見着李慕白，就像見了親人一般，嚶啞了一聲說道：「我的李老爺，你可盼死我們娘兒們啦！你快看看去吧，再晚一步，你就見不着你的翠

織啦！」李慕白見謝老媽媽對他這個樣子，他既覺得厭煩，又覺得悲痛，進到屋內，就聞見有一種濃烈的穢氣，炕頭放着一盞暗淡的油燈，這麼冷的天氣，屋中也沒有火爐，那織娘就躺在炕上，她一見李慕白進屋，把被角微微掀起，露出她那散亂的頭髮和顛傾得更不成樣子的臉龐，說道：「李大爺你才來呀！我現在就睜着一口氣兒，要見你一面了！」謝老媽媽站在李慕白的身旁，不住的抹眼淚，她剛要把苗振山來找他們，多虧有那位俞姑娘給救了的事，詳細說給李慕白聽，李慕白却擺手說：「不要說了，德五爺把那些話全都告訴我了，現在就是織娘，她這病怎麼樣了，你們請了大夫沒有？」謝老媽媽哭得眼淚往嘴裏流，說道：「那有錢請大夫呀！李大爺上回借給我們的那錢，現在也快花完了，眼看著我們娘兒倆又要挨餓了，翠織的舅母金媽媽，現在又一死兒逼着我們搬出去！」李慕白皺着眉，心裏正給他們打算着，這時織娘又呻吟了一陣，他就說：「李大爺，你也不用再關心我們啦，反正我的病是沒有指望啦，我死了也不要緊，我的媽，她還不太老，還可以給人家去使喚，或是要飯去！」謝老媽媽在旁一聽她女兒說的這話她便放聲大哭起來，李慕白本來極力狠着心，但是看此情形，使得他心中又不禁發軟了，彈嘆了幾聲，就勸慰謝織娘說：「你何必要說這樣的話，你才二十多歲的人，過些日病好了，再想法生活，那苗振山是死了，也不能有人再來逼你們的命了！」織娘又流了一些眼淚，睜着眼，藉着昏暗的燈光去看李慕白，也不曉得這時她的心裏是悔恨還是悲傷，就用一種極低微的哭泣聲音，向李慕白說：「李大爺，我當初錯打了算盤啦！」李慕白明白織娘現在是後悔了，早先她以為自己也是苗振山那樣的惡人，所以他才

甘心願嫁徐侍郎，却不願嫁自己。想起在校場五條的那夜裏，自己前去找她，要把她救出，那時她不但不明白自己的好意，反倒向自己說了許多無情無義的話，像這樣的女人，自己憐恤她則可，何必還要在這個時候還對她戀戀不捨呢？我李慕白一生的事，都是被這柔軟的心腸給害了！於是把精神振作些，爽直地向織娘說道：「你這話我都明白了，可是，事到如今，後悔也沒有用了。我來到北京雖然不到一年，但人情世故，一切我早先所想不到，都嘗過受過了。早先那些傻事，我決不再幹了！」織娘一聽李慕白說了這話，他心裏完全冰冷了，眼淚却也不往下再流了。又見李慕白嘆了一口氣說：「我現在比你們還要可憐，被事情折磨得心都碎了，我想一二日內就離開北京，此後也許永不再到北京來了。所以，咱們認識了一場，今晚大概是最後的一面，你現在弄得這個樣子，我雖無力救你，但也不能一點法子不替你們想，明天午後，你們可以到我廟裏去一躡，我給你們再借一二十兩銀子，你先把病治好，你們母女再去謀生路吧！」說着就要出屋謝老媽媽聽說李慕白要走，本來就有些着慌，可是後來又聽說李慕白又要借給她們錢，不由又喜歡了，剛要道謝，就見織娘彷彿有些生氣的樣子，微微抬起頭來，向李慕白說：「李大爺你走你的吧，奔你的遠大前程去吧！我們現在也用不着什麼錢，你大爺留着自己作盤纏吧！今天咱們還能見這一面，就算沒白認識了一場……」說到這裏，織娘悲痛不勝，李慕白也是心如刀絞，同時又有些生氣，本要和她辯駁辯駁，但又想：自己何必再惹出許多麻煩來呢！於是嘆道：「織娘，你若仍然覺得我李慕白不是人，我也不必和你爭論，以後你慢慢想去吧！我走了！」說畢轉身出屋，一步邁

到門外，只覺得寒風挾着雪花迎面打來，天上陰沉得更難看了，于二又由他的屋裏出來，跟着李慕白去關門。並問說：「李大爺你回去呀。」李慕白用沉重的脚步踏着地下的溼泥亂雪，答應了一聲，這時忽聽屋裏的謝老媽媽像鬼噫似的叫了一聲，接着她就大聲哭着說：「我的孩子呀！你這可是坑了我啦……」李慕白立時大吃一驚，趕緊跟着于二搶回到屋裏去看，只見炕上被褥上濺了一片鮮血，織娘頭髮散亂，兩手緊抱着前胸，渾身亂顫着，連呻吟全都呻吟不出，一口七首橫放在枕畔，謝老媽媽是扒在織娘的身上痛哭，李慕白趕緊把謝老媽媽拉開，藉着那昏暗的燈光去看，只見那血色紅得怕人，這時房東金媽媽聽見聲音，趕緊由被窩裏爬出來，披着皮斗篷，跑過來看，並指着謝老媽媽說：「你們這不是成心害我嗎！白住我的房子，還幹這些事，把我的房子也給弄髒了！」說時他就要揪住謝老媽媽不依，李慕白却上前橫住，瞪起眼來說：「你別發愁，出了什麼事，毀了你什麼東西，都有我姓李的賠你，現在織娘她自己用刀扎傷的，先救她要緊，你別來到我們的跟前搗亂！」金媽媽也認得這對她發橫的人，就是李慕白，李慕白打過胖廬三，北京城的光棍們全都怕他，金媽媽自然也不敢再說什麼了，李慕白把金媽媽壓下去之後，回身再看那以七首自刺前胸的織娘，只見她連身體的波動全都停止了，李慕白大驚，趕緊用手去抬她的胳膊，只覺得冰涼而且無力，李慕白立刻眼淚似湧泉一般地滾下，此時謝老媽媽在旁喚她女兒，並不見答應，趕緊擎起燈來去看，看見她女兒那種悽慘的樣子，她知道她的女兒是已經死了，立刻顫抖的手把燈放下，鼻涕眼淚同時湧出，扒在織娘的身上痛哭起來，金媽媽也近前看了看，臉上也變了色。

，就說：「人是不行了，你們是趕緊買裝裹看棺材去呀，還是報官去呢？」李慕白把眼淚拭了拭，便說：「他雖然是用刀自己刺死的，但並不是誰逼得她如此，難道還非要報官，跟誰打官司嗎？」旁邊子二見織娘死得這樣可憐，他也不禁十分難受，先把謝老媽媽勸得不哭了，然後就說：「天這麼晚了，外面又下着大雪，壽衣和棺材也買不來，再說也沒有錢呀！」又向李慕白說：「沒有別的的說，李老爺跟她好過一場，現在她死得這麼慘，李老爺還得行點好事，拿出點錢來，葬埋了她！」李慕白拭淚點頭說：「那是自然，想不到我竟眼看着她這樣慘死！」說着嘆了口氣，又向謝老媽媽說：「明天早晨你到我廟裏去吧，我給你預備下幾十兩銀子。」謝老媽媽這時候已然哭傻了，聽李慕白這樣說，她只是掩着面，點頭應聲，李慕白不忍再看織娘那鮮血斑駁的屍體，更忍受不住這屋子裏的愁慘空氣，他就要起身走開，忽然又想到在炕上扔着的那口匕首，恐怕今夜謝老媽媽趁着無人他也自盡了，遂就將那口匕首拿起來，流着淚帶在自己的身邊，然後便搖頭嘆息了一會，說道：「我走了！」金媽媽又叮問着說：「李老爺明天你可得來，反正這件事你得給辦，我們雖說是親戚，可是我在她們身上花的錢，出的力，也夠了，這件事我可真管不了啦！」李慕白便正色道：「你放心，明天我來不來雖不一定，但錢總能給她們辦到的，什麼事都有我擔當，即使叫我替織娘抵命也行，不過你們既是親戚，你就不可再在中間搗亂，不然我是不能依的！」說完這話就出了屋子，子二跟着去開門，李慕白就回身囑咐子二，叫他今夜守着謝老媽媽，免得他也尋了短見，子二連聲答應，李慕白就出門去了，此時寒風越發凜冽，雪下得更大，鉛色的天空顯出



一種愁慘荒涼的樣子，李慕白的心中比冰雪還要冷，兩眼却是熱熱的。踏着雪，茫然地走出了粉房琉璃街，他竟像連方向也分辨不出了，站着發了一會怔，只見這大街上連一輛車一個行人也沒有，李慕白伸着那凍得僵硬的手，擦了擦眼睛，只見眼淚在睫毛上凍成了冰屑，擦了半天方才擦淨，李慕白認清了方向，就順着大街往西去走，風雪愈緊，行人絕無，只有一條狗追着李慕白亂吠，李慕白的脚步是越走越感覺沉重，好易容方才到了丞相胡同法明寺的門前，那條狗仍舊跟着他汪汪的亂咬，李慕白生了氣，用手去取懷中藏着的那口匕首，要去把狗扎死，可是當手指觸到那濡血未乾的匕首之時，心中就像被刺了一下的那般疼，站住身，嘆了口氣，心裏想：偏偏今天自己又到獵娘那裏去，因為兩三句話的誤會，她就以首七自刺身死，咳，早知道有今日這樣的淒慘結局，當初自己何必到妓院裏去充嫖客，又何必與一個落澗的女子去談情愛呢！其後，徐侍郎被殺，織娘下堂養病，自己不再理她也就算了，又何必跟她這樣，彷彿是餘情未絕似的，以致使這一個被辱受虐，窮苦飄泊的女子，才曉得脫開了苗振山的魔手，却又死在我的眼前，我……我李慕白究竟成了一個什麼樣的人哪！心裏想着，自責自恨，眼淚又不禁汪然而下，一面探手去叩廟門，雪花一團一團的向李慕白的頭上身上不住地打，彷彿在懲罰他，那條狗像是聞着李慕白的身上有什麼特別氣味，又像是織娘的幽怨靈魂驅使他似的，總不肯放開李慕白，汪汪的吠聲，加雜着吧吧的扣門之聲，在這雪夜裏噪鬧着，待了半天，裏面才有和尚的聲音問道：「是誰呀？」李慕白應道：「是我，我叫李慕白！」和尚把門開開，李慕白道聲勞駕，和尚一面關着門，一面說：「李大爺的那匹馬，

我們給買了點草料喂好了。」李慕白說：「謝謝你們了。」又站住身向和尚說：「我才回來，一半天又得走，等我臨走時再給師父們道謝吧！」和尚也說了幾句客氣話，李慕白就進到他住的那跨院裏，只見他騎來的那匹黑馬，繫在廊下，不住的踢着跳着，並且嘶叫着，彷彿是要找他的朋友孟思昭，李慕白進到屋內，點上燈，默默的坐了一會，那眼淚仍舊不住汪然下落，因為屋中太冷，李慕白便關門熄燈，上炕掩被，仰臥在炕上，眼淚向枕畔流，窗外的馬嘶，遠處的犬吠，更攪得他難以入夢，忽然又想起：自己走後，德嘯峯不會把孟思昭身死的事告訴俞姑娘嗎？倘若他把那話說與了秀蓮，秀蓮立刻能夠冒着風雪，到這裏來向自己追問真情，那時，自己可怎樣對秀蓮去說呢？其實自己居心無愧，也沒有什麼不可以說的，不過那孟思昭究竟是為什麼走的，他對自己和秀蓮之間有怎樣的誤會，臨死之時又說的怎樣的話，豈能都據實告訴秀蓮呢？倘若再叫秀蓮出了什麼舛錯，那時自己更是天地不容了，這樣輾轉尋思一夜也沒有合眼，到了次日，起來開門一看，外面的雪堆得很厚，自體體的成了銀裝的世界，天空的雪花雖然依舊飄飄，但已微得很了。李慕白因為惦記着給謝老媽媽借錢的事，便連臉也不洗，拿上德嘯峯的那個取錢的摺子，到銀號裏取了五十兩銀子，及至回到廟裏，雪已住了，廟裏的和尚拿着掃帚正在院中掃雪，一見李慕白，就說：「有一個老婆婆來找你，」李慕白趕緊到了跨院，就見謝老媽媽在廊子下倚着柱子站着，揣着手兒，凍得身上直打戰，兩隻眼胞都哭得紅腫了，加上她那又黃又瘦堆滿了皺紋的臉，十分的難看而且可憐，李慕白一看見謝老媽媽，便說：「你來了，我替你把錢辦來了。」遂將手裏的一封白銀交給謝老媽媽

說：「這是五十兩庫平銀子，你拿了去好好收着，發葬織娘至多也就用二十兩，其餘三十兩你要小心謹慎地度日，並且想法找個備上的地方才好，要不然將來是沒有人可憐你的！」謝老媽媽伸出兩隻胳膊，把那一封沈沈的銀子抱在懷裏，眼淚不住的往下流，本來謝老媽媽今天來的時候，金媽媽就教唆着謝老媽媽要藉着織娘慘死的事，敲詐李慕白一下，謝老媽媽一見李慕白時，本也想要賴住他，叫他給自己的後半輩想辦法，可是如今接到了這麼沈沈，連抱都抱不動的一封銀子，她真感激得流淚了，並且心裏彷彿還有些喜歡，恨不得要扒在雪地裏給李慕白叩一個頭，李慕白不忍看謝老媽媽這個可憐的樣子，就連連擺手說：「你快些回去吧，銀子千萬要好好拿着！」謝老媽媽連聲答應着，緊緊的抱着銀包就走了，李慕白到了屋內，覺得精神十分不濟，心中尤其抑鬱難舒，便出門到澡堂子裏，本想要睡些時，恢復精神，可是心亂如麻，無論怎樣也是睡不着，看了看玻璃窗上射進些陽光，原來天已晴了，李慕白忽然想起：現在我在北京也沒有什麼事了，爲什麼不走呢？現在天晴雪化，大概路上還不至十分難行，我若今天就動身，不倒十日也就回到家鄉了，雖然來到北京這半年多，得了些名聲，交了幾個朋友，一時離開此地，心中也不無戀戀，但是又想起來在北京所遭受的這些傷心的事，覺得還是快些離開這裏才好，想定了主意，便出了澡堂，雇車直往鐵貝勒府，李慕白自從做史胖子找走離京，與鐵小貝勒已有半個多月沒有見面，如今相見，李慕白倒覺得很慚愧，就向鐵小貝勒詳述自己此次離京的緣由，並說孟恩昭在高陽縣慘死的詳情，鐵小貝勒略略的聽了，就點頭說：「德嘯峯剛才到我這裏來了，

他才走了不多時，你的事他也都跟我說了。」李慕白一聽，德嘯峯今天先自己來見鐵小貝勒，心裏就不禁詫異，暗想：不知嘯峯跟鐵小貝勒面前說了些什麼？於是用眼去看鐵小貝勒的神色，只見鐵小貝勒今天彷彿不大高興，他很鄭重地向李慕白說：「慕白，你是個年青有爲的人，而且文武全才，人品也很好，憑你這樣的人物，不要說闖江湖，就是入行伍，立軍功，別人也比不了你，不過你可有一件短處，恕我直言，你對於兒女私情看得太重了！」李慕白一聽，鐵小貝勒這句話，正正揭着自己心裏的傷疤，不由十分慚愧，同時覺得難過，幾乎要流出眼淚來，不過又想：鐵小貝勒這也是局外人所說的話，假若他能夠設身處地替自己想想，他就知道自己的所作所爲，都非得已，只要是一個有感情重肝膽的男子，遇見了自己這些事，誰也難以脫開呀！遂就長嘆了一聲，剛要還言，就聽鐵小貝勒又說：「苗振山張玉璫那件事，大概已然完了，本來我想着黃驥北把他們兩個人請到北京，至多了向金刀馮茂似的，與你比比武，分個高低勝負，那也不要緊，可是沒想到苗振山張玉璫那些人一來，簡直比強盜還要兇，先用暗器打傷了邱廣超，後來聽說又欺估人家的婦女，鬧得簡直不成話，偏偏你又不知往那兒去啦，德嘯峯家裏住着的那位俞姑娘又跟張玉璫有仇，因此幾乎把事情弄大了，俞姑娘在城外把苗振山給殺傷，當日就死了，張玉璫他們雖然沒敢打官司，可是又要跟俞姑娘訂日期拚命，把衙門全都驚動了，黃驥北也弄得屁大不掉，德嘯峯是急燥的了不得，我看着太不像，才跟提督衙門說了，把張玉璫等人驅出了北京，現在聽說黃驥北也病了，在家裏忍着，決不出門，你回來了可以放心，絕不能有人再找你麻煩了，小俞死在高陽的

事，我也聽德嘯峯說了，這件事你也不必難過，因為他走的時候，咱們也並不是沒有攔他，他既一定要盜走了我的馬匹逃走，去跑到高陽，中了苗振山的暗器，咱們可又有什麼法子呢？不過我也覺得他是個年輕的人，這樣死了，未免太可惜些！現在只有那俞姑娘的事，小俞死了，她是更沒有倚靠了，婆家既不能回，娘家也沒有了人，長在德嘯峯家中住着，也有許多不便，依着德嘯峯還是那個主意，他要給你們作媒。」李慕白聽到這裏，就把頭搖了搖，又聽鐵小貝勸說：「可是我卻覺得這事不是勉強的。剛才我也勸了嘯峯半天，現在就問你一句話，你斬釘斷鐵的說吧，到底你喜歡那俞秀蓮姑娘不喜歡？」說話用眼逼視着李慕白，李慕白這時的面色真變得又紅又紫，他真想不到鐵小貝勸會這樣的問他，本來，憑良心說，李慕白若不愛俞秀蓮，怎能弄得他傷心失意，後來有這許多事情發生，可是現在鐵小貝勸叫他斬釘斷鐵地說一句話，他雖然心事猶豫，痛楚，但却絕不敢說模稜的話，當下李慕白略一遲疑，便正色斷然說：「我不喜歡那俞姑娘！」下面還要用話解釋，鐵小貝勸却點頭說：「好，這樣就完了，大丈夫應當說痛快的話，可是有一樣，你既是不愛俞姑娘，那麼過去的事就都不能再提了，以後你要打起精神來，好好幹自己的正事，現在你到底是想作怎樣的打算？」李慕白又決然說：「今天，或者明天，我就要離京，先回家看看去，過幾個月再作計較，也許再回北京，也許往江南去。」鐵小貝勸又點頭說：「你來到北京這些日子了，也應該回家看看去，那麼你現在的盤纏夠用不夠用呢？」李慕白點頭，連說夠用，鐵小貝勸就說：「好，咱們後會有期吧，將來我這裏如有什麼好事，我再派人去請你。」李慕白說：「二爺待我的恩

鏡，我李慕白沒齒不忘！」說到這裏，自己心中十分難過，鐵小貝勒面上也帶着戀惜之色，又談了幾句話李慕白就告辭出府，乘車到德嘯峯家，今天德嘯峰還是愁眉不展，李慕白就捏說自己要離京回家，德嘯峯嘆了口氣，半晌沒有表示，李慕白又提到那取錢摺子，自己爲周濟謝家母女曾花去了幾十兩，說時就要取出來還給德嘯峯，德嘯峯却擺擺手，說道：「你要把那錢摺子還我，你就是打算不認得我了，我德嘯峯雖不是富人，但那點錢還不等着用，摺子你先拿着，你若不屑於提用，就可以隨便放置着，這都是小事，最要緊的我就是問你，你對於俞秀蓮還有一點餘情沒有，大丈夫不但要揚名顯身，也應當成家立業，你也親口對我說過，惟有俞秀蓮才配爲你的妻子，現在俞秀蓮未嫁，孟思昭即死，我若費些唇舌，給你們撮合撮合，大概沒有不成……」李慕白不等德嘯峯說完，已然而現悽慘之色，連連搖頭說：「我與俞姑娘的事是決不能再提了，剛才我在鐵小貝勒府已經回復了鐵二爺！」德嘯峯怔了一怔，就微微冷笑說：「既然這樣，朋友也不能勉強你，那麼你現在是一定要走了，我想送送你！」李慕白說：「大哥也不必送我，我今天大概就要走。」德嘯峯問說：「你出那一個門？」李慕白說：「我出彰儀門。」說到這裏，嘆了口氣，感慨地說：「我李慕白生平交友也不少，但我所敬佩感激的惟有德大哥一人，將來只要此身不死，我一定要報答德大哥的厚情！」說到此處，李慕白不禁發生一種慷慨悲壯的情緒，汪然落下淚來，弄得德嘯峯的心裏也很難受，連連勸慰李慕白說：「兄弟你何必要說這樣的話，我德五向來交朋友是剖肝輸膽，何況對你，兄弟你雖暫去，將來我們見面的日子尚多，只盼你把心地放寬大些，無論什麼

事都不要發愁失意，遇有難辦的事可以來找我，我必能幫你的忙！」李慕白點頭，德嘯峯又曉得李慕白尚未吃午飯，遂就叫廚子擺了幾樣菜，二人又對座飲酒，談了半天，李慕白因為急於今天動身，所以喝了兩盃酒，他就向德嘯峯告辭，本來還應當到內宅向德老太太和德嘯峯之妻拜別，但又怕見着俞秀蓮姑娘，所以李慕白只說：「我也不進去拜見伯母和嫂夫人去了。」德嘯峯擺手說：「你不用多禮，我替你提到了吧！」李慕白遂即起身，德嘯峯送他到屏門，二人方才作別，李慕白坐車回南城，車過粉房琉璃街時，李慕白本想要向織娘的靈柩去弔祭一番，但又想：事情已竟完了，何必還去徒惹傷心？所以就坐着車直到南半截胡同祁家門首，進去見了他的表叔祁殿臣，就說自己在京居住，無甚意味，打算要回家去，他表叔祁主事近來在官場中也頗不得意，又知李慕白來京半載，曾以空閒驚動一時，並且結識了鐵小貝勒，邱小候爺這一幫闊人，想着自己也無法再爲他安頓事了，遂就點頭說：「你要回家去，也很好，將來我遇見好事，再去叫你把。」遂寫了兩封信，叫李慕白帶回家去，並送他二十兩銀子作爲路費，他表嬸並且告訴他許多話，什麼回到家裏都問誰好，等等的家庭瑣事。李慕白一一答應，來陞把李慕白送出門首，就說：「李大爺你幾兒走，先言語一聲，我去幫助收束收束東西。」李慕白隨口答應着，就回到法明寺，他此時事情都已辦完，心身頓感清爽，隨身行李更是簡單，少時就都已紮束完畢，連馬都備好了，然後就向廟中的和尚辭行，並布施了十兩銀子的香資，和尚也很是喜歡，打着問訊，祝李慕白一路平安，李慕白隨牽馬離廟，出了丞相胡同，到大街才騎上馬，搖動皮鞭便往彰儀門去了，才走到彰儀門驗，剛要出城

，忽見那裏停着一輛車，德嘯峯由車上下來，身穿便衣，頭戴着小帽，滿面帶着笑容，說道：「慕白兄弟，你真是說走就走，我在這兒等你半天啦，特地送送你！」李慕白要下馬，又被嘯峯攔住，他說：「你別下馬，我上車去，我也不遠送，只送你出了關箱，我就回去。」說着他跨上車轎，福子趕着車往城外走去，李慕白的馬就靠着車往前走，一在馬上，一在車上，談着話，德嘯峯心裏倒是敞亮快樂，說：「兄弟，你走後我可真寂寞了。」李慕白却滿懷着惜別之意，尤其覺得德嘯峯對自己如此的厚情熱心，使自己實不禁感激涕零，這時天上才晴了一會，雪尙未化，忽然陰雲又一片片地飄蕩起來了，北風又呼呼的吹起，吹得樹枝上的雪花往人的臉上去灑，德嘯峰掏出表來看了看，這時已是下午三點多鐘，他望着騎在馬上皺着眉頭的李慕白，就不禁微笑，又有點嘆息，就說：「兄弟，你真是性情傲，昨天才回來，今天就要走，現在都三點多鐘了，你走不到三四十里地，大概天也就黑了，再說，我看這天氣還怕要下雪！」李慕白也仰面望着陰沉沉的天空，覺得一定要再下一場大雪，忽然又想起夏天自己將俞秀蓮母女送到宣化，由宣化南來，走到居庸關殺傷了幾個山賊，後來就下了一場大雨，淋得自己渾身都溼了，那夜就住在沙河城店房內，次日賽呂布魏鳳翔找了自己去爭鬥，自己將魏鳳翔刺傷，那時德嘯峯也正住在那店房裏，他因看見自己武藝高強，才與自己結交，雖然至今僅僅半載有餘，但人事變遷得極快，自己下獄，染病，受了諸般的折磨，德嘯峯也為自己消耗了許多錢財，惹了許多氣惱。但他却毫無怨言還要爲自己與俞秀蓮撮合，雖然他是不明瞭自己的苦衷和隱情，但他那番好意是很令人感佩的，如今，自己匆匆而返，又



匆匆而去，並且辜負了德嘯峰的種種好心，若叫別人看着，我李慕白是太不懂得交情了，心腸太冷了，可是德嘯峯不但不氣惱，反倒這樣懇切的，戀戀不捨地送我，這樣的朋友也太難得了，於是心中感動，慨然長歎，向德嘯峯說：「大哥，請回去罷，你我兄弟後會有期，大概來年春天，我還要到北京來看望大哥！」德嘯峯點頭說：「好，好，來年春天，或是你到北京來，或是我派人請你去，不過人事是想不到的，來年還不定怎麼樣呢！」說到這裏也慘然笑了笑，心裏就想着，這半年以來，自己因為李慕白，與不少的人結仇，頭一個冤家是黃驢北，其次是春源標店的馮家兄弟，和金槍張玉瑾，李慕白走後，那俞秀蓮恐怕在自己的家中也住不久，他們全走後，那些個冤家恐怕就要收拾我了，雖說我住家在北京，而且當着官差，仇人們未必能把我害死，但是禍事恐怕免不了的，不過李慕白現在既是急於要走，這些話自己不便再對他說。李慕白也看出德嘯峰心裏的事情，便慨然說：「我走之後，望大哥也少與江湖人往來更不可再和那黃驢北惹氣，有什麼人若招大哥生氣，也請暫時忍耐着，等我再到北京時，必替大哥出氣！」說到這裏，他勒住馬，眼含熱淚望着德嘯峯說：「大哥回去罷，不必再送我了！」遂就一抱拳，德嘯峯的車也停住了，他在車上也拱了拱手，就見李慕白也露出不捨之意，他一面催着馬，一面回首叫道：「大哥請回去罷！」德嘯峯直着眼睛看着李慕白的那匹黑馬在雪色無垠的大地上越走越遠，越遠人馬的影子也就越小，郊外幾行枯樹，搖動着枝幹不住沙沙的響，寒風捲起了雪花，好像眼前迷漫着大霧，德嘯峯的手脚都凍僵硬了，趕車的福子冷得直哆嗦，他就問說：「老爺，咱們是回去嗎？」德嘯峯抬頭又望遠處去望，只

見早已沒有李慕白人馬的影子了，他不禁吁了一口氣，就悵然若有所失，怔了一會，才點頭說：「咱們回去罷。」福子趕緊把車轉過來，德嘯峯也進到車裏，遂又進了彰儀門，德嘯峰此時心中的情緒實在不好，坐在車裏不住地嘆氣，車才走到虎坊橋，就見迎面走來了一人，彷彿是有什麼要緊的事情似的，把車攔住，說：「德五老爺，你把車停一停，我有點事要告訴你！」德嘯峰坐在車裏一看，只見這人衣服很是襤褸，面黃肌瘦，十分眼熟，想了一想，才記起來，這人却替李慕白到自己家裏送過信兒，他叫什麼小蜈蚣，遂就問說：「有什麼事，你說罷！」那小蜈蚣吳大走近車來，彷彿很害怕的樣子，低着聲音說：「德五老爺，我正要到你的府上給你送信兒去呢！現在我聽說那金槍張玉瑾並沒回河南，他們在保定住下了，瘦獼陀黃驥北前天還派了牛頭郝三到保定去，大概還是想着要跟德五老爺爲難罷！」德嘯峰一聽，不禁嚇了一跳，心說：果然我沒猜錯，黃驥北還是不肯跟我善罷干休！又想：這小蜈蚣雖然是個窮漢，可是他知道的事兒倒不少，我現在正缺少這麼一個人，於是面上作出毫不在乎的樣子，冷笑了笑，就說：「由他們想法子去罷，我等着他們。」遂又故意問說：「你知道李慕白是上那兒去了嗎？」小蜈蚣說：「李大爺不是昨天晚上進的城嗎。他沒上德五老爺宅裏去嗎？」德嘯峯微微笑道：「我是故意問問你，看你知道他回來了沒有，現在告訴你罷，李慕白他又走了，我剛把他送出城去，李慕白此次走，可暫時不能回來了，你若見着黃驥北的人，就可以這樣告訴他們，我德嘯峯並不是非得有姓李給我保標，我才敢在北京充好漢！」小蜈蚣趕緊陪笑，奉承德嘯峯說：「德五老爺的大名誰不知道，這是不是一年半年的了。」德嘯峯

就告訴小蜈蚣：「以後聽了什麼事就趕快去告訴我，要是用錢也自管跟我說話。」說畢！就叫福子趕着車走了，小蜈蚣今天巴結了德五爺，他自然心裏十分喜歡，他往茶館打聽關於黃驥北的事情，以便報告德五爺，並去討賞錢。

## 第廿八回

風雪走雙駒情憐結怨  
江湖驅衆盜俠女施威

單說德嘯峯坐着車回到家裏，心裏總思慮着黃驥北對自己的事，就想：李慕白走了的事必然瞞不住人，我所以叫人告訴了黃驥北，他要是想得開呢，就應當知道我現在已不再藉李慕白充英雄，有能耐他可以找李慕白去。却不必再向我尋釁。可是黃驥北他決不能這樣寬宏大量，也許要趁着我現在沒有幫手了，他就來收拾我罷！一面憂慮地想着，一面叫壽兒給他換了那沾了許多雪與污泥的官靴，正要再換衣裳，這時俞秀蓮姑娘就進屋來，德嘯峯立刻站起身來陪笑說：「姑娘請坐，姑娘請坐！」心裏却又窘急着，恐怕俞姑娘又向自己追問孟思昭與李慕白的事，自己無言可對，果然，俞秀蓮開口就問李慕白昨天回來說的什麼，孟思昭到底有了下落沒有，德嘯峯窘得不住嘆氣，想了一想，就說：「孟二少爺的消息麼，我可沒聽說，不過李慕白回來了一天，現在他又走了，我才把他送出彰儀門去！」俞秀蓮一聽，面上立刻變色，趕緊問說：「爲什麼李慕白才來了又走呢？」德嘯峯嘆道：「李慕白的脾氣很怪，他既要走，誰也攔不住他，現在他是回南宮去了，大概來年春二三月之間，才能再到北京來。」俞秀蓮一聽李慕白這樣匆匆的走去，他不禁芳容變色，咬着下脣，凝想了一會，他就決

定了主意，但是暫時並不言語，只微微的嘆息，德嘯峯又說：「姑娘也別着急，就先在這兒住着得了，等李慕白到鉅鹿把姑娘的師兄請來再商量辦法。」秀蓮姑娘聽德嘯峯這樣說，心裏却悲痛地想着：我還有什麼師兄？不過就是父親的師姪金鏗郁天傑，但他遠在河南，還有就是早先給父親作過夥計的孫正禮，崔三和劉慶，但他們又能幫我什麼忙呢？心裏雖然如此想着，表面並不表示什麼，只說：「請五哥歇息罷！」秀蓮姑娘遂就回到她住的屋內，當日也沒有什麼事情，不過天氣越發陰沉，風刮得也很緊，晚間秀蓮姑娘獨自在燈畔沉思，用銅篋子撥着炭盆裏的灰，她從頭想起，由李慕白到鉅鹿找自己去比武求婚，以及這些日他故意躲避自己就覺得其中一定有緣故，孟思昭的去處，李慕白一定曉得，不過他是不肯見我的面，對我實說罷了。事到今日，自己決不可再避什麼嫌疑，明天趕緊騎馬追上李慕白，向他詳細詢問，他若再不把實話告訴我，我，當可與他翻臉，使旁人說我是忘恩負義的女子，也不能放他走！當下絕早就熄燈就寢，到了次日，天空又飛起雪花，德嘯峯有照例的公事，他一清早起來，盥洗更衣，就帶着壽兒上班去了，俞秀蓮看德嘯峯走後，她才着手收束她的隨身行李，然後待了半天，她又隔窗看見德大奶奶到老太太房中間安去了，秀蓮姑娘就趁空溜出屋來，一手提着隨身包裹，一手提着雙刀，順着廊子走出，一直到了車房內，就自己動手備馬，旁邊有僕人看見，也不敢攔阻她，就進裏院去報告德大奶奶，德大奶奶聽了雖然十分着急，但自己又不能到車房裏去，與秀蓮拉拉扯扯，就打發兩個婆子去勸說，此時秀蓮姑娘已經牽馬出門，才要上馬，就見有兩個婆子追了出來，一個就說：「俞姑娘你回去罷！我們大

奶奶都要急死啦！她說你要是一走，回頭我們老爺一定要跟我們奶奶大鬧！」另一個婆子就要上前拉俞姑娘的衣襟，嘻皮笑臉地說道：「我可不能放姑娘走！」秀蓮姑娘用眼一瞪，說：「你少動手！」那婆子嚇得往後一退，一屁股摔在台階上，秀蓮不禁倒笑了，就說：「今天無論是誰也攔不住我，你們回去告訴大奶奶，就說我走了，過幾個月我再來看他，你們老爺跟前也替我道謝！」說着就扳鞍上馬，一揮皮鞭，馬蹄踏着地下的積雪，就直出三條胡同的西口走了，此時天際的雪花還是那樣鵝毛似的輕輕的吹着，大街上也沒有多少車馬，所以俞秀蓮能夠放轡而行，俞秀蓮本來不認得京城的路徑，向人打聽着，才出了彰儀門，一到郊外，行人越發稀少，雪却下得更大，秀蓮姑娘身上只穿着青布短袷衣和袷褲，被北風吹着未免有些寒冷，她便揮鞭催馬快行，其實她由宣化騎來的這匹馬，倒是很健壯，不過地下的冰雪太滑，有幾次馬都幾乎失蹄，秀蓮無奈，只得勒住馬慢慢地向前走，心中却十分急躁，並且悲憤，就流着淚暗恨孟思昭，說：「孟思昭，我爲你容易不容易，將來尋到你時，我看你對我有什麼話說！」又想：「李慕白，我知道你不是那冷淡無情的人，可是我父母在時，你倒肯幫助我們，現在我孤苦伶仃，這樣可憐，你却對我連一面也不肯見，到底是爲了什麼緣故呢？莫非你以爲我俞秀蓮是什麼江湖淫蕩的女子嗎？」這樣一傷心，更覺得風寒，天冷，雪大，就不禁勒着轡繩，低着頭，嗚嗚的痛哭起來，只由着坐下的馬往前慢慢行走，也不知走了多遠，忽聽後面一陣鈴鐺叮叮的響聲，又聽有人喊道：「前面的馬閃開呀！閃開呀！」秀蓮姑娘趕緊回頭去看，就見身後來了一匹黑馬，馬上一個矮胖子，頭戴黑色狗皮帽子，身上反穿着

老羊皮襖，皮毛上都落着很厚的雪，嘴裏噴着一團一團的白氣，秀蓮姑娘當時駐馬去響，同時心中發出驚奇之意，心說：「這是個幹什麼的人呢？」就見這人騎馬來到臨近，只翻着眼睛看了自己一眼，遂就策馬走過，秀蓮姑娘眼望這胖子臃腫的後影，和那匹黑馬一顛一顛的樣子，心說：「這莫非是苗振山張玉瑾的一黨？他們知道自己離京，特地追趕下來，要在道上殺害我嗎？」於是就振作起精神來，用脚拍了拍鞍下的雙刀，說：「我既然出來了，還怕什麼？」於是策馬又往下走，可是看不見前面的馬影了，秀蓮姑娘此時心中再也不悲傷了，只想這兩件事，第一是決定要追上李慕白，向他問出實情，第二是在路上謹慎防範，若有什麼人，便找了店房歇下，秀蓮一個孤身的年輕女子，短衣匹馬的，在雪夜之間前來投店，本來很惹人注目，但是秀蓮姑娘態度十分從容鎮定，她就向店家說：「你給我找一間乾淨的房子，馬匹給我喂好了，我是延慶全興標店的標頭，現在是到大名府去辦事，過些日回來我還住你們這兒！」那店家一聽，那敢怠慢，就趕緊給秀蓮找了一間乾淨的屋子，秀蓮姑娘提着雙刀和行李進到屋內，店家把手裏拿着的一碗油燈掛在牆上，然後就問說：「這裏有麵飯，姑娘吃過了沒有？」俞秀蓮說：「煮一碗湯麵來就是。」店家答應一聲，出去煮麵，就對夥計們說：「東屋裏來了一位保標的，手提着雙刀，大概武藝一定不錯。」此時秀蓮姑娘坐在炕上，因為炕裏燒着柴草，慢慢的熱了，所以很暖，歇了一會，身體也不覺得疲乏了，窗外寒風依舊吹得很緊，大概雪還沒有住，秀蓮就感嘆着想道：「現在自己離開北京有七八十里地

了，德嘯峯這時一定急得不得了，依着他是要叫自己嫁給李慕白，但他豈知……。俞秀蓮想到這裏，又芳心痛楚眼淚不禁落下，拭了拭眼淚，就長嘆了一聲，不再往下去想，忽然又記起今天在路上遇見的那個反披皮襖的胖子，那時雪下得很大，路上除了自己再無別人，那個人獨自騎馬而行，可見他也是要有要緊的事情，不過總覺得那個人的形跡可疑，此時店家已把一碗熱麵端來，秀蓮就問外面的雪還下不下了，那店家說：「雪下得越來越大，我看一天半天怕住不了，姑娘你別着急，在我們這兒多住一兩天不要緊。」又說：「大雪的天，路上可不好走，現在到了冬天，刮路的強人都出來了！」秀蓮姑娘冷笑着說：「我可不怕！」店家又用眼睛看了炕上放着的那一對雙刀，他又看了看秀蓮姑娘那年輕嫵媚的樣子，覺得太不相稱，就想：憑這麼一個小姑娘兒能夠保鏢？心裏納悶着，可又不敢問，只岔訕着說：「麵要是

不夠，姑娘再叫我。」說着出屋去了，這裏秀蓮姑娘就拿起箸來吃麵，才吃了幾口，就忽聽院中有人大聲喊道：「借光呀掌櫃的，你們這裏住着有一位李大爺沒有？」俞秀蓮一聽「李大爺」三個字，他就吃了一驚，趕緊向外側耳靜聽，只聽院中有夥計的聲音答道：「那個李大爺？是作什麼買賣的？」那人又很高的聲音說：「不是作買賣的，是一位年輕的人，昨天才從北京出來的，我想他因為下雪，大概許歇在這裏了，你們的店裏到底有沒有，這人名叫李慕白。」此時秀蓮姑娘趕緊把箸掙下，走出屋去，就見院中冰雪滿地，天空依舊大雪瀰漫，因此倒看得很清楚，只見院中正是那個反穿皮襖的胖子跟店家問話，秀蓮心裏覺得很詫異，就暗想：莫非此人與李慕白相識嗎？李慕白也住在這店房裏了嗎？因就站在簷下看他們的動

靜，只見店家往各屋裏全都問了問，便回來告訴那個胖子說：「這兒住的倒有兩位姓李的，可都是皮貨行的，沒有叫李慕白的，你上隔壁張家店問去罷。」那胖子站在雪地裏發了一會怔，彷彿還不大相信的樣子，自言自語的說：「別的店裏我全都問過了，也都說是沒有，莫非老李在這大雪的天，又趕路走下去了嗎？好，我非得連夜追下他去不可！」說畢，這個胖子像一個大白羊似的轉身出了店門，秀蓮趕緊踏着雪追出店門，只見那胖子已在門前解下黑馬來騎上，秀蓮姑娘就招着手說：「喂，喂！你先別走，我要問你！……」那胖子竟像沒有聽見似的，騎上馬放轡往南跑下去了，秀蓮姑娘眼看着那胖子的黑馬的影子，消失在茫茫的雪色之中，就急得嘆氣，趕緊回到店房內，彈了彈身上的雪花，摸了摸碗裏的麵湯還溫着，秀蓮就對燈發怔着想了半天，暗道：這樣說李慕白是在前走不遠呀，大概也就是一日的路程，假若我趁着這個雪天，趕行一夜，到明天就許能夠追上他了！這樣一想，便決定即時走下去，立刻叫過店家，把錢開發了，遂就提着行李和雙刀出屋，到院中把馬牽過，就出了店門，弄得那店家也莫明其妙，就跟在秀蓮後面，說道：「姑娘你還是歇下罷，明天雪住了再走，現在快到三更天了，路上這麼大的雪，馬也容易滑倒了啊！」秀蓮却搖頭說：「你不曉得，我心裏有急事，非得連夜走下去不可！」於是心一橫，扳鞍上馬，就踏着地下的冰雪往南走去，因為地下很滑，秀蓮只得策馬慢々の走，同時看見雪上有很深的馬蹄印跡，曉得是那胖子的馬才由此走過的，便依着蹄印去走，心裏又想我沒聽說李慕白有這樣一個朋友，莫非此人是個強盜，他本來認識我，並且知道我的來意，特意把我騙出來，要糾衆在這雪夜之下打



劫我麼？轉又心裏傲然地，想着：我怕什麼，金槍張玉瑾，我父親在時都很懼怕他，但依舊被我給趕走，苗振山的飛標據說是百發百中，但他也喪身在我的手中，江湖上還有比他們更兇橫的賊人麼？當下馬蹄踏在冰雪地上，發出嘈嘈之聲，刀鞘磕碰着鐵鐙叮噹的響，天沉地厚，渾然一遍白色，少時秀蓮姑娘的青衣褲也全都落滿了雪，行過了幾個村子，沒看見有一家茅舍裏還有燈光，也許因爲天冷的緣故，連聲狗吠也沒有，那胖子的馬在地下留的殘跡，也被雪厚厚的蓋住，看不出了，秀蓮姑娘只是茫然的，策着馬一直往前走，此時這銀色的天地彷彿被她一個人佔據了，秀蓮四下觀望，見什麼東西也沒有，正如她的身世一般，於是又不由背着寒風流下熱淚來，他連擦也不擦，只任憑眼淚在他他那凍得紫紅的臉上去結冰，走下四十里路，腹中也餓了，兩腿也凍得僵硬，可是雪已住了，又走下幾里，天已發曉，東方射出朦朧的淡紫色的陽光，路上已有了揹着行李，挑着擔子的往來行人了，秀蓮姑娘這才下了馬，把自己身下的積雪擦淨了，那匹馬喘着白氣，身上的汗珠滾下，落在雪上就是一個小深坑兒。秀蓮由頭上解下首帕，擦了擦臉，依舊繫好頭髮，便上馬再往前行，走了不遠，就來到一處很熱鬧的市鎮，因爲天晴了，所以往來的人很多，在道旁有一個挑着擔子賣茶湯的，秀蓮就下了馬，去買茶湯充飢，這時陽光漸升，在雪色的屋頂上染上一抹橙色，秀蓮喝過了一碗茶湯，也覺得腹中舒服，身體溫暖了，正要再喝第二碗，忽見街東的一家店房裏，走出一位牽着馬的客人，馬是純黑色的，鞍後只有一隻小小行囊，和一把寶劍，客人是個少年，身穿青緞短褲，頭上戴着風帽，秀蓮姑娘看了個半面，便驚訝地喊道：「李大哥！李大哥

「本想要即時追過去，但那賣茶湯的又張着手向他要錢，秀蓮急忙忙地向衣袋裏去掏錢，同時眼睛直直的望着李慕白，只見李慕白似乎聽見有人叫他，向人羣裏投了一眼，也不曉得看見秀蓮了沒有，他就拔鞍上馬，分開道上的行人往南走了，這裏俞秀蓮又是驚慌又是憤恨，趕緊向賣茶湯的扔下錢，上馬就追，出了這市鎮，不想李慕白的那匹黑馬走得很快，相離有半里之遙，俞秀蓮心中十分着急，一面催馬去追，一面招着手大聲呼道：「李大哥，李慕白！」但是他雖然叫着，李慕白却依舊策着馬在這雪後的朝陽大道上款款而行，並不回頭來望，俞秀蓮心中悲痛急燥，忿恨，攪雜在一處，他的眼淚都流下來了，又想抽出刀先殺死李慕白，然後自刎；又想即時撥回馬去，永遠不認識李慕白，因為她以為李慕白是故意不理自己，其實前面的李慕白確實不知道俞秀蓮在後面追着他，他正在馬上回憶着生平所遭遇的種種不幸的事，對着陽光，一面走着一面發呆，這時忽見對面來了三四馬，騎着的全都像官差，忽然有一個官差直着眼睛說：「噯呀摔下來了！」李慕白這才回頭去看，只見在自己身後兩箭之遠，有一個騎馬的人跌倒在雪地裏。那幾個官人又驚訝着說：「是個女的！」李慕白也看出來了，那由雪地上爬起來的人，身軀伶便，衣服緊瘦，不是個女子是什麼，再細看時，不是俞秀蓮姑娘又是誰，於是李慕白驚詫極了，他也顧不得一切，趕緊撥馬回來，就說：「是俞秀蓮姑娘嗎？」此時俞秀蓮因為追趕李慕白，以至地下的雪將馬滑倒，把她擡在雪地上，她一面起來，一面氣憤得流淚，等到李慕白回馬來到臨近時，俞姑娘已然把鞍下的雙刀鏘的一聲抽了出來，兩道寒光一閃，姑娘就橫刀揚眉，芳容上現出嚴厲憤恨之色，眼裏

流着熱淚，顫顫的向李慕白說：「姓李的，你不要再理我！因爲我父親臨死時托付過你，叫我們作兄妹一般……」姑娘說到這裏，哭得亂蹀着腳，將地下的雪蹀成深坑，他一面把馬扶起來，一面仍舊哭着說：「在北京時，你就不理我，現在我追下你來，在後面叫着你李大哥，你却裝做沒聽見，好，好，原來你却是一樣的一個人，永遠我不認識你了！」說時收下雙刀，扳鞍上馬，就要往回去走，李慕白急得心如油煎，淚如雨下，他趕緊催馬搶上前，把秀蓮的馬匹攔住，說道：「姑娘，不是那麼回事，你聽我細說！」秀蓮姑娘見李慕白攔住他的馬，便要由鞍下再抽雙刀，冷笑着說：「怎麼，你還要攔住我跟我動手嗎？我俞秀蓮可不怕你李慕白！」此時旁邊那三個騎馬的官人又過來解勸，連說：「有什麼事好好的說，不必生氣。」又向李慕白說：「老哥你也不必急成這個樣子，夫妻打架是常事，不過別在路上爭吵，這樣可叫人笑話！」他們在裏面一胡攪，令李慕白對姑娘更有口難分，此時秀蓮姑娘已催馬往回走去，李慕白又去追姑娘，一面策着馬，一面喊着說：「姑娘，你駐下馬，聽我說幾句話，只有幾句話！」但是秀蓮却像聽不見似的，氣忿忿地催着馬向岔路走去了，這裏李慕白勒住了馬，怔了半晌，眼淚不住的流，又怕姑娘再有什麼舛錯，想要把自己心中的委曲，儘可能的向姑娘說一說，但此時秀蓮已不怕馬匹再滑倒，緊緊的揮着鞭子，刀鞘碰得銅鐙亂響，漸漸連馬影都不見了。此時李慕白目送着體體白雪上的馬跡，心中又發生一種反感，便勒着馬，抹淨了眼淚，就想：我那裏曉得她從後面追下我來？她的馬被雪滑倒，却把氣撒到我的身上，並且不容我向她的解釋，她也太性急了！咳！她說從今以後不再認

得我，其實那也很好，不過是太屈了我的心！一切的事，想不到都落成這樣的結果，是我李慕白的命苦呢？還是我的人不好呢？於是他長長地嘆了口氣，就狠心道：「什麼都由他去吧，我且回家去！」遂就不再去追俞姑娘，撥馬又往南走了，再說前秀蓮姑娘，本來她是誤會李慕白不理她而且從馬上摔下來之後，又羞又氣，所以忿忿的走開，李慕白追了半天，她也不理，可是往西南行了六七里地，回首看不見李慕白的馬影，她又不禁有點後悔了，暗想：我爲什麼冒雪連夜追下他來，不就爲的是向他詢問孟思昭的事情嗎，就是對他翻了臉，也得先把話問明白了啊！現在好不容易追上了他，自己却又生氣走開，弄得以後就再見了面，誰也不能再埋誰了，想李慕白也不是壞人，而且早先幫助自己葬父，並且護送自己和母親到宜化，那一種情義也不爲淺，自己現在的舉動也未免太不對了罷。想了想，又很盼李慕白再趕來，於是在雪地裏駐馬等了一會，却不見李慕白前來，自己當然也不好意思再回馬去追他，轉又微微冷笑，自己想道：「難道我非得求人不行？我非得找着孟思昭氣不能活着了嗎？在早先有我父母在世時，遇事都攔住我，要叫我作個安分的姑娘，現在我孤身一人，拋頭露面地也走了不少的路，手腳也殺死過人，難道我還什麼事不能自己去辦嗎？不能憑我這一對雙刀走江湖嗎？」於是，秀蓮姑娘就改變了主意，想要自己先到望都縣榆樹鎮，去祭掃父親的墳墓，然後再回鉅鹿家鄉，找着孫正禮等人，籌備好了錢，再出來接父母的靈柩回籍安葬，策馬慢慢往前行走，這時太陽升得很高，地下的積雪漸漸融化了，馬蹄踏在溼泥和殘冰之上更覺得滑，秀蓮恐怕再將自己掀下馬去，就謹慎的行走，又走了四五里地，來到一座小村

鏡，秀蓮便找了一家店房，牽馬進去找了一間單屋子，歇息，換了鞋，吃過了早飯，因為身體疲倦，就倒在炕上睡去，及至醒來，已到下午三點多鐘了，洗過臉，喝了兩碗茶，精神也恢復過來，不過想起早晨的事覺得確實是自己太急躁了，不該對李慕白說那樣絕裂的話，後來李慕白追趕自己，自己也不該不理他，無論如何，早先人家對於自己總有許多的好處呀！於是不免嘆了口氣，站起身來，到店門外要看看路上好走不好走，遂出了屋，只見院中積雪盡消，地下盡是泥水，各屋裏出入的客人很是雜亂，全都注意看着秀蓮，秀蓮姑娘却很大方持重的走出店門，只見街上雖然有不少往來的行人，車馬，但是地下却是泥濘難行，又看了看偏西的陽光，知道天色已不早了，就想：索與我在這裏再歇一晚，明天早晨再走吧，於是剛要回身進店，忽見對門的一家店房裏，跑出來三四個青年漢子，全都擠眉弄眼的向着秀蓮，秀蓮知道這幾個一定不是好人，遂就退身進門依舊回到屋內，悶悶的坐着，覺着十分無聊，便抽出雙刀來，放在炕上，秀蓮就盤膝坐在炕上，用一塊手絹擦刀，越擦那兩口鋼刀越亮，同時秀蓮的雙目也不禁瑩然落下淚來，就想起早先父親傳授自己的刀法的時候，那時他老人家的精神是多麼好，誰想到這一載之內，他兩位老人竟都故去了呢？由此又想到自己飄泊一身，青春無主，更不禁一陣傷心眼淚滴滴的落在刀鋒上，越發顯得那兩口刀光潔晶瑩，這時，店家忽然進屋來，就問秀蓮姑娘吃什麼飯，秀蓮就說：「待一會再說，今天我還住在你們這裏，明天再走呢。」遂又問：「這裏是什麼地方？往望都榆樹鎮去還有多遠？」店家就說：「我們這裏是涿州地面，往望都去有多遠，我可不知道，大概總要走五六站吧！」說話

時，他帶着驚訝的神色，去看秀蓮手裏正擦着的那兩口亮得怕人的刀，秀蓮見這店家彷彿有點神色可疑，遂就說：「你出去吧，我要吃飯的時候再叫你！」店家連聲答應着：「是，是！」就趕緊轉身出屋，彷彿惟恐秀蓮從後面拿刀砍他似的，店家出屋之後，秀蓮就坐着發了一會怔，暗嘆：一個女子走到外面，確實不如男子方便，因此便很謹慎的把一對雙刀收起，到了晚間，叫店家開了飯，便點上燈，閉了屋門，夜間睡眠也很警醒，到了次日，不獨天已大晴，出門看了看，路上也很好走了，秀蓮回到屋內，一面叫店家給她備馬，一面自己收束行囊，開發過店錢，就牽馬出門，騎上馬直往正南走去，此時朝陽纔起，天空飄蕩着一團一團的白雲，北風雖然吹得不緊，但是寒意逼人，地下的雪有的還殘留着，有的已化成了水又結上冰，村舍裏的雄雞依舊高唱着，道旁的柳樹只剩了枯枝，還掛着絨一般的殘雪，這條路上來往的行人不少，騎馬的，乘車的，荷囊挑担的，各色的人全都有，沒有一個人不仰着臉去看馬上的俞秀蓮姑娘，秀蓮這時依舊是緊身的青布袷衣褲，髮上罩着青首帕，白弓鞋踏着銅鐙，鐙旁就掛着帶鞘的雙刀，秀蓮騎馬的姿勢又極爲好看，加以那籠罩着一層風塵之色的嬌豔容顏，行路的人那個不注意她呢？秀蓮從容大方地策着馬往南行走，走了三十幾里路，已將走出涿州地面，此時已近午，秀蓮從早晨起並沒吃什麼東西，腹中覺得飢餓，來到一處市鎮上，秀蓮就找了一家小飯舖，在門前下了馬，將馬繫在樁子上，然後就叫飯舖的人把草料籬籠，放在馬前，她進到飯舖內，只見屋中座客雜亂，人語喧嘩，爐火中的熱氣和人的葱蒜氣，煙酒氣，瀰漫在屋中，使秀蓮不敢去呼吸，尤其是這屋裏坐的多半是些趕車的，和本

地的土痞賭徒，除了有一個坐在地下一邊奶着孩子一邊燒火的老板娘之外，再沒有女人，秀蓮覺得這裏太不好了，於是一推屋門出去，屋內的人全都直着眼睛看秀蓮的背影，並且彼此雜亂着談笑，此時小飯鋪的掌櫃子跟出來，就說：「大嫂，屋裏太亂，你到東邊店房裏去吧。」秀蓮很不耐煩的，因見門外有磚砌的台子，在夏天時，這台子就算是桌子板凳，一般人都在這外邊吃飯，現在因為天氣冷，人才都擠到屋裏，秀蓮就在磚台上坐下，向飯鋪掌櫃子說：「你快給我下一碗麵湯，我就在這兒吃罷！」那掌櫃子因見秀蓮的身上還穿着拾衣裳，就說：「大嫂，這兒冷呀！」秀蓮見他連聲叫自己爲大嫂，心中更不耐煩，就生着氣說：「你快給我下麵去罷！我不怕冷。」掌櫃子只得進屋去給他下麵，秀蓮坐在磚台上，望着在泥塗中往來的車馬行人，少時麵才端出來，忽見由北邊又來了四匹馬，都到這飯鋪門前停住，馬上的四個短衣漢子全都下了馬。彼此笑着說：「這兒倒不錯！」說時同把那賊亮亮的眼睛釘在俞秀蓮的身上，秀蓮也看出來了，這四個人就是昨天自己住的那店房對門住的那幾個人，因爲自己在那門前站着，他們曾見過自己，就想：這幾個人莫非是特意追下我來的？因見他們的馬上都捆着個長包裹着，露出刀把來，秀蓮就明白了。知這幾個都是江湖人，說不定就是苗振山張玉瑾的一夥，現在是追下自己來，沒懷着好意，遂就暗自冷笑着說：好，好，我倒要看看你們這幾個人有多大的本領！」當下秀蓮就像沒事人兒似的，挑着麵慢慢吃着，此時那四個人往屋裏探了探頭，就彼此說：「屋裏沒座兒了，人太多！」有一個人就說：「咱們也在外頭吃好不好？」說時又釘了秀蓮一眼，那三個人却說：「外頭這麼冷，我可受不了，走，

到旁處再去看去。」說時一齊去牽馬，竟有一個眼睛有疤拉的少年漢子，伸手解秀蓮的馬匹，秀蓮就趕緊把筷子一摔，說道：「喂！那是我的馬你動他幹什麼？」那個疤拉眼兒的人，本來解秀蓮的馬就爲的是招她說話，如今秀蓮氣忿忿，嬌滴滴的說出這句話來，這個人就斜怔着疤拉眼兒笑道：「是啊，我瞧錯了，我不知道這匹馬是小嫂子你的！」旁邊那三個人也齊都哈哈大笑，他們這一陣笑，把秀蓮弄得滿面通紅，秀蓮氣忿忿的站起身來罵道：「你們這夥無賴，敢拿着我取笑，說時掄着馬鞭子過去，那疤拉眼的臉上立刻就是一道清跡，旁邊一個黑臉漢子生了氣，一手將秀蓮的馬鞭揪住瞪着眼威嚇道：「你這個潑婦，竟敢動手打我的兄弟嗎！」說着，要奔過來抓秀蓮的肩膀，秀蓮兩隻手將鞭子奪過，一隻蓮足踢起，正踹在那黑臉漢子的肚子上，咕嗵一聲，那黑臉漢子就摔在泥水中，旁邊的幾個人嚇得全都啊了一聲，秀蓮趕緊由鞍下抽出雙刀，兩道寒光一閃，嚇得那三個人全都拋下馬跑到一邊，那個才由泥水中爬起來的人，看見秀蓮一掄刀，他嚇得又一屁股坐在泥中，這個人的身上就跟豬一般的髒了。此時飯鋪裏出來許多人給解勸，秀蓮姑娘才忿忿的把雙刀收起，然後把麵饅給了，一句話也不說，上馬揮鞭就往南走去，心中怒猶未息，就想：江湖上怎麼淨是這樣的壞人呢？又想：若像李慕白那樣規矩而慷慨的人，真是少有呀！因之又覺得自己前天對李慕白那樣的絕裂，實在是太不對。正自想着，忽聽後面又是一陣馬蹄之聲，俞秀蓮趕緊回頭去看，只見是那四個人又都騎着馬追下來了，那個黑臉的滾了一身泥水的人在前，看他們全是十分氣忿的樣子，彷彿要追上秀蓮來拚命似的。秀蓮這時也要抽出雙刀來，迎上他們去，但又想：這



才離了市鎮不遠，倘或與他們爭吵起來，又必要招得許多人前來給解勸，我何必要給旁人作笑話看呢？心裏這麼一想，突然生了毒計，就想把這幾個人誘遠了，然後再下毒手，就像那天殺死苗振山的辦法一樣。當下就放轡頭，馬便向南飛跑了下去，濺起地上的殘雪和泥水，道旁的八全都趕緊往兩旁讓路，後面的那四匹馬也齊都催馬追趕，口中並且喊着罵着，秀蓮放馬走出四五里，聽後面那四個人任馬上罵的話很是難聽，心中着實忍耐不住了，又見路旁沒有別的行人，村舍也離此很遠，秀蓮就由鞍下抽出刀來，撥轉馬來，怒聲問道：「你們幾個人追下我來，是要打算怎樣，莫非你們不要命了嗎？」那四個本來全都抽出刀來了，他們來勢很猛，可是忽見秀蓮姑娘橫刀迎上來，他們却齊都收住馬嚇得直往後退，頂頭的那個滾了一身泥水的漢子，倒彷彿還有膽量，就問說：「喂，你一個婦人家，拿着雙刀，單身走路，一定不是好人，到底你是幹什麼的？」秀蓮見問，却不笑的冷笑，說：「這個呀你可問不着，我是幹什麼的，也不能告訴你們這一夥江湖小賊，現在沒有旁的說的，你們若是不服氣，就一齊過來，跟我較量較量，先說好了，死傷由命，不准反悔，你們要是惜命，怕我的刀砍上流血，可就趕緊給我滾開，若敢再追我，嘴裏再敢胡罵，我就叫你們一個也活不了！」秀蓮姑娘睜着秀麗的，炯炯有光的眼睛，怒視着那四個人，她在馬上兩手握著刀，態度昂然，真彷彿立刻就要廝殺的樣子，那四個人嚇得又把馬匹往後退了退，就被此直着眼呆呆的望着，誰也不敢上前，那個疤拉眼的人看出秀蓮姑娘一定不是好惹的，不然她一個女人，那敢說這樣的大話呢。遂就向他那三個夥計說了幾句江湖的黑話，言其這個女的一定大有來



殘雪裏臥着，他那匹馬本來已經驚走了，又被人截了回來，這時他那三個夥伴就把那位劉七爺給請來了，這個劉七爺身後帶着五六個人，全都帶着兵刃，他一個人騎馬在前，後面跟着三匹馬，其餘的人，全都在馬屁股後跟着跑，來到近前，先問：「那個使雙刀的婦人，往那邊跑去了？」受傷的疤拉眼說：「往南走去了，她說自管追她去，她不怕咱們！」說着就捂着屁股的傷處，不住呻吟說：「噯，噯，噯！」那劉七爺的一張棗紅臉上漲起了紫色，把兩隻帶破兒的眼睛一瞪，說：「好啊，真太欺負咱們啦！」遂就叫人把受傷的抬回他莊子去，他就帶着三匹馬，四五個人往南追趕下去，把地下的冰雪和泥水濺起多高，路上的人差不多全都認得這是涿州有名兒的劉七太歲，現在把他氣得這個樣子，那招惹了他的人還能想活命嗎？可是這時秀蓮姑娘策着馬正在前面款款而行，並沒把剛才砍傷了人，惹了什麼劉七爺的事放在心上，往南走了不到四里地，就聽身後又是一陣馬蹄亂響，秀蓮驀然驚覺，心說：「趕下我來了！」遂就趕緊撥轉馬頭，就見一個紫紅臉的，高身軀的大漢，共合是四匹馬，追趕前來，秀蓮姑娘一點沒有驚惶之意，就將馬鞭插在鞍下，飛身下馬，很從容的將馬帶到道旁，然後才抽出雙刀來，這時那四匹馬才趕到，秀蓮迎上幾步，用眼瞪着他們，厲聲說：「都給我滾下馬來！」那劉七等人齊都把馬勒住，劉七此時倒驚訝了，他在馬上仔細地打量秀蓮，就問說：「你是幹什麼的？姓什麼？」秀蓮冷笑道：「你不用問我，你下馬來跟我較量較量就是了。」劉七一見秀蓮這樣從容鎮定，就知必是久走江湖的，而且見秀蓮雖然身段窈窕，像是個小姑娘一般，但是手中那兩口頗有分量的鋼刀，以及她橫刀挺身而立的姿式，劉七也有眼

力，就知是練過功夫的人，但是究竟覺得女子易欺，遂就嘿嘿的一陣笑，說：「我劉七爺闖了二十多年的江湖，也碰見過不少英雄好漢，近幾年我懶啦不願再在江湖上與晚輩們去爭名，所以也不願爲一點小事同人惹氣，想不到如今你這麼一個小毛丫頭，就在我的面前來逞能，還傷了我的兄弟，我要是跟你動起手來吧，顯見我劉七爺是太量窄了，本來就是好男不跟女鬥，何況你這個小毛丫頭，若說不管教管教你吧，我又太不像江湖長輩了，來，你先告訴我。你的雙刀是跟什麼人學來的！」秀蓮聽這人說話是這樣誇大，這麼絮煩，他心裏那能再耐，便說：「你何必要問這些話，你既然追下我來，你們要想動手就一齊過來吧！」說時，他掄着雙刀，撲奔過去，跳起腳來，向那劉七的馬上就砍，劉七趕緊勒馬往後退了幾步，氣得他紫紅的臉色越發難看，他就大罵說：「好個丫頭，劉七爺跟你說好話，你却不懂！」遂分付手下的人都躲開，交我一個人鬥這丫頭！」於是他由鞍下抽出鋼刀，跳下馬來，向俞秀蓮就砍，秀蓮先要試試這劉七的力氣大小，便先用左手的刀找着劉七的刀，用力磕去，當時鏘的一聲，秀蓮覺得左腕有點發麻，劉七也彷彿震得手疼，兩人全都向旁邊跳開，此時秀蓮知道這個劉七的力氣不小，不得不在刀法上使出些花樣來贏他，於是只用右手的刀去迎戰，左手的刀却專找他的隙處，去砍他的下身，劉七却冷笑着道：「好毒的刀法呀！」他把一口鋼刀掄起來，白光上下飛躍，又兼這劉七的身手敏捷，竟叫秀蓮一點也尋不出破綻來，秀蓮曉得這劉七的武藝很可以，於是刀法更加謹慎，交手了三十餘回合，秀蓮一點也不示弱，因此真叫對方的劉七覺得驚詫，就說：「好個丫頭，真有幾手兒呀！」旁邊那三個人也

齊都抽出刀來，要幫助劉七與秀蓮斷殺，他們還沒上手，就見劉七的刀法佔了上風，逼得秀蓮直往後退，這邊的三個人齊都拍着手哈哈大笑道：「好好，這回七爺非得贏她不可！」可是這幾個人的笑聲尚未停止，就忽見秀蓮姑娘的雙刀翻飛，身軀前進，又逼住了那劉七，劉七此時却不住的喘氣，把刀狠狠的向下割，身子往前去衝，原想趁着猛勢把秀蓮砍倒，但不想秀蓮此時的刀法更猛，左手的刀擋住劉七的兵刃，右手的刀向劉七的腰際砍去，那劉七住起一跳，沒有跳起來，左大腿上就挨了一刀，疼得他立刻就喊叫了一聲，把刀也撒手了，兩手按住左大腿，疼得他紫紅的臉變得煞煞的白，旁邊那三個人一見他們的七爺受了傷，就一齊要與秀蓮拚命，秀蓮一點也不畏懼，把雙刀掄起來敵住那三個人，戰了十幾合，秀蓮用刀砍倒了一個，此時那個劉七太歲，左邊大腿疼得他立足不住，就坐在地下的污泥中，上的汗珠像黃豆般大，不住的往下流，他扯開了嗓子大喊道：「他媽的，我都受傷了，還打什麼？還不快住手！」此時正在與秀蓮殺砍的那兩個人，聽了他們七爺的喊聲，就緊住了手，劉七就叫人把他攙起來，他的大腿直往下流血，摔了一身的泥水，兩隻手是沾了血污和泥水，他就瞪着兩隻急燥兇狠的眼睛，向秀蓮說：「算你有本領，我現在認輸了，可是你得把名姓留下，」這時秀蓮得了全勝，心中十分痛快，就把兩口刀在一手裏提着，微微的冷笑，說：「你要問我的姓名呀……」秀蓮本想把真實姓名告訴他，但又想：現在自己是孤身一人，在江湖間可以任意闖蕩，還有什麼顧忌的呢。遂就說：「我叫俞秀蓮，這一對雙刀，哼！提起來你可別害怕，是跟我父親鐵翅鵬爺老爺爺學來的！」說畢，他嬌

這軀一轉，便將馬牽過，一聳身騎上了馬，然後纖足認蹄，雙刀入鞘，由鞍下抽出皮鞭，姑娘一面撥轉馬頭，一面望着那被兩個人攙扶着的劉七，她帶着輕貌的微笑，遂就揮鞭策，這雪後的大道之上，迎着陽光又向正南飛馳而去。俞秀蓮策馬行了一天的路，晚間就在定縣境內找了店房住下，大雪之後，風靜天寒，秀蓮就在屋內，叫店家升了一盆炭，坐在炕上，慢慢的撥着盆內的炭灰，心中却想着今天的事頗是痛快，那個什麼劉七爺，大概是那個人的惡霸，看他的刀法純熟，足見他也是個江湖有名的人，他受傷之後又問了自己的姓名，見他以後還想要尋找自己報仇，遂就用鐵筷子在炭盆裏畫着道兒，暗記着說張玉璫和何元妹是我的舊仇家，苗振山和今天這個劉七是我的新仇家，以後自己多加提防才是。想劉七，不由微微嘆息，覺得現在外面有父母的兩口靈，有孟思昭下落不明的事，更有李慕曾未解，德嘯峯夫婦的恩情未報，再加上這些仇人，多多少少的事情啊！就憑自己一個弱質之身，雙刀匹馬，又沒有一個人幫助，真是難辦呀！因此她彷彿心中銳氣全失，反對前途發生了許多憂慮。

## 第廿九回

墮淚傷心警言聞旅夜  
刀光鬢影惡鬥起侵晨

這時，各房中都有人在高聲談笑，大半都是些作生意的人，秀蓮又覺得自己是個女子，所以特別艱難，假若自己是個男人，真不能叫他李慕白稱雄一世！正想到這裏，忽然房門一開，進來一個店家，秀蓮就問說：「什麼事？」那店家就說：「你是俞大姑娘嗎？」秀蓮點

頭說：「不錯，我姓俞。」說時就由炕上下來，用詫異的眼光望着店家，店家說：「外頭有一位姓史的客官要見你。」秀蓮一聽，十分納悶，心說：我並不認識什麼姓史的呀？剛要出屋去看看，原來那姓史的正在窗外站着，他知道尾裏確實是俞姑娘了，就一邁腿進到屋內，說：「俞姑娘，今天可氣着了吧？」他說話是帶着山西的口音，肥短的身子，很費力的彎下去，給秀蓮打了個躬，秀蓮這時詫異極了，及至這姓史的揚起他那團團的胖臉來，秀蓮才認出，這人就是自己前天在風雪道上，遇見的那個反穿皮襖騎着黑馬的人，因這人很有禮貌，遂就和藹地說：「嗚！……：……你請坐，有什麼事你就跟我說吧！」那史胖子也不坐下，他只吁吁的喘氣，彷彿是從很遠趕來似的，此時店家把牆上的燈挑亮了，他出屋提水去了，秀蓮見史胖子身上只穿着青布衫褲和短棉襖，頭上却流着汗，因見他半晌不語，未免心裏起急，就瞪了他一眼，說：「你找了我到底是有什麼事呀？」又要問他：「那夜下着雪在店房裏去打聽李慕白的是不是你，就見史胖子用袖頭擦着臉上的汗，說道：『我要想告訴姑娘的事可多極了，只是李慕白那傢伙，他不叫我來告訴妳！』」秀蓮一聽，立刻驚得變色，眼睛也立刻瞪起來，問說：「什麼事？李慕白他要瞞着我！」史胖子却擺手說：「俞姑娘你先別着急，聽我慢慢跟你說！」於是史胖子就先說他自己的來歷，然後又說他與李慕白相交的經過，以及他對李慕白怎樣幫忙，因為替李慕白殺了胖盧三和徐侍郎，他才在北京不能立足，拋下了小酒鋪，重走到江湖來，俞秀蓮一聽說，這個爬山蛇史健也是江湖上有名的人物，自然更是不勝驚異，不過他說了這許多話，都與自己無關，正要叫他簡捷着往下說，這時史胖子就提到

了小俞，並且說：「小俞就是宣化府孟老標頭的次子，姑娘你的女婿孟思昭！」然後就說：孟思昭由北京走出，到高陽地面迎着苗振山張玉璣等人，因為爭鬥受了重傷，史胖子他跑回北京把李慕白找了去，孟思昭就在李慕白的眼前死了，現在就葬埋在高陽郊外。史胖子述說這些事情之時，真是宛轉詳細，尤其他說到孟思昭臨死之時，囑咐李慕白應娶秀蓮為妻之事，他是一點也不管姑娘聽了心裏是受不受，他都毫無隱瞞的說出來了。此時秀蓮姑娘方才如夢初醒，才知道孟思昭是為什麼離京遠去，才知道李慕白是為什麼處處躲避着自己，才知道德嘯峯是為什麼對自己那樣的諸事隱瞞，事情到現在雖然全明白了，但是秀蓮的心境却如陷在絕望的悲哀的深淵裏。心裏覺得慘傷，痛楚，眼睛被淚給泡滿，覺得昏暈，煩亂，坐在炕上，怔了半天，方才伸手擦了擦眼淚，微微慘笑着說：「原是這們一回事情呀！孟思昭掛慕白他們倒都不愧是有義氣的人，德五爺也真是他們的好朋友，總歸就是欺騙我一個人呀？咳！到底豈女子好欺騙！……我，我全都佩服他們就是了！」說到這裏，秀蓮不禁掩面痛哭，越哭聲音越是淒慘，哭得全屋中的客人全都止住了談笑，都到院子來打聽，店家也借着送茶為名，進屋來看，就見燈光之下，這位姑娘用一塊手絹捂着臉，哭得氣都要接不上，站在炕旁的那個胖子，直着眼，皺着眉，急得成了傻子啦，店家也不敢問，也站着怔了一會，就問史胖子說：「你那匹馬怎麼樣？」史胖子這才知道店家是也進屋裏來了，遂就說：「把馬給我卸了鞍，喂起來罷！另外給我找一間房子。」店家答應一聲，放下了茶壺，就出屋去了。這裏史胖子心中好生後悔，覺得剛才那些話說得太莽撞了，現在姑娘成了這個樣子，



史胖子也不曉得用什麼話去勸她才好。秀蓮姑娘哭了半天，自己忽然想着哭也無益，遂就止住淚痕，便站起身來，一面仍自抽搖着，一面向史胖子說：「多謝你的好意，把這些事情告訴我，要不然我就是死了也不知道！」史胖子見姑娘向他道謝，未免又是受寵若驚，咧着他的大嘴笑了笑，趕緊又作揖，說：「姑娘這是那裏的話，這些事我史胖子也是後來才知道的，在涿州我遇見小俞時，我要知道他就是孟思昭，是姑娘你的女塔，我一定要攔住他，不能叫他替李慕白跟人拚命去！」秀蓮點了點頭，又不禁流淚嘆息，史胖子又彷彿有點怨恨李慕白，他說：「我們把孟二爺葬埋了之後，李慕白就回北京去了，他並且不叫我跟他去，也許就是怕我見着姑娘，把這些事告訴你可是我這個人向來對朋友熱心。恐怕李慕白到北京之後，見着苗振山等人，他人孤勢弱，抵不過那夥人，所以我到底帶着我的一個夥計跟下去了，到北京，我也沒進城，可是苗振山被姑娘殺死，張玉瑣那夥人叫衙門趕走的事，我全都知道，李慕白是前一天到的北京，第二天下着大雪他就走了，我就打算去見姑娘，把這些事告訴你，可是我個犯過案子的人，不敢進城去給人家德府惹事，所以我就打算托人把姑娘請出城來再說，可是我托的人還沒有去，姑娘你就騎馬冒雪離了北京，看那樣子，我猜出你是要追上李慕白，我知道李慕白是前一天走的，至多他比你走下幾十里路，所以那天我找着姑娘住的店房，我就去囑囉，爲的是叫姑娘你連夜趕下去，若是追上李慕白，那不是俞二爺的陰魂有知，他也是喜歡的嗎？」秀蓮姑娘聽史胖子說到這句話，她又是傷心，又是不禁臉紅，剛要發言解釋，又聽史胖子往下說道：「憑良心說，李慕白那個人，雖說性情有點慳拗，可實在是

個好人，而且他那身武藝，在江湖間真找不出對兒來，孟二爺既然死了，姑娘你嫁給李慕白，也真不算辱沒你，說句實話，我史胖子替李慕白出這麼大的力，也就是爲他老哥娶上個好媳婦兒……」說到這裏，秀蓮就正色把他攔住，說：「你不要說了！」史胖子點頭說：

「是，是，我先不說這些話，我再告訴姑娘，那天夜裏，我本想跟上姑娘，看姑娘與李慕白見面，不料我的馬被雪滑倒，我的腰摔了一下還不要緊，馬也摔癱了，因此我才落在後頭，不知姑娘到底追上李慕白沒有，我走到今天過午，才到了涿州劉家莊，去訪我的好友劉七爺，不料他却受傷了，我一問他，才知道他是因爲得罪了姑娘，被姑娘砍了一刀，我當時也沒同劉七說什麼，我就趕緊追下姑娘來，爲是把這些話告訴姑娘！」秀蓮這時心中亂極了，便點頭說：「好，好，我都聽明白了，謝謝你的好意，你請吧！」那史胖子一聽，連聲答應，又開口說別的話，却見秀蓮姑娘的眼邊依然掛着淚珠，臉上帶出不耐煩的樣子，史胖子曉得姑娘這時的心裏是煩極了，他就不敢再多說話，途就怔了一怔，說：「姑娘先歇着吧，我今夜也住在這店裏，有什麼話明天再說，有用我之處，請姑娘自管分付，我史胖子一定豁出命去幫助姑娘！」秀蓮對於史胖子倒是很感激的，就點頭說：「好，好，以後我一定要求你幫助！」史胖子却仰着圓圓的胖臉，又向俞姑娘一哈腰，他就到旁的屋裏歇宿去了，史胖子出屋以後，這裏秀蓮姑娘又狠狠地一跺腳，咳了一聲，眼淚立刻又汪然而下，就想：「我的命也太苦了！風塵千里來尋找未婚夫孟思昭，想不到孟思昭却又被苗振山標傷身死，雖然自己殺死了苗振山，算是給他報了仇恨，可是他已然是人死不能復生，茫茫的人世，可叫自己怎麼

往下活呀！由此又想到李慕白，想他此時一定也是很傷心的，並且不願把這些事告訴我，假若沒有孟思昭這事，或者孟思昭是個壞人我也可以改嫁給李慕白，然而，然而……她想到自己與李慕白孟思昭三人之間的這段孽緣，真彷彿有鬼魅在其中顛倒着似的，他一時覺得灰心，恨不得要橫刀自盡，可是當她的纖手摸到了那雙寶刀之時，她的心又一轉念，焉想：父親養我的時候，就是當男兒一般的看待，後來我在江湖上也折服了不少兇橫強梁的男子，難道此後我會秀蓮，竟離了男人就不能自己活着了嗎？當下一橫心把眼淚擦了擦，再也不哭了，遂就關上門熄燈睡去，旅夜淒涼，俞秀蓮心中有這樣痛楚之事，那能夠安然入夢，但是秀蓮却極力橫着心，打算今後決不再作女兒之態，什麼死去的孟思昭，走了的李慕白，一概不管他，以後只要憑着一對雙刀，闖蕩風塵，給故去的父親爭名氣。一夜之內，她把一顆淒涼的心情磨得像刀刃一般的堅強鋒利，到了次日，天未明她就起來，很暴躁的喊着店家，說是：「快給我備馬！」這時史胖子也扒起炕來，聽見俞秀蓮在屋裏嚷喊，他也趕緊跑過來，先隔着簾子問道：「姑娘起來了嗎？」俞秀蓮在屋裏說：「你是史大哥嗎？你進來！」史胖子遂到屋內，只見屋裏依然黑洞洞的，秀蓮姑娘不單衣服穿得齊整利便，連她隨身行李都包紮好了。史胖子就問：「怎麼？姑娘你現在就要走嗎？」秀蓮姑娘說話的聲音都似與昨日大不相同了，她決然的說：「現在我就要走，史大哥，多虧你把那些事告訴了我，要不然我直到現在還胡塗着了，李慕白雖是我的恩兄，而且他的武藝我也很佩服，可是現在既有了此事，我也不願再與他見面了！你們不必再給胡作什麼主張了！」史胖子一聽，嚇得他一縮脖子，心說：這姑

婿的性情怎麼比李慕白還整拗！既然這樣，我們也就不再給他們撮合好事了，由着他們去吧，別看再惹惱了姑娘，抽出她那殺苗振山，砍劉七的雙刀來，我史胖子可惹不起她！於是就連連陪笑，說：「是，是，是，姑娘的事我們不能給胡出主意，可是……」說到這裏，史胖子更是恭敬謹慎地說：「我想知道知道，姑娘離開這裏，是打算往那裏去呢？」秀蓮說：「我先到望都縣榆樹鎮，看看我父親的墳墓，以便將靈柩運回鉅鹿，然後再托人到宣化去接我母親的靈！」史胖子點了點頭，說聲：「是！」又說：「可是，高陽縣孟二爺的墳上，姑娘就不想看看去了嗎？」秀蓮一聽，在她那極力堅忍，不乞憐，不徒自哀痛的心上，又不禁彈動了一下，眼淚又要湧出，但是他咬着牙，說：「我也去一趟，不過將來要通知孟家再起他的靈，因為我雖是由父母作主許配了他，但我並沒見過他一面，以後我不再嫁人就是了！但我仍然是俞家的女兒，並不是孟家的寡媳！」說到這裏，真真難以矜飾了，若不是因為屋中還昏暗，史胖子一定可以看得見，秀蓮的臉上是又流下淚來了，當下史胖子也嘆了口氣，明知道秀蓮姑娘是決不嫁人了，李慕白的相思病也是治不好了，他見姑娘這個脾氣，他也不敢多說話，怔了一會，就說：「可是有一樣，現在金槍張玉瑾可還沒走遠，我聽說他住在保定府黑虎陶宏的家裏，黃驥北也時常打發人去跟他們商量事兒，也不知道他們現在正安排着什麼手段，不過姑娘你要是往望都去，一定得路過保定，那他們就非要跟你爲難不可！」俞秀蓮一聽張玉瑾等人現在還在保定，她又勾起來舊日的仇恨，張玉瑾他們現在保定，那很好，我一定得找他們鬥一鬥去，他是我家的仇人，若沒有他逼迫着我父親，我們不至落

到這個地步。」想到她的父親，又不禁心中一陣感傷，史胖子就說：「張玉瑾的本領還沒有什麼大了不得的，只是那個黑虎陶宏，這人是深州金刀馮茂的徒弟，會使一對雙刀，聽說武藝不在他師父以下，現在他在保定城西，他自己的莊子裏開着一家標店，手下有幾十名標頭莊丁和打手，姑娘你若是路過保定，可真不能不留點神！」俞秀蓮聽了，依然不住的冷笑，就向史胖子說：「謝謝你的好意，你說的這些事，我都記住了，你去吧，咱們後會有期！」史胖子明知秀蓮姑娘是藝高心傲，要是叫他設法遶路不走保定，以免與張玉瑾黑虎陶宏等人再起爭鬥，那是絕不行的，當下也只得拱了拱手說道：「那麼姑娘多加珍重，再會吧！」說畢，他搖幌着肥胖的身軀，又回到他自己住的屋內去了，這裏俞秀蓮便付了店賬，牽馬出門，走到門外，才見東方吐出了陽光，但曉寒刺骨，殘雪未消，秀蓮便上了馬，加緊快行，一來因此可以免去身上的寒冷；二來要當日趕到保定，去重會金槍張玉瑾，只要能將他殺死，就算冤仇已報，然後即往望都，啓運先父靈柩送回原籍，同時想到孟思昭，他現在埋骨高陽，自己也要順便去到他的墳上看一看，雖然他與自己生平未會一面，未交一談，但是無論如何他是自己的丈夫，自己現在這樣風塵飄泊，也完全爲的是他呀！這樣想着，不禁眼淚又淒然落下，但是她只顧策馬疾馳，連拭淚的工夫都沒有，此時寒風愈緊，吹得地下的殘雪沙土一般的揚起，直走到天色近午的時候，秀蓮方勒住馬，慢慢的走到面前一座小鎮市上，找了店鋪用過了午飯，歇息了一會，便依舊策馬順着南下的大道前行，北風在背後猛烈的吹着，吹得秀蓮頭上包着的首帕也掉落了兩次，秀蓮全都跳下馬去追着揀回，此時把秀蓮吹得頭髮

散亂，頭上，身上，全都是沙土和雪花，秀蓮心中真是氣憤極了，又加路上走着的人，沒有一個不注意看她的，秀蓮滿懷着幽怨和憤怒，恨不得這時找一兩個仇人，揮刀殺死。方才甘心，當下她依舊上馬急急前行，在下午五時許就到了保定，遂在北關內找了店房歇下，這時因為是冬天，所以才到下午五時天色就黑了，秀蓮一進屋，就叫店家把燈點上，然後催着店家快點打洗臉水來。本來會秀蓮一個孤身的女客就非常惹人注意，何況她又是騎着馬，穿雙短衣褲，帶着一對雙刀，當她初進店裏時，因為她髻髮蓬亂，渾身的塵土，若不看見她下面的一雙纖足，和那雙泥污不堪的弓鞋，簡直叫人疑惑是一個男子，看不出是女子來，可是等到秀蓮姑娘擰去了身上的塵土，洗淨了臉，攏了攏頭髮之後，店家才看出，這位客人不但是個年輕的姑娘，而且是品貌清秀，店家連正眼看也不敢看，就問說：「姑娘吃過飯了嗎？」秀蓮把炕上放着的刀往旁推了推，就盤腿坐在炕上，叫店家去煮麵，店家一面退身出屋，一面用眼看秀蓮身旁放着的那帶鞘的雙刀，臉上帶着驚訝的神色，彷彿猜不透這位姑娘是個怎樣的人，秀蓮在炕上脫下弓鞋，歇了一會，炕也漸漸得熱了，秀蓮身上也覺得鬆緩一點，想起這幾日的憂煩，急氣，和馬上的勞頓，真夠辛苦的，然而現在做到了什麼，前途不是依舊的渺茫嗎？想到這裏心中又是一陣悲痛，此時忽然屋門一開，店家又進來了，在這店家的身後，還有一個人跟着進來，這人身穿着灰布棉袍，套着醬紫色的棉坎肩，店家就說：「這是我們這裏的張鄉約。」秀蓮翻着眼睛看了看這個人，就面上帶出不悅的樣子說道：「你既是鄉約，爲什麼到店房裏來胡串？我又沒請你！」那張鄉約垂着兩撇小鬍子，彷彿做出些官派來，

大模大樣地說：「因爲我聽說你帶着刀，我才來問問你，到底你是從那兒來，往那兒去，你們的當家的是幹什麼的？」秀蓮姑娘一聽此人問得這麼不講理，她立刻暴燥起來，怒聲罵道：「這些話你問不着我，快給我滾出去！」張鄉約一聽，立刻急了，說：「喂喂，你一個婦道人家，怎麼開口就罵人呢！」說時他瞪着眼，彷彿要把俞秀蓮掀下炕來似的，秀蓮也滿面怒色，立刻穿鞋下來，要去打這個張鄉約，口中並罵道：「你不過是一個鄉約，又不是知府知縣，就敢這麼欺負人，你是仗着什麼勢力呀！」說時由行李旁抄起馬鞭子來，就要打那人，店家却不愿鬧出事來，他就趕緊從中勸解，不住向秀蓮姑娘作揖，說：「姑娘先別生氣，你聽我說，這是我們這裏的規矩，凡是有往來的客人，或是保標的，或是護院的，只要身邊帶着兵刃，就得由鄉約記下名字來！」秀蓮把眼睛一瞪，冷笑說：「我還沒聽說，保定府敢情還有這麼一個規矩！」店家陪笑說：「這規矩也是新立的，因爲城西廣太標局的陶大爺怕有江湖人在這裏鬧事，所以才托張鄉約的給辦，沒有什麼的，姑娘只把姓名說出來就得了。」身後那個張鄉約見姑娘的脾氣太烈，要拿馬鞭子打他，他也不知道這位姑娘有多大本事，因此態度反倒軟了，就說：「我也是受陶大爺之托，你要是有氣，何妨跟陶大爺撒去！」秀蓮一聽他們都提到那陶大爺，她更是氣憤，就罵着說：「什麼叫陶大爺？是那黑虎陶宏不是，我現在到保定來，就爲的是要找他鬥鬥，你們自管把他叫來吧，現在先給我滾開！」秀蓮一手拿着皮鞭，一手叉着腰，說完了這些話，氣得她真真難受，就想：黑虎陶宏不過是江湖上一個無名小輩，他在保定就可以如此橫行，居然連本地的鄉約都要受他的指使，可見他平日一定

是個惡霸，如今若再勾結上金槍張玉瑾那夥人，他一定更覺得沒有人敢惹他們了，這時那個張鄉約就咳了一聲，說：「我才倒霉呢！無故惹了這場氣，一個女的，我也不好跟她深分怎麼樣子，得啦，她既連陶大爺全都罵上了，我也就只好告訴陶大爺去了！」他一面嘴裏囁囁着，一面走出屋去，店家也跟着出去，待了一會，又給秀蓮姑娘送進麵飯來，他就說：「姑娘，剛才你胡亂說一個名字就得啦，幹麼招惹他們呀？」說到這裏他壓下聲音，一面害着怕，一面向秀蓮姑娘說：「這個張二混子本來就是我們這條街上的土痞，現在他作了鄉約，又巴結上了黑虎陶宏，更是了不得啦，就拿我們這座店說，每天就得給他一吊錢，要不然這買賣就不能好好的開！」秀蓮氣得拿鞭子敲着桌子說：「他們這不是惡霸嗎？」那店家說：「雖說不是呢！姑娘可小點聲兒說話，他們的耳目多，要叫他們的人聽見了，姑娘你就不用打算離開這兒了！」秀蓮氣忿忿的說：「這是爲什麼，黑虎陶宏有什麼可怕的地方？」店家悄聲說：「姑娘原來不知道，黑虎陶宏是我們這裏的一位財主少爺，他跟深州的金刀馮茂學過武藝，一對雙刀耍得好極了，紫禁城裏的張大總管，那又是陶宏的乾爹，所以人家在官面兒上也很有勢力，現在保定城的大買賣多半是人家開的，家裏還掛着廣大標局的牌子，雇着幾十個標頭，其實人家也不指着保標吃飯，不過人家以着這個交朋友罷了。」又說：「其實陶大爺還不怎樣欺負人，就是他手下的那些人太難惹，簡直是無所不爲，上月，陶大爺請來了河南的一些標頭，叫什麼苗振山，還有什麼金槍張玉瑾，一大幫人，在這裏鬧了好幾天才往北京去，可是到了北京就碰了個大釘子，苗振山叫人家砍死啦，張玉瑾大概也栽了個跟頭，槍



材從這裏路過，陶大爺還在街上祭了祭，現在聽說苗振山的棺材倒是運走啦，可是金槍張玉璫還在這兒，」這店家說了半天，又去瞧俞姑娘的神色，秀蓮却不住冷笑說：「我可不怕他們，我告訴你呢，我就是爲要鬥門他們，才到這裏來！」說時一拂手說：「你出去吧！」那店家又看了俞姑娘一眼，也就出屋去了，這裏俞秀蓮坐在炕上，對着燈，生了半天氣，就想：聽這店家對於苗振山張玉璫的事，都知道的很詳細，可見那些人在這裏必是大鬧過些日，因此又不禁暗笑李慕白，想他自南宮到北京來，未及一載，便打服了許多有名的好漢，結交了不少慷慨仗義的朋友，真可算是現在江湖上最有名聲的一個人物了，可是此次黃驥北邀來苗振山張玉璫與他決鬥，他因未在京都，所以很招了些個人對他恥笑，倒是自己，第一把苗振山殺死，第二把張玉璫戰敗，算起來倒是替他把仇人剪除了，想到這裏，自己覺得十分驕傲，覺得自己的武藝比李慕白還要高強，可是繼而一想，李慕白曾在鉅鹿與自己比過武藝，在半路也幫助過父親和自己戰敗女魔王何劍娥等人，他那劍法的精奇，身手的敏捷，直到現在，自己偶一想起還是如在目前，實在說，他的武藝確實比自己更強一籌，苗振山與張玉璫若是遇到他的手裏也非敗不可，此次他所以未與苗張二人較量，實在是因孟思昭在高陽負傷，李慕白急於去看孟思昭，所以無心再與他人爭強鬥勝了。如此一想，心中又是一陣悽惻，同時對於李慕白避面與自己相見的事，也有一點諒解，並且覺得那天自己因爲跌在雪地裏，就向李慕白發起氣來，以致絕裂，絲毫不念當初的情義，實在是太不對了。正在想着，這時就聽院中起了一陣雜亂沉重的脚步聲，俞秀蓮立刻摒除思慮，撮起精神，注意向外去看，這

時就見窗紙上的燈光一晃一晃的，有幾個人在院中嚷嚷着說：「在那間屋裏？在那間屋裏？又聽是剛才那張鄉約的聲音說：「就在緊東頭兒那間屋子。」俞秀蓮知道是那張鄉約把人勾來了，她立刻由鞘中抽出雙刀，把門一推，挺身而出，只見院中來了五六個人，打着兩隻燈籠，秀蓮把雙刀一橫，厲聲問道：「你們是找我來的嗎？那個是黑虎陶宏，那個是張玉瑾，快滾過來，旁人千萬別上來找死，！」雖然俞秀蓮的語氣很嚴厲，但她的聲音畢竟是柔細的，當時對面就有兩個人笑着說：「喲，我的妹子，你還真夠利害的！」秀蓮不等他們再往下胡說，立刻奔過去，向那兩人揮刀就砍，對方手中也都握着刀了，只聽噹噹兩聲，對方的兩個人各持鋼刀把俞秀蓮的雙刀架住，那張鄉約却嚇得唵噥一聲，摔倒在地下，有那打燈籠的人把他拉在一邊。這時俞秀蓮抽回刀來，又向那兩人去砍，兩人一面用刀相迎，一面喝道：「你先住手，把名字說出來！」俞秀蓮那裏理他們，只把手中的一對雙刀，左削右搗上下翻騰，嬌軀隨着刀勢去進，那兩個人雖然也都曾幾手武藝，可是敵擋不到五六回合，那兩人就手忙腳亂，心昏眼花，趕緊轉身往店門外去跑，其中有一個人並且嚷着說：「快走，快走！」秀蓮還沒十分追趕，鋼刀就砍在一個人的肩膀上，那人像殺豬似的叫一聲，把燈籠撒手扔在地下，他跑出了店門，就栽倒在地爬不起來了，後來才被旁的人給擡走了。這裏秀蓮用刀將這幾個人驅走，心中才暢快了許多，一面冷笑着，一面提刀回到屋裏，心說：這一定是黑虎陶宏手下的人，他們這一跑回去，一定把陶宏和張玉瑾找來，我就在這裏等着他們吧，看他們怎麼樣？這時那店家又驚慌慌的進來，俞秀蓮就說：「你們放心，我惹出事來我

自己擋，絕不能叫你們開店的跟着受累。」那店家也看出來了，俞秀蓮是有本事的，一定是個久走江湖的女子，他就說：「既然姑娘你這麼說，那只好求姑娘多住半天，擋一擋他們，我們開店的可惹不起陶大爺！」俞秀蓮氣忿忿的說：「什麼陶大爺，明天我就要割下那陶宏的頭給你們瞧！」說時，把雙刀向炕上一扔，嚇得那店家打了一個哆嗦，幾乎要坐在地下，秀蓮就指揮着說：「把這碗麵再給我熱熱去！」那店家連聲答應，翻着一個發愁的眼睛去，羞秀蓮，然後他皺着眉，端着麵碗出屋去了。這裏秀蓮歇了一會，心中覺得可氣，又覺得可笑，及至那店家再把麵送來時，秀蓮就問那黑虎陶宏住家離此有多遠，店家說：「遠倒不遠，陶大爺就住在城西，離這裏至多有五六里地，可是他手下的人常在街上亂串，走在那兒都難遇得着，剛才來的那幾個人，本來正在南邊酒舖裏喝酒，是叫那鄉約給找來的，他們這一回去，黑虎陶大爺一定要親自來！」俞秀蓮笑着說：「讓他來吧，他今晚若不來，明天早晨我還要找他去呢，我現在到保定來，就是爲找張玉瑾報仇，也順手兒給你們這兒剪除這個惡霸！」他這樣慷慨的說着，臉上真是毫無懼色，因爲腹中饑餓，遂就拿起麵碗來吃。店家又出屋去了，少時秀蓮吃完了飯，就把麵碗和筷箸向桌上一擡，盤腿坐在炕上，咬着下唇在沉思，同時，只要院中微微有一點響動，秀蓮就以爲是黑虎陶宏張玉瑾他們找來了，立刻就要抽刀出屋，與他們去廝殺，可是直等到街頭的更鐘已打了三下，却還不見有人找來，秀蓮反倒不由得笑了，就想：這些人可也太丟臉了，怎麼叫我打走了之後，他們就不敢來了呢？莫非是那金槍張玉瑾他猜出是我來到此地，他曉得我的利害，所以不敢再來找我決鬥？於是

就把屋門關好，氣忿忿地自語的說：「誰能夠等他們一夜，到明天，他們若不敢來找我，我還要找他們去呢！」當即滅了燈，臂壓着雙刀，躺在炕上睡去，因為勞累了一天，雖然身旁還有許多事情，但她也罷沉沉的睡去，不覺就到了次日清晨，被院中的雞聲催起，秀蓮穿鞋下炕，忽然又想起昨晚的事，就暗道：「我既然來到這裏，豈可又輕輕的走開，無論如何我得叫金槍張玉瑾非傷即死，也好去見我父親的墳墓呀！」當下決定立刻去找黑虎陶宏家，會會那張玉瑾，遂開開屋門，叫店家打來洗臉水，然後給了店錢，就說：「快給我備馬，我要找黑虎陶宏去，省得他們來了又攪亂你們這裏。」那店家也彷彿巴不得會秀蓮快走，當下他連連答應，到院中去給秀蓮備馬，秀蓮姑娘就帶着自己的行李包兒，和護身的雙刀出屋，包裹放在鞍後，刀掛鞍下，此時秀蓮依舊是緊身的袷衣褲，黑紗的首帕包頭，牽馬出門，這時寒風吹得很緊，太陽剛從東方吐出，街上往來的人還不多，秀蓮剛要上馬，忽聽身後有人高聲叫道：「姓爺的！」秀蓮趕緊回頭去看，只見身後一箭之遠來了一匹紫馬，馬上的一個年輕漢子，圓臉膛，濃眉大眼，面帶兇悍之色，身穿青緞子的小皮襖，青緞袷褲，脚下是抓地皮的靴子，登着白銅馬鐙，身後帶着三個穿着短衣裳，莊丁模樣的人，其中一個給馬上的人打着一桿白臘桿子上纏着金線穗子的長槍。秀蓮一看，這人眼熟，彷彿在那裏見過一次似的。遂就一手牽馬，一手按着刀把，瞪了那馬上的人一眼，厲聲問道：「你就是金槍張玉瑾嗎？」那馬上的人瞪着兇狠的眼光，冷笑着說：「你既然是特意找張大爺來的，如何反不認得你張大爺，來，你有膽子就跟着我走，在這大街上我張玉瑾羞於跟你一個女流爭鬥！」說

時，他盤過馬去，並回首微笑着。這裏俞秀蓮氣得芳容變色，罵了聲：「你先別說大話，往那裏去我也不怕你，今天我非得割下你的頭來，去祭我父親不可！」說着，秀蓮姑娘飛身上馬，催馬奔過張玉瑾，那張玉瑾却勒着辮繩，讓馬慢慢往前去走，他帶着的那三個人就躲在馬旁跟着往前跑，張玉瑾等着俞秀蓮的馬來到臨近。他才冷笑着說：「俞秀蓮咱們是仇深似海，我的岳父是在七年前被你父親殺死的，我的女人是在你的手裏受了傷，我的舅父苗振山也慘死在你的手裏，俞秀蓮，現在咱們也不必彼此相罵，再走幾步兒，咱們找個寬敞地方索性拚個死活！」秀蓮在馬上氣忿忿的點頭說：「好，今天我非要給我父親報仇不可！」當下俞秀蓮策着馬，緊跟着金槍張玉瑾往西去走，走了不到半里地，這時就來到一遍荒地上，地上滿是殘雪，四下既無村舍，附近沒有行人，忽然那張玉瑾在馬上接過了他的金槍，回身向俞秀蓮猛刺，秀蓮的馬本來緊跟着他，相距很近，而且手中未持兵力，冷不防張玉瑾這一槍刺來，幸虧俞秀蓮的手疾眼快，他趕緊一歪身，雙手就將張玉瑾的槍頭握住，罵道：「你算什麼英雄，竟想以暗算傷人嗎？」張玉瑾本來知道俞秀蓮的雙刀利害，所以打算乘她不備，將她一槍刺死，可是不想金槍反被俞秀蓮給揪住了，張玉瑾趕緊用力去奪，可是，看不起俞秀蓮一個纖弱的女子，原來力量却是這樣的大，張玉瑾奪了幾下，竟奪不過來自己手中的金槍。張玉瑾急得在馬上亂讓，說：「好刁婦！」此時跟着他的那三個人，齊都取出短刀來和梢子棍，要來助威，他們還未上前，就見秀蓮姑娘左手揪着張玉瑾的槍，右手由鞍下抽出一口刀來，飛身跳下馬來，掄着刀向張玉瑾的馬上去砍張玉瑾趕緊催馬跑了幾步，同時把手中的槍奪過去，跳

下馬來，轉身反追上秀蓮，擰槍狠狠的刺去，口中並罵道：「跑江湖的小娼婦，你以為張大爺真怕你嗎！」這時，秀蓮踏着地下的殘雪往後緣了幾步，又由馬鞍下把左手的那口刀抽出，然後雙刀並掄，反撲過張玉瑾去。旁邊的三個人就都躲在遠處，兩匹馬也驚跑了，這裏俞秀蓮與張玉瑾交戰起來，張玉瑾的槍法極爲惡毒，他仗着兵器長，只向俞秀蓮挑逗，打算尋找秀蓮的刀法疏忽之處，他才驀的刺去，想要一槍就結果了俞秀蓮的性命，可是俞秀蓮的刀法也頗有步驟，她曉得張玉瑾的長槍佔着便宜。自己的雙刀很容易失敗，她也有主意，除了用刀去砍張玉瑾的槍杆，就是順着槍桿去削張玉瑾的手指，所以交戰二十幾個往來，只見秀蓮的兩口刀是寒光飛舞，一刀緊一刀向張玉瑾逼近，張玉瑾反倒不住往後退，並且因爲用槍桿去擋秀蓮的雙刀，哧哧的亂響，眼看着槍桿就要被刀砍折了。張玉瑾連退幾步，抖起金槍，又向秀蓮的喉際腳下，上擱下刺，但是都被秀蓮用刀磕開，槍尖休想近得她的身，又交手數合，張玉瑾的槍法就有些慌忙了，秀蓮姑娘的刀法却愈緊，直往張玉瑾近逼，旁邊那三個人一看到他們的張大爺要不好，他們就想要過去幫助，這時忽見西邊跑來了一匹馬，馬後跟着十幾個人，全都手裏拿着兵刃，這裏的三個人喜歡得亂跳，招着手嚷道：「好啦，好啦！」陶大爺來了！」秀蓮姑娘專心與張玉瑾決鬥，她也顧不得西邊是有什麼人來了，她只是把雙刀上削下刺的向張玉瑾近逼，恨不得一刀將張玉瑾砍死，然後出去敵後面來的這些人。此時黑虎陶宏騎馬來到臨近，便大呼道：「住手，住手！」張玉瑾趁勢把秀蓮的雙刀架住，秀蓮姑娘雙手橫刀，站個丁字步兒，往馬上去打最黑虎陶宏，只見黑虎陶宏年紀不過二十三、四歲，確

實生得很黑，並且短小精幹，穿章闊綽，像是個會些武藝的關少。秀蓮姑娘一點也不氣喘，只瞪了瞪俊目，向馬上問道：「你就叫黑虎陶宏嗎？」陶宏往下看着秀蓮姑娘的俊俏容顏，窈窕的身段，和她手中那一對雙刀。陶宏的心裏就又是有些愛惜，又是有些氣不服，也就俯身下馬，身後的人趕緊把他的馬匹接過去，黑虎陶宏向秀蓮拱了拱手，臉上現出一種驕傲的笑色，說道：「你就是俞秀蓮俞姑娘嗎？哈哈，我很久仰你的！」秀蓮姑娘見這個黑虎陶宏的樣子很討厭，他就把刀一掄，近前一步，說道：「有什麼話你快說，我沒有那麼大的工夫跟你磨煩，我現在是找張玉璫爲我的父親報仇，你要是躲遠點，就連累不上你，要不然，我非連你也殺了不可！」黑虎陶宏退後兩步，顏色微變，但還故意的傲笑着說：「真兇，真兇！陶大爺學藝十年，練了一對雙刀，想不到今天遇見一位姑娘兒又要拿雙刀來殺我，我也知道你是鉅鹿縣俞老鵬之女，本事頗有兩下子，連河南的苗大員外都死在你的手裏，並且現在還敢找到陶大爺的頭上，昨晚在店裏傷了我手下的人，好啊！你的本事還怪不小的！來，你也是雙刀，我也是雙刀，陶大爺今天倒要鬥一鬥你！」說時，向張玉璫拱手，說：「請張大哥歇歇，讓我跟他幹幹！」遂後由莊丁手中接過一對把子上繫着紅綢子的雪亮的雙刀，並把手下的人都驅開，雙刀左右一分，說：你過來吧。」秀蓮此時又是氣憤，又是要看看他的刀法到底怎樣，當時就掄雙刀去砍陶宏，陶宏也用雙刀去迎，四口鋼刀上下翻騰，並有陶宏刀上的兩條紅綢迎風飄舞，白刃相磕，身隨刀轉，黑虎陶宏是短小精悍，刀法極猛，秀蓮姑娘是纖足亂跳，嬌軀疾轉，刀法絕不讓人，往來不下二十合，旁邊的張玉璫等人看着二人勢均力

敵，心中不禁稱讚，其餘的莊丁們却都手持着兵刃，呆呆地站着，看得眼睛都發直了。這時黑虎陶宏與俞秀蓮越打相逼越近，四口刀纏在一起，其勢極危，眼看着非得要死一個不可，張玉瑾大驚，剛要挺槍過去幫助陶宏，就見那黑虎陶宏咕咚一聲摔倒在地下，兩口帶綫子的雙刀扔在一旁，秀蓮姑娘的雙刀向着黑虎陶宏狠狠的砍下，金槍張玉瑾和那陶宏手下十幾個莊丁，有的掄刀，有的挺槍，有的揮着梢子棍，一齊撲奔俞秀蓮來，秀蓮這才趕緊棄了地下，躺着受傷的黑虎陶宏，與這些人去廝殺，這些人本想一陣刀槍齊上，將秀蓮當時殺死在這裏，然後去打官司，或是私理了，可是不想秀蓮姑娘的刀法真叫利害，他舞動着兩口刀，遮前顧後，簡直沒有一點疏忽，無論什麼人的刀槍，都無法近得她的身。廝殺了一會，反倒叫她又砍倒了兩個人，此時張玉瑾真氣憤極了，挺着金槍拚命的向秀蓮去刺，秀蓮一口刀去敵他，另一口刀還得去敵擋別人，因此她有些招架困難了，何況她廝殺了這半天，力氣也有些不濟了，於是便轉身向東跑去，望見了她那匹馬在東邊一箭之遠，正在暗地下的殘雪，秀蓮就直奔着自己的馬，連躍帶跑地飛奔過去，後面的張玉瑾等十餘人還不肯放秀蓮走，就一齊挺着兵刃追過來，並且喊着說：「好個兇惡的娼婦，今天你休想逃走了！」此時俞秀蓮拚命飛跑，已將她的那匹馬抓住，把雙刀挾在脅下，就飛身上馬，拍馬向東跑去，並且回首向張玉瑾等十幾個人做笑着，彷彿是說：「你們若有本事，就快追趕上我會秀蓮來！」後面的十幾個人依然緊緊追趕，張玉瑾也騎上馬提着他的那桿金槍，拚命的追趕，前面的俞秀蓮本要撥轉馬去，再與張玉瑾拚一死，以為父親報仇，可是覺得自己的力氣實在不堪再與人拚鬥了。



，而且張玉瑾的馬後還跟着跑來了十幾個人，全部手中有兵刃，自己縱使刀法好，但也敵不過他們的人多呀！於是秀蓮索性將臂下挾着的雙刀收入鞘中，揮鞭催馬，連頭也不回，就直往正東跑去，也不知往下跑了有多遠，跑得有些氣喘了，秀蓮才將馬勒住，再回頭看時，已然沒有了那金槍張玉瑾等人的蹤影，秀蓮姑娘這才長長地出了一口氣，心裏反覺得十分痛快，不過又想，兩次與金槍張玉瑾交手，全都沒殺了他給父親報仇，也未免有些遺憾，當下策馬往前走，因為口渴很想找一個地方喝幾碗茶，歇息一會，再往望都榆樹鎮去。這時就忽聽後面有人大聲喊道：「前面的俞姑娘等我一等！」

## 第三十回

曠野飛沙孤墳沾痛淚  
黃昏細雨怪客報驚音

俞秀蓮心中十分驚訝，暗想：這裏是誰認得我？於是在馬上回頭去望，只見後面跑來一騎黑馬，馬上是一個胖子，原來正是那爬山蛇史健。心說：這個人可怪，怎麼我走在那裏，他也跟我到那裏？此時史胖子的馬匹已來到臨近，秀蓮就面帶得意之色，向他問道：「剛才我跟陶宏張玉瑾等人殺砍了一陣，你知道嗎？」史胖子一面在馬上呼呼的喘氣，一面點頭說：「我知道了，我可沒去看，因為金槍張玉瑾那小子認得我，我鬥不過他，所以我沒敢去看，我有一個徒弟，他是前兩天到保定來的，他在遠處看着你們來的，他說姑娘你的武藝真是高強，比李慕白不在以下，假若他們不是仗着人多，金槍張玉瑾一定要死在你的手裏。」俞秀蓮聽了，便不禁微笑，問道：「我砍了黑虎陶宏一刀，不知陶宏死了沒有？」史胖子說：

「大概是沒死吧，我聽說是叫幾個人給攙走了的。」秀蓮說：「我與黑虎陶宏倒沒有仇恨，不想傷害他的性命，現在不過是懲戒懲戒他，叫他以後休在這保定再欺壓良民。張玉璣也是我的仇人，我父親就是被他給逼死的，我不殺他，心中真有點氣不出！」史胖子說：「現在沒有法子，姑娘你雖然武藝高強，可是也寡不敵衆，只好先記上這個仇兒，以後請了李慕白幫助，再跟他拚一下。」秀蓮暗自笑道：爲什麼遇見事便都要找李慕白呢？當時又聽史胖子問道：「姑娘你現在要往什麼地方去？」秀蓮姑娘就說：「因爲我父親葬埋在望都縣，我要去到墳前祭掃祭掃！」史胖子說：「從這裏到望都，須要兩天的路程，可是往高陽去有一天也就到了，我給姑娘出個主意，姑娘何妨先到高陽黃土坡孟二少爺的墳前看看，也盡一盡夫妻之情，然後再到望都老叔坟上去弔祭呢？」俞秀蓮一聽史胖子說了這話，他立刻心如刀絞，雙淚滾下，勉強抑制住悲痛的感情，就決然的點頭說：「好，我這就往高陽去看看他的墳墓！」當下由爬山蛇史胖子領路，俞秀蓮就催馬東去，到晚間，就到了高陽地面，因爲天色黑了，不使到郊外黃土坡墓地裏去，所以就城外找了一家店房住下次日清晨，史胖子和秀蓮姑娘二人依舊都騎着馬，就到了南郊黃土坡，此時晨寒刺骨，北風捲起坡上的沙土，不住的向人的臉上擊打，秀蓮因爲心中悲痛，倒顧不得風沙，可是爬山蛇史那碩胖的身體往前衝風走着，實在困難，先把兩匹馬都放在野地上，然後史胖子領秀蓮到了一座墳前，史胖子一面用自己脊樑擋風，一面指着墳墓說：「這裏埋的就是孟二少爺，我的這位老弟，生前性情真古怪，甯可忍窮受苦，也不受別人憐恤，我跟他是在法明寺李慕白那裏認識的，李慕白的

病多虧他給扶持好了的，可是，他反倒爲李慕白的事情，慘死了！」此時俞秀蓮已忍不住雙淚如雨，一手扶着墳前的石碑，一手掩面嗚嗚的痛哭，心裏像被一把極鋒利的刀子在割着，疼得幾乎昏倒在這狂風黃沙之下。同時想着：孟思昭，我和你生平雖未晤一面，但我自幼由父親作主，許配給你爲妻，後來我父親爲仇人所迫，全家北上，半是爲避仇，一半也是爲送我到宣化就親。可是，我父親便在中途急病而死，臨死托李慕白送我母女到宣化去。李慕白在當初雖曾與我比武求婚，但後來他知道我已許婚於你，他便慷慨光明，對我不但再無別意，並且同行千重，連話也輕易不說一句。後來到了宣化知你已於年前殺傷惡紳，惹禍逃走，李慕白並且對你很加欽佩，那日我也不避嫌疑，夜間去見李慕白，求他到外面去尋訪你，以便我與你夫妻團聚。次日李慕白就走了，以後也就再也沒有下落。後來，我母女寄食你家，備受冷淡，我母親也因病去世，你的胞兄更對我處處凌辱，我因看在你面上，才遇事忍氣吞聲。將母親葬厝之後，我就單身匹馬，到外面去尋找你，後來隨德嘯峯楊健堂人都只見了李慕白一面，但他們仍說未尋着你的下落，其實那時你是因爲聽說我將來北京，你反倒先走了。在你不過是因爲聽說當初李慕白與我相識，疑惑我們彼此之間有什麼情意，並且你自覺落魄，怕我瞧不起你，其實我豈是那樣的？你如今爲李慕白的事受傷慘死，臨死還說什麼叫李慕白娶我，但那豈能作到？不獨李慕白他不肯，就是我，在情義上，道理上，也萬難依從。現在我與李慕白已然絕裂，此後彼此連認識也不認識了，可是我到這裏看你時，你只是一塊黃土，你假若是有知的話，你應當怎樣對我呢？你想我以後的生活是怎樣的傷

心呢！……秀蓮在墳前哭了半天，眼淚把地下的乾沙都浸溼了，風沙吹到面上，把她那秀麗的容顏全都掩住，頭上身上盡是黃土，但秀蓮姑娘的眼淚依然不斷。旁邊史胖子可真着急了，心想：倒霉！倒霉！都因為認識了一個李慕白，又由他認得了一個孟思昭，把我的小酒鋪也弄丟了，連北京城門也不敢再進去。現在又跟上這麼一位姑娘來到這裏受窮風，這位姑娘比李慕白孟思昭的脾氣還要古怪，我也不敢勸他，倘若勸錯了一句話，他掄起雙刀來，我可真敵不過！於是他只在旁皺着眉怔着，風沙打得他直裂嘴。待了半天，他見姑娘哭聲還不止，而且聲音力氣也漸微了。他就着急，心說：本來現在這些事，就已把那銅筋鐵骨的李慕白給毀的不得了，好志氣好身手的孟思昭也跑到墳裏住着去了，倘若現在再把這位殺苗振山打張玉瑾的陝女俞秀蓮哭死在這兒，那我史胖子可真灰心了，我真要看破江湖，出家當胖和尚去了！於是史胖子就勸說：「姑娘也就別哭啦！反正是人死不能復生，只要姑娘對得起他就是了，姑娘不是還要上墳都去了嗎。回店房歇一會，咱們就走罷！」秀蓮姑娘聽史胖子說到往望都去的事，她才止住傷心，就想：自己尚有許多事情未辦，哭壞了身體，那時就更難了。於是，秀蓮姑娘就拭淨了眼淚，轉首向史胖子說：「回店房去吧！」此時那兩匹馬正在野地上嘶風，二人走過去，各自把馬牽住，就一同上馬，回店房去了。到了店中，秀蓮姑娘擰了身上的土，淨過面，在屋中獨坐沉思，少時史胖子又進到屋裏，他就說：「姑娘，今天風太大，咱們何妨歇一天，明天再往望都去？」秀蓮姑娘說：「今天我也在此歇一天，不過明天我往望都去，你就不必再跟我去了，你幫我的忙，我謝謝你，將來我再報答你！」

史胖子聽了俞姑娘這話，他簡直喜歡的了不得，就說：「姑娘，這話我史胖子可不敢當，我是個最愛管閒事的人，現在我又沒有事，何不叫我跟姑娘到一趟望都，姑娘若想給俞老叔起靈，我可以幫個忙兒。」秀蓮搖頭說：「現在地凍着，要想起靈也須待來年春天，你若是在無事……」說到這裏，略略沉思，就微微嘆息一聲，說：「好在你與孟思昭也是朋友，你可以替我到一趟宣化府，找着永祥標店的孟老標頭，儘可以把他二兒子死在外頭的詳情告訴他，叫他們設法來高陽啓靈，還有，你可以對孟老標頭說：我雖是他家訂下的兒媳，但未成婚，所以我仍算俞家的女兒，不過我是立誓此後決不嫁人，他家給我的一枝金釵，那是我與孟思昭婚姻的訂禮，我將永遠佩帶身邊，我就算爲那枝金釵而守寡……」說到這裏，秀蓮姑娘又滴下淚來，然後再向史胖子說道：「還煩你再見着那裏的短金剛劉慶，叫他無論如何也要把我母親的靈柩送到鉅鹿去，並且至遲要在來年三月以前，以便與我父親合葬！」史胖子聽畢，就很爽快的答應，說：「姑娘放心，這些事都交給我辦了，我還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我史胖子立刻就走！」秀蓮姑娘說：「今天風大，史大哥你何必要立刻就走呢？」史胖子搖頭說：「不，我這個人只要想起辦一件事，就非辦不可，這點兒脾氣我比李慕白孟思昭他們還古怪，再說我還有個小夥計在保定呢，我也得找上他，叫他幫助我。」秀蓮聽了，很納悶，就問：「你那個夥計在保定是幹什麼？」史胖子笑了笑說：「我那個小夥計，他是我的探子，現在他在保定，正在給我探聽那黃驢北的大管家牛頭郝三又與張玉瑾等人商量什麼惡計，姑娘你是不知道，這許多人裏誰也沒有黃驢北利害，那小子是表面慈

解，心地毒狠，他把李慕白德嘯峯二人恨之入骨，早晚他還得非想法子傾害他們不可！」秀蓮一聽，不住嘆息，就說：「江湖人講究的是憑仗武藝，分別高低，像黃驥北，他也不出頭，他也不打架，只仗以機巧和財勢害人，也未免太卑鄙了！這樣吧，以後如若黃驥北等人再找尋到德嘯峯李慕白的頭上，就求你去通知我，我一定要幫助他們，報一報他們對我的恩情！」說時，秀蓮面上又現出悲慘之色。當時史胖子連連答應，他就回到屋內去收拾他隨身的東西，然後便向俞姑娘來說：「我走了。」秀蓮又托付了他許多話，這史胖子就反披着他那件老羊皮襖，出門上馬，衝着狂風飛沙往西北去了。這裏俞秀蓮對於史胖子很是欽佩，心說：這樣的人，才不愧是江湖俠客。當日他在店中歇息了一天，次日就起身往望都去，兩日的路程，便到了望都榆樹鎮，一直到了關帝廟後去看望她父親的墳墓，只見那俞老標頭的墳上，枯草縱橫，十分淒涼。秀蓮跪在墳前，痛哭了半天，然後到廟中去見和尚，那廟裏的和尚幾乎不認得秀蓮了，本來秀蓮春季在此葬父之時，尚有她母親，尚有李慕白，彼時秀蓮也是溫文纖弱，像是個小姑娘一般，現在呢，秀蓮已經滿面風塵，因為穿着緊箍着身子的袷衣襖，顯出他的身材高得多了，而且他還牽着馬，帶着刀，簡直像個保鏢的男子。和尚認了半天，方才認了出來，說：「阿彌陀佛，原來是俞大姑娘呀！」當下把姑娘讓到禪堂裏，和尚就說：「姑娘早來半個月也好，就可與那位孫大爺見面了。」秀蓮聽了，不禁一怔，趕緊問說：「是那位孫大爺？」和尚就說：「這位孫大爺有三十多歲，樣子很雄壯，騎着一匹馬，帶着一口刀，十幾日前他由鉅鹿到這裏來，給俞老爺墳上燒了些紙，直哭師父，後來他又跟我問了

些話，就走了，大概是上宣化府去了。」俞秀蓮這才知道，一定是那五爪鷹孫正禮，他到宣化看我去了，也許他還不知道我母親也去世了！因此又不禁落下幾點眼淚。又想：五爪鷹孫正禮他若到了宣化，再會着史胖子，他們與劉慶商量着，一定能將我母親的靈柩送到鉅鹿。對於母親靈柩回籍的事倒放了心。他又向這裏和尙說明，來春必來啓運父親的靈柩，和尙也答應了，又問：「俞姑娘，那位李大爺怎麼沒同你來呢？」秀蓮一聽提到李慕白，他心中又一陣難過，想起春天李慕白在此幫助自己營葬父親，那一種降情厚意，着實可感；可是那天自己在雪地裏追着他，向他說了那些絕裂無情的話，也真使他太傷心了！因此，覺得自己十分對不起李慕白，假若沒有孟思昭那些事，自己願意立刻到南宮縣去找他，向他道歉，可是現在就不能，即使走在路上與李慕白相遇，自己也不能理他，咳！是誰叫我們作成這樣局面呢！當下便悲痛着牽馬出廟，上馬揮鞭，便向南走去，一路走的都是熟路，都是今年春天俞老標頭携妻帶女北上時，路遇李慕白，同戰何三虎等人，以及陷獄墮馬的一些熟地方，如今荒涼滿目，無限傷心，秀蓮姑娘趕行了幾日路，這日午後四時許，便於寒風殘照之下，回到故鄉鉅鹿，進了城，回到他們早先住的那胡同，到故居的門前下了馬，上前叩門，一面叩門，一面流眼淚，少時門裏就有人很傲慢的聲音，問道：「是誰？」秀蓮姑娘聽出是崔三的聲音，她就說：「崔三哥，開門吧！是我，我是秀蓮……：……我回來了！」裏面地裏鬼崔三趕緊把門開開，就見秀蓮哭着走進來，他就說：「怎麼，姑娘你一個人回來了！」秀蓮姑娘一面哭着，一面點頭，崔三把娘姑的馬匹牽進門來，又把門關上，他就讓秀蓮姑娘進到屋裏，

原來俞老樵頭全家避仇走後，就叫崔三在這裏住着看家，崔三並說了個老婆，就在這外院住着，裏院的房可還都空閒着，當下崔三就跟着姑娘進屋，給他的老婆引見，秀蓮就坐在炕上歇息，仍然掉着眼淚，崔三用袖子擦着眼睛說，「自從俞老叔帶着老太太跟姑娘走後就沒有音信，今年秋天才有北邊來的人，說俞老叔是死在半路了，是由南宮縣一個叫李慕白的人，把姑娘和老太太送往宜化府去了。我們早就想看看去，可是總沒湊上路費，上月，孫正禮才借了些盤纏，先到宜化去看姑娘，然後再往北京去找朋友謀事，他現在也走了快有一個月了，不知姑娘在路上見着他沒有？」秀蓮說：「我雖沒見着孫大哥，但我知道他是往宜化去了。」於是崔三的老婆給姑娘倒過一碗茶來，姑娘飲過了，就接着把自己母親也病放在外，及自己本身所遭遇的事，孟思昭爲李慕白慘死的詳情，一一都對崔三說了。崔三那裏聽說過這些事呢，當下他又咧着嘴哭，又頓足嘆息，然後又勸慰秀蓮姑娘說：「既然這樣，姑娘就先在家裏住着吧！等到把老叔和老太太安葬完了，姑娘再想久遠之計。」秀蓮姑娘一面拭淚，一面說：「我還想什麼久遠之計，反正我還算是俞家的女兒，但是我不能忘了我會許配孟家，我也不能再嫁別人！」崔三一聽姑娘說這樣的話，他也不敢再作進一步的解勸，當日他就給姑娘把裏院的屋子收拾好了，請姑娘去居住。從此秀蓮姑娘就住在她的故居，終日依然青衣素鳥，永不出門，茶水飯食都由崔三夫婦給預備，秀蓮姑娘在家中無事，有時也自己做些針黹，不過她却不敢把武藝拋下，因爲這身武藝是她父親的傳授，同時又想自己在外尚有許多仇人，將來難免再以刀劍相拚，所以他每天晨起，必要打一趟拳，練一趟雙刀，夜間還有



時起來，練習躡房越脊的功夫。過了些日，鉅鹿縣城裏的人，又都知道俞老鴨的那個美貌絕倫的女兒現在又回來了，這個風吹到秦德和糧店裏，却又被那梁文錦席仲孝兩個人聽見，本來梁文錦自從春天在俞家挨了打，他就沒有臉再到鉅鹿縣來。後來俞家父女離了鉅鹿，他才慢慢溜到這裏，那席仲孝自然是永遠跟他作搭擋，兩人各在鉅鹿戀着一個私娼，所以一月之內，他們總要在這裏住上十幾天。這天兩人在秦德和糧店裏，聽說俞秀蓮回來的事，那梁文錦立刻又要回南宮去，席仲孝就譏笑他說：「怎麼，你怕他呀？」梁文錦說：「我也不是怕他，不過我早先發過誓，只要他姓俞的在鉅鹿住，我就不到這裏來！」席仲孝笑着說：「你倒真有記性，挨過一回打，永遠忘不了疼，現在你沒聽人說嗎？俞老頭子和俞老婆兒全都死在外頭啦，什麼孟家的二少爺也死了，現在俞姑娘是回到家裏來守望門寡，就憑他那不到二十歲的人兒，要守得住，我敢輸點什麼。文錦，你趁着這時候再鑽一鑽，管保成功！」梁文錦一聽，本來心裏很有點搖動，可是後來一想：我別再去挨那傻挨了，我梁少東家拿出錢來買女人，有多麼省事，誰找那玫瑰花兒去扎手呢！於是，梁文錦，笑着說：「仲孝，我不上你這個當，你要是有這個心，你可以鑽一鑽，鑽上了我佩服你的本事。」席仲孝搖頭說：「我向來是叫女人巴結我，我不去巴結女人。」又說：「現在李慕白可是回來了，不如咱們再去激一激他，叫他們唱一出戲，給咱們開開心。」梁文錦一聽提起李慕白，他又不由發出一陣妬恨，就說：「找那個倒霉鬼幹什麼，李慕白到了一趟北京，混了快有一年，事情也沒找着，回來是又黑又瘦，比蘇秦還不如，現在在家裏連人都不敢見，我就沒去瞧過他一回，」席仲

孝明知是梁文錦恐怕把李慕白找來，李慕白真個把俞姑娘弄到手裏，那時得把他氣死，所以他才這樣攔阻，當下席仲孝只笑了笑，再也沒說什麼，因為梁文錦即日要走，他也只好跟着梁文錦又回到南宮，到了家中，他却忘不了那俞秀蓮的事，就瞞着梁文錦來找李慕白。原來此時李慕白已然回到家中，他叔父嫡母因為李慕白去了一趟北京，事情既沒找着，錢也沒掙回來，反倒弄得面黃肌瘦，終日愁眉不展，因此對他十分冷淡，並且言語之間，還說是李慕白一定在北京眠花宿柳，打架毆人，所以才弄成這個樣子，李慕白却也不管他叔父嫡母對他的態度怎樣，他只時時難忘了自己這一年以來的遭遇，那俞秀蓮姑娘的俠骨芳姿，謝纓娘的悲慘結局，孟思昭一位意志堅忍勇敢有爲的人，竟爲自己的事而慘死，以及鐵小貝勒的愛才仗義，德嘯峯的慷慨熱心，這一切的事時時在他眼前浮現，心中湧起。就想：俞秀蓮那方面的誤會，雖然自己不必再去解釋，但是她在那天雪後氣走了之後，究竟往那裏去了，是回重鹿，或是往宜化去了，自己應知道知道，才好放心。謝纓娘死後，自己資助她母親幾十兩銀子，諒那謝老媽媽一時不至有凍餒之虞，不過她葬埋在何處，自己也應當看看去啊！因此李慕白想好，明春天暖之時自己再往北京去一趟，先到高陽孟思昭的墳墓弔祭一番，然後即入京城，見鐵小貝勒叩謝當初營救之恩，並看望德嘯峯，以踐那天風雪出都、德嘯峯相送時所訂之約。然後看看謝纓娘埋骨之處，以盡餘情。至於黃驥北累次向自己加以領害的仇恨，張玉璣與自己的勝負未分，以及史胖子的一切事情，他倒未放在心上，因為現在的李慕白已然心灰意懶，現在只思量將來是怎樣報俠友之恩，補情天之恨，却不願再與一般江湖人爭雌雄。

，定生死了。並且回到家裏之後，除了一兩家親戚，不得不去見見之外，其餘的同學及友人，他都一一謝絕，只有席仲孝曾來看過他一次，但他也說是在路上受了風寒，身體不舒適，所以並沒與席仲孝談多少話。這天已是臘月中旬，歲暮天寒，昨天下了一場大雪，今日雪後天晴，李慕白就在茅舍前，踏着地下的殘雪散步。心裏却不斷的回憶他那些殘情舊恨，散步了一會，這時就見遠遠的有一人前來，來到臨近，李慕白才看出是席仲孝，心裏不禁發出一種厭煩。暗道：他幹什麼又來了？這時席仲孝踏雪走着，面上帶着笑容，來到臨近，他就招呼李慕白說：「慕白師弟，你今天覺得病好些了吧？」李慕白也就迎上去含笑說道：「今天才下過雪，路又難走，師兄你何必還來看我？」席仲孝却笑着說：「若不是下雪，昨天我就來了，我現在來，第一是看看你的病好了沒有，第二……」說的時候他拍了拍李慕白的肩膀，就笑着鼻子笑着，接着說：「我是來再給你報個喜信兒！」李慕白一聽，不獨心中更加厭煩，且有怒意，就細着臉說：「你怎麼又來拿我打耍！」席仲孝笑着說：「這回不是打耍，真是喜信兒，走，咱們到屋裏說去！」當下席仲孝拉李慕白到了屋中，李慕白此時已滿面愁容，連嘆幾口氣，說道：「你坐下，咱們可以談些別的話，千萬別提什麼叫喜信兒，我現在厭煩聽那些話！」席仲孝聽了，不由得一發怔，臉上稍微露出不願意的樣子，接着他又笑着說：「今天大冷的天，我就爲這件事跑來告訴你，你沒等我說，却先給我擋回去，這是什麼意思呢？」又說：「師弟，你得明白，我對你全是好意，你今年二十多歲，尚未成家，跑了一趟北京，也沒帶回一位師弟婦來，我不能不給你緊張羅些，春天，我帶你到鉅鹿，找那俞老鴿的

女兒俞秀蓮去比武求親，雖然親事沒成，可是也叫師弟你看見了天地之間還有那樣美貌的，武藝好的女子。可是你總恨着我，以爲我拿你打要！」李慕白一聽提到俞秀蓮，他又連聲嘆氣，連連擺手說：「那過去的事，何必再說呢！」席仲孝却笑着說：「不，我還是非說不可，今天我來告訴你，還是那俞秀蓮的事兒！」李慕白本以爲席仲孝今天來，不定又是說誰家的姑娘好，又給自已來做媒，可是如今一聽提到了俞秀蓮，立刻他的心中又是一陣悲痛，同時又不得住下聽去。就聽席仲孝說：「前天我跟着梁文錦到鉅鹿去，聽說那俞秀蓮姑娘現在已然回到家中，他的父母全都死了，他不是許配給什麼宣化府開標局的孟家了嗎？現在那孟家二少爺也死了，聽說還是跟什麼人拚命受傷而死的，現在俞秀蓮在家守望門寡，可是她那麼年輕的人，守寡那能守得住，將來還不知道便宜誰，我想如其便宜別人，不如師弟你再到一趟鉅鹿，你不是跟俞老鵬見過面兒嗎，你還可以藉着探問俞老鵬的喪事爲名，去拜會拜會姑娘，那麼憑師弟你這個人才，她又知道你的，你副着性兒鑽一鑽，管保能把姑娘到手，然後我們一喝你的喜酒兒，夠多麼開心？」說時，席仲孝笑得閉不上嘴，並且要拉着李慕白即刻就去，李慕白此時心中悲痛得幾乎要落下淚來，同時對俞秀蓮發生出無限的欽佩與憐惜，並且也想着：秀蓮現在已平安回到她自己的家中，我也算放心了。於是深深嘆了口氣，本想要把自己與俞秀蓮和孟恩昭三人之間的一段孽緣恨史，詳細告訴席仲孝，可是又想：席仲孝原是一個俗人，而且愛多說話，倘若他知道了自己的事情，必要滿處去說，那時叔父必要更對自己不满意，而且就許有人又給俞秀蓮編出許多壞話來。於是便向席仲孝慘笑了一聲，說：「我李慕

白豈能作那種事呢！秀蓮姑娘是守寡，還是將來另嫁，我全不願問，他父親俞老標頭雖與我見過一面，談過幾句話，但彼此並無什麼深交，俞老標頭去世了，他家又沒有開吊，我又何必探喪去呢？」席仲孝還沒聽明白李慕白的話，就連說：「那不要緊，你可以想個別的法子去見他，只要你的大腿能夠跨進她家的門坎，那你的媳婦就算聚成了。」遂又笑着說：「慕白，據我想你跟那俞秀蓮一定是有緣，所以她才先把那沒有造化的姓孟的小子妨死，好來嫁你。」李慕白一聽席仲孝又侮辱到孟思昭，他不由於悲痛之中又生出怒氣，就狠狠地擗脚一踉，說：「咳，你不要再提了，什麼姓孟的，姓俞的，人家與我毫不相干，你何必要在我的耳旁絮絮不休呢！」席仲孝見李慕白竟對他發起氣來，就不由也把臉繃起來，說：「怎麼，你倒跟我鬧起脾氣來？我是爲給你找老婆，難道是你娶來老婆，我還能沾什麼便宜嗎？」李慕白又嘆了口氣，便轉頭不理席仲孝，席仲孝瞪着眼睛看着李慕白的背影，只見李慕白頸項和肩膀都比早先削瘦得多了，心說：這個倒窳鬼，在北京不定困了多少日子，現在落拓而歸，竟連娶媳婦的事也不敢叫人再提了。於是他就嘿嘿的冷笑了兩聲，說：「慕白你不願去也就完了，何必跟我生氣？爲一個俞家的丫頭，咱們傷了師兄弟的和氣，也對不起師父！」李慕白聽席仲孝罵俞秀蓮爲俞家的丫頭，他就更是生氣，可是一聽提到了他們的師父，李慕白心中又不由一陣悽慘，就想起當年師父傳授武藝之時，雖然他的徒弟很多，但他對自已却另眼看待，常常瞞着他人，在背地裏傳授他平生的絕技。師父的意思，原是爲叫自己在江湖上立些名聲，作些仗義的事情，以爲他爭光，不想自己如今却叫這種情愛的事情，銷磨

的毫無志氣，這真辜負了師父當年傳授武藝時的苦心了！李慕白心中這樣一難過，連席仲孝什麼時候出屋走去的，也都不知道，他只坐在椅子上仰頭長嘆，嘆息了半天。從此，他對於俞秀蓮是稍稍放心了，但想起孟思昭與織娘二人的事情，依舊不勝哀感。因此仍覺得志氣頓唐，人生無味。過了殘年，便入新春，自從把席仲孝得罪了之後，李慕白這間小屋，更是沒有人來了，轉眼之間已到陽春二月，桃李將開，一遍芳春麗景更是惱人。李慕白終日愁居，身體日漸衰弱，連他自己都害怕了，覺着自己若這樣下去，可真連生命都要完了。於是心中略振奮，就想再整行裝，北上赴都，以踐德嘯峯今春相會之約，兼弔織娘墳墓，正在行意已動，未定動身之期的時候，忽然這天黃昏時候，窗外落着淒涼的細雨，屋中昏暗得看不見東西，李慕白正要點起燈來，看書以作消遣，這時就忽聽外面有人敲打柴扉之聲，又聽見兩聲馬嘶，李慕白心中詫異，暗道：這是什麼人，在這時候來找我！於是走出屋去，到柴扉前問道：「是誰，你找什麼人？」柴扉外似乎聽出李慕白的語聲兒來了，就用那很粗的男子的嗓子，做出嬌滴滴的女人聲音說：「你快開門吧，我是俞秀蓮呀！翠織姑娘兒也同着我來啦！」李慕白又是驚訝，又是生氣，罵道：「什麼人，敢來打擾我李慕白！」遂就要開門去打那人，但是當他把柴扉啓開之時，外面的一個胖子却哈哈大笑，李慕白才於黃昏細雨之中看出這個人來，原來却是爬山蛇史健，李慕白又是氣，又是笑，就問說：「史掌櫃，你有什麼事到我這裏來？」史胖子先拱了拱手，說：「李大爺，別來無恙！今天我來到府上，一來是拜訪，二來……」說時他牽着一匹黑馬，往柴扉裏就走，李慕白十分納悶，就叫

史胖子牽馬進門，將馬繫在一棵桃樹上，然後李慕白讓史胖子到屋裏：他就一面點燈，一面問道：「我知道，你找我來一定有事，到底是什麼事，快對我說！」史胖子却坐在椅子上，脫下了他身上那件被雨淋溼了的短衫褲，一面用手巾擦着辮子上的雨水，一面說：「事情可是要緊的事情，我由北京連夜趕來找你，等我歇一歇再跟你說！」李慕白一聽，史胖子是由北京連夜趕了來的，就不由是驚異，着急問道：「什麼事，你快告訴我！」那史胖子初進門時，本來是一張玩笑的臉，可是至此忽然變爲嚴肅了，他就說：「你猜是什麼事？」李慕白說：「莫非是德嘯峯家出了事？」史胖子點頭說：「不錯，你猜得對，現在紫禁城中，深宮大內裏丟了幾件珍寶，瘦彌陀黃驥北爲報去年結下的仇恨，便唆使宮中的大總管張太監，竟誣德嘯峯爲盜寶的要犯，現在德嘯峯已被押在刑部獄中，並且牽連了許多京城中富貴人物，恐怕德嘯峯的身家性命眼前就要保不住吧！」李慕白未等聽完面上就變了色，趕緊問道：「你快告訴我！詳細的情形是怎麼樣？」史胖子說：「詳細的情形我也不怎麼知道，不過是因爲有一個北京巨商楊駿如，李慕白雖然想起此人，也是一個胖子，自己初到北京時，就在石頭胡同遇見他同着德嘯峯，曾一同到班子裏逛過一回，於是就點頭說：「我知道，此人是開當舖的。」史胖子點頭說：「不錯，他是京城有名的當舖家，開着好幾處當舖，家中很有錢，上月，他的當舖裏收進幾十顆珠子，還有張字畫，其實這也不是什麼要緊的東西，可是不料被御史查出來了，原來宮中大內現正丟了許多珍寶，這幾件珍珠字畫，正是宮中所失之物，當時將楊駿如抓了去，並且押起幾個太監，和兩個侍衛，其實這事與德嘯峯也毫無相干

，不料德嘯峯與楊駿如原是至友，他又出頭去營救楊駿如，因此黃驥北才乘機會陷害德嘯峯，說德嘯峯是全案的主謀，因此才押起來，家裏也抄查了兩次，現在除了鐵小貝勒和邱廣超，還替德嘯峯打點打點，其餘的親友全都躲避不及。我因想李大爺你是德嘯峯的好友，他與黃驥北結仇也是由你而起，現在他押在監獄，你雖無力救他，可是也應當前去看看他，也算朋友的義氣！」李慕白這時急得連坐都坐不下，聽史胖子談到朋友的義氣，李慕白就苦笑道：「我與德嘯峯相交雖只一載，但我們却非泛泛之交，當我離開北京之時，那天正下着大雪，德嘯峯送我出了彰儀門，就與我訂的是今春相見，這幾日我也正要往北京去看望他，不料你就來了，多謝你連夜自京趕來，告訴我朋友受害的事，好，我要立刻就走，我們以後再盤桓吧！」史胖子一聽李慕白要即刻起身，連夜赴都，前去營救德嘯峯，他不由十分欽佩，趕緊伸出大拇指來，說：「好，我佩服你李慕白，鐵掌德五不枉交你這個朋友！」當下李慕白忙碌了一陣，就把隨身的行李收束好了，然後向史胖子說：「你先到門外等我候，等我辭別我的叔父。」史胖子點頭說：「好」，他就出屋。由桃樹上解下馬匹，啓開柴扉，在黃昏細雨之下等候李慕白，此時李慕白却並不向他的叔父辭行，因為他知道他叔父李鳳卿，在這時候已就寢了，而且若曉得他即刻起身去到北京營救朋友，那也是決不能允許的。於是李慕白便濡筆抽籤，爲他叔父留下一封信柬，在寫信時，李慕白就不禁落了幾點眼淚，然後熄了燈，携帶包裹及寶劍悄悄出門，先交給史胖子拿着，然後他重進門內，到房後將那匹黑馬備好牽出，看他叔父的屋中並無燈光，李慕白又揮了幾點眼淚，然後將柴扉倒帶上，便由史胖子手中接過行



李及寶劍，綁在鞍後，便與史胖子牽馬出了村子，這時天色已然黑了，雨下得史密，才行不遠，二人的身上便都淋溼，史胖子就停住脚步，說：「咱們上馬吧，你往北京去，我還要到旁的地方，半月之後，咱們再在北京見面。」李慕白知道史胖子行蹤詭密，自己也不便問他到什麼地方去，去找什麼人，遂就點頭說：「也好其實你與德嘯峯並不相識，你也不必再到北京爲他的事奔忙了！」史胖子說：「我並不爲德嘯峯，我却是爲幫助你。」又問：「你的盤費夠不夠？」李慕白說：「盤費我已帶着了。」當下二人各自上馬，走到一股岔路前，史胖子就拱手說：「再見吧，我往西去了。」李慕白也在馬上拱手，說聲再見，當時史胖子的黑馬，蹄聲得得，順岔路走去，這裏李慕白便緊緊策馬，順着北上的大路，連夜趕行，走二日才歇宿一夜，如此曉風殘月，山色斜陽，一點也不顧行旅之苦，只盼急急趕到北京，好去與德嘯峯見面，路上不稍停留，只有路過高陽縣之時，走在黃土坡前，李慕白曾下馬走到孟思昭的墳前，揮了幾點眼淚，然後依舊上馬，很快的向前行走，他因爲心中焦急，所以也不計路程和日期，不過他記得，他是二月底離開的南宮，及至到了北京，那春城中的柳色才青，桃花尚未開放，李慕白一進北京城，並不先找下處歇息，他却一直進城內，到東四牌樓三條胡同德家門首，只見德宅雖然門庭依舊，但是景象全非了。一對大紅門緊緊的關閉着，門前不要說人，連一條車走過的痕迹也沒有，李慕白在門前下了馬，自己將馬匹拴在樁子上，然後就上台階去拍門，拍了半天門，裏面才有人問道：「是找誰呀？」李慕白很急快的說：「快開門吧，我是德五爺的好友李慕白！」裏面的人一聽是李慕白來了，這才趕緊把門開開，裏

面的人真是又驚又喜，說：「噯呀，我的李大爺，你來了才叫好呢！」說時，趕緊請安，李慕白一看，原來是給德嘯峯趕車的那個福子，李慕白向福子說：「你給我看着馬匹，我進去見老太太！」當下李慕白不待僕人通報，他就直往裏院走去，順着廊子走過了客廳，這時才見有一個僕婦由裏院往外來走，李慕白就說：「你先給我回稟老太太，或是大奶奶，就說我是李慕白，現在是由南宮家鄉特來看五爺！」那僕婦本來沒見過李慕白，可是他却知道李慕白是他主人的好朋友，當下他就向李慕白請安，並要說：「我們老爺是……」李慕白說：「五爺的事我全曉得，現在我就是要見見老太太和大奶奶！」當下那僕婦在前面走着，李慕白在後面跟隨，進到裏院，那僕婦就先到德大奶奶的房中去稟報，德大奶奶一聽說李慕白來了她心中也很是喜歡，因為李慕白是她丈夫生平最佩服的人，又因這許多日，家中被人搗亂得時刻不得安甯，李慕白現在來了，一定能給他家擋些事情。當下德大奶奶就告訴僕婦說：「你把李大爺請到我的屋來吧！」本來德家是旗族的家庭，很重禮節，外面的男客絕不能進內院，但李慕白却不同旁人，德嘯峯待他如兄弟一般，去年李慕白初次到德宅來，德嘯峯就請他到裏院，見了老太太和大奶奶，所以現在李慕白也不避嫌疑，他聽了僕婦的話，就走進德大奶奶的房中，德大奶奶，已起身迎到外間，李慕白不敢仰視，一躬到地，叫聲嫂嫂，那德大奶奶這時已然滿面是淚，一面還禮，一面說道：「李大兄弟請座吧！你五爺的事情，你聽說了嗎？」說話的時候，聲音很是悽慘，李慕白此時也不禁垂淚，就說：「我因為聽說我哥哥被黃四所陷，現在打了冤屈官司，我才急急趕來，但是還不甚知道詳細的情形，請

嫂嫂告訴我，我一定盡我的心力給我哥哥想點辦法！」說時，在旁邊一隻紅木小凳上坐下，僕婦遞過茶來。李慕白也不喝，當下那德大奶奶就一面哭泣，一面把德嘯峯爲營救朋友楊峻如，以致打了罪誤官司，黃曠北買通了宮中張太監，給德嘯峯捏造罪名，所說的事情倒與史胖子告訴李慕白的那些話完全相合，不過德大奶奶又說：德嘯峯現在已由慎刑司轉解到刑部，因爲有鐵小貝勒和邱廣超給打點，倒受不了什麼苦處，並且聽說嘯峯這官司雖然不能擇脫乾淨，可是將來定罪時，或許不至於死，可是聽說現在黃曠北在外面揚言，他非把德嘯峯置諸死地不可，並且那黃曠北又使出胖盧三家開的錢莊，拿了些假造的借據，來到家門口要賬，說是德嘯峰欠過他們十萬兩銀子，非叫償還不可，可是到監獄裏去問德嘯峰，德嘯峰却說自己生平不欠外賬，而且與胖盧三的錢莊向無來往，可是他們錢莊的人非常蠻橫，一定要逼着在月內還錢，並且帶着證人，證人就是春源標店裏的馮懷馮隆，和四海標店的冒寶峴，這都是平日與德嘯峯毫無交情的人，如今忽然都來登門索債，講理也沒處去講理，要驅逐他們走開，他們就要打人，並且自德嘯峯打了官司，至今不過一月，家中被官人抄查了兩次，每次官人走後，必要短少許多值錢的東西，爲打點官司，也化了三千多兩銀子，德嘯峯雖然頗有祖遺財產，但他生平交朋友，已化去了不少，如今要再籌畫幾萬兩銀子，那非要典房賣地才行。早先家中男女僕人本有十幾個，可是自從遭事以來，有幾個男僕就很不安分，常常深夜在門房裏聚賭，所以德大奶奶就辭散了幾個男僕，現在家中只留下壽兒，福子，和一個廚子，一個男僕，因此很感覺孤單。李慕白聽了德大奶奶這些話，他心中十分難受，並且憤恨那黃

驥北，暗罵道：「你把德嘯峯陷入監獄就夠了，你何必還要使出胖盧三家錢莊的人，和馮隆冒寶崑等人，假造借據向人家孤單的婦女詭詐錢財呢？未免太該殺了！又想：京城是大地方，竟容許黃驥北這樣的人胡作非爲，也太奇怪了！好黃驥北，這次我到北京來，非跟你拚個死活不可！當下李慕白就勸慰德大奶奶說：「嫂嫂不要着急，也不必心裏難過，我現在來了，黃驥北和那些來詭詐的人，都由我去擋，回頭我再去看見見鐵小貝勒，催他快點給我哥哥的官司想辦法，我想北京城這裏雖然有些惡霸貪官橫行，可是也不能毫無情理的就把人給害死。嫂嫂放心吧！我哥哥待我恩如山厚，義同手足，我就是死了，也得救他出來！」說到這裏，李慕白不禁用手巾拭淚，德大奶奶也哭着向李慕白相托，並請李慕白就住在外院，以應付那些持着假借據來詭詐的人。當下李慕白答應了，又要去拜見德老太太，德大奶奶却攔住李慕白說：「老太太年紀高了，不敢叫他老人家知道這些事情，現在只說是嘯峯出京辦外差去了，連前兩次官人來到這裏搜查，都是花了好些錢請求，才沒驚擾到老太太的屋裏去。」李慕白聽了，不禁又長嘆一聲，說：「既然這樣，我也不敢拜見伯母去了，我現在就出去到刑部監獄裏看看我嘯峯哥哥。然後我就到鐵貝勒府拜見鐵二爺，嫂嫂還有什麼話分付嗎？」德大奶奶一面拭淚，一面搖頭，說：「我剛才打發壽兒看他老爺去了，李大兄弟若見着你五哥哥，千萬勸他在監裏別着急，並叫他放心家裏！」李慕白點頭，連聲答應，並說：「嫂嫂放心，我哥哥若知道我來了，他一定就不着急了，並且他也放心家中絕不會受人欺負！」德大奶奶又問李慕白用錢不用，李慕白搖頭說：「不用，我手下有一個取錢的摺子，那還是去年我

哥哥給的，我並沒用了多少，大概還夠幾日花用的。」說畢，他就站起身來，向德大奶奶打躬，走出屋去，順着廊子走着，心裏想着瘦彌陀黃驢北的卑劣毒惡行爲，實在叫人怒氣難忍，到了前院，就把福子叫過來，說道：「把我的馬匹牽到車房裏，好好的喂，把我的行李和寶劍都送在外書房裏，從今日我要在這裏照應家中的事，倘若那什麼錢莊裏的人，和什麼姓馮的姓冒的前來訛詐，就告訴我，我去擋他們，若是我沒在家，你叫他們等着我，告訴他們說：只要見着我李慕白，別說十萬，就是一百萬我也有！」福子連連答應，心裏却說：「得啦李大爺，只要把你的名頭說出去，他們跑都跑不及，還敢要賬！」當下李慕白先到書房裏洗過臉，換上一件乾淨的衣裳，然後就出門雇車，往刑部去，走在路上，李慕白並不坐在車箱裏，他却跨着車轅，想着，心中的氣憤的事並且楊日四願，恨不得對面走來了瘦彌陀黃驢北，自己立刻跳下車去，一頓拳腳將他打死。

## 第卅一回

相會鐵窗正言規俠友  
獨來青塚悲淚弔芳魂

李慕白這輛車走了多時，才來到刑部街，還沒走到刑部門首，只見一個穿灰布衫褲齊整的小廝模樣的人，低着頭發着愁迎面走來，李慕白認得這是德嘯峯的跟班壽兒，遂在車上叫道：「壽兒，壽兒！」那壽兒抬頭找了半天，才看見跨着車轅的李慕白，壽兒立刻又驚又喜，趕緊跑過來請安說問說：「李大爺，你是什麼時候回來的呀？」李慕白叫車站住，就說：「我今天過午才進的城，剛才見了大奶奶，你們老爺的事情我全都知道了！現在我特來看你

們老爺。「壽兒說：「我也是才看了我們老爺，李大爺你要去，我同着你去，咳，我們老爺這官司真……」說着，壽兒竟在道旁哭了起來，李慕白跳下了車，就叫趕車的在這裏等着他，李慕白就對壽兒說：「你也不要發愁了，我現在來了，對你們老爺的事多少總有點辦法，我跟你們老爺的交情你也知道。」壽兒連說：「是，是，我們老爺在監裏還常常提你呢！」李慕白聽了這句話，心中又不禁覺得一陣悽慘，當下壽兒在前，李慕白在後，就一同到了刑部的監裏，因為德家的錢打點到了，所以看獄的官吏，對於這才來看了一次現在又回來的壽兒，和李慕白，也不加以攔阻，派了一個獄卒帶着壽兒和李慕白，就到了監獄鐵柵欄外，德嘯峯押在這裏已近一月，因為他是京城有名的內務府德五爺，所以管獄的特別優待，給德嘯峯預備一間乾淨的獄房，並給在獄房中安置了一張牀鋪，當下壽兒先跑到鐵窗前，流着眼淚向裏面叫道：「老爺，老爺！李慕白李大爺來了！」少時德嘯峯走到鐵窗前，一見李慕白，他就嘆息了一聲，說：「咳！兄弟，我就怕你來，到底你還是來啦！」此時李慕白早已滿眼是淚，但是德嘯峯雖然形容稍見削瘦，面上並沒有愁容，眼角也沒有白迹，李慕白就說：「大哥，我自離京後，本想要來京，以踐今春與大哥相會之約，不料忽聽人說大哥被黃驥北所陷，打了冤枉官司，所以我趕緊來了，剛才到大哥家裏見了我嫂嫂，嫂嫂也勸我詳細說了你大哥的事情，我才趕緊前來看望大哥！」德嘯峯點了點頭，很從容的說：「兄弟你別發愁，連我自己都不發愁，頂多了黃驥北托人情把我弄個斬立決，那算不了什麼的。照舊有朋友到墳上看我去。只有兄弟你，千萬要自尊自重，不必和他們那幫小人一般見識，現在兄弟你既

來了，也好，你就先住在我家，照應照應你嫂子和你姪兒，至於我們老太太那倒不要緊，黃驥北雖狠，難道他還能派人把我母親害死嗎？」李慕白聽了，愈是揮淚就說：「大哥放心罷，我決不能給大哥再惹事，可是黃驥北若再找到我的頭上，或是馮懷馮隆等架着那錢莊的人，拿着假字據再到大哥的門前去訛詐，那我可決不能饒他們！」說時瞪着眼，忿忿的握着拳頭。德嘯峯又嘆了一聲，說：「兄弟，我不願意你來就是因為這個，你給我惹禍不要緊，可是你跟他們值得一拚嗎？兄弟，在哥哥的眼目中，一萬個人裏也找不出你這麼一個來，可是黃驥北，別瞧他有錢有勢，我德五實在看不起他。」李慕白聽了德嘯峯這話，他越發感激得落淚，就說：「大哥，你現在的事我不能不操心，因為你與黃驥北的結仇，全是我而起，我若不把大哥的官司洗清，我若不把大哥的仇恨報了我還算是什麼人！」德嘯峯搖頭說：「不是，兄弟你說錯了！你記得去年夏天咱們兩人逛二閘，遇見黃驥北，他不大愛理我，我就跟你說過，我們兩人早先因為親戚的事情，曾有點小小仇恨，現在這件事還是由早先的那點仇恨而起，再說，我也不能全怪黃驥北，假如我不幫楊駿如的忙，我也不至於拉到這件官司裏來。兄弟，你千萬別逞一時的氣忿，又弄出什麼麻煩來，咱們就是有氣也先存在心裏，我這件官司也未必就成死罪，日子也還長着呢，有什麼話咱們將來再說！」又說：「兄弟你千萬聽我的話！至於胖盧三家開的那幾個錢莊，假造借據向我家吵鬧，我確實有點氣兒，可是也不發愁，只要兄弟你在我家住着，天大的膽子他們也不敢再去吵鬧，你不知道北京這些個土棍地痞們，是多麼怕你哪！」說到這裏，德嘯峯反倒笑了笑。但是鐵窗外的李慕白，此時仍

然難抑胸中悲憤之情，不過德嘯峯既然這樣勸他，他也不好不點頭說：「是，我聽大哥的話，望大哥在這裏多多保重，我回頭就見鐵二爺去，再請他給大哥想些辦法。」德嘯峯說：「鐵二爺和邱廣超他們對我這件官司都是很關心的，每天必要打發人來看我，你去若見了他們，千萬替我道謝。」說道這裏，德嘯峯忽然想起一件事來，他就說：「還有一件事，似乎我不該再問你，就是那位俞秀蓮姑娘，自去年十月間，你在雪天走後，次日他忽然不辭而別，也不知道他是往那裏去了，我想她一定是追下你去了，不知你曉得不曉得那位姑娘現在的下落？」李慕白一聽德嘯峯又提起俞秀蓮來，他不禁又另外有一種傷心，就想起德嘯峯爲他自己與俞秀蓮的事，真是不知費了多少事，着了多少急，他雖然不明白我與俞秀蓮我們雙方的衷曲，但是他的熱心，他的好意，真是叫我難忘。如今他在危難之間，還不忘我的閒事，問俞秀蓮的下落，可見他真是古道熱腸了！遂就說：「俞姑娘去年追了我，我並沒見着她，但是我知道她現在已然回到鉅鹿她的家中，一個人獨自度日，不常出門好在她父親留下一點財產，不至於受苦。」德嘯峯連道：「好好，這樣我也放心了，你把這話也告訴你嫂子，因爲她也很惦記俞秀蓮姑娘的。」李慕白也答應了，當下因爲話說得很多，旁邊的獄卒已要出臉子來了，李慕白知道獄卒的利害，不願招他說出很難聽的話來，遂就向鐵窗裏說：「大哥你歇一歇吧，我現在就見鐵二爺去。」德嘯峯在鐵窗裏點頭說：「好吧！你去見鐵二爺替我問好道謝，能順便見見邱廣超更好，他爲咱們的事，跟黃驥北絕了交，現在傷才好，我這官司他也幫了不少的忙。」李慕白點頭說：「好，好，好，我先去見邱廣超，然後再去見鐵二爺



「德嘯峰說：『對，這樣也順路，兄弟你放心罷，哥哥的武藝雖不如你，但是心腸却比你硬，我在家裏雖是享福慣了，可是現在監裏也不覺得怎麼苦，以後你也不必天天來，每隔幾天咱們哥倆見個面就行啦，你還是照應我們老太太和你嫂子姪兒們要緊！』」李慕白聽了，眼淚又流下，極力忍着悲痛，向德嘯峰深深一躬，方才同壽兒走出獄門，先打發壽兒回去，然後李慕白就上了車，叫趕車的趕到西城北溝沿，及至到了邱侯爺的府前，門上却說邱廣超帶着他的夫人看親戚去了，李慕白就在房裏寫了一個帖子留下，並對門上的人說：「我叫李慕白，現在是特來看望你們大少爺，並爲德五爺的事向他道謝。」一說畢，就出了邱府，剛要上車，忽見由門裏出來一個高身材的人，披看件大袷，像是練功夫的人的樣子，此人不住用眼看李慕白，李慕白認得此人，是邱府教拳的師傅秦振元，自己在春源標店打服金刀馮茂時，曾與他見過一面，心說：他跟那馮家兄弟冒寶嶺等人都相好，叫我知道了也很好，他若把話一傳過去，那羣土痞就不敢再幫助錢莊的人向德家訛詐了。這時，秦振元見李慕白來了，他也像是頗爲驚訝，直着眼，張着嘴，那意思是要跟李慕白說話，可是李慕白並不理他，李慕白就叫趕車的將車趕到安定門內鐵貝勒府，在車門前下車，李慕白就走到府門，門上也有不少認得李慕白的，就齊都說：「李大爺你好呀！現在起那兒來呀？」李慕白笑着說：「我是從家裏來，今天才到的北京，煩勞那位大哥，替我回稟一聲，我要見見二爺。」門上立刻有人帶李慕白進到二門裏，然後李慕白在廊下站着等候，門上的人回報進去，不一會那得祿就跑出來，向李慕白請安說：「二爺有請！」李慕白笑着點了點頭，跟着得祿，順着廊子往

裏院走，依舊到西廊下那小客廳裏落座，得祿送過茶來，他小聲與李慕白談話，就說：「我們二爺常常想你，說你的寶劍真是走遍天下也找不出對手兒來。」李慕白聽得祿把鐵小貝勒背地讚揚自己的話對自己說了，因此又想到孟思昭，孟思昭的劍法實在不在自己之下，可惜他竟爲自己的事而慘死了！因此心中又是一陣悲痛。這時得祿聽見窗外脚步聲兒，他趕緊去開門，鐵小貝勒就進屋來了，李慕白趕緊起身，向鐵小貝勒深深施禮，鐵小貝勒含笑問道：「你是今天才來的嗎？家裏都好？」李慕白恭謹地答道：「是，我是今天午前進的城，家裏也全托二爺的洪福，還都好。」鐵小貝勒先在椅子坐下，然後向李慕白說：「你請坐！」李慕白在對面凳子上落座，鐵小貝勒就問說：「你見着德嘯峯了嗎？他的事情你全知道了罷？」李慕白說：「我因在家中聽說了嘯峯的官司，我才連夜趕來，現在就住在他家，剛才我到那刑部監獄裏看了他一次，他還叫我來問二爺好，並向二爺道謝！」鐵小貝勒點頭嘆了口氣，說：「德嘯峯那個人太好交朋友了！對朋友的事他是不管輕重，全都熱心給辦，譬如那楊駿如，此次他實在有私買宮內之物的嫌疑，德嘯峯倘若不出頭營救楊駿如，他也許不致被拉到裏頭，現在黃驥北成心跟他作對，是由裏關子托的人情，我也有的地方莫能爲力，不過慕白你可以告訴德嘯峯叫他放心，他這官司若想洗清楚了，大概很難，不過我敢保，絕不能叫他因爲這件官司就死了。」李慕白連連點頭應是，並不禁流下幾點眼淚，鐵小貝勒又嘆息了一聲，又說：「我與嘯峯相識多年，無論如何我得救他，只是你，千萬別因爲朋友的事，又作出什麼莽撞的行爲，因爲黃驥北恨你比恨德嘯峯還要利害，你又有早先那擋子官司，倘或他要

再花出點錢來收拾你，不用說你再有的舛錯，就是你再被陷到提督衙門的獄裏，那時你叫我是顧你呢，還是顧嘯峯呢？」李慕白連連答應，只說：「自己一定不惹事，一定忍耐。」心裏可是怒不可遏，恨不得立刻將瘦癩陀黃驥北殺死才痛快，又談了些話，李慕白就向鐵小貝勒告辭，鐵小貝勒命得祿送他到府門外，李慕白上了車，就叫趕車的趕着往東走，他此時心臟都要氣裂，暗罵道：這麼一個黃驥北，非官非吏，只仗着有些錢，他在京城竟可以如此橫行，鐵小貝勒都不能奈何他，天地之間還有王法在嗎？我非要殺了他不可！又想德嘯峯早先爲自己的事曾在鐵小貝勒面前，以他的身家作保，救我出獄，俞秀蓮的事與人家有什麼相干，但他却着急惹氣，極力想給我們成全，這次被他陷在獄，生死難卜，但他還不願我來，以免我因他的事又惹禍吃苦，德大哥呀！你這樣的朋友，真叫我李慕白除死不能報答你了啊！……李慕白坐在車上不住流眼淚，少頃，他瞪着眼睛想了想，便決定自己的主意，便不再傷心。車往東四牌樓去走，才走在三條胡同西口外，就見南邊亂七八糟的來了一夥人，有兩個是青衣小帽，像是作買賣的，還有兩個穿着紫花布褲褂，披着大褂的人，却是那春源標店裏的馮懷馮隆，另有一個身穿寶藍軟綢棉襖青緞坎肩的，就是那壞蛋冒寶崑，李慕白知道他們一定是又要到德家吵鬧說詳去，便忍不住心中的怒氣，心說：好，好，碰得真巧！說時他跳下車去，掖起長衣裳，奔過那一羣人去，就怒喝一聲：「都站住！」那一羣人這時正是氣揚揚地往前走，尤其是冒寶崑，他攙着兩個乾瘦的拳頭，對那兩個錢莊的夥計說：「這回無論如何，得跟德嘯峯的媳婦要銀子，他們要不給，就把他們家裏的老小全都趕了出

去，咱們佔住房子，然後再請黃四爺處置。」同時想到倘若訛了德家的錢，黃四爺至少又得送給自己一二百兩，那有多麼好呢。可是這時忽然面前就大喝了這一聲，嚇得他們幾個人趕緊站住，揚目一看，冒寶崐的腿立刻就軟了，馮懷馮隆兩人本想抹身就跑，可是見李慕白掖着衣裳，握着拳頭，已來到面前，他們兩人明知跑不了啦，就齊都山身邊抽出短刀，李慕白拍着胸脯說：「好，好，你們先不用去訛詐德家去，我李慕白先看看你們到底有多大本事，黃驥北會這麼重用你！」馮懷馮隆兩個人手中雖然全都握着刀，但臉色却全都嚇得慘白，不敢上手，冒寶崐本來想跑，可是兩腿不給他出力，他只得翻着兩隻小眼睛，向李慕白作出一種媚笑來，伸着頭，拱着手說：「原來是李大哥回北京來了，你這一向好呀！」話還沒說完，李慕白一脚，立刻將冒寶崐踢倒在地，就像一個球似的滾在一邊，冒寶崐就趁此一滾，他扒起來往南就跑了。這裏花槍馮隆握刀向李慕白就扎，李慕白一伸左手，就托住他的腕子，同時右手一拳搗到馮隆的胸上，馮隆疼得一裂嘴，向後緊退幾步，李慕白把馮隆手中的短刀已奪在手中，就向鐵棍馮懷說：「你只吃過鐵掌德五爺的打，還沒在我的手裏嘗過滋味，你也過來罷！」馮懷的武藝本來連馮隆都不如，他這時嚇得那敢動一動，遂就拱了拱手說：「我不行，連我們老四金刀馮茂都叫你給打了，我還能敢和你李大爺動手嗎？我認輸了！」李慕白進一步，把馮懷揪住，怒聲說：「你認輸也不行，我問你，你們爲什麼架着錢莊的夥計，到德五爺家裏去訛詐，攪鬧得人家宅不安。你們是欺負德家，還是欺負我！」馮懷嚇得趕緊作揖說：「那不怪我們，那都是黃四爺的主意，我們若不聽他的話，我們在北京連飯也混

不了！現在我們既知道李大爺來了，我們以後絕不再聽他的指使，我們敢對天起誓！」依着李慕白此時胸中的怒氣，本要將馮懷一刀刺死，可是又想到德嘯峯和鐵小貝勒的囑咐，因就想：爲他這麼一個人打人命官司，也實在不大值。於是將馮懷放了手，冷笑着說：「既然你這樣央求我，我就饒了你，一半我也是衝着你們四弟的面子，金刀馮茂是好漢子，他叫我打敗了，他就不再走江湖！」那馮懷被李慕白放了手，他才像逃了活命，趕緊攙着他兄弟馮隆就走了。這裏那兩個錢莊的夥計可全都嚇怔了，他們就問旁邊看熱鬧的人，問這個人是誰，就有認得李慕白的人說：「這是德五爺的好朋友李慕白，去年在北京打了好幾個標頭，」那兩個夥計一聽，嚇得全都渾身打戰，心說：原來這個人就是李慕白呀！我們東家胖廬三去年不就是因爲他，才死的嗎？於是這兩個夥計急忙拔腿就走，李慕白就追過去，說道：「你們回來！」那兩個人見李慕白手中拿着知刀，嚇得他們那還敢邁腿，齊都回身，臉色帶着驚慌，向李慕白說：「李大爺，這不干我們的事，我們是櫃上派下來的！」李慕白搖頭道：「那不要緊，欠債地還錢，果然若是德家欠你們櫃上的錢，我可以替你們向他家去要！可是你們得把借字兒拿出來給我看。」說時他揪住一個人，喝道：「快把借據給我拿出來！」那兩個夥計嚇得戰戰兢兢，就出一個人的身邊掏出一張紙來，李慕白放開那人，搶過那張假字據來一看，就見上面大略寫得是「今因彌補虧空，借到寶號庫平銀子拾萬兩正，言明二分利，一年歸還，利錢先扣。恐口無憑，立字爲憑。下面有德嘯峯的假圖章，和中人冒寶峴馮險畫的押，無論什麼人一看，也知道是假的。李慕白看了，不禁冷笑，把那張借字給旁邊看熱鬧的人

看，說：「請你們諸位看，這是外館黃四爺出的主意，假造憑據，使出他們這些人來誑詐德五爺家，不用說德五爺家道殷實，不能跟他們借銀子，即使借過，難道他們那麼大的錢莊，就能憑這麼一張字據，這麼幾個土標頭作保，就能借出十萬銀子嗎？這簡直是黃驥北欺天蔑法！」說到這裏，李慕白一生氣將這張假借據撕得粉碎，旁邊看熱鬧的人有的在笑，有的聽說提到了黃四爺，就嚇得趕緊溜了，李慕白撕完假借據，扔了短刀，揮手將那兩個錢莊的夥計趕開，過去開發了車錢，氣忿忿地步行回到德嘯峯的家裏，心中又後悔，不應該一堵氣撕毀了他們那張假借據，應該拿着那個找黃驥北去，可是又想：黃驥北那人真狡猾，他雖然叫人造假借據，可是那上面並沒有他的名字，找到他，他也是不能認賬，因此心中越發憤恨黃驥北。這時壽兒早已回來了，李慕白就把自己見着鐵小貝勒，鐵小貝勒所說一定保護德嘯峯生命安全的話，和剛才自己打了馮隆冒寶幌，撕了假借據的事，全都叫壽兒進內院去告訴德大奶奶，以使她放心，自己却回到外書房裏歇息，因為心中關心着德嘯峯的官司，憤恨着黃驥北惡毒的行爲，覺得渾身發熱，心中冒火，不但坐立不甯，同時頭也覺着昏暈，不禁自向自冷笑道：「這時候我可別病啊！我若一病了，不但德嘯峯更要苦了，黃驥北也就更無顧忌了！」在屋中來回走了半天，方才一頭躺在炕上，昏沉沉地快要睡着，這時忽然福子驚慌慌的跑來，說：「大爺快出去看看吧！門前來了個高身大漢，自稱是四海標店的標頭，他一定要見李大爺！」李慕白一聽，立刻心中怒火又起，暗想：一定是那四海標店的冒寶幌，被自己打了回去，又把他們標店裏的什麼人找來了，要跟我鬧一鬧。於是李慕白挺身而起，由身

邊掣出寶劍，冷笑着說：「好，我出去見他！」當下李慕白手握寶劍，很快的走到門前，只見門前站着一個高身大漢，年約三十餘歲，穿着一件青布大夾襖，身邊並沒帶着兵刃，李慕白覺得此人十分眼熟，正想：是在那裏見過此人？這時那大漢已向李慕白抱拳，面帶笑容說：「慕白兄，少見，少見！」李慕白這時才想起，原來此人却是去年春天在鉅鹿俞家門前見過的，那個俞老樺頭的徒弟五爪鷹孫正禮。當下李慕白趕緊把寶劍交給身後的福子，他忙抱拳陪笑說：「原來是孫大哥，請進，請進！」當下李慕白讓孫正禮到他住的那間外書房落座，親自給孫正禮倒茶。就問說：「孫大哥是幾時到北京來的。」那五爪鷹孫正禮就說：「我來到北京還不到一個月，我是由宣化府來的，」接着他大口的喝了一碗茶！就用誠懇的態度，粗壯的聲音，向李慕白詳述他一年來的經過。就說：「自從去年春天，在鉅鹿我師父的家裏，咱們鬧了一場笑話，後來李兄弟你走了，我師父就誇獎你，說是他老人家走了二十多年的江湖，從沒看過像你這樣武藝高強，性情爽快的人，李兄弟，現在我師父死了我才對你說，他老人家確實跟我嘆息過，說是可惜姑娘自幼配給了孟家，要不然，把李慕白招贅了，那還怕什麼金槍張玉瑾！」李慕白聽了孫正禮這幾句話，他既是慚愧，又是傷心，便嘆了口氣，聽孫正禮再往下說：「後來，聽說張玉瑾要到鉅鹿縣找我師父拚命，我師父很發愁，我跟我師妹可不怕張玉瑾，我們就向他老人家說：你老人家別發愁，張玉瑾來，有我們去擋他，擋不過我們到南宮請李慕白幫助。可是他老人家總覺得有你跟我們師妹比武求親的那件事，不好再叫你們見面，而且他老人家又恐怕女兒與人爭鬧，倘或出了舛錯，自己對不起那孟家。所以他老

家就帶着老婆兒和閨女走了，我知道我師父的爲人，我師父並不是就怕了張玉瑾，他老人家雖然不似早先那樣好勝，可是憑張玉瑾那小輩，他老人家還沒怎麼放在眼裏。他老人家就是打算把老婆兒和閨女送到宣化府孟家，然後他老人家再去迎着張玉瑾拚個死活，他老人家的我心我知道。可是，自從我師父攜家去後，半年多也沒有音信，後來我才聽人說，原來他老人家是死在望都榆樹下了！說到這裏，五爪鷹孫正禮不禁揮淚哭他的師父，李慕白在旁也慨然長嘆，又聽孫正禮擦着眼淚往下說：「我當時很哭了一場，想要立刻就到望都，看看他老人家的靈柩，並看看我師母師妹到底到了宣化府了沒有，可憐一兄弟你是知道我的，我家中一點產業也沒有，只仗着給人家教拳，一節掙幾兩銀子吃飯，所以我總湊不上盤費。去年冬天，我的教拳的事兒也散了，我想要到北京來找盟兄弟冒寶釵找事。這才好容易湊了點錢，借了匹馬，離了鉅鹿，先到望都榆樹鎮哭了我師父一場，後來又到宣化府，才知道我師母也去世了，師妹也走了不知下落，當時我非常着急，後來倒是那何金剛劉慶在背地裏對我說，他說：你不要着急，師妹是到外面尋找孟二少爺去了，並說在望都葬埋我師父，和把我師母師妹送到宣化，多虧是有李兄弟你幫助，所以我跟劉慶我們對你非常感激。那時就聽說李兄弟你在沙河打败了賽呂布魏鳳翔，在北京打败了金刀馮茂和瘦彌陀苦驢北，名氣很大，我就想到北京來一半找事，一半會會你，不料短金剛劉慶他一死兒的留住我，叫我等到年底，他在孟家標店把賬結了，他就辭工，然後叫我幫助他送師母的靈柩回鉅鹿。我當時也覺得這事是義不容辭，就在宣化府住下了，住了不多的日子，忽然那天就去了。一個姓史的胖子，名叫彪



山蛇史健「李慕白一聽，史胖子在去年冬天也到宣化府去了一趟，他就不禁暗笑，想着：史胖子到底是怎麼的一個人呢？」爲這些與他不相干的事東走西跑。孫正禮又說，「史胖子是我師妹俞秀蓮托囑他，特到宣化府來接我師母靈柩的，我們見了史胖子，才知道孟二少爺已死，我師妹在北京殺死了苗振山，他現在已回鉅鹿家鄉去了。並知道李兄弟你也回到南宮，我這才放了心。史胖子在宣化府住了有一個多月，他因見只是一口靈柩，有我和劉慶我們就可以給運回去了，所以他說還到別處有事，就走了，直到今年正月月底，劉慶才運送我師母的靈柩南下，並到榆樹鎮起了師父的靈，將他老夫婦一同運回鉅鹿祖塋安葬。同去的並有永祥標店的許玉廷，和兩個夥計，爲是回來時好到高陽黃土坡，起那孟二少爺的靈運回宣化府，我因見他們去的人並不少，我又急着到北京來找事，所以我就沒跟他們南下，我一個人騎着馬到北京來了，現在由盟兄弟冒寶崑給我在四海標店安頓了一個事情，終日也很閒散，我本不知道李兄弟你又到北京來了，是因剛才冒寶崑回到標店裏，他對我說，李慕白來了，現在住在德嘯峯家，剛才在街上把他打了一頓。他叫我來找你給他出氣，我聽了只是笑他，就特來這裏拜訪李兄弟，一來是謝謝李兄弟幫助發埋我師父，照應我師妹的恩情，二來我是要跟李兄弟打聽打聽，那瘦彌陀黃曠北和這裏的德嘯峯的兩家仇恨，究竟是爲何而起，到底是誰曲誰直呢？李慕白聽孫正禮說了這一番話，他曉得俞老標頭夫婦的靈柩，已由短命金剛劉慶給送回鉅鹿，孟思昭的靈柩亦將由宣化府的標頭許玉廷等給運回去，對於死者，他現在是完全放了心。只是孫正禮提到向他道謝的話，李慕白未免心中有些慚愧，而且傷感。又想：史胖

子既然在宣化府見過了孫正禮，那麼自己與俞秀蓮孟思昭三人之間的那段恨事，孫正禮也未必不曉得，不過他不好意思對自己提說罷了。如今聽孫正禮又問到德嘯峯和黃驥北的事，他又不由勾起心中怒氣，於是憤慨地，就把德嘯峯與黃驥北結仇的經過，以及黃驥北的笑面狠心的卑劣行爲，都原原本本詳細對孫正禮一說，不想孫正禮原是性情直爽好打不平而且急性子的人，聽了李慕白的話，他就氣得面上變色，跺着腳說：「這還成，北京城這大地方，能叫黃驥北這個東西任意橫行嗎？憑白的就陷害人！不瞞李兄弟說，我來到北京才半個多月，黃驥北那東西就請我吃了三次飯，送我兩次銀子，我知道他這麼拉攏我，是必有用我之處，所以他送給我的銀子，我都沒動用，現在我才知道，原來不但黃驥北那個東西不是人，連我的盟兄弟冒寶崑那小子，也跟着他們欺凌婦女，陷害好人，我這就回去，回去先跟冒寶崑絕交，然後我拿上刀和銀兩，去找黃驥北，把他送給我的銀子扔還他，還要跟他鬥一鬥，替德五爺我那個慕名的朋友出這口氣！」說着，孫正禮站起他那高大雄壯的身子，立刻就要走，李慕白就上前一把將他揪住，說：「孫大哥，你先不要急燥，聽我還有話跟你說呢！」孫正力覺得李慕白揪他這一把，力量很大，他一面看李慕白那削瘦的臉兒，一面又是驚訝又是佩服地心說：「到底是李慕白有本事，有力氣，不怪他連直隸省有名的金刀馮茂給打了！當下李慕白又請孫正禮落座他就說：「現在德嘯峯在獄中，我們無論如何也要多多的忍事，尤其黃驥北，那是個心底奸險，最難鬥的人，譬如我李慕白，跟德嘯峯是生死之交，我不會找着黃驥北把他殺死，給德嘯峯出氣嗎？而且黃驥北若是死了，也就沒有人再花錢托人陷害德嘯峯了，但

是不行，把黃驥北殺了，不但於德嘯峯無益，而且他的案情還許更要加重！」李慕白才說到這裏，五爪鷹孫正禮就瞪着眼反駁他道：「你跟德嘯峯是好朋友，這是誰都知道的，你若殺了黃驥北，自然又得連累了德嘯峯，可是我跟德嘯峯却素不相識，我想找黃驥北去門一門，是因爲我聽着這些事情太叫人生氣，我就是惹了禍也累不着別人！」李慕白依舊勸慰他說：「我知道，孫大哥你是個俠義漢子，可是你要打算跟黃驥北去門一門，現在還不是那時候，你跟冒寶崐現在也不要立刻就絕交。孫正禮氣得搖頭說：「你不知道，冒寶崐跟我是同鄉，早先我們常在一處，才拜的盟兄弟，可是後來我就知道他常常不作好事，我就不願再見他的面，這回我來到北京投他，實在是生計所迫，沒有法子，我並打算由他結識幾位北京城標行的朋友。現在我知道他竟壞到這樣，我還認識他這樣的盟兄弟幹什麼？我帶着一口刀，走江湖賣藝也能吃飯呀！」李慕白略想了一想，就說：「秦興標店那是令師俞老標頭當年在北京保標之所，現在那裏的老標頭劉起雲，與令師還是舊交，我也與他相識，孫大哥得暇可以拜訪拜訪他，再提一提我，我想他一定能約你在他的標店作標頭，那又比在四海標店強得多了。你同冒寶崐也不必提說見了我的事，跟他還暫時敷衍，因爲他們現與黃驥北等人不定還懷着什麼心，還想要怎樣傾害德嘯峯的全家，你若能聽些消息來告訴我，我也可以作個準備，總之，我此次到北京來營救德嘯峯，到處都是仇人，沒有一個幫手，如今孫大哥你既在這裏，沒有什麼說的，你只好幫助我盡力將德嘯峯營救出來，並把他的家口保住，因爲德嘯峯夫婦待秀蓮姑娘也頗有好處，你幫助我，就如同幫助你師妹是一樣！」又說：「雖然咱們現在並不

懼怕黃驥北，他若太逼得咱們沒有路的時候，自然還是要跟他拚命，不過現時還是得忍就忍，只盼德嘯峯的官司結了案，然後我李慕白是有恩的報恩，有仇的報仇！」說到這裏，李慕白的眼中露出一種殺氣，這時恰巧福子正把他那口寶劍給送到屋裏，李慕白接過寶劍就笑了笑，向孫正禮說：「孫大哥，你來找我的時候，門上的人沒說明白，我還以為是冒寶崑請了人跟我拚命來了，所以我是提著寶劍出去見你的。現在說是咱們忍氣，可是誰要是找到咱們的頭上，咱們還是不能夠吃虧！」孫正禮聽了李慕白這些話，他仰著臉細細地想了一番，然後就點頭說：「好吧，我就依著李兄弟，暫且我不惹氣，我走了！」李慕白把孫正禮送出門首，他才回到屋中，心想：遇見了孫正禮很好，他是個剛強好義的人，一定能夠幫助我，坐了一會，又要躺在牀上歇息，一手觸到了包裹，他忽然想起應該取出那個取錢的摺子，到錢莊取出幾十兩銀子來，以備不時之需於是動手去打那包裹，可是當他將包裹打開時，忽然由疊着的一件棉衣裳裏，摸著了一件很短的很硬的東西，李慕白反倒詫異了，心說：這是什麼東西？於是探手取出一看，原來是個一尺長的油紙包兒，李慕白看了這個東西，立刻心中又是一陣慘痛，發了半天怔，原來這裏包的正是謝織娘三載蓄志復仇，在枕中所藏，後來用以自戕的那隻匕首，因為當那去歲寒宵雪夜，織娘與李慕白因幾句話的誤會，她就在李慕白轉身尚未出門之際，以此刺胸慘死，那時李慕白因恐織娘的母親謝老媽媽，在她女兒死後，再尋什麼短見，所以李慕白就將這匕首帶回廟中，找了張油紙包好，然後便收藏在一件不常穿的衣裳裏，帶回了家鄉，他就就忘了，這次由家中被史胖子找來，因為起身時匆忙，他竟無意

中又將這隻匕首帶來，如今才發現。當下李慕白想了想，自己與謝織娘當初的癡情，後來的失意，以及最後的慘結局，不由悽然感嘆了一會，就想過兩天應當打聽出來織娘的墳墓，看一看去，然後還筆孽債就算完了。至於這隻匕首呢？李慕白望見這小小的油紙包兒不住發嘆，自己實在不忍再打開看這餘血猶存的匕首，心想：找個地方把他拋了罷！留着這種使人傷心的東西作什麼？當下他就將這油紙包着的匕首放在牀褥底下，找出來取錢的摺子，叫福子出去到錢莊裏取來一百兩銀子，及至福子取銀回來，李慕白也歇息了一會起來，精神也覺得爽快些了。在將吃晚飯的時候，銀槍將軍廣超又派人送來一封信，李慕白拆開看了，就見信上的大意是：「適才出外，承訪未遇，深爲悵悵，卽刻回拜，奈傷勢初愈，不能坐車遠行，故此遣僮，謹致歉意。嘯峰五哥之事，實爲令人憤慨，但弟決可保證彼必無性命之憂，前日弟已派人往延慶去請楊健堂，以便托彼照料德府眷口，如今兄來，弟更放心矣。祈兄代弟向五嫂夫人面前叱名問安，以後如有需用之處，請卽隨時通知，我等皆德嘯峯之至友，同是爲朋友，爲鶻氣而奔忙，諒兄必不能以外人待弟也……」等等的話李慕白看了，覺得邱廣超確實是個好朋友，他與德嘯峰原無深交，而能如此關心，着實可感。當下李慕白趕緊拿着邱廣超的來信到裏院去給德大奶奶看。德大奶奶見邱小侯爺的信上也說是德嘯峯決無性命之憂，她也放了點心。李慕白依然回到前面的書房裏，因見今天自己已將馮懷馮隆冒寶崑等人打走了之後，他們就沒再來吵鬧，自己反倒不放心，所以晚間他恐怕黃驥北再使出那張玉瑾的故技，派了人深夜來此行兇，便不敢脫衣安寢。他穿着一身短衣褲，手提寶劍，一夜

之內，他在房上房下，前院後院，巡了四五次，但是一點警動也沒有，李慕白反倒暗自了，心說：德嘯峯在監裏對我說，北京城這些地痞土棍們全都怕我極了，大概也是真的。也許我現在一來，無論什麼人也不敢再來此攪鬧了，不過黃驥北那個人向來他不常出頭與人作對，專在暗地裏設計害人，他現在曉得我來了，必要想盡了方法來陷害我，我倒是不可不防備。又想：現在有鐵小貝勒，邱廣超和五爪鷹孫正禮幫助我，過些日神槍楊健堂必然還要來，我也不算勢孤呀！差不多到了天色將明的時候，李慕白方才就寢。次日上午也沒有出門，下午到監獄裏又去看德嘯峯，德嘯峯知道李慕白昨天打了馮懷馮隆，口寶崐，撕扯了那張假借據的事，德嘯峯反倒發愁了，他向李慕白說：「兄弟，你這次爲我的事到北京來，本來那黃驥北就像是眼中長疔，肉中生刺，昨天你又幹了那件事，黃驥北他一定更想法對付你，非得把你剪除了他才甘心。兄弟你千萬要謹慎點，並把這件事跟鐵二爺和邱廣超說一說去，以便遇事他們能夠給你擔起來！」李慕白聽了聽德嘯峯這話，他心中大不謂然，但是也並不向德嘯峯爭辯，只是點頭說：「大哥不必囑咐，我都知道！」然後又說昨天邱廣超來信，說是他已派人去請神槍楊健堂來京的事，德嘯峯聽了，很是喜歡，他就說：「楊健堂要來到北京，那可真是給咱們添了個膀臂，我在監獄裏倒不怎樣需要他，你在外面確實，應當有一個好幫手。」說到這裏，德嘯峯的面上反倒露出了笑容，他說：「你猜怎麼着，這許多日子那金槍張玉琢就沒回河南，聽說他是在保定府金刀馮茂的徒弟黑虎陶宏家裏住着，黃驥北常常去派人給他們送禮，並跟他們商量事情，還聽說他們把那賽呂布魏鳳翔也給找去了，賽呂布

魏鳳翔本來是最跟黃驥北作對的人，當初因為黃驥北請了邱廣超，兩個人與他比武，魏鳳翔才敗了，他一怒棄了標行，到居庸關山上去當強盜，專打劫黃驥北往口外作買賣去的車輛，按說他們兩人的仇恨可也不小，不知爲什麼，他現在又跑到保定陶安家裏去了，聽說黃驥北常派人去給他送銀子，兩人倒像又交好起來。江湖人這樣的反覆無常，也真令人可笑！」李慕白冷笑道：「這還有什麼難明白的，不過因為魏鳳翔也被我刺傷過，他與黃驥北捐棄舊嫌，重新和好，也不過是爲要協力來對付我，可是，這些人都是我手下的敗將，他們就是湊在一起，我也不怕他們！」德嘯峯說：「不是這麼說，無論你怕他們不怕他們，將來那場爭鬧總是免不了的，近來有個給我跑腿的，外號叫小蜈蚣，他說他也認識你，這個人在北京的街面上最熟，什麼事他都能探聽得出來，以後你若見着他，可以給他幾吊錢，叫他給你探一探關於黃驥北的事情。」李慕白點頭說：「我知道此人，再說我現在已有了手段，請大哥放心罷！」遂又把昨天五爪鷹孫正禮來找自己的事，向德嘯峯說了，德嘯峯一聽是俞秀蓮的師兄孫正禮現在這裏，並且也要幫助自己，他心裏也很喜歡，同時又想：倘若俞秀蓮姑娘現在也在北京那才好呢，她可以住在自己家裏，不但可以保護自己的谷口，還可以隨時勸慰自己的母親和妻子，德嘯峯雖然想起這事，可是沒有說出口去，因為他知道：假若一提起俞秀蓮來，李慕白必要變色，而且又皺上眉嘆氣，談了一會。那鐵小貝勒又派得祿來探望德嘯峯，李慕白一見得祿來了，他又不禁想起去年自己在提督衙門的監獄之時，那時差不多得祿也是天天去看自己，暗想：去年自己爲黃驥北胖廬三所陷，遭的那件官司，後來雖是鐵小貝勒出力將自己救出

，但若沒有德嘯峯肯以他的身家性命爲我作保，恐怕鐵小貝勒也未必肯爲我這一個沒什麼來歷的人出借大的力，可是我現在倒成了自由之身，德嘯峯却又陷在獄裏，身家性命也正在危難之間！李慕白想到這裏，不禁悲痛，而且焦急，假若德嘯峯不是旗人，不是作過官的人，不是在北京有眷屬產業，李慕白真想以史胖子的故技，到監獄裏把德嘯峯救出來。當下李慕白在鐵窗外默默的沉思，得祿跟德嘯峯說了一會話，他就向德嘯峯李慕白請了安就走了。這裏李慕白與德嘯峯又談了半天，李慕白也走了，他出了刑部監獄門首，忽然想起應當到南半截胡同表叔那裏去一趟，因爲表叔是刑部主事，他或者也能對德嘯峯這官司出些力，當下就雇了一輛車，出了順治門，到了南半截胡同，在祁家門前下了車，便上前叩門。少時他表叔的跟班的來陞出來，見了李慕白就請安，問說：「李大爺幾時來的呀？」李慕白就說：「我今天才到，你們老爺在家麼？」得祿連說：「在家，在家，我們老爺才回來，李大爺你請進吧！」李慕白隨着來陞進去，見了他的表叔表婦，先敘了些家中的事情，然後就向他表叔祁殿臣提到了德嘯峯的官司，祁殿臣也彷彿很能擔保的說：「德五那件官司不要緊，絕問不成死罪，一來他不過是嫌疑，說他主謀盜竊宮中之物，那是一點憑據也沒有；二來是有鐵小貝勒和邱小侯爺等人給他托人情。再說德五素日在北京又有點名氣，衙門裏絕不能錯待他，不過就是黃驥北他成心跟德五作對，又有宮裏那個張大總管，也不知他收了黃驥北多少錢，就非要制德五於死地不可。」說到這裏，李慕白氣得忘了形，在旁不住嘿嘿冷笑。祁殿臣就又說：「現在無論官私兩方面可是全都知道了，都說德五跟黃驥北結仇是因你而起，你可千萬要留神，



因爲那黃驥北的神通廣大，他連德五那麼闊的人都能夠給陷在獄裏，他要想害你那還不容易？去年你打的那官司，說是胖盧三害的你，其實也有黃驥北在裏頭作祟，我都知道，直到現在各衙門裏的捕役們，還都記着你的名字呢，胖盧三徐侍郎被人殺了的事，至今還有許多人都說是你幹的。若不是你認得了鐵小貝勒，你在京城一天也待不住。現在你又到京城來了，可千萬別給我惹事！」李慕白聽了，心中自然是很不痛快，但在表叔面前，他不能說什麼氣憤的話，只得連連答應，並求他表叔在刑部對於德嘯峯的官司要多加照應，那殿臣說：「不用你托付，我們衙門裏的人誰也不能跟德五故意爲難，因爲有的人是與德五有交情，有的人是想着別看德五一時倒霉，他總是內務府的人，有好親友，家裏又有錢，即使判了罪，將來也還能夠翻身。」李慕白一聽他表叔說刑部衙門裏的人對於德嘯峯並無什麼爲難之意，他就更放了些心，少時向表叔表嬸告辭出門，本想要順便打聽打聽織娘的墳墓，以便前去弔祭一番，但又不放心德家，恐怕那黃驥北又唆使人去攪鬧，所以就趕緊坐着車回到德家。當日也沒人去找他，李慕白就在那書房歇息未再出門，晚間他可依舊警戒着，可是也無事發生。又到了次日，李慕白在上午到刑部監裏去看德嘯峯，下午就有那小蜈蚣來找他，據小蜈蚣說：「我在茶館裏聽見黃驥北手下的幾個人說，黃驥北聽說李大爺來了，這兩日他就沒有出門，並且因爲李大爺在大街上打了馮家兄弟，撕扯了借字，把他真氣得不得了，聽說他現在親自對外人說，他不跟姓德的幹了，他專跟姓李的幹了，他在這裏有馮家兄弟和冒寶呢。還有一個新來的標頭五爪鷹孫正禮，並派人到涿州去請劉七太歲，到保定府去請黑虎陶宏，和金槍

張瑾等人，大概半月以內就可全到北京，他天天也在家裏練護手鉤，預備到時跟李大爺拚命！」李慕白聽了，不禁微笑，傲然的點頭說：「很好，我敬候他們！」遂就給了小蜈蚣幾吊錢，叫他走了，李慕白知道現在黃驥北要想專跟自己鬥，而且請的不過是那一幫人，他自己還天天在家裏練護手鉤，便覺十分好笑，不過又想着：黃驥北爲人奸險異常，別是他故意在外面散佈這些話，叫自己專心等着與他們決鬥，其實他却暗暗裏又要用官司來傾害我吧！因此便覺得自己行動確實應該謹慎些。當日孫正禮又來訪李慕白，也談說黃驥北現在正派人到外邊去勾請人，專對付李慕白。李慕白依舊是傲然的回答，說是自己一點也不懼怕他們。孫正禮並且很憤慨地說：到時候他願意幫助李慕白與那些人拚個死。李慕白對於孫正禮自然也很是感謝，說是到時必請他相助。孫正禮走後，李慕白也並未出門，德家也沒有什麼事故發生，這一日又算平安度過。又到了次日，李慕白因爲對於德家的事放了心，他就想今天應當到織娘的墳墓上去看一看了，看過之後，便應將織娘的一切，完全拋出腦去，再也不作無謂的苦惱的回憶了。當下他帶上織娘自戕時的那隻匕首，先坐車到刑部監獄看了德嘯峯，然後坐車出前門到粉房琉璃街，一進了這條胡同，李慕白的心中便湧起了悲痛的情緒，想起去年來到這裏看織娘的病，和那天雪夜裏，織娘自戕之後，自己踏着雪回到廟中的情景，覺得真如同一場噩夢。車到了謝家門首，這時有一個男子正在那門前買油，正是那于二，于二看見一輛車來了，車上的又是李慕白，他就趕緊迎過來，叫道：「李大爺，好幾日子沒見你，你出外去了吧？幾兒到的北京呀！」李慕白也不下車，只叫車停住，就問說：「織娘的媽媽

遠在這裏住嗎？」于二說：「孀娘的媽媽也不在了，是去年底死的，也是我們給發葬的，就埋在南下窪子義地裏，跟他女兒的墳墓挨着」李慕白一聽謝老媽媽也死了，他又不禁嘆息了兩聲。然後就問于二說：「你現在有工夫嗎？你可以帶我到孀娘的墳上看看去，我給他燒幾張紙去！」于二連說：「行，行，行，我是一點事也沒有，我帶着你去！」遂就把手裏的油瓶子，交給街坊的一個小孩給他拿回屋去，他連進去穿長衣也不穿，就跨上了李慕白的車，叫趕車的趕着，一直往南去了。出了粉房琉璃街，那就是宣南曠地，所謂「南下窪子」即在目前，此時正是三月初旬，桃李花正開，柳條兒也青了，地下野草如茵，墳墓無數，東風吹着塵土在眼前佈出了一遍愁黯景象。李慕白坐在車上就不住嘆氣，那于二跟他問那俞姑娘現在的景況，和德五爺的官司，李慕白全不答言。少時走到一個彷彿小村落的前面，李慕白叫于二下車到一個小雜貨鋪裏買了幾盞燒紙，然後于二又上車，就叫車偏東走，少時就到了南下窪子，這附近什麼也沒有，有的只是地下無數的特別低矮殘破的墳墓，並且有的連破棺材板全都露出來。于二跳下車來說：「就是這兒。」李慕白也下了車，他望着這些低矮殘破的墳墓，不住的皺眉，就問于二說：「這裏的一些墳墓，怎麼全都沒有人管呢？」于二笑了笑說：「誰管呀？這兒說是義地，其實就叫亂葬崗子，在這兒埋的全都是在窩子裏混事的姐兒們，在她們活着的時候，穿綢着緞，擦脂抹粉，金銀隨手來隨手去，熟客這幾天來了，過兩日又走了，陪着人吃酒席，給人家彈唱，還有比翠纖更標緻的紅姑娘兒呢！可是一死了，咳，有誰管呢？不過是由着領家兒的買一個四塊板兒的棺材，雇兩個人抬到這兒，挖個一尺來深的坑兒，

埋了也就完了。過些日子，墳頭兒也叫風給刮平啦，死屍也叫狗給刨出來了，沒親人，沒骨肉，誰還照顧她們那把乾骨頭呢！你聽這些個墳，這頂多也就埋了有二年，以前的那些墳早就平了，要不然人家怎麼說當妓女的是紅顏薄命呢？李大爺，你沒聽人唱過妓女告狀嗎？那不是說：管抬不管埋呀！頭上披着青絲髮，底下露着綉花鞋！……」于二說了這一大遍話，他又唱了幾句悲哀婉轉的小調兒給李慕白聽，李慕白的鐵骨俠心抑制不住多情的眼淚，因就不禁悽然淚下，他並不是專哭謝織娘，他却是哭普天下聰慧的不幸女子，他自己年近三十未娶，就是想要物色一個聰慧秀麗的女子，然而，他理想中的那些女子，都被人世給摧殘了！黃土給埋沒了！眼淚滴在地下，李慕白跟隨于二走進墳地，于二就從南邊數：一二三四五六，他就說：「李大爺，李大爺，快來快來！這就是翠幃的坟，那邊，就是謝老媽媽。」李慕白走近織娘的墳上一看，只見墳上已生長了短短的青草，還開着一朵「三月藍」，彷彿這棵三月藍的野花兒，就是織娘的幽魂所化生，李慕白凝神看着這朵野花，腦裏回憶着自己與織娘結識的經過：由去歲初夏與德囉峰借訪俠妓，華燈麗影，從此銷魂，又想到那天在織娘的牀上嘔吐，和在織娘的枕中發現匕首，以及雨夜留宿，啼香笑粉，種種柔情；和後來織娘下嫁徐侍郎，自己深夜去見她，遭受她的冷淡拒絕，更想到最後織娘臥病，自己探病，織娘刺傷苗振山，並自戕慘死的事情，從頭至尾地一想，李慕白就完全明白了，織娘始終是鍾情着自己，因她恐怕自己也是苗振山的那一流江湖匪人，所以才發生後來的變故，到最後，苗振山死了之後，織娘才明白自己不是那樣的人，他那病懨懨的身子仍舊餘情未死，還

希望自己能憐愛她，可是在那時自己却因爲孟思昭命秀蓮的事太傷了心，所以不願再在京中居住，因就說也許此後永不能再與她見面，她才至心灰意冷，再無生趣，才至以七首自戕身死，咳！這些事情到底怨誰呢？不怨她，因爲她並非薄弱無情；也不能怨我，因爲我對她並非毫無真情實意。只怨命運，只怨事情糾纏錯誤，只怨人世坎坷，彼此都是命苦，彼此都是受人傾害的人，才至彼此反倒不能了解，咳！這都是前生孽債，情海浩劫！李慕白一面揮着淚想着，一面叫于二劃開了紙包着，李慕白望着那火光飛灰，強按住胸中的悲感，然後就探手去摸懷中，摸着了染着塚中人碧血的那隻匕首，李慕白又發了一會怔，他並不取出那隻匕首，他却取出兩張銀票來，就交給于二說：「去年爲織娘的事，你也很麻煩，那時我就想要謝謝你，可是因爲我走的倉猝，就沒有顧得，現在送給你這點錢，算是我替死的人給你道謝了，以後你若有了工夫呢？可以到這裏給織娘的墳上添些土，只要不至叫她的屍骨露出來就得了！」于二接過了錢，請安道謝，並且笑着說：「李老爺你放心罷，逢年按節我準到翠織的墳上來添土，絕不能叫她像妓女告狀唱的似的，那麼沒有人管！」他還要往下說，李慕白却揮手叫他走去，並叫車就停在這裏，他却一個人往南走去。往南走了一里多地，那邊就是一遍草塘，蘆葦初生，像針一樣的一叢一叢的在那汪洋的水面露出，李慕白在塘邊站立了一會，看得四下無人，他就由懷中取出那隻匕首來，使出力量來向遠遠的一拋，只見遠處濺起了水花，李慕白隨即轉身走去，連頭也不回，走到停車之處，就叫趕車的快走，回東四三條去。李慕白坐在車上，此時他精神奮起，已無剛才那悽惻悲傷之意，他極力想着營救德嘯峯，對

付黃驥北的辦法，以摒除對於織娘那已盡的情思。趕車的也莫明其妙。這位大爺是怎麼回事，他只聽李慕白的分付，就急急地趕着車走，車進了前門，經過東長安街，正要回東四三條去，李慕白在車上坐着，心裏正痛快着，想着完了，身邊的一切兒女私情全都結束了，現在只有德嘯峯的友情未嘗，與黃驥北的爭鬥未決，然而那都好辦。正在這時，車將要轉過東單牌樓，忽然聽得車後踏踏一陣急快的馬蹄之聲，是有人騎馬趕來，並且馬上的人發出嬌細的，清亮的聲音，呼道：「李慕白，李大爺！」

## 第卅二回

駿馬嬌姿微言感情義  
明槍暗箭薄暮起兇謀

李慕白在車上很是驚訝，心說：這是誰叫我？剛要叫車停住，回頭去看，車後的馬匹忽然趕到了，馬上是一位年輕女子，青帕包頭，擗身青色的緊身衣褲，一雙白布弓鞋登着紅頭馬鞍，鞍下掛着雙刀，鞍上帶着簡便的行李包裹，馬上的姑娘是芳頰俊眼，略帶風塵之色，頭上身上包裹上也都浮着一層沙土，原來不是別人，正是鉅鹿縣的俞秀蓮姑娘。李慕白一看，他不禁又驚訝，又慚愧，又傷心，驚訝的是，俞秀蓮姑娘怎麼也到北京來了，看她這個樣子還是才進城。慚愧的是，去年冬天，那雪地寒晨，秀蓮姑娘因追趕自己，雪滑馬跌，她竟因羞憤要抽刀與自己決鬥，如今又見了面，她還招呼着自己，未免使自己無顏對她，傷心的是，見秀蓮現在還穿着白鞋，可知她這些日來依舊在故鄉青春獨處，過着淒涼的歲月。這時俞秀蓮也微暈着芳頰，也似乎很難爲情的樣子，她就一手勒韁，一手提鞭，向李慕白說：

「我不知道李大哥來了，我要知道李大哥在此處，我在路上也不至於這般急，德五哥的官司現在到底怎樣了？」李慕白這才知道，原來秀蓮姑娘也是在家裏聽見德嘯峯陷獄的事情才趕到北京來的，心說：這一定又是史胖子作的事，那日黃昏細雨之下，他到南宮把我找着，後來他又與我分手走了，大概他就是又往鉅鹿請俞姑娘去了。俞姑娘現在來到也好，她可以保護德嘯峯的家眷，總比自己要方便得多，不過俞秀蓮是個性情剛烈的女子，她第一次到北京來，就在郊外把吞舟魚苗扳山給殺了，這次她又來到北京，一定是聽史胖子說了不少黃驥兆陷害德嘯峯的事。她現在一定是懷着滿腔的怒憤而來，以後實在難免她又在北京作出什麼激憤的事情，那時不但不能保護德家，倒許給德家惹禍。因此李慕白本不想與秀蓮多談話，但到此時想要不多談也是不可能了。於是就叫車慢慢的向前走着，俞秀蓮騎着馬跟着車，李慕白詳細的向秀蓮說了德嘯峯一切事情，然後並囑咐秀蓮千萬要暫時忍耐，不可再惹出什麼事端，並說：「咱們現在心中有什麼氣憤，也應當暫存在心裏，等着德五哥的官司有了定局，咱們再找黃驥兆那些人去出氣！」說話的時候，李慕白就似乎要央求秀蓮姑娘，以爲憑秀蓮姑娘那樣剛烈的脾氣，絕不能像自己似的這樣隱忍謹慎，以顧全德家，她一定要再說出什麼帶鋒鏢的話來，可是不想秀蓮姑娘，聽了李慕白的這些話，她並不表示激憤難捺，却勒着馬慢慢的隨着李慕白的車走，她並且微嘆一聲，就向李慕白說：「李大哥，我現在不像是早先那種性情了，在去年，我還是個小孩子，那天在雪地裏我因追李大哥，我自己的馬滑倒了，我却和大哥翻了臉，後來我也很後悔，並且覺着對不起我死去的父親，因爲我父親在榆樹

鎮將去世時，曾當着李大哥的面囑咐我，叫我以後應當以恩兄對待大哥！」說到這裏，秀蓮姑娘就在這街前馬上哭了，李慕白不禁低頭，心中既是傷感，又是慚愧，又聽秀蓮姑娘說：「後來我知道了孟思昭的死信，我就對什麼事全都心灰意冷了，所以我回到家裏就沒有出門，李大哥住在南宮，離着鉅鹿很近，我也沒有去看望李大哥，並向大哥去陪罪，可是我的心裏常常難受。在上月，宣化府的劉慶和幾個標頭，才將我父母的靈柩運回鉅鹿，因為辦的很省事，也沒有去通知李大哥，我原想待守孝三年以後，我再出來，想法報答李大哥對我的恩情，和德五哥德五嫂對我的好處，但是，才將我父母安葬之後，不到十幾天，那史胖子就去找我，我才趕到北京，假若李大哥沒在此地，我還或者因為急着救德五哥出獄，作出什麼莽撞的事來，現在既有李大哥來了，那外間的事情就全都不用我管了，我只想住在德宅，保護德老太太，德五嫂，和他的少爺們，以後我連門也不出，德五哥的獄事我也不想去，只求李大哥把我來到北京的事告訴他，叫他放心就得了！」李慕白聽了秀蓮姑娘這些話，真是又明白，又爽快，並於話中可以聽出，俞秀蓮是十分尊敬自己的，然而自己對秀蓮姑娘又怎樣？當初既已知她許字孟家，既已知道與她的婚娶是不可能的事。並且早已斷絕了希望，可是還那麼情思纏綿，彷彿難忘難捨似的，以致使孟思昭對自己生了疑心，他爲自己的事而慘死了，秀蓮姑娘也落得如此淒涼！想到這裏，就覺得俞秀蓮現在是可憐的身世，完全是自己給害的似的，因此心中發生無陷的慚愧和悔恨。再看秀蓮姑娘執轡策馬，於嬌態之中顯出一種英風，李慕白不禁心中又生出敬慕之意，同時想起去歲夏初，在望都榆樹鎮葬埋了俞老樵



頭之後，自己潛從俞老標頭的遺囑，護送俞秀蓮和她的母親往宣化府去，那時是她們母女坐在車上，自己騎馬相隨，如今却又是自己坐在車上，秀蓮姑娘騎馬隨着車走了，今昔恰恰相反，可是一年之內，人事却變遷得太快了！又看着秀蓮在馬上那種英氣勃勃的樣子，反襯着自己在車上這種頹唐的樣子，就覺得自己實在不及秀蓮，自己徒然稱了一時的英雄，實在不及秀蓮一女子，譬如剛才自己若是先瞧見秀蓮，自己未必就有膽氣先去招呼她，然而她一看見了我，就急忙趕來，並向自己解釋去年冬天的誤會，可見自己這個闖江湖的英雄，不如一個閨中少女了！因此李慕白便極力的振奮精神，作出爽快的態度，極力拋去以前對俞秀蓮避免嫌疑的那些態度。談完了這些話，李慕白又說到五爪鷹孫正禮現在北京的事，俞秀蓮一聽，他就十分喜歡，說：「噯呀！我孫帥哥也在這兒啦，我可得見一見他去！」李慕白說：「今天大概她還要找我來，姑娘一定能夠見着他，只是那史胖子呢？」秀蓮說：「史胖子那天找了我，恰巧我父親的師姪金標那天從南河南趕來，專為幫助料理我父母安葬的事，我父母安葬以後，他還沒回河南去，史胖子一去，他們見了面，談起話來，原來他們彼此都有些相識，次日我走的時候，他們還在一起盤桓呢，不過史胖子說他隨後就到北京來。」李慕白點頭說：「他就是來到北京，他也不敢光明正大的進城。」俞秀蓮似乎驚訝地問說：「那是爲什麼呢？」李慕白尚未對俞秀蓮細說史胖子的事情，這時車馬就進了東四三條胡同，在德家門首，車馬停住，李慕白下車上前叩門，待了一會，裏面把門兒開開了，出來的却是壽兒，壽兒一聽見俞秀蓮，他就又驚又喜，趕緊請安說：「俞大姑娘你也來啦，我們大奶奶可想你極

了！」秀蓮下馬，便進門順着廊子一直進裏院去見德大奶奶，這裏壽兒把李慕白的車錢開發了，並叫出一個男僕來，把秀蓮姑娘騎來的馬匹送到車房裏，雙刀和行李是由壽兒自己給送到裏院，李慕白回到書房裏去歇息。此時李慕白的心裏倒是十分痛快，因為對謝機娘的事現在是完全盡了自己的心，再也不提她想她了，俞秀蓮現又來到德家，德家的事也不必自己再照料了，只有營救德嘯峯，對付黃驥北，那却是自己目前當急之務。這天孫正禮也沒有來，次日李慕白派福子去請他，孫正禮才來與俞秀蓮姑娘見了面，李慕白到刑部監裏又見了德嘯峯，說是俞秀蓮姑娘現在也來了，德嘯峯一聽也很是喜歡，因為他想着俞姑娘在他家裏照料，一定比李慕白方便得多，並且還能夠隨時勸慰他的妻子。就是一樣，他怕俞姑娘再惹出什麼事來，不過聽李慕白又說，俞姑娘現在的性情與去年已不同了，她說她只在家裏照料，決不管外面的事，因此德嘯峯又放了心，他就托李慕白回家裏替他向俞姑娘道謝。當日李慕白出了刑部監獄，又到邱廣超和鐵小貝勒那裏去，凡知道俞秀蓮來到北京的，都囑咐李慕白回去要向俞姑娘勸解，不可叫她因激憤又生些事端，因為德嘯峯的官司現在已快完了，不可再因小故再出什麼枝節。李慕白回到德家，也並沒到內宅去見俞秀蓮姑娘，可是秀蓮也真如她自己所言，在內宅是與德大奶奶同住在一間屋裏，除了談些閒話，勸慰德大奶奶，和晚間提着雙刀在各處巡查巡查之外，並不再作別事，連街門她也不出，所以李慕白也很放心了，他便整天的出去，為德嘯峯的事情而奔走，並打探那黃驥北現在他究竟是要怎樣對付自己。一連過了半個多月，德嘯峯的官司已漸漸審斷清楚，聽說不久就要定案了。刑部楊健堂也來到北

京，他就住在邱廣超的宅中。只是黃驥北，却一點動靜也沒有，也不見他出門來，也不見他把什麼金槍張玉瑾，黑虎陶宏，和劉七太歲等請來與李慕白決鬥。並且馮懷，馮隆，冒寶崐等人，也自吃了李慕白一頓打之後，就都縮在標店裏不敢出頭。李慕白倒是做笑着，覺得他們既不找自己來，自己也犯不上去找他們，至於自己與黃驥北一年以來結下的仇恨，那將來再爲清算。只是五爪鷹孫正禮，他因爲幫不了李慕白的忙，跟黃驥北等人打不了架，他就彷彿手脚全都覺着發癢，屢次要想找黃驥北去鬥一鬥，但全被李慕白給攔住，他心裏的怒憤難捺，便在標局裏拿他的盟兄弟冒寶崐撒氣，冒寶崐本來就怕孫正禮，在這時候更是不敢惹他，只得用好話來對付他。又過了些日，殘春已去，炎夏又來，正是去年李慕白初到北京，飄流落拓之時，李慕白這時的心中本已情思都冷，只有義憤未出，精神倒還不太壞，可是身體日見瘦弱，李慕白自己都有些發愁了，他明白，自從去年官提督衙門監獄裏出來，那時就已染了病，後來雖經孟思昭扶持，病體暫愈，但是病根未除，其後又加上孟思昭與謝纘娘，那兩件使自己痛心的事，因之身體所受的損傷更大，所以直到現在還沒有恢復，更加上德嘯峯的陷獄，與黃驥北的惡計傾人，種種憂慮，焦急，氣忿，全都斃在自己的心裏，以致如此，咳！果然若長此下去，自己恐怕又要病倒在京都，連德嘯峯的官司也照顧不了，與黃驥北之間的仇恨也無法報復了！所以，李慕白極力調養自己的身體，每天除了到監獄裏看看德嘯峯，到鐵小貝勒府上托托人情，及到表叔那裏打聽消息之外，便不再出門，只在德家休養。又過了幾天，這日李慕白正在屋裏睡午覺，忽然壽兒進來將他叫醒，壽兒面上帶着驚喜之色，

說是：「李大爺的表叔祁大老爺那裏，打發跟班的來了，說是我們老爺的官司判定了！」李慕白一聽，也興奮的坐起身來，連說：「快點把來陞叫進來！」這時來陞正在廊子下站着，聽屋裏李慕白叫他進去，他就趕緊到屋裏，向李慕白請安，說：「李大爺，我們老爺才下班兒，就趕緊打發我來了，說是德五老爺的官司快定罪了，大概一兩天內公事就能批下來了。」李慕白趕緊問說：「定的是什麼罪？」來陞說：「我們老爺說，全案只有德五老爺的罪名判的輕，有兩個太監和一個侍衛全都定的是秋後斬決、楊峻如也定的是絞監候，只有一個姓柏的侍衛和德五老爺，定得是發往新疆充軍效力。」李慕白一聽，立刻雙淚落下，想着：德嘯峯現在雖已免去了死罪，但是發往新疆這遙遠的路程，窮苦的地方，他那裏受得了呢？而且妻離子散，尤其使人情難堪！又聽來陞似是勸慰着說：「發到新疆受不了什麼苦，尤其是德五老爺他是內務府的人，我們老爺說：德五老爺若是到了新疆，跟開任着是一樣，雖然沒有在京裏舒服，可是只要有錢，也受不了什麼苦，頂多了住上一二年，再在京裏托托人情，也就回來了！」李慕白點了點頭，又問說：「那麼我表叔他老人家說，定了罪之後，幾時才能夠離京上道呢？來陞說：「大概也快罷！定了罪之後，一個月就能夠起身，李大爺，你替德五老爺放心！夏天走路雖然熱一些，可是也比在監獄裏要強得多呢！」李慕白聽罷，點了點頭，遂給了來陞幾吊錢叫他回去，李慕白心裏就暗想：這個消息真是確實的了，可是到底預先告訴德大奶奶不告訴呢，倘若告訴她的丈夫將要遠發新疆，他不知要傷心成什麼樣子，可是，她若知道她丈夫現在的死罪總算免了，她也一定能夠放心了！想了一想，覺得還是告

訴德大奶奶比較好些，於是就進到裏院去見德大奶奶，此時秀蓮姑娘也在旁邊，李慕白就把剛才自己的表叔派人送信來，說是德大哥的案子快判定了，死罪是一定免了，可是須要發往新疆充軍。然後又說到新疆去也受不了什麼苦，並且在路上還比在監獄裏度一夏天，要強得多呢！德大奶奶初聽丈夫將要遠配邊疆，自然也是不禁傷心墮淚，可是後來一想：只要丈夫不至於死罪就好了，雖然發配新疆，可是將來花些錢，再托些人情，也許不到一二年便能贖回來，因此便拭淚道：「這也好，叫他到外面住一二年去，也躲一躲那苦驢北，只是他一發往新疆，家裏更得要受別人的欺負了！」旁邊俞秀蓮就昂然說：「這件事五嫂子不要發愁，我五哥一日不在家，我就一日不離開這裏，只要有我在這裏，無論什麼人來尋事，我也不怕！」李慕白也勸德大奶奶說：「嫂嫂放心，有俞姑娘在這裏，一定什麼事也不會有！」說畢，他又到了前院，就叫福子套車，先到刑部監獄，見了德嘯峯，李慕白就說剛才表叔那事派人送去的那消息，本想德嘯峯一聽說他自己將要發配新疆，拋家棄子，往那冰天雪地之中，去度罪犯的生活，他一定很是難過，所以李慕白說完了這些話，他的心裏就非常痛楚，却不料德嘯峯聽了，他不但不難過，反倒臉上現出笑容，彷彿十分喜歡，就聽他說：「這可好極啦！藉此機會我可以到新疆去玩一趟，不瞞兄弟你說，我們旗人平日關錢糧吃米，沒有什麼機會可以到外面去玩，而且國法也不准私自離京。所以我們旗人，十個之中倒有九個連北京城門也沒出去過的。我雖然出過幾趟外差，可是也就到過東陵西陵和熱河承德，譬如去年，你回家去了，其實南宮才離京有多遠，可是我就不能前去看你。現在好了，不是說要把

我充發新疆嗎？我覺着再遠一點都好，我可以穿過直隸，走山西，入潼關，過西安府，走伊涼，直到新疆。什麼太原府，黃河，華山，祁連山，萬里長城，玉門關，我都可以路過玩玩，增長些閱歷，交些朋友，有多麼好呀？再說我家裏也沒有什麼不放心的，兄弟你還不必爲我的家庭瑣事，就誤你的前程，有一位俞秀蓮姑娘就夠了，花十萬兩銀子也請不來那麼好的姑娘給護院，這總算我德五的人緣好，才能夠這樣。兄弟，你現在別爲我發愁了，你應該給我道喜，我在新疆住上兩三年，回來咱們再會面時，嘿！兄弟你看那時候有多麼樂！」說畢，德嘯峯在鐵窗裏不住哈哈大笑，李慕白看他這種笑，還是真笑，不是勉強的笑，自己倒真佩服德嘯峯，覺得他這種敞快，曠達，實爲自己所弗如，又談了些話，德嘯峯就催着李慕白快點到邱廣超和鐵小貝勒那裏去，把自己將要發配的事去告訴他們，請他們諸位放心。李慕白遂辭了德嘯峯，走出刑部監獄，依舊坐着福子趕的車，往北溝沿邱廣超的宅中去，到邱宅見了邱廣超和楊健堂，李慕白說了德嘯峯案子將要判定，大概他是發往新疆，並且說德嘯峯聽了這消息，他心裏反倒很敞快，一點也不發愁。邱廣超就說：「嘯峯平日就是那麼一個人，什麼事他都想得開，他還年輕，家裏又有人照應，出去走一趟也好，只是在路上要多加小心，因爲我曉得，黃驥北在外省頗結識了不少江湖盜賊，難免要在嘯峯所經過之地預先埋伏，等到嘯峯經過之時，他們就將嘯峯殺害了。所以淨憑着官差們跟着是不行，咱們這裏得有人隨去保護！」李慕白一聽，不由怔了一怔，剛要說：自然是我隨着嘯峯去了，可是又想着自己等着德嘯峯發配走了之後，還要留在北京，尋那瘦癩陀黃驥北報仇出氣呢，所以略一

猶豫，尚未說話，那神槍楊健堂已然在旁發言了，他就慷慨地說道：「我送德五哥到新疆去，現在已到了夏天，我標局裏也沒有什麼買賣，有幾個夥計們照應着也就行了，我帶上我那桿槍，跟着德五哥走一走，路上出了什麼事都由我來擋，把他平安送到新疆之後，我再回來，那時至多也就是秋天。李慕白一聽神槍楊健堂願意護送德嘯峰到新疆去，自己當然很是放心，便說道：「楊三爺若送五哥前去，那路上管保什麼事也沒有，不過就是楊三爺太辛苦了！神槍楊健堂搖頭說：「沒有什麼的，廣叔他知道，我跟嘯峯的交情也不是一年半年了，這點忙我應當幫他，再說我們以保標爲生的人，把走遠路兒就沒當作一回事。」邱廣超在旁也說：「健堂德嘯峯去，那真是最好不過，因爲健堂在外面有很多的朋友，到處都有點照應。」當下便商定將來德嘯峯發配新疆之時，是由楊健堂沿路護送。不過李慕白又想：神槍楊健堂雖然武藝高強，在江湖上也頗有名頭，不過只有他一人護送，若遇着大幫的強盜，也難免有點勢孤力弱，所以李慕白又想到孫正禮，就說：「我有一個朋友，名叫五爪鷹孫正禮，是鉅鹿縣俞老標頭的徒弟，俞秀蓮的師兄，這個人身高力大，武藝也很好，性情更是豪爽爽快，他現在四海標店裏，因爲他知道那冒寶嶼，在此作了很多的事，他也不願意再在那裏居住，我想將來德五哥出京之時，可以叫他也隨行護送，給楊三爺一個幫手。」楊健堂點頭說：「很好，鐵翅鵬俞老標頭的徒弟，武藝是絕不能錯的，一半天李兄弟可以把他請來，我見見他。」當下三個人又談了半天閒話，李慕白就走了，他坐着福子趕的車，又到了安定門內鐵貝勒府，見了小虬髯鐵小貝勒，還沒容李慕白說出德嘯峰的事情，那鐵小貝勒就像面帶

喜悅之色，說：「慕白知道嘯峯的官司快判定了嗎？」李慕白點頭說：「我知道了，聽說他將來是要發配新疆，剛才我到監獄裏去看他，他聽了這個消息，倒像很喜歡的樣子。」鐵小貝勸也點頭說：「我也願意叫嘯峯出去走一趟，嘯峯若長在北京住着，恐怕還得出事，因為他那個人對於朋友雖然熱心，可是缺少閱歷，譬如說他這案子裏的很要緊的人，楊駿如，那本來是個市僧，就因為常常與德五在一塊兒逛班子，所以兩人也成了好朋友了，這回要不是他營救楊駿如，那能到這步田地！」李慕白見鐵小貝勸對嘯峯那樣俠骨熱心的人，似是不甚了解，自己未免暗暗的慨嘆，又聽鐵小貝勸說：「所以這回叫嘯峯出外闖蕩闖蕩，受點苦也好，只是在路上須有一個人護送他才好，雖然說無論多麼大膽子的強盜，也絕不敢打劫官差，不過嘯峯近年結下的仇人太多，像金槍張玉瑾什麼的人，倘或在路上打劫，意圖傷害嘯峯的性命，那時嘯峯可非得要吃虧不可！」李慕白就說：「這一層我們也慮到了，剛才在邱廣超家中，我們已然商量好了，到時是由神槍楊健堂跟隨去，並有一樞五爪鷹孫正禮，是俞秀蓮姑娘的師兄，他也跟着隨行保護。」鐵小貝勸一聽，就仰着頭想了一會，然後又說：「神槍楊健堂若隨去沿路保護嘯峯，那自然是很好了，可是，我想還是你跟他去，才叫人放心。」李慕白聽了，却半晌無語，想了一想，才嘆氣搖頭說：「我不能隨我五哥去，其實以他待我的好處，我原應該藉此對他盡些心力，但是我還有別的事情要辦，恐怕到時不能隨他走！」鐵小貝勸聽了，却微笑着，說：「慕白，我也知道你心裏的打算，你是想要在德嘯峯案子判定，出京走後，你就專力要鬥一鬥黃驥北，跟黃驥北拚個死活，是不是？」李慕白一聽鐵小貝



勒猜透了他的心事，未免有些變色，但是他還不敢就在鐵小貝勒的眼前承認了，遂就勉強笑着，搖頭說：「不是，不是，我爲對付黃驥北，何必費那麼大的事呢，又何必要等着嘯峯走了以後呢？」鐵小貝勒依然微笑道：「不用說了，我全都知道，你現在處處忍氣吞聲，就是等着德嘯峯的案子定了之後，你再獨自出頭去與黃驥北拚命，黃驥北他現在也是天天在家裏練護手鉤，預備對付你。我也知道，你們兩個人的仇恨是無法解開了，並且黃驥北近年開的也太不像樣子，我也願意有你這麼一個人懲戒他。不過我又細想：你跟他還是合不着，你現在是年輕有爲，前程遠大，黃驥北能算是什麼人？不過就仗着他有錢罷了。所以我勸你還是暫時忍下小事，往遠大之處去着眼。」李慕白聽了鐵小貝勒這些話，心中十分感動，暗想：鐵小貝勒真是愛我至深，其實以我李慕白，本來是與黃驥北相拚不着，但無奈黃驥北一天不除去，德嘯峯一天不能安居，而且京城也永久留着這一大害，將來還不知他要陷害多少人呢！雖然這樣想着，但並未說出口去，與鐵小貝勒又談了一會閒話，就要起身告辭，鐵小貝勒却挽留他說：「這次你重來北京，我早就想給你設宴洗塵，只爲德嘯峯的官司，你我心緒同是不佳。現在總算好了，嘯峯的事情總算有了定局了，今天我想叫下邊預備點酒，咱們多談一回。也不算宴請你，等到一二年後，嘯峯再回到北京時，那時我必要備豐盛的酒筵，咱們幾個人歡聚！」李慕白見鐵小貝勒這樣的盛意挽留，自己當然不能再急着要走，遂就重又落座，並由鐵小貝勒所說的那句「等到一二年後，嘯峯再回到北京時，那時再爲歡聚。」李慕白心中就不禁發生無限感慨，暗想：自從我第一次離家外出之後，至今天才不過一年

多，但是其間人事紛紜變遷得極快。再過一二年之後，還不定要怎麼樣呢！於是他暗暗地嘆了口氣。鐵小貝勒又同李慕白談了一會話，他就叫李慕白在這裏暫坐，他又往內院去了。待了半天，他又帶着一個小廝走出來，那小廝手中捧着兩口寶劍，全都用紅緞子包裹着，鐵小貝勒就打開包裹，抽出那兩口寶劍給李慕白去看。並說：這兩口劍是我祖傳之物，全是古代名將佩帶過的，我會請人鑑賞過，據說這兩口劍在現在世上誠屬難得，比去年我送給你的那口劍，可又強得多了。」說時鐵小貝勒面上滿浮着喜愛的笑容，李慕白把這兩口寶劍細細的觀賞過了，看那深青色的劍鋒，以及劍身金嵌的七星，覺得確實是名物，是無價之寶。同時他低着頭，心中發生一種悽惻的思想，是因為他才聽鐵小貝勒又提到去年贈劍之事，他想起丁爲那口寶劍才結識的孟思昭，孟思昭才爲自己的事自慘死，現在那口寶劍，已伴那俠骨情心的孟思昭而長眠了！李慕白想到這裏，面現悲哀之色。鐵小貝勒在旁也看出來了，心裏也明白，李慕白是因自己提到去年贈他的那口寶劍，他又想起孟思昭來了。遂就叫小廝將寶劍送回內院，他便分付得祿去傳命關酒。少時，有三個廚房裏的人來上酒上菜，這小虬髯鐵小貝勒便與李慕白飲酒暢談。鐵小貝勒便由順嘴裏的事又談到李慕白的將來，鐵小貝勒就說：「慕白，你若是不打算送嘯峯到新疆去，你就可以就在我這裏住着，一節我送你二百兩銀子，大概也夠你花的了。我也並不是要叫你給我看家護院，我仍然以賓客待你，只要我們能常在一處，我時常跟你討教些武藝，我就是很高興了。」李慕白聽鐵小貝勒這話，自己當然很是感激，不過他又說：「二爺待我的深恩盛情，我當然沒齒不忘，德嘯峯往新疆去，也有楊健

堂及孫正禮送他，諒不至有什麼舛錯。德宅的眷屬有俞秀蓮保護，我也很是放心。所以我想等到嘯峯走後，我將要到江南走一趟，訪一訪我的盟伯江南鶴，然後我再回北京來，再在二爺府上常住。」鐵小貝勒就點頭說：「江南鶴這位老俠客乃是近數十年來的大江以南唯一無二的英雄，我是久仰其名，只是沒聽說這位老俠會到北方來過，而且據我想這位老俠年紀過高，此時未比尙在人世，你若往江南去，亦恐見不到這位老俠了。」李慕白說：「我是在八歲時父母同時因疫病故，江南鶴老俠是先父鳳傑公的盟兄，蒙他將我父母安葬，隨後他老人家即帶我北上，將我交給我的叔父撫養，他老人家就走了，後來先師紀廣傑來南宮招徒授藝，其實也是受他老友江南鶴之托，專是爲到南宮將武藝傳授給我，所以生我者雖是父母，但愛護我，栽培我，全仗江南鶴老俠一人。我與他老人家分後，至今已將二十年，即使現在見了面，恐怕我也不大認識他老人家了。但是我却常想要往江南去，一來是尋訪我這位盟伯，二來還是要遊覽遊覽江南名勝。」口中雖然這樣說着，但心裏却很悽惻地想：早先我要往江南去，是愁沒有路費；現在路費雖可由德嘯峯處湊到，但是身邊的殘情難補，恩仇未報，生命都不能預定，江南勝地能否重遊，實在是未可知了！此時鐵小貝勒聽完了李慕白的話，他就捻髭凝目，沉思了一會，然後點頭說：「也好，你若往江南去走一趟，一定更能增長許多經驗閱歷，等你由江南回來，再在我這裏住着。」說着話，他又向李慕白擎盃勸飲，並不因李慕白謝絕了他的好意，而面上帶出不高興的樣子。使得李慕白倒是十分感愧。當日鐵小貝勒談的話極多，酒也飲得不少。李慕白却因現在身邊有維護德嘯峯，及應付黃驥北之事，所以他

不敢多飲。直到酒盡肴殘，又談了一會閒話，李慕白方才告辭。此時屋中已點了燈燭，外面的暮色漸深，餘霞未落。李慕白走出府門，到車前一看，趕車的福子不知往那裏去了，據旁邊鐵府的人說：「李大爺你那個趕車的，他吃飯去了。」李慕白也笑了笑，暗想：福子在這裏等了半天，我也不出來，他一定是餓極了。遂就在車旁站立等候，等了一會，福子才回來，他笑着說：「李大爺你等的着急了吧？我是到東邊小舖裏吃飯去了。」李慕白笑道：「我倒沒有等急，却叫你等了我多半天，實在是對不起你！」福子說：「李大爺你這是那兒的話，我們趕車的還怕等人嗎？早先我們老爺逛班子，時常由這時候等到半夜裏，那我還能夠有什麼怨言？」一面說，一面嘻嘻的笑，把車坐褥鋪平展了，就請李慕白上車。李慕白一聽福子提起了他們老爺逛班子的事，就想起去年夏間，自己由宣化府來到北京，因為謀事未成，困在西河沿的店房裏，有一天晚上，自己出來隨便走走，無意之中就走在曲巷煙花之中，就碰見德嘯峯坐着福子趕的車。由那夜起，自己才漸漸與德嘯峯深交，才常往班子裏去走，才惹出謝纖娘那幕慘劇。想到這裏，坐在車上嘆息了兩三聲，福子嘴裏「唔唔！喝喝！」的趕着車走，地下是坎坷不平，車輪咕嗒咕嗒地響。李慕白在車上又想起鐵小貝勒將才勸勉自己的那些話，心中是深為感動。但是德嘯峯的友情未報，黃驥北的仇恨難消，實在令自己心中義憤難忍，結果，恐不能不拋去自己那無謂的前途，而與黃驥北以性命相拚了！——這時四圍的暮色愈深，蝙蝠在車前飛動，街上已有人鏗鏘的打着頭一更的鑼。車行多時，就到了北新橋，剛要向南去轉，就忽聽跨着車轆趕車的福子怪聲的嗩啞了一聲，說：「這是誰呀！」車

立刻停住了。緊接着吧吧幾枝弩箭，全都射在車圍子上。李慕白立刻氣得在車裏冷笑說：「好啊！到底他黃驥北忍耐不住了！找到我的頭上來了！」遂就一面下了車，一面趕緊抽下車坐褥，並叫福子趕緊躲到車裏去，他就見暮色之中，在道旁站着十幾個人，有的手裏還拿着明晃晃的兵刃。此時弩箭噼噼地又射來幾枝，但全都被李慕白用車坐褥擋住。李慕白這時氣忿極了，雖然手無寸鐵，但他不顧一切，一面舉着坐褥擋着對方的弩箭，一面飛奔了過去，怒喝道：「你們這不是強盜嗎？竟敢在這大街上劫車傷人？是黃驥北使你們來的不是？」此時對方就有兩個使花槍的人，三個使單刀的人，還有幾個拿木棍的人，一擁齊上來打李慕白。李慕白一伸手，就把一個使槍的人槍桿揪住，用力一奪，立刻得槍在手，然後扔下坐褥，雙手抖起來花槍，就前遮後刺，與對方交戰十幾回合，李慕白就用槍刺傷了兩個人。腋下還有十三四個人，他們見勢不好，就彼此喊聲說：「快走！快走！」說話時就逃走了幾個，李慕白又追過去扎倒了一個，這時又聽嗖々幾枝弩箭迎面射來，李慕白才不敢去窮追。旁邊又奔過兩個持刀的，一個拿木棍的人，向李慕白來打，李慕白又將槍抖起，那容那三個人近前。正在此時，李慕白這桿無情的長槍，正要再刺倒兩三個人之時，就忽見遠遠的來了幾匹馬，頭兩匹馬上掛着大燈籠，燈籠上還有幾個紅紙作成的字，那三個人趕緊扔下兵刃，抹頭就跑，口中喊着：「官人來了，官人來了！」這時李慕白也怔了，又見那三個人是迎着官人跑去的，李慕白頓然心頭生出一種機智，遂將手中的長槍往遠處扔去，然後他上了車，叫福子快點趕着車走，福子本來腿上也挨了一弩箭，他雖然把弩箭拔出去了，可是腿上還

刺骨的疼，因為李慕白催着他趕車快走，他也是急於逃命，就趕緊忍着痛，用力揮鞭趕着騾子，他這輛車就轉過了北新橋，像飛似的往正南跑去，眼看快走到東四牌樓三條胡同了，後面的幾匹馬就追趕上來，來的原是九門提督衙門的官人，李慕白一見官人趕到，他就叫福子把車停住，等着官人騎馬來到車旁時，李慕白就由車中探出身來，只聽官人厲聲問道：「你跑什麼？剛才那幾個人是叫你拿槍扎傷的不是？」李慕白却搖頭說：「我不知道什麼人受了傷，我姓李，叫李慕白，就住在這東四三條德宅，我剛才因為在鐵貝勒府，鐵二爺請我喝酒，所以回來晚了，走在北新橋就見那裏有十幾個人打架，並且有人放弩箭，我的這個趕車的人腿上也受了一弩箭，我因不願惹事，所以趕緊叫車快點走，躲開那一羣打架的人，請你們諸位過來看看，這輛車上放得下一桿槍嗎？你們再到鐵貝勒府去問一問，剛才我去拜見鐵二爺的時候，我帶着什麼槍刀沒有？」那幾個人本想硬把李慕白帶了衙門裏去，可是因為李慕白抬出鐵小貝勒來一壓他們，他們就彼此相望，不敢冒然下手，又商量了一會，就有一個官人將馬靠近了車，並打着燈籠照了照李慕白那從容鎮定的容貌，這官人就冷笑着說：「李慕白，就算你聰明吧！你是個幹什麼的，我們也都知道，現先你就先走吧，反正明天那幾個受傷的人若是死了，我們還得找你，大諒你也跑不出北京城去！」李慕白一聽官人這話，他立刻翻了臉，說：「豈有此理，大街上有人打羣架傷了人，你們不去找正兇，却來麻煩我們這走道兒的人，這像當官差的嗎？好了，我請鐵二爺問問你們提督大人，是這樣交配下來的你們不是？」旁邊就有氣盛的官人說：「呵！你還敢發橫？把他帶走！却被另一個官人給攔住

，那另一個官人就向李慕白一拂手，說：「你走吧！」李慕白又冷笑了一聲，這才叫福子把車趕回東四三條。回到德家，李慕白先叫壽兒把刀劍藥取出來，給福子療治腿上的傷處，他回到書房裏，壽兒給他點上燈，就問在街上到底是遇見了什麼事，福子叫什麼人在腿上射了一箭。李慕白却氣得連話也說不出來，就擺了擺手，叫壽兒出屋去，他獨自坐在椅子上，想着將才的事，十分氣忿，就想：一定是那黃驥北，他因知德嘯峯的官司有了定局，判罪的名不太重，他無法制德嘯峯於死地，又因有自己現在京都，他的陰謀毒計完全施展不開，所以他必先制自己於死地。今天一定知道我往鐵小貝勒府裏去了，他才派了那十幾個人，在我回來必經之地的北新橋，攔路害我，在他也曉得他派去的那十幾個人絕不是我的對手，所以他才命人以弩箭暗算我，並且預先買通了官人，到時趕了去，爲是他們那些人打不過我時，好將我帶到衙內，押在獄裏。幸虧今天我應付的得法，要不然非叫他們打傷害死不可，就是跟他們到了衙門裏，反正也只有我吃虧！越想越氣，更覺得與黃驥北的仇恨是非報不可，並且自己也應當爲京城剪除了這個惡霸。當日他氣得一夜也沒睡好覺。次日，他便加緊防備，出門時永遠帶着寶劍。那福子腿上受的那一弩箭，過了半個月多才好。又過了許多日。李慕白的身邊及德嘯峯家中，就再無別的事故發生。

## 第卅三回

炎天起解禁語囑良朋  
驛路飛駒鋼鋒殲衆盜

這天正是六月中旬，天氣正熱，忽然得了信息，說是德嘯峯和那個柏侍衛，後天就要起

解發往新彊去了。李慕白聽了，又不由氣忿，暗想：這們熱的天氣，偏要將犯官起解，這不是故意要將被解的人熱死在中途嗎？於是李慕白又去見鐵小貝勒，想要托鐵小貝勒在衙門裏熟通熟通，把德嘯峰起解的日期改在秋天。但是鐵小貝勒將向李慕白說：「衙門裏定的起解日期，是不能更改的，除非這時候你叫嘯峯裝病，可是據我想：與其叫嘯峯在監裏受那蚊叮蟲咬，悶熱得和在蒸籠裏一般，還不如叫他到外邊去。反正押解的官差他們也都是人，太熱的時候，正午們也他得找涼快的地方歇着，官犯若是任半道兒熱死了，他們也沒有好兒。」李慕白想了一想，覺着也對，於是辭別鐵小貝勒，又到刑部監裏，打聽問問德嘯峯他自己的意見，可是管獄的人就不許德嘯峯見人了。李慕白又趕緊去見他表叔祁主事，那祁主事派了個人到監裏去問派的人回來告訴了祁主事，祁主事這才對李慕白說：「剛才我派人到監裏看了德五，德五他很願意到外邊去，他並囑咐到時無論什麼親友也不要送他，只叫家裏給他預備點錢就是了。」李慕白一聽，就不住，流淚，趕緊回去向德大奶奶說了，德大奶奶一面揮淚，一面開箱取銀子，李慕白也把德嘯峯給他的那錢摺，由錢莊盡數裏提取出來，共湊足了二千五百兩銀子，李慕白曉得犯官的身邊不能多帶些錢財，而且若帶的錢多了，在路上也容易出事，所以他又趕緊去找邱廣超，由邱廣超托了一個在新彊有聯號的大商家，開了二千兩銀子的匯票，然後李慕白又拿着這匯票和五百兩現銀，到他的表叔那裏，就求他表叔設法將匯票交給德嘯峯，並給德嘯峯三百兩現銀作爲路上零用，其餘的二百兩，一百兩是打點隨解的官人，一百兩是作爲德家敬送給祁主事的。祁主事却擺手說：「你告訴德家，別送給我錢



，我不要，我幫德五的忙，全都是衝着你！」李慕白曉得他表叔是嫌銀子太少，遂就趕緊跑回德家，又跟德大奶奶要了一百兩，湊足二百兩送給他表叔祁主事，祁主事方才收了。李慕白回到德家，心裏又很是難過，就想：自己的表叔幫了德嘯峯這一點忙，却用去人家二百兩銀子，這也是自己難對德家之處。所以想着：非要報答德嘯峯對於自己的恩情不可。到了次日，鐵小貝勒派了得祿到德家來見李慕白，說是鐵小貝勒跟刑部裏面的官人說好了，允許德嘯峯可以帶兩個僕人隨行伺候。並送了四百銀子，作爲德嘯峯的路費。李慕白跟德大奶奶和俞秀蓮一商量，就決定派壽兒跟他老爺到新疆去，壽兒也很願意去。俞秀蓮並打算叫五爪鷹孫正禮也跟了去，李慕白因爲曉得孫正禮的性情暴躁，很容易惹事，所以不敢叫他隨在德嘯峯的身邊。便說先到邱廣超家裏，向楊健堂商量商量去，於是出了德家門，就到邱侯府去見神槍楊健堂，那楊健堂就慨然說：自己願隨同德嘯峯往新疆去，並說跟着官人一起走，如長槍不便攜帶，我可以帶着單刀隨行，反正路上如遇着什麼強人盜匪，我是饒不了他們的。邱廣超却說：「大概路過之處，縱使有強人盜匪，他們也必不能打別起解的犯人。因爲他們也知道，犯人們的身邊決不會有多少錢。只怕的是黃驢北使出什麼強盜來，在路上要謀害嘯峯。」李慕白聽了邱廣超這話，他倒不由心裏一動。當下決定了，明天是楊健堂隨護前去。李慕白便將鐵小貝勒送給德家的那銀子，給了楊健堂二百兩，以作爲路上的費用，然後李慕白又出了邱府，到前門外打磨廠泰興標店，見了劉起雲老標頭，請劉老標頭派人到四海標店把五爪鷹孫正禮找來，李慕白就向孫正禮說：「明天德嘯峯起解往新疆去，現在已有神槍楊健

堂隨行保護，但仍恐他身單勢孤，在路上如遇了什麼事，他一個人照顧不過來，所以我請孫大哥也隨了去，也不必跟官人們接頭見面，只在路上作一個平常作買賣人的樣子，在暗中保護他們，以便遇着事情，好幫助神槍楊健堂。」五爪鷹孫正禮一聽，他連連答應，李慕白便又送給他二百兩銀子，以作來回的盤纏，孫正禮毫不推辭，他就收下了。那劉起雲老標頭並向孫正禮說：「將來你從新驢回來時，就在這裏幫助我吧，不必再在四海標店，跟冒寶幌那些人在一起廝混了。」孫正禮說：「那敢則好了，我幫助你，劉老叔你就是一個錢也不給我，我也是願意幹的，因為這泰興標店是我師父俞老標頭保標的地方，我若能再在這裏保標，也算是給我的師父爭光！」當下，劉起雲留李慕白和孫正禮在標店裏用過午飯，李慕白方才回德家去，這日內宅裏的德大奶奶，就給德嘯峯預備隨身的東西及衣服，以便叫壽兒給帶了去。忙了一天，次日一清早，李慕白就帶着壽兒，到了刑部衙門，在門首等候着，少時鐵小貝勒派了府中一個侍衛和得祿也來了。那侍衛一直進衙門去見押解德嘯峯的官人，傳達鐵小貝勒分付的話。又等了一會，銀槍將軍邱廣超，同着神槍楊健堂也坐車前來，那楊健堂此時是身穿灰衣褲褂，頭戴草帽，隨身的一隻包裹上露出刀鞘來。邱廣超揮着扇子，站在衙門前與李慕白談話，衙門裏出來了幾個官人，特意來見邱廣超，向他請安，並請他進去歇息。邱廣超却搖頭說：「謝謝你們了，我不進去，我在這裏等着我德五哥出來，跟他說幾句話，我就回去了。」旁邊還有那與德嘯峯同時起解的柏侍衛的幾家親友，就齊都私下談論，那個是邱小侯爺，那個是李慕白，並說因為這個李慕白，德嘯峯才與黃驥北結仇。李慕白在旁隱

隱聽得別人談論，他的心裏就非常感到悲痛，邱廣超對他說的話，有時他都忘了回答。這時，監獄的門前就擺列了五輛帶棚子的，走遠路的騾車，最末後一輛是邱廣超出錢雇的，特爲楊健堂和德嘯峯的僕人乘坐。等了半天，才見鐵府的那個侍衛急急走出來，見了邱廣超先屈腿請安，然後說：「德五爺快出來了！」正說話間，就是山衙門的旁門裏，出來了二十幾個官人，少時就把德嘯峯同那個柏侍衛押出來了，德嘯峯身穿便衣，雖在監獄多日，衣履還很乾淨，面色略顯着黃瘦，但是精神却十分飽滿，拖着輕輕的鎖鍊，邁着方步，滿面的笑色，一出門，就向邱廣超和那鐵府的侍衛作揖。說：「多謝，多謝，諸位關心兄弟就得了，大熱的天，何必還親自來送我！」邱廣超趕緊上前，把自己安排的事都對德嘯峯說了，並勸德嘯峯在路上要多多加珍攝，到了新疆也要寬心自慰，這裏的朋友是必想辦法，至多一年，必能叫德五哥回來。說着，又將自己手中的一柄檀香骨子的摺扇，和帶來的兩匣痧藥，奉送給德嘯峯，德嘯峯拜謝收了，交給壽兒拿着，然後又向那鐵府的侍衛說：「這位仁兄請回吧。煩勞代稟鐵二爺，就說等我由新疆回來時，再報他的大恩罷！」旁邊的李慕白看了這種情景，不禁感動得落下淚來，但是德嘯峯依然談笑自若，然後他又向楊健堂抱拳，說：「三哥，累你陪着我發這麼一趟，我真心裏不安！可是咱們兄弟，我也不必說什麼啦！」楊健堂本來是拙於辭令，當下他只慨然說：「五哥你放心罷！在路上出什麼事都有我啦！」德嘯峯說：「路上也不至於有什麼事，這算我生平頭一次出遠門，所以我也很放心，家裏找更放心！」說到這裏，他才轉頭，向李慕白很懇切地說：「兄弟，哥哥也不再跟你說別的話啦！就是我盼你保重身體

，無論什麼事，都應當像哥哥似的，往寬裏想，往永久將來想。我走後，頂好你也緊跟着就離開北京，千萬別在此多留。你嫂子你姪子，和我的老太太，那都有俞秀蓮姑娘照應，我都十分放心。就是你，千萬要聽我的話，快離開此地爲是！一兩年後我回來時，我再叫人去請你！」說完了，他更無別話，就上了第三輛車，柏侍衛坐第二輛，跨車轅都坐的是官人，第一輛車和第四輛車也都是官人，楊健堂和壽兒坐最末的一輛車。德嘯峯在此車上，還探出頭來向邱廣超李慕白等人拱手，笑着說：「諸位請回！再會！再會！」說時，五輛車一排走着往南去了。邱廣超和鐵府侍衛，及得祿等人，各自回府，只有李慕白，他含着兩眼熱淚，步行着緊跟隨那五輛車出了彰儀門，這就是去年德嘯峯親送李慕白出京的那個地方，去年德嘯峯送李慕白時，是風寒天冷，大雪飄飄，今天李慕白送德嘯峯，却又是槐柳成陰，田禾無際，中午的驕陽如火一般的炙人。李慕白一面擦着汗，一面拭着淚，在道旁太陽下站了半天，看得押解德嘯峯的那五輛車走遠了，他這才轉身往回走，還沒有進城，就見有一匹棗色的馬馳來，馬上的人身高體大，頭戴一頂大草帽，身穿青布大褂，像是一個作買賣的人。鞍下可掛着一口帶鞘的鋼刀，正是那五爪鷹孫正禮。孫正禮見了李慕白，他就在馬上笑了笑，並沒說什麼。李慕白就說：「前面的車才走了不遠，孫大哥，你不必緊跟着他們，只要不離着太遠就是了！」孫正禮在馬上點點頭，他就策着馬走過去了。這裏李慕白却連頭也不回，就一直進了城。回到德家，先去見德大奶奶和俞秀蓮，把剛才德嘯峯被解出京時的詳細情形都說了。德大奶奶聽了很是傷心，她不住的流淚。俞秀蓮姑娘就在旁勸着她。李慕白遂回到外院書房裏

，他就坐在椅子上暗暗地盤算主意，同時睜着眼睛看那掛在牆上的寶劍，此時他心中的悲痛已然減少，他只有一個打算，就是等着再過兩三天，索性叫李慕白離遠了北京，那時他就要下手去結果了那瘦彌陀黃驥北的性命，以使將來德嘯峯回京之後，得以安居，並為京都除此一害。至於自己的生命，即使是為殺了黃驥北面受刑法，那也是不必顧慮的。主意都已定妥，只待自己的寶劍去濡那惡人的鮮血，但是突然又發生了變故，是在當日黃昏時，那跑小腿探消息的小蜈蚣，又到德家來找李慕白，見了李慕白，他略說了幾句話，當時李慕白連長衣也沒穿，只帶上一口寶劍，就跟着小蜈蚣走了。走到崇文門迤東的角樓下，那地方名叫泡子河，是一遍曠地，連一個人家也沒有，真比鄉下還要荒涼，這時本來天氣很熱，可是這城根下曠地間却有點涼風，天色還不算太黑暗，模糊地還能看得見人。來到城根下，就見有一個不很高的可是粗壯的影子迎面走來，李慕白也迎過去，就說：「史胖子，你又到北京來有什麼事。」對面的正是爬山蛇史胖子，他那山西腔兒又吹進了李慕白的耳鼓。他先笑了笑說：「我早就到北京來了，要想幫助你們，只是插不上手！李慕白說：「事情已然完了，德嘯峯今早已經走了，還用你幫助幹什麼？」史胖子又哈哈地笑了笑，說道：「事情那裏就這麼容易完了，你們和瘦黃四的仇恨，就能夠這麼容易解開嗎？！那可敢則好了，現在我先問你李大爺，你跟德五爺你們的交情最厚，為什麼這次他發往新疆去，你倒不跟着他去呢？」李慕白說：「有神槍楊健堂跟隨他去了，何必還用我，我還要在這裏照應他的家眷。」史胖子搖頭說：「李大爺，你這個朋友可真不容易交，到了現在你還是不對我說實話，我知道，我知道，現在有延慶

的神槍楊健堂，假作是德宅用的僕人，他跟着德五爺走了，不單是他，還有一個姓孫的呢？也暗中跟下保護去了。」李慕白一聽，不勝驚訝，心說：史胖子的耳風倒真快，他怎麼全部知過了？一定是小蜈蚣告訴他的吧？當下不禁也笑了笑，又聽史胖子接着往下說：「不但德五爺在路上有人保護，就是德五爺的家裏，我知道也用不着你，現在那位孟二少奶奶俞秀蓮姑娘不是在德宅住着了嗎？有他，還怕豹子能跳進牆去嗎？」李慕白見史胖子稱呼俞秀蓮爲孟二少奶奶，不由驀然想起孟思昭來，心中又是一陣傷感。那史胖子依舊往下說道：「我也知道你李大爺打算，你是故意留在北京，等德五爺走後，你再獨自出頭，去向瘦彌陀黃驥北門一鬥，好李大爺，你是英雄，我佩服你！可是現在還有事呢！黃驥北早就勾結好了金槍張玉瑾，黑虎陶宏，賽呂布魏鳳翔，還有我認識的那個涿州的劉七太歲，這些人都是受了黃驥北許多銀兩，他們都商量好了，沿路撒下探子，專等着押解德嘯峯的車輛經過保定之時，他們就將車截住，殺害德嘯峯的性命。現在只有黑虎陶宏，第一因爲他去年被俞秀蓮姑娘砍傷，傷勢還沒有大好，第二因爲有他師父金刀馮茂的囑咐，不許他作這給江湖人去臉的事情，大概到時他還許不至於出頭。可是張玉瑾魏鳳翔那些人，恐怕楊健堂跟孫正禮，二人就對付不了他們罷！」李慕白聽了史胖子這些話，他立刻點頭說：「既然這樣，我得趕緊跟上他們，今天都快闖城門了，大概走不了啦，只好明天一早我再走！」史胖子說：「好啦，明天一早你就走吧，你騎着馬一定能夠跟上他們，等着將張玉瑾那夥人打回去，叫德嘯峯的車平安的過了保定，那就沒有事啦，然後咱們再回來，我幫助你剷除那黃驥北。」李慕白說：「謝謝你，

但我不用你幫助！」史胖子笑了笑說：「好，你既不叫我幫助，那麼我就歇一會。」李慕白又問他現在住在什麼地方，史胖子却笑着說：「我沒有准地方住，反正我在這北京城裏是個黑人，天黑了才能夠出來！」李慕白也不再問，就拱手說：「我要回去了，再會罷！」史胖子也拱手說：「再會，再會！」當下李慕白衝着深深的暮色，步行回到德家，先到內院去見德大奶奶和俞秀蓮，就說自己明天要起身到一趟保定，見一個朋友，再托他照應德嘯峯，大約至多四五天就可以回來了。德大奶奶雖然不好意思攔阻李慕白，但恐怕他走了之後，家裏又出什麼事故，所以面上帶出爲難之色。倒是旁邊的俞秀蓮姑娘，他看出李慕白的情狀有些急憤，而且他所要去的又是那陶宏張玉瑾所橫行的地方保定，就知道李慕白一定是要請他們決鬥去。於是俞秀蓮姑娘就彷彿鼓勵李慕白似的，她就慨然說：「李大哥若有急事！就請走罷，這裏的事你放心，有我一個人就全行了！」李慕白這才點頭說：「那麼，姑娘就多分心罷！」俞秀蓮也並不說什麼，只答應了一聲。李慕白便走出內院，回到屋裏，想着黃驥北更施毒計，勾結張玉瑾魏鳳翔那些人意圖攔路殺德嘯峯之事，就更是氣忿，恨不得立刻催馬就趕到保定，不等張玉瑾他們下手，就先結果了他們的性命，以使德嘯峯平安走過。一夜他也沒得好好睡覺，到了次日，一清早就起來，一面叫福子去備馬，一面囑咐僕人說：「我走後，家中諸事都要謹慎，外面如有什麼事，都要請示俞姑娘。」囑咐畢，他就拿上寶劍和大草帽，出門上馬走了。這時東方的陽光漸高，雖有微微的晨風，但是天氣依然很熱，李慕白頭上戴着大草帽，身穿黃繭綢褲褂，頭上身上的覺得汗出涔涔，走出了彰儀門，李慕白就放轡快走，

走出約十幾里地，忽見前面道旁橋下，拴着一匹黑馬，有一個大胖子，穿着黑暑涼綢的短褂，敞胸露懷的，正在那裏扇着烏金面子的摺扇乘涼。李慕白一看，就知道是史胖子，心說：「這個人也真怪，他爲什麼這樣不殫辛苦地給我們幫忙呢？因此便一面笑着，一面催馬走到史胖子的臨近，就說：『我料想你今天一定在這裏等着我了，好，你上馬罷，陪着我到一趙保定。』」史胖子笑着說：「今天你李大爺這話還算痛快，其實到時我也許幫不上手，不過大熱的天，我給你作個伴兒，也省得你煩惱。」李慕白慘笑了笑，說：「我現在倒是沒有什麼煩惱了！」當下史胖子把扇子插在他那寬寬硬硬的腰帶上，就由馬鞍下摘下大草帽來，戴在頭上，遂解下馬來騎上，便與李慕白雙馬並行，在這炎夏的大道之上，直往正南走去。爬山蛇史雖雖然身體肥胖，走了不多遠，他身上就汗出如漿，把暑涼綢的小褂脫下來，光着肥胖紫黑的脊背，騎着馬走，但他一點也不肯歇息。走到中午，才在一座鎮市上找了一家小茶館，二人用飯，因爲天熱，李慕白沒吃了多少，可是史胖子依舊吃了二斤多大餅，半斤多驢肉。吃完了，李慕白見史胖子直打哈欠便想叫他睡一個覺，再往下走，並說：「反正德五爺他們的車輛，至多也就比咱們多走六七十里地，咱們的馬又快，今天趕不上他們，明天還趕不上他們嗎。不必忙。」但是史胖子却像不服氣似的，用涼水洗了洗臉，非要立刻就往下去走不可。於是兩匹黑馬，又在這暑熱的天氣下，如飛似的向前走去。當日晚間就追趕上了五爪鷹孫正禮，李慕白給孫正禮向史胖子引見了，然後問他德嘯峯的車輛在前面有多遠，孫正禮就說：「在前面不過四五里地，一放馬就能夠趕上了。」李慕白說：「不必趕了，咱們還是分着走，以



免被那些官人看見了，他們要生疑。「當下分頭投店。李慕白和史胖子在一起，那孫正禮依然是商人不像商人，標客不像標客的。一個人單住在店房裏。次日清晨，先後起身，走了不多路，就在一條空曠的大道上，向前望見了那押解德嘯峯的五輛驛車。此時李慕白與史胖子反道勒住了馬。看到前面的五輛車又走出了二里多地，他們才慢慢地再往前走。又走了一天，次日就來到涿州地面，史胖子就向李慕白說：「咱們也分着走罷，因為這涿州有一個劉七太歲，他是我的朋友，向來我由此路過時，必要在他那裏住幾天，他也對我很好，可是去年，他因與秀蓮姑娘爭鬥，被俞秀蓮砍傷了，所以他最恨俞秀蓮，現在他又因聽了黃驥北的話，把德嘯峯和你李大爺也給嫉恨上了，所以他這次也幫助張玉瑾，果然他此時若是往保定去了，那還好，他若是還在家裏，看見我跟着你一路同行，那你李大爺倒不要緊，我可就非要遭他們的殺害不可！他手下的人多，耳目衆。他本人也刀法精通，我可惹不起他！」李慕白一聽史胖子這樣怕那劉七太歲，他就不由冷笑，點頭說：「那麼咱們就暫時分手，你慢慢地走，我先往那邊走了！」說着，李慕白就拋下史胖子，他縱馬向前走去，少時又眼看得追上了押解德嘯峯的車輛，他又收住了馬慢走。但既已知這涿州地面有一個也受了黃驥北的收買，正要劫害德嘯峯的劉七太歲，他就不敢離着前面車輛太遠了，並且時時的四下觀望，看看有什麼形跡可疑的人沒有。可是走了一天，竟平安地走過了涿州，一點事也沒有發生。當日晚間，李慕白在高碑店找了客店歇下，那史胖子就趕來了，他並帶來了消息，說是劉七太歲現在已往保定去了，聽說這回黑虎陶宏不但不幫他們，連他手下的人也不派一個，因此他與金槍張玉瑾幾乎爭打

起來，這全都是因爲聽了他師父金刀馮茂的話。」李慕白一聽此話，便對於金刀馮茂不勝欽佩，暗想：這才不愧是江湖好漢，去年他在北京，被自己打敗了，不但他不與自己結仇，反倒從此絕跡江湖，如今還攔阻他的徒弟與德嘯峯作對，將來只要是我李慕白不死，我必要與他交交朋友！當日在高碑店歇息了一夜，次日依舊與史胖子往前去走，又走了兩天，走過了定興，來到徐水縣境，眼看着要到保定了。於是李慕白的精神更爲振奮。兩匹馬更不敢離遠了前面的車輛，這股道路又是非常迂曲，因爲天氣太熱，也沒有多少行人往來，地下的土塵又鬆又乾，一被馬蹄踢起，就像起了煙霧似地。兩旁的田禾全都呆板板地立在那裏，像是僵死了一般。史胖子就說：「今年的年成不好呀！再過幾天不下雨。麥子可就都完了！」李慕白却似沒有聽見似的，眼睛直直地往前面去瞧，又往下走了有五六里地，忽然見西面一股岔路上起了一通煙塵，少時，得得地一陣馬蹄響聲，就由那岔路跑來了四匹馬，馬上的人全都身穿短汗褂，頭戴大草帽，他們先停住了馬四下張望，然後就一齊撥馬往南走去，他們一面走着，一面還不住地回頭觀望。大概他們也是看見後面的李慕白和史胖子這兩匹馬了。李慕白此時已看見前面那四個人的馬鞍下都掛着兵器，且有兩個是帶着長兵器的。李慕白就看出來，其中一個十分眼熟。似乎是那曾在沙河城被自己打敗過的那個賽呂布魏鳳翔。當下他就要由鞍下抽劍，過去與他們廝殺。忽然史胖子勒住了馬。向李慕白說：「先別往前走！」他滿面驚慌之色，又向前指着說：「快看，那個穿黑褲褂的就是金槍張玉璫。那三個人我可不得認得，噯呀！他們大概聽見咱們了！」李慕白冷笑着說：「現在冤家路窄，遇見他們，正好乘勢把他們剪除了，

也省得驚動德五爺。老史，你怎麼反倒怕起來了！」說時，李慕白就催馬飛馳過去，一面大喊着說：「前面的人，趕快給我站住！」一面由鞍下抽劍。此時前面那四匹馬也全都站住了。他們彼此交談了幾句話，大概是那魏鳳翔告張玉瑾說：「後面追來的這個人就是李慕白，於是他們四個人全都跳下馬去，各由鞍下抽出兵刃，那張玉瑾手提金槍，在大道當中一站，向魏鳳翔等人說：「你們都退後，讓我一個人與這李慕白較量較量，看看他到底有多大本領！」魏鳳翔也挺着他那桿畫戟，氣忿忿地說：「我今天非要報仇不可！」這時李慕白的馬匹已然來到臨近，只見他在馬上翻身一跳，就下了馬，把寶劍一揮，緊步走上來，先用劍指着魏鳳翔說：「你是我手下的敗將，先不要過來送死，我先問問你們那一個是張玉瑾。」金槍張玉瑾一抖槍說：「我就是金槍張大太爺，你是李慕白嗎？」李慕白拍了拍胸脯，把寶劍一舉，說：「不錯，我就是李慕白，聽說去年你被黃驥北雇得會到了北京一趟，那時恰值我有要緊的事情，出都去了，未能跟你見面分個高低，可是你就在外面揚言，說是我李慕白怕了你們，不敢見你們。那時我雖然氣忿，可是因為我另有旁的事，就無暇與你們這羣小輩去計較，可是現在聽說你們又受了黃驥北的唆使，要來沿途陷害德五爺，這真是小人的行爲，我才趕來尋你們。可是我李慕白向來寬宏大量，你我又無太大的仇恨，你們若能趕緊悔改，不再與德五爺爲難，我也可以放你們逃命，否則，我現在的性情可又與去年不同了，動起手來，我難免要殺害你們的性命！」李慕白說了這些話，本是想看：自己的仇人只有一個黃驥北，像張玉瑾這些人，並無多大深仇，很不必傷害他們的性命，但是張玉瑾却氣得跺腳，他

說：「我能叫你饒我的性命？張大老爺在河南開着標店，我都不回去，我就是爲等着你來；咱們較量較量？若沒有你，我早就殺了那俞老鵬，替我的岳父把仇報了！俞秀蓮，德嘯峯，他們欺侮黃四爺，殺了我的舅父，砍傷了我的朋友劉七爺，陶大爺，他們還都不是仗着你的威風？今天，咱們既遇着了，不是你死，就是我死，來罷！你姓李的別再逞能了！」說時，抖槍向李慕白咽喉就刺，却被李慕白用劍磕開，李慕白閃身抽劍，反向張玉瑾的前胸刺去，張玉瑾趕緊又退身兩步，擰槍再刺李慕白，却被李慕白伸手將他那桿金槍揪住，旁邊賽呂布魏鳳翔也持戟上前，李慕白一手握着張玉瑾的金槍，一手揮劍，將魏鳳翔的畫戟磕開，斜着連進兩步，掄劍向魏鳳翔去砍。這時張玉瑾雙手奪槍，急得亂躁腳，李慕白却擰得很緊，休想叫他奪了過去。旁邊的那兩個人全都是魏鳳翔的朋友，也一齊掄刀上前，與李慕白廝殺，但是才一上手，就被李慕白用劍劈倒了一個，李慕白便將張玉瑾的槍放了手，反撲過魏鳳翔，打算先把他砍倒了，然後再專門張玉瑾。魏鳳翔這時也真出死命，把他那一枝畫戟向李慕白亂抖亂刺，但李慕白勢極兇猛，一劍磕開魏鳳翔的畫戟，飛身上前，寶劍揮起，那賽呂布魏鳳翔招架不及，當時右臂上遭了李慕白一劍，他就慘叫一聲，立時撒手扔戟，擗倒在地，翻了一個身就死了。此時張玉瑾擰槍狠狠向李慕白的後背刺去，李慕白趕緊回身，橫劍將張玉瑾的金槍架起，他又逼近兩步，擺劍向張玉瑾的前胸刺去，張玉瑾趕緊拽槍退身，緩了一口氣，再抖槍去刺李慕白，兩人又交手三四回合，李慕白的劍光攪得張玉瑾眼亂，李慕白身手的敏捷，使張玉瑾照顧不過來。張玉瑾就趕緊急喊：「你先住手，我有話說！」但是此

時李慕白的寶劍已向他的前胸刺去，只見張玉瑾的金槍向上一舉，啊的叫了一聲，李慕白的劍鋒就插入張玉瑾的左脅，張玉瑾將金槍撒手，雙手捂着脅部仰身摔在地的，鮮血湧出，不住的慘叫慘滾，李慕白的寶劍舉起，本想再刺他一劍，結果了他的性命，但是轉又一想：彼此並無深仇，何必非要殺死他不可！於是把持劍的那隻手放下，這時旁邊廝下的那個魏鳳鵠的朋友，他就扔下了刀，向李慕白跪下了，求李慕白饒他的性命，李慕白擺手說：「你起來！我不殺你，連殺傷他們我都非得已，我並非是那些兇狠之徒，咳！這些話我也不必和你說，不過你要記住了，人是我李慕白殺傷的，無論官方私方若是不依，都可以在十天內到北京找我去，與旁人是毫不相干！」那個人連連磕頭答應。李慕白將要收劍上馬，忽見那史胖子又由前面騎馬跑來，他向李慕白喊叫說：「李大爺你快去吧！南面現在也打起來了，是那劉七太歲！」李慕白一聽，也不暇細問，立刻飛身上馬，又往南馳去。走了不到四五里路，就見前面那押解德嘯峯的五輛官車全都停住了，神槍楊健堂和五爪鷹孫正禮，各掄鋼刀與十幾個人廝殺起來。李慕白一面催馬，一面揚劍大喊，馬來到臨近，李慕白又飛身下去，他一上手，就砍倒了對方的兩個人。對方的劉七太歲光着膀子，正與五爪鷹孫正禮拚鬥，楊健堂却因要保護德嘯峯的車輛，只能在車旁抵擋劉七手下的幾個人，却不能過去幫助孫正禮。所以孫正禮與劉七太歲廝殺，未免有些吃力，及至李慕白趕了來，孫正禮就更抖起了精神，一刀逼近一刀，去砍那劉七太歲，李慕白却喊道：「你快閃開！」說時搶上前去，持劍向劉七太歲就刺，那劉七太歲一閃身，背上就被孫正禮砍了一刀，摔在地下。孫正禮又亂殺了一陣，砍傷了

幾個人，經李慕白攔住，孫正禮方才住了手。這時十幾個強盜，受傷的受傷，跑的跑，那劉七太歲背上被砍去一塊肉，已然暈死過去，依着孫正禮要再砍他兩刀，却被李慕白把孫正禮手中的刀奪了過去，硬插在他鞍下的鞘內，向他拂手說：「你先在前邊走吧！」孫正禮知道李慕白還是不叫他露出保護德嘯峯的樣子來，他就笑了一笑，上了馬，一面擦着身上的汗，一面高着興往前走了。這時德嘯峯已下了車，那些官人都過來向李慕白道謝，李慕白見這些官人，全都沒有什麼驚慌的神色，他就明白了，想着此次劉七太歲張玉瑾等人打劫官車，意圖殺害德嘯峯，這些官人一定全都預先知道，連他們都許是被黃驢北收買好了的。遂就滿面怒容，冷笑着向衆官人說：「你們諸位放心往下走吧！准保沒有什麼事了，連那金槍張玉瑾和魏鳳翔，全都被我殺死了！」遂又拍了拍胸脯說：「現在我李慕白已然走到這個地步，我就什麼也不怕了，你們諸位可要小心一點，無論什麼人若是敢慢怠德五爺，我的寶劍是決不容情！」他這話一說出，嚇得那些個官人全都面如土色，齊都陪笑說：「我們絕不敢慢怠德五爺，李大爺請放心吧！」這時德嘯峯就過來，叫聲：「兄弟，你怎麼也來了，你是要回家去嗎？」李慕白微微搖了搖頭，望着德嘯峯那親切的面容，他悲痛得迸下淚來，一面收了寶劍，牽馬上鞍，一面向德嘯峯抱拳說：「哥哥珍重，我走了！」又向神槍楊健堂也拱了拱手，他就撥轉馬頭，就順着來時的道路往北走去。一面走着，一面還不住回首向德嘯峯這裏來望，及至看見幾輛官車慢慢地向前走了，他才放心往北而去，此時却不曉得那史胖子騎着馬又跑往那裏去了，李慕白也顧不得去找他，只是冒着暑熱，流着汗水，懷着一顆義憤的心，渾

夜往北走去。決定是回到北京去剷除那瘦彌陀黃驥北，以爲京城除此巨慝，而使將來德囂回京之後，得以安居，至於自己在殺死黃驥北之後，是生是死，則在所不計了。連行了兩天多，這天在將近黃昏時候，就來到了京畿琉璃河地面，此時滿天的雲霞，在旁人的眼中是同碎錦一般，但在李慕白看去直似一塊一塊的鮮血。他策馬行在空曠的原野上，只見碧綠的田禾一望無邊，經夏日的晚風吹動着沙沙的響，像是水鳴，又像是劍嘯。附近沒有村落，看不見一縷炊烟，也看不見一個行人。李慕白就這樣孤獨的往下又走了一二里地，雖然天色晚了，却因急於趕回京城，所以不想找鎮店投宿。正在走着，就忽聽身後得得的一陣馬蹄響聲，李慕白趕緊回身去望，只見遠處有一匹馬飛也似的趕來，李慕白心中十分驚訝：暗想莫非是那史胖子他又找了我來？於是勒馬回頭去望。那匹馬漸漸來到了臨近，籍着天際的雲光霞影，李慕白方才看出，原來來的是一匹白馬，馬上是一位高身材的鬚髮皆白的老者，並不是那騎黑馬的史胖子。李慕白便不甚介意，依舊回過頭來往前去走。不想才走了十幾步，後面那騎白馬已然趕上，只聽得吧了一聲，李慕白背後就着了一皮鞭，那老者哈哈的大笑，搖着皮鞭，催馬越過了李慕白的馬頭，就像一股白烟似的飛馳而去，李慕白的背後被皮鞭抽的雖不十分疼痛，但是這個氣却也忍受不了。遂就催馬向前去追，口中並高聲叫道：「前面的老頭子！你站住！我問你爲什麼用馬鞭子打我！追了不遠，那老者的白馬就沒有了蹤影，只見暮色漸深，餘霞粉落。李慕白驚訝地勒住馬，回想剛才隱隱看見的那位老者容貌，覺得頗有些眼熟，想了半天才想起來，暗道：哦！剛才這老者的面貌頗有些像俞秀蓮已故的父親俞老

標頭，大概這也是一位江湖上的老俠客，我雖不認識他，但他却知道我，所以在此偶然相遇，他才這樣的戲耍我。他看並未以十分的力量用鞭抽我，可見他對我也並沒有什麼惡意，我現在還要趕回京城去辦要緊的事，又何必去追他的馬匹，與一位老人惹氣呢？因此便不再去追，也不再介意此事。他就策馬順着往京城去的大道，緊緊的走，又走了有一天多的路程，就回到了北京。進了城，他不回往德家，也不去見鐵小貝勒和邱廣超。却在安定門開箱找了一家小店住下，對店家只說他姓陳，是從張家口來的。歇息了一會，他就將寶劍抽出鞘來，用一件長衣裳包裹着，身上只穿着青布短衣褲，也未戴草帽，就挾着寶劍，懷着一顆火燒着似的焦急義憤的心，直入城中，去尋仇人黃驥北。

## 第卅四回

小院死奸徒銷仇盡義  
鐵窗來奇俠匿劍驚敵

李慕白走進了安定門，這時不過午後五時左右，太陽還很高，炎威一點也不減，李慕白挾着寶劍走進城裏，向人打聽了一下，他就找到北新橋那瘦彌陀黃驥北的門前。只見門庭很大。上面用磚雕刻着很精細的花樣，一對包着銅葉子的大黑門緊緊的閉着，門前一個人也沒有。李慕白心說：黃驥北這個人真是機警，他早防備下了！因為知道黃驥北的手下，有不少人全都認識自己，所以不敢在此停留，就趕緊走開，找了個僻靜的胡同。在一棵槐樹下歇息了半天，這時已過了吃晚飯的時候，樹上的蟬聲已停止了嘶叫，天際的晚風也微微吹起，各家各戶的老太太，小孩子，和大姑娘們，全都吃過了晚飯在門前來乘涼，老太太們是彼此談着



家常瑣事，小孩們是亂跑亂鬧，擦胭脂粉的大姑娘們是在門前俏立，用手帕掩着口笑着，彼此談話。又有幾個年輕的無賴子弟，披着小汗褂，盤着大鬆辮，擺擺搖搖的走着，嘴裏唱着淫詞浪曲，眼睛向大姑娘們身上去飛。李慕白一個落拓無聊樣子的人，拿着個長包裹捲兒，在這樹下坐着。實在是惹人注目。而且到此時他的腹中也有些餓餓了，遂就站起身來，彈了彈衣襟，拿着寶劍走出了胡同，進了一家切麵鋪，就叫切麵鋪的夥計煮了兩碗過水的切麵，用芝麻醬拌了，就着兩條黃瓜，慢慢地吃，吃完了，天色就已薄暮，又是那黃驥北使人傾害李慕白的時候，今天李慕白却滿懷着兇心煞氣，要在今夜非殺死那黃驥北不可！在大街小巷遶了幾彎兒，不知不覺走到一家小茶館的門前，茶館門前搭着涼棚，點着油燈，圍着許多人，都在那裏聽評書，說評書的人披着一件夏布小褂，手持一柄摺扇，就將那柄摺扇比做刀槍架式，說的是水滸傳，正是「林冲雪夜上梁山」那個節目。李慕白在旁找了個凳子，夥計給他倒了一盞盞茶，李慕白將寶劍立在桌角，他就一面喝茶，一面聽書，藉以消磨時間。聽到林冲爲高衙內及陸虞侯所害，流配充軍，他極端隱忍，但是仇人還非要陷害他的性命不可，以致林冲殺死陸虞侯，上了梁山之時。不禁勾引起自己腦中無限的感慨，就想：我去年到北京來，原是爲找個小事謀生，後來謀事未成，困在北京，蒙德嘯峯接濟我，寬慰我，但那是我們私人的友情，並不是他要藉着我欺凌誰，也不是我要仗着他，在京城胡作非爲。就是我與馮隆馮茂比武爭鬥，那也是他們找的我，並非我去惹的他們，與黃驥北又有何干？可是，黃驥北竟認爲我在北京壓了他們的名頭，他親自到法明寺與我比武，被我打了一拳，他輸了，

但他還假意和我交好，其實他却是蓄意要陷害我。後來他與胖道三共商陰謀以強盜的罪名將我誣陷獄中，若不是德嘯峯肯以他的身家性命爲我作保，鐵小貝勒仗義救我，此時恐怕我早已冤屈死了！後來，黃驥北又打算謀害德嘯峯，但也未能得手，他才把那金槍張玉瑾和吞舟魚苗振山請來北京，想要藉着那兩個人的力量來害德嘯峯和我。恰巧那時我爲孟思昭在高陽受了重傷，我離京走了，德嘯峯雖然有楊健堂和邱廣超幫助，但也不是他們的對手，幸虧有俞秀蓮住在德家，將苗振山殺死，他們才勢力大減，後來我雖由高陽返回京都，但只住了一天，次日因嫩娘慘死的事情我又走了。我既不在北京，德嘯峯也在家斂跡，不再惹事，本來事情已然完了，仇恨也可以釋去了，却不料黃驥北他仍然想盡了方法，運用他的毒計，將德嘯峯陷在獄內，但他仍不甘心，還必要害死德嘯峯的性命！德嘯峯此次發配新疆本來已是十分的冤屈痛苦了，可是他還要使出張玉瑾那般強盜，要在半路上殺害德嘯峯，並且，那天晚間他派人在北新橋攔住我的車，用弩箭射我，他的手段是多麼毒辣呀！這樣的惡人，我若不把他剪除了，不要說德嘯峯將來回京不能安居，就是這北京城，將來要受他害的人還不知要有多少！即使水流上的林冲，他若處了我這地步，他也必是無法再忍了！想到這裏，怒氣填胸，那裏還能聽得下書去了？他立刻扔下茶資書錢，提着那包裹着的寶劍，急急走去。衝着黑沉沉的夜色，渾身的血液急速的流着。兩腿像被什麼催動着似的，很快的走着。穿過幾條曲折的小巷，又到了黃驥北的住家門首，就見那兩扇大門依然緊緊的關閉着。不但門前一點聲息沒有，就是牆裏也十分沉寂，彷彿像座古塚一般，李慕白本想要越牆進內，找到黃驥北住的房屋。亮

出劍來將他殺死，但是這時街頭的更鏞才交了兩下，這北新橋還有稀稀的往來的人口。李慕白恐怕手下早了，反倒打草驚蛇，使黃驥北逃匿起來，所以他一點也不敢莽撞，便又離開了黃驥北的家門，走進了一條小巷，穿過小巷一直的走，不知不覺地就走到了安定門的東城根，這裏連住戶都很稀少了，城垣巍巍，野草叢樹被晚風吹得亂動，像是在黑暗中出現的鬼魂，李慕白走到了城根下，把寶劍放在一旁，坐在地下，仰面看着天空無數的閃爍的繁星，心裏却發生比這些繁星還要多的感想。就想：真是世路坎坷，人情鬼蜮，李慕白當初在家鄉攻書學劍之時，那裏想得到人間還有這許多的事情？又想，現在自己雖未滿三十歲，但世事都嘗受盡了，不但身體恐怕一時不易恢復，即生活也覺得懶惰了，實在，即使自己現在忽然揚名顯身，得意起來，但無法忘了那因我而死的義友孟思昭，與俠妓謝織娘，而且始終難將俞秀蓮姑娘救出那愁慘淒涼的環境。自己內心既已損傷了，表面上的榮華又有什麼興趣？何況以我這個性情，還未必就能夠得意呢！所以倒不如殺死黃驥北，了結仇恨，自己也隨之一死，倒好！默默地想了半天，覺得時候差不多了，遂就站起身來，又穿過那條小巷，去到黃驥北的門首，李慕白見這時街上一個行人也沒有，並且連更聲和犬吠聲全都聽不見，李慕白到牆根下，解開那包着寶劍的衣裳，亮出來青鋒；就將長衣裳繫在腰間，將寶劍插在背後，一齊身上牆，由牆上又桃進院內，就慢慢的找到十正院，順着廊子往裏院去走。可是還沒有進了裏院，就忽聽有幾聲犬吠，李慕白趕緊盤着廊柱，上了房，只見三四條狗都由裏院跑出來，汪汪的亂咬。李慕白心中更是氣憤，暗道：黃驥北倒是真有本事，不但張玉瑾那些人真

替他賣命，連狗也這樣替他看家。可是我李慕白就不能跳下房去，明目張膽地闖進他的內院把他殺死嗎？自己剛想這樣去作，忽然見一陣天吠之後，各屋裏不但還是那麼黑洞洞的沒有燭光，並且連一點動靜也沒有。李慕白忽然想起：我把黃驥北估量的太小了，他既知德嘯峯走後，我決饒不了他，他豈能還呆在家中等死？狡兔尚有窟，黃驥北他在旁處就再沒有住的地方了嗎？看這樣子，他大概是沒在家中住着，我若跳下房去，結果尋不着黃驥北，再傷了別人，那時反倒使他更要加緊防備了。當下李慕白就慢慢由房後跳下，越過牆去，又順着小巷走到安定門城根，就在城根輪下睡了一個覺，及至睜眼醒來，只見星斗稀稀，東方已現出魚肚白色，李慕白的身上已被露水溼透了。便站起身來，想着黃驥北的狡狴，使自己不容易下手復仇，實在是心裏急躁。又想：現在還是不容急，先設法探聽探聽，他是在家住，還是在外面住，只要是知道了他的確實住處，那就好辦了。於是又把寶劍用長衣裳包好，在城根下來回地走了走，露水溼了的衣服經曉風一吹，就漸漸的乾了。此時東方已微露出曙光，就有起早的人，提着鳥兒籠子到城根來開走。李慕白又經過那條小巷到了黃驥北的家門附近，遠遠看着那兩扇大門還沒有開，此時在東邊兩箭之遠，有一個賣豆腐漿的擔子，李慕白就走過去買豆腐漿喝，同時兩眼却注視那黃驥北的家門。喝完一碗豆腐漿，再喝第二碗，這時候就見由西邊來了一個穿着青洋縐大褂，青紗坎肩，頭戴涼紗小帽，小廝模樣的人，來到黃家叩門。李慕白認得這人就是黃驥北隨身的那個小廝，心中十分驚訝，暗道：這是永遠跟隨黃驥北的那個小廝，爲什麼他家的大門尙未開，他就從外面回來了呢？更可見黃驥北一定是

住在外面了。幸虧昨夜我沒有鹵莽行事！於是他喝完了第二碗漿，便提着那口包裹着的寶劍，靠着黃家對面的牆，忽忽向西走去，走到很遠之處，站在一棵柳樹後，往黃家這邊來看。此時那個小廝已進了黃家，又待了一會，那小廝才出來，手裏拿着一個長約二尺的東西，彷彿是一桿烟槍，用布包着。小廝一出來，那兩扇大黑門隨着緊緊的閉上。那小廝東西張望了一下，他就拿着那個包裹着的東西往西去了。李慕白見那小廝沒有坐車，就曉得黃驥北住的地方，一定距此不遠，等小廝走過去之後，李慕白就也挾着那包裹着的寶劍，遠遠地跟着他，並且低着頭走，那小廝雖然也回頭望了幾次，可是他並沒看見李慕白是在後面跟着他了。走過了北新橋，一直往西，進了路南的一條胡同，李慕白的步下就快些了，跟着進了胡同，往南走了不遠，就見那小廝又轉彎進了一條窄小的胡同，到了路北的一個小門前去叩門，李慕白看准了那個門首，他反倒退身回去，在小巷外站了一會。就向一個手裏提着煙袋的老者，和藹地問說：「請問老叔！這條小胡同路北的小門，可是張家嗎？」那老者怔了一怔，就搖頭說：「那是黃家，不姓張，你找誰吧？」李慕白一聽那老者說那家小門裏住的是姓黃的，心裏很高興，趕緊笑了笑，說：「大概就是那家，他是北新橋黃四爺家用的人。」那老者點頭說：「這就對了，他本來姓什麼連我也不知道，不過他是黃四爺的常隨，名叫順子，人家就管他叫黃順。他也是新搬來的，那小房子是黃四爺給他買的，媳婦也是黃四爺給他娶的。」李慕白一聽，完全對了，便謝過老者，心裏就想着：黃驥北你也有今日呀！無論你怎樣狡猾，到底難逃出我的手中！當下李慕白一進了小巷，就將寶劍亮出，走到那路北的小門前

，去叩門環，李慕白因爲心中急憤，所以把門叩得很急，少時才聽裏面有人問說：「你找誰？」李慕白急中生智說：「你開門吧，我是四海標店的冒寶呢，有要緊的事要見黃四爺！」裏面的人半天也沒有說話，似乎是進門裏請示去了。又待了一會，才聽門裏是另換了一個人的聲音，說道：「這裏沒有什麼黃四爺，你大概是找錯門了，你到別家再問去吧！」說着，咕察一聲，彷彿又加上了一塊頂門的石頭。這時李慕白在門外急氣渾身全都亂抖，明知仇人黃驥北一定是藏在這個門裏了，可是他們不把門開開，自己也無法下手殲此惡賊呀！抬頭看了看，這所小房子的院牆很矮，牆頭上雖砌着許多鐵釘子，尖玻璃，但那並不能阻止李慕白進去，這條小胡同十分僻靜，統共不過三五戶人家，因爲天色尚早，家家都沒有開門，所以此時這小胡同裏，除了提劍叩門的李慕白之外，就再沒有別人。李慕白一時急憤難忍，不顧一切，就聽的一聲，躡上了牆頭，一跳就跳到這窩藏黃驥北的小院子裏，此時那順子和一個高身量的黃臉大漢，還在那裏搬石頭頂門，一見李慕白跳進牆來，嚇得那兩個人全都喊叫了一聲，那黃臉大漢就是給黃驥北家護院的那個坐地虎侯梁，當下他把放在地下的一口鋼刀揀起，奔過來向李慕白就砍，李慕白磕開他的刀，翻手一劍，就將侯梁砍倒在地。然後李慕白往二門裏就闖，此時北屋裏就出來一個雲髻不整，脂粉凋殘，像是才起床的妖豔少婦，他把門用手攔住，說：「噯喲！你是幹什麼的呀！拿着寶劍闖進人家來，你沒有王法啦！快出去！要不然我可就喊官人啦！」李慕白挺劍直奔那婦人，喝道：「快躲開！叫黃驥北出來見我！」他的寶劍向婦人一揮，婦人立刻嚇得噯喲了一聲，跑進屋裏，又去關那屋門，李慕白就

上前一脚將屋門踹開。這時屋裏的瘦彌陀黃驥北知道藏不住了，他就由桌上抄起一對護手鉤，急慌慌地向李慕白說：「李慕白，你先在院中等我，我這就出去。屋裏有女人。」李慕白點頭說：「好，我還怕你逃走嗎？」遂退了兩步，在院中挺劍站立，這時黃驥北身穿藍綢短衣褲，手提雙鉤，出了屋子，他那瘦臉上已嚇得慘無人色，但他還強作着笑容說道：「李兄弟，咱們兩人素日有交情呀！去年你在監獄裏時，我還去看過你呢。現在你怎麼聽了德老五的教唆，竟找我拚命來了？」李慕白一聽他提到去年自己在監獄時，黃驥北假意去探望自己，並給自已與德嘯峯離間交情的事，就不由更是氣憤。遂冷笑道：「黃驥北，你何必還說這些廢話，你幾次陷害我，幾次陷害德嘯峯，難道你還不知道我都已明白了嗎？你何必還向我套這些假交情？今天告訴你吧，說什麼也不行，我李慕白非要殺了你這笑面狼心的人，爲德嘯峯報仇，爲北京除一大害不可！」說時掄劍奔騰過去，向黃驥北就砍，黃驥北趕緊用鉤架住劍，他還說：「李兄弟你再聽我說幾句話……：……你若肯跟我再交好，我送你五萬兩銀子！」李慕白瞪眼道：「誰要你那些臭銀兩！」說時抽回劍來，又向黃驥北去刺，黃驥北也急得只好以性命相拚，雙鉤展開，去戰李慕白，在這小院裏單劍雙鉤，往返四五回合，黃驥北雖然武藝也不太壞，近兩月來也天天練習護手鉤，但那裏抵得住李慕白的兇猛的寶劍，所以他一面招架，一面向後退，並且急得大喊道：「官人！官人！這裏殺了人啦！……：……：……」喊聲未畢，李慕白就逼近了黃驥北，一劍直搗到黃驥北的前胸，黃驥北慘號一聲，雙手扔鉤，鮮血直湧，身子向後倒下，李慕白用寶劍擱着他，直將他擱得躺在地下，看他的手脚

亂動了幾下，瘦臉上眼閉口張，李慕白才拔出劍來，深深地出了一口氣，心裏覺得痛快極了，便走到外院，只見那坐地虎侯聚，坐在地下，雙手撫着傷處不住的呻吟。那個順子却向李慕白叩頭，哭着說：「求李大爺饒命！」李慕白擺手說：「不要怕，我不能隨便殺人，現在殺了黃驥北，我也是給他抵命的，我到衙門自首去」當下李慕白從容不迫地把門開開，他提劍出去，就直到官廳上見官人去自首投案，別的話全都不說，只說自己名叫李慕白，因為與黃驥北素有仇恨，才在那順子的家中將黃驥北殺死，現在自己情願打官司。那官人們本來都認得李慕白，都知道李慕白是黃驥北的對頭。如今李慕白竟來自首，說是他把黃驥北給殺死了，這還了得，嚇得幾個官人各各面上變色，先用話安撫了李慕白幾句，並給李慕白帶上了鎖，就一面將李慕白押在提督衙門，一面派人去到出兇事的地點去查看，當下官人忙個不休，同時這個驚人的消息也就傳遍了北京城，差不多誰全知道了，外館的瘦癩陀黃四爺，今天早晨在剪子巷裏他的小廝順子的家中，被李慕白給用劍殺死了，並聽說李慕白他殺完了人，並沒有逃走，他到提督衙門打官司去了？本來黃驥北平日時常花些小錢，作點假好事，所以也有些人覺得黃四爺死的太慘，李慕白應當給黃四爺抵償。可是那些曾受過黃驥北的傾害，曉得黃北是笑面狠心的人，莫不拊掌稱快，都說李慕白是個好漢子，現在為京城除去了這個惡霸。消息傳到銀槍將軍邱廣超的耳裏，邱廣超也不禁慨嘆，想起自己與黃驥北原多年的好友，只因黃驥北依仗財勢，要想剪除了李慕白，不使鐵掌德嘯峯在北京與他爭名頭，所以他才不擇手段，使盡了毒惡的方法，以至兩家結怨日深，才至有今時這樣的慘果。雖然自己因被苗振



山用標打傷，與黃驥北絕了交，但如今聽他慘死，也未免心裏悲痛。又想李慕白現在已自首投案了，如果他那樣一位武藝超羣，重肝膽的好漢問了死罪，也實在可惜。於是邱廣超就趕緊坐車去到鐵府，見鐵小貝勒，以便商量營救李慕白的辦法。此是鐵小貝勒也聽說這件事了，他滿面愁黯之色，一見了邱廣超，他就嘆息着說：「我早就知道他們有今天這事，黃驥北對付德嘯峯和李慕白的手段也太毒了！屢次三番的要想害德嘯峯跟李慕白的性命，德嘯峯還能忍受，但李慕白他豈能受這個氣？我早看出來李慕白是安心等着德嘯峯的官司有了結局之後，他就要去收拾黃驥北，所以這次德嘯峯起解出都，李慕白却不隨去，他就是安着這個心了！」又說：「你看他殺死黃驥北之後，就提劍投案自首，這不是也怕運累了德家嗎，所以他才自己作事自己當！」邱廣超聽了，也不勝感嘆，就說：「我雖早先與黃驥北是好友，但這次黃驥北的慘死，我以為他是自找，不過李慕白，如果他受了官刑，確實可惜，二爺還是設法營救他才是！」鐵小貝勒嘆道：「這次我怕不能營救他了！而且我想李慕白此時也必不願有人營救他，他大概是要以一死來酬謝他的朋友德嘯峯了！」說到這裏，鐵小貝勒感到德嘯峯與李慕白這樣生死的至交，不禁流了幾點眼淚，就說：「我先叫得祿原看看去吧，然後咱們慢慢的再想辦法！」當下二人又談說了一會，邱廣超就辭了鐵小貝勒走了，然後鐵小貝勒又派得祿到提督衙門監裏去看李慕白。去年李慕白被胖廬三和黃驥北所陷，押在這裏之時，得祿就常來看他，所以得祿跟這裏的管獄官吏全都熟識了，得祿也想不到如今他又到這裏來瞧這位李大爺。此時李慕白才過完了堂，在堂上他是直認因仇殺死黃驥北不諱，與旁人全無

關係。供完了，便被押在監裏，因為管獄的官吏曉得這個李慕白與鐵小貝勒相識，去年押在這裏就是被鐵小貝勒給營救出去的，所以這回他們還是不敢對他苛待，又給找出一間乾燥一點的獄房，將李慕白收下。李慕白坐在地下的破席頭上，正回憶今天早晨殺死黃驥北時的那種痛快，痛快得他要發出狂笑來，這時候，得祿就在鐵窗外叫他李大爺，說是：「我們二爺打發我看你來了！」李慕白却站起身來，走到鐵窗前，他面帶感激之色，就微微笑着說：「你回去上覆二爺，就說我謝謝他了！並求他放心我，不要再為我的事操心着急了！我這次入獄是與去年不同，去年我是被黃驥北等人所害，被屈含冤，而且他們給我捏造的罪名是江湖大盜，這回却不是了，這回是我自己願意入的獄，我殺死黃驥北我應當投案入獄，將來我為黃驥北抵命論死，那我毫無怨尤，因為這是朝廷的王法，我罪有應得。即使二爺再他施恩救我出獄，我也要辜負他的好意，決不出這獄門！得祿兄，你上覆鐵二爺罷！就說我李慕白來世再報他的大恩吧！」說到這裏，李慕白感念鐵小貝勒的恩義，不禁又揮了幾點眼淚。得祿也在鐵窗直擦眼睛，他就問李慕白在獄裏還要什麼東西不要，李慕白却連連搖頭說：「我什麼也用不着，得祿兄，以後你也不必再來看我了！」得祿見李慕白在監獄裏這一種慷慨剛烈的態度，他也不敢用什麼話去勸。遂就托付了獄官獄卒一番，他就回鐵府稟告鐵小貝勒去了。次日得祿又到這裏來，恰值邱廣超派來一個僕人提着食盒也來看李慕白，據管獄官吏說：「昨天李慕白水米未進，只在地下的席上坐着。」得祿和邱廣超派來的那個僕人，扒着鐵窗向裏面連喚了十幾聲李大爺，但李慕白背身坐在地下席上，兩手扶着膝蓋，一聲也不語，彷彿



嗚嗚哭泣的聲音，只聽她低聲悲泣地說：「李大哥，你快跟我們走吧！你這樣的年輕的，武藝高強的人，難道就甘心死在獄中麼？……」李慕白却短促地嘆了口氣，兩行最後的眼淚流下，又覺得秀蓮的纖手握住了自己的胳膊，史胖子又蹲下身去給他卸腳鍊，李慕白却退了一步，背背撞在石壁上，頭覺得一暈，身子往下摔倒，秀蓮姑娘趕緊用手將李慕白的身子托住，並低聲哭着說，「李大哥！你叫史大哥攆着你走罷！你若不走，我也不離開這裏！」李慕白仰着臉，眼淚滴在俞秀蓮胳膊上，他低微的聲音，但很決斷地說：「姑娘不可，卽不爲姑娘自身想，也應當爲德五哥的家裏着想。我費死黃驥北，非是爲我自己報仇，乃是爲使德五哥將來回京之後，得以安居度日，我死無遺憾！不是我故意使姑娘傷心，實在自去歲孟二弟在高陽爲我的事慘死之後，我對於人世便已覺無味，那時我就想死，只因對德五哥的恩義未報，故延至今日，俞姑娘，你現在身世如此淒涼，完全是因我所致，我一日不死，也一日不能心安，姑娘！你快走了！你爲我照應德五哥的家眷去罷！」秀蓮姑娘聽了李慕白這些話，她心如刀絞，雙手一戰，就將李慕白的身子擡在地下席上，李慕白仍然躺着揮手說：「請姑娘跟史大哥快去罷！」這路巡更的人敲着梆子就走過來了，俞秀蓮和史胖子趕緊蹲下身去，連大氣也不敢出。少時，外面巡更的人把四更打過去了。俞秀蓮才站起身來，但史胖子仍然蹲在那裏，他扒着耳朵向李慕白說：「我若是知道你這麼快就把黃驥北給殺死了，我應當趕早奔回北京來，替你把這件事情辦了。因爲在徐水縣，你殺死了魏鳳翔，殺傷了傷槍張玉璣和劉七太歲，那張玉璣是死是活我倒不管，可是劉七他却與我素有交情，他受的傷

很重，我不能不把他送回他的家中去養傷，因此就誤了兩天，事情完了，我趕緊再趕到北京來，就打算幫助你大爺再去收拾那黃驢北，可是昨天我才到，就聽小蜈蚣說了你這件事。昨天我就想來請你大爺出獄，可是因為有去年那件事，我不敢再來碰你的釘子，所以我今天才請了俞姑娘跟着我來，本想你看俞姑娘的面上，你也得跟着我們走。可是不想你大爺的性情還是這麼慳拗。李大爺，你真枉作了一世的英雄！在我史胖子的眼裏，你是江湖上獨一無二的英雄，我因為在山西老家，被人打了，栽了跟頭，我才出來，我才想跟你李大爺交個朋友，將來好請你跟着我到山西，給我出出氣。一年以來，我對你李大爺出的力也不少，去年我到監獄裏救你，你不去，那是因為你怕連累了朋友，可是現在你在北京的朋友還有誰？還有誰怕連累的？我的大爺！快跟我們走吧！現在都四更天了！」說時，他也不要李慕白答應不答應，就要去給李慕白卸腳鍊，但是李慕白却伸脚一踢，咕擊一聲將史胖子踢得屁股摔在地下，同時腳鍊也一聲巨響，將俞秀蓮也嚇了一跳。史胖子爬起身來，急得他把腳踩了一下，便不敢在此停留，遂就向俞秀蓮說：「快走，快走，明天再說！」當下他二人，又出了獄門，史胖子並將擰開的獄門的鎖照舊掛上，史胖子一肚子急氣，俞秀蓮滿懷傷感，就一同飛身上房，各自回去了。在他們去的時候，那李慕白已然悲痛得昏倒在地下。又過了兩天，這兩天之內，獄小貝勒邱廣超極力爲李慕白的官司想辦法，但因案情太重，證據與口供全都十分確實，無論托多大的人情，也全都莫能爲力。那史胖子與俞秀蓮姑娘，雖然前夜在獄中去救李慕白，遭受了李慕白的拒絕，但是他們仍不死心，仍然每夜要相約在提督

衙門的附近，打算再乘機偷入獄中，強迫着將李慕白救了出來。可是大概因為前天衙門裏的人發現了李慕白那獄門的鐵鎖有異，所以加緊的防備，巡邏守衛極爲森嚴，使史胖子俞秀蓮二人不但不能下手，簡直在衙門附近也不敢多停留。到了第六天那天的晚上，史胖子忽然派了那小蜈蚣到德家去給俞秀蓮送信，只說了「風緊，今晚可別去了！」俞秀蓮一聽，十分的驚慌，心說：那夜自己在獄中見了李慕白，李慕白本就奄奄一息，現在已過了兩日，恐怕他必是命在傾刻之間了！秀蓮姑娘本來對於李慕白是處處以禮自範，平長真是以恩兄之情對待李慕白，並沒有其他的具體的想像，可是到了如今，李慕白作了這殺死黃驥北自首投案的轟轟烈烈的事情，秀秀的心裏不知是爲了什麼，忽然很真實的她對李慕白竟發生了一種欽敬戀愛之意，她雖自己極力抑制着，但是一點也不能克服這種纏綿不斷的柔情。她至今才明白，李慕白本是一位壯烈的年青有爲的人，只因為他愛慕了自己，而偏偏自己又許配給孟思昭，所以他才落得志氣頹唐，才覺得人世無味，他才願意以死報德嶺峯，謝孟思昭，並想以死來斷絕他對我的癡念。因此，俞秀蓮不禁把她那刀刃一般的堅決冰冷心，又轉爲柔弱，火熱。背着人彈了幾次眼淚。尤其是前兩天到獄中見了李慕白，那李慕白悽慘低微的聲調，慷慨壯烈的言語，他那英雄的身體將要摔倒時，被自己的雙臂接住，他的眼淚滴在自己的臉上時，秀蓮全都傷心着一一的回憶。所以今天雖然史胖子傳來話，說是「風緊」，但她也決不忍就叫李慕白這樣的死在獄中。到了二更天後，俞秀蓮就穿着短衣裳，身邊只帶着一把短刀，她趁着德大奶奶已然就寢，前後院都沒人聲之時，他就越過牆去，穿着迂迴的小巷走，又往提

督衙門去了。今天他已懷下了決心，如若不能把李慕白救出獄來，那他自己也就情願死在那裏，因為她自己這種傷心的黯淡的生活，也實在沒有什麼足以留戀的。走了多時，就來到了一條小胡同裏，秀蓮也不知道這條胡同的巷名是叫什麼，不過她知道這裏離着提督衙門已不遠了。此時天空上繁星亂閃，一彎眉月，似在那裏窺着這個行動蹩蹩的女子，走了一會，眼看着就要走出這條胡同了，忽然覺着身後有人拍了她的柔肩一下，有人問道：「你是作什麼的？」秀蓮吃了一驚，趕緊回頭去看，就見身後立着一個身材很高的人，籍着星月的光定睛去看，就見此人拖着很長的白髯，原來是一位老者像貌却看不甚清楚。秀蓮剛要問：「你這老頭兒，爲什麼拍我的肩膀？」可是這位老人又說話了，他說的是南方口音，可是打着官話，說道：「快回去！快回去！」說時推了秀蓮一下，秀蓮就覺得這位老人的力氣真大，她的身子不禁向後一仰，趕緊立定了蓮足，心裏生着氣說道：「你爲什麼推我？」可是只見眼前的人影一晃，再看那個老人已竟一點蹤影也沒有了，並且這老人的來時走後全都沒有腳步的聲音。秀蓮驚訝得身上打了個冷戰，心中疑惑着想：莫非這是鬼嗎？莫非是我父親的靈魂？可是我父親的身材沒有那麼高呀！一想到她的亡父俞老標頭，不禁又拋開了種種的驚訝疑惑，那一陣悲傷又襲到了他的心頭。他想着父親死得真可憐，而父親生前給她訂下的那件婚事更是可憐，將要流下眼淚來，但她一橫心，又把眼淚強收回去，她却脚步加快，又穿過了幾條小巷，直到那提督衙門的後牆。雖然這裏更聲交響，防範得正嚴，但秀蓮姑娘一心要救出李慕白，以報他當初助己葬父之恩，而盡一往的柔情。所以她不顧一切，乘着官人防範疏忽之處，

她就越過牆去，到了提督衙門裏。本來秀蓮的夜行工夫就是得他父親的真傳，由去年冬季到今年春天這幾個月之內，他在鉅鹿家中又加緊的練習，所以更是進步了。當時他在房上伏着身走，穿過了幾重廣大的院落，就到了監獄的院落裏，從房上向下一看，他就趕緊扒在房後的瓦上。原來這監獄的院裏有幾個官人手提腰刀，鉤桿子，打着燈籠，正在那裏巡邏。秀蓮姑娘屏聲靜氣地爬在房後，待了足有半點多鐘，院裏的官人們才走過去。秀蓮心裏才寬鬆一點，才知道這些官人並不是永遠在這裏邏守，大概是一夜之內巡查幾次。秀蓮於是乘着獄院無人便輕輕下房，直找到李慕白的那間獄房，當她用手去擰鐵鎖時，她不禁又驚訝得幾乎叫了出來，原來是不但沒有鎖，連鐵門都開了一道縫。秀蓮雖然驚訝，但不敢遲疑，他一面抽出身畔帶着的短刀，一面側身走進獄房。只見獄裏黑洞洞的，連一線月光也不見。秀蓮就伸着手四下去摸，摸索了半天，上下左右全都摸到了，只摸着了一隻破碗和一块破席頭，那裏還有李慕白的蹤影呢？這時俞秀蓮的心裏突突緊跳，她情知有變，便不敢在此稍加停留，趕緊出了獄門，飛身上房，由房走到牆上，剛要往下去跳，就見兩個打着梆子的更夫又由對面走來，秀蓮就趕緊扒在牆上，等着那兩個打梆子的走過去，去遠了，秀蓮才跳下牆去，蓮足急走，穿着小巷貼着牆走，連剛才那些驚人的事情也都不去細想，就很快地走回了德家。回到德家內院的屋中，此時那德大奶奶還在裏屋睡得正酣，也許她的夢已飄到新疆遼遠之地與她的丈夫相會去了。秀蓮姑娘就把屋門關好，挑起燈來，自己倒了一碗茶飲過，這才想着剛才的那些可驚可疑的事情，就想：李慕白莫非是他自己越獄逃走了嗎？又想：不能，李慕白他



自己決不肯出獄，不然他殺完黃驥北何必要投案自首呢？可是他往那裏去了呢？莫非他已死在獄中，屍首叫獄卒們給拉出去了嗎？想到這裏，覺着大概是這樣的，李慕白一定是已竟死了！當時他芳心如絞，雙淚滾下，哭了一會，忽然又想起剛才在那小胡同裏遇見的那個老人，那老人莫非是個瘋子麼，可是後來怎又看不見他了呢？也許是那時是自己的眼花了。怎麼想也想不出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因此她一夜也未得安寢。到了次日，俞秀蓮依然神不守舍地，心裏思索着昨夜的那兩件事。到了天色將黑時。忽然那小蜈蚣又來找她，秀蓮想要托他去探聽李慕白到底是死了還是逃走了，所以趕緊到前院去見那小蜈蚣，那小蜈蚣却是神色驚慌，像是連站都站不住。他悄聲對俞姑娘說：「李慕白李大爺昨夜已由獄中逃走了！提督衙門裏的官人今天在九門內整整搜查了一天，查出史胖子藏在彰儀門關箱茅家店內，就派了官人去捉拿史胖子，可是史胖子早聞風跑了。現在都知道是史胖子把李慕白給盜走了，因為他們兩人是好朋友。我現在北京也待不住，求姑娘賞我幾個錢，叫我逃命去吧！姑娘這幾天也得小心點！」俞秀蓮一聽，也十分驚慌，趕緊到裏院取了十幾兩銀子，出來交給小蜈蚣，那小蜈蚣就忽忽地走了。這裏秀蓮姑娘趕緊叫福子把大門關嚴，然後回到裏院，坐在椅子上發怔，心想：莫非李慕白真是叫史胖子給盜走了嗎？可是又不能信，史胖子他未必有那麼大的本領。雖然心中仍然驚疑，但是因為知道李慕白現在逃走，她也就放了心。由次日起，秀蓮姑娘就囑咐福子和門上的僕人，說是除了廚役出外置菜之外，大門決不許開。她在德家擔心着提督衙門的官人會來這裏搜查，可是又想：李慕白既不是我給盜出獄的，又沒有窩藏在這裏，即

使官人前來搜查，那我又有何可懼？雖然秀蓮姑娘終日這樣的疑慮着，過了四五天，却一點事情也沒有發生，又因秀蓮囑咐僕人使大門緊閉，所以福子等男僕全都不能出門，也聽不見外面有什麼消息。這天，是李慕白逃出獄後的第六天了，深夜四更時分，在德家的內院房中，裏間是垂着紅緞門帘，德大奶奶在那裏孤獨睡眠，俞秀蓮是在外屋木牀上就寢。因為天氣炎熱，所以她睡得不安，更因為心緒紛雜，所以夢境也是很迷離紊亂，她夢見了父母，又似夢見了李慕白，及至一覺醒來，翻身想要再睡，可是她的玉臂忽然觸到了一物，是冰涼的，很長，似是一條蛇，但却不蠕動，秀蓮就大驚，趕緊坐起身，跳下牀去，隨手取火將油燈點着，檯手檯燈來到牀前一看，啊呀！雖然她沒有叫出聲來，但確實嚇得她面色全都變了，原來是在她的牀上枕邊放着一口明晃晃的寶劍，寶劍之下並壓着一張紅紙帖子，秀蓮姑娘暫且不去動那寶劍和紅紙，她却先在屋中各處查看了一番，只見門窗戶壁全都絲毫未動。不知是什麼人竟能夠進到屋內在秀蓮的枕畔放下這寶劍與紅紙帖，秀蓮心中彷彿很不服氣，他就由桌上抽出雙刀，開門出屋，飛身上房，向四下尋看，但見星月之下，一遍沉靜，連一聲更鼓也聽不到，秀蓮心說：怪呀！趕緊又跳下房去，進到屋裏，先把那張紅紙帖拿起，就着燈光去看，只見帖上是墨筆寫的十四個核桃大的字，却是：「斯人已隨江南鶴，寶劍留給他日緣」。這十幾個字秀蓮雖都認識，可是話中的意思她却不懂，就想：什麼叫「江南鶴」呢？「斯人」又是什麼人呢？不過「寶劍」與他「日緣」這幾個字，確實使她驚疑，而且臉上也飛紅了。因又將那口寶劍持起，細細觀看，覺得確實是李慕白所用的那口寶劍。因此更是驚訝地想：李慕

白的寶劍，怎麼會送到我這裏來了，莫非是他自己給送來的？但他又不是那樣冒昧的人呀？當下百思不解，這一個疑團就悶在俞秀蓮的心裏，她將那口寶劍和紅字帖密密地收藏起來，心裏永遠猜索着這「斯人已隨江南鶴，寶劍留結他日緣」這十四個字，她本想要出外尋訪訪關於這些事情的線索，但因需她照顧德家的眷口，連大門都不能出。每天只是與德大奶奶閑談，並教給德嘯峯的兩個小少爺練刀打拳。德大奶奶是連李白慕殺死黃驥北的事情，她全都不知道，旁的事如更是不曉得了！•偶爾向俞秀蓮談起李慕白來，她倒像很不放心的，就說：「李慕白怎麼一去就不回來了呢。」俞秀蓮却說：「他大概是追上我德五哥，他們一同往新疆去了。」德大奶奶想着李慕白與他丈夫是至好，便也信以為真。這樣呆板的日子，過了三個多月，神槍楊健堂就由新疆回來，他見了德大奶奶，說是德嘯峯已然平安到了新疆，在那裏並不受什麼苦。並說那孫正禮也在新疆暫時住下，爲是將來德嘯峯赦還之時，好沿途保護。說完了，他就請德大奶奶放心。他在邱廣超家又住了兩天，因爲李慕白的事情，他恐怕負上嫌疑，便趕緊回延慶照料他的藥店去了。這裏德大奶奶知道丈夫已平安到了新疆，她也略略放心，李慕白雖仍無下落，但他倒不甚關心了。有俞秀蓮陪伴着她，她也頗不寂寞，一連又過兩個寒暑，這天正是深秋時序，鐵掌德嘯峯方由新疆赦還他回到北京，一看家中因有俞姑娘保護，兩年以來，什麼事也沒有，他就心中甚喜，並向俞姑娘道謝，俞秀蓮這才當着德大奶奶，對德嘯峯說了李慕白殺死了黃驥北，投案自首，在獄中絕食求死，自己與史胖子前去救他，他不肯出來。可是後來他忽然在獄中失蹤，至今二載餘，並無一點音息的事

。德嘯峰一聽這些事，他又是驚訝，又是着急，並且對於李慕白替自己復仇，慷慨投獄的事，發生出極度的悲感。剛要說：「不要是李慕白早已死在監裏了吧？那越獄逃走的話是一種謠傳吧？」却又見俞秀蓮接着說了在李慕白由獄中逃走的第六日，夜間自己枕畔發現了一張紅字帖和一口寶劍之事，說時，並把那兩件東西取出來，給德嘯峰看，德嘯峰這時驚訝得兩隻眼睛全都直了，他先把那口寶劍接到手裏，仔細的看了看，就點頭說：「不錯，這正是李慕白所使用的那口寶劍！」遂又接過那張紅紙帖子來，一看那：「斯人已隨江南鶴，寶劍留給他日緣。」這十四個字，立刻德嘯峰就張開嘴笑了笑，他那風塵滿面的臉上，不禁現出了喜色，就向俞秀蓮說：「姑娘放心吧，李慕白是隨着他的盟伯父江南鶴老俠客走了。」俞秀蓮驚訝地問說：「江南鶴老俠客，又是怎樣的一個人？」德嘯峰說：「這位老俠客我雖沒見過，但是在十年前，我就久聞這位老俠客的大名，這位老俠客不但是在江南獨一無二，就是在當世，論起武藝，名聲，資望，也沒有一個人再比得過他。他與李慕白之父爲盟兄弟，李慕白自幼本生長在江南，後來因他的父母死了，江南鶴才把李慕白帶回到南宮縣，交給他的叔父撫養，據李慕白說那時他才八歲。不用說。那位老俠客一定是始終懷念着他這個盟姪，所以開說李慕白下了獄，他就趕到北京，將李慕白救出，帶着走了。我想現在李慕白一定正隨着這位老俠客在江南住着，過幾年，他或者還能回到北京來，到那時我想我們那位李大爺，武藝更得進步，性情也得改變了！」說時，喜歡得他手動脚跳。秀蓮姑娘這才明白「斯人已隨江南鶴」這句話的意義，但是她又問道：「可是，李慕白既隨江南鶴去了，他爲什麼不帶着

他的寶劍，却將寶劍送在我這裏呢？」問話的時候，秀蓮不由浮出兩腮的紅暈，似乎她也知道江南鶴送劍的意思，並且「留給他日緣」的這五個字她也像是明白了，可是她故意要再問德嘯峯，聽德嘯峯是怎樣的解釋。只見德嘯峯面上又露出一種窘態，他微笑了笑，就說：「那夜送劍的人不是李慕白，一定是江南鶴，江南鶴老俠客他也許曉得李慕白與姑娘是義同兄妹，姑娘又曾身冒危險，到獄中救過李慕白，所以他才將李慕白的寶劍送給姑娘，也就彷彿道謝送禮似的！」德嘯峯這麼勉強地解釋了，秀蓮姑娘點了點頭，同時她心中忽又想起，在兩年以前，那天夜內自己去救李慕白，走在離着提督衙門不遠的那條胡同裏，就遇見一個高身材白鬍子的十分古怪的老人，他叫我快回去，並用一種很大的力量來推我，莫非那是李慕白的盟伯，老俠江南鶴麼？正自想着，又見德嘯峯把那口寶劍遞給他，說道：「這口寶劍姑娘好好的收存吧！雖然這也是一件平常之物，但李慕白曾持此劍殺傷過袁呂布魏鳳翔，花槍馮隆，金槍張玉瑾。也殺死過瘦彌陀黃驥北。戰敗過金刀馮茂。物以人名，也可以說是一件名物了；這張字帖，我要拿着去給小貝勒看看，因為鐵小貝勒在這兩年內他也不一定要如何的懷念李慕白呢！」說着，他就叫僕婦出去，分付福子套車，他到裏間去換衣裳立刻就要走。德大奶々追到裏屋說：「你今兒才回來，歇一天，明天再見鐵二爺去好不好？」德嘯峯搖頭說：「我不用歇着，這一年多我在新疆淨歇着了，再說黃驥北已被我的兄弟給除去了。我也沒有仇人了，以後愛怎麼歇着就怎麼歇着！」說到這裏，感到李慕白爲他殺仇下獄，逃走在外下落不明的事，就不勝嘆息，兩眼也潮潤潤的。德大奶々又說：「你也得刮刮臉，再見鐵二爺

去呀！」德嘯峰搖頭說：「我用不着刮臉，現在我也不當官差了，就是這樣兒去見鐵二爺，我想鐵二爺他也不能不見我。」說時看着俞秀蓮沒在這屋裏，他就把手裏拿着的那張紅紙帖向他太太的眼前晃了晃，又指了指外屋，就笑着，悄聲說：「江南鶴那老頭兒把李慕白的寶劍送給她，是有用意的，你沒看這帖子上寫着：『說時他一個字一個字的指着給他太太看，並笑着念道：『寶劍留給他日緣！哈哈，這緣字兒多麼有意味呢！』』說完之後，他就換了一身闊綽的便衣，面戴嵌着寶石的青緞小帽，把那紅紙帖就帶在身邊，然後帶着壽兒出門，坐上車就往安定門內鐵小貝勒府去了。德嘯峯坐在車上，揚眉吐氣地，心裏很高興，彷彿叫街上的人看，你們瞧！我德五現在又回來了，還是這個樣兒，也沒窮也沒死，可是他黃驥北呢？這時候連骨頭都許糟朽了！車過北新橋時，趕車的福子就說：兩年前，那天李慕白坐着他趕的車從這裏走，那時天都快黑了，就遇見了一群土痞，都拿着刀槍，放着冷箭，後來官人也趕來了，幸虧李慕白把那羣土痞打散，把官人給支走，可是福子他的大腿上却挨了一弩箭。德嘯峯這才知道自己在刑部監獄裏時，原來李慕白在外面與黃驥北爭鬥得很厲害。少時車走到鐵貝勒府，德嘯峯就見了鐵小貝勒，先向鐵小貝勒道謝，然後就談到李慕白的事情，並把那張紅紙帖取出給鐵小貝勒看，鐵小貝勒就笑道：「我早就知道李慕白一定是被一個比他還要本事好的人給盜出獄去了，衙門裏的人都說盜去李慕白的人是一個開酒鋪的史胖子，但我決不相信，憑史胖子一個江湖無名的人，李慕白如何能跟着他走了？現在這對了，李慕白一定是隨着他的盟伯江南鶴往兩邊去了，」接着又笑道：「你還不知道。江南鶴送給俞秀蓮的

那口寶劍，是從找這裏拿去的，因為李慕白越獄的第二日，九門提督毛得袞就來見我，他說李慕白跑了，我說李慕白跑了，你找我來作什麼？莫非你想跟我要人嗎？毛得袞却說他不敢，不過他知道我很照顧李慕白，他不能不把這件事來告訴我。然後他又說什麼黃驢北作惡多端，死有餘辜，李慕白雖是個逃犯，但他也很是佩服李慕白，並且那話味兒，還彷彿李慕白是他故意給放走了的，如果李慕白沒逃出北京，叫我轉過話去。好叫李慕白遠走高飛。我當時把毛得袞數說了一頓，我說明我與李慕白結識的經過，並叫他把李慕白殺了黃驢北投案時的那口寶劍，掉換出來給我，我留着作個紀念物兒。毛得袞聽了我這話，他當日就把寶劍給我送來了，我就放在書房的條案上，本想要配上一個劍鞘收起來，將來李慕白回到北京時，我再將劍送還他。可是沒想到劍鞘還沒配成，寶劍在書房放了不到三天就丟了，我當時也很是詫異，可是因為那時候李慕白越獄的事正在緊張，我也不便爲一口寶劍派人到各處去找。哈哈！想不到原來是江南鶴將劍取走，送給俞秀蓮，給他的盟姪作訂禮去了。」德嘯峯聽了貝勒說到這裏，他不禁也笑了，又說：「李慕白在獄中時，俞秀蓮曾去救他，他雖沒跟着俞秀蓮逃走，可是我知道，他們兩人一定在那黑澗洞的獄裏說了不少的知心話兒。李慕白向來是性情桀拗，誰說話他也不肯聽，可是他的盟伯江南鶴若是給他硬作主意，大概他可不敢不聽話。我想江南鶴既有：寶劍留給他日緣的這句話，將來一定能夠給他們撮合成了這件美事。」鐵小貝勒又說：「現在俞秀蓮既是住在你的家裏，你可千萬要把他給穩住了，若是她再久靜思動，跑到外面闖江湖去，那時可連江南鶴也沒法子找她去了！」德嘯峯連連點頭，說是

：「我有辦法，絕不能放俞秀蓮走了。」說完了關於李慕白的事情，鐵小貝勒又囑咐德嘯峯說：「現在雖然沒有黃鼠北那樣的人再傾害你子，但是你可更要謹慎，因為你那件案子至今並沒有完，宮中所丟失的珍寶很多，只珠子一項就有一百多顆，楊駿如當舖裏起出的那幾十顆珠子，都是些小的，聽說尚有四十多顆大珍珠都是世間希有之物，現在尚無下落。你現在回來了，千萬要處處小心，否則恐怕又要重翻舊案！」德嘯峯連連答應，又與鐵小貝勒談了一會，他就告辭，出了鐵府往北溝沿邸府，去見邱廣超，給邱廣超道完了謝又談了談李慕白與江南鶴的事情，他就回到家裏。當日他闔家團聚，十分高興，德嘯峯又向俞秀蓮談述他此次發配，往來經過了多少名勝之地，遇見了多少江湖豪傑，聽見了多少新奇事情。真如海客談奇，直說到晚間九點，他方才歸書房就寢。到了次日，他便杜門謝客，除了與鐵小貝勒邱廣超，和那與他一同返京的現在泰興標店作標頭的五爪鷹孫正禮，還有時往來之外，其餘的親友他都一概不見。每天只在家中練習大字，讀綱鑑，以作消遣。並在這東四牌樓三條胡同另買了一所小房，請俞秀蓮姑娘在那裏長住，以便教授他兩個小少爺的武藝，而將來應付仇人，保護身家之用。俞秀蓮姑娘也就很有耐心地住在那裏，有兩個僕婦服侍她，她每日除將刀法拳術教給德嘯峯的兩個兒子之外，便自己練習功夫，絕不敢荒廢，有時也將德大奶々請過來，彼此閒談。生活雖是岑寂，但秀蓮姑娘並不感覺苦悶，不過有時偶檢隨身之物，看見了李慕白的那口光芒的寶劍，孟思昭訂婚的那枝燦爛的金釵，却又不禁柔情引起，幽恨頻生，背人處彈上幾點眼淚！著者這部「寶劍金釵記」寫至此處，便告終篇。



